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三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342/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三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三六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王文肅公全集五十五卷(二)

〔明〕王錫爵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時敏刻本

一

敬和堂集八卷(存四卷)

〔明〕許孚遠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四九七

衛陽先生集十四卷

〔明〕周世選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周承芳刻本

五四九

王文肅公全集五十五卷

(二)

〔明〕王錫爵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王時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文肅集
五十二卷附錄二卷》提要

王文肅公贖草卷之十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昇時敏校梓

傅仁泉巡撫

于肅愍改謚議已下部覆行方今世風日往以
械利權譎相高誰復急社稷之慮薦惻惻之忠
惟門下借先賢以立表高山仰止豈特于氏之
宗祊綴福而已哉不勝欽服

楊益所御史

王文肅公贖草卷之十一

文忠公精忠大烈耿耿汗青昔人有執鞭晏子
思棠召伯者今不佞豈異情哉文武世蔭向係
國恩實亦以天祚明德使足下名家子弟日引
而月長之也

王平溪郎中

尊先翁忠信行于蠻貊勲畧垂二紀而比以西
界小騷翕訛觀望之徒矢口追尤首事者小疎
三反中以此爲第一義顧其言不知當否而憂
念遠矣蕪表非敢遂妄意登石以辱孝思也

陳愚所副使

徐州之說弟昨聞之周尚寶摠河方在彷徨進退之間而所乘所遇又如此弟遙爲之灼腸如兄所論遷城一說工雖小而覺動聽大除是引濬清河別道或可亟行而又不審財力能辦否將來可保其萬全否更望老兄熟思行所無事之計不敗成功不貽後患而摠河公處亦望以大義勉之弟亦可藉安枕矣若邊事得失頗有形而謀臣猛將差亦易得非若河流之湧汗彌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一

天神鬼出沒也乃道謀紛紛前後屢變其說初見閣長主撫剿並用則相與羣聚而訕曰嘻何其怯也及見經畧試兵水泉大創卜酋則又相與羣聚而駭曰嘻何其激也弟嘗戲謂相知不識諸公所謂主戰者以口諄之乎以指挫之乎嗟乎千載而下知必有以朝堂爲笑端者矣兄所論諸賢皆鑒鑒可當大用而見羅兄頃以緬叛爲尋得出頭之機然又不知

上果能轉圜見聽否此兄災酷相仍于幽園中

更聞母喪天之困豪傑如此或將以大用之不可知也

張豫吾縣令

足下任事之聲久飫耳中前進必媒忌却行必見忌將來實儲在府實愛在民後之人能遂剪伐甘棠否也僕昨已寓書劉督餉此緇衣一念之誠亦將爲公大用左券勉之自愛

蹇理菴摠督

教來娓娓數百言此京東防守第一務乃向來流議有二將官以修邊爲家苟且塗墍了事費浮于上一也長邊步步挨築東修西壞度終不能成萬里金湯二也今教中計處定費實支將官既膠手而地酌衝緩工分先後執之有表俟之有期尚何訛言之有哉閱視公不知何所作用當此之時軍情更契正當兩重翁臺宜會王撫臺相與調維折衷之

袁了凡主事

大議再斟酌一番更似近人可行但祖軍抽塚

二弊尚未見處分明白俟檢原教更叅伍卒業耳天下事一拈手便難且如東南浮糧一事幸有周中丞力任親委然畢竟清得幾何而所聞吳中口語尚沸傳卽公之同志反見有譁于南中者教中所謂未了心事讀之慨然老病相知且先爲公暴此肺腸而後圖其効用耳不一

李仰城提督

來教三箋備瀝肝膽且因示閱視公之相知不肖熱中方寸爲之頓涼如公家世才名寧保無王文肅公讀章卷之十一
一人疑忌如近者微文小事以一人一事曖昧及若認真與之折辯則其說更長而累疏乞閑恐亦屬文吏畫眉調舌之態不如已也幸一聽鄙言靜待躁忍待勇眼前參商將化爲和氣矣

盧石齋郡守

十五年催徵事已蒙大司農相信無復異詞但夏間頗有流言謂公催併積穀因而重追蠲緩舊糧充數本不欲爲公言但祈少思起謗之因

慎之于後耳冗次草草

秦舜峯巡撫

岑岡之寇未審其巢窟阻深黨與衆盛如此省續教知已便宜蕩定而

宸扆不驚從大觚處施斧蓋古人所謂治于神者嚴霜之後萬彙發春此門下經畧餘事惟恩威兩濟可矣

吳止菴巡撫

連枉大教皆安邊至計緬賊雖屢嘗我而尚未王文肅公讀章卷之十一
敢訟言警我非有一旦飄風驟雨之勢而何遽

愁土兵之不可急辦也顧所急目前錢糧難處而蒸米之說亦頗類斗升活計不知夷地可與屯田否幸高明努力爲之

吳止菴巡撫

緬衆鴟張三宜蓋岌岌矣據揭中諸蠻尚爲我用且頗摧銳鋒足見帷幄妙用戡定必有期但萬里之外轉餉調兵比內地十分煩費仍恐事機呼吸緩不及事使諸蠻失其時雨之望則難

合勝負未可知也大疏已下該曹自當曲處亦
望再加詳慮先處分目前而後可仰哺朝廷與
他省之協濟耳

潘印川摠河

方今實事之與虛談爭爲雄長而老成恃其實
或以觚稜見傷後進飾其虛以曖昧取勝其挑
之有端而捕之無影以至于今紛紛無怪也若
門下治河績効自在耳目原不與人爭功而人
情雖論訛能盡掩緣河內外百億之口否耶人
主東肅公肅事卷之十一 六
生如寄天命不常使狐狸獐貉果合噉盡含靈
則翁雖吞景大荒未必無物色者不然且困當
益享老當益壯耳

潘印川摠河

明旨既定中外人情便覺帖然仍聞徐城積水
亦已漸涸翁旣手握造化則其他更無可憂者
余主事真似可用蔡君已于月前行大槩今日
處翁之地客多獻言者請一切和顏受之而從
容面證其是非亦收人心阻橫議之一端耳

賈珍字御史

承示會勘河工疏葉詳委深切更無可疑公臺
卽審知城中積水與外河無干則將來縱有淋
潦正如雨集溝澮無永遠不涸之理惟趁早加
堤填窪無惜小費爲望耳

周山泉漕撫

徐城水退弟久已聞耗而猶未得老丈決疑茲
聞教爽然矣弟嘗謂天下事皆可策惟河事難
策蓋天時有旱潦地形有高低人情又有爾我
王文肅公肅事卷之十一 七
倏忽變幻皆足以成訛乃知天假摠河公之一
留不偶然也適漕臺又以伏秋水發爲憂殊不
知伐柯之則不遠將來卽小費濬築與遷城徙

河無端付巨萬之貲于烏有者利害大小何如
哉諸河臣賢勞久決當優叙一一如教奉行耳
潘印川摠河

來箋所示河道利害則

天子業以一切付翁非不佞所憂也徐方之支
離廣陵之籌勃與泗人之挑構今節節自有應

付下落翁但請放膽爲之若不佞乞骸得遂則
桃花水漲時決當幅巾奉見耳

潘印川摠河

前乞休大疏所以遽覆允者乃故人相勞苦之
私至于部議加官復官二項生等稟從其次蓋
尚慮有意外矛盾爲翁萬全必歸計耳乃留中
竟至逾時生等初亦甚愛以爲叵測既而微知
上意乃爲借寇而臺疏又相與交口頌翁翁拂
衣未定而安枕則有餘已今楊給事之疏新下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一

八

彼處撫按之疏續上部中得再據以請旬日之

間決有明示

天子明聖翁乃其拂拭注目之臣來教所疑何
忍出口生竊爲翁預拈兩說行則感恩止則奔
命此外更無方便別門矣

潘印川摠河

承示祈禱疏揭敬已領教聞之道路大江以北
麥秋又復半荒以天道乘除之數言之則春乾
又恐夏潦更費荒度耳彭御史之言何足置辯

十五年事尚自有人任之其屬察騷動等情就
使是真若因人言而匆匆檢舉則忌者不以爲
事前容隱又以爲事後推諉矣大抵當局老成
精詳中更當着五分閒暇如欽工之賞誤作決
工則群少年尚在夢中不可不分明也

周山泉漕撫

頃之徐州一洩水而歡頌大騰群疑屏息信乎
濟大事者之先識見也勞而不有乃盡歸之該
道與河臺意合則廟堂亦何難于相成第古人
耻獨爲君子是又一道耳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一

九

潘印川摠河

承示引年留肯不肯雖未敢贊一辭然豈不知
其苦翁果翁謀相爲脫籠解釋計哉第事勢至
此亦不由翁亦不由人必時與命會瓜熟蒂落
然後爲無悔耳見今河事正在安危間而少年
不遂方更有以薄賞爲濫恩者廟堂此時聽翁
其迹愈疑故不若且相安無事俟夏秋畢防後
相機圖之然亦不可造次也有生年至七旬誰

保家無一事身無一疾翁昔年坐錮廢憂危中尚能自遣今獨不可借境攝心因幻修幻耶努力自重

韓貞齋御史

不肖爵父子座冒極矣年來遠寵懣罪且不暇給若儼然建坊里門稱官則益愧表閥則何功乃明公被之以莫大之業而不佞且釀之爲莫大之戾其敢不引分深辭爲老母惜福計哉記得出山以來諸臺以建坊見辱者皆連名共舉王文肅公廣章卷之十一
而不佞猶不敢當一以助本州開河其一以資鄉人義田公臺特舉既過分之甚而地方又別無一事可借以行惠者故不如從中徑寢勿下本州之爲安也謹謝

光蘭窓巡撫

邊事方殷該曹自無吝惜小費之理第節年市馬給軍耗損多故若乘此修防之日整頓一番或官自團養餉其饑飽勞逸縱虜馬未必盡全不至累軍累國如目前之兩困也幸甚之

王鳳山巡撫

鑽刺將官其勢既難盡絕或可密移兵部使事過而處之何如汰冗一議雖其數不多亦可少佐虛乏不知此外于入衛兵馬中可畧裁一二班否

郝少泉巡撫

教內所言待賢將以禮待庸將以法法之行自在門下耳若禮必有與共守者頗聞連帥副摠兵而下府縣小官章縫下士皆抗行不下棄體王文肅公廣章卷之十一
而如塵土此何禮也適張戎政見過談此敢以爲門下引而未伸之意

鄭範溪經畧

初讀大疏精言虜事類不以萬物易蠅之翼者及賢子賁績教來乃不能無介介于多口欲遂爲引決去就之計嗟乎功成身退天道固然太公之表東海何遽出負旅營苑後耶乃區區私論則謂大丈夫勉一生仕必立功隱必樹節豈有汶汶泯泯抑鬱懷喪以逃文吏之口雖生

等同志能明左右之心迹將來遠聽傳訛史官承誤亦有生之至痛也翁高明豈不達此顯此以復

鄧叅將

僕念如公才不患不遇恐久擯轅下無所發其精采今海運防虜兩大議炳炳動聽矣第如公言事海則當廢漕漕廢事河河淮之民無處所矣若兩事則斷無此勢方今司農空乏云何而敢及域外事也輕車火器此藥和平少試用之王文肅公贖車卷之十一而善但尚未見虜度亦可支窄隘否千百騎突平原廣野汗湯而來一車失防萬車盡廢公當更熟思之僕亦且緩頰當事盡公之用耳

王復齋侍郎

承示南都恤軍諸便宜不過調停于預支正支折色本色之間有先後而無盈縮也苦心妙用敢不仰承其兵曹會題減存月糧雖小爲破格然患切燃眉亦自不容膠柱矣

王雲泉御史

京營大議四條鑿鑿中窾而內二條爲將才尤喫緊大抵今淹滯之將多貧而自守無援于官禁無交于貴門者大司馬方注意別白當亟如來指奉行也

杜胤臺掌科

故事南省章奏無副封見及者來揭乃特爲鄙人破例三復讀之覺其引義甚正持衡甚平乃砥柱中之長厚而其他則低昂在該曹毋庸置喙已方聞南軍政久敝而將官有十年不調者王文肅公贖車卷之十一茲得公表列一番尤見公論此復

賈西池巡撫

承示條履清查事件大抵于舊貫之中從實從省上不抗法下不拂情其灼然可施行無疑也外屯賦一事最難清楚茲如所議明設寬令與之更始則官吏之隱濫自出第祈向後更留意聖荒毋仍襲虛文爲快耳

徐仁宇御史

近來軍犯發邊之弊乃不肖親見王司馬原題

固有說也今議雖報梗然僕猶欲師其意而通之乃公臺爲寧前主畫以邊實邊則恐該曹雖欲異議而不得矣

彭念川御史

邊也政敝乃寮長得自見聞之真擬票特致詳謹比該曹再覆疏至則亦未見有確然處分者大揭歷引舊制議遣專官生等樂于言議主行而今日適奉

中旨以除官擾民爲疑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十一

明主德意容更折衷其間耳

張滄涯巡撫

方今天下之患在老成輕退少年輕言而至尊之令不行至公之論難奪此當事之最苦而病夫釋肩解縛之所以難也今宜留者去宜去者反留世途光景如此老先生卽高隱雲臥能遂忘魏闕之憂否耶

董潯陽座師

今天下穰穰皆爭于建言而其實皆以近來留

中疏多士大夫陰利其無害而藉以爲名若直據忠肝義膽故嬰逆鱗趨歿杖下則前有楊椒山後有鄒南阜要使

主上知人臣亦有不爲爵勸而祿勉者未必非格心一助也至于語次及饒正郎乃正直中之處于方今朝堂群少相與籍籍有言而甚者謂小子薦饒陰實阻之茲得令孫麟靈一聲使天下知我輩相取原不以通家而以意氣又知言出所親使小子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十一

御前密奏表于天日則師與小子皆當以令孫爲益友不學之訾非所敢聞命已傳聞第四小疏已留中此愚母子之生機我師手札中所聞更有犯顏逆耳之言不知何日傳之夫主恩如此大臣苟以逆耳犯顏博去則爲負天地負此心然使苟避犯顏逆耳之嫌諱山陰之事而不講則等之爲負也今萬謫甘之矣寧夏之變寧忘杞憂邊臣每事泄泄詔書今日發帑銀明日降溫諭如慈母之煦驕兒恐他邊各起

養亂之心而草澤之豪閭里之俠亦將有以窺朝廷也師謂何如苦冗不能細復俟得請專謁面盡

劉芝陽撫臺

不肖嘗謂吏行從人品來撫臺歷外任而轉此如大匠試有成器于胸中其左繩右墨圓轂方軫何疑也卽今三吳士庶雖仰止方新而不肖則已于十年前耳剽及臬公祖及家駟亡弟之言望而知棠陰托芘之所矣謹謝使者之辱

王文肅公廉章

卷之十一

去

道印

與公久締世外之緣嘗當沒齒不意一出支離至此今眼前法友鳳洲與麟洲俱亡觀門閒寂香火蕭條尚賴師默佑我巋然一身爲荷擔如來耳承教知惓惓見念之意鳳洲去時不亂足見道力但天生此聰明男子使再假數年成就更不可知已後死者趨色身尚強可不勉乎家幹僕歿倘歲資時缺不妨自言此事非所當避

懣也

張平野貢士

逃空數年不能得禪那一分氣力日夕及側流涕于冤親聚散岐路東西之間足下華胥夢醒念我舊游令人愧且欲歿澹園花神尚有主人遺愛乃聞敝園松菊強半已折而爲薪足下倘棹頭一顧池蛙梁燕或尚能鼓吹詩腸毋謾作北山相詢耳

王會泉參政

吾兄靜攝中乃獨肯皈依大醫王此宿根也當王文肅公廉章卷之十一 十七 以人間善事成之焚修乃落第二義兄老作釋態嘗見賢倩處石刻大書不遺我一希而偏好形人之短此不審如來法寶中竟是何等義諦拈得病中有戲做米字于廢揭者今漫以呈笑李繼泉兄畫品直爾大進奇哉案頭倘有不落欸扇遺我一柄何如

梁霖宇贊畫

不肖適聞母病方寸亂矣乞身之後所憂遺議紛紛將來國家大慮必在于此葉公膽勇有餘

識量不足公既知經畧之是萬萬不當兩可誤國也拙酋之歸不歸只在夏秋數月不肖業有成言決歸則受之決不歸則驅之驅之雖不得而口尚言歸則待之待而後戰使曲在彼得無與足下指合平方涕洟中聊此寓信不一

劉和宇詹事

第四小疏發六十餘日又未得報蓋疏中力舉山陰自代知其必忤

上旨而亦事理之不得不然非敢借此博去也

王文肅公贍車

卷之十一

十一

世道真可憂如公之言則僕之自引當益力無論當宁無伊傳孔子即有之能信于已而不能信于人能信于

主上而不能信于天下安危事重非可試嘗兄其亦爲我三思否山陰之在關係不淺僕所以望公之大而先以其細規公爲社稷不爲一人也

與閣寮書

三十年來閣中套數至今日一變出相援去相

留憂喜好惡無不相同豈非弟遭運之幸而効歿之日也經不云乎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夫恩而至于害則後之人誰復肯求恩于我輩哉方弟之四度乞還而不得也老先生所以見留者節節有名或曰起家未久不當去今久矣則又謂相與數年何忍去或曰是非擾擾之中不當以發憤去今是非定矣則又謂無故不當去或曰山陰王老先生未至閣中無人不當去今至矣則又謂故人新聚首不當去或曰老母方安

王文肅公贍車

卷之十一

十一

祿養不當去今病且不安極矣然則世上安得有此六通四解之術後盡無一事里礙而去也且老先生昔欲相留何患無詞過此以往將其端愈多其說愈長而最堅難破者閣臣去留同官不得主張之說也大馬病甚而言去則曰奈何遠涉病未甚而言去則又曰奈何張皇然則爲弟計者除是別尋事端以觸怒

皇上求疎諸老又除是目瞋口閉萬無生理始見信爲真病而可脫身耳嗟乎苦不亦甚哉曹

氏亡妹乃老母之愛女降酷寒門母病轉劇如此情事乃是天絕我老先生再以

皇上爲辭不肯一舒手相爲解縛則是人又絕我方今四海窮民不肖一人而已病中揮涕執筆語涉不遜惟亮之恕之

張洪陽相公

三十年來密勿故事歷歷在眼曾見有今日我輩之同心者乎要之摠爲國家不肖不敢私謝然一官傳舍原不擬長侍左右而疾病趨之乃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手

忽出意想之外造物者或忌而爲之挹注或憐而爲之藏拙多不可知臨郊執手使人動心次日解舟而南檣櫓下上于蟬聲柳色間頓覺此身別是一副五臟自此靜調何疾不已且喜四川丈一入面傾心天下事尚可爲老丈幸苦心強力作用一番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此外千萬珍重臨書悵惘

石東泉尚書

魏督公鄭範溪皆是邊才

朝廷旣已爲魏擯鄭赫然待之如神明亦當畧成首尾視其成功何如若疑而用用而又疑徒使之灰心藉口以事權中掣爲解耳寧夏雖紛紛然將來檻虎之勢非擒卽走獨恐招虜招賊目前縱有功去後未必無患要在門下以沉審人機執持初議爲主貴鄉張鄭二司馬恐必不可終廢顧吏部具言張之才畧目下無雙而時議未聞物色何也聊效野芹之獻惟鑒之

牛春宇巡按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手

膽辭之後雖匆匆束裝而尚能讀質言半部私詫語于同志謂此書必傳自今當更求明臺于人品吏才外耳確菴公品格自定乃本兵一面請劍又一面誚責此何體也陸諭德之言甚公間亦嘗與確菴相復駁論欲其酌量戰欵不宜遽笑鄭經畧耳

李及泉巡撫

吾臺之交際不施于鄙人在事之時而施於行後此意古矣近時大臣去國不以上忤則以人

言如不肖真可謂兩微其幸顧自揣薄量已盈
今更博盡有餘之名有餘之福而去夫庸知天
之不假寵而益其疾也不肖止爲桑梓經營得
一好巡撫乃銓曹終以自邊徙腹嫌于調簡其
議竟寢卽此亦見病夫之無能爲已敬謝使者

中壘泉相公

別二十日而抵家見母水陸馳驅一日數百里
之狀見者或以爲神而不知鄙衷猶以爲晚也
適兩令郎見顧與相談說生平感歎涕下誠日
主文肅公贖車卷之十一王
以痛其銜結不終以負知已而又苦風波之際
使老兄獨當補天障海之勞不能如弟之解手
則弟也雖強食能下咽哉今姑奉勸書忍字百
餘忍愛忍辱努力社稷之計而從容學禽向偕
隱顧未晚耳

王鳳山巡撫

僕頃在途僅二十日而涉三千七百里之程敢
謂不勞然博得病毋早見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顧不知向後風燭之勢如何耳外示胡君參疏

幾乎觸犯合朝後生之意氣偏而識見小如此
然此君自是篤實人前年曾謬薦僕而忌者幾
欲處之得此一疏乃更見師生間原無一分偏
黨僕方爲之喜不以爲憾也

石東泉尚書

賴北病母湯藥雖稍能支持然甫歸四日而惟
風潮之變沿海居民棲住屋梁大樹之上屋浮
樹拔則盡化爲烏有即如寒宗王承芳一家老
幼主僕室廬鷄犬了無孑遺而其他可類推也
王東肅公贖車卷之十一王
天禍吳民至此饑荒且未暇論有如流言果信
島夷內窺亡命外構而方內益岌岌矣今目前
惟有早降
恩綽少收人心而萬億之命方倚門下爵巢林
鳥鳥不敢言朝事而言鄉事誠傷心慘目非得
已也

閩中公啟

近者母疾愈綿身病且劇鬼神之忌不肖甚矣
尚敢開口言及時事耶惟是桑梓積荒遺黎暮

被風潮異常之變流屍塞川哭聲彌野真耳目所不忍聞見而昨又無影妖言散州嘉定上海之民爭門爭道而死者縱橫如亂麻此非好消息也便中更不惜緩頰

上前寬賦減織以活須臾之命則愚母子與受賜矣今書生未曉安危大計不憂腹而憂邊主上雖聖明亦恐未必信撫按而信翁不肖草野惓惓敢喫緊奉祈惟在于此方苦瘡甚即一客不能見一簡不能答而扶憊勸此數行幸恕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一

壬寅

許張二相公

老母七月見兒之後謂其自此心安得從容調理今則又以假限將滿轉憂轉病矣

聖主之前可無再煩一言始終成就之乎不肖今已歸隱與在朝不同一字不與人辯

齊宮

儲官二大事不肖更不暇辯近為此疏中畧不自明止借以形容乞休之意原不爲此使

明主便于即允而老丈亦不嫌爲之開言毋子死生係此一舉適聞邇來宮庭注嚮方隆不肖以此占天下事尚可爲萬千之祝無他但願于厭煩中耐煩多事中忍事朝夕獻納之外或亦須多引老成同志託之心腹使

君側常有磊落正人翁之直道得行而不肖在遠猶近今觀此事勢則閣長必不可輕放而鄭洛當事邊臣必不可輕動此又爲社稷不爲諸臣也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一

壬午

李修吾學憲

頗怪足下近來聲光杳不相接茲得教乃厘親使走數千里而辱于畎畝臥疾之廬則感喜又出望外矣病毋賴天之靈與足下之芘晨湯暮藥尚在支持而不肖此歸真一絲繫九鼎可謂至險亦可謂至幸矣杞人能憂天不聞能補天娶婦能恤周不聞能造周斯時豈不肖出頭強擇之時耶但保得赤子心腸道人面目爲餘生酬報知己之地耳拾得篋中有些小器服附壽

尊太翁惟鑒之幸甚

江續石兵道

愁迷中車駕往返竟不及知生苦極矣負恩當
歿饒舌當歿僂蹇不前一步當歿因陳情而兼
援山陰自代犯

上所怒當死然死而得藉口母前實所不恨而
我公更毋作理外想矣

謝賀壽

生比者上賴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一

二十七

主恩予告將母知少人必相爲動色也第使
者至詞曰稱壽則豈有母呻而子
暮飲酒者禮自當辭情自不忍不辭有如僂佻
晨昏無恙則公臺乃可飛一觴賀我

周二魯尚寶

連奉三札乃全是阻中之勸欲以不出養其出
而愚意則勸亦不出阻亦不出天下信之亦不
出不信亦不出蓋眼前病母乃實境背後人情
乃幻影使不肖義當出情可出天下事果可爲

堂堂丈夫決不怕人疑謗而阻亦決無使天下

人人不疑不謗而可名任事大臣者也今日乃

造物錮我病親泣而留我且落得自屏于疑謗

之地以汚我只以小兒應舉一事言之使今日

成行則謗者必曰嘻甚矣其身且出而不避嫌

也不行則謗者又必曰嘻甚矣其欲出而先避

嫌也世界至此直是別殺好漢我輩且保得上

不愧皇天下不媿知己死不怕閻羅王耳寮長

數年經營調護真無半點欺心我輩亦當照管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一

二十七

天堂地獄豈可平白賴人但

上怒之後只合自認罪使

上怒解而從容勸之未必無益耳

方岱陽御史

小兒之行也不肖拈得兩言送之天日在上誓
不伏盜賊之名載籍以來原無錮子弟之律斯
言也雖孔孟復生可以質之無愧但信心無子
進而世人之知我罪我非吾事也兄以爲何如

甘紫亭按臺

吳人聞有蠲停

恩詔如獲再生然又在有司處分停妥如敝鄉近海之種花高田斤兩無收種稻低田止減分數若一槩盡低田蠲折則甚災之民鼎沸矣幸裁之保甲鄉民誠善政然前臺數多議及或竟寢不行或行而輒止倘亦地勢人情使然而正官千頭萬腦亦自有精神管攝不來處乞再訪之明者何如

江續石兵道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三

第四疏小及時事蓋有深意使

皇上自思庶幾不復見強耳石司馬擇巡撫之說良然西北邊事將來決不受當事者必欲責備扯酋以必不可做之題目而因借以振暴經略之短兄所謂魏公之計亦踈踈不踈僕所不知也知區區前說之是而已急不作手書幸亮

劉芝陽撫臺

適聞吾臺徵糧下疑議朋興而昨聞之徐少浦舍親所徵乃正額逋糧非停緩帶徵糧也如

此則聖佛再生亦自難每人而悅但望以此意明告各司使傳諭曉然不成驚惑耳先是緩徵議與不肖曾面質宋司農與其多緩一分不若少蠲一分以杜豐年帶徵之累而司農大笑以謂帶徵乃皮面之詞名雖緩其實蠲也今愚慮竟爾偶中吾臺勢不能回天則望少權衡于新舊緩急間而人情國法兩全矣

江續石兵道

捧教正裁報間忽有傳州人刊揭妖言于西南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三

二城門者其聲不可聞要之摠為徵糧發憤而不知上官意正不然也據敝親徐少浦及本任府新陞沈徽州皆言所催乃緩徵之外正額積逋如此乃極光明正大之事雖聖佛再生自難假借而愚民無端好亂至此可痛可恨然察其所以止緣各州縣未肯實以撫臺德意告人而該房又陰利其得以影射舞文巧為騙局先是妖言未布之前不肖已干撫臺答書中勸其速出榜文遍諭各屬以急正額而緩帶徵之意彼

時正慮有此吾臺目前雖得替手而餘累未釋
幸再以已意密趣撫臺早發而榜中不可及妖
言一字使豪民得借以脅上官大非地方美事
也特知敢直布腹心幸秘之

王對南相公

近事乃爾爾使人駭使人悲老兄之當此真苦
矣蓋天下之望久陰屬我丈但未知作用何如
或以問弟弟曰明者望影知形公等不見區區
入見母而悅出聞朝事而不憂乎徒幸以韓稚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手

主司馬君實在也世緣到手非我求之今方事
勤勤左避以萬斤擔子懸空交付于三千里外
必不復來之人嗟乎誤哉傳諭報至弟于病毋
前無計支吾只得密戒子弟僮僕將前後差官
降勅等事匿不使聞以冀安病者之心然弟固
已灼爛心腸頭鬚盡白矣二老之歸較似爽快
惜乎瑤老一寸赤心爲此大事費盡精神而反
惹天下之口老丈近者引罪一疏一何恨恨弟
雖疏遠然業已苦口爭之于前今日豈忍獨累

吾丈擔憂只得附奏數行婉約其詞冀于感悟
原不敢以去就要君也向者群少年苦爲邊事
摠料扯酋必不歸兩川必不能驅虜今眼前俱
不驗又共百計鑽攻宣大之短而薄經畧之功
天下事正可憂耳適南倭告警歲復大侵所在
郡縣府藏枵然譬之敗落大戶乃一意鋪張門
面不照管內囊虛實可歎也此啟當作手書而
以緒多日短不能及并祈照亮

周二魯尚寶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三

正遣奴乞骸問今又聞李郎相攻或以爲必當
小辯不肖大笑而謝之當此之時隱人蒙垢一
分且解手一分機會甘我者賊忌我者德矣邊
事紛紛若必欲九邊盡絕以逞一時之勇將來
天下之患非構于剪南社于倭國儲內虛軍心
外動恐加賦剝民之事興而盜賊起耳知者見
未然况已著乎僕臨行時具有密疏在
上前而未薦饒仲高桂等以廣進言之路至于
邊事則請借經畧之口吻以措諸公之手足遂

浮面之羈縻以修各邊之實備似乎必不可易
公謂何如文多不能錄呈或待後却寄耳

陳心穀尚書

比者兄臺入而弟出如相避然人生會有聚散
朝廷之上顧見汲長孺在左右亦何恨別已胡
生又煩唇舌一番弟立朝如此所以誓不謝人
之譽不怯人之毀者有以也今山南水北更落
得任人呼馬呼牛爲莊爲蝶耳

沈鏡宗侍郎

王文肅公贛草

卷之十一

三十三

使來辱書承以近日口語相爲發憤而勸之平
氣以應之不肖今日處地與在朝不同凡前此
矢口曉曉爭辯義不受污者蓋大臣當事無此
心不自白而能行志之理若一行荒遜則古人尚
有混濁逃名徜徉自廢者卧榻之外何預我事
且使天道一果信也薄含錫于孫而厚邀福于
母得失輕何如哉葛藤易斷乃成隱人門下
乃尚責我蛾螻扛鼎耶

王對南相公

敎成而見邸報乃知近來朝論愈紛然他計可
亂邊計不可亂不肖事事可受責茲事不可受
責老丈擔子方看身請看國家一日盡易舊臣
宿將則大兵大役必起而頭會箕歛之事興土
崩瓦解之亂作矣此豈可草草以逢迎少年之
意乎老丈幸堅持之

邢崑田巡撫

外示虜中近耗蓋不肖行時具有密疏保任經
畧成功且顧爲公等畫拙酋旣東折裹貢市之

王文肅公贛草

卷之十一

三十三

策今幸成左券已而群譁飛布其說之不驗則
愈益責公等以所難而利經畧之後敗興以偪
強解慙然不肖竊獨窺而知主戰諸公之口已
自兩可遷就漸入公等環中公等但睹其外未
睹其內能信之于已不能信之于虜以此未敢
訟言與爭若自不肖言之今日處公等之地直
湏將毀譽榮辱都付之身外而一以安國家利
社稷爲主他議可擇擇之不可擇明白爭之卽
身名萬全不保而九廟神靈必將鑒之若冥冥

決事以主張盡仰于廟堂則不肖恐廟堂未必能擔而及至一旦決裂嘵嘵者終不蔽開邊誤國之罪而愈得反爲嫁禍自脫之端此不肖私憂過計恐將來亦未必不驗也教中操縱賞罰之間當矣當矣第恐虜不堪苛責其勢必變而朝廷之憂又未必在虜變而在兵變此又不肖兩年前言之將來亦未必不驗也天下事大議者方務纖嗇如小家窮子而浪戰則又似富家兒全不知苦辣者無論不肖必不出卽出亦難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三十四

措手矣

張洪陽相公

今之紛紛咸謂小疏留中彌月

上已大忤而兩翁爲之擬票進揭必欲見致若果有之彌天置置乃不在仇讐而在手足雖不敢怨抑恐牛喘鳥啼有傷變理惟仁人長者圖之觀

上意專憂西事以愚而慮東賊更可憂茲小疏中聊據

明旨所及之言不敢張皇蓋恐迷人強作解事語愈不得脫身耳據教中自謂如遇風濤同舟惶亂亦嘗聞謝傳泛海之事否賓客皆蕩漾失色而謝乃從容唱歸識者知其能鎮安朝野方今之事只覺多指愈亂三思愈惑喜奇愈不及平常非我丈鎮之而誰也天下洶洶始別出好漢來幸自勉之母勞相望涕洟中草此不盡欲言

趙激陽相公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三五

前小疏至

留中彌月不下愚母子准備熟眠而不圖事機之又變也時事至此敢復怵怵已龜勉裝行計不旋踵庶亦見人臣奔命疾趨之義

上意專憂寧夏

旨中旣及則不肖不敢無一言以對要之老丈旣已妙運主張于上彼區區內援之虜與外勾之賊非久必將自離料無足爲宵旰大憂本兵不必過爲忙擾自亂著數歷觀前代平亂大抵

多先散脅從購募心腹魏督公所報賊中擒獻
惡黨既在疑似

朝廷亦當以疑似答之似未可遽然駁倒但此
下稍結果殊欠光明非

朝廷所宜遙權利害而公然爲之請旨遣官調
將可笑也敦中爲不肖計以爲事寧之後不妨
再請終養此言聽之可喜行之甚難會母子相
別涕洟中不能作手書并祈台諒

周青萊知縣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三六

敦中五不可之說良是然謂僕耽寂避囂甘負
君父之恩逋四海之責而遜心于綠野香山之
業者僕非敢爾也蓋僕有三難以弱植而當大
任一難以褊衷而調衆心二難以輕權而塞重
望三難足下所稱古人彼皆度可任而任與僕
之度可讓而讓者幹局不同其不欲誤國一也
僕往時皮骨自足下所憐若見僕新面目則驚
而勸隱之不暇且復言公孫丞相文潞公之事
耶會西峰孔棘病人知無以佐一籌者而最迫

嚴命聊復黽勉然而十步九吁五日三沐僕之
六尺與方寸已不能自主矣其他則尚何言哉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一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二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男時敏校梓

曹仰筠御史

昨睢陽道中謁閔子祠有兩青衣裔孫拜於階下此聖門德行高弟而後代恩數與顏曾夏絕為惻然悲之不知可一作興否

溫一齋侍郎

翁之人品海內自定價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二

天子即家召起豈姑以南曹一階充吏隱塞人望已耶太翁誠平高然父教子忠豈兩年間遂有二命且生等人臣卜王言之出未卜其反也敬謝使者并請先君後臣之罪

李見羅巡撫

弟比者浮湛數年往返萬里而老兄猶然辱于胥靡不能發

明主之夢豈非天哉聞道軀比少苦肩臂作楚而讀書談詠未嘗少暇此真金試火自然見性

弟非以兒婦人相悲相煦之語仰溷道懷而又不取以虛聲為德全負此心今則炎夏日中撫時觸事不能忘手足之懷特人代候起居附有寒羞著服為獻老兄今在籍藁塞允中無緣復聞理亂抑古人經綸于屯習教于坎屈平放而著離騷箕子囚而作洪範未嘗一日忘天下也敢一請指迷緒言自今以往語默進止何道之從酸鹹勇怯當何所出赤心方寸之外願從事焉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二

李見羅巡撫

頃小奴自老丈繫所歸備述老丈苦貌款語為之流涕嗟乎弟之初心何如而敢留不盡之意於

上前於老丈左右耶顧事機至此畢竟我輩萬千思算愈直慙則愈決裂龍性惡激事事如此此進言者所以難也若閣中揭帖則從來只問要數語若叙致少冗放手便成沉廢此不肖所以委婉其言詞微省其頭緒耳至如該省勘功

疏則尚未經眼止據該部審錄數語略節上請其意已無不盡若必欲鋪張功次則先時臺省中爭之已屢老兄之幽沉久困誰爲之祟也有如必不得已虞卿捐卬其耳如齊但聖明在上久之當自回心不直得人臣有此舉動耳

江續石兵道

不肖發瓜洲之後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儲事草揭之日焚香呵凍手書數百言欲以區區至誠感動天地乃一人之身上則以爲主使下則以爲逢迎排則憂其抵觸男則趣其強諫當事者豈不難哉今小揭再投看內耗何如老母且留之灣中爲拂衣張本力之所能爲者止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三

三

到南和公

遲

請勅之意弟今日已上請

可後求

冊立又不可則身自引去而聽滿朝爭之據洪老謂當先請讀書其事較緊其力較易而愚以爲此事終不了亦幸高明三思教之母使再誤也

曾見臺侍郎

昨承教後即擬遣一介專謝會

建儲議興倥偬未果嘗考閣中故事原無先自決撤之理惟調停俟外議之入而後從中力主之今不肖已步步安着寓顯諱于密規引人言爲已過桑榆之收庶幾萬一其濟則社稷之靈與門下之庇也不濟則請更用何者可以訂定後期決無他悔幸裁示之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三

四

陳還樸給事

承示

冊儲大揭乃急時一助捧次爲之生色生倥偬入都端爲此舉竊恐快意一激則諸公後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誠再申密勸少待外廷封駁之入而後從中調護之來教所謂以忠誠感動以

謀謨幹旋先得我心矣

李晴原叅政

里居擾擾恨不曾飮領緒言茲且踉蹌百憂萬苦中如得惠

微寵靈匹夫精誠一動蓋高之聽進允

儲議退諧私情則兄當釃酒相賀耳

鄧定宇侍郎

生比者再入春明幸老兄未忘我兩箋誨掖字字腹心敢不敬拜以謝未得教前不佞業有緒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五

言於許敬菴中丞矣天下事無如格君之難而格物次之要之亦痛自己真精神擴充不盡耳鄒南臯素心馴行不佞望之如古人入都之次日業與選司商定着數先用饒比部爲緩頰張本矣冗次輒布腹心不一

顏登陽給事

先是還朝之次日已密與選君謀薦復諸君子之計而首從不肖所忤饒比部始使上不疑然後及鄒萬而下自今目前

冊立第一義五揭俱寢如何如何大疏乃朝陽之鳳可謂先得我心輒此附復於使者

顏登陽給事

公以薦鄒比部得忤直得一貶顧不肖雖在告中未離朝籍敢辭調燮無狀之罪至於外間說夢語擬票自閣中則虛升飄瓦雖有褊心不怒矣連日三思與其爭公之去不若行公之言今擬得一薦鄒比部揭且使貴衙門公疏慢上以觀此舉消息何如諒不爲訝也此外耿耿不知所言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六

許敬菴巡撫

別論乃蒙以苦心見憐苦則苦矣然畢竟儲典未定死不償負今方借天變爲緩頰計而終不敢露章示人萬一

九廟有靈或尚以赤心見助耳趙考功之事器

器者止疑閣中下石今旣以翰親諭蹤跡了然老兄莫憂弟之難處一談笑儘自浩然於天地之間乃知止謗真不必

辨也趙定宇識見大進弟與之陰相推許鄒比部等而杳無牽復之期然此心不敢頃刻忘也

郝元洲給事

外示爲鄒吏部諸公執奏雖知無及然吏部之賢非他人比諸公不妨爲之冒小譴以伸大議也近又有傳選宮女一節以冊立爲名憂不勝大者此外則諸公斷可以忘言矣

王柱山巡撫

王六甫公牘草

卷之十二

七

手教再辱乃知忠臣爭友之用心果磊落軒天地如此始僕之出過蘇城則瑤老亟之舟次僕即與之言若不才果當事則必先着意收拾舊人爲老兄忠臣使天下心服而後可以行事瑤老長揖謝之顧詎意諸公未免先設阱以待也吏科之事猶有再議一旨是閣中所票迹涉可疑若趙考功之處

主上親傳親改天日可鑒而舉朝却自墮南柯夢境中可發大笑泰交一疏此在不肖自處則

可若謂諸君不訛不妬而當事者決盡收入無遮功德中則堯舜以來豈有此朝廷世界也往江陵敗時僕方起官即貽書楚中撫按力言追賍株連之不可而辭疏中且預自陳不敢私附氣節之意今雅意豈獨不然但望常持此心永爲頂天立地男子毋使將來史書韓非與老子同傳耳恃知恃信草此不覺怗怗

顧冲菴總督

近來官府血脈終不能通如劉給事已票下部

王六甫公牘草

卷之十二

八

而內批徑出史給事正欲待其再疏使部明白放之而內批又徑出此豈智力所能及哉李順恒昨與選君言而選君因被喬給事一驚決不敢主張且喜丁君亦篤實士可與言耳

馬肖菴僉事

兄已爲海鷗鳥亦聞朝事乎不肖以冊典未定焦舌腐心疏請者六七次矣鄒南臯輩薦之已屢小揭見載起居注天下事萬分重大雖汲長孺復生必不能事事苦爭惟有去耳

林錦峯布政

捧教知老兄萬里呼吸之氣常與弟通顧泰交
一疏竟託諸帑上空言鄒比部等推用不效而
老兄謂有此失志武侯否劉文選苦爭一場今
每見未嘗不嚙指而悔人心尚有秉彜弟儘力
從事於教中至虛至公四字但苦最上格心一
着尚支離耳

沈太素布政

來札見誨諄諄始知足下真信我而欲與之爲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五

九

善但格心一着畢竟如探珠大海茫然無下手

處

上仁主也又英主也仁主無迅發之令故多留
中不決之事則追而導之之難

英主無旁落之柄故多獨斷不測之旨則逆而
挽之之難嗟乎足下尚安得以周公孔子不能
之事而責我哉鄒張二君昨已屢次揭請且別
尋一題目當相機以副尊教不一

沈季山巡撫

比有傳老兄結廬塵外雲卧正酣聞

新命而次且其行此情也家貧不辦萬里裝其
資於得請飄然脫屣之爲快此亦勢也不肖新
苦疲役豈敢更以餘羶漫人第念此非榮地乃
劇地老丈辭榮可矣辭劇可乎且

明主旣已物色囑下無命出反汗之理而舊撫
臺情事孔棘又非可從容候代之時以此不得
不爲公私勸駕而區區彈冠故舊之情則又在
言外矣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五

十

鄧定宇侍郎

方與洪老謀必致老丈之策而念太夫人年高
口不忍啓已復思之本所以相屈非爲一官即
老丈出山之意亦豈有

天子未見經濟未展而猥以白門吏隱塞責者
今借重留都徒得丈麟鳳餘音一爲人倫冠冕
而不敢遽煩以事來疏雖懇然公叔座且先君
後臣不能更作兩舌爲門下私計已幸諒之世
風異甚想洪老能悉之老丈定慧中必自有伐

魔秘訣顧不肖止辦強攝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茫然兀然自悲自笑耳聞貴宅有火驚且多骨肉之痛人至中年何事不有丈歸豈更有禁火還魂術耶勉之一來天地四時尚有消息生終當與丈偕隱不忉忉也

蕭岳峯總督

聞之舊閣長趙大洲翁欲邊臣之力戰莫如寬損軍之罰甚確論也來教今日之事正可以此權之但此意不可露於九大帥耳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二

十一

顧冲菴總督

此者弟入丈出如相避然人生聚散乃常事而廟堂傳舍用人如此顧可爲世道慮耳教來極喜台鉞已蒞鎮遐想竹馬歡迎之狀寧虛遠塞之聲令人卧稍安枕

儲揭俱留中大臣之義無至此而反觀面受辱者辰下將欲引去惟老丈亮之

陳還樸給事

前有數行奉報想足下已知不肖心事矣顧今

不患心之不明而患

國事之日壞上激則愈忤而難調下激則愈焚而難解蓋儲揭已十餘上所低迴未去者冀萬有一分之轉移耳不肖且擬明日不進閣爲移病引去之計而目前意氣諸公顧有反見勸以從容者殊不知閣臣之體上未忤則不可驟諫以沽名已忤則又必不可畏威而苟合乃先後一定之着斷乎不可倒持者高明謂何

陸五臺尚書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二

十一

賢子來尚能枉數行見及喜若面承第謂天下事止可支撐愚則謂支撐正難東西之寇畢竟是疥癬而將來膏肓之患乃在土德墜而政體乖士好亂而民思亂至于國本未定則外觀其訖駭而就中必不有他趙定字王弘陽輩初亦勸乘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之旨且先請出閣再圖後計而羣少年攘臂一呼其說皆變滿盤活棋盡成死局乃教中尚諄諄以言忤爲戒嗟乎苦哉賢子貌似恂恂中實了了真門下千里駒

也

張元冲操臺

明公職掌雖專轄江防而臺綱吏治皆得提衡
鄙人之望顧有在於軍旅舟楫之外者外承手
教三復慙感不肖今日爲法受惡爲並封一事
而並封實奉

御札降下遵擬二道就中原另擬別論以駁初
論之欠妥今又上一疏旋已收回並封前

旨矣此仰仗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三

十三

聖主日月之更風雷之益而僕且爲之嘔血枯
髯者數日揭草有傳南中者吾臺試取視之至
於趙考功之見疑則使人意外絕倒前旨之已

票而勒改後旨之揭救而反重天知人知

皇上知即嗷嗷諸公亦已知之而畢竟尚有以
輕聽爭權之說欺臺下者天乎冤哉要之此兩
事大小懸殊今冊立揭已上過十餘次使不肖
別果隨順後必不能規異時終當以去就決之
相知實難敢盡布腹心以復

李提督

我軍天時地利未便而賊據堅城食積粟必無
內薄登埤之理是以明詔諭公等進止今已燒
賊積聚則我得勝算矣正宜聚器械保資糧撫
循將士時出奇以撓之此坐而制敵之策朝廷
不責公以速戰也駐師異域惟在行陣和睦優
劣得所勿令麾下侵偏裨勿令華人奴虜朝鮮
吏士是所望於大將者耳春汛方急恐賊當益
兵惟持重以待之倭奴臨陣一步百計不可輕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三

十四

也

宋桐岡經畧

僕念東師暴露中夜忘寢自古兩軍相持以糧
相敵曹操之克袁紹陶侃之破蘇峻皆用此策
今門下以數人之力成此奇功喜何可言第恐
我能往彼亦能來或遂用我法窺我餉道當謹
備耳如對馬島益兵而來或爭開城或分犯內
地則蔓草難刈惟門下圖之若復合屯王京適
足自困我軍堅壁保險制之有餘矣

顧冲菴總督

承示保延二鎮入衛兵故當如命若沈茂兵則已議發朝鮮之寇雖目前必走而去後不可知老兄莫遽作清閑話也

主上聖明近者內斷皆了了而決見羅事尹總兵事長蘆運鹽事皆奇而談口啾啾盡將中旨抹倒以謂皆閣中爲之大可笑也

劉太景贊畫

喜奉足下書欣喜無量東師之出蓋庶幾拒險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五

居要而耳食者至今以爲專援屬國也諸公既真見其然何不一揚之于廷以塞中朝異同之口且使沿海防戍得擇地而息肩乎三戰三捷真可謂非常之功但愚見以爲倭兵既退第當嚴備以觀變萬一因獸之心未死而我黔驢之技已窮當復奈何本兵且上議畧如尊指不佞業已再三商確冀少一分憂顧今目前最急者南北軍勞逸難調文武一難一留師之久近難處朝鮮與我血脉難通分當徹總理會

一番耳

李提督

捷音再聞因領手教既仰賀公非常之功又備悉公非常之苦當二李將軍濺血馬前公之安危且間不容髮矣雖本天祚精忠長城無恙然自此或亦宜稍自慎重全身即所以全軍也高明裁之王京地險而賊衆在朝諸公業憂深入之非策然矢脫於弦豈可遂止今已疾催李劉二將前來策應顧海外遠征其勢不可多增兵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六

恐運餉不敷反成自亂此亦公之所宜慮也冗迫草草

宋桐岡經畧

前小啓謂賊食垂盡必思致死於我我當續食相持以敝之不當急攻既不急攻則與退屯內地利害亦不相遠但恐賊未大創而見我師歸以爲懼而避之雄心復起宜乘劉綎沈茂之力王先示強形然後從容振旅雖不得王京猶可保開成平壤一路耳邇來言事者頗及采金而

朝議異同徒恐內地興煎中貴筦事則利不償
害今便宜行之外國無害有利更何所疑大利
所在人必奔走之于以召商通百貨無難也至
於中間纖細綜理則自在門下留神非不肖所
敢遙度已

宋桐岡經畧

海外之功誠倍於寧夏門下所爲勞心焦思而
籌與將士之飲血暴骨而爭者誠不可以薄報
顧今寧功甫叙遠師未班局傍妬眼尚熱似不
王文肅公廣草 卷之十一 十七
如少待王京寇退而後論功尊疏尚可及止否
耳楊袁二公寬抑可憐會

上方怒驟叙之委爲無益然袁主政係特遣又
與楊不同將來恐終當一叙寧夏功何如

宋桐岡經畧

今日正有客見過憂王京之賊僕應之曰彼非
天神必資粒食豈有我飢而彼常飽者但軍中
謹護饑道會自有不驅而遁之時正恐遁後未
保將來結局何如耳茲奉大教并面詢來人具

悉窳寇飢疫之狀而門下且聲且實已步步中
窳喜慰不可言第赴此櫛柄在手時幸早爲塞
水自源之計至于中朝夢語非止一端煩語督
撫公大將在外其身之不遑恤何暇論是非矣
袁贊畫不識肯幅巾羽扇暫留軍中否

袁了凡主事

適與經畧書欲暫留公白衣揮塵談兵不識肯
否

預教冊立一事已被諸公攪爛如糟愈激愈壞
王文肅公廣草 卷之十一 十八
僕已決作歸計而昨又見

新旨強出公試以理以數揆之究竟何如也別
示倭情間賊相圖是第一着公姑了此而後行
天王聖明未必相負也

宋桐岡經畧

適
主上正有旨問倭歸的耗今教至隨即奏聞門
下苦心焦吻其明効已睹矣第追襲一說已聲
聞滿朝未必無議愚意欲請禁中

明旨鎮壓之然在門下只當準備堅硬肩自立
于不敗之地羣議有無不足論也古人千里襲
人謂之危道觀羣賊在途創建城寨阻山而居
此必已知我有謀爲致死格闘之計幸謹備之
前遮其援兵後絕其糧道或可坐困而又不審
我軍財力果堪相守否總須石畫以保全勝爾

梁霖宇憲副

承示荅張銘盤造船曲折此公因至於此豈得
自無失計而工匠等輩亦豈得無乾沒者獨念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二 九
此公清白不可以累之至此耳足下教以明目
張膽一言使此公能言則僕亦不爲之言矣幸
卒哀而維護之王永業暫領新兵之說當即達
之本兵聞朝鮮倭正洶洶則此船或未便爲贅
疣也

梁霖宇憲副

本兵固要閣中爲海運作主不肖固心疑之忽
聞王京倭遁之耗旋議中止公臺自可相忘于
無言矣第目前又有新募沙兵艤泊津門不審

作何散遣又張正郎督造海船聞尚未成而此
兄業已疲極窘極向人止辦長號又不審作何
究竟也竊料倭既不至則此船不時得用而又
無遂毀不用之理若用則當更募沙兵而兵又
必須餉此則本兵與似已闕而力亦且竭矣幸
高明更思所以處之

蕭岳峯總督

西功奉叙雖知非門下所覲然弟已前知方字
賊外勾時扯首業爲搖足欲西因門下一言禁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二 十
戢而止此功豈區區欽賚所能酬也會以隔部
止於照常議擬何足更厯枉謝專此復於使者
不宣

魏確菴總督

榆林功賞不佞雖未陪末議蓋亦嘗屬耳邸報
中夫功至五百級封侯之伐也何論陞陟何煩
辭謝乃茲更厯以疏草示及一階半資義不敢
暗昧受恩古志有之安有以慳慳爲忠而當見
疾者宜乎君臣之間善始善終如此也不勝欽

仰

李對泉漕撫

來諭二事一爲英山縣破格用人一爲條議漕規俱已領悉內漕規中議復早運救弊實深尤司計者所欲急聞也

林錦峯布政

別諭具悉遠官心事如老丈之才所謂八面長城豈憂軍旅第貴屬間關則真有所不便者而此時世情重內輕外藩省臣得一節鉞遂爲至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二

三

優幸老丈且濡忍以待後機耳將領非關耳即恣睢此在在皆然要以提衡操縱自我使武夫不得借卯翼而偷安憑城社而生事則其他夷情恐無甚難處者聊因來教及之

安明宇侍御

承示某州君事凜凜三尺此何事而可容情哉此生乃僕門人敝州蔡守某曾亟稱其鄉行之清高卓絕頗爲心動然士固有善處鄉而不善治官亦有能律已而不能檢下亦有鄉人之好

未必是而百姓之口未必非者公臺但據法處斷何嫌何疑謹領教矣

陳五嶽布政

捧教撫然今之從政者具如着敝絮行荆棘中權臣重臣兩無所處然門下徒知人情借權以斷重之可憂而不知重者之未必重也方今主斷尚獨朝論尚衆一柄而左右掣一鎗而水火爭循而行之雖伊周復起欲下鹽梅甚難無論不肖五日京兆矣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一

三

鄭崑巖巡撫

萬苦着身始追悔少壯失學老兄幸且以身處不肖間理會得先師能却萊夷而不能化季桓佛祖能下天龍而不能格愛弟則天下事或亦有一半在人一半在天者幸以此見原耳

王梧岡御史

交南本我叛臣伊黨相攻萬無中國代爲任難之理故擬旨甚畧意已在不言中大議一何先得我心也

王懷棘巡撫

續論經營降夷事意思深長署置周密病中不覺色喜至于安鬼納款且不顯絕惟苦以難從尤見劑量之妙但大羊新附立約束宜寬而行之必嚴若有法外侵逼者罰亦必行門下在鎮必無此憂夢後日復有蹈前轍者耳

于完朴副使

承示該邊啟釁顛末令人刺心凡先爲不聽平處不納虜使之說者初聽之豈不痛快及利害

李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二

王

臨前方知其誤而朝堂之上且至今爲千金敝帚此當局之所以難也夫督撫之重職豈真利戰哉彼直見臺垣年少之盛氣姑矯情示之先彌縫內言而後料理外事耳殊不知人臣爲國忠計正不當如此來教中上好下甚之說事理實然愚以爲上果真好戰雖未必勝猶能買勇今所憂以苦戰之心飾好戰之言本末顛倒上下牽制而能安邊者未之聞也省教深服公志略聊効其欸欸如此

陳還樸給事

召見事生已揭請至再至三有如過節天涼之後又復杳然則孤臣惟有去耳生比有一密奏乘彗星入紫微垣獨上一手揭其語切直犯諱殊不可聞既而蒙

上密荅生隨後奏內有此論原無人知尚可及改之語竟不審何故偶洩於外區區萬死不足惜而使

上心愈疑後路愈阻所關社稷之計不淺淺也

李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二

王

適已遍懇臺省諸公將來封事慎莫援及此論爲閣中更端張本惟南中阻遠未克奉聞敢恃公愛國同心之雅附使及之臨書悚息

郭夢菊叅政

世事不可知弟之烏鳥再出巢丈之麒麟未得路此皆失其固然而丈能安之弟不能安也世局一新念吾丈相與閱過三十年前事各侵尋老矣亦見太羹玄酒能復與牢醴乎權否伐柯不遠丈自循其伎倆若何而猥以格心保泰見

頌也

溫一齋總漕

捧別教知爲淮爲國家爲生等緩頰太宰總臺
間翁之苦心且與不肖共之第世變江河老成
必竟爲少年所制政體畢竟爲少年所持即如
教中不重建言之罪在今日豈惟不罪且將一
切羅而用之其奈

上意不測人情無涯方且暮坐風波中以日爲
歲耳務實之士欲以此時摩肩並進真難如升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二 三五
天門下端揆在邇倘更有幹旋妙用乎願洗耳
以聽

吳韞菴巡撫

冊建事定期雖遠然觀

內旨不以爲諱理必無疑病臣燥唇爭此忍死
待此決不相負也邇備雖弛即今因事振飭亦
不甚難若必欲從諸公用空口意氣搏虜則賈
似道景延廣萬世罵名真可鑒耳咄咄郵吏部
高識堅操其得調最爲無名而亦最不可測待

其事少冷或尚可幹旋若云無成心則未也耳
軒乃大用長材老丈既知之當相與游揚其聲
譽爲生等推轂地耳

徐龍環給事

別示軍政拾遺疏草萬里風聞與此中較若符
契近來邊氣頗振經畧智識舉朝皆掩口服之
公試揣以前紛紛是乎否也傳選宮女事雖可
已而喜得將

皇長子重複提明一番諸公幸且小小放過以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二 三六
就大謀可矣

葉龍潭總督

僕嘗與相知言方今高官厚祿不足以奔走英
雄乃英雄獨可以恩使可以事激公感恩則有
所不忍負當事則有所不敢辭此兩者之外顧
門下豈藉一級半級爲重哉來箋勤勤枉謝非
所敢聞敬以復之使者

葉龍潭總督

承示近日虜情雖各酋異狀未必驟就籠檻而

其勢似離離則無能爲也火酋忽然遠塞焉知非勢易將擊故匿其形幸詳備之道體行速勞煩更幸以時稍自節適安危寄重此豈翁引疾時哉

葉龍潭總督

昨見新撫臺報稱火酋遠遁目前似無他虞乃來教更爲糾番密圖之計去莠除根豈不甚快顧又在帳下委任得人耳將官進退豈但當會同即各臺亦當稟命門下其套虜求乞請以計王才肅公肅章卷之十二 二毛

蕭岳峰總督

承示該邊合用諸公惜乎已晚廟堂業先用舊監軍矣此公頗有意氣雖以論功疏挑人言然寧夏真有功其才識膽略必可備翁丈一臂者幸推心任用之葉總督之不合以彼此各持勝心今芝蘭入室固當與之俱化耳

梅衡湘巡撫

吾公袖中龍泉業已試于斷割今游刃之餘豈

復有難事若教中所云虜情宗祿如理亂絲如解連環在細心耐煩耳

牛春宇御史

僕頃以

儲教事定得稍理泰交前說小疏方上而來疏適先得同然此爲國忠計兼亦可借明恩心第觀昨旨畢竟又以市恩先入一念未融所冀吾臺片言九鼎庶可收桑榆之効耳承諭水道便宜絲緒歷歷苦心實政具見一班淮揚之民可王才肅公肅章卷之十二 二毛

蕭岳峰總督

昨日正接得葉督臺報推伏翁丈弟荅之如別絕今錄呈大抵西事之仗東二十年來已然然亦坐彼此偵探不真以誤之今不審何術可使耳聞了了西不疑東之嫁禍東不疑西之推

千苦哉難矣杜首既有確報乞作速一題譯字
官業已別差但張少卿以該邊之特取爲別有
所受囑今即當以台諭曉之耳

朱和陽巡撫

襄承囑留麻帥本兵以事體難處始暫調之夫
此一帥也兩年之間人情乍以爲鷗臬乍以爲
鸞鳳茲奉教而愚意始了會當相與愛惜之以
盡其用耳套虜骨肉相殘倘可因而構之成漢
代兩單于之勢乃千載一時人情難於慮始大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二 三
事當以密成章奏之外請更着一分苦心勿疎
勿洩可也此外填補將領具如尊命并附復不
宣

朱和陽巡撫

門下在鎮諸狀鎮人能知之亦能言之譬之金
石糞土終不能消蝕高島正未盡良方得久藏
否耶近者朝堂又有一種月旦論人論官更不
及三事九德而曰某心術暗某機械深夫既深
且暗矣則誰從知之不幾于日日談鬼乎郭汾

陽非天人觀其處進退間一何洒洒幸門下勉
之

葉龍潭總督

伏惟台鉞行遶風霜鞅掌中且多古今之慨令
人繫懷所謂安定沙河者久聞其要害而屯守
肅然信可慮也大議敢不奉行外示酋婦款關
既懇理自當羈縻乃知向者九塞不分順逆之
說及此而後知耳萬全計定請斷而行之

葉龍潭總督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三 三
別教定謀議兵之說鑿鑿當矣南兵若便惟所
用之然亦當計算首尾在途何所給餉事定何
所着落山陰閣長生長邊方備知客兵之害况
客兵在遠能保其秋毫無犯否此高明必有成
畫不妨陸續見教也今貴部腹心之害在西川
爲盜窟不知此地可建城宿兵否更容請教不
宣

葉龍潭總督

諸酋求款此誠僞在彼中操縱在門下非所宜

歸計廟堂也第不肖頗嘗聞門下緒言義不與
火酋共戴天矣今死耗既虛即畏服果誠難遽
贖其彌天之罪須多爲之計以緩之嚴爲之約
以難之使太阿柄在我而後可望虎兕馴狎耳
套虜倘有挾而求亦難准許惟高明裁之

葉龍潭總督

承惠該邊夷冊此自中心創觀何其區分明晰
制置條暢至此也今亦當飛報東邊使案此而
行亦萬里一快事而各條之下更小詳夷情之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一 三

順逆強弱與內備之虛實難易此尤快耳

李實吾巡撫

承示處分各路夷情順逆井井至于款賞中不
拂不阿寓威於撫尤見羈縻妙用大抵塞外權
宜自是邊臣之事將能事君不御自古記之惟
在門下堅持大體如所謂犯而復賞挾而得賞
斷在必絕則其他固可隨事牢籠毋煩聽可否
于朝議也

李實吾巡撫

年來虜之門下雖其故態然邊臣亦或以姑息
誤之門下此一番振作或有引壁睨柱之氣竊
料虜貪我餌未必敢桀其聲言戰實則所以寓
撫也第有如必不可撫而聲息核實當陰戒將
吏須百全乃發可耳

葉龍潭巡撫

揀教爲之驚愕此何時何地何人而容得造次
移足也僕適與陳太宰言方今據要秉權誰非
苦海但苦十分卸肩不得耳矧翁十載籌邊已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一 三
歷奏功狀而昨者大司馬出示手書且知二酋
漸就籠絡大功未竟而去之可乎天下事一日
多於一日豪傑有志者操刀而割失今恐無時
矣惟鑒之

葉龍潭總督

六十歲福心人閱盡世情始覺識見粗有進步
而又恐不接君子之教如何適已聞火酋定死
翁真可謂神畫靖虜議謹領教矣

張元冲操臺

服公之訓邇來儘勾心虛亦儘自覺耳頑但恐心虛之極至成磨稜耳頑之極流而玩世則我公更幸有以鞭策之耳

顧冲菴總督

弟頃日日與諸公言方今倭患是第二着當以兵心動搖得不償失爲慮今且議定撤兵大半其餘姑留守要害俟釜山賊退後再商量盡撤耳會病作不能多復若南禮部則已推黃儀亭定宇方有別簡老兄何慮之過也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二

三

顧冲菴總督

老丈不記弟高郵之說乎紛紛徵募未必有益異時或恐有自厭自棄之時今頗驗矣弟所以爲此事着忙者蓋緣家鄉干賞實罪之徒皆蓄緣募兵數中即寒宗敝親已有坐守舍中求薦者誠恐倖門一開遂成鬧市所以陰主一人不留豐稿而遣之之說今幸二老計同更無他慮惟陳九霄兵遲散之說則司馬欲乘東南倭報早借事催發亦或一道耳

常心吾巡撫

捧教乃憂邊至論僕亦嘗慮零星調兵恐無下落今幸天敗狂虜王京等衆並以野無所掠紛紛叛歸矣本兵因見事勢畧定已檄止沈茂李承勛兵而沈茂適正有書稱歸卒無聊之苦殊費拊循公見天下事總當慎之于始耳

劉晉川巡撫

數日前已有傳天津小訖者問之石司馬云已旋定此皆仰藉門下不怒之威而梁憲副咄嗟應變其才亦可概見已大要此等事遲速低昂之間毫釐千里但在法行而不必情之盡得可也

劉晉川巡撫

比者天津耗聞不佞固以一言決之此所謂兵譁非兵亂也幸門下咄嗟處分如冰釋霧散而廟堂亦已陰假當事便宜不深究譴矣惟是續到各兵尚多恐其因此有以窺朝廷故

明旨附有就處首惡之言此亦政體當然而折衷操縱則自在門下耳

顧冲菴總督

未得教前此中已有成議乃弟獨恐直浙二兵相錯而居必不可令兩將兼統今兵既可分老丈一指麾則定矣楊把總輩驅之不可用用之不可驅南來兵未諱不可薄既諱不可徇來教持衡而論得其中矣附此復不備

袁了凡主事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一

三五

仙蹤飛向何所得教恍然身在華胥夢中忘我且忘世矣公忘衷生覓莫多會賓客莫多談機祥天下將治則公等爲龍爲蛇不可知近者之事已成冷風畢竟藏倉樂正子寃親復何所在

董潯陽宗伯

歲月旣已蹉跎情誼又復否隔進不能展葵霍之誠于

主上退不得專身鳥之養於老親而重之枵瘠滿身怨警成市嗟乎人生至此而尚有可以壽

爲樂者乎適合奴傳至箋脫以爲勞苦契濶之狀著龜藥石之訓則小子自當百叩以承旣而披辭發幣乃儼然爲之六十稱壽而又爲補壽老母夫以六十老人眼中幾無故物而小子爵上幸有百年未艾之嚴師內幸侍八十粗安之慈母此其所遇亦不可謂不奇而天下亦有以此賀小子者微福之念敢曰無之今所苦多此一官贅疣萬緒鞅掌而自傍人視之猶誤題爲木居士可與妖作福者名實兩乖出處無據而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一

三六

我師猶強爲奏鈞天以樂海鳥歌維嶽以壽朝菌則焉能承之哉臨箋報謝不勝荷遽悚灼之至

許敬菴巡撫

人生六十年來日短矣而國謀身計且一切在支離莽渺之中衰慈喘喘惟其疾之憂衆日睽睽惟其敗之俟老丈以爲此時可宴然稱壽否君子愛人以德聊以此附謝使者不宣

王少方侍郎

捧教知十年憂患以來道體無恙爲慰往事悠
悠總之皆種下今日禍胎老丈不記弟握手之
言乎今日忤元老是弟他日不負元老亦必是
弟息壤在彼敢食斯言所以甲申被召就於辭
疏中明示意旨使少年不得借弟躡官而丘侍
郎任御史適在楚中皆嘗力以書駁諫其追贓
事任猶面從丘則大詬今兩賢皆蕩爲冷風而
老兄不失爲榮啟期也可憐高明如老兄不早
聽弟遠權息交之言以及世網則兄爲負弟六
五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三

十老人不勝

明主之恩覲面再出使江陵之射矢移中及身
則弟亦負兄彼此恨恨如何可言教尾不植黨
不修怨等語赤心一片止此真不愧人若賤生
值此世故紛紛自難稱壽老兄亦宜愛之以德
也謹請方命之罪

沈季山巡撫

手教再辱似頗悉相念乃鑿坏高志竟未肯降
不肖誠自知餘瘡不足以漫賢者而智疎口吃

不能如留侯之致四皓目黎之責李拾遺顧籍
觀廟堂虛心相待已備盡委曲方中州命下則
責以政事使之無辭繼又恐老兄之不欲廢事
也則急處內缺示之相重嗟乎

聖主賢公卿何負於老丈哉蓋先是陳太宰之
辭召而以書來辱不肖應之曰方今之時士之
踐華秉重誰非苦海抑莊生所謂義與命存焉
知其不可逃而又不能逃不若借之煉心煉事
耳客有言老兄方結廬遠市其跡愈奇人求之
五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一 三
愈急此何異畏影而疾走然大隱不必燬穴大
藥不必玄牝試理會昔者爭席是何光景而煩
惱皆菩提矣不肖生平粗心浮氣至今年六十
而知五十九年之非雖高明固不必待此而知
不必厭此也努力長途特雅不復作套語惟鑒
之幸甚

朱虞葑吏部

出山小草固知其必不能副厚望也李鄴侯韓
魏公顧不知其精神作用何如當時能令人主

母后握手相親垂簾引見則所乘所遇之幸亦自有萬於今日者而書生少年猥見僕禮遇稍殊則謂引裾蹴蒲無所不得卻日開雲如取諸笑嗟乎難哉苦哉方

上意未忤時僕首與選司謀推轂鄉南臯之術嘗竊評南臯金堅玉潤必不虛生吾曹効力以後且卜之天與

九廟之靈耳二閣察純誠君子恨同事之晚何人能間亦有何意外可疑六十歲老人至此而王丈肅公讀草卷之十二

萬思默副使

弟也汨汨以寒灰小草再點朝班進無放心悟主之効退無鎮俗諧世之權而翹首老兄擁書榮養於清風一榻之上真松喬之在霄漢已琅然之音何意得因賢子見辱而大著中所謂深心反已痛懲舊習者又輒爲頂門着針惜乎聞之晚也生世六十年暇日儘多模不得此心本在何所比至今日風幡亂動野馬橫奔而老兄

始誨以涵蓄神明取証菩提最上果豈不難哉賴天之靈殘息尚屬將歸而請事焉必如老兄之出世經世斷爲一途則膳肉不去隻履不西矣

金子魚孝廉

使者滙行數千里而辱以不肖生辰來賀其勤已甚箋幣之外重以春容大篇綴賤姓名於古人之列而祝之悟主靖國保治無窮嗟乎足下之言至此而老衰刺心矣天下之勢方如漏船

王丈肅公讀草

卷之十二

四十一

僕不幸以長年爲任而使維楫亂施安所歸咎然猶自信者世上雖有切齒之人而此心真無皺眉之事蓋至于十疏留中經年不召始愧嘆南陽一出爲天上人而悔其入山之不深也握手之期決在歲前萬幸無以愚父子爲念輒此附謝使者不宣

朱虞詩學道

使者至以六十見壽嗟乎我生之不振以及此也又以爲日易而鼓缶樂乎哉華廬通顯天之

所制天子之所操今此兩大權者皆僉勤而聽之人矣人聽之吏部吏部聽之司官司官又聽之各部各司各部各司又聽之一二失職下遷而日夜冀天下有非常老丈以爲四衙門果華騰通顯乎不憑其牆不入其幕且朝背雲而暮黃土矣僕不敢輕天下士經術孝廉豈其無人而要以柔心弱項立乎氣使威喝之間勢且折而人之嗟乎天下皆醉誰其獨醒我輩所恃者頭上有天日腹中有肺腸耳丈所日記九十四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二

四十一

事與推轂四公皆不合錯走通路請翻身入利藹藹中價高百倍而獨恐丈等不肯作此羞面對人已矣知復何言

李沆主孝廉

歲暮戒行承拏舟遠送所談皆經國遠猷恭簡公未展之奇當發之老親家耳一行受事遂卒卒未暇修候而重辱省記賤辰以箋幣枉賀感之愧之僕晚入羊腸意趣惡甚燕喜之觴不忍入唇但能爲親家破例領華袞之賜他非所敢

當也耶君讀書當風氣日上張平野丈此吾州博雅大儒而更可謂之易聖耶君得與朝夕僕甚爲之喜承其垂念并望爲謝之諸不次

鄒南皋刑部

別久得教如挹冷風生之謬悠敢辱盛獎至於純心二字須禹稷或可當耳生六十病人已悔從前學問之不審今其計無復之矣異日即不死持寸赤以見公庶幾公之未忘我乎而來教白駒之志似未肯釋然生何辭以置對抑嘗謂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二

四十一

人才如公品格定矣朝廷未展其識用朋友未免其切磋公執古人四十始仕之說以謂來日正長報國未晚正不知自古起巖微洛之士亦曾有如今日累次而升否公等即嗜古當嗜其翳然幡然洒落信心處譬之啖炙飫精而棄其麤可也而或謂天下棲棲吏道猶襍有志者不如且歛手局外以待時清此未睹三十年前事耳必待時清則出恐更百年後更無可待之時而家立門戶人持堅白必且入於亂也或又謂

公之清直必不爲當路所容此失意之士以此相引而足下或能辨之夫天下正苦難得清直之士如清直而不愛官不喜譽眼中能辨是非賢否心中能忘人我衆生胷中能了古今治亂則生且望而拜之非足下且誰歸者謹此以效區區幸台亮之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二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二

四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勇時敏校梓

蔡肖謙尚寶

手教具悉惓惓高正郎之事昨已面復此公原將小兒說開而弟自急性與之爭此則實弟之罪也然有謂小兒實可疑則

九廟百神之靈誰不電照弟前有疏爲兒求廢而不行又力薦高郎中今高郎中丁憂回家何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三

緣復起起遷之議又何緣以數年前青天白日之下無愧無怍之心而今日明欺天理以兩悅人情此薄不爲也想老兄在山中久未詳委曲少暇當檢出薦高之疏相與觀之耳

劉徹從副使

公頃又以病告豈其果然抑或有所苦而欲逃也今世吏肯修實行而效實職千百中有幾有之世或知調護愛惜又有幾又或幸見知於世而肯委蛇從時忍辱以濟功名復有幾今公且

事事效實矣人亦且知公矣而畢竟不能忘憤世厭離想嗟乎安得朋友盡如呂中丞而與之立功圖事哉古人云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不恨今公業有呂中丞又有僕此知己非一人已而方俟然逃之北海以待天下之清此孔子之所不爲也奉教二刻具悉所志僕且勸公矣卽名山著書趣爲我言海內真修士某真循吏某夾袋識之而異時相與試磨勘焉此所以發僕之鄙而亦卽所以需公之用也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二

陳還樸給事

人才一疏甚快錄用直臣不佞亦已屢揭言之止爭得饒比部餘尚杳然徵求巖穴度勢未可行則莫若照常薦舉人才疏中物色縉紳不交官府養高自重之士今撫按復命則紛紛求薦因親及親此豈可謂之人才否肅此附謝并復不宣

董擴菴巡撫

敘示累幅門下以一身當龍蛇赤子之間而咄

嗟指麾從容鎮定操縱緩急不失機宜如此賊不足平矣大抵此事其初發必起於饑而久之則奸徒挾饑民爲市涓涓成河必至之理故廟堂之先聲必主勦而地方之密計必先撫若大兵一動則兵又將恐爲變端蓋凶荒觸緒無非危機不可不慎也雨雪旣浹卽此人心已安五分倘各門遣官放賑而門下布宣拊慰其間兵亦可無動而解不佞謹傾耳後報耳

董擴菴巡撫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三

開礦之說不佞往年承

上問及亦嘗以利少害多必不可輕開之狀爲對茲讀來教益聞所未聞然不佞近閱勸開諸議多出於氣節高名之口若世宗朝專差內官錦衣使貪吏奸民相與爲市安得不成耗折也高明謂何

范游擊

承示開礦事宜不佞與該曹動色難之向買白煎誠亦良便但勢豪無籍之徒恐非法令能禁

況既名開礦則不得不

上聞既

上聞則官禁必且生心而錦衣內使四出此其所難也會河南又有礦徒新報且俟其散盡而徐議之耳

蕭岳峯摠督

承示覆處礦徒事宜謹已領悉張允清聞其大俠既撫之後隱然一土官將來恐有司不得人或以姑息長奸或以誅求激變須設法預防絕無滲漏乃佳耳

張惺宇侍御

晉邊借重今廟堂業以便宜委公礦盜事不肖原有成言目前不憂此輩之遂變而憂將來之激而成變今奏牘屢騰猜謗日起其勢決當解散何疑但既散之後湏得操之有券駕之有術使有司不必疑于彼尼下必不疑有司而其黨遂各鳥徙默馴不復陰聚乃結束最緊關着也不識高明更何以教之

董擴菴巡撫

近者礦徒結聚之事就今散後視之其輕如羽而使當其時處置無法剖決不早安知不小事化成大事也病帥誠宜亟易謹領教矣昨河南直指書示謂礦必可開開必無害愚以爲此舉未易言驚內聽生衆心而生等不敢遽許其成也

蕭岳峯巡撫

不佞弟昨與顧選君細講一番凡邊臣請留請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三
調人才必當曲從庶將來可以責成有事無所歸咎教中冀北周道弟亦聞之必當相爲推轂也李主政尚未知其資俸相應否

黃儀庭侍郎

日跂鸞音乃比有爲南禮卿擇官之議同朝推較無踰翁者以此復借鼎而南翁試觀方今我輩之命豈復在我以衰慈之喘喘而見朝命之至爲之彷徨下床而走則太夫人豈獨得宴然耶有如即不耐北途者吳越一水間板輿迎養

且何說之辭翁其亦爲天下計爲故人計可也

又

別札慰藉良苦第雖褊心豈復以世間鬼夢爲意但苦最上格心一着正支離群少洵洵乘其負而攻之使之無所措辯然人臣妄引

天子爲證佐我輩盡構舟中爲敵國與千古奇人奇事而弟也狎于見怪顧反覺氣壯耳南秩宗新命似天之預爲尊母方便若復贅辭則不肖必不敢主張而且恐重爲使者累也幸虛心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六

一聽鄙言

范晞陽布政

兄之即家拜官蓋殊典也先是江西之政不肖頗猷聞之公以此訓亦以此伸可見自古定無天理外人情而不肖憧憧毀譽間亦竊可以自信耳捧教固知白駒雅志不縻好爵第廟堂方急才而不肖且倚大賢聞過有如遂容高尚則此舉爲不成章矣惟高明裁之

劉兩峯兵備

公以望起以急用勢不得辭而官亦非所當辭趣裝行矣方今公道大明之朝幸賢者自顧本來面目盛德不小讓此王藍田所以屈其子也

邊少微侍郎

榮推之日會有以外藩未久爲言者愚竊惟自古用人論資論望原持兩例若此舉不卜外而卜內則內且愈重外且愈輕於銓法政體俱無當也推轂初意未嘗爲門下一人何言謝哉

艾恒所布政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七

翁丈久次南臺聞少年之議者嫌其太惻惻太平易此矯之不難但露靦爭得一事而鵬飛萬里矣然賢者固羞而不爲也則何不遂守此故吾局面而以積薪爲愧乎大疏已發使者度有人知不得不上然溫旨降後則請遂付之忘言騏驥之緩行終當勝駑馬之疾步也

江續石兵道

適聞松江士民以保留賢守李多見地方喧擾爲臺下訪拿一二乃不意就中有監生彭汝讓

秀才蔡汝中姓名爲之駭異二子貧而立志行且能爲古文辭大有鄉曲之譽不知何以一旦狂惑自墮忽至此也事在彼中非不肖所能懸辯惟望臺下審諦真情叅以公論如該郡諸君子陸宗伯而下視其友可以知其人矣若不肖十年文字之交亦何忍坐視謹代爲之負荆而請儻蒙推愛使覆盆可以望天不但二子一家之感而已

鄭崑巖巡撫

王文肅公廣草

卷之十三

八

適偶見敝鄉一不平事有原任絳州同知王必強者新陞王府審理官嘗領解市貨或言其有乾沒故得劣處既聞彼中公論乃極苦極冤其行也衣紫盡典而鄉紳至爲之貸金償借道經都門糊口于市愚父子聞而稍齎錢米周之嗟乎此司馬廉吏之家孫也窮乃至此何辜于天今日暮遣之就官以造命相累千萬爲公道留神

呂新吾巡撫

門下明德清望出入爲儀爵也遺簪再收恨未及朝夕君子乃來箋猥矜其入告之小忠置齒牙于誹譽之外不肖卽以青蠅爲早客所不恨已二三英俊自是有成心作魔不然誤不至此不肖以冊立一着支離無心更理醉夢語言若媚嫉此彥聖并容則古大臣謀國必不如此

以過爲譽也

念東御史

高云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比者惘

王文肅公廣草

卷之十三

九

惘惜別實愧斯言然老兄試觀同謫幾人而朝堂之論何如則不肖或亦槩非楚囚泣而兒女惡者乃教中以此爲德而欲報之可愧哉然賢者未忘世憂故是吾道好消息不肖其敢更以身之千瘡萬痛怯而畏人退而負君子弟如教中所謂叔季風熾辯之難調之難處之尤難愚以爲此必當從中從慢轉移而期以十年二十年之遠庶幾能濟也天若祚宋則人動我靜人急我寬如王茂弘李文靖作用亦或是救世一

機而審着未定嗷嗷者復起矣兄乃豪傑中處
子使其終廢必不虛生未追召間且潛心料理
整頓乾坤之術毋謂卽此洗耳熟眠便是本真
也

史鶴亭編修

別論辭考官一節此日月可查何煩置辯兄自
謂寬可對天日而不知天日之權果堪與鬼口
爭勝否也

主上明聖真未必有成心然其權亦僅與天日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十一

等耳世道至此我等但自保得靈臺洞然此外
一切知其不足恃不足怒而忘之則吾事畢矣

黃儀庭尚書

適金華丈問兄翁之去留弟答之云此時難得
代者寧負朋友不可負朝廷旣而

俞旨忽下使人頓足二老相見閱之亦惘然可
見太夫人真有福更當以嘆爲賀耳教中從容
委曲四字豈不佩服但年少方爭執此四字以
爲天下惡物計惟有焚詔裂麻嗟乎世局至此

而老兄之不早當事非不幸也

郭希所巡撫

景府之事不肖固心知其難處吾臺不得不
爲委曲今前件糧完足可報命至于後議則生
等自當從中緩頰而其勢終恐不能一一如指
蓋

聖母愛子

皇上愛弟摠係至情不可盡以法裁此外廷之
所以苦也必不得已或災傷量蠲一說未必盡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十一
格耳陳大參所爭水次之事其故今日始悉然
此公素有清直名當使不失彼此之歡可也

陳警亭御史

大議乃治河切務濬沙一說此實前潘司空所
創今遺法未艾按行不難獨吳楊州疏海口之
說則此公自謂卓然定見而苦不勝梗議之多
未審公臺肯爲保任否

趙見田巡撫

仰惟門下春風綵侍早薄三公而朝堂湯爲好

爵可以廢者此如雁媒招鳳誰甘就之顧蒲輪強起之意在事不在官爵前啟已微露其端已門下辭官猶可辭事可乎

溫綽再下幸勉承之

王方麓侍郎

門下之請亟矣白雲同志豈不欲相成顧聰明神用乃自暴下不佞敢以蔽賢自累哉度溫旨傳到已悉然請老成當此日爲國家無不當留未見猷畝中果能安枕也幸三思之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十三

蔡肖謙尚寶

辱書審以老年不樂就養再疏陳情第廟堂物色二十年僅僅得鳳凰一下集而以時無竹實梧桐竟謀遠引此亦可以卜世道矣弟守身事親庶無相負今老丈方日思爲巢許而望人以夔龍之業何其遠哉天下漸有事弟且筮得遯卦以餘年從老丈于春風沐泗間自不寂寞弟老丈亦尚恐無此緣耳

劉筆山副使

生頃往來南北見民間最苦是驛遞而三思無處之之法今在兄調停其間以法懲僞庶濫牌及襍流胥隸之乾沒者倘亦有十四五可瘳乎

王弘陽巡撫

門下乃方今之伯夷伯夷聖矣而未免傷隘蓋風流靡靡之時聖人且有以過中矯俗者何至乃以誤聞自愧要之在門下不敢以名高而乞身在不肖不敢以迹白而玩世彼此實相成也承已于前月受代泄事隨車雨露計日一新第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十三

地方民散兵燹不無少煩清思耳

郝少泉侍郎

比來世情貴壯朝議喜新蓋嘗有未識門下之面而以衰晚致疑者矣比丹顏健履屹立公卿間而後知良工必不示人以拙也今假道里門適以病告白駒之詩曰勉爾遯思此豈徒爲伊人計哉

溫旨且下趣裝行矣

李涵一郎中

客冬途次一奉見已器公不在簿書間乃茲褒然詔徵同志稱愜方引領驚聲而使者辱以芳訊先之豈勝慚感僕之驚鄙豈敢望司馬公但昔處新法改弦之時收人心則易今則勢極動而當歸之靜俗極巧而當歸之樸凡此皆新進所不便此僕所以難且苦也公行且當路試熟嘗于夢覺之境則知所以信僕知所以憐僕矣想道駕已臨近郊嫌不敢遣候顧此附謝不一

盧理南知府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十四

徵科一事不佞已累奏

上前原無苛責雖部檄亦止照常行催取訓停劑量自在吾臺傳諭所司非不佞所敢知也協濟事俟按臺疏到無不盡力敬此附謝

李中石御史

茶馬積弊近已籍籍有聞蓋徒貪其數之多而不覈其用之少此非公臺實心實事者不能釐飭也苑馬改銜一節亦無不可行伺與該部言之以復

吳止菴巡撫

緬賊入犯事萬里外不能懸得要領但莽應裡託孟養進方物未久也俄而入寇矣又俄而退屯江洲又俄而進矣據蠻夷文既不可甚曉而報自鄧子龍者尤爲驚惶得無以金山爲倭衝欲借此賊虛聲徘徊作久計耶緬在極西去開府至遠竊疑不能一一皆實私用質之門下但徐察之幸且無泄若速檄新將受代則狡獪畢見矣兵家雖忌臨敵易將然不足以論今日事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十五

也此外夷情向背自在門下以咄嗟指揮兼鄭重而行非不肖所能瑣瑣已

馮鳴陽御史

初見鄧子龍久不赴金山而緬甸之報覺有虛聲意南中聞倭勢張甚金山又爲賊衝所謂老將生奸計且欲借絕徼不可致詰之事以過春汛耳已作書與撫公令徐察之及見尊諭所設十款

至于籌度兵勢揣摩賊情尤

見方畧者不佞亦聞往年蠻夷爲變多由侵侮

過當憤無所訴若以良將吏撫之自可解散今檄金騰將速往受代卽令孟養等招諭緬酋開示威信或可不煩兵而罷猶不悔禍以迤西土兵一創之恐亦非難辦也第本將自知去後諸不法盡見必更生他端須作計遣之何如

黔國公

詳緬賊反覆狀心竊疑之及讀開繫異功之論爲之躍然但萬里外事難遙度惟麾下偵伺得實三思而調護之母縱寇毋煩兵使黠者不得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十六行其詳是所望于同休戚之世臣也

吳止菴巡撫

緬賊退狀撫鎮先已奏聞茲教至乃知地方警寧具見運籌神用但迤西尚爲賊巢萬里征伐恐不得全倚兵衆將來或計招諸黨用以夷攻夷之策庶幾逸而有功耳

黔國公

文武爭言非清朝美事敝省中已傳有溫綽爲該鎮解紛自此幸相忘于無事可矣

章念清侍御

伏讀條陳大疏凡鄙心所疑者班班在議中公臺真八面才也未款文武相見禮節自當酌議定規永爲遵守但亦望公臺於有過中觀人不佞徃見將官肯抗顏爭禮者其才品必不卑如敝州之張守爵等皆以忤廢而其家皆蕭然此亦一驗也恃知不覺覲縷

吳止菴巡撫

別示鎮臣驕悍狀此明因地方有事挾以自重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十七門下先旣已忍氣下之則其勢自不容過激伏讀恭疏且寬且嚴具見苦心妙用廟堂不得不相爲仰體第恐緬賊蕩平有期而該鎮披猖無已目前挾賊將來且挾內而其旣也卽緝紳中且有陰受其賄指反歸曲于院司者矣門下度不能遂制不如且養晦以待之何如

吳止菴巡撫

捧教知夷孽生心報復戰守之計委宜早圖惟幸門下以謀輔斷而行務保萬全耳頃之部議

欲奪鎮臣服色爲生等擬票不可其意正慮有今日然軍興之際却不可將養太過想高明操縱自有妙用也

吳止菴巡撫

自門下受代後則滇中幾爲戰場幸庖丁刃下有餘地耳鎮帥積驕其罪既不至革奪而其勢又不可革奪今瑣瑣吹求彼已益玩我已益辱誠如來教處之方爲得體而刪去交際繁文尤正本第一義此李師古所以屈杜黃裳也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十八

孫念齋御史

省來示殊爲詫駭用兵之際因資于敵理則有之若以降爲擒乃逆天道失夷情之尤者其罪且十倍貪黷矣但此事恐又礙督臣近緬捷紛紛可鑒也

吳止菴巡撫

世風日下士爭以少犯長下訐上爲風節此已病在膏肓救病之術當一切以實政爲殿最使人反噬無詞耳比來處分夷情甚得古人化有

事爲無事之說但恐台駕一發後群少年必將爲任尚而不肯爲班超耳如何

陳毓台巡撫

緬報情形不一會兩院俱受代楚中去滇不遠公宜速發勿令弄假成真大抵諸夷之性與南非二虜絕不同無事時爲我將吏所侵侮無所泄其忿恚至于爲變有事則廣張虛聲請餉請兵使地方騷然至于徵調未集而賊已退矣但得其情明示威信可不煩兵而罷也封疆之憂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十九

內外共之不敢不盡其愚惟台鑒

陳毓台巡撫

曩見教以緬情爲憂第不佞先年每見彼中警報初皆徑傳內犯而禍卒中于彼黨而止今亦當審其情形尚可急驅或從其事逸而費省者可也川中方亦有征楊酋事大疏所請借餉之數恐未肯盡給如何以夷攻夷真制粵一奇但速糾遲遲謀未必不先洩使遲遲又欲仗我先發而後敢來此連鷄不飛之勢也希更裁之

李碧筠御史

初得撫臺教以緬情巨測爲憂已隨發華函讀之乃知思仁實爲戎首曩有所歸或復如往年一逞而去不可知也今我兵旣不得不出則處餉誠爲急務而特恐川省又方有事恐不能如來請二十萬之數今特爲量減因擬嚴旨督之必發庶不辱盛委耳

李碧筠御史

不肖嘗爲蕭中丞言方今處緬易處兵難而處王文肅公牘事卷之十三 二十一
兵之難又莫難于餉少今計以漸汰去老弱散處屯營此不識不知作川萬無可疑者但不知新將果堪辦此不復爲鄧子龍之續否

田東洲巡撫

承諭處回夷番夷二事精明悖大兩得之矣大抵二事皆有本末回之日騷得內奸之撥置番之口貳苦邊吏之侵辱茲臺下最得策矣當事者無不奉行也

宋桐岡經畧

得報倭急攻全羅殘破之虜其氣愈壯其入愈深將以何爲雖軍書絡繹而尚未悉其要領曾與接刃否賊疲困久矣月餘以來盡仰食于剽掠乎抑關白遠餽之糧也提督而下意氣何如不復憂衣食否此皆所急欲聞者又勁敵相持已成持久之局向所云朝鮮銀礦可開否彼處腹裡地方有水草可屯田否閩外之事雖非中朝所當與聞念今密勿之咨盈庭之議必有真知灼見乃可主持故敢詳詢如此大率使賊糧不繼我氣未復則門下所謂扼守要害俟其糧絕邀而取之固是勝策請勿復疑提督已移書督策之矣此外惟奏報如期明註時日以息衆疑諸不一一

宋桐岡經畧

軍中暑疾士心疑怠則不得不稍慰拊之今忽請得溫旨發下想旬日之內必更有蕩定好音關白有西援耗否若援兵不西我又截其反顧之路

則雖有百萬之衆可以立稿而特恐彼中未必無人未必無計耳

宋桐岡經畧

奉續諭晉州中倭之說真矣但愚意終以寇爲窮計未必有意得城及更轉掠而北也教中分部兵馬及計處轉餉皆中窾本兵移聽尚州之說不肖先不敢主張止以就近商量爲之此正令門下得自擇便利何所復疑勉收大功以塞讒口耳李提督處生恐言不能信復託乃父以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二十三

書切戒之今喜得絳灌同心何事不濟第萬一晉州賊退仍歸釜山不歸對馬島則不知更用何計收拾沈秉燾之說想已略聞使全無影響則不應有此鑿鑿杜撰使果有之何朝鮮獨杳然竊聞台意擬降倭有詐何不以此爲鈞距試之若長平坑卒之事則斷乎不可輕舉以傷天道也

宋桐岡經畧

群賊不能久住咸安一城我兵屯晉州爲備已

得勝地勝筭不憂賊矣提督進止多不能如翁指授然渠或以賊退放膽不可知今

嚴旨又下提督處似不必再致書但懸軍異域事宜輯睦願翁嚴示方畧而以意氣激發之以精神聯屬之勿令生疑則所存者大矣此間復喧傳關白死信情形不必盡虛昔何無忌擊賊偽舟卒以取勝權道可以破敵亦何必不虛耶今用間不廣而專恃一沈惟敬以通血脉此外惟以力搏力耳愚未見其全利也苦不知朝鮮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二十三

勢及倭奴海中出沒之形有間幸圖以賜覽庶可備顧問耳

李提督

大將軍積苦兵間勇氣逾倍可賀社稷之有人也捧教似前信初八日倭遁之說猶未確然僕竊疑關白令嚴將來清正可拘行長行長未必能拘清正畢竟嚴兵爲備是第一着而寶山一帶截倭徑道尤屬緊關此中因見經畧敘功不早臺中頗有異議然非公之所宜置吻耳准備

崆峒倚劍之後使諸人相與樂成可矣

宋桐岡經畧

充國征先零孔明擒孟獲豈必盡殺卽如教中謂倭奴可盡截然截之於此未必不生于彼撫不如画蛇無足之全美也

宋桐岡經畧

承教示先後塘報要之倭雖未滅而我兵原無無失着但謹護饒道使彼饑而我飽借之走路則目前自可稱萬全不在多殺也當趁此朝鮮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三
王四
氣振時責之使自爲守以絕後望倭婿若定外則兵恐難歸關白或可乘間圖之臨素惘惘

宋桐岡經畧

再捧大教始備悉倭中實情實狀苦心哉門下當局之難也降倭五十萬之說雖未可信要之彼既偵知我兵追襲則關白大巢在遷豈得置之度外援兵未必不出出則更辦一番外關事已至此大行不顧細謹夫復何言彼衆我寡度不可盡殲與其多收降卒以自累不若少假降

船以縱之此亦一說也高明裁之

申瑤泉相公

手教萬里疼痛一體相關然老兄但見其影不見其形使設身處于其間不審更作何方畧挽回也人情之變弟初擬以靜重服之而不勝則示以寬和及寬和又不勝而稍與之辯是非是非明矣則又曰彼將有處及不處則又曰處者常情不處不可測千搜萬索如此卽市井小人往往能看破而中朝號爲有識君子相隨入醉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三
王五
夢之中劉文選無端橫爭一場而十三道助之問其所以乃謂六科會議之旨票自閣中而不知

上親筆大書見在許少微處弟問許因何不與人看荅曰恐又惹事以我爲回護閣中耳乃知群少之勢真可以生人殺人朝廷一毫無權可爲痛哭流涕也弟風火之性卽今已儘勾容耐且捱至

聖節後或再請

冊教而不行雖百計挽之豈可復留老兄勿復見勸矣本兵輕信然無柰其赤心忠良不得不且爲周旋看來眼前邊畧還是鄭範溪而一忤少年如壓萬重鐵杵之下可歎也

劉華石御史

向謂公久在南都今報代之使始至雖喜貴差事簡政寬雅愜吏隱顧竊謂公此行伸讜言扶正氣以醒南中士大夫耳目正惟其時抑何濡滯爾爾也僕往曾會飲貴署山光湖色真在鏡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三
王
中公家華岳一峯未必勝此直恐世變狂瀾有志有識者方當思江左夷吾公以如意柱頰望鷄鳴山當流涕耳

陳應虹提督

古稱廉吏于暮夜砥節此猶爲却俛言也乃官帑公羨不關會吏籍而斥之以濟邊胡威之清不加于此矣欽服欽服

魏見泉巡撫

曩曾辱面諭有司不才此輩若不遇照魔鏡安

知簿書筐篋間不盡爲中牟父乎顧教中窩訪蒙蔽之風亦須加意洗刷一番譬之導水源清則流自清已此復

王霽宇提督

僕居常每歎公處貞臣廉吏輩出而恂恂款款依于長者此天道所以福謙也尊太母之長年菲祿以哀榮始終豈徒然哉今世情好面諛人若邊道諸公中執事褒然爲卓異第一此則不佞聞之鑒鑒僉論而乃茲得教愈益見安攘大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三
王
畧使國家盡得公等羅列要害謂庸尚足慮乎自款戰議興而言者爭誇空庭絕幕之事今其效竟何如努力萬全謹此附謝

蔡肖謙尙寶

久不見君子幸聞金玉之誨但老兄所云趨勢逢迎似是數年前事與近時局面全別今天下勢上有勢情外有情似非一切結繩之治所能辦理有見愛者勸弟以術御之以權鎮之弟惟自度不能而徒以赤子幘幅之念相與爲煖煖

姝姝故窘辱至此耳方今官府內外之間情隔九關疑高萬仞調下難調上尤難見羅兄第三揭救之而僅得報何暇言遠事哉正已物正真頂門一針然老兄既知其功效必爾乃復自訝我以中心示人而人謂不情豈正已亦有不能正物者乎廟堂久知雅志徒欲借明德君子臥而表儀朝著帥正士風聞老年伯母方在壽康而光祿清卿于奉養殊適又非若弟之日坐劇場以餘憂累老母也尊疏雖上然勢不可不一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三 二天

梁靜齋巡撫

嘗屬耳委巷之言而歎邊臣之難爲也捧教重以增愾顧今風波既往而言者亦自捫舌去矣天日之下原無覆盆翁其試人我易地而觀孰得孰失哉世局一新險巇萬狀然其中頗亦有以自信我輩知于天而不知于人何害適其適

而不適人之適又何害特翁舊雅聊以此廣來意之辱惟倍萬珍重以需追召不宜

劉和宇詹事

昨山陰丈極爲公發憤而僕荅之云使此舉出于翁人且必讚歎奉行何至見詬此實僕望輕誠淺爲知己累耳近來朝中成一種風氣言出謗者之口無言不真言出辯者之口無言不偽狂瀾已倒誰能障之承示諸疏初疏已在事前第三疏又有待勘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三

三九

嚴旨不容驟辯姑上第二疏留此明白公案以俟百世而已僕病狼狽旦暮歸矣竊冀以未盡口業與足下徼福于冥冥毀譽真同浮煙耳

陳還樸給事

近者紛紛外廷夢語生等聽之已玩皇上亦每加優容而貴同年獨不幸受譴可嘆也此公志履如玉不肖以一日之雅獨深注措卽兩寮亦知其非辜爲之揭救而不得公當亮之耳大疏自不可少內四不允一段快心不佞

會亦當遇便採入樹中庶幾千回天一助耳南
蒙宰久推不下恐諸友不得無一言冗次草草

朱鑑塘撫臺

伏承臺下已蒞任受事不肖可藉手以報國家
謝父兄矣三吳凋弊誠如台下所言然非台下
則孰與了此難者催徵止於官戶自是矯枉美
意然以積荒責積逋其勢必窮而官民緩急不
得其平其法亦必窮編列之內孰非王民豈有
連阡素封皆自託于民戶坐令賦稅虧額者此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三十一

則決望台下就中調停之褒益次第如衡之平
則催科中亦有撫字不至譁怨如昨日也朝鮮
之倭聞已力盡乞歸關白不能遣一矢爲援四
千艘遊兵恐未必盡實僕以爲今日患無將不
患無兵兵患不練不患不多萬一有事沿海之
民厚賞可使陶侃所謂用官船擊官賊未爲不
宜是皆台下掌握中事耳何法不可便宜何人
敢爲中制此外敝境所苦惟役煩訟多公編審
則大姓不得以報復爲權省獄詞則奸民不得

以告許爲市此亦休息地方之一端也幸原營

宋桐岡經畧

東師事三言蔽之以兵挾貢必不許即不挾而
兵尚屯釜山必不許即釜山屯散而求以遼陽
爲貢道亦不許惟多其防禁而苦其題目則櫛
柄在我矣

杜撫兵

承示諄諄大議謹已佩服其借支鹽課一說昨
細叩之本兵言俟查明決當補還並無敢嫁禍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三十一
地方也朝鮮倭亂此後有報蓋驅之出境爲實
而延之入貢爲虛公試觀結局則知廟堂微意
之所在矣

陳芸窓御史

征倭兵適已有
肯撤回偶得足下同然至于平壤等處三戰難
謂無功惟碧蹄一挫輕則有之懦則無有生等
責備經畧在畏議論而不在畏敵少俟殘倭盡
退表文果來廟堂當自有公論也

宋桐岡經畧

中國戎車不駕久矣乃者仰仗壯猷摧方張之猾虜扶垂亡之屬國勞苦功高如此而將士以力擊賊于外議論者以舌擊任事之臣于內僕誠不惜動氣與爭幸得少定而昨尚有謂倭奴無一人歸國而東征戰士盡沒者豈不痛哉門下此時當自然無疑于僕而僕于門下更著一分放膽當吐誠登對使將來毫無滲漏耳朝鮮地形真我東北數千里垣墉留兵之說誠封疆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三 三十三

至計至于不佞之意則異于此蓋以將士久住外國恩不施則士氣自消威不振則如驕子不可用朝廷無所寄其耳目則三軍之苦樂不得上聞一也我軍自負其代朝鮮以受敵必以奴虜侵役之彼不能堪反忘其大計而樂吾之禍敗兩相猜忌何事不生二也彼軍怯而善走倘倭奴復至必推我以為先鋒主人先奔客自沮潰更加衆寡不敵樵蘇後時懸軍無繼大可憂念三也至于內帑歲增出六七十萬金蓋其小

小者矣是以頗主撤兵之議使彼君臣知亡之無日苟自爲謀耳門下以爲何如

李提督

適接塘報知倭遁有期麾下衮衣歸來報成天子此邦家之慶何論啾啾毀譽已昨寧夏大功已論敘雖竟爽封拜之命然喜不落第二功大疏輒爲尊公持之不上蓋公論至明他人自有爲公辯者姑泯此形迹可也乃不佞所憂在通貢一節悠悠之談恐又將因此生議一者背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三 三十三

祖訓二者故後憂似不如姑以言欵之而密以計阻之使之日遠日疎庶爲長策耳

周輔宇御史

邇者寧夏論功本兵來議封爵不佞倡言李氏父子太盛爲人所忌當抑而全之至于外間洶洶加以不可測之心不可赦之惡則實無形影即如李如松近有報帖來諄諄以早班師還鄉爲囑據此情詞何曾一毫留戀朝鮮之意而中朝亦何曾有一人議留遼兵者今生等商確已

定將來決留劉綬所部南兵與來教意合要之
亦事體當爾原不爲猜防李氏李氏亦無可疑
天理人心鬼神寔式臨之流言止于智者不能
無望于公乞自此慎之

許敬菴巡撫

生世六十年不曾理會得自己真精神即今日
日言捐恩怨日日言外是非而究竟止成就一
調停人情套子而又不得也有告弟者曰胡不
學徐文貞文貞之事弟與老兄所見也一年以
王文肅公牘耳
卷之十三
三十四
來小揭數十上皆摩切人主申救得罪而天下
尚以爲疑文貞曾有此事否東師撤兵一著斷
不可緩目今內帑枵然寧夏費百萬矣朝鮮費
百萬矣國家更有幾萬萬而盡耗之外國猝有
他變將何爲計耶孫司寇在山東久習倭事謂
必當早撤兵老兄儻續有所聞探得先發制人
之計幸不惜飛信告我

顧冲菴撫督

經畧苦爭留兵爲朝鮮之所甚樂而弟不謂然

駁之數四今來教果云然則撤兵議更無可疑
者倘保得倭情目下無變連劉綬兵亦當撤耳
韓撫臺以才超用又幸與老兄同心知其必辦
治遼也

梅衡湘巡撫

外論東封事唐太宗謂李世勣曰吾以公爲將
安得不用公計但無誤吾事而已至于朝鮮不
宜置戍之論誠然誠然豈有傾中國之供億終
歲爲屬國守禦計者劃遼平原淺草之地非倭
王文肅公牘耳
卷之十三
三十五
所長騎射可以制之清野堅壁可以困之獨中
原饑亂聞有大資頗能自輯否大抵撫饑民定
亂民不出公緩急兩言願密示有司令遍識此
意擺馬事固可以嘗虜得其要領者必能譬伏
其心豈獨市馬乎屢聞謠言受賜不少謹附謝
劉太景贊畫

華札始至亟發讀之曠然心開但止辯倭衆不
歸我兵盡復二次夢語則中朝原自了了無可
辯請封一節經畧欲借此行間公乃欲罷

更爲調發兵馬之計絳禍于彼而糜餉于此此
亡國之形不肖斷乎不能爲公等保已君子六
千人有勾踐范蠡輩君臣于上則可責之必死
今朝鮮何如哉而我兵客寄孤懸其聲又且自
爲守也無所德于朝鮮而厚受困三年之後且
胥爲寇掠乞丐矣何君子之有嗟乎天下已岌
岌有識者亦爲是言耶必不得已則劉綬未撤
兵使移教中所稱千家庄營田樹旁或可爲也
而地非郡縣恐客主之間終不能相安蓋敵鄉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三六

有積年

禾于蒿萊者其傍墾人徙室廬

貸牛具種之禾甫刈而田之舊主紛紛出爭
矣此亦東師今日之勢也

陸葵日祭酒

久不聞公耗日月以須是何衙門而容得公如
此從容也使至始承以孟冬榮涖公之醇明借
重師席顧恐臯比未煖且尋有後命耳適正對
余翰長思公東閣且開無由得公縮地一至公
此時柱笏觀山正樂豈知我輩苦也溝中斷木

乃更被人題作木居士今不惟仗之求福者一
毫無效而居之爲奇貨者其氣亦少衰已東師
且決計盡撤而劉贊畫適有書來謂宜益發兵
馬三年之後當練成丁六千人僕應之曰今
朝鮮君臣不見有勾踐范蠡而我代爲守又其
實自爲守也無所德于朝鮮而厚受困三年之
後且胥而爲寇掠乞丐矣何君子之有嗟乎安
得此盲言哉外諭劄付事甚小公向用方新請
亦以老頑作用處之不必與動氣也餘不備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三七

劉太景贊畫

頃讀尊諭於開田置戍鄙意猶未了了蓋朝鮮
阨隘可以制賊者宜在鳥嶺諸處此去漢江大
同固已遠矣而况鴨綠乎若在鴨綠誠足以張
遼左備虜之形勢矣而去受倭之地已數千里
雖鞭之長其及馬腹乎且所謂三江者謂漢江
與大同鴨綠乎聞鴨綠江中有沙渚人謂之夾
江其地肥腴而江以內沙渚所界亦謂之三江
足下所謂空地數百里者抑謂此乎抑不知屯

田積穀將使戍士任之或責之朝鮮臣民自任也留兵一萬六千人經畧所規軍食之費則中國當六之五而朝鮮供二焉借兵以自衛者如此無乃非人情乎今戶兵之藏俱告匱矣又增歲費七八十萬豈可不深計哉東國雖當殘破之餘未有數千里內不能供二萬人食者也若云彼國自當養兵而兵不足用何不減去老弱以奉中國戰士乎又不然彼之君臣言及亡國輒涕泗橫流此勾踐棲于會稽之時也豈不能

王太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三十八

節衣縮食以救危亡乎前聞其國諸礦可采後復報罷豈慮我之求多不欲開端也願足下更詳問之夫士率無事若給以犁牛種食使之因田致穀以貿易朝鮮所有亦必樂之若欲以此當行月糧則恐未然至于有心者爲之無不可成誠如尊教也虜備大壞至于如此非公不聞此言聞長昂復勾引土蠻于近耗何如并示之

李提督

使至得書知倭歸且盡其西生浦雖出朝鮮境

外而彼若駐此講封貢則尚有要挾之狀慎毋輕許大將在外豈容日夜憂譏畏譏經畧累次書來已慨然傾心于公公但謹守便宜和輯將士准備全勝凱歸毋慮于後事已朝鮮志書不識可索寄一冊否

朱和陽巡撫

邇者部科匆匆議處了不知瑕釁之所在今早正與大司馬歎方今朝無真才時鮮實政皆論品論望之說誤之言未卒口而華教至矣廟堂之上方賞功而旋議代生等負罪之謂何而敢置對也

王太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三十九

呂新吾總憲

方今世風日往所恃端人立朝表儀鎮服之耳乃協臺新簡初無加于官簿而門下亦豈較重輕於出入之間惟是彈結爭慶矇瞽得師則不佞竊有公私之幸而茲奉手教以治水喻人情曾未款謁神已馳于金聲玉色之前已謹此報命使者餘嗣容面叩不宣

周青來知縣

公仕未達乃敢口刺刺談天下事明與時好矛盾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雖然公之道是也而使吾悲已抑閣臣讓權自是美事惟實讓而得爭名爲可駭可笑耳身直爲帷閭任事之臣而調停遷就又博不得人喜則公私且兩失之而公尚以何望矣讀扇頭佳詠使人慙愧聊此報謝不宣

田東洲巡撫

王又肅公牘草

卷之十三

四十一

讀教之後旋會大司馬相與其嘆吾臺任事任怨各邊無兩其茶馬夙弊已議嚴法痛改弦一番何憂忌毀若益耗牛種等事則便宜自在臺下雖人各有心而懸法令明賞罰以齊之如木從繩豈有不直者謹復

歐陽宜諸知府

客秦郡時已知公治行卓卓得教重以仰止祖宗朝奏報災傷原屬守令之事大疏何嘗出位也第悠悠吏習每怯于撫按而不敢言耳公

道固是幸努力爲疲民作主專此復

翁見鵬提舉

捧教如再獲晤對一番然公五難之說是矣要之我輩今日只可努力武侯四言而武侯却先于出山時量主自量譬之蒲博不必得則不爲若群少年責我以周公孔子必不能必不爲之事九原若可作也公請就而問之以爲何如郭中丞向所云未嘗去懷然請公觀今日我輩獨發言薦人其人有不反因而爲累者乎平生與陳司寇神交乃其人清貞恬素有古大臣之風而特以好談機祥小損聲譽今不佞之盡心揚吏無所辭第不審部議竟肯從心否耳

蔡拱朋副使

比來朝堂洶洶足下所知老衰齋此一片赤心以獨立前矛後盾之場而尚有足履遠望者乎足下能譽我不能哀我見鵬公能哀我不能助我臨篋但有慙愧

王珍齋運使

貴部盤錯恐須以夷惠之間處之使利罷游刃而後見大車能載耳屬吏中有如前薰蕕異味者願陰察之而勿震以言色寬其小失而把其大負是則豪傑作用自立不敗之術也惟鑒之

沈季山侍郎

大疏一而再再且三矣人之情靜久而厭動固自常理矧寥廓沉冥之士獨來獨往出乎其性者哉宜乎吾丈之掉頭不顧也前席久虛矣尚欲援

王丈肅公牘草

四十二

主恩勸駕而恐雅意終以常

旨視之耻不受奄豎薦引今再假該銓公論或能相屈餘非不佞所敢任矣祿位身命之重似不待智者而辯乃不佞竊觀世道恐容不得希夷睡醒此又在言外惓惓爾

許敬菴巡撫

世上是非若必待人曉曉自言而後察則古有盜金不言焚草不留者千載誰復識之一歎近來三五相聚則各袖一仕籍議薦某人去某人

某自薦爲吏部某自薦爲春坊行道之人誰不知之方今世無仲尼子產則此等直可付之度外泰交小疏惜乎并此俱格而弟復何心理論閒是非不久挂冠神武耳

陳抱冲孝廉

承委撰先莊靖志文會愁冗中塞命方恨不能翻藻名德仰慰孝思而來箋弘獎過情惶悚惶悚比者易名之典出自敝省擬裁頗自謂拙寫先輩而實輿論同然此豈足下所宜私謝亦豈王丈肅公牘草卷之十三

四十三

僕所宜受謝也

袁養冲郎中

詔徵近矣竊有愚慮天下事至於宰相不得行則恐諫官亦未易言吾公他日之憂方大耳一官穎脫姑未敢言賀聊此報命之辱

蕭鶴侶巡江

伏承示會救疏草此不肖所以日夜腐心者也悠悠之談一者訛于風聞二者激于意氣其責備不肖蓋或誤以爲賢而以董狐之法坐之顧

不肖不敢當耳至于處分過重乃

上自行親批獨斷惡假手大臣之名而諸公直以爲不肖發憤此更似魏徵獻陵之對而不肖藉此言也其以身爲諷愈有詞已疏內引爲君難爲臣不易三復更以刺心明珠兼乘不如得此一言謹再叩以謝使者

顧膺宸副使

僕當局之人讐妬自不能免若兄則又何說要之此世界日日事生鵲噪鴉鳴揔未足以定凶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三 四四
詩記 東漢言我輩但保得閭羅殿前質對得過其言雖戲實足論耳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四

光祿大夫孫奉李太僕東都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勇時敘梓

六部堂上官

謹啟僕所以去而復留者專爲

冊立一事故慮不容不深今二三年之旨屢申而皆以羣小激怒爲詞則目前事機之難動明矣就使力爭而得勢必將待來春舉行則何苦必於冬前啟口以大事博一擲耶僕適與二閣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四 一
然議欲於數日間先請召見不可乃請

冊立大約以交冬春典宜預則言之有名上亦難以見格若渺莽如故然後舉朝相率而爭之死生去就可以無愧萬一不能少待勿勿激忤則其勢更不可以收拾僕雖以死謝諸公亦何益國家之計矣敢煩翁一傳鄙意于貴寮孤臣赤心想必爲同志所憐也會愁病相迫不能躬請奉告代布草草惟亮之

顧冲菴總督

昨蒙

召見

天容睟然

天語翩然弟止奏得

冊立一事頗蒙

首肯連上四揭催

九廟神靈或有相助何論人之量我否也東征

事若遽召經略而責督撫以歸東亦無大難但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恐羣少年又疑事體弄壞借人擔擔只得且緩

其詞擬旨勒倭盡歸耳閭中原假便宜于閭外

其力量事體不過如此而弟非敢有所避也

周衛陽司馬

僕幸得

天顏一睹

儲宮大定無疑而昨日又奉

御札有不可下同親王之諭即如是將來兄翁

可以安枕矣但所苦傳買多費弟隨有三揭爭

之隨以部臺諸公苦勸爲大典將順而止弟一日不去一日不敢逃責矣

鄧定宇侍郎

前使者發後生固已日夜虞大疏之復至也太夫人健甚此實得於洪丈即洪丈且欲挾太夫人一相屈而生豈得無引領乎今此望遂已無可言者第請就來教質之丈謂橫耳所聽無違順橫心所念無憎愛此兩言者得非孔子以上事乎今丈之學術其已至乎未也僕不敢知若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三

自審未至而必待坐破蘊柳生肘之後即心即佛而方試之則孔子未耳順踰矩之前終不可以從政乎孔子沒而三代之後士遂當秦越視世患乎且丈之稱曰避賢不識所謂賢者賢于丈之賢乎何吾丈自愧不若孔子而目前世人擾擾孔子之何多也僕以爲祇此人我分別想已墮入違順憎愛中矣老文學之言是一說而有如世不可待身不可待俛俛然懸遠期抱空券而謂人曰我將以有爲也俟河之清人壽其

幾何哉昨日蒙

上召見頗哀愚誠而大計猶似未決適洪丈見戲謂不知定宇處此更有何作用耳從此德音日遙萬萬爲國爲親自重

梅衡湘巡撫

捧教知今年貢事較精采人之相忌不早用公於遠豈知正所以成公也貢馬既高壯蓋就此講求饒養之術使馬不損軍不困一旦更得其用耳僕頃蒙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四

召對之後

上欣與往復問答數四其詳不可外傳乃知冊儲猶豫之故不老無疾一言毫無他意而羣少年睥睨兩宮一毫不着則有以閣部院異同之說別生事端而不知其愈巧愈拙也兄亦可以無憂疑謗矣

劉和宇詹事

僕雖名綴首揆齒摘下壽乃其中千芒萬刺曾不得如農夫野老一飽一卧之安惟是骨肉聚

頭粗遺朝夕而家故又爾爾歲行盡矣萬里未歸之人愚母子相對飲泣不暇何暇言國事哉主上明聖幸得一召見而其所感動止此然亦善將來

國本定無他虞惟內外漸多事爲叅政他日憂耳

李漸菴總憲

危言狂論喜名釣奇此原非吾事但其中要認得真與不真微與不微耳朱考功好名而微者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五

李定武負氣而真者也僕親之重之知其必惜廉恥必顧頭面不諂不貪不險故足任也此間顧鄒兩吏部雖去僕終念之皆有本領末路必不墮落者我輩今日爲國須作養此未彫赤子高明裁之

董潯陽座師

方今人情鑿空杜撰以不肖待人則九天之上九地之下無不蒙致疑者其求全責備以聖賢主人則堯舜所不能謀責育所不能舉無不蒙

督過者而抑又有恠中之恠焉夫疑之以不必疑則信之以其所可信可也而

上之口傳不信手札不信則閣臣豈有此飛天使鬼之術責之以至難之責則任之以至重之任可也而一批駁謂之爭權一主張謂之生事則閣臣豈有此左圓右方之才嗟乎苦矣乞骸疏已草成會

上忽然召見且許先行

頓教之禮小子見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四

六

儲位大定以此又隱忍少住耳李見羅三請而後見允此

聖主之明門生何力之有許敬菴誠如師教方今海內真朋友其駁駁得地可託安危者幾人王弘陽雖嘗見忤而其人才守卓然不敢不亟稱其善但不知在浙行事何如苦冗不能細及惟我師亮之

李及泉巡撫

擾擾經年幸得

主上一對面小疏初入聞

上頗爲動忻然發票會臺省救章入竟成遷怒將原票盡改此皆

御筆發會極門諸司歷歷共見者前此無不皆然而吾臺以爲生等心跡至此方明乎教中紛紜浮議真如太虛浮雲以生言之奚啻浮雲真黑風鬼怪耳

王對南相公

繳天之幸青官出講此實老丈手繰絲緒以付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四

七

織人似已別無可慮目前獨有東倭之議極其支離大都在始太勇後太怯閩外聽于閩內畏議論甚于畏倭此聚訟之所由起也教中兩大雷小馬疾轡鬆洞然如見矣比來閣臣輕塵弱草人皆思以撼之即如劉詹事何攻之急而詞之煩一至于弟之知詹事實不如老丈之深然使此議發于翁則人必讚服奉行當不至動相詬罵至此也

鄭崑巖巡撫

此者不佞拮据上下間唇舌且乾肝膽欲碎蓋
才能不及前輩什伯之一而事之難處萬萬出
關雖成傳買之命又下矣

主德之憂豈獨在國本之未定哉山左之患總
關元氣適與戶兵二老言之皆慮額無精教中
所請約三萬金此則或可處耳班軍當免久悉
亦已商確再三不獨該曹無肯主行即邊臣亦
復有異議者會更擇議以報也

彭魯軒御史

主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八

伏惟公臺憂國因以出講事定爲慰顧此未足
慰也乃不佞微叩

上指止法

世廟了無他意而後食始能下咽耳

聖主心跡尚爲哆口所疑而不肖安所逃謗又
安所徵功茲重枉公臺爲之擊節而愧汗且淫
淫下矣朝堂喧闐誠非盛世所宜有不佞第不
與之爭是非而與之論綱紀今嗷嗷少定以此
差不愧公若主張他事關失更祈公之見教也

陳南濱御史

生頃侍文華侍讀班而出

皇長子儀觀偉秀舉動詳雅且英資敏悟一出
驚人而

上復於宮中親圈課倣慈念藹然乃知

冊立濡滯真吾黨激之耳比有人云建言不當
分別一分別便惹是非此則是率天下而趨逃
寬捷徑也六十老人不能更作此誤國之語吾
公其謂之何握手在邇諸留面悉

主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九

曹嗣山兵道

近者出閣之事乃

明主自以父子至情假口札于不肖而不肖屬
以煖閣一召遂爲世所指目今低頭入守雌法
門而吾臺無所復望之矣

黃儀庭尚書

蒲輪未至日夜搔首以盼而何意門下更作遲
局然雅志有在生等不敢再向使者前作兒女
咕囁態今大疏上矣而

明主畢竟忘前忤趣

詔益急此實天扶世道非特生等二三兄弟之私快也

吳小江司馬

往門下自南中請急歸也蓋維摩示疾意固有在而迹微詞遽使廟堂不覺入其環中今星光劍氣耿耿照人而尚欲久恬雲卧豈可得哉不佞初出山所推轂三人而其一聞已向衰其一頗不悅于新貴用事者惟門下純金粹玉萬口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四十一

歸賢兼聞體履加康神用無改此天之所以毗王家也

溫旨既出理無反汗惟鑒之

黃麗江御史

適浙中有談山陰毛令之政者以爲真古循吏又有談其鄉行者以爲真古醇儒而三年不通一於座主僕陰識之不識高明謂此子何如人也又會稽有一士夫周應中艾太僕稱其清操正氣不容口若果爾雖卑官廢棄何惜破格

一薦又不肖前啟以沈太僕季山爲託不識曾留意否特雅敢附及之

李臨川叅政

謬悠再出因感世風貪競如火之災竊計方今必獎得真廉而後可以懲貪拔得真隱而後可以止競然則老丈之一推關係豈淺鮮哉竊謂處老丈之時則業嘗委質爲臣有東西南北不可逃之命而年未及懸車官不逾舊秩以官爲寄以吏爲隱未必不肯等餘糴遂能相漫也勉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四十一

王泉阜巡撫

蓋鄙人再入都而所嘗傾蓋清方之士間頗爲陸太宰屈指數之今其人定何如哉吾道不孤已儼然見門下秉鉞而西殊恨風萍寡緣有鄙吝復生之嘆耳使來伏奉長箋獎藉謬悠一身人情墮淵加膝其懸如此禔身致主膽略不効何辭以謝君子聞之故老不言之言無事之事千芥百結會當自解門下請以此術試嘗嘗

間而不佞比亦知翻然從事於此則尚可支難
豈習氣錮之終不可化也幸教之

徐龍環給事

運軍之苦生久已聞之會有傳沈郎中整頓一
番稍稍蘇息者茲奉來教乃知法外奸罔何所
不至即當與該曹如議奉行也

趙南渚巡撫

驛遞之濫已極若部民敢撓臺長之執法豈可
不一駁正方今士風止爲解差大臣休休二字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十一
以爲不論是非皆當直受不佞殊不敢謂然要
之如劉公之事則又可笑而不足怒也

李碧筠侍御

爵往見敝鄉小官得選滇中則往往動色相慶
可見遠方樂土易爲吏公臺不惜任怨一搜剔
之此去莠全苗善政之大者也獨苦貢金再奉
嚴旨生等薄力僅得減五分之一殊有愧於左
右耳幸相機圖之

田東洲巡撫

明臺每事於簿書舊套之外釐刷井井敢不奉
行倉場選法縱有小出入不得不爲安邊曲處
至於倉官既欲久任則須着意優恤而常俸不
可得加不識以何優之此輩窮官倘久任無出
頭之日而清廉無破格之處未必不化而爲武
弁也幸吾臺再思可少設官而多加俸否外新
定營馬罰條確不可易併此附復不備

梅衡湘巡撫

公之料事多中僕深服之但如近事亦止是格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十二
面使爾而公比之魚水之懽則誤矣且喜得公
處展驥之地揚眉任事不憂其他也自古未見
有警馭夷於養鷹者公之力至於飽能使之飢
乃真作用耳外周李二公推補事宜謹領教矣

顧冲菴總督

古稱荒政之難蓋莫難於兵民祿祿之地此着
不得一分廩心使不得一分空頭所以苦也弟
初聞雅論欲通融自處不煩解官意難違之竊
恐頭緒多端急難措手今得大教如古人畫宮

於堵願指如意天下更無難事矣諸省通奏到
便宜無他奇略止以煮粥爲第一義不佞竊頗
心疑之人之朝暮飢飽不同地之遠邇勞佚各
別奈何可刻舟而求也吾兄自謀之暇倘更有
餘策可買人否

李對泉巡撫

比亦見計曹窘感之狀稍慰藉之使毋惜小費
以誤大事而屬以四面請求其勢愈索故不忍
再強今門下指引勅書鹽課爲言合當相與力
主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十四
贊成之耳量留班軍適已爲山東開例但恐兵
部以援例者多又起恡心嗣更酌議以報也

彭魯軒巡按

昨於司農造船疏中擬批再議權宜之策蓋專
指改折一事也而該曹慮專國計怯於主行茲
得公措寫淋漓譬同舟之人篙櫂並施庶或有
濟耳公何乃自謂去年停工之議無當以生言
之使四十萬金早費於此今年又不知作何狀
也民窮財盡將來漸爲可慮以此決計盡撤東

兵且事根本高明謂何

趙南渚巡撫

頗聞占象家言中州荒亂未必無事當預物色
長才異能之士以待緩急而目前未見其人也
如何天下有心人方料理天下事便中希不惜
嗣音

陳南濱御史

承教使人寒心慘骨地方事勢如此有司殿最
豈可只悠悠照常公臺既有此大議必當先題
主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十五
而後行若附于復命疏後則似緩而不切矣公
臺自是天下男子必不可爲之軌法避怨也

陳南濱侍御

語云善均從衆今言散銀便者十三四言煮粥
便者十六七則宜何從兩令之事果真天亦當
誅之會便即當傳達彼地方時勢至此非重法
不足示懲也開礦議此亦中丞力爭以爲不可
者觀吳指揮稟帖可見公一紙書賢于十萬甲
兵今亂民尚可化而朝中賢士大夫不可化奈

何奈何

鍾文陸光祿

公此行單車數千里兼道而馳蓋勞甚矣鵠形鬼面羅于前而揭竿斬木之徒伺其後亦甚苦矣乃

主上儼然以百億元元之命寄之其殊隆鄭重百倍他道生知公之踴躍于行而亦知公行後光景必將化疵疴爲太和銷甲兵爲農器也捧教十萬餘金即時散盡而且次第由親及疎人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四 十六
人果腹大儒俄頃之功豈小補哉生頃聊假捐俸爲宮中募緣疏引而不意其事果諧今速發速賑已十分出望外公自此亦當內顧根本外防徐淮等處之援例以義裁恩而行可也

鍾文陸光祿

承教邾令之貪虐真天下無心肝人明主赫然詔逮所謂聖人之勇一怒而安民者也聞地方天澤人心十回其九此公臺俄頃之効瞽夫即死微北無量也

鍾文陸光祿

承示二令不職狀具見風裁貪吏禁嚴如此據所恭陳令賊數且及格矣而禮官方新行重教職之令日後有庸猥如張令者恐亦不當槩擬改教也此飭吏治塞倖門之第一義耳惟公臺留意

陳南濱御史

承諭吏治賢否混淆誠然誠然此不肖日夜所腐心者也原武令既審知其寃縱事已前決不主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四 十七
妨再與伸叙若墨吏私罰贖以充囊縱奸積如山而稍假搏擊豪強奔走期會榮名美秩皆歸之矣茲幸公與趙中丞從實整頓一番爲元元造福不勝幸甚

鄭崑巖巡撫

適司農喜色相告謂東省人心大安而聞之趙司寇登萊一帶尚枵腹嗷嗷也來教賑貧民防亂民及區分各郡銀米等事可謂良工獨苦生昨因河南直指來別勸其目前且停止簿書專

理荒政不謂偶觸門下同然恨不得遂借台鉞兼鎮兩藩耳據趙孫二司寇斷謂賑不如蠲生亦嘗親見賑之無益斯恐門下別有術如委託得人未見果無益也抖擻精神掀翻窠套其中更當以不擾爲權輿而精采佐之適朱公祖書來謂浙直羣少乘倭沸亂之志其事已發據此景象謂當事不當早發而必求臬可汗斬樓蘭則不肖所不敢任已

曹仰筠御史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十八

淮揚之民貧已徹骨茲重之以災沴爲虐而河工海戍紛紛未已此安得不爲深計也承示蠲賑疏草敢不奉行輒此附復

李桂亭給事

大疏已特旨下部矣蠲賑自當從優但適又見外議謂蠲恩不及貧民賑濟止於朝夕謂必當寓賑於河工而河工若加派于民是又助災爲虐矣幸高明裁之

沈玉陽巡撫

減糶便宜此本部議而通之於卹貧之中寓防奸之術筭至此真無遺策矣但聞貴部兩澤尚怪恐二分貯倉於空手待哺之民亦尚未給不知天意竟何如人情竟何如耳

鄭崑巖巡撫

承示蠲不如賑之說果然第煮粥亦須有次爵親見敝郡飢民一飽而死者累累相藉或謂飢久之人食不宜驟又謂粥場不宜寓遠今有司能精心及此乎比見盧掌科自貴部來稱道梗已通皆門下指揮消弭之力且時雨霑洽天亦助順自此可望太平矣

許益齋巡撫

大議與董道長所見略同該曹已即日議行矣第限以五十里建廠則飢疲仰哺者恐不免奔命之難而民間見有司急米或故昂其價反爲畜資不識更有便宜可展轉無礙否

比者水災倭患交棘議卹議餉紛紛矣大疏警

策敷陳洞如指掌真

九重修省之助先是部議已留漕糧十三萬石尚有餘羨欲留治隄之用寓賑於工而兵餉則未之及也蓋頗聞釜山倭耗漸次入海目前未必從遂南當事者因姑爲累黍惜費之計而不知已增之兵不可遽減應補之餉不可終負會亦當多方酌處以報耳先是鹽官更議時僕固已私爲選公言政體未一恐有志者必不樂就今不意兩公果稱病矣即如來議非大改創一王文肅公贖草卷之十四

番恐終不能鼓舞豪傑也

胡葵南知府

放賑之命不惟爲事擇人且爲人擇地固知公雅能辦此

九重聽卑業不靳數萬帑金發棠之請豈嫌再三主計者已先爲奏捐八萬雖不能盡濟燃眉投醪飲河要在公善行德意耳

張仁軒巡撫

羣盜蟻聚則爲賊鼠伏則爲人門下不膠一見

處之在文武之間宜乎用力省而其効速也就中反側未靖散而復合此恐必有奸雄挾飢民爲亂者第鈎致一二誅之而衆且自輯譬之治絲得其緒而理矣發賑之命此時想已久聞又會其霖與

主思並需無非門下至誠所感而特不識有司奉行虛實何如耳幸詳示之

郭希所巡撫

大抵流民最難處招之則無所仰食驅之則更王文肅公贖草卷之十四

以生亂此向來當事者于開糴放糴之間處之未得其平惟高明折衷其間則幸矣

趙南渚巡撫

獨折疏草即當與該曹議行矣外示王中丞束修至行游刃通才生久知之入都後已歷薦該銓諸公間未見有首肯慨然推轂者蓋悠悠海內皆私其親人情或以此見疑而不知此公一面未嘗交一書未嘗及也茲得門下片言表章其重萬倍抑亦使人知不肖器才每在形交之

外或當見信耳中州尚聞有張潁東孫常山其人何如可備物色否

孫月峯司寇

伏惟朝望表表向所以屈分陝之任者自爲長公避嫌耳茲復何辭教中賑不如調之說不佞自五年前言之而恨未嘗特拈出無田不荒之說今幸台駕且至明目發揮一番計臣必當有悟也且俗諺稱富家爲從容貧者爲急迫大是有味今之紛紛知責通無益而勢不能通計三王丈肅公讀草 卷之十四 圭
十年之盈縮大抵皆以急迫故也我丈既有真見何不單題一疏爲百億元元造命乎力疾附復不次

張仁軒巡撫

門下之請亟矣該曹據稱先覆桂掌科疏已擬恩澤數浮于來教之外似可無容別議陳仲弓爲吏不問盜賊而問骨肉相殘于今復有此人否
明主方下安民之詔幸門下以實行之

孫東瀛織造

東南民力竭矣門下之力亦竭矣間者生等亦嘗具揭懇冀仰分萬一之憂而寬詔未傳乃來疏噓唏慘怛究盡商民之疾苦此真感天動聖之一機耳生向者但知民苦不知商苦今展轉相累勢且奈何門下爲

明主竭誠盡計久之必自能上通不可更着一分爲身爲名心知難而遂止此則區區私望也吳中洵洵頗聞將乘倭發難倘可密報

王丈肅公讀草 卷之十四

圭

聖人爲儉勤一助否

朱鑑塘巡撫

緩征疏草乃東南百億元元命所關今順風而吹託蔭而庇安敢不盡力適聞王掌科又有疏可見人心同然仁人君子即以此蒙畏徇之疑不肖亦且相爲其之矣

李及泉巡撫

頃者賑饑之事生等聊假捐俸游說上前不意其事竟成此蓋九重德意先定何敢

分天功也吾臺開府地近自不同外臺第恐此
例一開則南九卿各監司安得宴然今定擬已
之以省解運煩擾幸台亮中外紛紛如此生之
辭恩乃辭罪也何煩置齒頰哉

陳南濱御史

賑事且報完矣而公之以便宜設粥爲貧民續
命此一念實心不知活幾萬人努力成之大幸
也保留疏尾一段灼中吏治膏肓不佞往於戊
春大察時不敢行卓異之賞蓋今有實見實聞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四
籍口足下更足自信矣

宋桐岡經畧

東征事緒至今報而十竟八九矣第四浦之倭
其情形似尚在順逆間渠若必欲坐而挾貢則
兵端方始即中諸少年有異議者其意恐倭未
盡退而翁遽還朝嫌卸肩太早慮有後變此則
似爲有理二萬兵留守目前尚不駭聽若更無
減撤之期則兵心久而將動且使朝鮮歲歲爲
二萬人東道主客主俱不安矣請更裁之恐謂

必得國王自疏請留而後斟酌許之目前可以
見留去後亦可以免累至於劉綏之加銜專任
則惟台意耳

張元冲操江

訊防在邇頗聞倭奴未有南意臺下得從容爲
備將官廢閑中尚有人趁早物色之何如

李提督

來教雖盛稱周直指之忠而此公報疏却尚牽
中朝餘論不肖會當以已意規之蓋安公即所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四
以安邊也

柳賡虞御史

前大疏乃卓然議論竟不得下可歎也僕何幸
得以赤心見信于君子而又以時勢之難見諒
愚意原無難者但求士大夫各吐本心各核實
事不責人以難而天下之事皆易矣東征一說
封貢必當盡絕自是千古定論謹如尊教矣

李提督

班師在邇雅意不以弛肩爲樂而以厝火爲慮

此古賢不以賊遺君父之心也教中所云僕亦念之度留兵多少無濟於用而朝鮮又似不可久留者已主議撤兵專守內地公去留便宜具在近

旨中一以息公久勞一以防人復議斷不使公成北山之怨也

石東泉司馬

適見顧總督塘報稱朝鮮與倭攻殺等因如此支離必難成款且福建又有疏不如乘此貴部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四

主

上一疏絕之大約言本所以羈縻約款原爲朝鮮今朝鮮既自能復讐且不受邊臣節制料無求於本朝而倭既與朝鮮生釁料亦未肯遽歸將來倭難責我之失信朝鮮難望我之再援越此閉關絕封乃爲有名非爲前紛紛之說遷就也愚謂如此既免紛紜且占地步惟高明裁之

許敬菴巡撫

太宰摠憲一新而士風只如舊日今極意爲濡忍堅定使之自服而以其不可知不可能者付

之天耳正耶純德之士其推舊省弟寔與謀而陰贊之今事變忽然勢不能救負此君矣朝鮮兵無論倭歸不歸自當速撤撤而後圖他患尚得中策不然糜餉于內兵變於外乃亡國之形也適謀之月峰司寇亦以愚言爲然幸高明更裁教之來札中有民窮財盡之說本所以兢兢不敢言快意爽口之事正慮此耳

顧冲菴總督

承已受代于寧遠內外事機皆決于此此弟前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四

主

啟中所以不敢主張緩行之說也號令劉綎牌先聲後實已是第一勝着適又有少年議欲出題先考老兄而後行事此則弟死不敢從老兄但自保能爲趙充國不患弟不能爲魏相也但中朝元氣壞盡恐必不容人有功識微君子念之真當慟哭耳

顧冲菴總督

適福建又有傳報倭情大意主於絕而其稱倭實以敗歸足可證中朝議論之謬然欲利其弱

而更爲行間募兵之說則迂而可笑矣今幸有朝鮮挑釁一事愚謂乘此絕之有名倭難責我之失信朝鮮難望我之再援而於前後旨意亦不相背棄老丈當以爲何如

錢淑湖太僕

承採行愚論竟此歲終舉劾之事而疏中因事論人最得大體以此持平天下可矣扣留銀帖出解京從來諸公無及此者當此兵興用詘之際一金足可當十而該曹之踴躍奉行可知也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四

王

田東洲巡撫

辱書娓娓數百言老成憂世之思有出於言表者不佞謹再拜受賜又再拜受規凡今鬼夢紛紛不佞自合於前生理會風業可以爲飄瓦亦可以爲礪石乃

明主方自信夫夫明斷而諸公苦證以爲籍手於人此堯舜之所不能受也教中靡激二字惟其臨實事而靡所以爭空言而激激之利大而靡之害隱惟其避害所以趨利耳我輩但實見

得是爲此不爲彼舉世皆醉會亦有獨醒者不佞所以復明教止此矣

薛隆華御史

楊酋之事據向時諸公請剿以爲衆叛獨夫可願指就縛而調兵數萬之後且有傳賊巢甚堅勝負未可必者一何前易後難之甚也今此酋方有疏乞哀朝議欲且以生路開之使諸公得隨機操縱可以收拾不識高明謂何董少恭招撫備民亦制賊一奇公當稍激勵之餘不具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四

王

王泉臯巡撫

伏捧教揭爲貪功將官議處此所謂涓涓不塞將成江河門下防虜在幾先而指麾得大體如此敢不敬服愚以爲瑣瑣蟻聞無足煩兵即楊應龍惡聲著聞而使其肯俛首就拘恐亦當以鎮靜處之若必欲夷其種落利其土地堂堂中國之富強恐不必在此也高明裁之

王泉臯巡撫

方今之世上廉而下或溷法嚴而人或玩即如

目前臺省大臣門可羅雀而小官外吏裹馬休
休然此安所從來也來教泮礪諸司以此爲第
一義得其本矣至于徵外雜夷原非孝子順孫
因俗而治自不難處昨朝旨所以放寬楊應龍
之意想自能言外悉之蓋機不先露使之不驚
則該省便於操縱僕竊料此酋聞風其勢必來
聽理來則量其情罪輕重處之不來而後剿此
不易之定議也

王泉臯巡撫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手

前者楊應龍之事不肖固一言以蔽之待其不
受攝而議剿此堂堂正正舉動豈容再行姑息
遲之又遲非畏其強直道理當如此聞此酋已
幾爲獨夫然而尚敢負固恐其下亦有與同死
者倘遂進兵不妨過計防其狐嘯猳突也

林錦峰布政

楊酋之事蜀中已有報來前軍頗失利而
上意爲之大動傳

嚴旨切責矣此酋初據言者以爲蠢爾獨夫故

弟等擬

旨止下擒治字樣今忽聞出兵數萬又不能克
會

明旨正以他事怒王中丞將來恐相累不淺柰
何柰何昨本兵先見此酋辨疏以爲尚可操縱
擬開一生路與之今畢竟難處不免付便宜于
兩省而王中丞且行譚中丞新至又恐不得不
勞老丈獨任其責耳近來宇內之勢已如破屋
禦寇四面不支百凡慎重是祝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三

吳泰軒御史

播州之役前者諸公主議以爲擒一獨夫勢如
拉朽不佞固心疑其不然嘗遺諸公書謂此酋
敢於憑險拒捕必有同死而今敗書忽聞
明主遂爲之傳旨切責此酋又會有辨冤疏上
甚費處分將來又恐如安國亨故事柰何柰何
王中丞素著清望其治蜀之政亦卓然而科疏
一入

內旨遂欲以入已賊坐之僕等力解乃幸得以

交際行勘蓋謂是人情所有將來可以收拾耳
望公臺共體此意稍寓忠厚於正直中亦請毋
累兩道長可也顧此事尚易處而楊酋之事不
決則難處愚謂以夷攻夷乃制馭上策若一一
盡仰力於我兵隋珠彈雀毋論中與不中總之
爲自損耳高明裁之

鄭墓塘副使

僕病蹇餘生譬之折鎬敗戟

天子猶欲理而用之匹夫之節敢復固守但邇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三

來朝議又不覺曉曉知我者不思其稅駕地耶
邊烽戒嚴知公自不免賢勞然僕嘗謂方今憂
不在外而在內議論多可以敗成局而形骸判
可以生弊端即貴省播州事亦其一也高明謂
何

劉石浦誠意伯

生自出山以來輒見門下條陳疏得教乃承與
許給舍議論不合狀此正所謂上殿相爭無他
私忿門下恐只宜以理勝之如勲臣奉旨而自

請入朝行邊幾于結繩以前事少年不將愈有
鮮耶生之苦口前已累爲門下盡誠而不自量
然意則忠矣惟高明幸垂察焉

胡龍滙御史

示獻策例禁宗慈長風之慕子牟魏闕之思固
知不爲榮進汲汲也第浮俗多嫌或恐以迹疑
心而該邊廟畫亦似方有次第公臺此舉不如
且待祥禪之後移孝爲忠庶不至重駭物聽耳

朱鑑塘巡撫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三

外示量留倉米平糴之疏司農業先處就其數
想吾臺具悉即報中矣適聞敝鄉人言去年秋
成僅可六分今米價遂踊吾臺再有疏來不妨
時時點綴使

明主知四方無一可恃少顧根本此亦匡主德
收人心一機也專此附復

蔡懷峯州尊

頃江南風聞事不肖饒舌朱撫臺力勸其慎而
又慎必不可株連善類也今奉來教吾臺已先

得同然要之描寫在人欄柄在我茲不肖危病中自誓必不至死者亦恃生平有此些小陰陽耳力疾口占不備

朱鑑塘巡撫

向聞吾臺以勘疏

留中杜門待命爲之懽然苦病次無緣致一詞効忠大抵

留中之疏未必盡閱首尾或見奇事新事

上陰有所刺訪待報而發又或欲獨斷處分以

王支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三

示鄭重至如大疏尾有求退一着必是未曾看及檢點偶遺何過自疑無病而多也吳俗多訛世情好伺萬萬當慎而又慎以膽力鎮之方便濟之謹密布腹心此後不敢復有言矣

王逸季文學

丹徒誤招鄉紳有傳至者不肖業已手又發去了無及於兄兄當一意爲顯親揚名計可也世責日苛兄試觀老病年來事事克已而怨謗日至此由少年不能養望之効鑒于人者知吉與

凶可不是務乎開仲兄廷試第六平生無此屈也然大比必不落後兄當與努力爭先耳

曹嗣山兵道

通撫臺報來地方奸徒謀乘倭作亂士大夫子弟誘入其中今已有就擒者不佞爲之股戰廢食此等萬一不真則撫臺一發之後何以收拾此緩急安危之際吾臺聞此豈更容俟駕而發已

馮琢菴詹事

王支肅公牘草

卷之十四

三

來諭否爲疑根疑爲爭根爲今計者非格君不足以用人行行政非得君則不能格君而非加以十餘年之強力忍詬則得君亦不易居常自念宰相器局有大小規模有久暫如張文忠徐文貞皆輕捨身牢立脚乃克有濟使薛文清効之則又不知何如矣足下試設身處僕縱欲以頂踵報國豈能強八十病母久困之長安中耶則不免爲其小者而姑以其難貽吾用韞可也屈指開歲榮假當滿若星言赴關或尚及執手一

談諸惟爲吾道蒼生自愛

王對南相公

比見台翰周環捧讀尚未釋手而見訊之箋又至矣弟之不忍欺翁猶其不忍欺

皇上也乞歸諸疏字字皆真而翁僅以爲目發赤瞳而已則弟于同室之內尚有隱情而又何足以厯翁之見問哉放鬆一着之語弟初實勇於請事而比者身當拂鬱始見其難論事勢則着着不得自由論地步則着着受人責備前着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四

三

不應後着愈難自是放鬆不得至于病苦之中國事歸計千緒萬端平日所推排素位知命之說無一毫得力者乃知此二字寶箴未易奉行也當小疏六上添官疏下之日生機已自勃然而比復忽焉變卦

天威震蕩貶逐紛紜不知又釀成何等世界薄命不祥之人哭上更加笑好事亦成惡而顧猶挂身朝籍不能即刻決躡以去弟方自恨吾生之不辰也弟未去翁未來天下時事可知豈天

必欲待其窮敝極壞而後展翁之濟時大手耶可爲浩歎佳稟謹拜尊賜并此附謝

顧冲菴總督

近者添用閣臣命下弟束裝已就而第七疏又格不行或云因見金華誤票南昌不出復起舊簪之想嗟乎

上恩至矣老兄進退之計畢竟難決金華必欲分出經畧餘姚必難遂辭總督而本兵又惑于科臣之論欲且留老丈于遣先替人驅除倭虜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四

三

弟尸居一榻無處措口而最可恨者將召呂之器刀斗之才分出粗細二任使議論者無日不空口笑人而當局者無日不聽人穿鼻愚以如此不惟弟必當去雖老兄亦豈無南山南北山北掉頭裹足處也

上頃又怒發將顧涇陽逐去詔處遼撫兵備等官觸目無聊轉病轉深耳

張洪陽相公

前啓成後而大痢忽作氣息惛然天絕我於門

下何乃至此弟之於老丈非寮友乃真弟兄也共事以來休戚相憐腹心相語皆他人所不得聞而弟之狼狽風波間粗成結局又不知老丈暗中維護之力何如矣朱中丞疏久之始發發而欲查勢宦主名此爲何意萬一別生他端構成大獄關係世道不小幸極力護持之至緊至緊口占數語不能及他事矣

沈蛟門相公

昨使者口傳台指云尚欲枉道一就見爵病廢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四
餘生貪見知已未暇審答旣而思之爵身遠朝市且抱宿疴外而邦君諸侯內而鄉黨親戚旣一切謝不相見矣今若台駕一臨病人一出見風聲蹤跡有目者伺有口者疑必將曰何昔者疾而今日愈也又將曰瑤老與門下一般寮案何迎新厚而待故薄也又將曰何門下遲於赴命而疾於見故人也又將曰盲老子恩仇未忘而授指新令尹快其所欲爲也嗟乎此世界何如而我輩可又藉之口乎記得二年前瑤老歸

半年爵始微服一見於舟中然已爲李道長物色登之奏章此兩人皆在林間猶自不免而老兄今日新履熱途一舉一動爲具瞻所屬弟又謝事未久若更以餘羶自累累老兄四海雖大千何逃責矣竊料老兄未忘病人之意不過見時事難處欲稍有所諮問顧爵自審身旣負國盲人指路豈有是處且眼前局面一日數更勢亦難懸斷惟在老兄到彼隨機下着不激不阿耳霜寒長路願言爲國家珍重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四

三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五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賀時敏校梓

趙澱陽相公

獲綴寮案再涉春夏今時局異甚蠻觸滿前而不肖幸逃疴謫以榮名始終則今日爲愚母子造命者豈獨

聖主哉賴芘已于中元日抵家初謂解鞅之後試理淨業未必遽爲廢人今兩目轉盲入秋未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五

能洗櫛而後知天果厭不肖矣老母垂及家而病作迅急駭人第之手滌廁踰不解衣而寢者浹旬於茲而後知此歸之晚也雖然其敢忘吾君吾相之恩哉回首雲天恍成隔世然野人之分不敢復作攀戀語惟是贈言在懸解衣在笥有舉家銜佩無數已耳專奴奉謝惟台鑒不宣

陳王壘相公

子文傳政本爲國家老丈娓娓以推轂論諭非所敢知教中及信上獲下之難令人刺心然努

力荷擔以沉幾輔直道而行天下事未必不可爲承念及小兒試事弟在官時誓不伏盜賊之嫌或可令之放膽一出今父以病歸子却就試于情理進止殊未易耳謹謝惓惓不一

張洪陽相公

弟也質駑材散無當世用所以違心覲面一再出者誠幸明德君子示我周行而竟以奉教不謹悔責交其前疾病隨其後負負何可言者上賴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五

明主之恩與翁丈之庇發楊津後四十日而抵家犬馬之驅雖狼狽苟活然兩目畢竟盲廢而適又會老母暴疾駭人第之與婦以淚拭面者浹旬矣有生以來豈有此苦狀而翁丈自遠觀或見慕爲翔鴻躍鯉豈不誤哉雖然愚母子一息尚屬莫非吾

君吾相之賜區區環草餘忠亦豈敢一息而忘報也茲專奴奉謝因布感悚萬一伏惟台慈弘照不宣

趙激陽相公

追思相與不過年餘乃廟堂之上議多事體多忽忽如數十年光景之難過自非老丈并心戮力能至今日乎賴

明主賢寮殷勤眷惜以去老丈又專爲再臨楊前咨以國事心事儼然若芻狗未陳而枯齒再肉者人生會有別念此自能無恨恨世局已如此且喜新舊二丈同心必能力補謬悠之罅老丈慎勿以眼下風波自阻凡事可忍則忍當斷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五 三

必斷相權而行

九廟有靈未必不相助也

石東泉尚書

濟寧見邸報知門下已出爲之色喜國家大事終賴老先生擔當幸勿懲羹而前却也目前所急倭款旣罷禍必中于東南雖明旨歲歲申飭海防旣屬畫餅計必立一勤惰賞罰各港失事之格庶可遵守草野之人不宜復及朝事桑梓念切不敢避喋喋耳若近日所獲倭船則朱撫

臺已爲疑詞上聞不待鄙言自知真僞矣侍愛并此附聞不盡

陳心穀太宰

濟寧道中再見老丈辭疏可謂至苦

主上明聖卽一時喜怒小異大體終炳然不滑若

上無成心而老丈反執成心以抗弟竊以爲非事體也想此時且翻然出矣賤踪賴庇已于月之十五日抵家飛潛路殊自此恐遂無緣通問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五 四

因齋疏人便草此布謝不盡

甘紫亭御史

行及天津忽奉手教且以古賢先憂第一義相勉不佞爲國家計當歸爲母子身計亦當歸旣歸則萬萬無敢牽絀時事者惟幸在事逾年如未嘗倡議倭奴封貢及愆愆緬播用兵異時差免誤國若其他摩拂上聽調停人情則恐古相休休必不應爾而吾臺獨深取之不佞銜此而南與

主恩並榮且益其媿已

馮文所副使

疲瘡無狀勿勿自免此

明主不當以爲臣同朝不當以爲友而老丈萬里馳使慰諭加勤敢不重拜僕年來觸藩進退幾忘却本來面目幸而天假病緣弛于負擔顧今右目已盲母子瘡痍朝不謀夕兒衡亦未敢遂卜行期蓋器滿而覆自然之理若復壅斷世名猥自遠于見幾知止之義則鬼神惡之歟且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五

五

速朽又何高飛遠舉之有側聆道候甚休但小苦吏事人生世福自無兩全幸爲時珍重

董潯陽座師

重九日方占啟馳候而會有携貴省小錄至者則賢次孫衷然魁薦矣伏惟我師純嘏上壽自是德福報施左券中物而名位未滿設施未究則天意似若留此有餘發于子孫者今三代簪纓一經衣鉢如聯珠綴壁煥耀寰區而我師方手握文昌之柄身領神仙之籍以稱南山北海

乏觴此實係元氣陰陽其間非偶然也小子因思年來物情洶湧止坐勝心忌心橫於胸中以爲口吻利害眉睫雌雄可與天爭權不知蒼蒼者陰玩而弄之卽如今日鹿鳴燕笑之主人不審回面而思前事以爲禍耶福耶恩耶怨耶自來科場一揭榜則貴家富家必有一番譏妬今賢孫恰入此公之彀乃是天差排下無衝無破福星以成我師之全福也小子觸類而推亦知此病此歸皆天所以成之自今以往小子當以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五

木

從前口舌爲謝世之本而我師亦當以一切睚眦盡攝入無諍之門臨書皇恐

孫小溪撫臺

孤不孝自絕于天先慈竟背一日之養而昔之叫閭哀血反哺惟顏種種皆春夢矣猶記十三年前臺下枉鉞見臨時不孝猶稱具慶而先慈尚能主饋延賓今人往事往使者旋以莫唁來辱一腔苦腸爲臺下提醒奈何不悲感且涕哉惟華軸長箋言言榮哀九原而有知也自當未

永徽德不朽乃不孝疲癯餘喘方悔不早歸以奉母惟不早歿以代母命而臺下顧強爲之飾罪成福以榮破哀痛乎非所敢置對矣

趙張陳三閣下

不孝孤罪盈禍烈先慈已于去年十五日背養以

聖主天地之仁老先生手足之愛不敢不奉聞第今日月已遠想京師先有耗傳而老先生亦應爲之輟食驚汗矣自古有歿歿又得從容牖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七

下敢復怨天然竊有三大恨一者犬馬病朝夕可歿而不歿竟爲家慈所先二者去年之焦唇敝舌乞得一歸端爲何人何事今結局僅止此三則見家慈京口再生之後以爲大難不歿餘福未量更爲營板輿游戲之具今一日無常盡成春夢此不孝孤所搏膺椎腦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因思蓋棺之後設裳上食事事俱假惟有徽國寵章稍彰潛德雖不識冥漠有知與否而人于劬勞之報舍是無可藉口者用敢泣泣

上請具如別楮伏惟老先生哀而鑒之令來奴得早還報存沒之感當永永銜結于無涯也臨占荒塞不知所云

許穎陽相公

別來四閱秋矣而不孝再有前年之出去年之歸中間銜羞覆餗茹苦觸藩以不才狼狽之身種種遺憂長者所不足復道惟是惠徽

主恩與門下餘苾得早稅駕迷途奉板輿旦暮之歡春暉寸草差謂無負而鬼神終忌而奪之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八

痛可言哉適小婿周秉忠奉擾歸具道老先生輟食流涕兼傳語次殷勤寄慰之音正哀感中乃再承千里專使以華章盛奠見辱而別箋重爲拭拭罪逆推往證今援佛理以破執見嗟乎苦心哉老先生之爲故人謀死也蓋恍然若手摩面命而三疊且浴之矣世界缺陷顧不孝何人而敢求全獨念連年宛轉進退間疾病不謁醫讒毀不置辯腐心抉眼端爲何人何事今結束僅止此天而既厭不孝矣則病廢當歿寵極

當歿乃竟不歿而爲家慈所先令其狼戾人間
備嘗苦諦若斯之酷也近且稍事鍼砭爲支持
奄奄計杜門月餘目青加痼蓋至是而生趣轉
索然矣聞之周壻台蹤近復條然綠山爲宇結
筏爲舟而長洲丈亦以角巾文酒相望五湖間
乃不孝獨爲匪人欲近攀長洲而不得何暇謀
遠老先生游詠之暇或肯釀酒盃一酌故人未
歿之靈乎臨占附謝使者惟哀亮不宣

沈季山侍郎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九

潞河別未久而不孝遂爲匪人天地絕之慈母
背之矣乃門下公私莫唁一何惓惓大君子之
愛人也或責備于當塗而矜原于處閭闕疏于
交際而綢繆于歿喪此其去世情萬里也乃不
孝顧自惟十年流浪止以一歸藉口而疾病驅
之原不成勇退今天厭神恫禍罰自貽而門下
尚以誰慰耶草土妄聞時局水火幾復如不孝
往年之事然要在一靜處之嗷嗷者終自定耳

王對南相公

世禮越疆予喪或在官公差或偶託風便又或
有一使而齎數十簡吉函並行者乃不孝獨以
先喪仰累門下懸哀四千里外專發親使及其
葬期此情過於禮即束芻瀆酒之將于哀榮不
啻足矣又比啟函讀教則誅章數百言唁箋又
數百言而匪頒之渥稠載累累重令人福薄不
勝舉頽辱不能謝今匆匆遣一介代叩又以凶
疾不祥之言唐突新歲則其慙使者而負先施
不彌甚乎竊念老丈所爲惓惓故人當歌而哭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十一

豈不知其無益於者毋亦謂犬馬命一綫尚屬
手足關情不忍遂見其狼狽觸藩匍匐下井乎
蓋鰥寡孤獨自古號四筮民鰥鰥顛瘠等症並
稱廢疾而孔子獨哀齊衰與瞽者今不孝兼此
亦可哀宜門下之不能忘情也抑嘗內省平生
冒越朝榮沉迷世味揆之人理決無滿而不溢
者今萬苦萬病報業猶輕一粥一菰亦已望外
而近且延得百歲老人教以禪定攝生之法其
濟則吾丈之庇也不濟則窮身亦何所顧戀而

勸我丈之遠望乎伏惟獻歲萬福不祥無敢言
賀臨占耿耿

王對南相公

我丈早高飛遠引拔足風塵瀕洞之場而不孝
乃一出墮名再出滋垢以及于今則天怒神恫
一身剝喪無餘而萬事已矣譬之失羣哀鳥徒
羨翔鴻敢尚掛時事于齒牙理折角之如意哉
奈苦目雖無見而耳不能無聞即如近耗幾于
朝堂爲戲場同舟爲敵國山濤范文子內寧外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十一

憂之慮見證在目前不孝一孟麥粥亦須得造
命者賜之安樂消受而此時寧得不思司馬相
公復出乎適有鄉人傳申許二老蹤跡日日在
山顛水涯不孝進旣不能爲老丈之立身顯名
而退復不得如二老之含哺鼓腹今日倚枯藤
咄咄自悔自痛耳頗思賢嗣公開美而老衰愧
無請教之緣不敢具書統希台諒

陳毓台巡撫

猶記不孝往年觸藩狼狽時交戟之士譏訶互

起乃門下獨爲之懸照于遠內師于心以書來
慰曰公之道是也而不孝因自恃一人知己矢
口發狂吾道苟是則天必令老母長年今定何
如耶人生如此方知寵祿爲祟懺悔無及而來
箋猥見譽以炳然幾先比于李文靖之報國痛
乎非所敢置對已

陳蘭臺郎中

天禍無良先慈奄背則前此不孝之焦唇敝舌
以乞殘喘兄臺之破嫌違衆以伸微節畢竟不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十二

能與鬼神爭權而不孝之歸且晚矣歟且晚矣
乃再承兄臺萬里莫咥之辱而教中扼腕于近
時人情世道至欲掛冠相從此豈泛常相勞苦
者抑不孝十年在事再出無功向者猶自言心
以爲不欺天不害人不貪財不怕寵身茹煩冤
可以資老親餘福今則肝膽自疑反恨諸公見
攻之不力使得以微罪行耳竊嘗評定兄之人
品斷乎可質天日其在同朝有顯忤而無陰中
害道苟是何必掛冠但不激不狃有待而爲可

也。凶疾之人久不談外事，聊占此復於知已不宣。

趙寧宇巡撫

敵郡濱海，軍門就近彈壓，此事體之必不可易者。臺下不惜小勞，以從輿望，即此初政，便自卓然。但到郡之後，願且以行巡爲緩，明年春汛一出，料理海防，更似妥當。蓋近來鄉少喜捕風射影，若吾臺舉動稍見非常，其知者以爲地方不知者以爲不孝，不敢重爲吾臺累也。因教中有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五

李翼軒參政

別十年間，彼此契濶，升沉之跡，摠不足追。惟乃不肖顧自幸，含怡尚有母採菽，尚有身差不愧老兄善養，而今竟何如哉？人生至此，罪逆之報，端坐寵盈，今卽欲追褫朝榮，博換老兄一日之奉而不得，老兄試推今較往所得孰多？當先白解而後爲不肖解耳。久承賢仲大名，一見爲之破涕，鸞樓駒隱，乃不擇地如此，亦敝鄉斯文一

遇也會改歲哀迫中，諸不知所言。

邢崑田巡撫

哀迷中過日，忽不覺重節西巡，已至涉年。先是此酋負固，時畏之者以爲長蛇猛虎，必不可撓狎之者以爲腐鼠孤雛，命在掌握，蓋至于勢成事變，而吾丈馳尺一之詔臨之，緩之不可急之，不可世間第一擔子第一難事也。每見邸報中疏揭指麾，部署事事安詳，知其必辦治酋，今果束身繫頸歸命，下吏萬結連環，即時盡解，嗟乎！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五

黃儀庭尚書

孰謂禁中無頗，收哉教云：事干外夷，處法無以復加。此卽不肖初計，而王中丞不聽，竟以憂勞遺吾丈。吾丈若再逡巡，則後生必更有一番議論，而西事瓦解矣。此社稷之功，自然有人拈出。至此而尚求移去，自便誰其聽之哉？記得先朝處分安酋，懾心廟堂，縱不能盡錄大功，然斷無使丈復南之理。不孝距違雖遠，且拂拭盲眼爲知已一快耳。餘不盡。

見鵬令親至亟問起居始承有太夫人之諱不
孝茹荼方苦仰知純孝至情必不能堪試檢篋
中所遺誨札讀之言言皆以不孝甲午一歸爲
無憾夫十年流浪萬里間關若一歸可以償百
負則吾丈先幾遐舉不掛一絲而太夫人迄以
九十之年備享人天之養其愉快復當何如矣
猶記昔年我丈將母疏入以同省落筆造次爲
恨以今思之畢竟造物假手成就我丈爲天壤
間第一完人而不孝痛苦狼狽遂至此厚薄之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十五

鄭範溪總督

不孝頃年得告扶母南還竊有羨于翁壺一丘
一壑之適恨不如王無功徙我相近而亦謂鴻
冥蛭伏可以兩忘不足貽長者之憂乃今竟何
如哉天道不遠罪罰之報則尚以寵祿爲階今
伏草內訟咎已莫追有生之緣萬事俱往而門
下猥以通家之情爲親裁哀夢遠致東芻先靈

而有知也則自當永永徽榮不朽若不孝天壤
戮人君親兩負藐焉餘命即強旦暮支持而盲
眼枯骸雖造物不能芽空中之核矣乃來箋更
以誰望耶惟是顛迷中未忘理亂竊計方今邊
虞孔棘國是日淆廟堂日日謀治安而眼前有
張魏公父子俱置散地可歎也軋軋攬涕不復
知所言矣

劉如野吏部

承別箋以先太公墓文爲託不孝顧自惟斬焉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十六
草土其親之不能事而尚能及遠乎然先是業
有緒言矣人之愛親誰不如我蘇長公猥以身
自居喪而絕不爲人銘墓非通論也今所苦大
疾旣痼重以哀勞近者亡親就寢之後聊復勉
支鷄骨出疆謝喪而喘喘餘息盡矣心廢不能
構思目盲不能對簡此殆鬼神所絕最苦最真
萬萬無可受役之理若足下果念其傾葢舊雅
錫之孝類則何惜自構金玉借不孝出名而不
孝徽榮歟不朽已此方命中之曲處庶乎兩全

惟足下裁之

余騰江中書

公此雖係欽遣而實則欲借此慰存竢獨至於寵光先几大篇華軸束帛加邊一一不煩有司此從來諸使君之所未有而不孝能無刺心鑄骨感知且戀別者乎念公悛悛如書生處子因亦以書生處子之禮奉待而土宜薄將不蒙塵納是絕之也然世豈有號爲人臣而天子之命使顧反累其累糧輸幣無一髮奉酬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五 七
者乎茲追走一介令小兒再叩以請雲泥永絕行矣自愛

申瑤泉相公

不孝擬於先慈百日後力疾馳奠董老師會聞朝命恐差官遂到以此踟躕既而思彼中辭朝或尚得數日乘間了事似不妨也幸裁示之聖恩出望外隆重如此差官此來係凶禮似與前數番不同不孝該出關迎接否宴待之禮擬請本州士大夫代陪但不知小兒當與席否喪

中無奏樂理而朝使又不可素設相待或宴之別館何如又此舉專爲賻慰生者恐不宜待喪祭一并謝恩若該專謝則差官事畢後便當發本如此紛紛不惟不孝力不能支亦恐草野多事更生忌口耳今一一請教荒亂草草不次

申瑤泉相公

聞禮部覆本下又使人窘熱一番此會典條例一旦爲不孝抹倒大駭觀聽相知者勸其苦辭此事體尚緩就附一辭疏于謝恩疏中亦甚便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五 八
但所慮者身受許多

恩典而獨于父母市廉橫來直去免不得人譏笑老丈其爲深思教之適李繼泉父子送一山東眼醫謂不孝疾尚可活但須箭頭透明砂一二斤煉和諸藥而市中無堪用者有如尊篋中貯有好砂乞隨多寡見賜以濟急不敢祈足數也

趙潑陽相公

聞者不孝之請恩也踟躕進止者久之恐

上意不測復如去秋留中故事而又念老母之歸係奉

旨扶持勢不得明白始終以此小疏雖上著有查例量給字樣庶了公案且便批發而不意中旨隆赫出例外望外一至此也今欲辭則請恩在先朝使已至欲受則衆視羣指以爲百年條例自不孝而壞一身五體寸寸負芒而奈何復望久活耶竊謂此等恩例即有內傳在閣中不妨爲衙門前輩照管折衷不惟安不孝亦所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九

王西里吏部

不孝孤哀病歿矣腔血未冷猶有生平傾蓋故人不能忘情如禮部王二峰精金美玉而以護送不孝一差坐累失選近又有遣賻趙大行遣蔡余中含兩公他事不可知若其奉差舉動皆

規模吾丈無一事苟且不審貴曹憑何議論一槩在差補部不孝因懲往年王二峰之事爲之動心不得不私于左右遙想緇衣一念有同然也草土饒舌皇恐

李見羅巡撫

明主在上恩威不測不孝力未能徹底奉雪今大獄既反老丈過去見在心業已剗空一半其將來而未來者以斯文之興喪卜之天以此身之東西南北聽之父母而老丈姑隨地隨時爲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十

趙潑陽相公

別札爲賤目憂懸而最以陰符機在目之一言適正會百歲老僧亦舉此相勸近者稍自斷割不接貴客不問報以爲在喪言喪即此亦收

心一方便而教中偶及近事則不免萬緒又起大抵今日士大夫之勝心非必真有不平直是那氣鼓之一鼓作氣至再三而衰竭矣怯而避之則彼愈勇憤而爭之則彼愈譁今老丈嶽立端坐談笑指麾其得竟何如也喜聞東欸已定西師又大捷

主上歸勞密勿特旨陞敘此不可復爲常辭老成報

上以保躬格心爲第一義則其小者固不嫌于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五 壬子
少將順也河事可憂自古天下之亂多起于大兵大役亦幸留神此番相問更苦氣息虛憊倍前諸不能多及矣

張洪陽相公

別致箭頭硃尤濟急須今遂以付之蔡醫修煉且成而客又有謂丹砂經火燥熱必不可用者顧先親既歿留此殘廢之身了無重輕以此聊試一擲耳故事祭葬禮成後閣寮當具一謝儀况已節蒙盛惠禮無不答聞之瑤老以爲此繁

文近套且不宜以施于寮寮遂復已之此衷惟有銜恨耳外示近來人情面背相左而部院矛戟又生不知竟作何處分大抵自古國家莫不譁言亂而亂之機甚微紛拏而不理謂之亂政麗而不一亦謂之亂非必土崩瓦解方稱亂也可憐諸公讀千古書而識慮曾不及此河事可憂此百萬生靈之計着不得一毫勝心滔滔者終不定也幸與老成者圖之

黃穀菴司業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五 壬子
前者率爾齋先錄奉謝政恐仙旌或未至南而彼時况屬窳窳匆匆語不他及亦其情與禮然也比今日月漸遠餽粥稍支可漸申同志起居之問而冥目面牆不見天日則亦惟有喘喘近悔出山之誤積業之深以差遺體而愧知己耳乃來教尚爲之當局隱憂以覆轍見怨嗟乎安得此長者之言哉大抵人情一有物于胸中則九域之外千歲以往無不可羅織爲案今日之事且安知不有見牛喘而追勘丙吉者吾丈莫

湯以君子之心遂作世人咋舌想司馬公所謂
要之成日是非乃定聊以此奉慰并自慰耳聞
之談口貴廂教化寬和中有嚴介此聲豈易得
也猶記私齋前池饒响沐松鼠窠瓦今風景故
在吾丈莫因此遂恬吏隱否草土避上交之嫌
止以此空槭附謝力疾不周皇恐

周二魯尚寶

罪苦中猶喜聞足下音鄙不絕而乃茲萬里哀
此專爲先慈可憐使到遲半月不及以盛章登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三
刻徧送親友然亦知不肖未厭吐于諸賢而或
亦可以藉手見先親于地下矣雖然生此一念
又繚繞名根鬼神滋忌之今世界如此公自不
得毋思故人而故人亦思公之快口卓見不可
復得夫我輩至于兩相思而兩不在位以脫于
雲翻雨覆之場此可謂不僥倖乎苦次杜門管
登之更不得數會然不孝業有成言此兄立身
持論畢竟是一代人豪所謂卿不知我我自知
卿來日尚長非用世即出世無不得也

鄧定宇侍郎

伏承爲先喪遠頒奠誄而手札十行且強爲啼
兒稱慰于時太夫人台恙語次及微風秋葉之
感而不孝且戚戚動心涕外加哽矣俄讀劉太
史書則太夫人亦以日月之際忽焉棄養嗟乎
人生至此萬事俱虛不孝方荼蓼在口何能以
非禮非情之談強爲門下破哀惟是太夫人康
強榮壽者殆百年其間優游林壑復十餘年乘
運而往但化無從而先慈八十年中半床蓐半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三
道途不孝憂亦憂不孝病亦病欲求太夫人鳩
車一日之樂無有也則不孝安得不撫心而痛
也門下必欲舉先王之制拊藉窮人則請以兩
家母子絜而較之大年小年誰能齊物門下姑
以此自慰則可耳不及遽奏荒詞輒以束帛先
焉伏惟原亮幸甚

張洪陽相公

道候少恙非風非汗直是時政焦煩力不得出
於已言不得關其忠韓休貌瘦或亦在半真半

假間而外廷未之識耳陞座大喜前啟中畧不稱賀蓋逆知雅意必非所樂直苦礙同官隱忍就此我佛在世亦多有如許隨緣應迹處而來箋及小奴口述之言一何鬱鬱甚也適聞禁內火災此亦改悟一機若萬一景象如昨或轉加甚則不孝亦不敢勸老丈久留政恐尊軀願諸後而不孝奄奄殘喘不能待相見耳臨占及此不覺耿耿

李霖宸巡撫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五

五

古來文士知兵已自難得若大敵在前一出効勝大賞在後三命不驚則自是真才實用而宰物者又重以全福盛年假之親髮未斑已見壯猷元老策勲萬里之外此又千古間氣而不孝忝一日之知歟亦可以不朽矣教中頗及長安近耗不孝但十年語識其知者以爲偶中不知者以爲妖言若吾丈果思李文靖則當更理會四方之事一切罷報是何等膽力作用而不孝曾有分毫報國者或在此一着耳餘不敢多及

李玉海給事

先慈之沒也爲去臘之望先四日新婦進門尚能手執喜酒飲盡一杯口呼佛號百餘聲而竟不延殘年數日之命可憐哉適至貴城謝喪始聞榮轉之報同志柄用敢爲世道吾道賀但不審朝中光景比不肖別時何如積年苦心拙守亦頗見諒於羣少否此非哀次所宜問知兄念我聊復及之

黃儀庭宗伯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五

五

往者先慈背養自揆積疊有覲爲人而望中又有九十強飯之尊母三徵不出之老丈則安得不愧且羨也禍罰以來無復一事藉口惟是逃名懺罪自屏不祥以幸滕瞽一日之生則九原或陰贊之乃數千里專使而華裘出自手裁齒及罪逆先靈而有知也則不孝有肉袒受杖地下已耳今強占對使無所置辭竊獨謂老丈身處世諦之極歡而強爲啼兒作劇以國榮見慰此非情也然盛念謹心銜之矣

徐檢校侍郎

謹啓先弟鼎爵夫婦歿且十年尚在淺土茲不
孝父子卜以今年歲暮並舉四喪用慰先二親
九原遺戀同鄉同榜中獨老丈握手相得甚歡
生平大節頗亦嘗辱掛大賢齒牙今年位未究
血胤又絕獨有微榮華袞萬一于不朽耳茲西
向授書小兒衡再叩以請伏幸亮而賜之一言
薄將殊愧菲蕤然實自先弟所留老丈無辭見
外也荒率干冒皇恐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五

二十七

李次溪總督

青雲兄弟頃辱憫然爲草土分痛而兄翁又會
簡在方新當歌而哭則先親冥漠之所不敢承
况不孝平脊令之詩義先急難今宛宛如見古
人而弟自揣非罪逆所宜蒙但增隕越耳猶記
兄翁宅憂時舉朝引領恨不得墨衰借重豈不
以今日哉業已受才造物安所辭勞頗聞虜比
穿塞所斬殺過當計幕下已勒燕然之碑不孝
雖盲猶願一寓目焉遠愛鄭重

李修吾大理

前啟在喪言喪不敢及私因見手札中頗及時
事聊附一言以復大抵外寧必有內憂天下之
勢自然至此惟在吾臺有志有識諸君子併肩
而擔共釜而炊即有小齟齬不妨爲社稷強忍
使形骸雖判于外廷而事柄不歸于中禁則世
道尚可爲也可憐遇主一場眼中便見今日
吾丈罪我或以此而恕我亦或以此適貴同年
霖霖中丞書與使者同日至其言略如尊指而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五

二十八

楊本庵尚書

適兩拜公私莫唁正修謝間會按臺巡歷敝州
見地方荒民紛紛訴牒以併徵舊逋不勝惶窘
因感嘉定地震之異飛疏請命而其詞專以逮
年拖累催徵必不可完者仰求廟堂寬卹此即

前司農宋公面諭不孝名緩實蠲之說而不孝亦當直述以告門下矣今天災如此民困如此必欲以虛名作實數趣辦有司民分無所逃命則强者但有逞力挨罪盡賴現租弱者不過賄脫吏胥及轉徙四方而已臺疏字字喫緊實撫字中之催科貸積歲之虛逋以登見年之實課非比關梁山澤諸稅求蠲則上必損此借則彼必虛者千幸深思而力主之喪人久不及門外事地方利病不得不爲當路分憂臨書皇恐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三九

陳王壘相公

教中頗及時事責以愍然忘國家不孝知罪矣第瞽夫既一物不見而先塚間松風草露觸緒生感何心更及理亂所聞東欸旣成西師又捷足徵帷幄運籌精采萬倍更望留神范文子外寧內憂之戒耳承夏中道候小惡旋已勿藥天下事正可爲不得云檐子未着身奉公守已自足了報國事也正作書忽發眩不成語而罷廢人光景理不久長伏惟爲社稷自重

許敬菴侍郎

先寔雖封墳草未宿而不孝方舉周年魚救之祭灑血長號祗以出山失計爲恨蓋人情痛定尚思痛豈有痛未定而復求痛者乎使者到日爲扶疾示之盲眼瘦骨雖聖而阿衡之格天愚而夸父之逐日其勢摠不能踴躍中野規尺寸之用明矣老丈莫輕道天下事皆可爲天下人皆可化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登踐日新謹拂拭盲眼以觀大業此外不知所言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三十一

彭旦陽主事

古稱大孝不遺次者不辱乃不孝顧自惟生平一誤于入山之不深再誤于調世之寡術今罪業之報沒世不能復矣而尊兄不知何生風業一出挂網其冤酷至此世間是非無亂于今日乃足下所苦人言不同其心人心不同其面而不孝則正苦人言不如其心人心不如其面要之元氣使然太上忘之其次玩之而最下與之爭未知是否

李棠軒宗伯

孤不孝幸未即歿勉于前月十四日舉喪于時
松風草露永闕一丘漬酒慟輪都成往迹豈意
萬里之外尚有一體分痛如門下者哉自惟德
薄罪盈以寵爲崇天而旣厭之矣又重以望外
卹恩增其悞越報
君報友死不敢瞋謹此哽謝惟哀鑒幸甚

萬曆洲知府

老丈所津津爲不孝解者止于陳情一歸謂之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三十一
無憾然自不孝今日言之正以天道忌滿近其
小喜博其大憂今日前惟有松檜號風猩鼯啼
月而犬馬命尚以誰攀乎可憐王貢相知得遙
望彈冠而吉凶之間邈成天壤命也何如臨占
報謝有涕如綆

林光壁吏部

南署冰清不肖益嘗身歷其苦以此不敢冒昧
諸公分俸之惠足下一體通家義自不能獨領
幸亮我耳爵去國五年敝屣旣脫差謂安閒朝

堂口語或亦當以舊事見恕而家禍頻仍至此
必有陰負罪戾人不及知僕亦不自知而天獨
知之者今杜門瞑目方事懺悔而足下安所得
過情之言理外之望爲病人增業也

陳光宇撫臺

伏惟栢府清風棠階惠露自不肖爵未伏田畝
而瀕海星鳳之仰全吳竹馬之思已寤寐識之
而日月遲之矣今攀轅未數載明公貫魚之序
尚在第三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三十一
聖主不惜屈卑聽于舊壤賜之斧鉞重臨殿我
南國不惟人願允諧抑見天謀懸慰于歲之新
野有擊壤而歌市有分塗而諺蓋聞晏嬰子產
爲政時其光景如此爵也受厘雖遙怙德實過
况咫尺未申已蒙明公箋幣之賜辱于下里敢
自引縞素不祥闕于展賀茲謹專一介代叩
清嚴伏惟台照幸甚

魏古渠孝廉

三復來教知不肖出山時公與定字丈業曾寓

書授之應門老奴不意竟至沉沒而此奴又于
去秋病歿無從追檢但有愧悵今賢子尚能頗
憶書中緒言似稍及不肖悠悠之謗大抵離我
于貴鄉諸君子以爲海外異聞而不知不肖連
年嘗此至熟且能借之鍊心夢寐不驚幾成一
土牛木鴈矣今所苦乳哺之懷不能遽割有如
一日未死則足下當一日勗我爲人至于人情
險習至此自關世運橋梓始亦以付之造物者
可也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三

孫雲衢知府

榮蒞方新義不敢以凶衰冒謁禮有薦幣不惟
署名用簡不便且楊綰爲政正士大夫減從撤
樂之時何得更以故事相潤也茲空緘代叩亦
未敢別有所陳惟台照萬荷

楊本庵司農

爵也廢疾長休于世事已矣而適見鄉人以地
方災饑來告惻然憐之不得不爲一言始爵之
自非還也見故鄉花稻被野問之老農咸以爲

白露節中係歲收一關今幸已過節可保海上
風波偃息坐享西成爵亦頗自爲一家終歲之
喜豈期天未厭災八九月間無日不雨無雨不
風海潮挾之而上遂致早禾生耳晚稻亦歉收
而其最苦酷者敝州嘉定上海三州縣也緣吳
中惟此三州縣瀕海多種花田花田最畏久雨
而尤畏結鈴後雨以此一敗無餘深可痛恨而
嘉定全種花田則又苦中之苦者聞兩臺災疏
已上嘉民又自合詞叩關請永遠改折此于人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三

情地利誠爲兩便况折價原重視京軍支放之
額且浮二錢而各州縣自非大旱大冰不得援
此爲例更易處也伏望台慈念之鹿按公會亦
有書致不肖托爲三方請命亦幸留神并祈轉
達于三閣寮處弟謹與百億元元企踵望賜餘
無敢多及

丁見白知州

自中秋告災以來潔齋露禱哀涕請命幸微今
日自天之賜得從寬折在明公逕膚不有則亦

已矣而反躬叩責察以草土一言爲謝不孝正爾循牆却走愧汗未收乃夜來又聞大張榜文推功不孝復何心頗可以處此先是兒衡偶聞流言密傳臺旨謂必欲發憤一暴白誼則高且厚矣然不孝竊自揣從前猜詢彌天尚未深辯今身遠市朝正欲小受懾散不開公事之名以此口囑兒衡懇請停寢而不圖明臺意尚未已也夫辯謫猶可懷恩則大不可今一分一粒帝力攸歸請卹請蠲臺章具在而無端盡使局王丈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三十一

外野民掠而有之萬一有好言生事者執以上聞不孝已矣而近貽明公有掩蔽

主德之名遠貽該部有曲徇人情之誚此不孝所以寧負萬錢而不敢以身奉累者也幸今尚未流布乞即收原榜止將

欽改分數徧曉愚氓庶形跡渾忘事體較妥無任肝膽歸誠之至

李見羅巡撫

瞽夫塊處造物者尚假之隙光殘漏以再聞我

丈金王之音而此番重以賢次君親齋書幣補致先慈諒章嗟乎不孝蓋至是萬罪可滿萬分可嘆已而賢子初間關苦難不孝以爲一見當相與遺落風塵慰藉枯槁迺扼腕而談乃公心事泫然涕承于睫也其大者如兄伯父母封寔不安賢家孫蘭摧玉折誠亦非客鄉遠謫所堪但我丈讀書萬卷了證在何處即盛刻中所謂儘揀擇儘玩弄于性何干不孝敢借以奉規矣可憐賢子弱質衝寒萬里行哭長安道中匹夫王丈肅公牘草 卷之十五 三十二

却日貞女摧城天道何獨昧之生子有此豈必在多力疾涕送未盡欲言

曹嗣山兵備

傳有馬道長疏真朝陽孤鳳當爲天下第一不怕死男子而

聖主能寬之又快也臨書附致向往不宣

周衛陽侍郎

別論及毛侍御家事具仰高誼毛老夫人且即世矣娶婦弱兒頗爲族子所睥睨賴敝鄉諸縉

紳以公論持之不肖雖杜門謝事爲善人故友
不敢自同路人來諭當即以轉呈州大夫別容
奉報不盡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五

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五

三十七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六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男時敏校梓

邵墟蓮郎中

正與曹太學談公之人品而惜其冤然尚未知
風聞所指何事也捧教更爲之憮然記得生初
出京時曾對貴同年諸公言人生毀譽只有出
處死生二關若當官蒙謗挂冠後必白在世蒙
謗蓋棺後必白今不肖雖未死官已去矣從前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六
一言一動諸公皆可覆按當知王某定是何人
今亦以此說廣公顧恐公清名久著官又在閒
局更非如不肖待身退而後論定者努力自愛
有便不惜扁舟一訪故人否

耿叔臺操臺

緣江鎖鑰自難卧理然亦望於有事中求無事
頗聞人情漸喜亂而亂非直斬木揭竿之謂語
多緒而禁政多門而散事多徑而支交多愛而
難此其中於元氣非一途而萌芽在南中者最

易見最難防茲不肖方倚吾臺爲江左謝安耳

朱襟江巡按

卧疾小庄乃城中忽傳異報一何驚人至此不勝爲時政憂懸爲吳人悲戀輒飛遣一奴代候并問所忤何人構何事邸報可得一抄示否適州民雪後有好五謠按臺好兵臺好太守好知州好歲好不意世界缺陷撚指遂見風波此關係氣數不小而適足爲吾臺雅望增重耳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六
主上神聖或旋有改悔不可知且未可悻悻遂行瞽夫恍惚中率爾占此不周皇恐

張溟池知州

先聞丈留京謁選親友皆譁而不信乃兒衡獨奉私教知其有此又知其必辦治清源然竊謂吾丈旣已決計爲之則當時時提醒一片忍辱心耐煩心倒身入俗吏局中不倦不苦而後乃見丈此舉爲真涵養真識見耳

彭義陽尚寶

一官如屣此非談得喪時然不審足下竟坐何

事男子戴天履地之身以一半還他宿債一半自認真我而萬緣廓然已公謂何如

江續石巡撫

教少承已至彭城登陸觸暑奔命固非雅性所恬第時事知此人情物望如此且倒身發付一番計他日綠野歸來頭須未白何苦遂作前却態也爵此者息肩世網蓋亦自謂得所乃天厭神忌竟不容一刻伸眉病妻入此月來命在懸絲恐無復還之理欲作數行奉謝宿留使者逾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六
旬乃得遣則其忙擾牢搔之態自可想見公其幸自愛毋多念我

唐凝菴太常

春中扶疾西行屬有天幸解后仙槎得侍移晷真令人五內俱開有棄百事相從之意惜乎如此人才閒卧且老而世事安得不可愛也會又聞 朝殿大災天時人事種種日新非草野所宜關與特以工役繁興軍國之計有如再云加派則東南益騷思亂而我輩寧獨宴然以此不

能忘杞人憂耳吾丈謂何

馬肖軋會憲

近者免喪之後幾爲兩臺物色羅入奏章幸而
覺早扶服叩頭得解乃教中尚云云可憐老牯
骸尚能發大哥周公之夢信乎知己之難也不
肖盲人頗亦能遣此所以不急小兒之進實非
避嫌益覺世上少一事是多一福耳力疾占此
數行爲謝

蔡懷峰吏部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六

四

伏惟吏隱南中志養太夫人白雲相望彼此俱
適而間者東警日騷亦恐貴曹不得無事何容
造次更起蓴鱸菽水之思爵也疲癯不死冉冉
遂及喪除翹首功名尚能遙頌惟是摧酷之餘
偷此半殘光景終日清齋趺坐而外不省世間
更有何是非即如教中所慨乃是如來說爲可
矜愍者張機敗於機設險死於險公臺試相與
緘口待之耳

楊復所侍郎

不肖年來屏處床簀如經霜之枿花實旣落始
覺有歸根處所然枯枝不可復榮丈乃從榮華
時尋究竟第一義真萬古不朽事業也恐前路
轉忙轉促能如今日閒暇則愈見得力耳病來
久不見人劉君至亟爲倒屣此君具用世才惜
其已老而僕會以絕遊避世與之背馳甚辜其
遠訪之意如何如何

耿叔臺操江

同志中間鄧少宰長逝僕爲輟饋累日吾臺觀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六

五

天意如此何暇更爲弱侯稱屈矣閩中丞之推
何以久不下南中多君子雅意或自能安之但
近京南北百口喧呶恐謝公坐鎮復不易耳客
有傳丹書新刻之佳恐市購不得致煩臺史此
讀之乃似風漢矢口一竅不通却復敢詐傳欽
依鈞結當道諸名公不但此書當毀其人亦可
誅也因思厲階亦由我輩近來喜談三教合一
故妖人得藉爲奸吾臺風紀之地可竟付之一
炬耳

李繼泉同知

花事及期荒園中無一可觀者教來得所遺四種會群醫在坐相與破顏欣賞一番恍對顏色顧床有病人弟已經月不窺園感此增其悵悵耳小兒驚足知其必不能前因見伊母病劇勢難盡諱不得不以實告之且示以畢場後即歸不料此兒倉皇自絕如此然初十日前病者危如朝露若此兒遲數日必無生理真不幸中之萬幸也今已延至鎮江醫投藥漸有次第有如玉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六六

賴比復起俟籬間菊信尚能強拭盲眼相與拈花一笑也

南京各道

錫爵不孝不忠自貽天譴猶記昔年以先慈之變上憂諸公今誅墨猶新心銘未替而使者又以亡室致奠詞盛禮殷則奈何不令人涕交于汗再拜隕越也爵哀痛至此已無可言惟是白首糟糠克勤家訓粗獲姻黨之譽然年非上壽行不出壺錫爵尚爲之避嫌不敢援

恩例請卹今 華袞褒然庶幾于朽骨再肉而特不知愚父子尚能假息餘年環草論報否故泣不周惟慈鑒幸甚

蔡懷峰吏部

去年南中賜奠於先內人者自臺下爲倡日月易遠不肖與諸孫且除服已向蒙記念小兒雖雞骨尚支然老瘦伶俜不復可策之學問蓋此兒至性自吾臺所知伊母之亡也執不肖手泣曰吾以短命負公以生孝子報公今私爲吾臺王父肅公牘草卷之十六七

言淚又淫淫下已因書布謝附此惓惓

焦漪園修撰

比者老兄方有世道之憤正馳嚮間會又聞察報驚人當事彌天置置尚未忘寥廓已翔之鴻在老兄真可付之一笑比者家難接踵眼枯且見血已安危之計了不關聞惟是生平所物色一二君子如昔賢之以身事托范祖禹世事託司馬君實見謂必售乃時情趣舍爾爾則不肖惟有塞兌卷舌而逝耳偶讀易見諸家疏解總

成說謔老兄靜息中肯覃思一勘定否

劉斗陽按臺

聞之州吏明臺未行事而先欲枉駕敝廬不肖
林野舊氓亦豈不欲早望清光仰承盛德第憲
臺有體不可爲一人假借矧事竣公見計日不
過旬餘在明臺旣不妨撇嫌下交在不肖又得
以從容請教至於前臺過分之禮萬乞已之母
徒滋病人罔越也謹露緘上狀以聞

楊荆嶸掌院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六

八

先室人真不肖之良友其亡也不肖以嫌未敢
爲之請卹惟是噓枯耀冥所藉立言諸君子足
下顧使誅往慰存情貺兼渥不肖哀寬未召豚
子衡毀骨不肉則但有日展哀章一讀再三流
涕已耳不肖此者形影一身備罹譴罰即強年
健骨已自不支矧六年病廢漸成雙瞽顧此老
景凄其萬緒劃然而足下尚以何望哉南署高
閒記得聽事堂前有手植紫薇一株不知今尚
存否然無賴屬有洞庭之行以致稽留使者

十日始得遣之報命惟慈炤不宣

馮琢菴侍郎

歲云暮矣兄之憂虞已間僕之涕淚方新乃使
者會以此時儼然奉箋幣再辱似尚以老鰥班
于朝案不惜以夢裡周公猥分半席此何敢置
對哉聞之道路兄宅憂未除而朝野日跂大拜
兒童走卒皆賀此天道也

明主或聞兄援琴未成聲遲之日月此吉音也
蓋昔賢有云參政他日之憂又有云天下事尚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六

九

可爲君實勉之今擔且着肩不待他日也而廟
堂方聞舉行冠婚大典諸曹封事漸次批決吾
兄儻一出而階太平又不僅稱可爲而已可憐
敬承開之皆矚然人品而其一以高明得鬼瞰
其一以豈弟受人侮九原已矣存者亦以頭顱
皓然兄得無爲振淹發枉計耶承麟兒再殤道
候爲之小損此我能自生壯齡繁育其年未艾
弟願兄爲

社稷爲高堂自愛耳兒子衡荷兄忘年忘分之

愛今痛不終填幾幾滅性年未四十已齟然齒墮其負兄必矣頃先妻之屬續也執僕手太息曰吾以短命負公以生孝兒報公今寤寐誦此更酸鼻也聞兄亦有及於此兒咨咨惜其不偶乃家喪正幸其早歸一面訣而老鰥不得其手上食不飡手調被不寢兄即此亦可無念我已敬謝使者交歲擾擾言不盡誠來箋亦不能細答邇哀仰德但有區區

公啓謝賀生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六

十一

頃者避愁遠出此歸則華袞在堂玄黃載篚蓋重辱諸長者爲賤年枉壽不肖獲罪鬼神盈而降罰目前老瓦盆邊含飴剖甘之樂尚不克自保而茲復承寵譽續紛鄭重如此將無更益之疾乎愁中日月彌厭其長拜命矍然重以感愴

梁景泉兵道

昨中元節正亡荆忌日撤座之辰錫爵一慟仆地舉體麻顫形勢甚危不知天涯相念光景又當何如矣人情至此誰能以哭爲歌扶病稱壽

公臺知我憐我固無待煩訴於左右也不肖辭疲瘵餘命雖尚幸爲宰物所錄揆於世名已滿酌之器薄涯幾何敢更貪長久惟幸賴公之北地方日見太平足矣

王霽宇巡撫

不才病廢入山非但絕口世事屏跡交游即筆研舊物亦以推置南柯夢中使者之來或亦當親見其謝文門狀矣乃橋梓之委義不得辭而尊太公休烈盛美此僕所願爲執鞭者因輒爲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六

十一

項玄池參議

竊聞南兵變時公咄嗟撫定其行也兵民至焚香綠道而哭不知召公棠陰信泰視此何如人固不勝天有如公遂以臺章百折九頓塞翁之馬未失也矧茲覆證了了而

明主方虛清聽以臨之抑而愈揚天道豈遠哉差來官似武健可用窮愁中一見故人而喜附

此報命餘不多言

李中石巡按

伏惟福星臨境萬戶欣仰矧不肖窮愁故人渴于望見更有出恒情萬倍者第院臺自有體部民自有分若必欲先公事而辱于不祥之廬既非常典且使不肖踟躕避嫌不敢獻杯茶于左右於公私彼此俱不便也不肖因感前院誤行恐遂爲例所以未按臨而先辭免至於不肖緣經儼然又方在百苦之內一應吉禮尤非所宜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六十二
與聞儻盛愛有加得于行事畢後一併見辱尤不勝肺腑之感輒冒嫚露啓布其區區懇祈慈鑒幸甚

焦漪園修撰

科場口語令人憤極而涕涕已而笑初亦謂每年榜下妬婦翁訛之常耳捧別教知復爲有力者驅之今時移事往曉曉之徒試自捫本心以爲何如不直得更與之辨也兩摠考分經閱卷是科場一大關鍵即如小兒衡是盛副考所取

而疑謗歸之黃葵陽兄此一番拈出真青天霹靂耳世界人情至此有識者誰能更爲兄左官側嗟頗聞杜門不見一人亦非中道化俗刑家誰非功業出玄入史以待經綸何得遂爲汶汶陸沉態也

許仰亭吏部

舊京閒逸首署清高公新離劇地優游曳裾其間真如執轡之濯清風第賢者所居在遠則憂其民在近則憂其君恐不得遂以息肩簿書爲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六十三
適聞都門待選諸君藩觸進退之狀則當更憂其友至如盲老人日逼桑榆先內子奄過周忌惡緒種種非所宜更累公下爲分痛茲不敢盡訴已

周懷白郡守

昨聞郡庠錄士公嚴整戢隨又聞外邑生童闕場大變殊出人理之外在明臺自當以鴉鳴蟻闕視之但不直得終始認真輕以去就決勝負至于敝州士風頗號謹朴乃聞亦有掛名童中

上累師長不肖僻處海陬亦安能以同里私情保白人于百里之外所介介欲進一言者直以事關重大鼓倡之人必不肯自言而各屬校官既迫嚴譴又必不肯自首其子弟有如崑崗之火玉代石焚則恐其說更長耳今者莫如盡寬諸校官銓束不嚴之罪使之從實檢舉而吾臺一面自行細訪則此無聊惡少豈有能真心仗義挺身受罪者必且內自相攻戎首自出矣臨占皇恐

王文肅公讀章

卷之十六

十四

許繩齋太守

憶從消夏又見頒春如窮簷老叟曝日得煖了不知謝暄于日也箋餉賁臨其何忍辭但有受無反終以滿腹爲懼耳

韓惺菴巡撫

使者以凶禮見辱緣此不敢諮問與居今三肅拜後乃得一道萬福賢從子事久更習心久更虛向者民譽翕然以爲清吏第一今則復以爲才吏第一不肖微觀其執法凜凜屹如山立而

吐茹不形于口嘆喜不見于色真曠世奇珍適張太僕來過相與談及至此因復爲使者誦之平生不作譽人書想能深炤其非佞耳

程居仁府尹

別簡殷勤具悉肝膽之愛第不肖已成聾瞶廢人床榻之外一無所聞見鄉人有傳時事者爲不一灑涕而已回思五年前事事苦爭以觸

之諱雖幸見優容然安知今日不追恨老

強項一事寵避事爲戮者可憐盲瞽餘生天又

王文肅公讀章

卷之十六

十五

奪之室中良友今冉冉再祥萬事都已惟有杞憂一念寄之青雲故人耳北京兆在九卿中雖極爲要劇然貴戚宦豎干擾紛紛凡當以夷惠之間處之要使志行物濟而內不失已斯則異時樞筦左券也何如

王霽宇總督

爵也疲瘡潦倒仰荷

聖主投閒之賜得盡捐筆研故業已從事于灌園種樹間嘗勸門帖控辭箋委前使者見而憐

之爲却行彌月始再致橋梓之命于時不佞方
聾聵三讓重違孝思不得不用此勉破拙戒附
綴數行既而自顧形穢有忝名臣遺蹟行復祝
之投淵覆瓿惟恐不速朽也乃門下過爲鄭重
飾以琅函錦字申以重幣華緘不遠專使儼然
再辱通家至雅敢論報施願循涯而受亦所以
自爲惜福計也伏幸裁訾尚有別言

王對滄揔督

爵也歸臥七年日邇舊臺之下鄉人父老屈指
王丈肅公讀草 卷之十六 十六
神明粹白使君至翁與養恩中丞未嘗不歎息
泣下也幸而白駒遁思肯幡然爲世道一出爵
草野病氓即不敢修只尺之問至于霽色在望
清風襲人更自願須臾無死以及見翁功名之
盛而乃茲瑤華遠逮滋令朽株倍萬微榮感喜
無量方今時事洶洶獨喜公論在朝知推轂老
成而仍以高懷遠俗暫處不爭之地可謂龍翔
鳳舉無適非心若又生厭離想恐爲忘機鷗鳥
所疑幸深思之

張容宇給事

累閱邸報中籌邊封事真是精采不才向每笑
楊酋獨夫之說今更何如伏莽之戎能爲難首
不知老成何以策之歲月流駛先內人在殯條
已逾年不才淚眼雙枯更無一分生趣茲欲手
勒數行報命而不得更何心憂及世事兄久推
未下但可隨時隨地行志若發歸念恐

聖主復以積薪生疑進退愈難矣如何沈日峯
得何罪而去年不列於錄用之疏兄既當路所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六 十七
重望爲同鄉公論主盟不宜

申瑤泉相公

弟頃一事無聊亦欲學老丈寄情山水而足不
能步口不能吟又以城中百禮坐此闕然兩度
西遊俱不敢奉聞承教重以疎薄爲愧佳篇何
不早賜使花神微寵不至如今秋之零落矣所
索諸種幸上海常熟花客正在弟所得附致使
者然不能滿數以粗花數盆充之僅堪作種耳
今花事正未闌老兄若有興何惜枉路百里借

此一看東籬病人弟尚能策杖奉迎也

錢豐稟負外

吾輩老矣末年光景即尚能至百年亦何足玩把惟是日前遣得一分情避得一分事庶幾一日當一日乃不肖竟當爲情死矣死中之生賴有閒林野草與兄共之而恨不生兄之鄉相與婆娑六橋三竺間又恨兄不以自盟者見收爲同盟更以爲談門外憂惱之事使人悸汗雪涕一番然則教中所云懸車塞竇者其受用安在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六 十八

也西湖無恙犬馬軀或尚能一來但恐驚動地方且商量扁舟微服獨使吾兩人自知方可決計耳

郝少泉侍郎

不肖識翁蓋自庶寮時晤言未飲肝膽已傾矣既翁典樞中外得預陪安攘末議竊陰歎翁淵識壯猷寓指揮於鎮定如冥鴻未舉廟堂早以安危倚翁豈至今今日東西肝食而憂諸虜哉幸而追鋒詔下猶及翁據鞍矍鑠時不肖病廢

海濱私亦自附于彈冠之舊蓋茅餘比微之沒齒而乃今更聞天上好音與豐儀並辱雖寒谷之噓春涸鱗之濡沫未足喻也伏惟老成出處自關世道東山洛下豈以幡然損高翁試以身處古人間勉爲其難且勞者耳

陳嵎陽太常

爵五年來每遇歲節輒避出遠境蓋盤中魚菽市中燈火種種皆增悲之具膝前一兒雖百方爲乃翁強咲稱觴對之轉復凄然若使者遲來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六 十九

一二日則賤蹤亦當在山南山北矣

沈太素布政

承遠寄長箋公私之念種種銜刻西事決裂遂至此大征勢不可已螳螂怒臂終歸糜滅第惜宇內兵糧半耗於此寇平之後或恐有奸民悍十窺朝廷之虛乘勢斬竿而起此非獨西蜀之患我丈一身之憂也

主上神明礦稅使者輒敢雲擾天下不肖一日未死敢忘杞葵之憂李督府文武異才比不知

有何風指好事者已喧傳其厭兵謀支吾了事
嗟乎使趙營平郭汾陽生今日亦當歛手退矣
如何以物論揆之我丈秉鉞不遠且安排定見
定力以待崇召不宣

周二魯尚寶

正無賴中忽接得萬里音聲中間垂惜滿紙以
外觀言之恰有一分近似正不知故人年來身
病家難萬千難遣乃信古賢所云貴不如賤富
不如貧未是了語必須緩却生不如死一句乃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六

二十一

真光景真解悟耳聞兄比來情事亦不甚佳請
試以區區自比足可舒懷至如李和尚者詭言
怪行不佞亦是刺心然竊謂事既至此其人已
死其鬼不靈縱有二三徒黨未必能重起風波
我輩却當有圈熊檻虎作用不得更與之紛紛
關勝增其狂疾也

陸平泉宮保

伏惟老先生生鍾間氣體備太和四方學者以
其言爲著蔡動爲矩繩出爲景星慶雲處爲伏

龍翔鳳蓋世法中道德開聖之盛皆老先生所
固有而所不知者壽考耳乃今九十康齡迄爲
清朝上瑞

天子且於存問之外議有特加此則典軼古初
事關元運即考載記所傳香山洛社諸公未見
有完福具美若斯之懿者也天祚明德其將有
意而里中後生敢私爲一鄉一家稱慶而已裁
已勉綴數言寓之潘方伯所再遣一觴代致千
秋之祝有如病力差強登堂尚有日也惟台慈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六

二十一

鑒之幸甚

申瑤泉相公

半月不相聞未審棲霞之遊竟得成行否向承
示欲挈王子幻臨賞園菊今正花時小園雖無
可觀而粗種未荒近又于上海覓得廿餘本庶
不孤高興也遼左日夜徵兵內地騷然或宜爲
當道言稍爲調停計可憐石司馬罪皆歸之猶
記十年前老兄不用爲本兵受盡氣節諸君頃
諫今其何如耶即日面叙餘不及言

牛春字巡按

聞之道路稅使之害於貴部獨酷而吾臺聽發
雲屏逆折亂萌然又迄得善代豈非神明樂相
爲江南百億造命之主而爵也竊伏私慨以爲
士風文體於世運尤緊關非吾臺則狂瀾決無
東回之日想朝堂公論亦復不遠耳教中念及
病體此寔坐從前寵祿爲祟方戢身杜門冀延
餘福而江右一書生責爵苟恬隴畝不肯飛章
苦諫可以發一笑也行矣自愛天下事所望于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六 二十三
正人正學不淺臨占報謝無任區區

馮琢菴侍郎

今日張郡丞辭行而台教適至彼此惜才一念
各已罄竭無所復憾但地方失此神明吏而廣
中二司擔此妬賢名不知公道謂何耳海鷗鳥
久已忘機路見不平乃不覺氣血俱動旣而自
笑此非道人本來面目而終未失赤子之心兄
其以此觀人觀我因以自觀毋使人謂君相專
言命可也

徐理齋總督

諸公有見聞者皆寒煥起居之私而吾丈兩札
諄諄皆憂國苦言不肖簪履舊物寧獨無情然
尚未敢信曠稅之事果出

聖衷否先時不肖在朝端倪已見爭之一二揭
旋而默寢今廷議雖格挽回未必無機諸公但
知東西用兵恐沸亂滋起以愚言之正恐外寧
反生內憂耳塞虜遠徙好人怒獸未必有常丈
其且寓揮霍于鎮定養由基之矢度不中不發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六

二十三

社稷之賴也病人久不談世務恃丈知己之愛
聊復及之

崔際虞御史

貴部當災徃鼎沸朝不圖夕之秋公之惓惓分
念于故人也去世情千里矣教中感及時變甚
是異常今中原尺土盡被爬騷緣路擔夫悉遭
操奪自古豈有此景象長遠無事之理公臺莫
便謂東事已安彼倭虜亦有耳我民籲呼愁疾
之聲明是一道火符矧揭竿而亂者又不必倭

虜也天下事至此以苦爭則中官震于威怒或
屏不奏聞以力爭則羣黨自挺風指或轉爲疾
毒公其以權輔正而行匪棘匪徐則救助一機
瞽夫久不談世務會公之知己聊復及之

李修吾摠漕

月望之日偶得報於郵中知

聖主已翻然改悔罷礦分稅曠止一新而隨繼
以吾臺加銜新命于時病骨頓起喜躍成狂誠
不謂一階半級於雅望增重而特以風雲蔚起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六

二十四

之期日月重光之象爵耄老餘生尚能拭目以
見太平豈非幸哉方與兒衡北望醺酒間而使
者忽來長箋盛貺公私之荷合併一朝乃觀教
中尚謾謾憂時惟恐補天無策豈得報反在賤
子之後耶間嘗思

主上神明年來舉動疑必有左右盜弄太阿欲
以威脅外廷計籠財賄者比聞新司禮領事定
知一番補救必有可觀而今果然矣吾臺骨鯁
名天下然在彼時不妨危身以觸奸罔在今日

則又當納牖以成大忠事即有掣肘未盡如意
者毋急近功毋求全効大直委蛇以歲月計而
不以日計則芻蕘一得之愚也至如病身潦倒
恰正荅瑤老書以早休逃責爲幸而吾臺猥責
以東山之事此常文套語不望之於深知也來
頒何其鄭重旣不得辭於使者已將解衣推食
厚意盡數祇領此外雖不得槩承亦恐吾臺量
已量人不深譴過耳

孫見田知府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六

二十五

昔人泡影之喻大是達觀今不佞有兒吾兄有
孫兒又有壯子當以悲喜輕重相推而行而尊
父色丹屏衛尤其重之重者養志之外可更萌
他念乎貴部出水火而就衽席兄真隨車露矣
彼璫旣知好名而兄又以名收之此繫關治標
上藥吾輩眼光且置之牛背上可也

杜太監守備

昔稅議初起時不才寔代庖閣中片語朝夕
已報罷可見

主上真聖人其激而至今日則外廷之質直與
宵人之導諛固當有分任其責者以此尤服公
居功之慎防慮之遠即今內差旁午人百其念
公當十分勦晦以微詞至誠勸掖同事諸公而
不必自以爲名乃最上菩提法門也

塞望巷總督

故司馬雲齋翁之裔孫伊父新喪見停客館而
此子既有差便力不能扶柩還鄉亦可悲也前
教中慨及時事意若有羨於不肖早歸之適理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六 二十六
則誠然然必如瑤老母婦俱存子孫無故而身
又得健履湖山松桂間或當不愧斯言耳

徐振雅御史

以足下才氣閱歷更深駕輕就熟無足爲公難
者時事非鄙人所知第請靜以鎮之平以調之
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益耳豫章賢縉紳
輻湊爰咨爰詢正不乏人輒勒數行以覆來教
諸不多及

樊崇軒崑山大尹

吾臺脫屣一官寸絲不結此不肖生平飲水知
甘者以此別來不竟作白駒無益之想而獨傾
耳尊太公藥喜之報茲得教而喜可知也人之
訛言或謂上官不甚相知朱紫妬色亦莫須有
乃近境三百里內皆帖帖公論無復言者吾臺
其一意舞班扇枕以保太翁餘歲耳第六年官
索不辦有祿養資吾臺清苦一生至此能不爲
太公作嘸貧想乃真學問也使旋手草此報命
諸不盡言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六

二十七

樊崇軒崑山大尹

丁酉月而地方清風猶爾肅然則不佞
父子之馳戀可知也最可恨者向耳飛報以爲
扁舟携兩僕夜發雖崑城士民不及知比再捧
教始知臺檄未到仙蹤留候山間信宿而遠坻
失于追送愧悵何可復言願切詳吾臺進止從
容如此必得太公萬安續報辰下舞綵翩躚真
不以三公換已使旋勒此數行致嚮往意感知
種種不盡欲陳

周懷白知府

稅事止而復行人心更爲擾動第適接沈少傅書稱劉中使在浙頗以安靜得名則吾臺調維上下不患無機非野人所敢出位而思也屬有妄言時政者以爲幕官讞獄非宜不知其言亦有萬一可採否恃公道義之雅敢密以聞

馬北溟郎中馬見素給事

爵也病伏海濱不復關公私一事猶憶先年附驥尊公年丈金聲玉色故自依然乃茲忽得教主文肅公贖草卷之十六
于兩兄始承有天上修文之報爲之驚悽流涕不能已已人生朝露誰能自免尊公清白家聲蟬聯子姓業已於世諦百全其又何假蕪詞爲重而兩兄辱以寒山片石見委此誠後死之事敢復例辭輒有私禱具在別箋惟哀鑒幸甚

吳安節御史

瀛嶼令姪至始承臺節有江右之行抑有愚論方今疵政雖多而士人清議猶重牧民長吏多循謹奉法者其竅要全在臺省監臨而吾丈以

醇德重望提衡其間太平之緒當自西江爲嚆矢此非盲老所庸贅一詞也

高受所副使

我輩乞得此身來日苦短弟已盡酬宿業爲踟躕終老之計雖老兄性能心好神王體強亦幸以金剛杵勉摧文魔使世間可以累心事都盡乃爲大勇耳

房備吾巡撫

我公已飄然抗疏得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六

二十九

肯受代矣比見使者爲之惘然更爲之快然前啟耐煩忍辱之規尚以功名勉今則相望山南水北間翔鴻萬里風期更親不復爲公思人間臭腐食世上冷熱面矣第此四字在朝在野俱用着如不才近感里俗紛囂幾復與鑿坏投幘之想此亦公練心一公案也

王宇泰檢討

足下旣曉然知義命所在則世上夢語其得行命也其不得行則義也亦自可一笑置之矣然

命不在我而在人我之義却少差一絲一線不得即如不肖往年與高主事力爭此義之不盡分處至今以爲悔若饒主事則業已有兩疏採解兩疏薦用始終不曾負之小兒之行是不肖使之男子堂堂正正無白日怕鬼之理而此兒且前且却世道可知矣

沈蛟門相公

昨小兒衡行已具小啓附謝想尚以科場避嫌未敢即達遙聞近時稅監章劾皆直委之撫按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六 三十一而銓司得罪者止於降級留用即此二事不知陰扶幾許國體人命而談者猶數傳我兄翁移病卧家洒泣對客豈別有宮闈中大疑大危不可措力者耶此非野人所敢問兒歸乞一面示確耗以慰懸懸

黃穀菴侍郎

比者檢張太僕所寓書讀之勤念滿紙重以古人赤松綠野之適慰解離愁竊自愧兒女情濃烟霞興少方強以撫松蒔菊畢餘年而消永日

幸膝前有孝兒不忍聽去爲老人坐錮輟復強行第見文體恠亂至此益羞詭遇使獨携南錄以行嗔喜聽之人耳聞館閣諸相知貴同年何以盡辭京試將毋懲噎遂廢食耶世嫌方重兒衡具託之一報書而不必求見兄亦宜亮之也

馮琢菴侍郎

時事至此幾如破屋漏舟微幸風波盜賊之不作野人不能知遠止辦憂天而尊札獨推本我輩好名輕言使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六

三十一

主上日輕士大夫痛哉乎膏盲砭石已頃之耿操臺見問亦略及此僕應之以古來理亂無非天人兩參今聰明之士不少而臨局憤亂如是冥冥中必有負之而趨者計其人久亦當自悔而惜乎不可復及但苦累兄等百戰水火鑑中耳比聞東西大定不肖殊不敢以爲喜而獨喜外朝稍矜于清議未聞東京中貴賣官之端茲亦混沌且鑿而廷推數格或未可盡歸主上故人平日屈指命世異才能復有幾幸而

又處人人相信之地補天却日猶有一綫機關
竊惓惓以沉幾重發爲誠若此外自兄度內耳
出處事小安危事大丈夫業爲世所指名譬之
冶金躍出何所不如盡掃他念之爲快也

李九我侍郎

去離六載不佞哀病牢搔中亦嘗爲吾丈五閱
除書引領揆路然亦謂榮進分光寮案相重正
不在此惟是口碑輿誦日從舟車而東知今世
有晏平仲復生而不佞且遙綴執鞭之末雖不
幸不肅公讀草 卷之十六 三十三
微一字已有餘榮矧茲華筵盛餉藉藉有加千
里素風若在披挹則安得不自忘其愚賤飾身
末路稱報知己顧狗馬日侵而耳剽世事恐終
以債軼敗局遺愛吾丈不佞死且不瞑尚何當
齒牙之重敬謝使者不宜

沈蛟門相公

昨奉來箋詞旨悲棘有不能終日之狀老臣憂
國自不嫌過然愚以爲未必至此
聖主自聰明其積疑致侮於外廷實外廷自爲

矛盾以大權歸內而閣中恩禮未薄密揭什行
二三故猶是轉移一機翁丈即自謂孤臣無所
効力試令孤臣一朝解肩而使官家別用一番
人肘掣且萬此矣此安危事體最近而機最細
着一分疵心厭心不得詞林後進或可盡力一
薦爲同升之助此美彼調漸扶元氣其功又在
批鱗引裾上也何如何如中使雖四出然變亂
數起

主上決有輪臺追悔時我翁喫緊知人使中外

丑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六 三十三

吏不走賣官一途庶幾政亂官清尚可救得一
半疲瘡所見不過如此兒子衡因令一出赴試
然世嫌方重誠以場畢後方敢叩閣幸一見而
遣之

馮勅齋治中

恭喜上壽八旬體履加健洪範之篇曰攸好德
旣天表之應矣而栢爾椒盤供其燕喜羹香杏
暖行聽捷音不肖忝屬草葭能不欣藉第盲老
子恨無登堂微福之緣而小兒又在遠不得不

以燕南經帕寓之一介奉祝惟台照不宣

屠赤水禮部

此偶見趙叔度云仙旌久憇虞山恨不早聞得
樞衣一迎侍也日月流駛爵今便爲六十七歲
人若道力果勝何至蹒跚對使讀教未終篇而
三起三卧也老兄乃天上謫仙人今日得早脫
塵鞅而從事玄同大覺之門蓋蒼蒼者實隱隱
之非不肖悠悠所敢望也根器既劣又加以年
來七情膠擾久疾侵尋何足更煩齒譽哉賴天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六 三四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七

菴泰崇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賀時敘校梓

黃毅菴侍郎

兒衡四十老書生竟叨一舉綴籍館下此愚父
子驚寵懼盈時豈敢復追十年前過去之事或
有齒及舊忤援天角人則恐自媒天忌以速不
肖陰陽之罰不特忘情忘言即夢寐中都忘之
矣方有信及小兒謂文字未必至此當由脩身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七

張洪陽相公

前札既盛稱山中燕處之適弟也亦自覺世名
都幻我道日尊而近者忽不意有兒子事令人
從漚塵中擾擾三月細思過眼雲煙真不知安
頓何所教中四課惟有栽花種樹一着僕于此

興復不淺而一春風雨妬之不知餘生更看得
幾回花着得幾兩屐耳

馮琢菴侍郎

兒衡厠名爽李正苦不見全錄得之亟與孫兒
盤誦一遍因歎年來詔令之不行于士子率繇
主司標準尚未得中高之則刻奇卑之則淺俗
未有體局神情折衷今古如是科之卓然者此
道路自有公論非不佞敢阿所好也至于兒
微冒未知果能不辱盛舉否海內尊其師因愛
王肅公牘草卷之十七 二

曹嗣山撫臺

使翰遠臨承已爲災民請命今麥秋絕望猶企
幸揔蒔可及而雨色正濃未卜開霽何時真地
方異常怪事適劉河岸邊有人鋤田三尺之下
得四狗皆吻吻作聲亦前史所未聞者此豈佳
景象也大疏不知感動何如要之借此爲異時
陳控張本豈曰小補卽不肖一家亦方倚翁造

命耳小兒雖賴芘進身然前場終有詭遇驚奇
之意翁品題過情非所敢承適又寄歸刻本
愧雅馴今附一冊請教

王澹生兵部

別數月而始得兄

廷見之報比時想榮補已久尊眷上下各平善
也爵老年病體跬步難于出境頃得爲兄攀送
百五十里流連信宿誠亦以父子受知受眷有
出恒交萬萬者至于餞贈之禮反更落落而仙
王肅公牘草卷之十七 三

鵲渡江後又特爲朽老量體裁製新衣殷勤眷
別故人情念至此真是一縷一金當傳之子孫
永以爲好耳小兒年志已就衰退不意忽有此
理外奇舉此莫非餘教所及客邸蕭然正苦弟
兄星散得兄時時過從相與晤言朝夕喜可知
也弟此兒坐未煖席已復作乃公世外想僕亦
自循頭顱如許家無別丁聊復爲緩頰閣師座
師問趣之早歸兄亦當愛之以德耳竊嘗嘆兄
腹腸懇款真是道根而當官處世則恐更宜着

一分周旋世法小兒雖體局有餘作用亦不足若能左提右挈不必更向外求助也賢子輩甚好長君能榜門謝客更可喜日峯舊恙稍差尚未知向後何如故鄉一雨連三月二麥壞盡其他無可言者惟努力珍重是禱

鄭崑巖撫臺

自歸途辱訊後荏苒八年老兄之出處從人不肖之苦樂從天揔付之不足道已幸而小子衡亦復以長者餘教得覆水再收涸鱗重躍此則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四

顧冲菴總督

兒孫分定福祿何與我事而不肖顧反爲小兒葛藤纏累不了衰疾日侵已飛信趣之早歸終養矣老兄省此歡對綵衣前未必非福聞方大延恭客小林已聞風而至但恐貴境無敵手茲又有同事王道齋操轡而前與相角勝于東山

賭墅之下老夫憑几而觀亦隱囊一快也

劉斗陽按臺

今同進三百人光榮略等而此兒獨最幸爲君子所知世嫌尚重未必他人是非一一如公又未必此子果能勉修末路不辱知己否新部雖不爲無事然棘手費心處止一二十大根株而未若蘇松之叢瑣事事如亂麻也且喜程奸已遠避或尚防其蠶尾採木包礦事試看民情若何如可曲處不直得頭頭觸忤適李修吾中丞書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五

耿叔臺操臺

小兒十年曳白三載倚廬蒼蒼者或姑以一第酬其孝思而其才與志未必能至此也爵此一

病不輕以榮爲懼若復得隴望蜀鬼神將速殺之矣貴臺雖專轄江防而民生吏治誰不當關聞者今年大察頗稱公平而滿朝家各置喙以此如張丞輩未得盡慊人心吾臺方宰天下母使人謂君相不言命可耳

趙澈陽相公

客冬率爾數行須小兒場後乃上殊自愧避嫌太過非所以事長者近乃聞

內廷呈卷差次及兒則又見老先生天日至公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六

何嫌可避而不佞猥自爲退縮更愧已父子兄弟接踵爲門下通家此世締中希有敢曰非榮抑聞之未再實必傷器已盈終獲老先生既外而翼之矣盡日夜討而訓之以世名之難居天命之不易也則愚父子知永永託命所矣短箋特爲知己敘感不暇縷陳惟台鑒幸甚

李九我侍郎

世豔科名久矣乃不肖竊徵于眼前得失皆冥冥有力者負之而趨何與我事至如小子衡憂

虞之後舊殖盡落獨以生平知喜讀門下三試文字摹句擬竟復爲造物所錄顧十年之影尚爾棘中末路鞭驅方虞窘步乃長者更以高評寵借洋洋滿箋愚父子蓋至是始知榮而亦至是始益知懼耳聞之鄉里公方以宰卿下攝諸司之事苦心苦行可謂至極今黃口後生一登榮次遂儼然作溫貴倨態尚不知小子衡可以免此否惟長者不惜爲我提耳誨之幸甚

趙寧宇侍郎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七

年來衰病日侵迴想所欽邈然天表又陰嘆翁蒿目憂時恐未得如往年之從容譙笑而兒衡新進小生又不知果堪長者藥籠中一物否向聞高論以爲大人格心須得門館永寒苞苴盡絕今身自効之已不知鼓宮而宮果應否兒衡倖躐至此本藉齒牙之餘而不肖父子間頗亦以性行相許恐一入聲利場漸成流墮翁更當思爲救過所耳

申瑤泉相公

花神久待臨賞竟爾失望風雨中遂成糟糜無復可觀此亦主人累之矣得兒衡前月二十六日書稱榜出之後

皇上特差人往順天府備查年貌脚色知是小兒

天顏亦爲之喜據此則請卹疏未必中格擬于出月後差人催趣上之昨見邸報二親家已補原官小兒且貪與數月周旋得相與切磋寡過耳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八

申璵泉相公

昨諭表賀一節弟得附名奏尾不勝榮藉然愚意尚以先疎後親爲疑如老丈主張已定自然當待接詔後方可發行至于中外該有致書者乞先示下庶事體不致參差小兒聞已齋詔歸而至今尚未見有禮部題差報據稱淮南不知淮南何郡也想按公在郡邸報必早聞并祈確示爲感

李修吾漕撫

爵也衰殘餘命久謝時榮猶記歸休時嘗一出小兒奉見于河澣齒牙之重賤父子相與銜之至今顧恐腐草不復生光罷牛終當救策以貽通家長者之羞乃不意尚徵餘福引躡前行書生之幸極矣而內慚愚分外迫時嫌前有不及見之二親後有未入土之家室愉快未幾涕泗隨之此豈敢復當遠使華獎之辱哉伏惟王貢彈冠美談未替公之眷厚且百古人爵雖孽贖寧忘知己之感輒有私誠具之副墨統惟台鑒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九

不宜

李對泉尚書

不肖年來交游屏謝惟是秉彜一念未能盡忘竊見令甥壻雖寄隱儒官規行矩蹈一事不苟真代間難得人才而此官出身終不得展其驥足以此每讀其文輒爲手自批改趣登天路而不圖尚爾鍛翮也翁宰天下豈得內舉避親如此兄者生雖日騰齒牙亦可無愧色耳近者不勝爲公道發憤以張永嘉言達于少宰公不意

亦蒙信及此外則崑山有一異常清吏樊尹此
今世伯夷亦望格外加優若其他非所敢瀆也

馮琢菴侍郎

方今之世不惟師擇弟子弟子亦擇師蓋士風
日澆一日而俗嫌且日重一日青雲驥尾雖附
託爲榮而究或以肝膽隔千里點丹成鉄者往
往有之嗟乎此古人所以有兔絲引蔓之歎也
比者小兒衡一得舉而曠然洗塵決波流議歸
允此豈伊章句小子之能亦豈覆餗陳人所宜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十一

得之報惟是生平知仰止韓荆州宰物者故假
以收名定價之緣真是不偶而悠悠物論亦遂
以爲真知己此則真在望外分外雖一歲九遷
至萬戶侯方此未之榮耳顧龍門之下容不得
爬步蹉跌異時轉思檢束酬知之不易斗筲器
滿之可憂則愚父子又惕惕汗下已謹力疾奉
啟私鳴感誠萬一野人不敢他具以瀆清嚴統
惟台炤不宣

焦漪園修撰

爵臥息海上頗恬麋鹿之性而習心未融時復
爲人我是非觸緒憤結如兄與損菴兄金堅玉
潤不知夙生何業爲時播棄至此每一念來覺
得此生父子微榮萬幸都假又敢貪羽翼定策
之功尋罷牛已覆之轍乎吾丈千里惠存噓藉
枯槁而過引望外不及之事爲病生刺心點面
一番痛乎非所敢置對已小兒叨附通家後塵
猥蒙長者折行薦寵非所宜累敢附爲之代謝

公啟謝賀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十一

曩歲諸公爲亡荆千里命使此猶以通家尊行
見推人道予喪爲重不肖誠感之愧之然未敢
深訝也乃今則兒衡晚進在長者爲附驥之蹏
不肖老衰在世法爲已盈之器至是而又煩諸
公遠裁華衮儼然專使辱之而兒衡毀墨之後
未堪世榮已辦匆匆謁歸諸公體此宜亦知田
舍翁所欲之不奢塞上馬倘來之非福不吊而
賀詎所敢聞敬以此報謝使者不宣

王澹生兵部

適潘見所至具談道候萬福部中欲以春曹奉
處辭不肯就此真老人所欲聞也近者南戶曹
不知據何人說將各縣逋欠四分以上者不參
而吾州二分以下者反叅之今已自覺其誤旋
請開俸不礙陞遷矣但北曹呼吸愈遠恐未相
信敢煩兄致愚意于司農公乞早爲伸教丁守
賢明積苦積望未酬而反爲地方無端受累此
實合境士民所不能甘心也千萬留神事體至
公即拉小兒同講無所不可但恐人至之日兒
王丈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十一
或已行則主持公議者獨伏兄耳

王岵雲叅議

孟春之別日月未幾旋已聞吾丈手握四符咄
嗟定亂而當事者飛章論功三旌之命且下一
何神也每念吾丈貌不勝衣言不出口至其契
取功名大耐官職有屠龍射鵬之手百跋而不
能及者爽李不言下自成蹊古人豈虛語哉士
固有真才真品試之事而始見顧如兒衡帖嘿
腐朽驟得世名試令之抵掌而議雲臺傳檄而

論已蜀其不呀然汗出者否也碌碌館舍旦暮
且乞歸不佞尚憂其託根太早取道太徑不免
令人忌耳

林滄洲郡守

記昔年奉教于宣城郡中齒及穉兒侵尋老大
四十無聞不復晤之前進微天之幸晚得一舉
弟與公相望湖山煙水間玄珠得失揔不待人
幸相與推勘此生何事最方便最可樂耳小兒
一嘗鼎臠適有信回已視棄此官如涕唾此意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十二
非公知已前不敢道也

史鶴亭論德

伏自東山高臥龍辱不聞者垂二十年而乃茲
耑使辱存朽老藉以傳經度鉢之榮夫塞翁禍
福忽若轉環觀小兒初舉以父嫌得謗再舉以
論定取憐則此亦令郎得失之鑒也然老兄尚
留其有餘而愚父子已成再實之木何至更以
勤長者津津枉賀乎惟是孩提天性恬澹家聲
倘藉兄一教不終沒聲利場中則具時操策而

立門牆面目始無愧耳

鄒瀘水御史

小兒文字之知足下已歸之造物僕亦不敢仰私大恩惟是歸田十載以來老衰鄙悵日生足下音塵杳絕而子衡又以蹉跎嫌謫掃跡師門父子仰屋而歎拊心而悲以謂檢束酬知此生長已矣適者微天之福復見枯楊再華鈍羽猶奮不大爲知己之羞而會又以便差假節得父子聚頭山雲水月間誠榮誠幸然原原本本孰主又肅公牘草卷一十七十四

非餘教所及也側聞

顧冲菴總督

小兒叨舉空華入眼已過則淡然矧不肖出處謬悠天人所厭偶然之幸豈可一微再徵今父子相與往復私書惟盈滿是懼老兄長者乃亦爲之不規而頌耶老兄雲臥方酣弟亦尋寢正

適而小兒歸席未煖亦已辦義裘直履從老子于野田荒逕之中老兄無事更祝之沾沾小草爲也

曾植齋侍郎

豚子衡老鈍書生一當明師知己光價萬倍乃解褐半年之後始得朝夕弟子行中執業最親而去離獨最早其行也又會

升儲大慶蒙曲處便差于公私爲最榮如天之恩顧將何以論報哉乃月之十七日父子相見

王文肅公牘草卷一十七

十五

于胥間間隨捧長箋盛餉悲喜交懷至于昔日知兒以文今日又勗兒以行舉家存歿釋長實聞斯言丈夫蒙此而有不思砥礪爲人者天實厭之矣歲暮匆匆會舊寮長忽以表賀來約率爾奔命業已後期因口占數行奉謝惟台鑒幸甚

馮琢菴尚書

燕濱在遠蓋秩宗之命下逾月而始聞既私爲吾道色喜而尚以宰席讓人未酬野老喁喁太

平之望比衡兒歸齋至教遺三復拜手則又知道懷冲用方以三命益恭而時正會

皇儀曠舉稱觴萬年之日

帝選明德以羽翼之功歸之良不偶然吾丈固無事勤勤小讓爲矣承新舉麟兒公私萬喜摠爲草野故人生氣弟兒衡樞侍方新求假得差得無更爲師門累乎月之十七日父子聚首于胥閭間相與私談知已未嘗不流涕也亡妻卹典知必留神擬伺報至之日一併申謝而舊寮

王文肅公牘草

卷

十七

去

長忽以表賀來約以爲事體必當有此不敢自異又不敢附名今讓申使行畢始敢勉課續上如詞意未妥乞隨意改定發爲非特通家至愛不敢爾爾也聞又有後詔齒及舊臣不肖山尼以來惟恐影響之不寂卽此一疏亦非本心正允遽中百禮未申小兒方遣之代往雲間不及附啟統希台鑒幸甚

黃穀菴侍郎

自惟年老身殘于世事都已矣餘息未斷獨有

儲官一事爲昔年經手又嘗對鄉里意氣少年力保

聖意之無他旣而遲之又遲亦自危慄所以小兒叨幸而不能下床賤生及辰而不能滿酌今一旦霍然至此豈不仰頌

聖神獨斷俯感同志蓋愆旣見小兒得假節越次以歸而

詔存之使又至已陳芻狗新而又新恐愈媒天人之忌耳喜承清問四馳揆路漸遷未登拜聞

王文肅公牘草

卷

十七

十七

幸以時料理太平爲道自重不宣

楊荆巖侍郎

儲官一節自以昔年經手又嘗對里中少年力保

聖意之無他萬一左券不償必有餘負乃今望得一輪當空萬擔都弛兄之爲同志色喜可知也事至今日不惟廷臣羽翼無功而不肖及自恨前此曉曉激聒不得獨罪群少年耳乃來箋尚謂芻狗能靈皇恐哉小兒銜望外叨舉又幸

得執經館下日侍長者世情誹譽雖曉夕不同
要之處不肖之地則得誹爲常得譽爲變病居
無事覺得以前口口爭勝步步全差若復轉眼
笑人鬼神將惡而殺之矣吾丈彈冠至情幸相
爲體此可也

敖龍華侍郎

小兒衡之辱于門下也直表之下料無邪影又
承于文執外以器識見取郭有道人倫師表華
衮片言頂踵不足論報已第此兒兒女情濃不
王文肅公牘草 卷一 七 大

倏又止足念重不得遽遣之趨侍門下
明主發中大詔風驟電發何人敢微天功第舊
臣嘗以此狼狽多口憂危十年今始得一安席
臥而大慶恩覃辱存草鄙如天之福摠仗吹噓
野人尚復何言但有鼓腹康衢以觀公太平相
業耳自前月十七日犬馬體臥疾至今不能續
謝伏惟台亮幸甚

蕭岳峰尚書

病廢以來隱人蹤跡非翁丈先施則不敢輒通

一字葢草野之分應爾昨春幸以小兒衡通籍
之緣始得寓咫尺爲謝惟翁以樞筦之望權署
刑曹頻年以來數起詔獄苦口苦心幾以一身
兼部院臺省之任而卒之物望盡歸

天威終霽豈非至誠能動之效哉弟老衰垂盡
猶有餘息得及見

明主赫赫神明之斷與霑普天蕩蕩覆育之恩
而小兒新進書生又以翁齒牙餘潤服官事長
幸無他過晨省晝遊摠之皆感恩地也

王文肅公牘草

卷一 七

十九

朱養淳侍郎

比方爲小兒代致謁歸之感未幾而
存問詔恩下矣又未幾而亡荆請

卹疏下矣舉家出處存沒其德蒙賜卹枯毫豈
能罄謝哉海內傾心

冊建久矣天若有意故睥睨改銓之命以待兄
始終大議事事美成即不肖耳屬于垣夫亦愈
知補過之所已輒因齎奏人行附致謝誠不宜

鄭子石孝廉

客冬奉別時愚父子已爲公作天際飛鴻想不
謂尚爾鍛鍊之揚之糠粃在前但使人有愧
于劉黃耳正擬伺便寓一書相勉忽捧教遺并
展扇頭詩讀之恍接春風丹青之譽非所敢當
獨喜得小兒早歸以外間一切人事委之五湖
三徑粗足自遣耳

沈蛟門相公

昨齋疏人行勒有數行奉謝此時但公爲定策
稱賀私爲知己敘感蓋久而始聞有存問之命
王文肅公牘草卷一七
尚以年未及耄前輩且無故事倘恍中忸怩未
之敢信也比涉月而詔至又涉月而齋

勅使至則敝里之山川草木盡生春色牛兒馬
卒載道歡迎而愚父子之微榮庇德復當何如
已惟是

勅詞尚未宣傳以爲此舉原爲

聖母加號推恩則舊臣止合據此陳謝已而就
家開讀乃全以

冊立裝頭因而齒及累揭舊勞表章草野心事

聖恩至此真是天高海深而老先生兼亦爲舊
寮決波洗塵操刀削垢爵也恰似今日再世爲
人臥始今日帖席耳聞之兒語老先生千劬萬
苦以至于今而方復欲自屏樹下使遠年道聽
不經手之人分其功美豈不迂哉臨當占啟謹
百拜以祝

聖主萬歲更不敢套禮伸謝伏惟台照不宣

沈蛟門相公

比得邸報新叅甚得人河南之堅正紹興之醇
王文肅公牘草卷一七
雅不獨可爲門下分憂亦舊寮補過之助也河
事大壞不知亦有經手舊人可物色薦用否幸
託于父子兄弟兩世通家鄉曲間有索書先容
者在不肖地處閑冷勢難盡從卽有之翁臺自
宜以一切公道裁處決不敢以一人一事仰累
清嚴也餘無敢多及

沈蛟門相公

小啟勒成之第三日會齋奏小奴歸因捧華教
則齒及豚兒見課以聖賢不及之事是兒性行

實則謹學路茫然大而遠者始勿論今喫緊在
立身處世異時酬知在此不墮落亦在此教中
偏重之說得無怪此兒墨守太拘故以相戲耶
此亦拙父嘗言今一惟師門陶鑄耳

聖人舉動不惟悠悠不測卽老臣故嘗口白
上心于諸少雋前而年來憂疑煥熱之狀當亦
爲老先生所笑往事已矣目前又當表謝

存問此三家一體禮自無所推敲萬一

聖主成心未忘低昂之間竟是誰榮誰辱適又

王文肅公牘草

卷

七

三

承馮宗伯密簡謂齋疏子孫故事當批授一官

大臣不可失禮

皇上亦不可使

皇上失禮大臣生一聞此語頂踵汗出請老先
生試查先年大臣遣子孫陳謝子孫爲大臣受
恩是會典該載金石不刊事例否生勢既不能
獨異則惟私布腹心願老先生愛之以德體
之以情且陰爲兩疏不下之地則父子面目尚
可以見人耳情極詞蹙不知所云

沈玉陽通政

再耳榮推草澤故人但有手額不敢以箋牘數
瀾從者會有疏謝勅恩之便附候台履知其不
專然恐門下亦欲一聞愚父子動靜大抵不肖
處今之地減得一分世榮庶留得子孫一分餘
福惟門下長者能同此心耳

馮琢菴尚書

昨以匆匆稱賀寓簡數行此時但公爲社稷道
喜私爲家門陳謝蓋久而始聞有

王文肅公牘草

卷

七

三

存問之報尚以年未及耄前輩且無故事情恍
未敢信也比涉月而

詔至又涉月而齋

勅使者至一門俯仰事事微榮人人茫澤恐自
多生緣分得來而亦恐以此愈重鬼神之忌耳
教中喜動于色慶新叅之得人舊察之不落莫
是固然已亦聞海內怏怏以魏公未相爲嘆否
高名之下正恐富貴來逼人今讓前一步恰是
留後一步偶于松陵解逅馮宮詹談此相視而

笑吾丈亦陰以爲知音也長眠野人至此又不免怆怆陳疏雖事非得已然

聖心得毋嫌前倨後恭談口得母誚冷官熱做耶呵呵四明大事已定吾丈可陰佐之再爲鹽稅經營一番何如

耿叔臺操臺

野人久塞耳外事至如楚檄流聞則間嘗私示小兒以爲草竊伎倆頗怪廟堂張皇太過或反爲四方無賴所窺今不喜其言之中而方憂朝

王文肅

草

卷之七

主

五

廷以此生驕恐公等自是憂方大耳劉館兄人品才具于我輩俱第一嘗有書來恐司成推用以越錄見疑必當懇辭僕嘗笑而訶之人才如此而作此等眉毛諱避以爲大痴今不識此君果能幡然見信否犬馬體入秋病臥三月却喜兒衡長休命下爲之安寢誰無父母誰不欲兒子榮進者而老衰之意獨不然想吾臺自得之言外也

嚴天池知府

邵武良郡記得故同年中曾有介紹求此者以兄游乃有餘乃教中頗懷盤錯之憂將今昔異時吏牘官稅亦足少梗過化耶然竊謂官至方牧地控江湖必無臥閣政成之理兄既懷有利

署

妨耐煩歲月

難離脫穎定有時耳

爵痛疾

趣都盡賴小兒已得允休告病人止此

然終以負

主事

主

事

卷之七

主

五

老衰病體注盼小兒一歸得息肩人事專理藥食亦以世躡科名陰託于古避盈知止之義不圖求假得差而時又會普天大慶與陪報事之榮適方父子相對沾沾然喜又惕惕然懼也乃厯公再枉伴翰獎飾過情所遺鷄跂二品示之婁醫慎舉謂鼓療頭風鷄可實元氣已即刻如法用之有如犬馬體賴其粗康不忘銜結也古渠父子雖好雅遊但其人實循謹介潔所干亦非身外公當親之重之惜乎左丘失明志業未

竟爲恨耳

周潭南主事

適間貴鄉魏古渠先生來訪口陳南中鄉故相與之渥但全史粹未得就梓愛莫助之此公古道古學所至取予介然惟不能忘情不朽渠有舊知張少叅在河南訂約相會而客途不任僦舟欲假公重轉託貴同門之駕部者爲給一小票資之以行斯文雅好想人情自有同然不嫌少破格也

王文肅公讀車

卷之十七

主

梁景泉叅政

大典之成此吾

君勇斷一以天性用事自非悠悠可測亦非悠悠所能仰贊一言乃茲猥逮

詔綸追甄末議爵益至是而屈指十年

恩遇種種刺心未有如今日榮忝憊汗之極也推功定策賁錫多儀則老衰驚魂未定不得不用撫臺例具報于使者伏惟台炤不宣

答翰林諸公

自老衰一出春明社稷之憂已付公等蓋十年不抵朝貴一書經歲不闕邸中一報非敢忘情亦其處地與分有不得不然者會小兒衡蒙託叨舉漸爲隱人生事然亦謂身尚挂誹譽之場家未斷詩書之脉寒灰附火無所逃榮至如頃者升

儲片紙霍然自天而下群情同駭萬口歌呼此聖主自爲宗社之計而顧欲下分舊臣羽翼之功公等以爲榮乎愧乎追憶疇曩身荷重擔不能以時決定大策藉于人言今乃于草間敕舊

王文肅公讀車

卷之十七

主

勞局旁拈勝着公等又以爲榮乎愧乎故事未有冊立存問之典今此蓋異數也

聖主行之自可粧綴清朝景色乃不肖蒙此撫今思往不覺覆餗餘慚怔怔發動方與小兒謀痛掃名根少謝天人之忌而今公等更爲之津津道喜此徒趨之憊汗隕越歟耳輒因拜表人行口占謝誠如此惟慈亮不宣

朱金庭相公

先是門下諸君遠使相存至邀名世之章以修
問年之禮田翁漁叟頗亦知榮乃雄章娓娓千
言枚枋覆餗之餘慙褒羨懸車之早計至于升
儲之策不知密地經營擔幾許利害肩幾許疑
嫌却得後功不宰盡委之十年歸臥之人正如
束芻縛草強題作木居士而其誰能當之哉
天子日明聖群臣莫及而不肖適以承事之日
差早自當其易遺兄翁以難今難者漸効而後
知易者之爲糠粃也豈關安危理亂哉夫以上
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主本

德修下德以大年醮小年苟謂同志不惜倒施
其于古稱物之義謂何矣草野稽于修謝今方
得拜狀上聞統惟台亮

沈蛟門相公

前數啓俱已勒成留謝疏在後以待瑤老商量
定遣孫之事而後敢具草偶于時事有所規及
忽得郵中新報則舊臣憂危心事霍然在光天
時雨之中前啟所謂再世爲人者今不但爲人
而且生西方切利天已

聖主舉動真是驚人異哉快哉遣孫一節比與
瑤老商辯數四竟不果自持今亦已矣惟是前
啟所云千懇萬懇必求體亮野人久踈市朝今
一旦開熱猶尚以

上恩自解若乳上小孫又叨榮次是明以謝

恩千恩非至無耻不敢承也又此兒從未見一
人與一事見朝公禮之外若又使之謁拜公卿
周旋人事不惟童兒決不能成禮抑使路人見
謂以爲冷灰尚作熱態不可之大者也兄翁視
此兒猶孫今所哀藉口先自兄翁始受知不覺
觀縷

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主九

耿叔臺操臺

丈夫年過半百業有名字于朝其身之不能自
主而服爲一家離合悲歡擾擾方寸耶今獨恨
先少保至賢子侄未達以煩公俯仰之憂然竊
謂世名至公家足矣一官久次南中如石不轉
天下更以此羨公之高而病生亦私以此賢公
之勇墓石見委敢不惟命但使敲音蠲篆辱于

千古名人如何如何

明主夫夫神斷何物廢朽敢分定策之功即此見太平尚可期而比來人情喜亂不喜治附下不附上此恐爲他日憂耳

錢浩川御史

聖斷赫然以兄等直道登庸爲改歲第一義太平可幾而待也事無全美微聞諸政尚在屯復之交要之兄等左榮右拂不妨次第陳舉蓬蒿故人夫亦愈知補過所矣竊料久淹之後大差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手

決早題過指畫繡過家愚父子望塵不遠此又一喜也謬悠久銜覆餗之慚乃茲猥垂天問以榮爲驚差去乳下小孫未堪謁侍長者附以數行表念惟慈鑒不宜

曾植齋侍郎

前啟勒成三口而齋疏奴再奉華札以至仰知存念愚父子惓惓第新進門生稱兄署號前輩所無昔盛少宰嘗以此見加不佞辭之兄亦當少存斯義耳此外兒自有簡陳謝不復多贅十

載廢臣絕口時事兩疏因有

上通之間附進微言然旣而聞閣臣諭赫然震轟雨霽萬政砥平爲之喜躍墜床盡毀原草兄自此但當准備精調玉燭毋更煩他慮已會病勞再占此奉謝不復一一

王澹生吏部

小孫行有簡奉寄屈指辰下可得微聞爵涉春苦于多病方屏迹城隅會州使吉行再附此紙丁父母苦心地方極矣近乃忽得一家信知封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七
公在恙大可危慮猝有不測異時出處升沉之幾決在此時吾輩非所忍言亦非所忍坐視也昨見兄書惓惓此公緩急引手時不可失已沈日峯家親事已成兄之高義凜凜古人即愚父子微福且無量也餘不及言

馮琢菴尚書

齋疏奴歸再奉華簡知惓惓爲故人始終榮庇之意抑有慮慮前賀疏之上也不佞獨心疑不發發復後期以爲草野蹤跡久疎忽親恐反動

上下之疑且不知山陰公意指云何今山陰疏
竟達上上而不下矣則我輩豈不多一番事哉
即今

存問恩典雖不從疏賀博來然伐柯之則不遠
有如東疏再報西疏再格使人謂我輩日親日
近山陰日遠日疎公以爲竟是誰榮誰辱此亦
已矣即如山陰聽公言遣子入謝亦能保擬荅
即荅擬廢即廢否乎夫人臣度氣力不能盡得
之

王東陽公牘草

卷之十七

三

主上則亦始就君臣寮友間酌其可以兩全如
僕所云淡疏淡報不大失禮則止若不然而三
家同功一體厚薄天淵是成就我輩爲妾婦也
豈不愧哉連日爲此一事反覆謀之瑤老雖意
不能自持然以少保兄在閤老兄在部人之相
知有此兩公而尚以世榮見奪則他何望已疏
到之日煩爲我特見閤兄懇其見亮必得而後
已餘已具啟中

李對泉尚書

公甥婿真人品也惜其早還尚屈一第爲恨瑤
瑤子士驥聞已薦入貴部甚得人若此外則樊
崑山許松江與歐州丁守皆清名卓然所宜亟
優拔者小孫鳴虞學未成文喜其性醇無子弟
之好今雖循例遣之入謝恐穉駭不堪謁拜尊
長廷見之後即使出城不獨爲此兒藏拙亦草
野自爲避嫌計耳伏幸台原

蕭岳峯尚書

春中孫兒鳴虞之北去也戒令從衆

王東陽公牘草

卷之十七

三

朝謁之外不見一人不惟草野自避上交之嫌
亦兼爲小童子繁避速成之罪以此投謝託之
空緘齋送付之老僕殊未暇爲此兒應酬作計
也既乃聞兄翁首肯顧訪旋而賜宴賜犒賜贖
事事非始望所及不知此兒作何面孔支對長
者弟也衰年多悻小器久盈豈堪又添此慙灼
耶翁今厚德忠猷之名滿天下而又以
明主弄印未予晚正台樞之位緣此士益附望
益隆而措施益得自展古稱郭尚父不負功名

而功名卒歸之今豈異人任也東西之功及翁
當事始得敘錄此實從前欠事所關不小天下
未必無事有如萬里征行祗記人過不錄人功
誰復有出百死盡力者弟疲癯餘喘嘗自痛辜
負

主恩犬馬之力且託于兒子自効而是兒乳哺
情濃不可復強輒因北來人便再力此數行寓
謝念有野芹恐徒博厚酬不得不以無文爲敬
惟台慈亮之幸甚

王東甫公牘草

卷之二十七

辛酉

公謝賀七十

爵也朽樗無用之材弱柳早衰之質自叨榮次
淹歷歲華輳已覆而迴車祗自媿桑榆之晚器
既滿而辭酌敢尚攀彈結之榮比茲微福于五
雲更得躋齡于七袞來日苦短且偷視息之安
神理忌盈旋中陰陽之罰方諸公矢辭發幣之
日正不肖惟腦額哀之辰想寒門之近虞蒙慈
念之遙軫朽株枯木空藉煦于春陽敗鼎殘羹
猥分吹于宿火惟期末路草環之報毋忘同朝

茅茹之思幸而寡過于鄉邦所資餘教不敢墮
聲于末路是在當仁聊控鄙誠薄言論謝伏惟
台慈垂炤不宣

曾見台尚書

四十年來千尤百悔歷歷在心今諸公往往爲
之飾罪爲功破憂爲喜使不肖口噤而不能對
則亦已矣乃我翁以道義相許而獎飾滋盛劇
非所宜耳屈指在朝與我翁項背相望者真無
多人蓬麻有心豈不願枉臺下爲香山社主而
以時事人情度之勢必不能則不如暫屏營歸
之心盡展匡時之手俟天下屯否畢開而後以
扶桑若木爲執事駐節之所耳高明幸垂聽焉
耿叔臺操臺

生平常竊念造化愛名甚于愛福故與其多譽
不若多毀今生平自揣謂何而以犬馬餘年過
而受滿朝士大夫之譽又過而受有道君子之
譽以爲不肖祈福乎今天刑未解疾疾滿身即
子孫在前且圍圉焉倚爵而不飲况敢侈焉受

頌受禱居造化之成功乎哉兄乎亦可以諒我矣

焦漪園修撰

尊文非僕之所敢當然大儒作用亦畧見一斑矣頃來詞林文體日趨纖艷取青婉白殊累大雅得兄以高古深醇之文一洗滌之亦大快事有材如此山川其舍諸必不以黼黻之手終貴丘園也幸爲國爲道自愛

答南京賀壽書

聖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三

不肖比者不勝揆初之感久客遠山頃過賤生始歸再理教言彌增惶汗竊惟古者憲老之禮平格之祝要以比功絜德稱物稱情而止顧安有區區螻蛄之春秋泥塗之甲子而至于滿朝動色矢頌稱歌如此之華重者哉抑亦如張老美輪美奐即禱而寓規魏風伐鼓考鐘好樂而思懼使爵載山知重飲海戒盈即吾臺噓枯雕朽之溢言皆不肖繕性引年之實益未敢摭謝先遣力代布感悰萬一伏惟尊慈垂照幸甚

沈蛟門相公

比者夢周家叔來蒙遺札見訊申瑤老隨以華衮百行之章爲賤生在祝讀之喜愧交懷汗且涔涔下已竊念道懷冲用自不以泰階勲業下遺寮案同志之雅惟是身參萬機時屬多故即有寸陰不妨爲故人東向釀酒或附致非風南雁一帛一詞此亦足表信已何至親灑千言淋漓滿軸宛然若揖夔龍而身在其後者謬悠得此詎不知榮抑恐翁之溢于譽而傷于明也人

聖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三

誰不知至如不肖侍翁三十年止以趨操砥礪見托同心而遇仇遇事已覺推推浮露令其處翁今日不知更作何狀矣幸而天假之早歸又假之長年以得再奉翁教然神理忌盈海樞凶酷計惟有惜福懺罪以徼餘福耳至于來寵鄭重呼崧祝喬則真覺顏腴難于置對惟當珍襲世世永以爲好耳

陸平泉官保

不肖蕭然蒲柳寄此桑蓬何圖分南極之輝忽

爾枉瑤天之字俯收洛社徒致頌于大椿晚入
商山已貽譏于小草雖獲處補則息黔之地已
恨逾知非寡過之年誠欣附于長庚終自慙於
雖甲既許共後凋之歲復幸臨難老之鄉請釋
頌言願聞至道自餘懷感寸楮莫宣伏惟台慈
鑒原幸甚

答七十賀壽公啟

爵也朽樗無用之才弱柳早衰之質自叨榮次
淹歷歲華轅已償而廻車敢矜末路器既滿而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三十八

猶酌祗厭餘生乃茲藉庇于桑陰更得偷安于
榆景狎鷗鳬于海上私慚得寵之過優馳日月
于丸中却悔知非之已晚豈圖弘念遠辱惠存
華尺兼函猥藉丹青之 名章伴篋載分琬琰
之光匪徒誇詡于人人尚擬寶藏于世世短箋
報命有忝榮施別楮告誠尚煩曲費臨占無任
懷悚

朱平涵宮諭

伏承爲大馬之年專使枉賀開函拜書駭然驚

汗已讀大章聲則如鏗金言則如貫玉無論獎
飾過當而至使足下未祥而歇獨爲老衰破例
非但負悚而已僕今所處所謂連萼甚華其葯
甚苦比浹歲失兩愛孫以是悟既盈之器不堪
再酌數月以來圍圉然爵倚不飲缶懸不擊而
足下忍更益之疾乎足下鄉譽籍甚乃尊諭有
所介介何也若以前日議役事蒙毀有道者甘
心焉所願兄永肩此心無爲群魔生退轉耳茲
不一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七

三十九

李修吾摠漕

長箋之外又加以手書下問此肺腑道義真知
別無辭以復大抵吾臺今日報

主臣時之道揔不出前故中大直委蛇四言雖
一日三公世必不以爲驟而粗能濡忍得小利
害執持定大規矩智名勇功盡籠歸赤心一片
中何事不成何官不耐若眉宇間之氣節不獨
自小抑使

主上有盡疑朝士之心想高明必能辦此省教

公已得六麒麟而不肖止有縮髮一孫春中兒
婦免身又成虛想德薄薄報當復何言聞亦有
及于小兒勸其早出乃近已援例長休不肖老
年亦不望其進取公當諒之耳餘情種種何時相
見盡言

黃穀菴侍郎

年來辱教至再而僕乃未嘗一字奉答草野上
交不嫌踈節然以兄之至厚亦復何嫌何避何
過何文直是老懶期于形跡外見察耳大拜之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七 四
喜不獨故人愛之廿載老詞垣而人視之如恂
恂赤子不標一法門不趨一捷徑即此自當安
坐取公卿不佞老矣且喜得吾道不寂寞間私
語通家陶其情勉令他日以師門矩矱爲宗而
惜乎兒衡之遂自棄也然晨昏媛姝爲乃公料
理湯藥視省寒暄甚得其力且安知蒼蒼者不
借老休以成就此兒兄臺便中時時誨以守身
應物之方萬荷萬荷可憐一孫垂成而天自今
新節擾擾間滿城燕喜笑而老衰一人獨爲之

向隅寢魔食墮恐卒當以情夙兄所謂世出世
間法畢竟半真半假一時未能得力如何

費唐衢布政

爵也歸骸十載臥疾多時仰藉餘福幸及長年
此生意望不啻過已顧自愧生平出處悠悠身
名汶汶不敢以山麋野鹿仰託蜚鴻折鼎覆轅
更塵華袞此亦其器之所極庶幾挹盈補漏少
藉餘生耳乃茲千里使轡儼然與華軸重幣
辱而其名曰賀生生固無可賀者惟是一息僅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七 四
存桑榆之陰未甘自棄則但有乞刀匕于藥籠
佩韋絃于座右而此外非所敢承亦非所敢置
謝已郭端公琳琅之音乃特爲育老生噓借千
言且不係稱功頌德套語固當世世寶之永以
爲好耳

孫月峯尚書

犬馬餘年蒙諸公以賀來辱而門下重爲采錄
微細探追已往纚纚千言可謂至逾等至過情
已然門下豈私人以言者不過謂通家累世臭

味偶同五湖三畝杖履相望而噓枯借槁無交
關朝貴之嫌灑玉揮珠出包篋世儀之外此古
德交情以情起禮而爵猥以淺末當之可以生
而不死亦可以死而不朽已惟是天道忌盈自
名章見辱之後家門多故連哭兩孫此非薄德
累之而誰也只今眼前仕宦進退兩難幸與老
兄並得早處閑地而彼此憂歡之事竟懸天壤
然則老兄何不移見祝之章以自祝也偶因鄒
憲公人便附此爲謝不盡欲陳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七

四十三

吳節菴御史

伏承遠使賁存爲賤生枉壽寵既逾等譽復過
情捧次豈勝感悚不肖自揣生平僥竊已甚凡
茲未死之日皆思補過之年即令野鷗之席且
若就若驚野人之缶且或鼓或罷而吾公顧爲
之津津道盛德居成功豔言涉世之小榮遠易
歲寒之晚節如魯郊窮鳥乍對鐘鼓能無駭然
有避席而走耳

焦漪園修撰

比聞丈杜門靜翳已儼是禪那入定境界而頃
之乃爲犬馬賤生破靜擾擾抒思一番至其所
以獎飾疵陋發皇幽渺者又皆古人不及之事
海內所不經齒頰之言爵被此榮也可以生而
永年亦可以沒而不朽已記得衙門前輩體尊
自非舊與不輕綏接而吾丈猥辱以折行下交
之禮先千年家幼賤此則似乎情勝而近文非
所望于古道耳茲專遣一介代叩而不敢用虛
詞爲謝小兒俟其謁謝諸臺歸當別奉啟不一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七

四十三

嚴天池郡守

爵也山中草木之年海上鷗鳬之跡久自愧縮
不復敢仰附青雲而屬聞兒衡之得幸左右也
庶俾耄老私淑典刑砥愚發蒙不我遐棄而今
萬里音書乃崙以賤生辱賀華軸琅然之辭又
知出自手裁至于侈稱涉世之小榮追獎立朝
之微行以袞飾芻使駑附驥其何能令人不厚
顏且益之疾也謹此報謝不宣

黃慎軒論德

承舊寮諸學士合詞見訊乃公重以專簡專餉此必有見取于形骸外者及讀來教咨以出世因緣爲之愧歎累日此事僕實嘗耳剽崖畧而一落世網則遂無支吾身命了結世緣之計聞之兒言公真成有髮僧已不茹不飲晨昏唄誦不知何所感而遂至此既至此若了得斷緣不了應緣能顧法身不能顧色身恐終落第二義可憐袁宮論去住非不條然于世界果得其一分力否貴鄉趙大洲先生資深於此道不肖嘗面規其心欠清于文學意氣太擾擾乃不肖自謂于清心一着管窺得分寸而生平又苦厭事之癖既老滋甚以此勸公几折衷動靜愛離間即教中所謂不二法也聞京師盛講宗門不思善不思惡最上了義此君子未必能登高造極而小人易藉爲蜚蜚首鼠之端吾輩有志有識者且先理會綱常世教可耳屈指館差次第或當相及如過吳門不惜扁舟一往也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七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八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師尚書建極殿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勇時敘校梓

曹嗣山撫臺

適海上有飄來遠夷三十口已經府道譯審確無內犯情形今當解臺發落聞十年中此類得賴生全者再矣好生大德非待仰贊正爲救人救徹歸途艱遠此際小煩仁人區處耳特此附聞不一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八

沈太素巡撫

教至始知節旆尚未西以楊酋兵事下詢此非草鄙所敢妄對也抑剽即中舊任撫臺嘗銳意攻剿謀及不肖不肖以書上之大略如來旨既復蒙駁問稱此酋衆叛親離獨夫易擒不肖陰以諷之而退復爲盡言忠告料此酋必無赤身受縛之理今其何如哉教中云云雖武侯復生必當以操縱方略陰陽其間且

祖宗朝制馭遠夷原是草草兄臺試檢實錄中

儘有粧聾受侮畢竟以羈縻結局者況今是何等時乃必欲空拳索鬪盡見其拙真所謂一不成而萬有餘敗計無誤此者也直恐大兵旣發不可無一事藉口爲小酋所笑此則又在兄臨機妙用不茹不吐耳伏惟幸亮

耿叔臺操臺

教中蒿目時事因而歸本學術之不一誠然誠然以愚意言之悠悠世道昔未嘗通今亦豈容塞要在我輩認真本來面目覺得夜氣清明中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二

貪嗔兩根不能盡絕莫輕以已之所難強責他人又莫輕以心之所愧巧飾蔓語學術在此心術在此經世術亦在此竊嘗嘆今之學者日日說中庸却日日反中庸日日說聖人可師却日日將堯舜所病孔老所不知不肯一毫放過賢者臺下以爲如此人心平乎陂乎世道通乎塞乎承又有乞歸之疏此明知其不可而姑妄想今姑妄言之即此充拓得盡與其想而無益莫如罷想與其言而不聽莫如勿言此亦學術中

一竅要也如何南中多君子孫月峯僕之師也貴鄉劉司成僕之友也吾臺試與切磋長善勝飲蘭陵酒不知何處是他鄉已

于穀峯尚書

曩者詞林連袂時老丈于諸公爲最少年而升踐最早今優游林下已目見後起興廢忽如影靡而老丈巋然爲魯靈光榮壽之辰薦紳奔走交賀而生亦得以五湖策笠附託同趣南山之祝業已爲諸公介紹堂前豈不謂千里對面哉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三

問之兒子衡道容尚矍鑠善飯春風坐中儘容得故人子弟稱觴進履于前而不肖老病支離但有寤病白雲企想黃石此易道損益之理固然若僕之支離老丈亦不足復念之已茲專致馳寸絲奉佐燕喜更祈爲道爲時崇護是望

王衷白掌院

公比者方領師席而時又會都試倥傯之際野人分當避嫌以此不敢先一介致書乃不意雅懷念舊不復更存形迹猥于衆中特先專問又

重以金玉之章既存衰朽不肖真感極而規已
此聲一傳則地方官長親戚子弟遂有見題爲
木居士藉口徵福者顧爵勢不得不漫應亦必
不敢祈法外更加情也孫兒鳴虞聞一見遂承
駐獎而舊游諸公亦或以韓荆州品題之下折
行見施既妨學業且亦非所以安幼穉之分今
不得不干恩放還鄉伺其氣體稍壯禮節粗闢
容再遣之執筆函丈茲以宿疾稍間得繫謝諸
公而在兄一家之雅不復隨衆以長簡奉涓區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四
區瞻嚮但有此心

李修吾摠漕

兩歲不聞問暮雲春樹心勞可想所喜者公遂
能倔強羣璫擾擾間而調濟有方不成大業
明主雖心不恬而口難折公論陽議代而陰借
留此亦世道吾道之一快也嘗託鄒憲公口傳
微款而千里遠使業以手書重貺來辱豈勝欣
藉豈勝愧感謬悠久涉世途嘗不揣自託於二
三知己前平生不私一介不害一人謂可得微

天餘福優游晚景乃今十年之中連哭老幼五
喪皆情親骨肉義兼師友而最後死爲長小孫
鳴虞秀骨遠神溫姿卓履尤目前子弟第一天
之驟奪此兒也乃似故爲老衰追償福祿債而
尚安事此生爲哉潛生所傳正知其一不知其
二其知者爲家門兒女之痛其不知者爲肺腑
道義之悲而吾臺即曲爲慰解聞此恐亦不免
臨風一洒涕也人生獨此至情無路自遣至如
吾臺名實宦成威行惠浹然羈縻世網不進不
退正借此一分頑鈍上者爲金門大隱下者亦
以少酬其崇俎豆之思愚竊謂今薦書滿路未
爲知公病移連寢亦未足困公正當放倒此身
以郭令公作用厭嘗寵辱一番而後乃見真學
問真人品耳聞經春苦瘍職事之外且不勝繁
惱公其先一身次一方又次乃及天下何如

耿叔臺操臺

野人久不開除書比明臺加銜報至竊獨爲吾
道手額而以屈滯多年惜鼎之喜未足償積薪

之憾耳年來天人之意慣挫折善人適聞樊崑山朱吏部天許松江又爲虞羅所及然則何有乎么麼一兒吾臺惜才當自故人推之天下耳

楊濟寰巡撫

大馬歲月僅餘殘漏而殷憂刺心百疾纏體兒子衡媛姝侍前故是衰年一助奈秋來亦苦善病偶於至夜修先祠魚菽之饗晚而斟羹只有一切孫執事嗟乎人生至此誰能以壽爲樂哉使旋旆此布謝萬一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六

王復齋總督

五湖病榻渺隔重霄萬里書郵載勤專使吾臺之爲故人至矣渥矣但翁臺此時千荆萬棘彼矛此盾其調停鎮壓之難有百千倍于往年者聞之談口諸司各行其意過隨示之以怯過激階之生變惟臺屹然處中指揮如意而一不露異同之色此才品當在茂弘安石間留一日地方必蒙一日之安第恐一轉足則事遂不可知耳

趙準臺御史

兒子衡初涉仕途然已能耳剽民譽爲乃公噴噴不容口天下事雖可憂猶喜朝多諍舌士矜清議能默回元氣于聲色之表而吾丈鸞儀鵠立乃爲善類主盟不得遽生桂冠想不得更思故人已覆之轅重爲枚枻徒增其隕越也礦稅未罷

明主若有所待而愚民不可戶曉適聞敝郡城已再闕恐四方尚有乘機而起者此亦吾丈他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七

之憂也如何

溫一齋總臺

聞之道路翁近感士風靡靡爲發憤抗疏一番此所謂君子如怒亂庶遄已而愚竊料里耳之未必諧也若老成豈以此爭勝哉要立此議論長留天壤間而胃中不執一物過後不生一念乃禪家煩惱中之菩提不必遂以此爲潔身避權地也它不暇遠引即如爵性褊淺狃急翁所既知自經世故備勘物理乃稍稍磨礪氣質粗

全始終鈍根作用翁當無藉於此庶亦可爲它山之石耳諸惟爲國爲故人自重不宣

曹嗣山撫臺

地方民情已具張太僕所上公啓中爵不敢復贅但念督撫院道各在本地方行事原不相侵今事在隔江利不百而欲變法豈有漫無諮議徑自以彼行此之理非但人情不便事體亦不當爾也伏惟台裁適見陳州守面日驚黑情事悲慘自言久爲奸胥乾沒所累今欠數不多足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八

可解手而近又聞以虛報錢糧被叅此則蘇松各縣俱有之似難專坐一官以愚私計或不妨以權輔法先責令開明實數給文放歸却後從容照數追補何如然恐又累後官非野人所敢定擬神明在上自能酌量各州縣間爲之曲處也

造次惶恐

劉斗

文

榮代在邇想見列

民攀轅祖道之盛爵支

離病榻瞻送靡緣則奈何不令人翹首咨咨攬

涕哉夫人生會有別爵亦豈以區區兒女事臺下者獨念江南理亂之機吃緊在今日中流操舵所恃吾臺一人上調下維左縈右拂不惜身茹百勞以易吾民旦夕之命試觀道路口碑家欲借寇君人人能領買父而受知受愛如爵者何能獨無介然謹專一介奉啓代送惟萬萬爲時爲故人自愛

劉斗陽按臺

每讀時事憂不在內而在外今敗證已成而南

王

公讀草

卷之十八

九

之使日譁里中自古豈有光景如斯而不亂者報災雖早然春發乃秋穫之母不知可破格一題先爲蠲賑張本否爵頗剽海虞謠頌以爲悼大明允前聞無兩草野更不能贊一辭佐一議非敢爲佞也貴鄉閣長未得地時清名滿宇內今首尾一身何至詆訾如此明臺試以此追感故人當事之時宜何如憐已使旋輒此附效區區不盡

劉斗陽巡按

自吾臺換節西部渺隔重霄惟是寒暄私問以
嫌自屏肉食遠謀非分所及間嘗竊戒小兒立
身處世事事以吾臺爲法則自信于心口在逃
彌親者此耳承諭病疏已上想廟堂持議者必
能悉吾臺苦心而三差遞滿暫請休假理自難
與諸臺例格乃不佞前啓云云正恐程奸之說
尚微

宸聽有如求去反得留則道體煥熱愈甚不如
且忍伺間耳今聞程奸禘革乃是天助我公縱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十一

不得長往萬不失一二十寬限莫更憂不測處
分也貴恙總不出于心火爵十年前時時患之
大抵服涼藥愈熾後稍用兩手摩臍及存想泥
丸之法覺肝氣上升心火反降頭痛不發者彌
年吾臺試採而行之當知我命在我其他身外
委蛇得失早晚勿論也何公祖受代恐亦不宜
太遲如尊疏未下且飛信趣之庶乎人已兩全
耳

劉斗陽巡按

稅事難處不肖固已久切隱憂然尚謂吾臺可
以卸半肩于撫院何意事機猝迫竟煩吾臺獨
與貂璫共事此輩猶稽兩端勢豈能盡如人意
然計所藉調停亦已多矣第遠州尚未見稅條
據原奏人止開數五六萬未有決詞乃聞倭璫
竟定數十萬此何說也頗聞南北告變
明主未必無悔心若外議稍持難猶或可補救
什一二東南百億命微禍未晚耳

劉斗陽巡按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十一

比見邸報有中途移疾兩疏竟亦不知待命何
所坐失咨候負負何可言者適鄉人正傳矯旨
參疏亟命兒衡秉燭讀之一字一吐舌且讀且
流涕而比來教遺會亦以是日拜捧則矇也更
似仰青天而覩白日矣高志難遂自己策其必
然今深資重望無更屈外差之理倘肯俯就刷
差則迎家旣便兼可靜攝道體第不知機緣果
湊與否子孫委蛇業以身計公家且不必擾擾
縈于胷中世豈有福德如公而熊夢竟杳者乎

中時事僕以爲不特盛世未有雖衰世中亦自鮮聞今所恃

聖心自了了原不以近時舉動爲是今滿朝危輪縱極忤不過留中而吾臺又當門着鍼異時輪臺之詔未必不以田千秋一言得之毋謂天下事遂無可爲也

許甸南給事

卧家日久得公天上好音而年來胷中萬苦萬疾爲之曠然一洗第來教所稱世道人心揔腕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十一

不得輒坤陶治與六籍九經之磨勘樵夫漁父之間評公如有志聖賢學則請沃而忘之惟是傀儡場中線索在手盍姑先其近且顯者如政批何以清袞闕何以補以此之實御彼之虛而天下事或尚可爲也兩頭雙面儘容爲我輩不嗜名不圖利者之用第以施于發謀舉事爲害不淺今外權漸盡移中貴而

朝廷且生輕士疑賢之心勢重必反公其試冷眼視之謂何如哉病人自歸山七年再經家難

而大馬體未填溝壑以佛子還債之說觀焉知人之不足未必非天之有餘第不審餘生尚得優游太平與公相從學問否耳何物生于空桑敢負

君負親負先達負天地第如不肖事事粗了又事事不了世責輕而內愿重爲真負耳公之志大而力强勉旃何所不至蓋古有弟子拜師師亦拜弟子者因書報謝輒以此爲野芹之獻

沈蛟門相公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十一

傳示京耗謂

聖主且以宮闈大慶齒及舊臣葵藿野誠不容自外聊復效顰數言馳一介附之申使以恩意言之先年

升儲詔下尚有諸司進表例可援今禮既從殺詔使且未臨第輩山澤隱淪何苦先事強聒今一聽指麾若以爲可已斷請已之又有最苦最窮者存問謝恩申老先生尚有他子弟可遣乃不肖獨有孑然一幼孫驚弓之鳥萬萬不可再

涉長途竊料閣中擬恩時務從隆重承諸老相
爲至情而竟未有憫念及此者今方與瑤老商
量若必不得已寧遣家兒自行庶免白衣子弟
干恩之嫌而兩家一體蒙恩不至以遣謝異同
爲罪此着似可從權第兒衡方病又不知彼時
可得成行否就得成行又不知父子便得相見
否衰年風燭之人萬緒如縷惟台慈幸裁而示
之

李九我侍郎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十四

吾丈振古清標備傳於敝鄉錢道長之口非草
野故人所容私頌杜門日久分無復上交之緣
乃瑤老適傳京耗知

明主方下疏恩之詔齒及在遠之臣不得不效
顰數言先拜表而後受詔然愚意尚以草野冒
昧強聒爲嫌而瑤老疏專賀 皇孫僕則并賀
微號頗涉異同然正恐未知孰是今一一取裁
門下如可已則斷請已之不可已就便將兩家
疏藁刪改歸一無不惟命也

朱金庭相公

皇家如天之福慶而僕得身被

恩華口銜

溫綽循頂至踵誰非老先生陰翊翼之乃忽聞
政地近多一番搖動而

聖主方欲專任老成未便有所更置計此時老
先生獨身軼掌焦勞比往時百倍然竊謂積誠
之極天意無不可回虛受之弘人情無不可化

太平之機正在今日所勸老先生耐煩耐事而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十五

已向以齋疏事不勝苦窘造次上聞及得台諭
并奉大行傳語只得與瑤老細商遣同堂弟元
爵代行而瑤老却得赴乃郎會試之便若元弟
以分以親俱難比倫有如疏下閣擬萬萬愛之
以德耳林野久荒筆研恐疏稿不無漏缺亦望
老先生精加改竄勿令遺笑也草次不周皇恐

黃與參參政

自兄出補之後冉冉數年間嘗與兒衡耳剝河
耗隄繇萬里未嘗不扼腕頓足恨兄之在遠不

得借一箸於

明主之前既復思仕宦得此乃是出險而夷去勞爲佚而豫章人倫月旦之鄉於穎脫更易敢爲相盼爵年運而往矣郊園數畝外別無他營亦無他見適有傳內耗者云

明主方以國慶疏恩舊臣議且修前輩故事遣子孫入謝而四顧蕭然轉成悲感念獨有兒衡在侍欲遂遣之然復不勝舐犢之私竟不成行足下省此亦足憐故人老來情事已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十六

孫月峯摠憲

野人不復闕理亂至聞兄臺摠憲楊公典禮嘗私譬方今之勢雖標疾外形而元氣內守要在翁等察脉審方於強力猛煉中不失鎮安調劑之理天下事無不可爲至如爵者報

主未効徼天之幸得早抽其債轅覆鼎之身而年來家難紛拏七情潰亂遂至眼盲足蹇食噎寢魔納之乾坤無地安處而老兄尚安得以古賢謀斷之業爲我繫望乎據教中有先人遺籍

之語以爲是太翁著述欣然拜承既而啟視名

卷古蹟爛然乃知教中謀斷二字義取諸此如老兄果以不肖爲真房杜也顧今豈房杜之時以爲非房杜而祝之使爲異日房杜也則朽老光景除更乞靈地下再世爲人得修業補過以酌知獎耳渺乎迂哉何君子之善愧人也今附綴數語於先友太常之後却因使者封納統惟台鑒幸甚

邢崑田摠督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十七

老病入山久不閱報頗聞東西功次經年不叙嘗私語兒衡國家雖久太平然安知意外無揭竿斬木之事今急則求人緩則往往以功爲罪使謀臣挂冠壯士墮淚此非好消息也生之此論雖私而公彼時了不爲吾丈萋菲作計既而大計有聞乃知雲翻雨覆誰爲傾交烏盡弓藏興咨自古而爵亦僅付之一咎歎而已

聖主明斷從中報格其知者

世道公道稱快

男子頂立

天地第自顧本來面目何如不足曉曉置辨也
茅二岑郎中

不肖爵林居日久目不閑除書然數有私慨以
爲醇明如門下而宦閤久次不無少屈豈雅性
固自恬此大車駟馬盤桓九達之衢政不在一
時捷步耳貴同年殷海岱才而貧沈日峰一絲
一粟乃父司之無纖毫私橐真孝子也兩賢者
皆以壬寅物故天可問耶

劉雲嶠祭酒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十八

山居屏絕外事之日久然間閱仕籍不見尊銜
頗甚疑怪欲進一言以古聖賢中庸之道相勉
苦未有便也比始知兄肯幡然爲世道一出而
又以借鼎南署綰篆國庠爲朽老舊遊補過意
甚快之然不敢輒通起居恐鄉弟子有乘緣而
干澤者比茲千里馳使儼然見辱乃知向來雲
臥今日吏隱心事皆道合時幾光騰日月固難
爲牽俗嗽名者道也已讀別札更薄司成一推
至于揭辭又將以此決去聖人適手寫心經有

味乎空色俱化之旨竊怪兄之未空我非柳下
而見夷齊非所望于大觀也古今談性未嘗不
以高明廣大並言今豁刻較量惟恐一步涉嫌
半階多取乃似求高明於廣大之上兄山中學
問固止此耶二十年老詞林欲使主銓稱較銖
兩與後生論俸然則我自爲君子置人何地斯
言也不肖向嘗以之規鄧文潔公豈得復於今
日挾不滿之意於知己幸裁而聽之世事雖可
憂然愚終謂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十九

聖主聰明未必事事扞格至此嘗私聞之趙寧
宇中丞方今廷臣言諫多身諫少有如部院諸
公果能人人戢身私第如布衣葛屨則
主上豈無耳目豈無感動此兄家伯仲與李九
我宗伯所優故不肖夢寐中未嘗不以三公得
地爲望若高談洗耳以脫籠解縛爲快則眼前
誰不能者可憐七十故人千劬萬苦博換得小
小方便而年來一門老幼五喪相繼有生至此
不如無生然猶區區獻其野芹者誠念知己之

難得同志之不忍負也兒衛近雖粗知讀易然試問以開卷彖辭未見了了安得先生長者爲發醢鷄之覆乎魯論義從未留心只以廿年前夢中有所指授一爲鄉人言之惜乎年老緒亂都復棄去兄根柢精力足堪辦此更不必問道於育也

劉雲嶠祭酒

歲月道盡老景無歡乃今十行遠札四部新編所以獎掖故人者更出橫經問字之表則安得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八 二十一
不令人感忤下拜哉天祚斯文士之游龍門而歸者人人意滿而爵比屬耳里中一二老成以謂年來國學之政畧與鄧少宰埒而文采神韻過之詞林得此聲也可吏可隱何遽不如漆園柱下之適哉記得少宰兄曾見訪海上私謂不肖與瑯琊公曰吾學進矣能終日對客觀伎矣乃教中扼腕時事迫于乞身此却似於少宰進學處未甚得力也如何如何右編未及縱觀試先閱每卷補遺隨以示兒衛令之卒業真千古

完書第未得卷首一親題爲恨耳新報驚人明主日月之更漸次有緒而吾丈猶未滿耶古稱君心惟在所養養之一字最可思此參政他日事也

馮琢菴尚書

適莊宮允齋錄使來又傳丈倦倦見問之意萬里心知何遠何近而須日日挂齒人人傳意之爲親乎竊謂丈至是亦覺有兒女氣耳連見部疏剴切暢快之極私對子弟言非丈夫手必不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八 二十一
能爲獨奈其十疏九罷何大察近矣賢否是世道第一關乃竊見近吏卑竟巧宦進前真才退後如韓嘉定之一廉如水而聞有物色及之者令人氣盡爲之嘔飯似此之類恐遠方尚比比也公其察之諸不莊悉

沈湛源國博

屏息鄉關不聞問者彌月既歸始知榮拜國子之報而車馬且匆匆有行色矣竊嘗謂吾丈吏隱三年真是鷄羣栖鳳一言一動隱然爲恩父

子師表而氣力既不能挽留齒牙又不能相重
今但有依依戀別耳已阻遠第未審榮行確期
小兒追送或尚可及以平日道義之知毋金玉
爾音則所願也不腆一絲代饌惟慈鑒不宣

耿叔臺操臺

兵臺傳教見詒以內養之術茫乎不知所置對
已適聞有一陝西異人偶至敝州自稱詣通三
真詞貌甚倨其意或恐欲動不肖而不肖早年
聞人頗多雖以李赤肚之高名未敢信其嚙然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六 二十二
無欲今惟有閉門謝交自求方便而已吾臺法
紀之地更宜嚴慎交接勿形喜怒道即在此特
雅敢布區區

劉夢胥大尹

犬馬病久臥鄉廬忽聞車駕枉辱有失瞻迎但
有馳企鼎鑪有耳誰不聞萬口頌聲而孔通怙
恃之下若流議不關情公道不發憤則幾於無
人心已第自愧望輕言輕不能有所開白而今
日趙璧復完乃卒藉當道主持之力顧草野何

人而敢貪天功也惟是風波已定俎豆方新所
望公盡忘前事努力爲地方 終終造命則尤幸
耳

段司然大尹

頃蓋雖未久然竊耳謹頌公真物外異人一官
遊刃其餘事耳可憐病叟遂無復望見之緣昨
自吳山歸知承素旌見辱茲又塵使翰臨謝重
以瞻馳頗聞琴川功緒十就八九世俗缺陷恨
不得借寇一年然願公勉支鷄骨爲我民徼福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六 二十三
後地耳使者倚馬索報占此附致惓惓伏惟台
亮

朱金岳副使

生嘗歎地方人情不古觀面口碑轉眼或化而
爲腹誹獨明臺去吳之後神明愷悌萬口猶新
昔何武去後見思而我公更去後加敬不審將
來史書作何揄揚方于古人召公卨伯何如耳
對此餘喘僅延歷管家難此實福過量名掩實
之効伏拜弘獎但有拊心使旋占此附謝野人

辭餽私戒不敢以例長者伏惟台諒不宜

鄧虛舟大尹

茂苑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能思之愚父子夙
比棠陰且辱收爲同好感知戀別自難已已正
馳遡間承達箋豐餉之辱因審入都伊邇鴻儀
驥武駿駸日新天下會多事大賢所至當思所
以獻鼎上下承翼昇平者毋遽作厭離想也爵
老景蕭條雖復強支風燭而新秋父子同時感
疾使者至而不能出見臨占報命但有悵悚頗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二十四

趙寧宇巡撫

三緘遠墜喜出意外已側聞楚事大定吳中復
效尤而起今歌謠滿市其獎掖首事不啻加勝
其刺議當事者幾欲捧掌黥面而悻悻尚未快
也定知翁臺調維上下必難兩全然亦爲泰山
素望足能鎮物不至以流議掣肘何代無亂惟

好亂乃真亂耳高明謂何

李晴原布政

昨始聞山東榮命老丈得此以資以望論之已
屬太晚乃不佞區區私喜獨以地方自遠而近
道里自家而官而東省更屬奸璫就殛吏民安
枕之後吾丈又不妨即官爲家以吏爲隱且于
太史親家公差省侍爲便定知雅意亦同此愉
快也相望只尺病阻躬賀聊遣小兒代申鄙私
惟台亮幸甚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二十五

朱密所江院

天子夫夫神斷久任臺垣此於後進踐更誠爲
長便乃明臺獨以此結地方俎豆之緣而愚父
子竊亦以此私訂頑補過之益雖分在草野無
階賀問而晨興夕寢蓋無一日不比廣廈而夢
華胥也正引領間忽承使札枉訊重以多儀感
慰交懷無以爲喻向者頗亦剽聞郭宗伯之評
以爲天壤間決不可無此公論今教中云云又
不知駁正何事所指何人恨不得疏稿見之要

之

聖度汪洋未必能忤但得爲世道人心發皇耳目一番如昔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功德不淺鮮矣可憐老體衰殘不能仰佐思慮萬一自惟生平敬愛如吾臺耿臺及劉臺伯仲屈指不數人所期各爲吾道努力以酬時望臨啓不勝惓惓

劉斗陽巡按

適荅貴鄉朱公祖書私陳欸欸而不虞使翰之

文肅王公牘草

卷之十八

五

先辱也喜承九年榮滿何以不見報疏與內批新命豈尚爲新安芥滯耶世事至此生亦不敢勸我公久戀劇場但當諦審事機何如若造次求去未必得去反添却方寸中膠擾耳不肖數以隨緣勸人而身處骨肉傷殘不能自遣即今舉體疾病兩足蹒跚憶尚以前年家變鬱撓成損尚何得與聞國計與臺下出處計也教中察典真亦異聞譬之歲早年荒自非人謀所及但在我輩士大夫各矜廉耻扶持清議爲主若所

謂一私人不知何指以愚言之悠悠海內何人無私但顧其所私何如人及所以見私者何事頗聞朱臺近發謠言方憂抵觸愚又以爲言出肺肝當求有益不應先以此待

主上至如吾臺業當解肩則又當十分輟瞬以待欄柄入手自操自運之慎毋以黃金擲虛牝也承賜教宋史本末讀之不能離手使者久遲索報匆匆手勒數行授之不盡感誠萬一

李如梅總兵

文肅王公牘草

卷之十八

五

此者一接見賢長兄死綬之報爲之涕洟不食者累日旣而復自慰曰人病五日不汗亦死死等耳今炳炳烺烺留萬古忠孝之名令塵洗天波諱譏衆口顧不爲朝廷重爲公家重耶慨然未幾尋讀公大疏令人義形于色恨不得飛尺辭道珍重意乃使翰遠辱恍然若親挹壯容推輪贈策于左右也嗟乎

明主知臣尊大人知子而不肖亦自託于知己兒女死生之戀尚何足云惟是遠兵久弱公家

父子兄弟與虜結戴天之誓念伯之師兵家所忌合與賢次公審定機宜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情知爲國愛賢願效愚忠之萬一耳

周懷魯撫臺

索居中翁臺風采日日有聞乃喫緊摠不出知人二字獎廉飭貪至公至斷恐自此吳中遂無事已竊見近時一二鄉俗有甚不美者小民好以遠年廢產與詞貼贖大開詐門士夫則居間公事不才武弁爭出其門自今翁臺飭新戎政王文肅公續草卷之十八二十人之時最宜防此要在默操默縱寧可自存一分含茹不可稍假一面委曲至於贖產詞狀多有以鹽盜殺人爲名形影泮然者訊明之後不妨懲一戒百野人受知深重聊此獻芹惟幸裁而擇之

祁夷度大尹

郡中新報遷三君子爵幸甚皆承以傾蓋託交獨吾臺仰止最親瞻依最久而攀侍爲最疎今榮上且有期矣病人復不能隨卧轍之後謂此

情何哉竊嘗私評公臺乃治行中之人品簿書中之經術今去後謳謠必亦有見目爲知言者禮有幣賀恐非所以待大賢聊馳此單詞寓誠不腆之餞請以異日惟慈照幸甚

韓鼎宇大尹

自臺旌照臨敝境草野罷癘歲不一二接見然嘗望而知聲欬動靜之詳大抵吏畏神明民稱豈弟蓋古之稱良吏而循者也今廟堂公論已行不佞無所復憾第日以年迫桑榆病淹床几王文肅公續草卷之十八二十人恐不及見公功名之盛爲耿爲恨耳比猶幸兩度臨別得一承片言餘誨而退復啓新志全卷讀之中間鉅裁獨斷出人意表乃益歎吾臺文學政事雅抱兼長去德雖遠瞻依彌近已使者報命口占此數行寓謝餘情耿耿不旣欲陳

陳石湖大尹

仕路亨屯物情誹譽自古不常不肖嘗竊有緒言爲政而使上官知不若使小民信使民見在見德又不若使民去後見思今臺下豈不然耶

惜乎阻遠無緣一驗斯言適接來使以手箋盛
遺見辱不覺冲襟雅貌曠然復睹因復念賢者
在地方千劬萬苦至此而公道未大明橫爲臆
魅所挫士民之罪業無所辭者然皎日自在不
足復慮寸風尺浪也

黃明字主事

前月廿九日始聞吾丈京推之報於浩川臺長
而

俞旨未下知爲近例所格吾丈醇中直表似以

王丈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三十一

此馳驅捷路則不足以此盤桓吏隱則有餘閒
者屬耳錢丈謂地方舊轄稍以禮節相左尋亦
釋然從此信心而行稍以圓轂輔方軫則所望
耳犬馬體苦經歲善病且喜得幼孫女柔良侍
前粗足自遣亦莫非吾丈餘庇也諸惟慈照幸
甚

沈蛟門相公

昨夕與小兒閒坐方相與歎念老先生拮据時
之苦調劑人情之難語未絕口笑餉已至中

間深情苦語字字激衷所謂破哀三法門者不
肖亦心儀之但苦忙則不能忙求愚則不能愚
學忍則不能忍此身未蛻顧獨能蛻鱗甲耶可
憐眼中故人零落幾盡弔死誅喪日不暇給范
公所謂人非久在世間之物即丁令威化鶴歸
來見人民城郭皆非亦有何味此語殊可思耳
山陰兄竟隔世矣山中麋鹿不死而令此公死
乎爲之浩歎教中有感於李謝二公生亦相爲
苦之今抽身既難匡

王丈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三十一

主亦不易如不求十分稱意以將順行匡救未
必盡至扞格但恐翁不肯認第二義耳長安妖
言獄與可駭可笑今最大莫如楚事亦最能累
人就今不肖身處其間亦只得先扶國體後理
外論乃適見一楚吏問之云此事沸傳已久我
翁且當留着一地步付公論於彼中使自處金
甌無缺中而家國隨之已承道義骨肉之愛有
懷不敢不吐翁以爲何如

山西王相公子

僻居海上耳目無所見聞近始承令先翁老丈之訃爲輟食長號者數月于今已追念入官來同寅同事諸公零落幾盡而就中如今先公出處同趣甘苦共調乃真是朋友中昆弟離別以來每得萬里書郵嗟寒問煖未嘗不臨風灑涕自傷薄質之早彫舊歡之難續也今其何如頃成千古而故人百哀臃腫之身亦安用此生爲矣短些久成苦道梗未能即達令強力馳使致之几筵亦幸賢昆玉以禮節哀用成大孝臨緘王文肅公贖草卷之十八 三十二 不盡區區

申玄渚太僕

榮命屢推未下仰知

皇眷自中決有超拜然不佞竊與龍華丈謀之事久則疑生若坐而守遷遷而辭優就劣則非情也且萬一廷推不下而內

降旨獨下辭受愈難已萬望酌量彼中情勢以我衡命毋令爲年少所窺幸甚幸甚

崔際虞巡漕

病臥多年數耳公玉節巡行之報阜囊紉按之章詫於人人私自增氣亦頗訝年來執法大吏譴忤紛紛而我公獨引繩不顧游刃輒效嘗以此卜世道尚可爲耳造物假緣以地方漕政累公而故人亦遂得託此宇下其爲欣藉何如抑有愚慮方今轉漕關紐在河不在漕即如敝州兩衛官旗窮窘萬狀而同船尚阻又別無戾天縮地之術則亦惟我公調停公私間稍寬期會一分使人受一分之賜耳

王文肅公贖草卷之十八 三十二 李修吾漕撫

專啓敝州兩衛運官運軍之苦極矣適見指揮沙志元揭訴事情盲眼艱于細閱不知委是何如但以身處同城事關多命倘有可轉移方便處自不容不破嫌爲之一言而吾臺又方以至公至明任事任怨爲百億軍民之主此真所謂千載一時公爲國賦持平亦私令貧軍藉口當無不用情也餘非草野衰病所當言臨占皇恐

張湛泉巡漕

適聞明臺法懲橫卒比郡歡呼不勝大願更以時飭定漕規使遠艘各復舊允私贈不浮常額則地方萬億元元造命之賜也

南京九卿

比者

發中之命猥及陳人理外之恩且逾垣典蓋不肖爵驚覓駭覓至今尚怔怔未定也抑有私幸以爲

九重天遠自難悉病臣心事而至如諸公長者文肅王公牘草

卷之十八 三十四

素辱生平肺腑之交且官又直南都耳目之近愚父子病形病勢豈得不聞聞則豈有猥隨世情勸駕以吊爲賀者乃茲千里專使辭盛幣腴庶幾于芻狗之能靈寒灰之復煖而不肖得淫淫汗下矣第二小疏已發真情苦語矢質鬼神亦望諸公長者哀而贊之使旋謹力疾占此以謝惟台鑒幸甚

朱金庭相公

苦哉銀臺公之早世也愚父子萬里剽聞爲之

蘇蘇隕涕而老先生復何以爲情矣事既至此自難怪台懷之痛割密疏之觀縷乃猶然以國家爲憂舉賢讓能竟回

天聽則姪公赤舄之忠真無以踰此而獨不知不肖之名因何忽入內傳譬之畫蛇反嫌添足顧不肖疾病支離形神並廢而小兒衡一疾連年且近又感銀臺公之變如雁失羣豈不心寒色動所謂瀝血陳情必祈哀亮者誠事勢休中不暇計其負國恩負門下耳惟老先生憐而曲主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三十五

全之正忙窘中語不成次惶恐

李九我相公

時清論定喜得三賢濟濟同日宣麻壯綴太平景色特不佞衰憊病劣名績貂尾爲可訝可羞耳然業爲

聖主眷思諸公推轂所有萬苦情事不容不以誠控辭既辭則又非可泛泛虛文應故事者非老兄不能知我不能哀我而全我也世情日新我輩少見崕異則衆已側肩累跡伺之老兄以

爲天下事如此尚可爲乎不可爲乎不肖可出
乎不可出乎然老兄正未結局不妨忍小就大
從容爲所欲爲斷令媚夫咋舌同志增光乃不
肖所禱祠而求耳正忙窘中語不成次皇恐

葉臺山相公

自士趨捷徑而南六曹幾爲贅員乃老兄顧獨
以十年吏隱坐收物望而

天子忽一旦自天乎召豈不誠太平盛事哉乃
不知草野姓名何緣得猥廁同升以丘壘度廣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十 三六

乎泰山能無自媿然

天子旣以不謀不卜非常之恩自不宜以常辭
推避惟是父子病中萬分危窘幸遇故人當路
則不惜爲我緩頰所哀是所望耳至于華筵盛
餽辱之曰賀非所敢承端此附謝使者不宜

于穀峰相公

制麻一下中外遐邇人人手額歡呼爲太平稱
慶而不肖父子世藉通家服膺矩誨其爲欣踊
尤百恒情蓋先是閣推辭琬未下疑議朝起不

知

皇情正以待今日也

聖人舉動真自赫然出人意表今獨有發中橫
恩猥及陳腐以會謀則不協以諮訪則無因未
免爲知人之累然

聖德聖量真直得遠臣効死稱報而惜乎罷癯
餘命終難奮飛以此不得不呼天控辭耳禮有
辭讓今不敢勸老丈無疏但斗勺之量本自懸
殊衰盛之年且暴視聽必若偃蹇相師聒收取

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八 三七

厭則不惟自損矯情抑恐並敗故人之事已齋
疏人便寓此數言惜乎驚忙中不能盡其委曲
也臨占但有馳禱

蕭岳峰尚書

附驥四十五年雖久不承動定竊嘗于章奏中
剽聞雅志蓋無日不以謬悠得請早休爲慕也
今萬里遣雙猥隨世情勸駕此豈翁之情亦豈
不肖所忍聞所忍對者今區區自引駕劣推避
賢者則見以爲不情若強扶服枕上具自陳衰

遲疾痛之狀則恐同朝未必見見者未必言言者未必盡達左右幸亮父子千真萬苦之情瞞不得兩長班我兄臺試問之當有哀我而全我耳正忙窘中占報不次伏惟台亮幸甚

楊止菴侍郎

比有數行附齋疏奴馳上未達尋已爲教翰所先慚愧慚愧凡鄙生心事已具前啓中聞之道路門下直躬正色風譽滿朝虎伏龍變自婉轉于公私波浪中亦大勞矣鄙生身未荷擔豈有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八
感此而不怵心歛足之理惟門下哀之亮之耳小疏若留中乃是不肖生機願毋照常推發至于傳至咨文亦但能望闕叩領不敢伸謝已惟台鑒幸甚

蕭玄圃侍郎

兩班吏來忽捧自天之教詞旨意氣如挹古人然一何愛我之深私我之過而不量其情與力之必不能出也小疏遺發不敢效常辭常謝足知老盲無一字敢欺天欺君父欺相知之理而

老兄九鼎及肩顧反欲推人行代可憐哉附驥之無緣觸藩之至困也猶有餘願願得兒子衡望塵車後稍爲乃公蓋愆償負而此子今又已得疾兩年朝夜飲泣相對兄設身而處當爲我作何計也

主上真神明其嚮倚老成往往外疎冷而中膠漆若老兄一旦得地當痛掃名根一以精誠感格爲本太平可暮月望也藹藹耿耿以此籍手爲片曝之報

王文肅公讀草卷之十八

黃穀菴侍郎

適有數行附齋疏小奴未發而姚中舍已奉音并試錄來屏第屈指都下發書時尚未聞橫恩之報而青雲故舊業先爲朽夫額天生以此遂疑今日之事得無兄等以優閒見妬預有口風上聞不然何其無因至前一至此也小疏計此時已達兄試讀之莫謂老盲更作喬態否新錄甚佳獨有中庸義駁倒運道尚襲世儒有心無心之說其他皆金玉矣男子一入世網呼馬呼

牛隨人描寫兄不記老盲當事時歷過幾番風
波雖足下相與努力尋菩提忍辱第二義耳長
班報命力疾草此奉復因檢箚中得舊啟并上
惟裁照不宣

趙南渚尚書

今世有兩伯夷翁與九我丈頡頏青雲遙爲隱
人生氣而特未有交承咫尺之緣得教殊感殊
慰

聖主未遺簪履物色誤加自翁臺論之則以爲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四十一

千載非常之遇自道路觀之則安知不起無因
按劍之疑然不佞總能一切放倒而惟是父子
圖暮則萬萬有難強出者幸翁臺之
哀我而兼全我可也會發疏倥偬裁謝不能累
帑惟台亮幸甚

楊淇園提學

吳中士子企頸旌旄之日久吾臺豈有意哉大
約學臺所重在公而明次之其程士在行而文
次之其品文在典而奇次之要之執法如山不

輕爲一人訛彼則三事俱在其中此吾臺游刃
之餘而芻蕘愚論非是其可上陳者幸鑒之

史鶴亭編修

誤矣遠笈之見辱也身恬南郭之隱而猥勸人
以東山之出大似非情乃其爲故人計爲國家
計則甚忠甚厚已而事顧有必不可強者犬馬
之年已七十有四而病乃在腰脊胫膝間非數
人扶掖不能入國門小兒衛會又苦血衄喉閉
纏綿三年此能挈之而行乎舍之而出乎人生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四十二

會有死死而得當以報

君父雖千壘萬粉誠耳樂之顧今若狼狽嚴程
父子相隨以死死而無名爲萬世羞此亦兄之
不取也來箋陳義雖高所不能聞命者止此一
片赤心誓之皎日異時負國負兄在此信君信
友亦在此矣不勝感知款款之懷力疾占此附
謝伏幸亮之

孫月峰尚書

伏自謬悠得

召後一時青雲舊寮書來勸駕者無慮累數千百言綜其大指要以殊寵不得常辭王事匪遑內顧此兩說者不佞獨有真情真病可以分解至如台教揣摩

上旨劑量國謀語語皆安危至計而下乃鞭策謬悠於聲色毀譽之外又何其思深義遠凜凜動聽也生雖病憤寧無秉彜忍自矢匹夫溝瀆之節以負

聖明負知己哉惟是世事至此毋論寒灰腐草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四三

決難再噓且就目前家庭之內卧起坐起出門入門數步之近能不扶而行不輿而達否又且論三載病兒尋常自家及園數步之內肩輿小艇尚不能前今國門萬里之遙復能携之就道捨之獨行否慮至于此勢必以身誤家以家誤國老兄試身處之當何以更爲計也適千葉兩新寮書來見訪不肖進止意欲倣之而行正不知處地懸殊銜情各別大臣新入而侍主未展一籌光翼

聖明而先自懷倚牆傍路之私以博高尚之名如此者非欺即套不佞已輒據經復之而不意教中之先得我心也愚計已定未暇及閣體之重輕人情之疑信亦幸老兄之哀我恕我母更以先着爲後着耳恃在至雅未敢以長箋爲謝而區區効其感誠如此聞之道路老兄新亦入飛刀在矢中而來箋神意安閒不及一字信乎大臣自有真也

惲鵬原行人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四三

長途盛暑中乃勤爲草野病臣特枉星言之駕遙傳

天上之音以是掄揚德美粧綴太平景色則幸甚矣而爵顧自揣無當也聞報之日當疏即馳控辭萬難強出然猶能就床手自裁書今則病嘔涉旬寢食都廢有如玉節來臨則大馬體迎肯拜使俱恐不便訪得雲間陸宗伯以八十存問止行御前三叩頭禮今病人不揣意欲援此丐恩而不知公臺之能容亮否也小疏度此時

方下允否不可知不妨從容按轡而來但恐齋
有專勅須得先期抄示以便疏答此外淹速進
上惟命耳兒衡久疾不能更作書統希慈鑒萬
荷

劉雲嶠侍郎

比聞新推已數月而

批肯不下心疑有他乃今觀不肖與于教老之
事而知

聖神之不測大乎之未量也王貢彈冠古今同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四十四

念生獨豈無情惟是身病兒病并于一時千言
萬言不欺一字比雖循例疏辭而至于智畧之
淺短才力之庸駑一切無所套及以爲

主上既非常恩人臣自不合常謝事雖近迂良
其肺腑有足哀者不識

明主遂能感動否耳來緘何辭之華何意之厚
何勸之勤也可憐衰朽竟不能仰承而使至之
日會又以病嘔兼旬粒米不下不復能以累幅
爲謝以此負天地負知己耳盛頌自是寥索舊

情然未免尚沿世禮今謹謝使者皇恐皇恐
高受所副使

陞伏海上身世兩忘殊不聞老兄以何時被命
何時出山得教而始悚悚然爲動故人彈冠之
喜然又以身甘肥遯不能強執鞭弭以從徒慙
于使者如何

天子日明聖如近日不才之橫遇老兄之顚起
總出人夢想之外丈夫即有志順風而呼聲自
當加疾而不才顧獨爲頑金之躍冶豈得已哉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四十五

小疏三上度已傳至左右苦情苦語必沐矜憐
不敢更煩曲懇矣古志有云不飛則已一飛冲
天今此非老兄時耶屈之十五年伸之一旦料
不以積薪爲憾也力疾專此報謝不宣

劉健菴巡撫

千里書再辱此豈汎汎然彈冠結形交緇衣浮
慕者乃不佞自揣無當也間而思

皇恩如此君子之見知見眷又如此倘亦以匹
夫抱甕之守爲足補十年覆餗之咎乎抑或冀

老馬之識途勝於越人之指路乎由前言之則
負已深而難補由後言之則力且窮而不逮第
此猶其小者至于一身萬苦五官都廢口拙言
詞足艱步履竊恐人世無此矇瞽而朝堂又安
得容此駢枝特苦公門隔遠無從見此景象耳
乃行人之詞不啗而賀痛乎老衰之難爲頗難
爲對也來頒會已得罪寒督臺不能獨示異伏
惟台亮幸甚

楊淇園學院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四十六

向見明臺垂別弘獎之言與復命首推之疏雖
喜匹夫微行猥錄大賢而月旦高評遂徼朝聽
今其何如而得不渙然汗浹也得報以來鄉之
密友言唁而不言賀此亦知其真情萬難驅策
而使者猶爲彈冠稱賀豈不痛哉非常之命不
敢用常疏控辭異時儻遂得請

天慈哀亮亦惟明臺左右之今旦暮幸得託春
風化雨之中芹曝野忱無可爲獻止有執法一
事其平如砥其堅如山正文體正士風總不出

此爾正發疏忙遽中諸不成次皇恐皇恐

李修吾潛撫

聖主高厚之恩禁廷希闊之典定知青雲朝舊
必爲故人彈冠第如臺下則又所謂異姓手足
疴癢相關今日之事倘亦念其萬危萬苦不惜
片言相唁則不肖謹拜賜已使來猥承琅函珍
餉見辱爲賀弄廣夏于海島之前負九鼎于秋
菑之背徒令人驚喘悲涕而食且不咽耳小疏
已發殊覺言煩第若有一字敢欺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四十七

皇上欺知已者神明殛之矣身雖永廢竊復思
有

君如此昔日之於吾臺今此之于不肖皆所謂
外嚴冷而中膠漆真英雄驟首與雲作雨之期
太平可暮月致也事當及肩努力是望毋煩于
老衰已使旋專此代布感誠萬一來頒不敢當
少伺小疏報允後則吾臺乃可以賀我耳不宜
沈湛源知州

故人論交以述新情故文少質多爲第一義今

不肖與足下豈不然耶南中別來恍如一夢然
兄已更承後命而吾州州弟子書來累箋盈篋
宛宛皆離別可憐之狀不肖私以此知裕州新
定當爲循良第一耳讀古虬歌至月明幾時
花鳥無心忘去住之句寓懷寓誨如玉如金惜
乎當路尚知兄不深所欲盡兄之才者止於刺
感吏事奔走王程而疲癯故人亦日盼兄於簿
書期會之間亦何足慰勞結矣教中偶感時事
頗思十年前不肖當局時何嘗不敗上賴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文

主恩早得抽身局外則古人所謂善敗不亂天
實造之耳劉司成真人品真學問然老兄且未
可盼其爲國家大用蓋君子必難進易退而人
之責君子又往往隱善揚惡無所不求備不肖
非君子而嘗竊疑君子之難爲固有說也裕州
佳地記得先友楊君嘗筮仕于此曉習政務而
不善處人夫處人特在吏事耳而兄旣俛首就
此一官則亦不可盡脫故常獨行已志凡事多
出口不如少貯腹驚喜見疑不如學耐煩不肖

草芹之獻止此而已小兒適往楓橋就醫使者
迫於報命無便訪覓只得代爲伸謝惟慈鑒幸
甚

周懷魯撫臺

前月廿日勒有數行附齋疏奴伸謝而北來兩
長班邂逅雲陽奪其所齎兵部勘合以行前戢
遂不果達今則竟月淹留專候京耗就遣之上
疏恐不得不又煩臺下一處但以塵聒多番難
更啓齒耳據兩長班說近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文

昔忽然自天中外並無先聲而昨日張太僕見
顧則云聞之蕭司馬前三日

上嘗私問不才起居疑必有異豈臺下所傳即
此是乎飛熊渭水何見擬之不倫且萬一

明主乘興見思興盡而厭不肖么麼腐朽能復
効古人兵諫屍諫否耶此未然之處於此身爲
疏而目前病兒乃是息息關情步步倚命必不
忍一朝判捨吾臺當更何以爲計也聞太平周
醫盛名已差人飛棹迎之廿日不到恐有別阻

然據此目前醫卜支離即周生至未必奏効也
同天格心談何容易第觀

聖明舉動如此故是太平一機而病臣猥甘暴
棄不復能與臺下頡頏風雲少助絲髮則亦可
憐可愧之其矣因書報命再檢出前月小啟并
塵記室內有頗關民情時政者非敢嘵嘵蓋見
新守之虛懷臺下之重託私效芻蕘用以兩成
上下之美而里中士民之前一字不敢洩也知
我罪我惟臺下裁之康道長聞已差按吳中恐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五十一

當爲部民避嫌况小疏方以發中新旨爲非例
而伊却爲之頌美此予彼盾或恐反動
皇上之心奈何南中妖亂誠藉麾旄鎮壓而事
過之後人情聊有異同以愚論之妖黨流言款
煽自有專司而黑風當道縱橫難推小吏吾臺
恐不得顧彼遺此遲遲而來也力疾占此困甚
不盡欲言

朱平涵祭酒

比者小堂一奉見彼時止爲謀老兄出處乃今

身自罹網而後歎附驥之無緣觸藩之至困也
伏承遣使辱書惓惓勸駕真高義薄雲天苦語
泣鬼神已而不佞從郊園視兒疾歸萬緒劃刃
老牛舐犢何心復理身事竊念

皇上父母也父母見兒啼女哭必動情老兄手
足也手足覺癢痾疾痛自關一體教中所謂非
賀非候者去世情真萬里矣而惜乎推已及人
恕之一字尚未盡也如何省教果以

聖主求舊義不負恩則老兄亦廿年老詞林矣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五十二
不爲新進矣何不踴躍前驅而苦責駑駘以追
風乎正皇遠中不能滿紙報命而畧叙感誠如
此惟鑒之幸甚

唐凝菴太常

發中之命意所不圖理外之恩死亦難報伏承
遠使惠書雖注述兩端之論乃其彈冠雅意勸
駕微詞則有在世情揣摩之外者不佞不敢負
知己其敢負

皇上哉惟是父子病中危慄萬狀即使九重天

連難還微聞而老兄豈不嘗爲蒿目而憂拊髀而嘆也天下大矣何物謬悠乃關理亂

聖恩極矣又何物是虞廷之風可以再儀草疏不復用世俗常辭亦不及待欽使之來而後發此其悚迫顛連之狀可望而知也特此陳謝幸哀而憐之

朱金庭相公

前月中方遣狀奉謝未達而教翰已至萬里呼吸三章藹然相通而不肖能無感極而涕愧極

李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五十二

而驚且隕也大凡教中所言時情國是云云則不肖先年備嘗之老先生業入世網勢不能奮已而病身尚在域外可以逃責病子猶屬爲人未甘永棄今捐死不肖之百身了無益于左右也而空自博豺狼食子之名老先生試謂天下有此人有此事否賢子之變事既已往則老先生自宜以公家爲重返顧爲輕今愚父子乃驚弓之鳥豈得更甘冒恩知相隨入必危之地乎乾旋坤轉談何易譬之荷擔將欲弛肩讓人

人其肯受代否李九我冰清玉潔庶幾不忝同升而少年不肖相容以此益令草野心灰願反勸老先生早爲身計耳茲亟令兩長班早歸報命倘垂念父子病悰請自問之兩人不肖若有一字相謾者神明殛之矣連日正會感暑暴疾草草報謝不次

葉臺山相公

小疏發于前月二十日附有數行未達業爲使者所先皇恐皇恐有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五十三

君如此往往物色我輩外疎冷而中膠結人臣之義自不當以世例爲辭泛常引避以此小疏直陳苦臆冀蒙哀聽若老兄則壯年強履家庭無故與不佞公私情事萬萬懸殊即如教中揣分量能之說陳之又陳一辭已贅又可援不佞爲例邪昨穀峰兄見問亦以此答此爲人謀而忠即所以爲國謀也小疏若格則再疏必求操放度此時于李二公必已就列豈有三賢當輔而不能庇一故人者乎使者至門適又患犬馬

病舉體刺痛所賜珠玉滿緘恨不能一讀也臨
箋但有傾馳

于穀峰相公

月之廿日不肖晨起叩天授疏家使專於吾
君吾相生死辭矣復念老兄爰立維新久屬故
人誼當先爲國家稱賀而後及其私勉綴數行
聊申勸駕殊不意已爲使者所先捧箋拜賜慙
荷無已伏惟舊德延登真太平盛事即不佞亦
自忘其齒衰能薄而以爲丘壑附泰山可幸無
王丈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季四
罪其柰此支離一榻必不可出之病身而目前
又有喘呻經年必不能從之病予此天之所廢
而老兄尚欲興之耶竊觀別教意在相師乃不
肖前啟中拳拳奉趣之意其說有三一者自
天之命先廷推而後內簡公私之事既不相同
二者老兄爲新渚之鋒而不肖爲已覆之餽三
則愚父子疾病久暴遐邇而老兄齒少十二年
精神無恙此淹速進止豈得更援爲例也度此
時欽差方在道而貴鄉去京止一水不肖情苦

計迫不得先事控辭若使者已到貴城而老兄
却從容爲避榮之計則其矯情無禮甚矣古人
三揖而進恐不如此幸思鄙言不獨義當急公
且情亦當爲不肖與金庭公解縛也特雅不復
另以長箋復謝惟鑒之幸甚

于穀峰相公

捧教至第三摺高誼可以薄雲天苦語可以錫
金石不佞亦人耳豈得冥然悍然違長者之倦
倦哉惟是事急情苦言不得不煩請不得不急
王丈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季五
翁丈既知身事之不倫只合早辦嚴裝一爲故
人補過而此有聞雅意必待三疏而後出者不
識何感何師而遲迴至此也記得不佞初被
召時止於私家一辭再於中道又一辭聞之王
弁州以爲大臣禮不過如此今門下必欲於禮
外求禮邪重念遠箋不佞因不敢自處於薄而
効其款款如此

朱金庭相公

道路頗傳杜門日久意且以千斤擔子全付不

肖而行者此計迂道左之極非所敢聞也昔者
子文傳政爲千古美談必不得已則新簡三察
無不可託乃聞于葉二公盤桓趨召而皆欲引
不肖爲例此事體情勢萬萬不同徒令

聖心盡疑我輩爲套辭託辭無一人可信而閣
體蕩然矣此亦老兄之事不審謂何前有啓已
先差兩長班報命會得後

肯因兼程奉達而病嘔泄困甚不知作何語也
伏枕皇恐惟台鑒幸甚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八

五十六

李九我相公

小疏得報一驚一喜所驚者私情之未遂所喜
者台駕之已出要之大丈夫當此世界必欲着
此等硬耳硬肩不然日日引避且日日誤國耳
而老衰却明知事理當然不能強扶犬馬病強
抑兒女情以致言煩貌厭如此今幸有青雲故
人得地爲我委曲成全謹旦夕忍死以待命正
勿遽中占此數行報謝不盡區區

王宇泰編修

春中兒歸奉手教至今猶置枕間特苦無緣執
手爲恨乃今則身自墮羅網之中而兄又辱爲
勸駕一番拜使之日隨與小兒捧教相持而泣
以爲相知如此熱心腸如此大議論自古大賢
大聖尚恐難承矧不肖我道路之口謂生必不
出此則誠然綜其要指止之則以時事決難挽
回下之則以身名不可再辱由前而言則避事
由後則惜名而其實終歸於爲身耳乃自區區
言之七十四歲之身朝暮可死死國亦可死官

王文肅公贖草

卷之十八

五十七

亦可何必死於牖下兒婦人手中乃稱善終乎
今獨有舐犢一念不忍判割而小兒正又會咽
喉痛劇朝夕呻吟生非病狂能遂下鐵石肺腑
舍之而出否也兄謂生出徑自携孫就婚可便
小兒養病乎不知此乃請急侍養之人既稱侍
養必須步步扶隨乃得成章而病兒能否不然
則又當明白
上前父出子留之故而此瑣瑣不祥之事難形
奏章蓋不肖今日千第百苦摠在於此至于教

中所條數事因而記及瞽夫調上調下之論遂以相勉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不知其難則已既知其難而必欲粉身碎骨効之於此自誤猶可誤國謂何兄之身即我身也何不設身而處使就於兩無悞之地兒病至此不識究竟如何承憂念惓惓附此數行爲謝

于穀峯相公

愚誠總效于前極知彈冠一念萬萬世情之表而病人竟成虛負可歎也知尚留念病兒不容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八
不以實告未得報前覺其喉哽漸通鼻紅差少今則爲乃公着忙諸證日侵羣醫皆袖手星散矣老兄試察此光景以病父可携病子而出乎抑將謂父出子留與昨年終養之請合乎不合乎念至于此真成觸藩老兄復何以爲我謀已

李繼泉同年

日承遠命郎君持札勸駕故人情重能無銜激今小疏且下有如賴庇得允剡溪一棹不能相

忘記得先年所餉牡丹有名白舞青霓魏紅者今盡失其種此時正堪栽接不識可再求一二貼否病苦無聊偶和唐伯虎小詞奉寄一笑
愁多病多早已鬢毛皤思多寵多轉入是非窩洗耳聽漁歌一一都嘲我漫天網羅身被浮名誤三載沉疴兒被阿爹誤只今五表向天呼决不上長安路黃梁夢已徂破袖還堪補聊託人天小結果○南陌東疇是兒孫馬牛楚館秦樓是歡喜冤讐萬事慙慙勞生王文肅公牘草卷之十八
何所求一簇眉頭算前又算後三寸舌頭說妍又說醜可憐擔盡世間愁空笑破他人口蘆花不繫舟竹葉無憂酒義皇一夢君知否○你會使乖別人也不呆你要錢財前生須帶來我命非我排自有天公在時該運該人來還你債時衰運衰你被他人賣常言作法可消災怕沒福難擔戴有酒且開懷見怪何須怪一任桑田變滄海○一粒芝麻救飢也是他一片黃瓜解渴也是他其餘萬事賺到

了成虛話纔說西家殺牛與宰馬又說東家
鑽龜更打瓦你們圖甚王和霸一任的閒關
要待乘博望槎看過天河假那時碌碌纔干
罷

右詞名對玉環

楊淇園學院

使來辱長箋累數百言上爲國家理亂計下爲
老病出處計真是言言吐膽字字刺心去世情
稱藥道契者千里萬里矣第以不肖言之若爲
國家計則泰山九鼎當自求管葛非常之才若
王文肅公續草 卷之十八

自爲計劃丈夫遭時遇

六

主至此何百身之能報又何一命之不可捐即
如教中紛紛之說大約有兩端其一端謂不肖
必當出其又一端謂不肖必不當出凡言不當
出者最近鄙情已而意乃近感時憤世恐人情
國論之難調全節完名之不易其究終歸于身
耳夫一身至賤假令不肖千藝萬粉而庶幾於
毛髮之報誠無辭爲之獨念

上之召臣寧第令揚揚政事堂飽食安坐而已

耶必將有以用之有如扶服赴命縱尚能達國
門而見朝謝恩諸儀能一一從賓贊否禁廷嚴
關可容得數人扶出入否前時侍

上登蒼尚能手自細書惟恐一字外傳今復能
否此其萬萬誤國一身之死生出處姑勿論已
蓋聞古有十事要說爲千載美談然愚以爲此
自爲名則可若不肖更踵其轍以出處要君要
而聽猶可言也要而不聽當如何又有如貌聽
而心不承暫聽而久不應當如何亦嘗與小兒
王文肅公續草 卷之十八

六

自私計此畢竟路窮慙不如一瓢一鉢之安耳
苦教明臺之念我厚謀我忠而惜乎愚老子之
竟成辜負也至如來教謂
主上視舉朝縉紳無一足信誠然誠然以近
事觀之

上神明陰閱天下人往往外疎冷而中膠漆我
輩爲人臣者但盡掃名根以積誠感悟爲主自
無不効此吾臺之事無煩於他計已夫匹夫相
要猶不能保終始乃九重萬乘之尊而謂片言

然諾遂可舉天下而任吾所欲爲異時身既入
朝口無復藉情同投檻事類觸藩乃始隨而悔
之不亦晚乎小疏業於前月廿日發內中一款
頗亦近要而未敢遂呈左右知吾臺能亮之也
從來撫按二臺得例薦地方人才則今日豈不
得代陳病苦心事然非今日所敢遽請也使來
時忽遭危疾粒米不下口就枕占報不盡感誠
萬一

朱金庭相公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六十五

奴歸奉教惓惓今盡掃羣魔付之不辯而直陳
苦情期于必允不惟自謀蓋亦陰爲老兄他日
解組謀也可憐一生之所歛衽而讓者獨有四
公寬和惇大不如老兄方廉鯁直不如九我清
勤敏厲不如趙司農謹飭忠厚不如楊吏部今
日諸公盡編黨籍而朝堂幾一空矣願不肖何
人而尚可推身僂偏場鼓譟兒女陣乎已矣已
矣願老兄之勿復望我念欲憤氣尋闢與群少
年賭勝非不可脫身然恐又累老兄難處只得

且平子盡降習氣以待老兄爲我籌之如此公
論如此私情以爲不肖可出乎否也此番已戒
來奴不復索報非敢自外亦恐重以形迹爲累
臨占攬涕

荅顧涇陽光祿

適正聞有賢次兄之疾以爲吾丈哀荒中必無
暇遑存故人乃今兩箋垂誨累數百言讀之且
駭且服以爲今之道學文章家胷中曾有此壁
劃有此議論否而惜乎未審不佞情事浪以黃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六十五

金擲虛化可歎也

主恩如此世耳傳聲以爲快事因遂欲以歷年
批政文辭人情盡舉九門重擔而歸之謬悠此
其爲天下謀爲不肖謀則誠忠誠厚然抑有說
使不肖果已扶服裝行責成未晚今一門疾病
滿坐巫醫其身之死生未卜焉卜出處又焉卜
理亂如教中上中下三局今不得已請就其中
無咎無譽者不佞愚人也誠不知閣部以何時
異同分宜江陵亦何曾見有異同之迹且如蔡

太宰以鄒南臯之見廢駕言不佞此異同在閣
乎在部乎又如某公白首乞哀瑤老與不佞之
前果若無益而一旦推轂柄事高自標榜以盡
飾前醜瑤老初不覺而累揭薦之不佞嘗私語
山陰公曰異時首叛大防者未必非楊畏也已
山陰公與爭事不合兩罷此爲閣逐部乎部逐
閣乎若據此而謂不佞不出出則必當挽回則
不佞且寧甘爲鄉愿不敢作國家基亂之臣耳
然此摠不必言以足下之愛我而教我也聊爲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李商

效其欵欵如此至于教尾
皇上大寃二段則不佞方與病兒言此何其先
得同然鄙意微疑內臣弄權歸寃
皇上而尊意却專指閣臣侵撓部權使不佞果
能出也則舉止言動誰非竊鈇而可以自明耶
以此斷之從中局之爲是而我丈當亦可以貴
我矣丈縷言鄒南臯疑必有人中之夫中人而
及南臯非但不佞不敢承即教中最鄙薄趙沈
諸公亦未必敢承也嘗記銓郎得罪時如鄒如

足下不佞未嘗不力爭至於得請瀕行之日留
有密揭以示小兒戒之勿洩而外延至今未之
聞也今足下既顯爲

皇上訟寃則不佞亦陰爲

皇上引咎身雖永廢持此求信於知己者而其
他非所妄對已賢次公高風凜操何年之不永
願亦聞劉刑部諱元珍者清譽畧同今無恙乎
病體方苦嘔泄困劣占此不莊幸亮之

李修吾潛撫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李商

向聞聶醫名仰祈密訪爲市藥之地乃不意重
煩吾臺相爲越境敦請千里而來今此若雖未
到而盛承先傳論札令人驚悼無地老衰雖未
死形神實非故吾小兒衡病已垂殆流涕連瀉
方擬草第四疏乞

恩下各臺行勘非萬分情極不至此而吾臺當
預爲作造命計矣先是已差人市得五氣
丹服之二三九未効而危言日聞今當待其來
面請服法庶不辜雅念耳感誠萬千非言可盡

三閣下

月前已發第五疏私情種種已一一具白不敢復贅矣既而見敝鄉積雨連月大浸稽天不佞日耳號痛之聲日覩顛連之狀身雖在野不忍坐視竊以方今之勢救災而不救亂議賑而不議蠲議蠲而止寬積欠不及見徵恐遺黎喘喘之命終無全理特苦國計方虛邊需正急大臣之義又不得不先天下而後一方則請特具一揭急傳一諭廣求理財足用之策不必盡仰江南而時事或可爲也今兒病日危勿勿附此不次伏祈照啓

趙南渚尚書

敝鄉故稱水國自正德庚午嘉靖辛酉游罹水災父老至今道之相與寒心慘骨歎未嘗有然彼時或以積雨破岸爲災或以汎潮挾風而上總不若今年今日之盛也草野病人雖一步不能出門而窮民鼓譟之聲日徵於耳不得不據實上聞以祈哀卹竊料事勢至此撫臺必將疏

題貴曹亦自能爲亟處乃驟瞽愚計獨以爲救災而不及採亂議賑而不議蠲議蠲而止寬積通不及見徵恐元元喘喘之命終無全理而齊東野語或尚有持客水易退之說以寬當路之憂者斯言也不佞初亦惑之今理外意外有此異災而時事真可憂已每讀前後大疏淋漓描寫國虛民困之狀亦嘗私爲慟心隕涕而目前桑梓嗷嗷大亂則又不得不先狗所私告哀門下伏乞酌量邊腹之重輕軍民之緩急別求理財足用之術不必盡仰江南而皇聽或可回人情庶稍定耳輒因撫臺馳疏之便附申下誠伏惟台鑒幸甚

李九我相公

比連見尊疏情苦勢迫路人且有爲之流涕者而况不肖哉可憐病兒死矣家餘一穉孫哭父嘔血被地安危不可知只得再疏上瀆此萬分苦審計原不干恩亦非避謗而謾人尚有疑不肖欲出吾文欲留者天實困人謂之何哉臨占

涕下

周懷魯撫臺

歲前奉得手教謂欲於復命疏中齒及不肖爲
東放免當即携至亡兒几前伏讀一過此恩即
同再造矣李九我一清徹骨席未暇煖百喙交
攻生誠不知其解即使言者清夜自思真所謂
反而求之不得我心也小疏初稿極爲李九我
不平而已又更思之以爲如此愈斷九我歸路
今反代爲之請使兩人皆獲首丘更復何望第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五

荅省臺諸公

朽病夫王錫爵頓首致書省臺諸公執事僕以
山林隱夫偶爲諸公所激忿不自戢至過桂諸
公之齒天下之忠而愚直而懇未有如僕者思
之可爲一笑夫僕之必不出審矣其非有所徵
龍于

皇上非有所修郅于諸公路人知之矣臨末一
看豈不知板拾諸公殘唾漫舉二三時政以苟
覓出處面目哉顧累年言此者不啻廣滿公車
矣曾有一言之動

上心否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以八十歲老
臣垂死之言通三千里外進忠之路苟求濟事
非諷諫不可而諷諫非密揭不可既謂之諷則
古人有操刀而止殺操筆而解閹諫於僕者多
矣而又何疑乎僕事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上久知

上有容言之量而痛惡臣下之沽名故生平專
以不居功不顯諫爲第一肯歛而每引外廷議
論爲發端僕嘗語往時諸公曰諸公可攻我我
可借作題目此語人人聞之當時免直臣于杖
出罪臣于獄及宮展緩急之際以此幹濟頗多
但未與外廷言耳若與外廷言亦如諸公盡以
格套語相駁正則國老之味變爲薑茶所敗壞
不知其幾矣且山陰公既以進揭不審善歸已

過歸君爲大罪案而僕又以密見糾顯不可密
不可爲閣臣者不亦難乎就如揭中所言爲妖
爲謗蓋極言天下臣民厥口詛謗之狀以疎
聖聽未嘗專指諸公也所言以禽獸畜者正謂
上不宜蔑視人言一切置之不理未嘗勸
上以禽獸畜公等也何仇何惡而遂矢口嫚罵
至于上誣先人下及兒女舉天下極相反事以
相加遺如是酷乎鄉有評路有口可盡抹殺乎
僕雖屏朽豈不能以惡聲相反念訟言于朝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主
所傷者大終不敢以身首發難端且甘對不忠
不孝之愧以死死則如古人載筆於棺訴之
上帝已耳乃若進揭故事諸公亦未盡知揭有
公有私私者同官不與聞閣中無日不進揭即
首臣不在閣次輔亦徑自投進未有相知會者
况在籍乎而至于段掌科疏中添入諸語諸公
至今以爲實有此尤可怪當揭露時僕豈不能
籍口削草之忠匿原揭而不送又使有一字可
增減者豈不能盡刪去觸作諸公事面避矢石

之及哉明有
皇上幽有鬼神何可欺也此而不信僕亦無所
置喙矣乃至廢鋼諸賢言之不啻再三其得罪
諸公僕無人不救無救不力具載
起居注中不能盡辯惟攻江李一事稍遠非諸
公所及聞僕初出山頗爲時流所歸以此遂駕
風水之說詆中許二公徑相推戴而僕露章攻
之甘居人後此或亦人情所不肯爲恐不可以
相非也大抵僕密揭言時政辯疏言閣體兩時
王文肅公牘草 卷之十八 主
兩事本不相蒙而諸公欲加之罪必欲合而一
之其辯疏云云則誠多事矣然亦不過泛爭閣
體之輕重求明二公傾陷之有無正大持平似
亦不爲無見而不意諸公逆鱗之難犯有百倍
于
乘輿者今更不論二公之賢否曲直何如但旬
月之間而攻山陰者七八十疏晉江入閣未數
月而攻者四五十疏指賊即賊言斬即斬晉人
者不啻剝膚削骨之慘而晉人者復嚴反唇

腹誹之誅試考二百年來曾有此劇戰乎則二公果二百年未有之巨奸乎使二公果爲二百年未有之巨奸則困獸一鬪猶不免玄黃之傷諸公未必能帖然安枕如今日也而諸公中亦或有畏履虎之啞人而逡巡前却者未必能心齊膽協之一至是也即此一端認誤以爲真張小以爲大如此安得不益滋

皇上之疑反固閣臣之眷而自塞他日効忠之路乎就如僕者諸公若欲其不出則固已不出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七

矣若肯垂慈相救何不將僕身衰子病描寫一番以動

上之惻隱而動以黨邪害正爲罪端此皆

皇上親作證見之事孰從而信之逐客而閉之門竊以爲諸公驅除之計左也天下莫不祥於已甚閣臣而甚則有分宜江陵之禍諸公而甚至此顧獨無出爾反爾之憂乎吾不憂今之執政能爲杞檜而憂後之或有真杞檜者出而相角也又憂有真杞檜者出而今日請劍之諸公

或反嚙口不敢言即言之而

上且以爲故常不復省視也雖然此猶其小者也諸公不見近年奏報之難乎蓋諸司十不得一二關中亦十不得二三惟密揭稍稍通耳然亦漸至稀闊矣以天下之大而寄命于閣臣之密揭所謂一綫之路其危何如譬如朽索而繫千金之寶路人見者皆嗟惜而扶將之恐更嚙而絕之乎今必欲盡絕此一綫以天下大柄拱手而授之不知誰何之人其可叫呼之地則漢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十八

七

唐之季可鑒也區區杞檜又不足言矣今天下民窮財賤將情兵疲救之當如焚溺而諸公悉置不講惟搏擊之是務使中外當事者人人求去日日杜門一旦有緩急三年之艾不可以卒求百歲之儲不可以頃辦天下事魚爛土崩誠有不可勝諱者而諸公方且高議雲臺之上據必勝之地而百不與其憂嗟嗟

祖宗二百年養士之恩

皇上三十七年容言之德何負于諸公而破敗

決裂之至此不亦可痛哭流涕長太息乎老臣
安危在念多有所忠告於諸公者會兒病亟不
能縷陳粗述其梗概如此惟諦聽之無忽

書發之後每思密揭所云與閣中絕不相蒙
而諸公必相比而合之爲不可解今始有悟
也度第六辭疏上時正朝議煩興之日豈其
時適有添改前揭以欺段掌科者諸公遂誤
疑揭言爲黨同官而挑

上怒耶然前揭實上于春初彼時言時政者

王文肅公讀草

卷之

指斥

君父已甚而又會有南都之講張故借以策
聽若在近日不幾於無上事而喟然嘆邪此
段語書中未及發明故附志於此或問既爾
則辨疏何不明言諷諫之意而仍以外廷議
論爲發端余曰不然此語只可告朋友若干
上前說破則前語成戲論矣但于第八辭疏
中點明一句耳老臣如啞子吃苦瓜自知自
恐皆類也爲之三歎錫爵識

卷終

王文肅公文草序

夫館閣文章之府也其
職顯故其體裁辯其制
嚴故不敢自放于規矩
繩墨之外以炫其奇

國初以來鴻篇傑構映帶
簡冊間猗與盛矣嘉靖
末季操觚之士嚶嚶慕
古高視闊步以詞林爲
易與然間讀其著述大

都取西藏汲冢先秦兩
漢之唾餘句摹而字數
之色澤雖肖神理亡矣
而況交相剽竊類已陳
之芻狗乎夫古之作者

豈其寘西藏汲冢先秦
兩漢之書不讀而行文
之時不襲前人一語者
理本日新秀當夕啟規
規然爲文苑之優孟詰

匠耻之以故二十年來
前此標榜爲詞人者率
爲後進窺破詞林中又
多卓然自立於是文章
之價復歸館閣而

王文肅先生實其司南
也先生負逸才書無不
讀而其心澹然無營其
氣浩然于功名生死塵
埃之外無所屈故其發

爲文也紓其中所獨得
暢其意所欲言紆徐莊
重未嘗不酉藏汲冢先
秦兩漢也而又未嘗有
意于酉藏汲冢先秦兩

漢也蓋居然古之大家
不可及其視哀艷以爲
工恢誕以爲奇擗撫餽
飣以爲富者孰優千秋
以下必有能定其品者

矣嗟乎先生生平所重
者忠孝大節其所縈念
而繫心者宗社安危大
計豈屑與文士顚長絜
大顧茲集括殊吞有歸

之大雅精光灼灼天地
爲昭亦非鉛槧家所能
幾萬一者古稱文章事
業患不能兼若先生者
可謂兼之矣彥揔角慕

先生如天人及通籍先生歸矣無繇執贄稱弟子頃先生孫璽丞君命序先生文草彥何能爲役第憶蘇子瞻甫八歲

知敬愛范文正公以不得從游爲恨以獲挂名文字中托于門下士之末爲喜彥糟粕生不宜繆附子瞻而先生德業

與文正公後先輝映則茲集之序彥之大幸也而又何敢多讓焉

萬曆乙卯歲季春吉日三楚後學何宗彥君美拜

手撰



王文肅公文草目錄

卷之一

奉勅撰思政軒箴

奉勅撰樂志齋箴

順天府癸酉鄉試錄序

丙戌會試錄序

弇州續稿序

重刻名世文宗序

袁文榮公文集序

王文肅公文草目錄

馬文莊公文集序

唐詩會選序

內江蕭氏世譜序

南昌高氏族譜序

呂氏族譜序

華氏家譜序

密箴後序

新城縣忠勤祠記

忠勤堂集古帖跋

廬郡張公去思碑記

賀郡侯金岳朱公考績序

賀南京大司空應谷劉公序

賀撫臺趙公考績加恩序

送順陽令王君序

重封異數序

送南少宰萬先生特轉北祭酒序

賀鮑繼田侍御考滿序

賀崇明令孫居素交獎序

王文肅公文草目錄

送陳雲浦序

卷之二

賀宮保大宗伯平泉翁陸老先生九十序

壽太宰兩洲王先生序

陳東橋夫婦雙壽序

壽大宗伯潯陽董座師六十序

壽大宗伯潯陽董座師八十序

賀封公林省菴壽序

壽金東涯八十序

壽養吾吳翁六十序

壽表兄怡洲吳翁八十序

壽邵越湖八十序

壽石溪陳公七十序

壽申年伯母黃老太夫人七十序

壽許母丁夫人六十序

劉封君夫婦雙壽序

壽親家金母傅孺人七十序

壽年封公仁宇先生六十序

王文肅公文草

目錄

三

卷之三

嘉靖壬戌廷試策問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

萬曆癸酉順天策問二道

萬曆甲戌會試策問二道

題大學解題陸孝子冊

馬文莊公像贊

鳳池周公像贊

仲秋二日自題小像 自題像

卷之四

太僕寺少卿賓吾楊公傳

濟省菴先生傳

企齋詹公傳

王母何孺人傳

逸民劉德壽傳

沈肖山傳

劉敬夫傳

王文肅公文草

目錄

四

馬文莊公傳

卷之五

陶文僖公神道碑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太室徐公神道碑

戶部左侍郎見峰王公神道碑

少詹蔡陽黃公神道碑

巡撫廣西右都御史薛溪郭公平冠碑

卷之六

馬文莊公神道碑

張恭懿公神道碑

翁襄敏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遠峰汪公神道碑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

宋經畧神道碑

卷之七

王襄毅公墓表

陳文端公墓表

戶部尚書本菴楊公墓表

王文肅公文草

目錄

五

贈御史遽丘邵公墓表

叅政仰芹馮公墓表

副使起潛張公墓表

周文恪公墓表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定宇馬公墓表

山陰王閣學父母墓表

張文毅公墓表

勅封寧國府推官松岡朱公墓表

卷之八

萬文恭公墓誌銘

母舅蒲泉吳先生墓誌銘

叅議惠麓吳公墓誌銘

宛平縣主簿三雲張君墓誌銘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誌銘

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贈尚書叅議胡公

墓誌銘

太常寺少卿掌向寶司事文峰王公墓銘

王文肅公文草

目錄

六

嚴恭肅公墓誌銘

太僕寺丞熙甫歸先生墓誌銘

卷之九

廣東按察司僉事仲山王公墓誌銘

奉直大夫光州知州雲浦陳公墓誌銘

戶部尚書筆峯張公墓誌銘

鄉貢進士伯謙金君墓誌銘

鴻臚寺署丞若齋周君墓誌銘

封行人司行人鈞泉張公墓誌銘

叔父少荆公墓誌銘

南京尚寶卿巽洲沈公墓誌銘

卷之十

王質齋墓誌銘

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

右侍郎贈兵部尚書如岡陳公墓誌銘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翠峰干

公墓誌銘

刑部右侍郎楓潭萬公墓誌銘

王文肅公文章目錄

七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方泉趙公墓誌銘

南京太常寺少卿麟洲王公墓誌銘

翰林院檢討後菴吳公暨配封孺人陳氏

合墓墓誌銘

怡州吳公暨配金孺人合葬墓誌銘

誥封太宜人王母徐氏墓誌銘

沈母洪孺人墓誌銘

雲南瀾滄衛經歷蕭公暨配顧孺人誌銘

誥封中憲大夫虞陽孫公暨配恭人吳氏

合葬墓志銘

邵玄沙墓誌銘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孫

菴馮公墓誌銘

卷之十一

誥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先

考愛荆府君行實

誥封一品太夫人先母吳氏行狀

先弟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家馭暨婦莊

王文肅公文章目錄

八

宜人行狀

祐山馮公行狀

卷之十二

祭吳惠麓文

祭劉和宇文

祭潘省菴文

祭姜鳳阿文

祭趙定宇文

祭殷海岱文

祭董潯陽座師文

祭汪遠峰座師文

祭王麟洲文

祭王鳳洲文

祭魏親母文

祭王鳳洲元配淑人文

祭亡婿徐秀才文

祭陳濂石文

祭曹傲吾文

王文肅公文草

目錄

九

祭譚孺人文

祭劉恭人文

祭朱五舅文

祭王鳳巖文

祭陸五臺文

祭馮琢菴文

祭張春塘文

祭陳穉登文

祭潘充菴文

祭朱金庭文

祭亡男衡文

首七祭文

二七祭文

三七祭文

四七祭文

寒食祭文

五七祭文

六七祭文

王文肅公文草

目錄

十

終七祭文

百日祭文

夏至祭文

週年祭文

卷之十三 榮哀錄附

勅命五道

存問勅二道

禮部擬謚揭帖

誥命一道

諭祭文

諭祭首七文

七七文同
百廿文同

諭祭恭年文

再恭文同
禪服文同

諭祭下葬文

題疏

題疏

工部造墳劄付

禮部劄付

祭品

王文肅公文草

目錄

卷之十四

王文肅公墓誌銘

王文肅公神道碑

王文肅公傳一

王文肅公傳二

王文肅公行狀

王文肅公文草目錄終

十一

是集也不肖實痛念先公手澤所寄一生經世大業所關是用謹壽之梓以傳永永第邇年家變頻仍不肖幼羸多病所彙集先稿不能十之五六如詩稿先公拈咏最多而散佚不存即贈酬短言在親友扇頭者不肖經年廣搜未能成帙獨此闕焉故當有待其碑銘傳贊等文在詞林以後爲學憲公所珍藏者捐館之日盡成烏有止存先父手錄二十餘首已盡入集中至於入閣以後參半代筆奉有先命不敢混入其爲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先父代作者當采入先父集中茲不具載

孫男時敏謹白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男時敘校梓

奉

勅撰思政軒箴

惟

皇睿聖光嗣丕基弗寧燕處有儼若思厥思伊何萬幾一日千里應違謀之几席惟

皇立政欽若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昊天奉厥無私覆彼八埏日雨日暘思其或愆惟

皇立政憲於

烈祖金科玉條具在故府是訓是行思繩厥武四海惇嫜政是用康一夫不獲我視如傷何以庀之行葦甘棠殊方卉辨政是用輯一夫不戒作我蚤賊何以靖之苞桑磐石萬方玉食思及鉏耜袞服在御思及機杼徵輸罔藝乃政之疵僅篚之恩用思有式尚方之需費思有極濫出

無經乃政之愚任思弗貳或蔽其聰去思弗疑

或撓其公毋昵厥比衡平鑑空言逆于耳思或

爲利言遜于心思或爲戾毋恣厥情虚心執契

勿謂已明察見淵魚勿謂已斷決事庭除思古

哲王用人有餘勿謂予喜賞或爲僭勿謂予怒

刑或爲濫思古哲王監于成憲朝以出政則思

其終紛更之戒畫一之從夕以修令則思其始

毋詢窾辭毋眩多指是之爲思規萬世安天命

不易爲君實難人亦有言日中則昃無疆惟休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無疆惟恤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戶牖有箴矇史誦之

奉

勅撰樂志齋箴

聖人作易次豫於謙喜起之歌始以敕天我

皇鑒止弗懈於位有瑟斯齋惟以樂志其樂伊

何匪邀匪遊其志伊何樂而不流樂有從理亦

有從欲安危之機辨之幽獨何以辨之惟志之

持志一常安志定常怡大昕視朝向晦宴寢起

居于快於馳騁目玩墳典耳聽法言穆然清風潤于管絃玄酒爲酌太羹爲味式燕以衍猷於甘脆前凝後丞左諮右諏都俞一堂美於晏柔時惟幾暇無逸乃逸

兩宮奉歡四海承德于以鼓琴于室之陽被之薰風虞絃是張于以矢詩鳧鷖既醉黃髮載賡和聲四暨是謂至樂君子攸居如登春臺如游華胥既登既游保之不易無已太康職思其懼願言九臈易災而穰願言重譯來享來王以咨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一 三

順天府癸酉鄉試錄序

皇上改元萬曆之秋八月順天府復當鄉試士屆期提調官府尹臣篤臣府丞臣已以請

上命諭德臣錫爵中允臣經邦爲考試官既陞辭入院乃集會諸同考官諸臣某某用是歲禮官所條上科指具相與慈飭而後從事事比竣蓋得士百三十五人焉而先是諸曹六館及

提學御史臣傅孟春所選士挾策就試者四千餘人御史臣從憲臣詠暨臣趙耀臣漆彬爲約束議防闌內外以入而後復等得竭日夜之力就簡可者什二三籍

奏斯已難矣臣錫爵執筆立館下久數考覽國初時事有司歲歲奉行

求賢詔書山陬海澨吏跡常滿或望見編氓中褒衣雅拜者強令隸學官受章句應舉朝請

公車暮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一 四
召對稱旨除目已下當此之時士無求於

上而

上求之求之而得則兩相効以實相許以心亦有一切猜防之術而士重廉耻官職謹辦主司與其聲榮焉以方今日難易何如也蓋天下之平久矣

列聖代光紹明文啟翔洽章縫家言堯舜孔子自及塞萬里外所在斌斌然矧京師首善地

聖天子新宅

君師用神靈豈弟臨之哉於是豪傑仰流摩肩爭出而有司爲

上求士者窘於士之自求不勝舉也則顯顯操尺幅厲于陬之禁要以如額中系忝乃止臣以此歎人才之盛軼于

祖考矣而罔亦少密焉昔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美成王之德而其稱吉人來媚比于高岡之鳳凰天子盛車馬待之此不惟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五

上求士乃士亦求上也然其重如此今

聖主訪落孳孳以興才致太平爲務有過成王而都人士相與蜚空英芬求一日之遇此亦望武步馮翼孝德間豈輕也哉登是錄者皆所以始進之難思其故有不洒然自矜奮於節禮非夫也夫本設科貢所以招士士豈必潛深伏阻毋自求而後重乃所以求不同乾二之爻利見九五此以氣求者也若墨守咕嗶緣錯章采羔鴈而筌蹄之此以名求者也兩者輕重若莛與

楹宜何處焉語有之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夫惟禮爲能制欲能制欲則內重而耻近名於是乎交讓爭處卑委利爭處拙力事爭就勞檢匱之外不隨俗錯寸趾斯禮坊常立而士重矣今之士鮮言禮而卮辭秕事以承其權或見嬖媚章全名實不相覆則有司滋不敢信士而愈難於其始進則此亦士之過也且夫衆鳳一梟則高岡無好音而諸士茲且隨牒詣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六

他日所當兢兢萬于今日於乎可不慎哉進勇不如守專功茂不如節立寧方毋圉寧矯毋隨寧落落如玉毋碌碌如石寧翮羽高鳴毋慄幸卷阿之車馬以重負

天子求賢之意則是錄重臣等亦重矣蓋臣竊見比年錄士非惟士不信于有司而有司至亦不敢自信誓天相戒使

國家賓興盛事幾爲懼府臣以爲欲士之自重當自臣等始故今進諸士相與道語無敢多設

不然之事沮傷士節而直叙所以忠告之意云

丙戌會試錄序

萬曆十有四年丙戌春禮部復當會試士士集闕下待試者四千六百有奇尚書臣沈鯉侍郎臣朱賡臣王弘誨以考試官

請

上命臣錫爵偕學士臣子義往先是科臣條議以人文日盛議廣

制額以易書分考官更署不便議廣負額有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詔皆可而

上德意所嚮尤在厚招髦俊以充任使特著令自今歲定取士之額三百五十人一時

旨出禁中中外喁喁創觀開科盛典士以加奮

臣不敢不加詳故事考試官受成事於分考涉

筆署次其甲乙已耳而臣於此三百五十人者

皆目所注閱日與在事諸臣往復商校而後定

自謂無遺明命題分卷皆錯綜緣手探筌而決

之自謂無遺法臣之思也以

上所非時

詔召從田間入參機筦

恩幸至隆每自惟頂踵不足報萬分一則攝承吐哺陰求天下之賢者以日月薦引未嘗不心盡也然臣又自謂曩者未嘗報

上報

上自今日始何則因六藝之筌蹄攬四方之羔雉其得人較廣而又會

聖主更化起敝丕釐士習之初有司者奉行乙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西

詔書一切程士之文不夙構而具臣乃得顯其日夜之力於校文錄成而

獻之幸不辱

命此非臣之能乃

上固以不欺教臣也抑臣竊嘗歎世有大欺而

習焉不察者夫今主司之程士其有不搔吮談

成弘之際者乎其亦有以成弘之文課子弟者

乎士之字雕句績剽獵諸子二氏之唾餘見謂

弗收至主司自爲辭非諸子二氏無取也籍具
在此可謂不欺否臣以爲

明興迄今太平盛理如日方中

皇上紹隆棧樸弘振典謨久道之化且日融月
浹士當其扶輿元氣盡洩之時勢不得不日趨
於文而主司業受其必趨之勢羞太牢以進自
不得復藉口含菽飲水之適也故臣今者相士
神識藻采無所偏遺間亦頗參諸子二氏微言
不詭於六籍者惟剽獵雕績無取焉而臣又不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九

敢自犯綺語戒以明不欺使夫按籍索臣者知
其無違心之趣舍退而與子弟無後言也蓋古
志有之以表示目以鼓語耳臣亦望諸士之耳
目臣而效之

上也故曰報

上自今日始雖然士即其一日之言信臣耳錄既
成

獻臣且率之見

上而儼然班荆次奉奔走焉其名甚顯其途甚

遠甚類則無所不睹甚遠則無所不跡是欺之
端百而其耳目臣者一也臣何敢不懼異日者
臣乃在史局錄士順天未聞聞吏議而士又方
其穎舉鄉校爲諸生臣竊不自揆以爲賢者遭
時砥礪立節顯名爾毋庸以賓興爲懼府當是
時士聞臣若言毋不洒然生氣者臣亦且自珍
敝帚守之至于今十四年往矣臣非復在史局
時士亦非復穎舉爲諸生時會今年天下新計
吏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十一

上所受郡國之計簿臣以職事得與聞因退而
私考故所期砥礪立節顯名之士大都惴惴治
辨無全材監司臺省無全舉而臣始懼矣
上赫然用重典以賞罰示激勸如特兩衡而主
臆司軺之吏常苦夫人情之多疑怯行賞而勇
議罰而臣始益懼矣一臣之身乃空言之與更
事何如哉士即其過信臣則臣之敝帚無爲也
嘗試閱當世之故考得失之林周章漢條三五
中令能自引經生束首受吏法否臨岐路而涉

末流能介然有所不爲不欲不言否負俗豪舉
智勇功名之會能毋以矜歎爲性真脂韋爲骨
體否能敝車羸馬以朝入里門而趨勞能謙滿
能挹否此屈指一不當而世輒以荃茅同腐而
棄之曰

上且彌天置羅歲溢額五十人焉顧直患官少
不足充貢牒爾無所事惜才爲也此臣之所以
爲士懼也且夫效

主爵知保終釋懼則義莫如不欺者然不欺難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一 十二

言矣布衣伏處之士獨行惟影獨寢惟衾斯可
以肝膽不外見而遁也若乃同任職而良楷見
同趨名而靜躁見同游世而茹吐見夫且奚遁
文中子曰我未見詐靜僞儉者又曰惡衣薄食
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
若愚似鄙今人以爲耻我則不耻也此皆待尋
聲辨貌以知其肝膽士獨奈何敢輕言不欺故
浮澆在前功實居後而謬悠自信以鄉評官論
舉無足懼者則言不欺乃欺也臣故以臣之自

爲懼終不欺之說焉在易漸之六爻以鴻之漸
羽取象仕進而初之干三之陸四之木五之陵
大抵皆兩立貞悔之交當喜而懼者其間獨磐
之衍衍見謂無懼然聖人且以素飽戒之乃後
始歸之升遠不亂而吉於戲懼豈獨在臣哉士
惟毋忘懼則臣亦且毋忘故錄士順天之言行
復抵掌而效之臣不懼矣謹序

弁州續稿序

明興二百年至嘉隆之際而文章始大闡縵紳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一 十二

家結軫而修竹素其結撰之富體製之備莫如
大司寇元美王先生先生撫卹時刻有四部稿
海內有目有口者旣驛而傳之已公自司寇歸
病亟哀所未刻以付其少子駿俄而駿沒長子
駕部君續其事兩閱歲而集始成先是四部外
有弁州外集者出賈人手稍增損駁亂其間諸
子乃聚諸同志特就原稿訂疑刊謬不以已意
有所甲乙于是尺牘片牘名山大川之藏畢登
簡而天下始覩公之大全計公弱冠登仕中所

經大艱大危沉廢者數年又服官四方十餘年
未又倦而逃于玄當其時予與公比居四方之
士延慕光塵者踵相屬餘波及予予不勝苦距
戶謝之而公獨泛應不辭清齋對客每至夜分
諧唱與唄誦兩出而不相奪嗚呼公殆所謂天
授非人力也王氏自永嘉以遷長淮之秀全注
于海海上千年間有榮光浮而休氣塞者其在
公歟其在公歟夫海激之而潮風之而波彼斷
溝積潦激之亦潮風之亦波然海能江能湖能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十三
陂能澤而泉水不能爲海則喙鳴相合有餘不
足之符自然異也當公少時一二俊士句釘字
鉅度不有所震發欲藉大力者爲幟而以虛聲
撼公公稍矜踔應之不免微露有餘之勢而瓶
建雲委要歸于雄渾迨其晚年閱盡天地間盛
衰禍福之倚伏江河陵谷之遷流與夫國是政
體之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脉絡而慨然悟水
落石出之旨于紛濃繁盛之時故其詩若文盡
脫去角牙繩縛而以恬澹自然爲宗即孱婦小

暨有尺寸可記錄隨叩隨應神湊合響精結而
采流心苦而味甘目到而足步泱泱乎球鍾暢
鳥獸舞宮商鳴草木動譬之觀海惟是汪洋浩
渺天水相含之爲鉅觀而豈必待夫怒濤顛波
流風蒸雷陰火夜然蜃市曉結駭然望洋而歎
乃稱大哉世人耳論每歎古今人不相及夫古
人蘊璞含質無苞苴竿牘之糾紛無毀譽恩仇
之窘束要以各抒所見而止故於達意不難叔
季猥鄙誰復免此藏心墨兵資口月且於斯時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十四
也欲以浮沉下里獻酬群心而本不失古作者
之意此不已較難乎蓋公晚而始好子瞻也夫
子瞻命世才然世之降也已不免馳騁議論執
道之動反以見奇吾元美獨能離今之獻酬廣
唱而自爲元美我今之貌尊元美者見其詩文
輒曰此史此固此漢魏此盛唐夫必史必固必
漢魏必盛唐句字而儀之則當公之時蓋亦有
優于飾畫者矣傳未數十年而新陳相變世已
咲其索然而無奇夫惟大才紅腐入冶簇簇皆

新如槐柳榆柞皆凡火也而可以變萬物故嘉隆之間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非能重公者也吾論吾元美而已

重刻名世文宗序

文章與時高下書契以來凡幾變矣自帖括比偶舉子之業興而綴學少年耳剽目涉不中說以古義風流既極則有憤悱之士馳驚之儒一切厭棄膚俗而求所謂確書竹簡于荒郵頽墓中於是乎說經者玄陳書者史務在詭音竄句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一

十五

以多端叵測爲新奇而卒之雅鄭相標去古愈遠僻猶族庖操刃不師于神而師于官未得國能而刳缺隨之今六藝家好古之弊何以異此比者考文先生方事釐正諸稱引異書叢說非博士所隸者輒屏去不奏期以芟蕪榛蕪一軌于王路甚厚幸也而浮澆藉口或遂謂古學誤人不已虧乎蓋不佞頃之待罪詞林職以古文隸習諸吉士六經之外人挾真氏正宗一帙取尋摘強記應故事而止不佞誠愧然內媿然不

敢師心別有所指授何者魚筌兔蹄古今共貫又嘗服桓君山之訓不敢以新進趣舍嗤前人之未工誠慎之也然竊謂真氏之意主于體識爲成學上才抑詭誕而暢大雅故所甄次以羽翼經旨爲多至如章句寡聞才穎未脫則固當游之萬籟之林騁以六馬之路使府藏疏滄汨汨然效指而後真氏之體裁可漸鎔而就也今侍御餘姚胡公前令合肥時出所選注名世文宗若干卷呈督學榆次褚公憲使慈谿馮公採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一

十六

合衆見差次評騭既成刻矣已胡公持節來按吳會馮公移治蘇松兩公相與勸學興士儻然一指旣都試諸生開以明經射策之要領乃益發古籍舊聞重加彙擇稍增損什之二三而蘇守玉田李公刻之不佞侍親之暇涉讀一過則見其驪彩並收廉肉相準其所錄門戶去經生爲近故不入詩賦其尚論作者如滄溟之流派可江可河故事辭混而不分各自成其家言其懸鵠多方從初學之所命射故裁鑒寬而詮引

博使夫高者不墮象罔駢枝之誕而下者循其
環中亦不失萬一於溷淙故真氏羽翼六經是
編又羽翼真氏要之皆與天壤相敵者也夫文
章如川兵霍冠軍倖將耳而大言人主之前不
至學古兵法則不佞嘗心薄之然至如馬服之
子顓顓讀父書亦以敗嗟夫矯枉貴正擇術須
權讀是編者亦可以鑒矣

袁文榮公文集序

我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十七

世宗肅皇帝始定大禮和寧天人乃益嚮意文
學之士奉璋被廟蒙筆成輦而稱禁近臣者廩
廩庶幾賡歌揖讓之風焉而公中司馬門鱗集
待詔不能悉當上指則往窺絲他徑資唇吻以
入于是柄臣左右之名薦士者

天子時自以手書度次取舍稍抑奪其權而我
師少傳袁文榮公重矣公初以明經上春官擢
第一

第守翰林二十年而

知公名日深延入侍帷幄晉參大政皆不

卜不謀倘然恨得公晚雖公亦自謂千載一遇
也故生平著作於代言應制爲多

上數有所後問夜分出片帑禁中使中貴人刻
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傍侍史封題紀歲月而
已乃其出入風議纒纒數千百言白

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闕而不傳者豈少哉公
歿後且數歲而厥嗣中書君葆佩手澤蒐採廢
遺得什一二于四方好事者刻之嗟乎此亦禁
門一變嘗者可以知味已而錫爵間頗聞世儒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十八

之論欲以軋茁訛微文怒罵闖然人班揚阮
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蟲飛蜂鳴
方曉曉哆公以爲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某嘗
試今之述典誥銘鼎彝則如野夫閨婦強衣冠
揖讓五色無主蓋學士家溺其職久矣自錫爵
游公門下公所爲文章皆肆意衝口對客立就
古辭古事如鬼神輸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溫密
卒澤于仁義炳如也身不出長安門螭頭餘泚
所在成霖故無吻頰鳴悲之怨非三代兩漢之

書不觀非爾雅方聞之士不友非咸夏鈞天之
音不聽故無棘塞詭衆之辭夫天球綴璣陳列
廣庭大劔高冠班侍左右然後知魚目之無光
而墻之至固也公壬戌策士有云古之帝王建
鴻德者必有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蓋
若以自謂云時錫爵忝爲公高第弟子服義未
深而公已升爲列星故于中書君之請序書以
畀之非敢曰知文也

馬文莊公文集序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一

十九

嗚呼此吾師馬文莊先生遺集也先生生平於
學問經術要爲根蒂古人其于身心實際及行
世傳達有實用不苟隨俗骯骯以是晚而後遇
既簪筆入承明典三朝著作供奉之事會
天子咨於舊學簡在政府而先生且老矣其所
爲文章自應制外日力苦短不能一意據稿梧
而吟以攻羈人寢士之業乃其篇帙致多如此
將昔人所稱窮而後工固無足信歟抑大車之
載軫方而轂圓器重者自非常才所限歟先生

居常端委廟堂不形愛憎喜愠于色雖其門人
子弟不能窺及持議至廩廩爭天下大計豪臣
貴璫初相與爲枘鑿而終側目嚴事之莫敢抑
天下之望與後世之名譬之滄溟萬頃不受澄
撓於物蓋非獨人品爾也乃文章亦如其人當
其杆袖胷中氣餘神飲涵涵然若磅礴萬物而
不見一物者意有所出即泚筆疾書盡掃蹊徑
而空之又若一言而足當數千百言者故奏對
之辭莊箋表之詞典記序之辭皆投贈之詞直
主文肅公文集卷之一 二十一
本之自正氣厚積而山輝澤媚各闡玄倪非僅
僅學問所至也先生往在禮部數發憤歎息文
體之壞以謂文者直寫厥衷行止一寓之自然
耳好古之士近乃不師神而師險剽取雄書竹
簡中險棘句字以飾陋驚愚游談驚坐而大雅
索然益嘗欲稍挾其尤悞不經者聞上禁絕會
病不果是集行讀者亦足以知先生之志矣昔
薛簡肅公在政府歐陽子稱其挺立無所牽隨
欲盡繩天下細大一人于規矩而文章純深勁

正如其人甚矣其言之似先生也然簡肅與政事差久言行風采史不甚著而先生拜相甫決月天下隱然特之安危豈其素所操持者規矩同而用之無少異歟天固不可知使先生晚遇而早奪之文之傳乃自其子兩進士方于簡肅家世爲盛而又恨無歐陽子之言不能爲先生重錫爵茲永乏授簡也侯巴太玄負牆非達或幸藉手發揮先生之志于筌蹄外爾

唐詩會選序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二十二

詩之爲教非小技也其感人非小用也夫古昔三百篇不過里巷歌謠之語與夫大夫君子舒洩其胸中之天紹并裡祀朝會燕享之樂章耳然夫子選之至與義文周公之易堯舜禹相授受之書垂教萬世且諄諄爲訓口何莫學夫詩何哉灼見其發之性情止于禮義悲而不傷憂而不怨溫厚和平之旨溢于言表其于養性淑身誠哉有賴也周曆之季風雅頌之音亡矣盛漢僅可取者蘇李之上古詩十九首與夫飲馬

長城窟行長歌行諸作而已建安黃初之間林林作者亦時有髣髴一二焉然以厠三百篇之音區以別矣自是而後代興代替愈巧愈拙至於齊梁其靡殆甚入唐而後稍自振拔成一代之長亦備諸體故今之言詩必曰唐音以其原本倫化陶寫性靈識超景會不娒娒調聲磨韻間庶幾猶有古風焉然就中號得上乘者代不數家人不數首劉勰少許乎通圖嚴羽致惜于濫觴豈其誣哉選唐詩者無慮數家惟襄城楊士弘新寧高棅二刻差可人意然初學記樂府詩集文苑英華諸書多可採者不以入選至其所選時膾炙一齋未觀大全作者誠難而選之豈易乎侍御勾溪李君泛濶藝苑雅號知音間以其公暇萃唐人諸作去取之名唐詩會選屬予爲序君之言曰詩在妙悟而格力音調氣象意趣四者盡之苟一缺焉不以入選故其所取者于五言古定爲二派于七言古分爲二體于近體絕句各以五七言次之彙而弗別仍附以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二十二

長古長律六言而有唐一代風謠大都洋洋乎
醇備矣王基曰予于是快而有感于世代循環
之故上君子際遇之機也夫大雅不作浸淫于
載唐興作三百年而善鳴其間者亦三變焉文
章氣運大致相關矣初唐必盛盛唐不能不晚
則變始之力與沿下之趨異耶抑有使之者不
盡在聲詩間邪蓋譚者稱宋元無詩詩教之興
盛于我

朝而尤莫盛于今日繫人墨士卑大曆以後弗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一
取亦往往矯厲太過失其中行此侍御君所爲
憂也楊榘風雅助流教化則是編也直詩云乎
哉

內江蕭氏世譜序

吾郡丞蕭侯一吾自其先八世祖思德兄弟始
由江西安福徙蜀之內江其後遂爲著姓子孫
世以宦學顯名而蕭氏之有譜則創自澂江守
懷山公而吾郡侯以任職理人之暇續補成之
因屬予爲序蓋孔子論夏商之禮而歎文獻之

無徵夫夏商去孔子未遠而譜籍漫漶已不足
考信此亦見古道尚質蘊書竹簡原不擬爲後
人紀述之用其闕焉寡徵固其然也而當時舊
家聞人手疏心記亦遂泯泯徒令人喟想于寒
山腐草間豈非千古之恨哉嗟乎此古人所以
考文必徵獻也然亦難矣達官貴人其氣力聞
望足以亢宗鳩族追徃詔來乃或以身勤王事
荏苒歲時拮据鞅掌而不及爲而長年之老博
物之儒則又或以景殘鐘漏藐忽前聞或以踴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一
混漁樵弁髦里耳此吾所謂難難在得人非徒
以文耳已嘉隆間蜀中文獻則首推蕭氏吾郡
侯萬曆己丑進士其年與位在吏隱仕學之間
不妨間理鉛槧探續箕裘而會又弭轍吳中與
從兄侍御公接武留臺得折簡就筆削於是蕭
氏譜遂爲全書且夫家之有譜與國史紀志並
傳然史不諱惡而譜專揚燬史紀國家大政旁
及名臣勲伐未暇及採鄉曲隱淪閭閻幽渺之
行而譜自子孫於綜敘本支發皇家訓特詳而

重君子讀是譜也徵於官而見素絲羔羊之操
徵於家而見黃流玉璣之澤徵於閭而見禾蘋
柏舟之風又以知木實自根堂高自基而吾郡
侯亟亟表章徵文於獻之意又不獨以家富詩
書門聯棹楔矜詡鄉人子弟耳已史稱陳太丘
之仁隱阨一時而其子孫紀誥羣奉貴顯奕世
然論者猶以爲公慙卿卿慙長故盛德不階珪
爵而貴盛名不借甲乙而榮乃自古記之矣吾
生晚恨不及見蕭氏諸長者功名羅業之盛而
幸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南昌高氏族譜序

古宗法行士大夫皆有祿位勢力之藉以聯屬

其宗之人而今之任者罷而歸其鄉則無所復
藉於是宗法廢而譜法興蓋自近古隋唐之朝
隸譜局於翰林而令宰相知譜事時尚以門族
差次甲乙稍倣古五宗世家之義迨於今益衰
且壞而士大夫之賢有文不忘本始者則但能
考論其家之私譜以存文獻永箕裘抑所謂施
於有政稽古從先進之士必有取焉予同年高
汝謙氏既蟬蛻世榮其名山著書之最後出者
爲南昌高氏族譜譜先成於公之五世祖仲治
公年遠漫漶姓氏益出公乃奉其尊人衡州
公遺命探續成之斷自高城羅舍爲二始遷百
世之祖而竹林里橋諸數宗附焉揔之爲世十
九閱年五百皆脩書其遺文盛事及里居廟食
之詳而高城以上始仍舊譜蓋其法本歐蘇二
氏而以世次悠邈紀叙繁衍精勤倍之然其要
歸于鳩宗念祖使子孫興于孝弟而已予也鄙
不習古嘗竊慨于今之士大夫一旦得志其精
神日馳于求田問舍撞鐘舞女之樂蓋有千金

飾喪馬而族人袒褐不完潘陸之門與槐柳齊
列而至其敖舞車上有見宗長而不下者今僞
者動稱立宗有君道有如宗立而藉愈厚則宗
之人勢愈卑以衡世教豈有補萬分一哉故予
謂議宗法于今猶舟之不可行陸也禮失求野
則譜法近之然作譜又多在士大夫賢有文者
賢有文者又或惟侈大閥閱之務無所載嫌懲
褻訕薄訓厚則譜不如無作也嘗見雲邨許氏
譜議以始官於朝者做古別子稱祖百世不遷

二十二

夫是則高明貴人人自立宗耳安用譜哉嚴
乎汝謙之言弁髦達祖秦越族屬斯譜之所以
作也今

天子咨于儒臣採收全史將就序人倫助流風
教於是乎在詎獨高氏子孫世世之寶哉

呂氏族譜序

姑蘇之有呂氏由唐宋以上不可攷已元末避
亂歷二百餘年以至于今數傳而中書君出焉
愍舊家故族日就繁衍子孫將不知其世乃按

近代以來哀爲呂氏族譜始譜例終宗範若干
卷夫家之有譜其義蓋做天官氏考士之錄地
官氏考氏之籍爲之古仁人孝子以此率祖合
族燕祭以時喜慶而憂弔家政乃行而推之放
乎四海穆如也古道既湮栢翳神堯之族紛紛
晉亂自司馬遷論次名臣世家而譜系稍出魏
晉以降乃益矜重門閥於是宰相皆帶知譜事
而圖譜一句特領于翰林時蓋有桑梓甘棠相
戒剪伐之意焉乃其指本專於論貴卑門庶姓

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二十八

無所紀德昭世徒知觀觀競錐刀析竈炊耳故
世風日往如水之走下凌遲至五代干戈之後
雖卿大夫之家子孫情緣忘其先緒矣儒者蘇
氏歐氏憫王教廢缺而世不講于大小宗之義
孝弟之德衰於是網羅世序序列昭穆而兩家
私譜至今盛行夫呂氏譜蓋按依兩家義例而
宗範一篇詞近古遠讀其書於孝弟藹如也孟
先生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令今之
閭巷皆遵斯道如中書君指即三代何以加焉

中書君名某字某子同里人因爲之序

華氏家譜序

華氏之先自宋戴公子食采於華其後子孫散處蓋以國氏云隆亨之有華自原泉先生始原泉後二十世至于今或絕或傳俱可譜譜成于今學士鴻山先生某先生仕嘉靖初元之間紬金匱石室之書考定

國史退而歸老毘陵愍子孫疎逸將忘其先乃按故譜嘆曰嗟予先周室之世大夫也氏族紀

於

公文章

卷之一

二十九

國史傳祚至兵戈紛攘間而孝子貞婦相望以出用能封植華宗如瓜苗之有衍蓋所繇來至長遠已夫著代以約散序次以敦睦莫嚴于譜人道之至文也今昔之所登也且予嘗掌其事國有史家有譜今廢而不述墜先人之統罪莫大焉而日月逾邁吾形已不逮也于是率述始祖以來稍損益故譜其年遠傳次無考者不復具論而于先生之所自出二十世祖貞固府君

慘轉而下別爲一世至十三世文加詳而重焉

名曰本支世系考錫爵聞之古者公卿大夫有世祿民庶有版圖而宗法盛行人習于箕裘堂構之業棠棣鵲鳩之思乃其標本枝葉稍陵遲衰微而仁人孝子往往徵一二文獻於蠹書枯竹之中於是譜牒興焉統之周漢以前其俗嚴父尊祖重去其鄉故司馬遷采世本述陶唐以來王侯學士卿大夫祖世所出斌斌可紀魏晉以後流風蔑如也然士猶矜尚門第姻婣俎豆

公文章

卷之一

三十

有非其族者則衆共指之而宗統因藉以不蕪滅蓋自李唐世衰旋更五代金元之亂而故家舊族子孫能知其系胄者鮮矣然則杞宋之事孔子無徵蓋其傷哉而華氏乃得具載宋紹興以下更二十世子孫無隕隊圖譜無廢缺者傳述周公之孝謂其能成文武太王王季之思暨后稷也獻文子新室成其祝辭曰聚國族于斯全要領于九原由先生斯譜觀焉義兼之矣蓋自古著姓公族必獲賢者而重歐陽氏之家六

於文忠其所爲圖譜故在大抵倣太史公年表
鄭玄詩譜略爲之最名近古而或者不無附離
遠胃之嫌今先生譜法與之同而雅意遠往訓
來不務侈大開闔蓋先生所以爲華氏重者固
自有在矣詔有之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
則國從之衰於乎先生之心雖措之天下可也

密箴後序

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旣爲其鄉先生蔡文莊
公疏

公文草卷之一

請得追謚因刻其密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
未得其說也一日忽記爲史官時少保趙文肅
先生間呼與講學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學乎
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惡人以氣稟實
欲駕學問而行顯密不相權者先生曰何謂顯
何謂密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密語未終而
先生起躍然曰孺子可教已當時竊自喜年少
見一班驟而得先生肯語已涉學遊世迨今二
十年始大悟其向者言密之虛也夫密箴言自

立言自反言自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大抵皆
獨坐獨臥時以治心養氣去妄去矜爲默而寡
過之行無勝術也故汝清自呼小人自冒曉曉
嚶嚶自戒老自悔博自危知勝之爲害也蓋蔡
先生沒而其行世之書止于解經圖說爲後生
嚆矢乃世鮮傳其密箴而當時相與標立門戶
縱辯自矜之士其書恍恍可喜學者至今師宗
之然此乃勝義非密義也勝義可以屈君子密
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趨也與其使君子
屈不若使小人愧夫愧心生乎已之不勝知不
勝乃可以言爲已而勝者非已也少以用壯勝
辯以禦訥勝躁以飾靜勝天下之事一入勝即
不屬之已故自予小子之讀密箴也請終身不
敢言勝人亦請終身不敢言自勝

新城縣忠勤祠記

世宗朝貴州有勳事死職之臣曰參議溱川王
公貴之人至今能道公平發督本事而公之沒
也有

旨賜祭又贈公太僕少卿又以士民公舉入布政司名宦祠而公所專轄永寧又特立祠取所奉

諭旨表其額曰忠勤公之名萬世不朽已乃新城故爲公起家地而公僅以例再受其子少司徒贈歲時嘗酌即饗于家雅不稱成功盛德于是王氏子孫議別立祠于邑城東隅額仍用忠勤示不忘本且彰君賜云祠以萬曆某年經始某年落成而少司徒至是命其子中丞君象乾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三

來請記予惟古祭法以勞以死皆案錄國史太常與考功之議狀而其大者至

天子親臨定其品題其事公至于君蒿勝蠻姓焉依溪毛洞酌之饗恍然若色而笑者其情私夫私之不勝公久矣有如漢川公年位雖未竟而業已飛符驟馬出入萬山羣盜中不死于兵不死于婦人女子之手而死于溪蠻羅拜棠蔽芾之鄉祗今

龍膏奕奕雙祠巋然即不階少司徒贈公可以

死王氏子孫亦可以無憾何必故鄉一祠不腆

一言爲足抒哀峴首與桓圭袞裳爭重乎抑有說焉公歷官治狀其居黔剿撫諸叛苗在席黔人功最著乃黔人未暇思公功而惜公之死死又以督木勤瘁爲不得其所其哀思祀公事雖公而情私也夫男子會有死使公長年菲祿馴而至大官以死孰與死忠死勤者之烈烈耶而黔人不勝遺弓之痛睠然以死思公固非公之意也又使公遂死王事殊邱顯賞萃于其躬而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三

試推之家世飲醇藉厚無間焉則亦聽黔人之自私公疾而呼籲之災而雪禱之已耳善乎禁侍御之傳公也其稱以公之功德在乎蠻而恨臺使請郵疏單舉督木死事爲未盡又稱公平蠻不在斬馘而在單車論降所全活三萬衆其所全活又不獨黔人自公爲僉事雲中以法裁仇咸寧吳總兵之橫而守墩卒之坐論死者生塞下民之以詐上首功冤死者雪凡此皆黔中公論所未詳而公之德惠愷悌受祉未盈以遺

諸其子孫引長而光大之其實在此蓋方今海
內名家王氏簪組節鉞之盛雄天下方于汝之
表華之楊差次甲乙已每歲大比使者上賢能
書則都人士爭指名之曰此夫故灤川之後某
子某孫某同產伯仲也夫于廷尉歐陽綿州皆
以治獄不寬活人無幾而其世竟以陰德顯盛
矧夫提袍鼓立函門之下當嚴主貴帥之間義
不顧一身之死手挈萬命出之斧鉞此其精感
天地薄享而厚貽豈偶然哉然則新城私祠寧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三五
可無設公骨肉土矣而魂氣無不之也其將塞
雲車駕風馬以神遊過化之邦使年穀穰穰人
無疵癘乎其亦將翳華芝撫玉樹徙倚松楸而
版間以世世保艾其後人與其鄉仰止之士乎
蓋予嘗考古地志新城多鬼民習爲穰穰厭勝
之術自忠勤祠興而邑人知天道之不違福祿
之不可妄徼也然則黔之祠公而私新城之祠
私而公公往來呼吸之神在公而公在私而私
知其必兩有當也是爲記

忠勤堂集古帖跋

新城故灤川王公旣以忠勤死事得褒贈而海
內學士先生爲矢詞撰次積至卷帙乃其孫中
丞君象乾仍恐久遠磨滅集古晉唐法書爲忠
勤堂帖刻之以傳昔陳瓘集蘭亭字爲待來尺
墨游戲未聞爲先世紀功德勒金石者懷仁聖
教序本之奉勅集成比時金題玉璽出于天府
秘藏甚多故摹手易爲力耳今中丞去古已遠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三六
凡晉唐一字一畫俱從殘煤斷碣間辛苦撿括
得來如採吉光片羽織成全裘斯不亦難歟中
丞公一段孝思真可透紙穿石非徒鈎勒之上
已也此帖旣行王氏令德自當與文章墨妙並
傳即諸賢作者姓名近不入蠅篆蛛絲遠不流
落爲屏脚柱礎何其幸哉何其幸哉

太倉重建海寧寺記

吾州海寧寺者天監中尼妙蓮所創址也至元
間一毀于兵火其間僂修而僂壞者不知其幾

也而佛像巋然獨存萬曆丁戌間吾友大司寇鳳洲王公有意更新之首捐橐金若干施寺不足則勸疏募衆善信成勝緣經營數年端緒甫十之四五而司寇病且憊矣則呼寺僧明因榻前而命之曰吾此行一絲不挂獨寺工未了耳是在子又施三十金而沒沒之曰四方來哭公者致賻致奠不受則競輸金錢于寺爲公冥福亡何而殷遂告成明因因礮石鐫檀越姓名而屬予紀其事嗚呼天地間成壞之故可思也矣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一

三十二

自佛入中國以來薙草開林盛莫過于六朝非有輪風劫火之蕩搖而何廢之之暴也一切有爲等干泡影夫豈獨瓊宮瑤臺竹像間尤之不足守也與哉若海寧寺者方其盛時優尼苾芻鍾傳梵接龍天鬼神牙力距張而力不能使兵火之不及其爲威也亦殫矣數百年中郊承直朱左丞皆以重權彈壓一方卒逡巡不能復舊觀而司寇顧欲以一人之力復之與愚公鑿山無以異以彼其時司寇之文章氣焰能鼓舞一

世人然卒不得而迄其沒也已烟噓灰冷矣而天下且奔走而輸之若恐後者此孰強之哉人謂公乘衆人之願又或謂衆人乘公之願而公與衆人之所乘者何願也芥浮于杯杯浮于盎轉而相之罍空大澤之間其遞相載也豈有既乎願之在公也在衆生也與夫佛菩薩也就得而破之合萬願爲一願合無量劫願爲今日之願其爲力也豈與夫龍天鬼神儼然戴角距之形而已哉予嘗讀唐人集異記載李嵩建平寺主文肅公文集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十八

閣爲僧澄空後身夫王公已死而能使數百年難竟之功一朝而集于此見願力之強可以齊生死造有無明甚而世獨據隔陰不可知之事傳之以爲異甚矣人之好怪也蓋明因嘗爲予言前六年辛卯七月二日申刻殷杏鏡花現瑞光如斗大萬目咸覩嗚呼是殆司寇之文章氣焰乘願力往來如阿閼一見者耶而世直以文章光焰爲不朽又以土木能爲光怪者則成壞之故吾不得而言之矣

廬郡張公去思碑記

前廬郡太守元洲張公既去廬之若干年累遷至今爲大司空而某間從之南中得請業焉某之生也晚不獲見公治廬事比者橐筆直史館得番校隆慶初年章奏公時蓋開府南北邊會南北邊多事公所策虜寇及亭障處議所便所不便具爲

天子言朝廷常以璽書報從某故耳習焉夫輕九折之險者不足論康莊苞七襄之文者難爲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三十九

言製錦公才位合符投牒解帶而廟堂之機猷是贊不難不悚顧何有于治廬廬之人即竊竊焉俎豆尸祝公亦何足爲公重也某持此言也以謂今太守張君張君曰子言則然抑吾見廬人之德公如赤子之方乳于母其去也思焉情也何言公輕重哉子強爲辭某故習公至是以廬人語乃益習公治廬事公爲政弘惠寬簡帥德自躬不務爲亟亟取聲章見謂長者至于斯拔吏奸建設民利粲然皆有條緒可世守而其

積效則勸農興學寬賦惠工最勤而著嘗按行城西水門觀濠源出其上建瓴而下歎曰民其病涉乎乃束而橋之引而出入于湖人曰有鄭國之功大治廟學博士弟子以時都講絃誦其中公親爲擊節發蒙人人得所欲去其入室高弟往往用明經崛起知名于時人曰有文翁之化歲比不登公以便宜斥俸開倉賑活飢民霽雨雪皆有驗今郡志所紀三應編遠袂歌是也人曰有青州之仁通關梁慎獄市禁所司權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四十

沽爲奸利者一切無名之征爲籍而獨之以數千百計人曰有晉陽之寬聽訟立決授吏重入人以法至其有所撝撻刺取常先大族有豪居霍丘橫甚公獄治之其黨爲關說百方不爲解部使者嘗都試講武會軍亂大譟甲而前公披帷故與作好語而陰識視其桀黠不孫者旣罷悉按誅之自是郡中肅清鉢兩之奸落機牙而寢者無算人曰有渤海之明蓋廬人爲某言公如此公既膏澤施廬人功見言信則

天子以爲可任公卿使歷試大省而稱舉至今
官然于時次爲淹久少年後起之士爭先用力
勢機鍵以前薪目公公自若也先是有同鄉貴
人議爲公先容于嚴相所公笑而謝之捕嶺南
叛兵功未列上而爲他部引詬什而起不形喜
愠于色此又公磊行大節特立自信于衾影寤
寐中而廬人豈能盡知之哉夫小人之智淺其
求欲易厭而嗜好易遷吏于其上者苟見疾痛
能咻勞濁能理祈請能致即眷然私而德之而
至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四十一
惘惘于其去如是止矣及日疎事往賢者遍至
更出法令如琴瑟之改絃快意順耳豈復思故
聲哉夫穎川之政趙子都不名強力能摧奸慝
亂乎而班史稱其民歌思之至數世然代者爲
韓長孺甫下車議變法于長老長老人人稱便
安在其歌思也故嘗試論之程功能計日月之
吏小人易于見私而君子難于爲繼夫惟法常
繼于君子而後恩常浹于小人若是者神理繫
之非可以筐篋簿書一切而辦也公去廬久而

其後之君子迴風師指率用其法如今太常張
君某縣令胡君某蓋教訓廬民如公在時蓋某
前所言公磊行大節有出于世吏之外者廬民
不知而君子知之用相與封植甘棠導揚緒美
輿人之誦勒之斯石嗚呼石可泯也公之遺愛
弗可泯也

賀郡侯金岳朱公考績序

自余承乏內省習于考功計吏哀序賢能之書
迹其所條庶幾我家卓魯而人龔黃已然要以
至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四十二
六曹故事與某利除某害墾田積穀幾何平獄
登賦幾何乃求其真精神綰結吏民間出于簡
書刀筆之外者則監司旣以貌承無所注耳目
而廟堂主行吏亦第能循聲射影差次甲乙耳
已余嘗咨咨歎之以謂耳目真而是非公無如
小民之口而小民之口又無如窮閭委巷所以
私告其父兄子弟者此非監司廟堂腰笏對簿
之所能辦而採謠寄聽之所得知也外吏以此
希自表見則益務爲謬巧多端毛鷲切刻之行

激清名而獵最課往往十得八九然至其智力
網絡之所不及閭巷小民有獻頌于堂階而交
憇于門屏朝指鵲爲鸞而暮瞻身於屋者則豈
非真精神締結吏民者之難乎夫真精神非必
斷斷自守陰拱內視之謂而今之世又非可以
蓋公老子清淨之言日飲醇酒而治也必將有
事焉上才寄精神於事次者借事練精神下者
爲之役吾蘇故事數也而今守餘姚朱公適來
於此三年矣三年之間會歲稔後公私之通巨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四十三

萬而海上聚兵徵餉無休時又會兩臺數易東
西稅使交道而八州縣比以催科不及課歲歲
奉
嚴旨切責環地數百里幾無一官得安坐請月
俸者而公常身肩數任拮据執掌以當軍民上
下旁午交訐之秋左調右維迄以全安乃公獨
剴謝前勞而時時爲下吏代受譴歲比且滿我
民尚憂主者以新令格公而至是最績升聞封
賞之命且下始緣道謳歌稱賀焉凡公治行其

所綜覈翕張如前所條六曹故事舉無遺便摘
無隱奸具在報滿牒中考功吏所據以哀序者
是已其從躬奉職風清而日光則前後察廉之
使與諸省府紀錄歲報之章無慮二十餘上爲
異時加號持節九卿入踐張本當不藉一郡久
次一滿奏績爲榮而余獨於八城守令之請不
能無言蓋余乃公民也耳目所注在民間不在
官長縉紳之譽在父兄子弟之私相告不在媛
姝進退於軒寢市馬之前或曰郡所最苦法多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四十四
賦多舞文多屬城日奔命以簿書俛頗胥吏而
不給公知其情一切去文法與之更始下車以
來無一承庸考事之吏入州縣者或曰公之庭
桁楊常臥三尺之童人人得謁其所欲而法嚴
令信威明若神銖兩之奸皆知之或曰公初筮
仕閒曹未五年超簡衡劇警於棘手之罷不習
而操恢恢顧類有餘地者常目閱囚要口占判
牘體屢將迎慮周疾苦而聞復不廢文酒酌對
雍雍衍衍如也或曰公處人無賢愚貴賤不喜

不愠不親不疎而尺幅自了了有所干請問法
何如不拒人以色或曰公凜凜持三尺法薄繩
民而厚督吏吏初亦苦公嚴而久之見其不抗
一法不私一人也相與慈飭奉教得滿次民知
更德公如父母焉余家海上海上之民去公遠
且望而私評公嘖嘖滿閭巷如此不知露冕所
臨其沐浴歌詠復何如又不知方于古人召公
棠郁伯黍復何如愚民不知古而第祝公爲今
之徐觀察曹中丞即拜俎豆於此以物情占朝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一 四十五

今論罷者莫辨于曾子與之弘毅武侯之寧靜
澹泊乃三代以下自管夷吾不得以罷名而予
樂爲朱公頌之則抑以其茹納似弘執持似毅
而宴處超然於通都走集穠華浩穰之鄉又似
於明志致遠中痛磨揉得之日月課外當有待
余言爲左券者而八城吏其亦知步趨仰止于
公毋徒沾沾稱賀爲也

送南京大司空應谷劉公序

萬曆元年秋吏部左侍郎劉公上書請告歸是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一 四十六

時天下吏當朝明年

上意若曰茲予且察吏而劉某攝守尚書久所
差次賢否得其人其留佐予越明年既竣事官
南京工部尚書缺

上意又若曰茲維根本地且長寮也其擇予左
右在事久者居之以應古均勞之義於是公承
命以行公江陰人於南都若東西州可宿春往
來也而曹務稀簡雅適公初志云先是錫爵嘗
一再南徙曳裾兩司空之門其一則退齋林公

其一則今太宰元洲張公每遇謁未嘗不相見
坐語津津移日不厭也錫爵因是以知公林
公駢行篤古煖煖姝姝而不刊矩矱張公肅括
而安明而好盡人其陳義推理如肩輅蓋是時
兩公皆適少事而其風烈耿耿業爲後生所指
自如此故賢者常好慕爲南官非南官之爲重
而所以養重者在也若是則茲行之爲公適即
負輶前驅衣錦晝遊又勿論之矣夫辟閭巨闕
完而用之則利垂天之翼以六月息則一飛萬
里士君子之能致遠肩鉅奉厚履盈固難以圭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一

撮効功而旦夕決策也昔楊綰以王佐之才淹
於卑散迨其一旦拜相元勛奢士爲之睥眄歟
惟呂申公挹舉嵩山從司馬君實游時有二龍
開臥之歎其卒遽會躡起佐成元祐之治何者
以彼其才使一旦都卿相之位天下之大也能
盡信而深服之乎惟其沉疴黷黷提提左辟而
不爭于一日之用使夫官評物望必在乎此而
不能舍而之彼乃後因其固然用其有餘以用

隆遇而享大名猶擬之也此養重之說也公言
不矯厲行無藩飾其在朝如玉立而山峙巖然
爲士林表望而宏厚寬簡又如滄溟萬頃撓之
不濁澄之不清蓋錫爵公鄉人以數嘗望見竊
所以評公如此公起家歷郡邑藩臬以至今官
綜其治行大都上豈弟挈綱維如其爲人長者
其所奉法處議至今承用稱便故四方士大夫
之知公甚于公之鄉人而及是公行其相與咨
咨慨憶惜朝廷大用公晚甚于爲公賀夫尚書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一

非卑散而留曹非閒臥也然人情如此則茲行
爲公重乎輕乎蓋錫爵前以見兩司空與今劉
公皆賢者負天下之望獨林公從廢起老不廢
事而歸今張公一入爲
天子冢卿而劉公方以盛年久次養其不盡之
用何可量也古之人爲辭送遠往往歎息于其
去而望其亟來如曰式邁其歸曰無疾其驅至
今學士祖之願錫爵新爲南官竊獨見兩公之
重如此又以爲公大人也大人之道不止不行

不憚不發愈遲久則愈重故其爲說差與古異
且以慰卿士大夫咨咨慨噫之私云

賀撫臺趙公考績加恩序

萬曆甲午應天巡撫缺

天子若曰是惟予股肱重地其擇老成敷歷久
練文武事者以往而廷推四川趙公以原任都
御史即家拜兵部侍郎開府應天

命既下則東南士民舞手相賀曰是得人矣而
先是公撫甘肅自福建順天再徙紫已稱久次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五

其在甘肅且逾年而會虜入洮泯罷歸時論久
稱屈故再起畀重地予卿銜示不階簡常尺寸
以進者於是賀者復相與憂公之不能久無何
公果兩推少宰不報則吳民益喜出望外而或
又有疑

明主意不測以爲地方留公之利不若使公遂
尹天下之爲公會明年公以丁酉之某月通前
甘肅俸滿三歲考部疏朝夕下公得用賢勞晉
階

予誥三代然後民始知

天子虛席倚公之意不薄而又知公之得褒寵
以爲吳也則愈益大喜曰公且爲周文襄文襄
故撫吳都御史在正統間以均糧治水積功德
於吳者也歷官至宮保尚書終不改鎮故吳民
遂以爲公頌云嗟乎使公不出長安門取卿相
有以易此聲者乎于是公之屬布政使曹君等
共造屬錫爵言以賀夫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五

螺贏蒲蛤之鄉而錫爵屬謝事里居芘公之宇
予忍默默已乎抑使君徵其事而不敏以意對
焉於是使君進曰丙中之秋苦雨傷稼則既八
月矣於報灾例已後時公慨然疏聞語甚痛卒
得留漕粟之半所省耗米以二十萬計輕賣銀
以九萬計匪是者爾時踴貴將漕難輦輸百而
當一民間一而當百民力盡久矣錫爵手額曰
然予之饘斯粥斯亦已久矣願聞其次使君又
進曰自東事起東南宿重兵苦加派公至立撤

其半以寬民茲議復故額而公終不欲苦民疏
請留關稅以充雖部議不即允業有端矣往歲
當事者移鎮句容遙以威重示控制已耳公獨
櫛寒沐暑歲歲出行部討軍實訓之而又躬廉
儉以風庶僚所過郡縣不責供傳不以餒贖私
交際往往節鉞次境上民無知者其所意創爲
有司徵糧土客兵支餉圖籍皆深中隱蠹科條
畫一墨帥猾胥不能臨時上下其手而軍民以
安其惠而辨精而不煩多類此者某曰唯唯使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五十二

憂議論下不憂倭虜盜賊而憂在流離渙散與
譁張好亂之民當公在甘肅時羽書飛流中外
震號所見惟虜時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東南
之憂在若形未形之間民之畏苛政也甚于虜
此尤不可以慷慨激昂之虛聲與歛而鎮浮也
則其道莫若寓儲積于折冗寓增募於簡閱寓
登陴授甲于宿飽之士寓高城深池於未盡之
民力寓手足捍衛於輯睦之民心此之謂不見
不聞之功要於事治民安而止豈必以口擊賊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五十二

若與公同甘苦剿緩急固宜知公蓋古人貴不
聞不見之功今人反之往往張小爲大中緩外
急口哆鬚張見謂能憂時目不親伍陣耳不聞
金鼓足不履邊壩紛紛議增兵增餉一切取辦
下不能自言之小民足寒傷心本末倒甚竊聞
公昔者嘗撫甘肅矣時二酋內訌朝士抵掌談
封狼居胥之功而公務持重無張皇以此坐忤
譴去比公去而究竟所爲安邊退虜者安在則
其效可睹矣蓋今天下最患者上不憂文法而

稱武健耶蓋吳之以周文襄頌公而
天子咨咨東顧尤若有懸而待焉者異日筭功
計效其過文襄無疑但文襄之時吾吳如狼秀
不芸蟻蝨未剪本富國而若不足故其治尚櫛
若今日之吳直如病疴之人仰梁肉已耳投之
以五劑則鼎熱麻沸矣是謂真不足故其治又
尚靜櫛則朝革一弊莫興一利不能使人不見
而靜則吾所爲寓之道也不能使人見設以文
襄居公地欲橫縱其田畝賦稅而翕張用之慮

其羨餘以上實筐篚下哺驕軍萬萬不能夫張
弛有時即宰天下亦若是而已公異日驅而還
朝爲

天子畫萬世治安計錫爵老矣尚能操治吳左
券以俟

送順陽令王君序

予嘗觀兩漢循吏傳見始元元鳳間匈奴鄉化
百姓殷富猶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而建武
中引公卿即將列于禁座廣求民瘼采納風謠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一 五十三
故爲郡邑者競能其官而所居民富所去見思
厥有錄也今

上加意元元屢屢

詔旨奚啻兩漢之詢問顧郡邑吏加志于民者
雖不無而往往緣飾文具徒博虛聲豈

朝廷爲民設官意哉予嘗以此爲天下之爲吏
者惜亦未嘗不以此爲天下之爲吏者望也予
同年友王君諸生時有名用詩魁關中屢不偶
於春官會病脾侵尋纏結者且十載王君謝客

深居棄故所理舉子業一意披素問參同諸籍
察標本而消息之厥病旋已或勸王君仕君笑
不應或有以病訪者王君輒爲處方間施之藥
亦無弗取效者當是時王君絕意于功名之會
矣久之相過見王君漸健謂之曰往君之無意
於出也愛身也茲業已康矣君家憲副君筮仕
上谷其聲施至今在也君得無意乎於是王君
悟戒裝北上而銓曹簡王君宰順陽王君且行
過予曰子其有以益我乎予曰予嘉兩漢良吏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一 五十四
之盛其要惟在詢民瘼問疾苦今君善調攝既
已脫厥疾苦而及乎里之人矣何有于順陽矣
環順陽皆山也舟車不通歲稔凶者艱于出歲
稔外者艱于入重重足自濡泥也而緩急何居
是故酗酒呼盧罵市者病之狂也聚符探丸俾
犬足不羴者病之邪也不修睦親任恤而勇力
是競者手足患也家情耕織戶鮮蓋蔽一有饑
饉即不免于枵斃元氣虛也置肥瘠而察脉資
瞑眩以取瘳若痼瘕之在體三者皆以喻治君

以折肱者酌標先後以康彼庶民已耳王君謝
唯唯予曰未也尤有便佞之輩能先吾意以承
志倚之若可以辦吾事而卒不免於蠹政病民
此所謂陽鱗而治卑父者之所驅車而不顧者
也君亦聞之乎王君又謝唯唯驪駒前唱王君
曰何以得盡爲我言之余曰君行矣邑有少庄
李先生者博雅君子也君下車可從而問政必
有兩漢循吏之遺蹟出于予論之所不及者爲
君告矣亦何假盡言

重刊

五十五

今太僕卿顧東白先生起官之明年會
天子推建儲之慶得進階中憲大夫及贈封人
母妻如其官蓋當是時主爵之吏數奉恩澤詔
書所以顧懷羣臣甚厚然先生得之已晚乃
天子方亦以先生任公卿延登木艾顧此何足
賀也始錫爵童時則先生業已廢退布冠直履
而居長間鄉長老竊指謂予是故嘗立朝廷左
右扼腕言得失者嘗垂死闕下投荒萬里得生

還者時先生年長矣而予自始識先生迄今三
十年豈預知風雲變化蔚爲時用而先生前後
言事諸臣大都十死一存其存者或老病而不
任事或竟死蓋

天子咨咨悼念璽書褒錄常最于羣臣而終不
能越格例之外推恩及其先世有遺憾焉吾是
以爲先生賀而先生之始拜命也感恩嗚咽獨
不類諸朝士間語錫爵曰夫某固孤庸小吏而
先朝之戮民也方上書時坐大禮大獄得罪群
臣瘐死大半而方士趙真人葉凝素等且隆貴
有寵某不自量欲以一葦障江河一當死既受
杖闕下則有神人投藥一丸得褻創至戍所而
絕漠大荒狐狸罔雨之所窟穴嚴霜刺骨飛羽
驚心二當死故事坐法陳言多不免而某編管
餘生不自悔禍仍因排病求還三當死夫此三
死皆不自意得全得全矣又幸削丹書齒朝命
爲先人光寵蓋
先帝憐才之至意今

天子求舊之深仁何可勝量雖然以彼其諫而死者十九非天地好生之心于某獨厚而諸臣薄也某先大夫海隱府君鞠躬樹善而先宜人實克佐之某焚焚罪徒得侍二老親持門戶長子孫則闢內與有勞焉夫謙遜靜慈天應之福乃自古記之矣或者爲是乎其聞先生言歸乃求顧氏家傳讀之良信昔洛陽牟穎以不忍一露齒得其陰護而却餽四知書忍百字者其卒亦皆大顯吾觀海隱公蓋兼此三行資以問學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五十七

其受于天者必長矣而況其室家子婦之彬彬哉抑聞之器抱不傾劍藏不缺夫人生至于碎首闕庭摩切貴近出百死于震驚拮擊之餘而游目世態以三四十之久一旦得志此其人能泯然不露鋒鏑者有幾若先生起家至九卿視其貌猶書生好儒逡逡粥粥如也天下惟無大事也則已天下而有大事非深藏厚抱之士誰能任之乃先生復以其德善社美歸之父母而不自居斯其量某不能究之矣

送南少宰萬先生特轉北祭酒序

前翰林進賢萬公爲南京吏部侍郎二年矣會國子祭酒缺有詔集羣臣廷議可者咸指目公或曰是故常以司業侍

上前講經義動聽者

上知公久即旦暮行有急召處遠地不宜或曰今兩雍諸生吃吃說萬先生不離口其所陶冶變化多成材功用以效夫順人之望績已效之功此上下兩重而名實附也語既聞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五十八

上上亦以爲無如萬公宜于是召入用先正丘文莊公林文安公故事以侍郎領國子蓋特典云公聞命則瀹被篋日走陵下辭行錢紳祖綬雲滄霧濞相與咨咨瞻慕瞿如怒如類不釋于公之去者夫北人之欲得公與南人之重失公二者雖輦笑異情公私殊致吾以爲皆是也藉令第公自擇所宜居則不知孰趣舍焉而某聞聞公緒言矣曰疾書多乙也疾行多躓也吾入仕且二十年見挈挈少輩飛纓躍馬之徒膏膺

吻而資卵翼者如夜蟲附火其效可觀已吾又
安所擇南北哉是言也吾師大宗伯秦公數舉
以厲其屬其屬皆聞之故公之去也數君子咨
咨瞻慕之懷視其它薦紳特甚謂某使綴辭送
公而某不能應也抑聞含影承光之劔必試之
斷割然後稱利器驥天下之逸足也不遇孫陽
造父即株守櫪棧間耳自公起侍從廻翔兩都
以文章罷業獲重語于天下其既效之功亦可
謂遇而試矣然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五十九

天子與二三大臣猶以爲劔始發劔未盡展其
驥足乃遂采僉言破常調而用公用不用于公
無軒輊也良亦可以觀世道焉蓋古者以仕宦
不出國門爲幸且榮然及其崎嶇齟齬往往乞
分司甘奉祠以去而蓋臣勞士乃心承明之廬
則又有汲長孺蕭長倩輩以外遷爲失所愀然
形諸色不樂故遇時則豪傑利馳騁不遇則耿
介得高名睎陽之葵在陰之鶴此兩者所由殊
軌要之均有待于外也今皇路砥平出西京盛

時遠甚而萬公始者踴躍于南溟蕭汲兩公不
爲其竟亦駸駸並用如赤虬翠螭跨挾雲霧卷
舒爲一彼且烏乎待我公篤中古貌君子人也
其操行循謹甚口不出安危機鍵之語而內辨
了了蓋古所謂誠有才者夫百司吏事可以庸
敏強力辦也若受重馳悠懸鐸植表遙廟堂陪
論議非誠與才合而能濟萬不有一焉故曰立
事者不離道德調絃者不失宮商又曰堯李不
言下自成蹊其萬公謂耶公行矣諸咨咨送公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六十

者又可以彈冠慶矣

賀鮑繼田侍御考滿序

士而賢有不得遇知于世服官展采于朝取尊
爵厚祿爲父母榮則其所親愛同戚喜者必欣
然侈而賀之賀之必以詞其賀之之詞必爲揄
揚稱美明其得此之無媿而論贊其家世所從
來非苟爲從史也彼其得此者雖自於才且賢
爲世所知知之而或不見于言見於言而或出
于其曹偶以意相評騭非廟堂之所精核而

主上之所表異則其所揄揚稱美或尚有遺論而不能無待於所親愛之詞爲張皇幽渺助宣風教如是者君子固無疑焉乃若三載考績績用成矣吏牘奏

天子天子璽書而嘉勞之矣其人少才且賢則已勒之勛府播在人耳目其家世所從來則哀然庸顯命服寵章光之大矣即所親愛尚何庸言言何足爲重然而世之人情每不可已無他故焉蓋古者聖王制爲爵祿以興賢勸能天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六十二

之士固宜有踴躍自奮奔走其間然勢不可以盡得賢才而賢才或不美於此則爵祿有所不能興而祿有所不能勸於是乎以名使之而以實權之策勛上最以褒其身者其名也貤封追贈以顯其親者其實也士有能官之名而又有亢宗之實則益以欣欣鼓舞而不勸蓋國家考課之法其係於人甚重如此故得之不易得之不易故黷而慕慕而賀賀而系之以詞非必其詞之足以爲重而相師相勸之意寔亦寓乎其間

吾友繼田鮑先生以名進士擢拜御史其始拜也有督察中城之命已又有關西茶馬之命能聲蹕起

天子即其地命代狩焉計先生爲御史更三命閱三載所操握愈重且巨所行部諸邑屬愈有效比既滿考

天子按牘加恩所謂名與實者先生既兼得之而其才且賢則世固已知而言之廟堂之上又以精核而表異之某陋何敢飾蕪詞爲重于此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六

生顧獨慕先生所以得此不易又自幸獲瞻前輩手采高山在止典刑斯存誠得以片言自獻於先生而寄其師倣之意有榮耀焉蓋先生官奉使要於長厚近人不爲烹鮮束濕之政逞鷹鷂之勢之能乃其中直節勁氣若金鑑而玉栗鑿鑿而鵠峙不可干以私故所至理棼肩鉅歷歷如指諸掌其詳在滿書中不具論論其大都云先生之考績也封其父南田君南田君初舉進士以不能姘姘權要屈首困州縣什不復

起乃今而食先生報麻顯如是古稱仁者有後
豈虛也南田君嘗令于崑崙之人至今歌思之
予屬接壤所親覩記故復爲論著其家世如此

賀崇明令孫居素交獎序

天下卓詭負奇之士其才猷足以試盤錯而氣
力足以經險阻則雖有繁責鉅任委之而不辭
然及其耳目煇既精神泄越而用之無當則其
弊至于師心舞智巧詆深文苟以獵虛聲取上
課而不濟國家之用蓋予往往病之焉自海上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六十三

兵興以來政勞而法抗人吏因緣爲奸緩之則
蠹弊膠結而不可解急之則蝨賊蚬與而難制
當是時誠得卓詭負奇之士翻然振滌與之更
始其於治安甚便然吾竊恐其張皇勝而械數
繁益薪止沸舉挺代刃則其患有深而不可言
者我崇明故太倉隸也孤懸介峙於洪渠巨浸
間諸沙連亘以百十里民分聚其中者邑長吏
僅僅以法羈縻之勢不得戶撫遙制此其視他
郡也號稱難治長遠矣頃歲遂爲盜藪朦朧旗

鼓之交日不得息創殘羸老至竄伏荏葦崎嶇
不安而強者遂瞋目語難狼戾縱橫以持其上
之短於是乎邑空無蒞庫而吏苦無馴民蓋其
治之視昔時難甚掌畫大臣覩崔瑣休迫之徒
不適于用而屬孫侯以往侯視事甫涉歲耳予
以壤界得時時聆謦欬觀注措焉其揣摩規畫
若離婁微睇而曲直在心瘁而蘇者勞而息者
慶而起者通而復其所者冤抑而伸者莫不曰
我孫侯仁能寬徭省賦以覆露我欣欣喜焉豪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六十四

而伏者黜而屏者訟而歸曲者椎剽而徙行者
漁沒而不得志者莫不曰我孫侯仁能緩刑慎
獄以化誨我又欣欣喜焉胥而吏者隸而飾者
介胄而守戍者儒而誦法者莫不曰我孫侯仁
能明德敬教以淬礪我又欣欣喜焉自非砥行
謹而持心平能以忠厚濟其材勇何以得此聲
於人哉今御史大夫洪公庶侯德政下檄褒寵
之其語皆右春局而左風裁先撫摩而后防禦
此真識侯之大者今天子大吏洪公實領袖之

其昌言評獎爲不易得而其維御又在數百千里之外耳日隔閡風聲之所難暨侯以下車新政能使名聲彰徹寵書交至則繼洪公而來者可知已維御邇而風聞疾者又可知已今天子方察舉異才優以殊擢觀風采謠之使奉行維謹如侯有臺章驛召方自此發軔肇庸予職在史局冀且得撰次循吏傳以附不朽此何足以賀侯也

送陳雲浦序

王象肅公文草

卷之一

六十五

予官京師乃得交陳子雲浦陳子游太學太學先生嘖嘖奇其才爲優其禮遇而寬以繩約故陳子每得休就舍從賢豪長者相晏語爲驩而予自顧於曹耦中獨竊竊慕陳子大雅卓犖無世俗態而陳子亦見謂予樸愿無他腸時傾蓋握手相善也無何陳子過予愴然有行色問之則曰嗟乎王子僕自束髮始受書比于今齒長矣然手披口誦未有倦誠願得階尺寸發揮所蘊結臂之農夫樵叟殫既而後乃敢望歲焉蓋

嘗者嘗從鄉之人試鄉之人輒先之僕以爲是固然而敢誰怨也客有告僕者曰夫燕薊故多慷慨士於今爲受朝上計之所人材奏聚如通都大隧百貨列陳而後美惡貴賤乃可辨識焉以子之才杖策往游其間即不必彈冠鼓瑟會有當食吐哺延子周公之坐者今規規然蹈足里巷中如妖冶妓人而蒙之綦首久隱長約無窮時竊爲子羞之而不取也僕也聞若語刺心焉趣裝而北幸冀野之駟無譙呵者愚不能三上書且羞効卞人作兒女涕泣而當世知名士乃有折節與交游揚其名譽指目爲三千中毛遂者僕誠愧之而不敢不謂之知己乃知客所言良信然竟什塲屋倘所謂毛羽未成不能高飛耶抑固吾數也僕今且復裝而歸矣歸之日塲有登稔室有執爨季子雖困不吾誚侮也而亦因以息跡屏囂沉冥懸解益聞所未聞即支離漢落不恨獨恨與一二君子別耳予感陳子言爲歎歎太息既悔疇昔知陳子晚徒卒卒交

車驟馬之隙不能須臾又歎陳子才若是往來
南北都歷二十年所猶然逢衣淺帶不能取高
第立榮名爲少長速捷者所姍笑蓋予嘗典科
舉不能多得士爲天下習此生輩也然陳子雖
什塲屋薦紳先生爭知之戶外車常滿或乘時
附驥取一切功名亦無難焉而陳子不願也陳
子雖欲稍稍自表見顧其志方以抵書泣王爲
耻非名公巨人就訪則匿縮不敢見間與昆侖
王子策蹇郊垌舉酒抵掌和歌爲樂予是以益
慕陳子而重惜其別且懼其激于不遇而尋於
陵接輿之跡名湮滅而不稱其志也于是乎
之言且以爲易焉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一

李七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二

蘇美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實 司 司 丞 孫男時敏校梓

賀宮保大宗伯平泉翁陸老先生九十序
上御寓之二十有六載仲春九日爲先生九十
初度辰先期守臣以聞

天子以先生名德上壽參於累朝所未嘗有特
旨遣官存問仍加秩一品爲太子太保而禮官
大行實奉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一

聖書從事益殊典云錫爵生也晚于先生爲最
後弟子行今亦齟然稱老人矣而先生膚未鷄
髮未鶴強食壯履灼灼尚有少容然後知先生
真異人也夫稱異人則往往投跡于巖巖幽谿
翔鴻莽鳥中以攻面壁枯槁之業而先生蓋亦
嘗神游其間不越宴坐以觀所謂三乘五華出
世之外者間自號曰散樵曰仙史曰茹芝生四
方遠聽之士未及其門則其視先生如安期羨
門生凌屏赤霄之表不可得而親也乃錫爵獨

甚幸爲先生鄉人竊陰識其出處趨操之概蓋先生生九十年其所居不於朝則于市其啟處服御嘯飲在所休休然其和光綴接里之執經問道與士大夫之東西行禮於其廬者不擇賢愚少長皆意滿而去如是先生其有以異人否其亦肯自居異人之名否而不幸使遠聽者望而嚴先生又使邦君諸侯歲歲以其名聞

天子

天子至爲之當宁側席有不盡用之歎三旌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一

寵州望里中此皆非先生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循牆偃俚退舍三讓而不獲也而錫爵至是始敢名先生之道不苦空而禪不標幟而儒不垢俗而隱其庶幾古之有道者王文中周元公之徒歟然彼之二賢年位皆不及先生先生既老里第厭於世榮其卒以顯奕褒大如此則似天篤我

皇家之運以弘鬯道風陰扶名教不偶然也而或者謂先生自釋褐至今未嘗三歲立

朝其天人遇合之奇與子姓蟬聯之盛在先生一身攝受則優在天下之望先生酌元氣而雨四海則猶未足夫先生非忘世者其所著具耄餘雜紀蓋亦以被遇

三朝殊恩未報慊慊不自滿而錫爵間請其餘教抵掌而談皆近古名卿賢宰相之事夫先生非忘世者其用而不盡用與不用中之大用則錫爵能言之

國家二百年太平儒效考于經可睹已大抵宦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三

業鄉行自近歲始分綰結登朝之吏強力辯數當于世之取舍郊車可載而有也嘗試陰閱書生束修處子耿介過里門而下車臨徑路而讓左者誰乎

朝廷雖衆建官師長吏補察情違銖黍無所貸假而文墨殿最之外尚能採評于月旦校課於鄉曲否嗟乎此士節日靡而寃亦鮮効實之吏有以也狂瀾旣倒三尺無所操其權則惟得天下重人名士嶽立表表以黃髮耆老之言玄古

澹泊之行盛服矩步之容塞允掩關之養爲天下父爲斯文師則世道庶有還醇日耳有如陸先生穆然野處而都海內之望若西河之宗子夏晉鄙之薰陽城此禮樂教刑徵發期會之所不能及者而海內之知師尊先生則亦以先生早稅鞵鞅處不爭之地故聲未出而信色不動而嚴表俗範世之外則又以其餘吐納和氣凌歷歲寒卽百年且未量若是而先生之川全矣夫先（一）用位不過宰衡而天下事未必能盡如先生意所欲爲也苟未能盡如意而海內士尋聲者疑操券者責其師尊先生必不如今日之翕然而先生亦未必能樂乎其壽也敢因同年潘方伯之請書此爲先生壽因以請教焉

壽太宰兩洲王先生序

太宰兩洲王公者江西安福人也始公爲御史大夫視師海上爵方在（一）從門間睨之貌傀然壯武意氣揚揚竟泉禽內訌若啜汁射隼不勞而辦當此之時叱呼駭三軍威厲凌山岳望

三才補公文草

卷之二

四

而見者逡巡辟易若不可近旣而爵從武衛毛先生游執經之暇猶指以詫語於先生先生曰是古所謂豪傑士當大事而不動心者仲山甫裴晉公之流與且夫棟強能支人強能任今天子方慨然有意治安睹脂韋怵迫之徒不適於用是必且求強有力趨起而敢任者朝夕訪焉以階太平之治如公磊磊丈夫計當此無疑也錫爵受而識之以試公所踐歷信若左券顧獨怪其掌銓南中不久而去竊妄謂

三才補公文草

卷之二

五

鞠躬起拜爲禮強駛矍鑠無渝盛年士夫東西
行過其廬而問政者未嘗不曳履迎也經生術
家攝齊挾策肩踵相摩接于門延入與語語竟
日未嘗忘也筆劄之事未嘗不親行遊二三里
未嘗假車蓋也吾且歸逮公誕辰當舉觴綴辭
爲賀子不能無言爵于是俛而自失旣悔曩時
識公未深而猥以賢豪慷慨目公于建牙開府
之時而擬之指麾聲勢之未及罷而去則又疑
其年老氣衰倦遊世路不知公之所養冲穆如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六
是而天之護持公久而益以堅完又如是也夫
詩稱仲山甫不畏強禦而先之以小心令儀柔
加維則裴晉公秉鉞持權時前史稱其沉毅又
幅巾謝事悛悛如鄙人故知柔者剛之本能剛
能柔通人之所以居功名而緩弗祿者方公柄
用廟堂左揮右揣海內豪俊低首下之視其晚
節歛退若兩人然其于剛柔之際蓋可謂完德
矣莫邪雖利過用則折金石雖堅煉之則化假
公知進而不知退或退而未能伏其睢睢盱盱

之態豈必其神全氣定壽且康哉一旦
天子思舊德起公於家雖老其精神固無恙且
必振衣仗劍馳騁請闕下是時立朝丰采又不
知何如不然天之護持公將何爲也

陳東橋先生夫婦雙壽序

敬所陳君以甲子計偕上春官登進士第與余
第家馭爲鄉同年而余因以得交陳君陳君與
余交旣狎時論道兩家譜系敘世講之情焉而
余因以知陳君父母皆無恙陳君年三十許耳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七

再試再有名而又及其父母皆無恙此於儒者
爲至樂人情得之爲甚樂然余獨微視陳君色
適適然驚春春然懼以憂責畏途之不當而廢
其過佚以忝前人此其視浮俗夸毗之子意得
而盈者相萬也而予又因以知陳君賢陳君成
進士三月而司銓大夫表爲鄞縣令鄞故劇邑
難治又今世仕者不樂補外在進士選中特甚
爲進士補外而又當邑劇難治則其不樂又特
甚而陳君獨捧檄喜趣裝而去無幾微難色此

則余不知焉間以問陳君陳君曰今者吾拜命而南也得取道過家奉卮爲家父母壽又郵距吳不千里無崇山巨川之限二大人者年老矣勢可迎就養必至於鄞此吾所以樂也陳君言若是余聞而感焉夫人所以輕去家離親而求仕者豈不願策功顯名爲父母計久遠乎而父母之送其子求仕也亦曰行矣勉之必無顧返然至其留滯而不歸或道阻不便迎養雖歲三遷日再召曾不得與幽疾賤人採拾啜飲而朝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二 八

夕者比非甚忍心決不以爲樂而父母雖甚安無恙念悲其子之遠決不能宴然樂乎其壽也蓋予兄弟與陳君俱幸爲具慶而予獨以羈處閒局無一事可假而歸者交戟之外不能越尺寸步三年矣時以書迎家大人就養家大人憚遠行復書不可竊問往來人起居飲食狀對者曰甚適問口授何語曰戒無思歸已又問大人獨不念兒遠乎其人喑鳴不能對也此可以知爲人父母者之心矣予亦人子也獨奈何無

慕陳君哉始者予送吾弟南也吾弟方試不偶駕小車折軸敝衣冠而去欣然樂之曰吾且得歸壽吾親焉家大人以書來亦曰汝第留吾季兒歸樂矣以吾弟觀陳君爲不得意而樂于得歸以壽親吾親雖不樂亦稍稍以弟歸故遣于懷然則陳君之樂何如而陳君父母之樂乎其壽又何如此余之所爲慕而不能無言也陳君之父曰東橋先生及其母陶孺人皆賢其父母之先又賢陳君之歸壽親也道家世而頌盛德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二 九

者具有學士先生在余故弗論論父母人子相見之情使歸讀之觴次以佐陳氏之樂云

壽大宗伯潯陽董座師六十序

隆慶三年己巳我師大宗伯潯陽先生年六十矣壽之日士大夫操幣酌斗歌南山天保於庭者所在雲合而爵見辱爲先生弟子又吳人也川浮陸走往返先生之廬三舍而近然徘徊過期者且涉月矣非敢居士大夫後蓋難言之或曰何居乎子之難言也爵曰夫先生自結纓金

馬歲登月陟以及今官蓋

天子常赫然降發中之詔褒寵最於群臣群臣仰上風旨惟恐後其肝膽勤赤則

天子言之而文章德業之詳赫赫在朝廷與天下者士大夫能言之且非獨于此也徵遇合則跨風騰雲侈華盛則蠟薪飴釜志不朽則勒鼎銘鍾祝眉壽則摩銅洗隨環海內所謂吉祥善事先生耳飽聽聞其既倦而歸矣又安取古人之士直緒餘而曉曉贅辭爲先生辱故曰難言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十一

也蓋爵有一說所親見於先生而他人不得知者嘗試言其畧爵舉進士于先生之門先生於時方爲九卿柄用而又以筆札供奉內庭往往夜半御前出片紙中官貴人傳呼就床趣先生起對對成手中方銜袖擁衾而朝士車馬已噴噴待戶外又輒起延語未畢而省中吏捧筆囊文書者又至矣此爵之所親見也吾竊詳先生狀精神泄越而起居煩懣嘗與同舍郎私嘆之而同舍郎者比乃以職事繫館下不得侍

先生于家今年秋會爵承乏南雍以過家之便私候先生先生之倦而歸已三四歲所矣而色容加澤齒髮不爲動拜而起強駛若飛鳥既張飲飲輒竟日夜不言勞此又爵之所親見也曩令先生尚環轍世途往而不反則所謂徑寸之地如炎如水即尚強無恙可必乎嘗獨觀乎損益之理自日月四時數盈必昃功成必退不得久居而溢取而于越純鈎精光怪氣時閃閃射斗牛之間及其不收也乃至於與鉛刀同敵故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十一

曰高位實疾債厚味實腊毒此老氏取與翕張之旨儒者稱之先生自解組林泉簪首游日以觀乎當途之士苑枯俯仰旬日萬態而先生食不爲吐寢不爲夢日從父老故人飲酒賦詩相娛樂別業外館不移而具暇則躡登山之屐鳴出郭之鑣理泛湖之棹此亦人生之至適矣先生不壽誰壽哉然爵聞之君子受福於天也匪徒身自饗之推其有餘猶足以扶翊世風訓整邦族故兩疏陸賈老而倦游陸沉自烹爲飲醇

擊鮮計而主盟洛社高臥東山者卒以鏗錡與軫電耀而日光又如伏生九十猶口誦尚書教及女子帝使博士掌故受其書董仲舒老居山林以春秋教授學者朝廷有大疑則遣使往問不佞請先生擇於數君子而爵得順風而請焉

壽大宗伯潯陽董座師八十序

方今寓內清醇蘇睥之氣鍾於東南故吳越間多鉅人其進而振佩鳴珂藻帝暮而恢皇緒退且爲洛耆商皓有安居几杖之適圖經所載相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十二

望比比乃進退稱兩榮集有全福者莫如吾師董先生云先生產于湖郡郡界在吳越之交震澤其區左紫右帶而天目雄峙其前卽道家號爲三十四洞天者其元氣所涵浸靈承所磅礴則先生當之矣先生始釋褐讀書中秘廣意于大雅之林當嘉靖時

天子方嚮意文學而先生優游奉璋橐筆之務薦歷清華繇少宰進大宗伯銓品人倫寅清邦典天下方想望其大川而先生惘然抗域外之

思矣懸車以來開綠野之堂於苕雪之上遺榮鏹米脩然葆天倪而友造化者廿有餘年而及是爲先生八十初度之辰日月以累之安期羨門不難至也

天子卽一旦禮先生于家而問焉蟠溪之略濟南之書辟雍袒割之儀可覆而覩也顧小子遊門墻最久日冒于先生二十餘年事則請先徵已往而後及將來先是先生七十則小子觀於天目諸山爲取山靜不騫之義祝之具言建禮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十三

焦勞春明塵坐不如婆娑雲臥之適今先生年益高世亦且益思先生矣其子孫鱗次甲乙出入華省而士之齒籍門下以階通宦顯列者卽小子至不肖亦覩焉三事矣豈先生之道靜固爲動君而天之故陰騭先生不躬酌而飲群生不爲龍而雨天下者其將有在乎夫震澤五湖之水表于東南乃上古不列於四瀆祀典見訓大而不尊然四瀆主洩其縈紆怒奔以資舳艫之下上百舍不暇止是故無獨鍾之秀無專至

之澤若五湖主浸實上稟咸池五車之氣而分
滙吳越之流以入海由澤而川由翁而散故湯
爲三萬六千頃峙爲七十二峰而潤爲脂田腴
藪則三州之賦甲天下蓋先生之鍾秀在此而
其道亦近之其出而奮庸日未中而稅駕澤不
溉于天下猶五湖之讓尊於四瀆也其處而陰
閱世故時見德機後生子第稍稍得其緒流餘
湫一二試之家表揚而人丙魏則五車之載而
百壑之委矣乃世終以先生未及大用爲惜而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二 十四
後生子第取分一二緒餘中者或疾行而躡于
多岐或中道而闕于造物是皆不足以盡先生
之用而先生則又以其用而不川者抒吐性靈
揚榘風雅以馳驟于古作者之堂無論鴻裁大
著藏名山而府群王者炳然與天壤共敝無疑
卽尺蹠占問五版佇蒼淋漓浩漭往往累千萬
言如倒峽建瓴而下蓋近代文章之盛未始有
也夫先生豈有意于文者其純氣之守如水漏
而物浮倘小子所謂靜爲動君者耶水靜而動

則雲升澤降皆成潤人靜而動則道行言出皆
不朽若是而先生爲用乎不用乎其爲用以後
生子第趾武承翼而壽乎抑自以不朽而壽乎
而或見先生爲德於鄉有義居義塾以鳩其三
族之人有粟傾於廩榘施於道以肉宴者之骨
則曰是當以陰德壽又或見先生聰明善飯拜
起強駛少壯所不及則曰是當以精神壽是皆
知先生之粗者善乎周雅之祝曰如南山之壽
又曰如川之方至夫先生實鍾山川之氣以生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二 十五
方其動之微靜也則小子爲之歌山得壽體及
其靜之復微動也則小子爲之歌川得壽川語
成而同門某某使書之爲三爵之獻
賀封公林省菴壽序
世稱天子封官珥冕束帶以處乎其鄉而有司
與之聲折爲禮蓋其名甚榮而無官守繩墨之
拘意有所欲可以無所不爲故其恣睢乘勢至
於持州縣豪鄉里而托玩細娛者則鰓鰓然有
膏殘景昃之憂於是乎飲醇擊鮮朝歌暮舞汲

汲乎惟恐不及而遊從賓客相與進說左右假
丐餘沫履茶車轍常滿戶內外益今世俗所爲
貴重於封官者大率繇此而尊生之士且以爲
肥梁腊毒與輦蹙瘳曾不如耽玄守雌屏耳目
健羨之爲適故其說曰齒與舌孰完樗與桂孰
久物與身孰親謙與盈孰益此四言者天下之
至言也而錫爵請誦是爲省菴林先生壽先生
有子司業君司業君故嘗爲翰林上功最得推
擇爲今官而予見辱爲同館時談道家世故諗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十六
知先生先生今年八十有五天子比歲加封者
再矣其齒於鄉則古所謂杖而適國縣官歛衽
執壽於前者其食報於家則天廩歲饒大庖日
給可以時節致滌滌其坐于堂而羅子第於庭
則擁經而趨者曳繡而舞者跪而捧觴上食者
蒸蒸濟濟爲司業君慶未艾也可不謂至榮盛
哉然先生顧罔然退藏泊然自得鉗關跌坐有
先人之室馮几吟諷有六經百氏之書緩帶逍
遙有騷壇耆社之會其心遠市朝而足不跡埃

壚彼區區貴重之勢曾不足托玩而汨撓其天
和明矣卜子夏王彥方之老於其鄉也其父兄
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行不嚴而治今先生
寤寐一室中不出門庭竟老而德薰州里息焚
止沸人人各如其所欲而止其真二君子之流
亞歟世之降也脂韋逐利之徒澆淳散朴繁文
貌以相驚馳而簿書俗吏又不講於羞者尚齒
之禮間有一二老成長者能傑然以古風篤行
卓立于後生儼薄之中而州里化之有司禮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十七
天子降璽書殊章服而待之其關係世教豈淺
鮮也而先生復聰明強健灼灼乎有啖桃吞丹
之容且安知造化不引而翼之使齊美於松喬
化俗於黃虞乎富貴適也壽考命也先生既却
富貴而不有尊生好修以昭受遐祉卽累千百
歲乃先生之所固然無庸祝也所爲祝先生者
爲世風升降之幾將以告諸長老使皆有興焉
壽金東涯八十序
余官京師時京師士人有自浙中來者問東涯

翁無恙乎色容澤乎食飲喜乎精神強健齒髮
完乎余雅未悉翁起居愕而不能對也余與翁
爲鄉人宜知翁翁又長者宜知于余以其故問
者屬余而余不能對也甚媿之焉歲乙丑翁之
孫應元君以武舉北上謁余而請曰應元無似
奉大父東涯教以及此翁春秋八十長矣明年
八月三日實惟誕辰應元且歸得躋堂壽焉惟
太史先生以尺翰爲衮鉞南山之祝敢勤執事
余旣喜于知翁則具以客之問問之而金君具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二 十八

遠利如賦而盛德若愚故邑里貴游或累歲月
不聞其動靜其知而問之者自故所經宦地一
二白頭孩稚之外無幾矣金君辭未幾予聞而
咨咨感焉夫以年齒如翁卓卓行誼如翁能使
千里頌德咸知而問之而桑梓后生至問焉不
能知余始媿之乃今聞金君言而知翁之得此
有由矣蓋古之君子出處二道不相爲謀出則
奮景揚輝以幸惠生靈垂聲鍾鼎故愈遠而名
愈彰處則歸真反璞以弭紛埃埴璫泥滓故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二 十九

愈邇而跡愈晦方翁左馳右騁上率下使當此
之時得恪位署以憂勞其邑之人卽欲自引深
藏如山澤顛顛之士泊然逃名而不可得及人
倦游歸隱志憚乎鷄犧而性病于膏肓則惟恐
影響之不幽鑿坏拒戶遂與世違其于出處之
際可謂兩得之矣何怪乎名彰而跡晦遠者若
慕而近者遺乎吾聞之神聽在人福徵自德翁
出而施澤於民固宜壽又聞之居貞終吉得一
可久翁處而歛德于一身又宜壽如是則公莊

椿朔桃未足異也余重金君請遂次第其說使及期而奏之觴次而且以復問翁者

壽養吾吳翁六十序

始吾少時聞鄉先達有敬齋吳公者篤行君子人也祀于學官嘗從諸弟子拜之其老成習識公者再拜公公之子孫能讀公書稱引先世者又再拜則今養吾翁在焉于敬齋公則從孫也于吳氏爲老成人好德而文以世其家故鄉里稱敬齋公者以爲位不滿德其後當興與必自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十一

臆決揣摩得其十八九況在翁吾所嘗從遊者乎且人自爲人子至爲人父以及于爲人祖于天地間則呼吸也于其身則少者壯壯者老丹者華落黝者色變自非大惑誰肯勤一世以于犧牲青黃之用與檻猿籠鳥相搏一飽哉顧養吾翁其始則人子也夫爲人子與爲人祖若父者雖前後一身然始之身則父寄託之身也不知其當爲人祖若父也則不憚苦筋骨竭思慮以求所謂立名揚身者至于時之旣去而其後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十一

去故無一事可以勞吾神而復吾形者此翁所以壽也雖然是又在某君夫程太中生淳化間至于今千年矣一得伯淳爲子載其令名比于長視久履者耿耿尤著故曰太上壽名其次壽身夫太中伯淳父子在爲之而已萬年之桃九霞之觴不足道也公其以爲何如君其以爲何如

壽表兄怡洲吳翁七十序

余母孺人吳于怡洲翁姑姪也翁于諸吳中年齒最長余髫髻時從母謁翁于家翁髯髮已半斑矣以余母故見呼余弟云歲邁時駛掉頭廿年而余乃歸尋強仕翁亦躋齡七十新陳代謝之故衰榮倚伏之幾襟然百變于前而翁精神骨力宛宛故時狀也造其廬則考鼓在堂華簪滿座列鼎張具魚羔烹鮮而嬌歌妙舞爲之前後睹其貌則渥顏而絕步遐聽而迷觀倒屣延賓徹席行酒趨捷若飛不煩几杖顧視其子孫則矜而侍者繡而舞者黻而抱哺者翩翩然濟

濟然皆千里駒也而翁方七十康強俛仰左右俱爲樂事視廿年以前金谷繁華之態青春壯盛之歡有加無替焉此于人世屈指有幾哉蓋自古稱壽以七十爲稀然余目中徃徃不乏焉顧偃倭慣耗齟然齒墮者十人且九若是卽累筭千百而其人自以崎嶇愁苦不聊其生此之視翁相萬矣翁起居食飲無以踰人未嘗讀老莊之書受參同之訣脩操服補煉之事而高年不衰享有諸福此其故小子能知之焉今世所爲斷斷而爭齟齬而謀者豈不願紆拖青紫囊積金錢乎爭可勝也謀可獲也蓋有之矣雖然吾視其目盱而不得瞬焉色熒而不得澤焉口噤而不得語焉體束而不得舒焉卽幸而長久猶枯株巧幹未遂剪伐而欲比質于莊椿侔味於期棗必不然矣翁儻長者落落大度其胸中不設城府攻械數與天下角名而爭利故其心常閒形常佚氣常完無穿掾其天和而優游以老益邑有司嘗薦其行誼寵以章服矣而翁

不爲榮時時褐裘曳履行游阡陌間跡屏城市
交謝公卿泊如也家故饒於財翁汗漫出入不
爲纖嗇嘗省至庫無封藏庫多露積藏獲婢妾
群櫻競攘而翁喜愉微誚不以屑意其憚嫚濶
疎爲精廉刻核者所姍笑而翁竟以寬故得愈
益長羸緩頰舒眉自得于米鹽錐刀之外閱世
七十載乃風雨霜雪之所不能咻而榮辱利害
之所不能及也以此而望大耄胡耆其致不難
矣詩不云乎樂只君子遐不作眉壽請爲翁介壽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二 二十四

而佐一觴

壽邵越湖八十序

始家大人弱冠遊成均則已識越湖先生於諸
生中時錫爵兄弟猶未齒而先生業頎然爲壯
齒登科顯名矣歲月易得家大人冉冉黃髮稱
老人而錫爵罷爲九卿歸猶及奉觴綴辭上先
生壽然則先生之於世也嘗之靈光而周之九
鼎也豈獨爲邵氏子孫重歟先生自諸生試爲
吏若干年已去吏歸隱越湖上若干年已兩子

上饒君侍御君先後宦學通顯而先生陰食封
官之報又若干年計其景光託於天壤無容間
古所謂一世二世三四世之事先先生蓋歲歲閱
之至於今逾八十春秋云夫世之閱人也齒椿
同一息而彭殤等翼也人之閱世則自孩提至
白首其年甚遠其變甚夥故老者閱壯壯者閱
少榮枯成敗得失是非遞相關也而世有百歲
之身懷千歲之憂者有老復思壯壯復思少者
有管管擾擾竟一生不知老之將至者故達生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二 二十五

而以齟齬歸識者有騏驥蹀足之歎雖門地尊
官雲仍鼎貴而里居服裘闇然與書生寒士齒
繇斯以言先生少壯時所閱于世凡士衡所稱
軒冕漿炙十未得一二而皆歛爲收視返聞悅
豫性靈之用目不極色而明爲我有耳不極聲
而聰爲我有形神歲月先生皆自有之故八十
歲而饒樂健旺不減少壯此達生之效已先生
諸子最貴者爲侍御君侍御君歲歲以望臣持
節行四方於諸子中去先生最遠會有江西之

王東齋公文草

卷之二

二十六

命乃得假道歸壽先生八十于家今年代還而
先生又八十二矣朝廷于侍御君歲歲行遣不
出大江左右而陰若爲之擇便地者然則先生
之自爲壽與侍御君之壽先生皆不偶然所謂
一日二日百歲千歲者也錫爵微惠家大人世
講餘福故于鄉薦紳之援簡不敢辭而述先生
之真壽者如此

陳先生

東公七十序

夫陳先生今年

蓋屈指七十年中其

出處大都四十歲而仕仕十五歲而歸歸而見
子中允君舉進士爲翰林又十五歲至于今故
論者稱先生閱世無慮三變而晚節最適以有
中允君也今中允君奉先生家學日夜効
天子左右出則陪輦入則從二三元老周旋唯
諾於黃扉紫禁間可不謂儒者至榮遇歟夫先
生白首明經僅僅得一第然崎嶇南北中外間
一摘而殆再摘而窮卒待中允君成其志然則
爲先生計與其出而負憂責于世不如樂處與
其身自爲效不如託之中允君故曰最適也雖
然此俗論也夫人情何厭之有苟六欲五綦其
根株未痛除掃盡而外物者隨而構之則且有
中扃爲楚越宵影爲鬼魅喑然以終其身者况
擾擾得失之際乎此不自適之譬也夫不自適
其適者豈必營三窟闢九關負擔背芒之爲累
哉蓋昔之人或鞅掌王事而羨西人之宴息或
沉冥醉鄉而憤世路之不夷二者清濁動靜則
有間矣其于外慕則一也故今僊家以色空之

王東齋公文草

卷之二

二十七

相乍減乍起爲有生諸妄一切受而不拒沃而忘之以自得其所謂性者其說近于孔子之素位余有取焉中允君曰自家大人解褐爲吏而不佞所至輒奉七筯以從每見其矩行顛步淡面鈍口固心疑其非游世之具遇合之媒然家夫人性安之雖再起再仆不爲悔也退而老于田里結茅灌園蠕蠕遽遽若寓物于造化而還之視七十年苑枯涼燠之變不知孰得失也此家大人之適也余以是觀之曩令先生稍稍拂王丈肅公文草卷之三 二十八

乎上壽全神下壽全形夫無待者是能自適其適而全神之人也特是以壽先生則幾矣
壽申年伯母黃老太夫人七十序
少師申公自壬戌及第辱與余爲同年同館同里同兄弟比登政府又推轂余同升而最後又同以將母移病蒙恩予告歸天下以此羨余兩人出處之同若墳麓和而鵜歷親也已末路稍岐余索居海上常戢身閉影苦雨愁霜之不給而少師公獨時時王丈肅公文草卷之二 二十九
文酒賓從爲汗漫五湖之遊天下又以此嘆宰物之無全不卒令余兩人晝遊同適晨省同歡余亦俛而自痛其不如也儻所云厚薄之報非耶少師公既歸將母垂十年而母黃太夫人壽始屆七十渥顏健履猶少壯不啻也而少師公會又以伉儷偕老更侍大夫人左右一門之內前媛姝而後嘻愉如肆夏和鳴金甌玉竿之無缺則豈非得天之尤全而生人之至榮至樂有出于盤匱奉養岡陵稱祝之外者歟余旣以德

薄不敢希少師公間嘗私綜其出處崕畧于得
福最宜者則老氏三寶易謙之六爻試矢爲少
師頌必無愧焉而少師公不自有也曰吾所爲
粗立此身以功名終始固受之吾母吾母蓋筑
筑稱未亡人者四十年餘方其飲血茹荼不膏
不沐豈暇知代間有富貴壽考雲仍累葉之盛
哉余小子蓋嘗私其累勤積苦四十年未食之
力而于今始譬之啖蔗及甘炊黍成釀以一品
官封翠翹珠珥爲報蓋世人所稱至榮至樂而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三十一
得天之全者半乃從辛苦缺陷中來而余小子
則又何敢言福福乃吾母自有之耳嘗見其被
服進止依於謹樸一絲半縉爲損德惜福計而
吾以師吾母之儉居恒靜翳室中戒無入外人
一聲一跡而吾以範吾母之嚴其處姻族下至
臧獲厮養皆煦然陽春曲有恩意而吾以承吾
母之和常挈群從子孫往來道途險易間目不
瞬色不動而吾以安吾母之養既貴而壽掩抑
若諸生少年婦脫屣世榮以一歸畫錦爲適而

吾以恬吾母之隱蓋少師公之稱母德大畧然
矣其亦有蒿目危時棘手生器調維官府上下
間爲少師公所自知而太夫人所不知者乎抑
有太夫人知之而天下不知者乎嗟乎余言至
此顧而思少師公疇曩拮据在事之狀有如至
今荷擔未弛而退分其大官之膳以供歛傾朝
頌功德之聲以壽此爲生人侈麗之觀則信美
而何如今日佳兒佳婦手調食飲而躬進履綦
者之爲真樂也頃中外多故皆爭引東山故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三十一
以目少師公而代爲少師公以轉祝母壽者又
皆申之以鼎鍾千百世之伐余隱人也所知者
隱事嘗讀潘安仁閒居賦其言隱事最詳而最
所稱樂隱自得者以太夫人在堂得時時御板
輿升輕軒子孫襍飲於前以爲樂宛若少師公
今日之事然閒居賦中以母老病羸爲念而太
夫人七十正康安仁倦遊在左官失意之後而
少師公以上相勇退完名備養宇內無兩潘氏
子孫不聞達者但以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而

太夫人有兩孫七曾孫皆紆青施紫輝金映玉
爲少師公夫婦羅立起舞佐觴此又皆閭居之
所不及也吾故願少師公留之餘之功業以益
太夫人壽考其言差與俗異而太夫人視余猶
子其亦以余言謂何矣

壽許母丁夫人六十序

今爲貴家婦安坐而取官封受祿入乘軒跼屣
無所不得于心而斯徒婢子思丐其咳唾之餘
稱引今古以頌盛德可不謂至榮樂哉及其一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三十二

且失恃單門弱子爲守而扶衰奔命之不給視
昔者繁華貴勢遂往不復瓦裂而灰冷益予
容容感焉夫豈惟其子孫之愚不肯不任門戶
乃其身亦自以佚樂貴驕得志滿意而不足以
維憂虞茹辛苦爲長遠計後之人無所受教訓
以至此也今予所謂詞而壽之者曰許母丁夫
人夫人事午江先生及其少壯名尊而身寵當
是時先生橫金佩玉千里騫馳能令郡縣吏奉
鞞徹席于前而閭巷小民誦要屏氣而稱主臣

天下母不知先生而夫人之名亦隨以重此如
順風而聲疾無足異者旣先生捐館舍而夫人
煢煢寡居垂二十年物謝事往其勢無所假重
而名稱不衰于譚口門戶不僂于有司今春秋
六十高矣設悅之辰車馬在門賓婚滿座薦紳
學士道家世而祝純嘏斯爲盛焉而諸子皆經
筭武庫載德而練事有故家長老之風里中猶
嘖嘖稱許氏有子此非特弓冶遺訓漸涵使然
亦賴之乎母儀矣蓋夫人故起儒家方午江先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三十三

生身強赫熾則以歛德戒盈退而顧後懸綽之
思鷄鳴之傲無日以怠閒庭立諸子時時課責
以文義而誨以成立之難其意防固已遠甚迨
于晚節雖不幸遭死喪水火卒賴子孫相與扶
微興壞優游以老斯固天之祚許氏抑其勤心
養力之日久用物簡而貽謀淑以獲斯報也凡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未然今達官子弟持
梁醬肥關鷄走狗自謂附驥之尾恣所欲爲而
爲父與兄者且日煦而歲摩之苟幸長久不知

芸夫牧豎竊已邪掄其旁彼所謂褻然冠帶大丈夫也課其智不出許氏夫人下有幾哉夫人年雖高精神健甚而三郎君者服綵上食踐更左右以方諸輕肥少年鼓聲勢爲大者其于父母孰榮孰辱孰戚孰喜又不待辨也余與許氏故姻也知夫人爲諗重以周君仁甫之請于是乎言

劉封君夫婦雙壽序

古文肅公文章卷之二 三十四
古者舉士于鄉鄉之所名博聞孝友有行誼者卽垂綸負薪棲伏深阻已隱然負大臣宰相之望天子至爲之畫象而求累輪奉繡幣而迎之惟恐不及而薦紳士大夫一或養衰後車入里門吏且執刀筆隨其後史且書之以爲譏蓋鄉評之重如此後世分出處爲兩途士不必階居鄉行誼以進進則一切課殿最詮名實者萃于其官其官能卽鄉之所謂賢察而用之者幾人其官不能卽鄉之所謂賢察而用之者幾人於是乎吏議重而鄉評輕吏所謂潔潔自好之

士其居鄉不藉氣勢營脂田美宅者幾人故曰鳳有時梟闢有時高此言士節之易爲染也雖然蓋亦有性仁義出處一節者矣廼不幸無賢父兄以經紀其門戶而日夜教訓其三族之人于是乎依聲者譁躡影者驚于澤者滂士大夫力不能盡及則闇然受其名而不得辭蓋不佞自解褐來所睹于鄉里往往而是家大人又數爲不佞言然後歎士大夫仕而遇合之難未若處鄉里而遇賢父兄之難也今司封劉大夫以試吏最入佐太宰尊顯矣廼吾獨多其處功名之際若固有之其砥節嗜修稱于鄉尤著而大夫遜弗居也曰此本之父母教云大夫有父曰某先生母李宜人今並貴加封年且並七十里中無與衡視者然先生有隱操雖貴猶然布衣蔬食悛悛儒生也伏義立然諾不苟一介取予率先三族無寸楮尺券以煩有司顧獨恃李宜人執管鍵躬織作以佐先生事姑養嫂賑施鄉里不佞所聞于臨川人如此夫今之鄉評

雖無當于吏議而吏亦頗擇一二以下上其考
若夫號爲封官其身寵奉厚足以介然極其意
之所欲爲文法吏事之所不及有能自引獲重
語於鄉則不惟其子弟遇之之難雖造物者亦
且固護而愛惜之每陰閱世間高臺曲池乍興
乍廢清歌妙舞乍熱乍寒而後知彬彬德素之
士賴以覺悟人蒙剖整邦族非淺淺也在漢部
使者行郡訪有耆艾篤行之士如申公轅生並
得徵詣公車而天子間臨幸學宮修祖割饋醕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三十七

之禮今此與行不行不可知卽不行而鄉評之
公固自有提衡於明明赫赫中者觀劉先生夫
婦之並壽卽其左驗已蓋不佞亦有父母且聞
大夫亦亟稱家大人之齒于鄉也夫聲同則應
氣同則求物固有相感者則不佞業有言矣

壽親家金母傳孺人七十序

善哉乎文伯之母之言民勞則善心生逸則惡
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蓋世之盛也后
妃夫人斤斤修篴莒之行游女化之而其衰也

至徵女德于尼媼之口曰某家婦神情蕭散有
林下風而且以爲笑談噫嘻俗之日下可勝道
哉嘉定於吾郡中最僻遠尚有古風余先冢婦
金氏故孝廉豫石公之女常見其暑不麾扇御
青布縷衣恠而問焉曰母傳孺人實教之不幸
早世其兄孝廉君子魚賢而有文孝友愷弟醕
如也與之處言規行矩喜愠不形于色類有道
者而口未嘗言學問叩之以時政得失里閭利
害若駕輕就熟無所不刃解而身未嘗謁官府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三十七

親簿書人灑然異之私念于魚弱冠失父其堂
闈所稟承比于畫灰丸熊必有加焉而徐刺母
平日起居狀足未嘗踰閨與子姓言尋常家人
語而已無絕殊者歲時伏臘比鄰具鷄黍邀之
辭不往或從更以福業則曰老婦無德可以堪
此謝不應有質以圖史者曰少嘗得列女傳習
之以爲無益于日用忘之矣惟捐捐然率其腰
御綉饋事課蠶織竟白首如新爲婦時以語于
往昔所稱蕭散拔俗者豈足滿一咲哉而彼皆

有子完德績學如子魚否吾乃知文伯母之言
信矣大都勤類鄙儉類鄙鄙遠及是者蕭散拔
俗矣而近實之化淳龐散固桑嘉豐美之業子
是焉生否者虛之變爲溝爲壑無所不至矣非
但女德已也即世道之醜醜士習之厚薄何獨
不然哉余子與子魚爲內兄弟相得謹每見子
魚則退而歎曰子魚何必減黃叔度又曰子魚
何必不爲魏陽元乃今余子已脫穎云而子魚
尚以褐衣侍母於人情宜有憾焉雖然余子昨
王東坡公文草 卷之二 三十八
從京師來闐然入寢噉然若無所歸而子魚方
暴萬里之鮓羞之老親摩娑征衣絨線宛然恍
若夢寐余子蓋求爲子魚而不可得者尚何論
遇哉人間事遲速會其適耳孺人今年七十矣
而始抱孫使先是者蘭玉滿前含飴之樂或不
足以易綵衣之美人情固當有之乃今日充閭
在前躋堂在後造物者若有留焉以是推之天
所爲大子魚之用以償孺人之勞者斷不爽也
今而往百歲之日凡一切寵榮光大之福孺人

始次第品嚐之子魚不患無以娛若母矣
壽年封公仁宇先生六十序
今上丙午以熙洽景運受天休祉適
皇長孫生會
聖母壽誕
上率群工祇上
徽號一時
頒詔中外覃恩臣庶余老臣方以葛巾稻服修
鹿門灌畦之業
王東坡公文草 卷之二 三十九
上眷念無已詔遣大行年君來賁然
賜之存問余不勝感恩祇效野人嵩呼頌介福
歌長發祝
天子萬壽禮既竣起而勞年君君即喜動於色
起而請曰予今日得微先生之寵以奉茲役也
使臣之公也予今日所得微先生之寵以無負
茲役也則使臣之有私於先生也家大人以詩
書起家少而肆力群籍以穎敏聞長而書無不
窺結撰無不具以閎博聞至耆老而不得一第

也今且六十矣余小子幸得通籍遭逢盛際尋受

天子曠蕩之恩得移封家大人以爲壽匪予奉茲役何以取便道歸覲捧一觴於堂上則所賴於先生之賜甚厚匪予奉茲役何繇丐先生一言籍手以獻之堂上則所賴於先生之賜更甚厚余喜而語曰夫士佩服詩書操鉛槧而希遇合脫跡草澤之中每歲制科士上郡五之中郡三之下郡一之此各有異數非幾侍也無論當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四十

代卽概之往牒若石太傅列九卿其子長者爲郎中次亦內史至厘

天子褒美稱萬石君然斤斤取醇謹無他材文采不足表見於世而世所豔慕眉山之蘇氏父子昆弟並以文章冠冕一代後世學士至尊之爲三先生亦云盛矣顧老泉老布衣罕所建明至文忠昆弟而始顯也君尊人憂然以詩書起家而君以能文章稱名進士

天子遂封尊人如君官何異於身遇合之者則

亦旣享詩書之報矣牟故著姓往年融以尚書教授門徒及躋膺仕政教流行異蹟爲海內最卽牟君高以一博士習歐陽書諸生講學者常千餘人則君家詩書之源豈一朝一夕哉不觀場師之樹檟乎踰年而殖十年而拱百年而高十尋矣夫業已培植灌溉於前而一時發榮於後則君尊人所以享有詩書之報而樂觀盛際與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二

四十一

天子景福之介長發之祥共茲燕喜卽嗣此而百年如一日者正余老臣之所以祝國以兼壽君尊人者也君然斯言而先之酌者否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男時敏校梓

嘉靖壬戌廷試策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世也必文武並用而後天下之治法以行必仁智相須而後天下之治人以得何謂治法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使內焉順治外焉威嚴而庶績爲之咸熙者皆法也何謂治人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使賢者在

王文

公文草

卷之三

一

位能者在職而百工爲之允釐者皆人也人固緣法而舉法必待人而行是故欲行治法則修文以示之德經武以示之威而安內攘外之功兼舉之矣欲得治人則本仁以和其衷盡智以嚴其辨而輔理承化之績恒賴之矣自古太平之世君焉常逸臣焉常勞而四方爲之嚮風八表爲之順則者恃有此具也不然上雖有仁聖之君而下不得忠良之佐天下之治必有偏而弗舉天下之化必有格而不行者是豈可無博

移之術哉欽惟

皇帝陛下以

聖神文武之資

立仁義中正之極

恭已垂裳而百辟欽承

動容作色而海內震恐四十餘年以來三辰軌度九域奠維以天地則既泰矣閭閻頌德川岳效靈以民物則既阜矣寶琛交貢玉帛來同以因夷則既賓矣草野書生沐浴治化有年于茲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一二

雖自惟愚陋不足以充塞

大問敢不掇拾所聞而對揚萬一乎臣伏讀

聖制首稱堯舜無爲之治繼之以宣王中興之

烈且嘉慕當時之諸臣而嘆今之不然臣有以

仰窺

聖意而得其說矣夫唐虞之世雖稱治安然澤水警予猶切其咨之慮有苗弗率不免徂征之師卒之四隩宅而泮水平兩階舞而有苗格何其不勞而成功之若是也蓋當是時有禹益諸

臣一德一心以修輔厥后而二聖人者特垂拱
仰成爾矣周宣之世雖稱中興然觀雲漢鴻雁
諸詩則民人未必其盡安觀采薇六月諸詩則
方內未必其無警卒之海宇臻富庶之休夷狄
底蕩平之績又何其不勞而成功之若是也蓋
當是時有吉甫方叔諸臣矢心戮力以弘濟時
艱而宣王特委任責成爾矣所以然者豈堯舜
宣王無憂天下之心而專屬之臣歟蓋人君所
履者天位也所治者天職也天何言哉以一氣
運於上而四時五行爲之節宣於其間者分也
君何爲哉以一德宰於上而百司庶府爲之協
理於其下者亦分也唐虞成周之世君安其分
而不侵乎臣職臣盡其分而克分乎君憂此所
以化災沴爲禎祥轉兵車爲玉帛以之安民則
文足以綏太平以之弭盜則武足以戢禍亂當
時頌聖後世垂休良有以也然則水旱盜賊之
警固不足爲盛世之累亦恃乎承流宣化之有
人而折衝禦侮之有賴耳洪惟我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三

太祖高皇帝闢乾坤于再造揭日月于重明創
業之功固赫然無以加矣而方內之民告飢者
踵至不逞之徒嬰城雲集當時有劉宋諸臣爲
之經理其文事故獨祖賑粟之
命屢下而民無痛瘠之憂有徐常諸臣爲之振
揚其武威故戰勝攻克之績用彰而國無盜賊
之患然則

太祖之治固由

君德以主之于上而亦賴臣謨以輔之于下也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四

列聖相承治平之軌如出一轍肆我

皇上益闡揚而光大之仰體

上天好生惡殺之心近述

祖宗民胞物與之念是故雨暘愆期則

躬親祈禱痼瘕在念則

廣施醫藥其汲汲愛民之心何如也頃因蘇松

大水

備從折色之議以寬貧民仁哉

皇心臣固知百姓之不足安矣給大同之餉則

詔使特遣重邊方之報則暮夜必達其汲汲遇亂之心又何如也頃因閩廣不靖復降

聖諭以爲天下之患不在西北而在東南淵哉聖見臣固知盜賊之不足平矣然黎民阻饑南賊猖獗至更歷時歲而不能紓

陛下之憂此其故何哉竊以爲

陛下憂民之心雖切而奉宣德意者或多自私自利之臣

陛下遇亂之志雖勤而折衝邊鄙者或非効忠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五

宣力之士此膏澤之所以未究而治效之所以未臻也臣聞建修攘之功者莫大乎文武而膺文武之寄者莫大于將吏唐虞以前無論矣周禮有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備饑荒有廩人掌九穀之數有鄉師以歲時周民有司救以王命施惠則安民之責臣實任之而君不自爲也詰姦掌之士師稽殺掌之朝士搏盜則有司隸謀盜則有環人則弭盜之責臣實任之而君亦不自爲也今之從車羅騎爲

陛下之吏者果能如伏湛之分俸賑民乎果能如夏侯惇之斷水作陂乎果能如蔡齊之弛禁利民王望之開倉救殍乎有之或未必見用而竭澤爲漁以富私橐者相環也甚則水旱不以實聞增損委之胥吏而百姓嗷然有思亂之心矣今之握符分閭爲

陛下之將者果能如張耳之馬箠下城乎果能如充國之枕席過師乎果能如李靖蹀血虜庭賀若弼之酌酒江上乎有之或未克自效而選與畏懦以糜原祿者相望也甚則擅奪首功扣除常給而盜賊囂然有輕中國之心矣夫一心所向百體從令一人所欲百辟爭趨以

陛下之憂民如此之切而臣工之負

陛下乃如此之深此無他故矣蓋嘗妄論之誤天下之事者將吏也誤天下之將吏者選任之失人也以擇吏言之安靜惛惛者或病其無文撫字心勞者或尤其政拙擅發倉廩者蒙專擅之事搏擊豪強者多肘腋之患至于科甲登庸

則論劾不輕及簿書不失則罷軟可苟容善事
上官則貪墨無顯罰而天下于是乎無良吏矣
以擇將言之沉鷙有謀者或以木訥而無聞投
石超距者或以粗才而見斥不擊牙斗者或謂
之疎庸穿城蹋鞠者或以爲放縱至于拮据以
市恩則貪殘者稱爲忠良卑諂以媚上則畏懦
者附于儒雅虛言以瞽衆則誕妄者信其雄畧
而天下于是乎無良將矣抑臣聞之英傑之才
未嘗絕於世顧所以用之何如爾茲欲選任皆
王元肅公文草卷之三 七

爲
陛下終言之是故欲爲擇吏計則莫若廣選舉
之途如古之孝弟賢良與文學並進可也慎考
課之典如古之大明黜陟不徇一人之毀譽可
也行久任之法如古之居官長子孫有績則進
爵加秩可也而又養之于學校之中教之以端
方之士如陽城之在國學胡瑗之在鄉學焉將
見旬宣者爲曾鞏之去疾廉謹者爲羊續之懸

魚雖有水旱之災而困窮之民且將還定而安
集矣欲爲擇將吏計則莫若畧世類以求真才
如古之起自行陳而拜爲大將者可也專委任
以需實效如古之便宜行事而不從中覆者可
也信賞罰以勵頽靡如古之誨書盈篋而不問
揮淚斬將而不恤可也而又慎武舉之選重比
試之條能讀父書者在所必黜射不穿札者在
所不棄焉將見督撫者皆良平之器仗鉞者皆
韓白之才雖有竊發之警而烏集之衆且將喙
王元肅公文草卷之三 八

息之不暇矣要之廣求賢才以備

國家之用者皆仁也旌別淑慝以昭勸懲之典
者皆智也仁以運乎其智故内外文武之臣咸
欣欣焉戴

陛下之恩而不敢自負乎知遇之隆智以濟乎
其仁故内外文武之臣咸兢兢焉畏

陛下之明而不敢自蹈于欺罔之咎由是而民
寇息由是而災消祥降至治之盛豈特婉美
而已哉片曝之私惟願

陛下常存敬一之心不忘終始之戒如堯舜之
兢業周宣之勵精則太平之化當永保于無虞
矣疎狂之論不識忌諱無任隕越之至臣謹對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

萬曆癸酉
順天程論

時者天之爲也聖人不言天而言人則天之權
常爲聖人用而不自用夫權而出于天聖人有
靈承之奉順之已耳非有能用力以勝之也聖
人非能勝天而至于天卒爲聖人用無他故焉
天時與人事相爲盛衰者也而衆人見其形聖

王肅公文草

卷之三

九

人見其理見其形者後時而戒其制盛衰以天
見其理者先時而戒其制盛衰以已夫惟以已
制盛衰而不制于天于是天之權有時乎不自
用而天下日游於聖人之天相快以樂相靡以
久則以爲時之適然而不知聖人之爲戒者如
此其豫也嗟乎爲戒而必于方盛之時其斯以
爲聖人乎夫方盛之時何時也其猶日之有晝
歲之有春夏乎故晦明寒暑盛衰一道也所謂
陽不得不陰平不得不破天之常也雖然晦明

寒暑以日月計星官曆師主之盛衰以世計聖
人主之夫使天而獨操盛衰之權以制國家之
運而聖人者日循循焉微倖于時之自至而不
惜其不留則與星官曆師抱成筴定吉凶者何
異而又安用聖人爲也且夫日月其小者也而
或謂聖人在上晝不暝宵無光日南無驕陽斗
北無伏陰何者聖人亦有以主之也而況世道
盛衰之際乎夫使盛而無衰也聖人不戒也
使盛而必衰也聖人雖戒無益也惟其盛者之
王肅公文草

卷之三

十

既至而衰者之未形處于當衰不必衰之間可
以天可以人則聖人寧言人不言天何者天固
有時爲人用也蓋易嘗言戒矣而戒于方衰者
其說有四經綸于屯振育于蠱休吉于否順止
于剝戒于方盛者其說亦有四泰之復墜豐之
日中大壯之羸角旣濟之衣袽此皆爲國家持
滿定傾以參造化盛衰之權而難易遲疾異效
焉曷言之夫方衰之時乃天與人交窮之會崎
嶇迫阨中愚者或以思媮者或以懼怯者或以

勇此不必待聖人而戒也聖人爲戒乃在衆所
不戒之時夫衆所不戒之時盛時也自古不數
得得之者亦不數能享蓋愚每觀載記稱守文
之主至于兵鮮甲銷粟紅貫朽降蟠貢舶賁相
望于大荒窮微之表而旒旌以前乃有所不聞
不見諸臣媚子方且惛焉舉萬年之觴稱七十
九代之事以廣侈其心厭從其欲而不知深憂
隱禍已胚胎醞釀于其中豈非乘至盛之時恃
天而不戒之患哉聖人知時之難得天之難謀
也則乘其未衰而圖之于易方晝徹夜方暑戒
寒是以用力省而取效疾也故燭火萬里尉候
四塞聖人不言強而言鈐析之嚴箠車載途順
成舉蜡聖人不言豐而言稼穡之苦裨冕揖讓
清蹕游娛聖人不言樂而言櫛沐之勞民物阜
蕃子孫千億聖人不言安而言朽索之難馭著
龜龍吉麟鹿來遊聖人不言瑞而言鬼神之無
常享夫聖人豈不知時之方盛而閑閑皇皇爲
天下軫未形之憂防不必然之患其心以爲天

至尊也時至變也以至尊之勢御至變之權而
吾欲以區區人力主持旋斡其間是故重難反
也危難安也亂難定也難而後圖圖之而得則
已晚圖之而不得則愈困也夫爲天下至于晚
且困而盛衰之權舉不制于我則不若自其未
形而先求之於理理者何也則安危治亂輕重
相倚相伏之機事之當然而不必然者也聖人
乘其機備其事圖危于安圖亂于治圖重于輕
則天下不難爲也且自古稱繼世而理者莫盛
于周成王之時蓋執玉來朝之諸侯八百焉乃
其君之自戒則曰于其懲而毖後患又曰將予
執之繼猶泮渙其臣之戒君則曰天維顯思命
不易哉又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噫何其
憂之深思之遠也及考其行事自立政任人之
外口不煩言手不指麾希膳不徹于前鐘鼓不
解于懸而誦雍詠勺六服承德又何易也則豈
非方盛能戒之驗與陵夷至于宣王而周道中
興盡復小雅然喪亂焚燬之後重以淮徐儆化

之擾出車命將史不絕書蓋既衰而戒其成功之難如此夫使人君盡當宣王之時處積衰之勢雖聖人不得不難若乃荒屯既滌堂構晏然居崇高籍富有而無故屑越于狗馬聲色之娛耗盡于文俗議論之末則國勢之衰豈必在天而聖人又安敢言天也嗚呼茲其所以爲戒于方盛也歟方盛而戒茲其所以爲益盛而天之卒爲聖人用歟夫人而至于天爲之用惟心之至明至誠能通之故入廟思哀視朝思勞出門思懼聖心之惺然常覺者明之至也兢兢業業文王翌翌聖心之欽然常虛者誠之至也蓋帝王之世近而綴衣脫簪遠而師童荒牧微與凡盤匱往往效憂危之苦辭勸興亡之懼何者至明不以賡歌率舞遺諤諤之言至誠不以顯號鴻業愔愔之行故天人相保而國家常盛也斯義也漢之賈誼唐之魏徵宋之韓琦范仲淹嘗反覆言之而世主用其什一治安迄于數世使能覽易象之盛衰究宣成之所

以難易而本之以聖人之明與誠守而弗失即至今存可也此程子立言之意也

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

萬曆甲戌曾試程論

聖王以一心爲保治之本其守甚約而其爲道則甚遠也守之約故日兢兢成業之遵而不敢易而其爲道也遠則不安于繼序習傳而勤思乎成業之外而治於是乎益隆夫天下之治未有無事而治者雖當守成之世太平之化既洽而前王之所規恢海內之所思企必有憊而未

者此非可以僅僅保業無所事事爲也故古之聖王知其爲道之遠則其所自期者常無窮而其心常不敢以自易故術甚約而易操蓋臣寮相舍是無所效之君矣于是先之以防微之儆輔養之法而後及乎經畫綜理之猷用是保世滋大成業彌光而天下之盛治益以致蓋程氏之言曰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本之周公輔相之功也夫成業豈易守而盛治豈易致哉天下之勢滿者易損崇者易墜故

繼體之君當謳歌諧頌之時則崇滿難持而佚樂易動其於前人之業進不能以寸而退輒至于尋丈之遠是以聖帝明王創業而興致治者固難其守成而能致盛治者尤難夫守成而能致盛治則必其計慮長遠張設注措有出于故業之外者而顧可以塞聽去智安坐而理哉又可以程衡石課文例屈萬乘而爲官人使吏之守哉故曰主術約而易操不可不察也且成王之時何時也諸侯執玉來朝者八百而公也負王六肅公文草卷之三十五

展臨之文武之德未成於上而三監之叛甫定於下所謂遣大投艱于朕身蓋成王之責而亦孰非周公之責也一念侈或以逸豫滅厥德一念隘則又無以擴前人未竟之功將成業不可保而況盛治之致乎武王之告康叔曰若稽田爾其疆畝若作室家爾其堅茨若作梓材爾其丹楨蓋聖人以成業貽之後欲其觀揚光大期之甚遠如此而繼之曰無康好逸豫則其一念寅恭祗懼以爲致治保業之本者固歷先後戒

勉無異詞而萬世守成之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於乎此周公所以輔相成王之心也夫成王以前夏商稱守成之主若啟若太甲後先相望奕葉相輝非所謂繼世賢君耶夷考其時自敬承允德而外禹之典則湯之典刑不少益焉故以稱守成則有餘而語致盛治未也何者彼皆順其時率其分如是是可以安享吾治則亦已耳乃周自文武至于成王風氣日開人文不得不備矣情僞日滋事至曲防之慮不得不詳矣規王六肅公文草卷之三十六

畫已具節目度數之煩不得不徐議而第舉之矣使公惟蒙安襲慶期於舊服是續而曰吾如是守成可矣則文武有未成之德而冲人同未任位天下萬世其謂之何是故公于成王欲其知成業不易守也又欲其知前人所望我者不止於守也則日夜鯁鯁然以身任制禮作樂之責而舉其至難至約者致之吾君之一心使其慮常先于至遠而精神日流于天下故天下之勢方有泰山之安吾視之若累卵而不可圖君

心之欲未有熒熒涓涓之發吾視之若燎原襄陵而不可制是故語之稼穡之艱農桑之苦而使知勞語之無湛樂是從無淫於遊觀而使知檢語之天之難謀而使知畏語之民之咀怨而使知恤語之於亂先王之正刑而使之法蓋自古大臣致主披心析膽以相剴切者無若是之諄諄矣而選建賢良以自輔其不逮則又有篤仁好學者誠立敦斷者潔廉切直者博聞彊記者立于前後左右而禮度之量不曠于目王不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三 十七
博典傳不爛威儀師則詔之不厚黎庶不中刑獄傳則詔之而聖哲之談不輟於耳綴永虎賁必簡常吉之士宮伯內宰必用興賢之佐而檢省之議不虛於躬噫又何防之密養之備也則以繼太平之後君心之易動于佚樂而崇滿之難持大業之難究也蓋成王自爲世子至于踐祚監誘之色不關陵亂之聲不理遐異之珍不奉操斷擊搏之書不習觀於閔子訪落敬之小慈諸詩則知周公所以斧藻王質而彌縫其闕

者可謂至而無遺憾矣譬之決水自源測景以表惟其大本先定而末從之然後風之禮樂散之詩書齊之衡量制之徽纒飾之以文章拊循之以恩厚天子穆然深思於上而三公九卿百執事庶民兢勸于下故周禮一書至于斯與冗猥米鹽曲折有文武之所未及措意者事有宜適物有節文周道因以大備而其效至于刑措圉空九州清晏方外之國無不重譯獻琛贊於廷而後嗣得藉洪業不下簞席而治者且七百年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三 十八
餘年則以其臣主一心而精神日流于天下故也視之夏啓太甲守文師故僅無墜前人之統功實百之蓋明保勛迪之際淵洎濩燬之中而公所以爲周家命脉計者固已連四海萬世而覆孟之矣故其守之約也天下之大本也其推之遠也天下之大業也大本端故成業守而弗替大業備故盛治垂于無窮美哉深乎公之爲周也正君心者所以寧天下也匡主德者所以厚蒼生也故曰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矣雖

然公豈自驕而功之哉公之心所謂惟忠惟孝日惟無疆之恤而已故不以寵利忽危亡之戒不以流言易几几之度不以叔父多材廢吐握之勤其致治也曰篤前人成烈已爾其守成也曰皇自敬德已爾而公不與也何者人臣分義同于罔極聖人尤性於分義焉者則惟以臣攝君以守成兼開創集千萬世所未有之勲以奉其君亦非有加于常分之外故天下萬世所爲功皆大臣之功也臣子之分也大君言功臣子

王入肅公文章

卷之三

十九

言分故曰事君若周公者可也

萬曆癸酉順天策問

問古記有之仲尼述史者三焉曰周以前治亂得失之故炳如也乃其體裁殊致括之數萬言而七十之士口授其傳指不以書見豈當時固無可紀者與抑因史修經經之體固與史異與夫剽見譌聞珍敝帚而寶康瓠者于大義固無當也若必謂聖言要眇試倣而施之後世以一舉百其亦無挂漏否與而昔

之良史有以五十餘萬言叙二千四百年之事者有以百餘萬言叙二百二十五年之事者以勤若彼就效如此而論者予奪何其戾也將裁以孔氏之法則唐宋以後作者一代數十家一豕數百卷滋不覆瓿乎今天子嗣大業務丕揚

二后盛美而操觚之士思罄其所覩聞效萬有一報未能也舉大綱則闊畧綜細故則猥陋徵文獻則後時採風謠則失實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今諸士所知而欲爲之者安在願詳言之以爲

當宁獻

史以事勝以辭勝尚矣事者綜核隨其時或所見或所聞或所傳聞蓋疑信參焉而一人之意見不可執也辭者銓次隨其事或特書或大書或不一書蓋繁簡參焉而古人之義例不可膠也先儒王通氏曰仲尼述史者三焉書詩春秋是也書陳政詩紀風謠春秋應日月三史出

王入肅公文章

卷之三

二十

而二千餘年古人言動大都至今不第廢然其辭僅數萬言其事則所謂存什一于千百耳噫何其畧也嘗伏而深思之以爲古者王朝列國各有左右史內外史大小史其設官詳甚則其論著不宜獨簡如此所稱皇三墳帝五典夏圖殷冊周志鄭書之類決不止左氏國語諸書聖人固不虞其後世之有秦以至于今燔絕泯泯也乃就加櫟括成一家言使與古之作者兩存天地間以待後人之自擇耳若春秋無左氏詩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二十二

書以外無正史聖人獨聞而獨書之決不爾畧也俗儒腐生求其說而不得乃按籍數筭而謂聖經筆削精嚴如此又謂遷固二史繁簡懸殊指以定二氏優劣夫漢承秦後坑焚之禍烈矣收散亡于徃牒五十萬言吾猶以爲詳也固承遷後向歆之徒出矣徵文獻于當時八十萬言吾猶以爲畧也故史之不能爲經固之不能爲遷以醇駁論不以繁簡論以繁簡論則李方叔張輔諸人之訛而執事可無問也且非獨于此

也漢唐宋年次等耳而唐史倍漢宋史倍唐繁簡可偏廢乎稽古錄通鑑一人筆耳而約則爲卷二十豐則爲卷三百優劣可槩論乎人事不斲核實而以一人局曲之見託之乎闕疑是河伯望洋而井觀天也詞不盡意而以古今挹損之文託之乎舉要是鄭賈市朴而葉公好龍也善乎李燾氏之言曰至簡出于至詳至約出于至繁吾取以爲法焉

明興二百餘年來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二十二

列聖功德

累朝文獻鏤金版而書竹素者挾天揭日焯乎稱顯懿已今

天子乘五位龍飛之運思

二后燕翼之謀特令儒臣分局計畧勒成

大典此孝理之極思弘文之上務也愚生墨守

章句足不涉圖書之府而執事問以所欲爲請

對以臆夫一嚮有餘味而垂涎者思快意五鼎

之間玄黃之用窮而卉服織皮爲貴于天下故

自漢以來載籍之日繁也猶江河之不可移山也儒者束于所見而史氏無世官非有子長之雅游固彪胡蔡之庭授也竭蹶求詳猶苦其累若趨于畧而不止一言註誤一事漏佚則萬世不復見也蓋聞今之爲史其篇部之豐月月以數萬言計足可當孔氏一經而愚猶妄意其畧者豈更欲增崇文之目侈泰延君之辨哉夫今之爛然爲辭而犁然爲事者臣下之章奏

朝廷之批決已耳而六曹故實居其強半執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二十三

者牽于凡例不忍吐而棄也則抑割它事于彼而取盈于此試使觀者抽精騎于什五探玄珠于罔象則所采存蓋無幾矣愚以爲

本朝會典備載六曹之事如文武之銓資

藩封之祿秩吉凶之儀註行遣之

制勅及米鹽兵馬之額數雖沿革小異而要可

以隨世代附書不必盡煩

實錄至于

國家有大禮大役大六

天子動容宰相造膝盡臣爭議闔士敵愾而蕪翳于文字間失厥要領夸者飾喜怒而歸之上巧者枉曲直而比之法當事建言之互異報功行勛之懸殊此決非單詞片言寂寂倉卒所能具也且代更

二聖歲逾五紀長年博聞之士存者僅如晨星而欲分淄澠于逝水決雌黃于泐石愚不識佯驚之御史屢顧之安昌情狀可得見乎屏人躡足之談誰爲道說乎密地酸醎幕中顰笑安所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二十四

置軒輊乎嗟乎亦難矣夫自起居職廢而休前下之語其勢不可復詳若其它耳目可以參驗形影可以推求者是在人加之意耳蓋昔者周必大修史每一志一傳成竝今在院官互相修潤然後取出而今曹分歲析動即抵牾是故視聽宜公也司馬光六任史官每出入載筆遇有異同即彙記藁目之下而今按籍如林止辨披閱是故諏訪宜勤也古者編年與列傳竝傳故樞芑山木錄及鄙言書生小兒附名循吏凡以

義存勸戒無論顯微而今止爲大臣立傳岷峨之士閨闈之女須借譽于名子孫良守令而後重則日事時功之外不有貞寬未揚諛舌未斬而待紀傳之續成者乎古者稗官一家聖人不廢故瓊語藁談偏記短部皆足以補苴殘漏鼓吹休明而世或稱野史失直欲錮之

聖世夫人之難知朝野均病如方正學以抗節爲祈哀謝文正以批鱗爲獻諛王新建以倡義爲從邪則名山大澤之中不有負竿知禮采樵王六肅公文草卷之三 二十五

知樂而資

廟堂之聽睹者乎凡愚所論要欲使執事者寧詳毋略寧繁毋簡以待千百世後有孔子者出而刪次之斯亦不朽一盛事也雖然此自今日言也又不有

先朝未定之書

列聖欲爲之事而明問所未及者乎夫革除土人開乃乾坤一再變故也然一姓遍承非逐鬼之際委裘無恙非曠烏靡定之秋而當時

執筆者拘于忌諱使孫蒙祖號弟龍元年此開于名義非淺鮮也矧

明主踐祚首詔卹錄效死諸臣而

祖宗故耻不蒙䟽雪則豈特三豕傳訛而已大抵天下之事非常所見則常人相仗莫敢先發愚竊意蘭臺麟閣之彥必有超然注意于孔子之筆削而不徂故常者故妄言及此願執事之亟圖之也

萬曆癸酉順天策問

王六肅公文草

卷之三

二十九

問今天下理平保治之務蓋無急于求才者夫求才與弭奸二道也故難壬人威廢頑才與奸莫得而並焉此諸士所習聞也乃近代謀臣有請收京東狂謀之士者有請開五路豪傑仕進之門者有請用嚴贛二郡奸民者有請招渤海土豪者夫旣名爲奸爲狂爲豪則非才矣且安所用之而又安在其弭之也斯可謂通論與抑泛駕之馬斯馳之士用各有所宜與自大道旣遠而三遊四豪翺起爲

任俠行權至犯禁也然吳楚不得劇孟而亞夫爲之喜唐不用朱克融而河北首亂迄無寧時此兩人自今日論之以爲何如也乃其繫國輕重如此豈才與奸固可竝用與我朝用人自科貢二途外雜流異等不得伍立薦紳議功名于世誠重之也然吾竊見南北弛備伏莽溷淵之奸所在爲梗而當事者議所以消弭之術未得本務故吾願以廣用人之說進諸士其以爲然否

王六肅公文草

卷之五

二十七

所貴乎臨制海內陶冶人羣者何也天下之情有所挾焉而思展則無務以名羈之有所跂焉而思奮則無務以法窮之有所拂鬱焉而思平則無務以氣折之有所不足焉而思用其所長則無務以全求之故舉囚舉虜舉盜之事使貪使詐使愚之言班班傳記中可考鏡也夫九德三俊之徒默成象語成文左執規右蹈矩人主誠盡得斯人而用之豈憂天下哉第世非大庭人罕兼才而機智豪勇之人往往用其一偏一

曲各有所至故田仲之義也而屈穀比之堅瓠無用鯨之城桀之瓦蚩尤之五兵李斯之字書至于今祖述焉執事思廣用人之意也愚請因及弭奸之說夫治古之世天下常廓然無事而其民不至于奸此何以故哉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其征徭省也四民有業三物有訓朝不混市野不踰國其教化行也蓋世儒所稱大抵然矣而吾則謂三代教養之法可以御常民不可以御豪傑可使天下重犯法不可使法

王六肅公文草

卷之三

二十八

必行于天下何者豪傑視常民則異也其氣力足以自致衣食而無求于人其偃仰瞻眄羞與下伍間左爲偶而束縛于區區之禮法是故養之則不思教之則不馴而聖人知法之不盡行也於是弘薪標之道疎網羅之目鄉舉里選取之非一途事舉言揚試之非一術奉璋髦士不以介冑輕武夫赤舄大賢不以白屋棄寒賤士知其如此則雖有無聊之志不肖之心誰肯一旦鹵莽自棄者執事謂求才與弭奸異道愚未

見其異也何以明之夫奸孰大于爲盜者而周
官弭盜之法自修閭司寤之外鈴柝不晝擊也
漢渤海廣陵之寇得一良守皆單車斥言歸命
恐後而荏苒不久驚也嘗因是而考當時求才
之制蓋周詳于建官漢詳于設科長材負俗之
士皆弭耳抑心以奉朝廷之奔走而其勢不能
爲奸故其時天下有飢寒之盜而無奸民之盜
誅之則可定撫之則可下也唐宋以後用人雖
間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薦舉然科目常操
其權而章逢下士散骸曲辭皆得安坐取公卿
關天下武夫之口而豪傑始有邪心干城皆爲
敵國矣明者憂其然以爲法窮則當變才窮則
當惜是故厚招狂謀待以草澤遺逸之禮此富
弼爲京東一路言也推擇沈鷟勇悍之人爲吏
而重牙校之選此蘇軾爲河北五路言也縻豪
右以爵祿而收攬吏權此王質爲嚴贛二郡言
也錄用瀕海諸豪以資捍守此鄭剛中爲永嘉
諸郡言也夫此四議者與唐虞難壬人威廢

王六肅公文草

卷之三

二十九

之訓不义牙刺謬哉而愚嘗攷之矣其工崇伯
非溫良絜矩之士也罪狀未形則聖人猶啣濡
卵翼而用之不遽絕也蓋才與奸之不相入若
水火然有上才則必不可使爲奸有下材則
必不能爲奸有小才則善用之爲材不善用之
爲奸爲奸而奉奔走于上則上之法行其工崇
伯是也爲奸而作氣勢于下則上之法不行唐
宋以後匹夫任俠是也夫不求弭奸而求奸人
之不犯法此四議之所由興也今天下之患非
虜而盜虜欵邊矣盜折北矣南北將吏燕凱之
聲日夕馳
闕下而瓦合白徒散亡踰卒間乃有麾旗唱棹
焚杆叫囂以厲
明主內顧之憂者愚以爲此何足憂也然竊有
怪爲前代盜賊皆飢民怵迫爲奸今歲比告稔
有司奉行
恩澤
詔書衣食非乏也博徒遊客椎埋鼓鑄裘馬休

王六肅公文草

卷之三

三十

休然非盡有怨家墨吏爲之敗也然而五合六聚所在如響智勇斷施之人多人其中而

朝廷曾不得其疋馬半策之用則豈可不深計哉夫爲奸而至于盜則有誅與撫而已有司之計也奸萌未形迎而折之用不測之恩威以籠致天下之豪傑

朝廷之計也夫

朝廷之計愚生何敢與知之而豪傑係天下輕重則有一二可舉者劇孟洛陽大俠也吳楚之

聖文肅公文章

卷之三

三十一

及雁行頃刃者半天下而不得一劇孟則亞夫以爲喜朱克融河北名豪也劉摠嘗薦之于朝而唐宰相不用旣而幽州首亂卒失河朔夫此二人足不涉六菰之塗名不挂孝廉賢良之籍而左投左重右投右重豈可謂今之天下無若人乎有若人焉能守恬修姱如漆園蒙穀乎能稿項黃馘與草木同腐朽乎惟其椎樸少文無媒以自進銅墨小吏得批掇而貽籍之于是拊髀頓足瞋目語難小者豪鄉里大者憑山海而

天下脊脊多事矣愚以爲

明主在上海內幸無大奸如古列國豪公干積習貴盛彪闕中原則其他剪剪者皆可以爵祿智計籠而馭也蓋荀悅所稱遊言遊行遊俠今郡國在在有之而遊俠尤甚食肉曳綈設財役貧則所與爲之用駢肩結轂背公死黨則鳴盜爲之群露齟裂背引繩批根則梟獍爲之使噉鳴咄咄武斷豪效則閭黨爲之傾夫人與人相

聖文肅公文章

卷之三

三十一

蓄爪剛者決彼其以數十百人剗落角距而爲一二人下者此一二人必非常人也夫非常之人使之不爲

朝廷用而自用不用之于善而用之于奸愚有惑焉請畧倣四臣之策令縣道有司博求所部豪猾不得志之人隨才疏舉或推鋒敢死或足智曉兵或家富于財而好施或譚達不羈可使絕域諸如此類皆羅入士伍中一體叙錄使之試其豪舉于職事而耗其雄心于利祿則劇孟

朱克融輩人人皆

朝廷耳目也何好之能爲蓋

祖宗用人自科貢外別有經明行修才識兼茂
賢良方正之科有富戶老人入仕之例所以抽
揚小善蔽納細流銷亡壯夫義士慷慨邑鬱之
懷廣勵邪俠小人杖拭嚮往之路何至深遠也
今盡屏不行矣雖有武舉一科而拘牽文義豪
傑不及格矣愚以爲寸長尺短自古嘆之管仲
師馬得路隰朋師蟻得水則堯言禹趨未必如
之

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三十三

草墊之專能也受金底安劉之績食馬出陷淖
之危則瑕摘毛舉未必如延攬之多效也貲郎
牧豎小吏降胡前代或以階牧伯而饗茅土聲
烈著而不磨則甲乙賢能之書未必勝襍流之
得士也吳訥以醫士起中丞郁新嚴震直以人
才登八座具載

國史至今且二百年則

累葉熙明之日未必遜草昧之多才也軍志曰
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狙詐咸作敵

則書生迂鄙之言未必非山藪蔽納之助也惟
執事教之

萬曆甲戌會試策問

問三王之教所祖不同故漢人述忠敬質文
之尚至纖悉矣四者之不相沿也果自名而
自尚之耶抑人以其政窺之乎夫質文代變
之端與天地之運故相流通者也乃儒者稱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若不可返者而又有三
正循環五德終始之論其說果孰爲當與三

王肅公文草

卷之三

三十四

代而上歷年長者莫如周三代而下歷年長
者莫如漢二季之世天下何其文盛也然勢
極致至而天下卒返于質則循環終始之說
無亦可徵與我

國家熙平二百餘年其初上下之所漸濡固
甚朴也迄于今而聲名文物郁郁盛矣乃議
者顧心憂之以後風教漸澆俗化漸侈論議
漸煩文章漸詭是文盛之敝也然歟否歟聖
人能通其變于未窮未窮之原非盡可以法

禁防也通變宜民之道必有要焉可指而陳
與夫世道汗隆之際士人所宜究心者也願
相與揚摧之

天地有不可已之運聖人之所順而不違也聖
人有不可見之權天下之所用而不知也何也
聖人教天下以樸固知其後之必巧也教天下
以簡固知其後之必繁也然而不能使之不巧
且繁者非聖人之徇天下而天地之運爲之也
不能使之不巧而能使之朴不能使之不繁而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三十五

能使之簡則聖人之微權所以移易天下而不
可使知之者也運有所必至則聖人不能違天
天也亦人也權有所必設則天亦不能違聖人
人也亦天也然則世道質文之變可述已夫文
質之用吾未之前聞也其義起于三統漢儒所
謂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是也而又以殷爲
尚質夫質之與敬一也而吾以爲皆非聖人之
教也世徒見其道之不同而以爲聖人之治天
下若有所尚而已矣非其自爲之名也何也蓋

上古聖人修無爲之理而天下熙熙不施忠于
民身有所謂忠不施敬于民身有所謂敬天下
有淫比而忠之名始出天下有悖慢而敬之名
始出故夫未有忠與敬之名也謂之質焉可也
既有忠與敬之名也謂之文焉可也豈待周而
文哉然則三代之教雖不可窺而其無所尚可
知也即有所尚而周之所尚非文又可知也雖
不尚文而世道之升降必自質而文又可知也
儒者見其然遂曰三皇之時如春五帝之時如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三十六

夏三王之時如秋五伯之時如冬然則五伯而
降其將流爲長夜而漫漫不旦乎必不然也則
冬未嘗不可爲春而伯未嘗不可爲皇矣故史
遷謂三王之正如循環而鄒衍推五德之運相
終始易見其通降而不返哉而予以爲此天地
之運而王道之所因也蓋天地之運其未至也
有所不可已而其既至也有所不可極何也數
基于一至于百千萬億而未嘗不歸于一也聲
起于宮至于九成八變而未嘗不相爲宮也故

質而不能不文也如春之必有冬也不可逆而止也文而可使之質也如冬之復有春也非有強而爲也一寒一暑收而歲月日時之序順一文一質變而元會運世之化成是所謂循環終始之說已而談者曰文而欲返之質猶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何其妄哉夫周之始何以明其不文也太羹玄酒則禮之極致焉朱絃洞越則樂之極音焉其朴而非華矣及其敝也分爲十二而諸侯之才臣僂于樞衣鳴玉鶩其文巧之辭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三十七

合爲六七而天下之策士大俠憑軾鼓舌信其押闔之說道術分而白馬雕龍之辨與六莛爭道而馳文藻流而湘纍郢客之章與大雅分曹而奏故自周至于秦而天下之文極矣然其後不能無漢也不能無漢是至漢而循環也漢承秦敝斲雕爲樸內而將相大臣有椎魯少文之風下而吏士元元有清淨寧一之化風風乎古風已及其敝也一變而西京經綬之儒各立家門抱策而爭句讀又變而東都瓌詭之士私相

標植扞闔而博名高又變而建安之才人握管而覃夸麗之聲又變而江左之玄談揮塵而課清虛之理故自漢至于六朝而天下之文又極矣然其後不能無唐也不能無唐是至唐而循環也噫由此而唐宋之末造可推已夫此數代者其始固甚質矣非久而文則何其曼衍不已也嘗思其故一代之初造草昧其政化風俗皆淳然有太古之風故天下朴也既朴矣塔之數十年而公私物力必充羨而有餘故天下盛也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三十八

既盛矣聲名文物必參汰而不可制故天下文也既文矣根本命脈必有所撓焉而不回故天下敝也嗟乎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董子曰已雕已琢還返其樸物之相反復歸于本物極則反豈獨人爲蓋亦天之道也然二代之末無聖人以抹之而其勢遂極極而無以制其後聽其自返于質焉則純任乎天而已豈不惜哉

國家當

祖宗時其簡澹無爲之理可考鏡也至故老所

道說醇美愿茂之俗又可觀也今俗化常如是
聖主握道而理何憂天下而弘正以來六七
十年之間則所謂豐亨豫大之時也培固陋而
明擺淳質而華巧上銷日月之光下鑠山川
之精天地之氣皆已流而不韞而人之智慧
已窮故識者以爲文太盛也試核其大者夫
風教嘗淳矣今也繩之以文法而如束濕
薪察之以鈎距而能見淵魚銅墨之長日
暴其情以中大吏而民日無聊則吏之政
澆也俗化常儉矣今也

聖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三十九

文章詭而根本撥也夫明月之珍飾之以銀黃
百年之木破而爲犧尊見謂失其性矣天下
之文致若此也是世道之憂也愚竊以爲返
之至亟矣夫吏治澆者名法敝也其道莫
如重化使長民之吏常有仁厚化民之志
而無嚴切操下之心則上之所爲教者敦
矣民之靡侈者本業微也其道莫如明法
民遊食則法作無益則法賈難得之貨則
法修奇辟之服而踰冒則法則下之俗儉
而天下有完財矣論議之煩者政不信也
其道在斷而畫一一言有當何煩乎累牘
之陳單辭可成不必于盈庭之論則議簡
而政自一矣文之以華奇爲工者學不明
也其道在尊經而復古學術正而蜚搖之
辭遠淳雅復而鈎棘之調息則文正而不
破矣雖然此非法禁之所能止也孔子曰
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以身先之而已矣
故令禁于已然之後而化漸于未然之前
令之所禁由之而可知而化之所漸用之
而不可見聖人之爲天下常使之可用而

聖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四

不使之必知故聖人之功常始于不可見而終于不可及無他道也以身先之而已矣樹寬仁之風則無敢以苛應也躬儉朴之化則無敢以侈應也敦簡淨之理則無敢以靡應也遵平正之軌則無敢以譎應也此所謂聖人之權也嗟乎聖人之權用而終始循環之運在人而不在天矣故謂江河之不可返者妄也

萬曆甲戌會試策問

問士之生也則願析圭儋爵而垂名于世矣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

四十一

故爵祿名譽人主御士之轡也豈有謂祿肥則士不死與三代而下士惟恐不好名者信斯言也士直用術羈之而已無乃薄道待士而適以驅之歟嘗觀兩漢高祖求賢之詔謂吾能尊顯士故時驚尊顯或起自刀筆或自羊豕之間或與時變化或與人主俱上下至于貢薛韋匡頽其波而苟祿者相望爵祿安可得士也世祖敦尚名教而士附于名者或令東海致議或使壺山蒙耻或規盛名難

副或謂讓封非義至于俊厨顧及靡其風而名實大壞名譽又安可得士也周語曰先王之治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享之於兩者豈輕哉資于善人有頌官民材有制大常有銘大烝有祭勛功庸勞力多異其名何殊于漢而得士獨盛也豈先王所以用此有異抑不恃此而他有所恃歟由斯而談恃爵祿名譽以籠士非義也而士有逃之者于義何似荀卿之譏楚于發趙充國之辭浩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三

四十二

星賜也非篤論歟此可明君臣事使之義也試言其槩

聖人所以爲治者二爵祿也名譽也置爵祿所以爲賤榮也而簡節廉取者世謂之貞重名譽所以爲衆使也而晦德不耀者世謂之高然則政之所貴俗之所賤而上下恒相持也此可挾勢用術而詭士以必得哉惟聖王知其然故設禮義忠信以懷之而交泰之象成一體之義合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論者曰昔在

先王建方畧御倫類因人之欲而立之制民欲富而制之以祿民欲尊而制之以爵民欲勝而制之以名假之以虛至之物而攝之以必從之勢今夫臣出身以事主析圭儋爵懷符剖祿而無令不從士有說之不入脅之不下而一旦激於單詞片言奔命仁義捐糜而不悔者爲名高也王者握其幾可以祿者祿繫之祿之而不足者設名高以下之蓋制馭人羣之術耳是言也所謂似之而非者也士爲人主用也爲爵祿乎

聖文肅公文章卷之三 四十三

爵祿者上所貴以酬士而非士之所貴凡爲爵祿來者非士也爲名譽乎名譽士所自有奚藉人主藉人主以就其聲非士也夫士固有志耳耕草茹木鷄居穀食其視鼎珍法膳曾弗腴於此矣師友造化日暮古今其視熙鴻鏤景曾弗永於此矣不察其志而猥以兩者勝士是以驅之之道糜之也奚可哉惟彼功利之說倡而論者每下管仲曰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此何異操贏奇而乘人之急

者君臣之際有市心矣魯仲連耻之陳垣曰三代而上士惟恐其好名三代而下士惟恐其不好名彼其意豈不以負氣矜節之夫非名無以攝之而不知回遹者將實力焉徒見飯牛扣角之朋非祿不足以役之而不知貪冒者爭奔走焉漢已事可徵已漢興高祖詔天下賢士大夫能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故士驚于尊顯蕭曹起刀筆吏碌碌無奇節叔孫與時變化道固委蛇公孫弘卜式倪寬其初迹跡羊豕之間張湯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所謂得人之盛者大都似此矣自斯以來官事寢廢九卿救過不贍不暇論于繩墨之外而貢薛韋匡如波斯靡於是含羞蒙垢羽翼梟獍符命偽作功德競陳如劉歆之流者此亦重祿之過也建武初首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及周黨嚴光陛見不屈親誡萬乘以高之蓋天下始驚名也然王良之來東海友人譏其無忠信奇謀而取大位矣樊英就聘而應對無深策則壺山蒙其耻聲震漢楊厚

聖文肅公文章卷之三 四十四

江夏黃瓊微李固之戒盛名之下亦難副矣鄧彪劉愷激詭爲讓使丁鴻而微悟曷以異茲斯時也士爭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而俊厨顧及標榜成風於是有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給朋友相詐如徐幹所詬者此亦重名之過也由此觀之始未嘗不匡世振俗而後稍陵夷也然則握奇蘊珍之士奈何不視名姓爲嚆矢比印佩于鉗鑲歌紫芝而不來逃吳市而長往耻知名于女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四十五

子而羞屈志于功曹哉夫然後知祿與名之不足恃也先王之治易嘗不用茲二者顧所以用之有異焉蓋物莫貴于難得而賤于妄授衣文繡於倡優則貴人不服矣欽和羹於廝賤則上客不啜矣澗毛可以薦王公壺食可以結死士豈謂物耶亦有所將耳先王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備金石之樂爰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故有賚之頌其官民材也必先論之論辨而後使之任事而後爵之位定而後

祿之故祿所以祿有德也德有大小而祿隨之如大材爲棟小材爲桷見其任不問而知其材故其祿足重也先王之世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其紀績也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故名所以名有德也德有大小而名隨之如長形名長短形名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形隨之故其名足重也方是時也庸人逃跡而賢士畢來山藪非乏珍而侈珎璜之賜以爲佩田畝非儉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四十六

粟而貴太庾之賦以充庖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僮食之奉一札之書人莫不德其物而罔敢易之者豈先王有異術出漢二祖上顧漢重祿而先王重祿其德漢重名而先王重名其實羈縻之術無所用之故得士盛也然此猶論于爵祿名譽之內耳乃先王之心雖兩者勿恃矣君之歌先股肱臣之歌先元首君歌鹿鳴以勞臣臣歌天保以荅君敦朴不散于雕僞一體不撓于兩端直以心任心以德懷德而已故未嘗不命

名制祿而誠心信志旁皇周浹於其間州閭族黨之察德行道藝之舉亦名取也然而夢可相卜可師不謀父兄而立之羣臣之上不爲過舉也父三老兄五更心旂大臣手足羣臣此誠任也然而八法辨治六叙正更不爲厚防也內諸侯祿外諸侯嗣盛德入輔者兩其食圭田采地世世弗絕祿非不肥也然而營丘鳧繹儉于百里亦非靳也咏聲詩播管絃百福百祿之頌永譽永辭之稱名非不高也然而貴不聞不見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四十一

功圖書之名不著紀年之牒空虛又何稱也蓋惟用而不恃故明哲之附其誠者如矢集的淵不得蟠山不暇棲拱揖指揮而莫不願盡力此所謂以天下爲籠而無所逃矣又奚必昭昭焉揭兩者如日月而要之必從哉惟此意不明而後天下有重爵祿名譽之君有重爵祿名譽之君而後有遜爵祿名譽之臣不知上重之上過也下遜之下亦過也楚子發獲蔡侯而辭其賞荀卿以爲固金城之役浩星賜以讓功說趙克

國克國不可夫辭賞弗高於遜祿讓功弗亢於逃名然二子以爲持小廉守末節廢賞功之典而忽謀國之實棄不取也又況甚焉者乎夫士如自爲計則已矣不能自爲計而欲逃之此逃兩也無之而非是矣嗟夫君臣之義光于穹宇晒於重離而蝕之者常自賢君賢士始宜厘執事之問也

題大學解

昔夫子評其門人師商之優劣曰師也過商也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三

四十八

不及繼之曰過猶不及夫過之不賢于不及自當時及門最親明悟如子貢猶駭而不信則其他可知也然夫子時亦姑就二子品題未暇爲劇世切覈之論至其孫子思始大暢厥旨作書曰中庸義獨取不遠人爲道而痛裁隱怪無忌憚之徒薄性情而矜睹聞者蓋亦知後世文日盛卮辭奇行將日出而爲說以防之寧不及毋過寧爲商不爲師若預爲今日地者夫大學不言格物乎物固有本末宋儒以物物窮理爲致

知駁之者曰支曰俗則信似而幾已抑第如其良知宗旨使洒掃後生汗漫持正物空券以求所謂無善無惡之本體不知于孔門不達人之義亦有合否也予竊謂子夏之不及近似曾子之愚其晚而聞道亦近似曾子魯論一書獨多載子夏之言而子夏之言又獨多論學其論學又獨以切問近思標致道之的可謂深於中庸者當周之衰秀民才士角奔辯智之途而獨能使西河之人疑于夫子夫子蓋亦嘗晚而定論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三 四十九

曰商也日益然則商之不及乃及也而世儒猥稱中庸爲大學之緯不知子夏實曾子之翼予私慨於中久矣而不敢爲學家喜文多方者道乃今得同年蔡尚寶士皆士皆自束髮讀書有意聖賢之學舉進士四十年矣而嗜學不倦其生平最自得者爲大學解解成一以進御一以遺予其書宗鄭玄古本而以知本貫格物之義其本歸之慎獨以修身言不取博喻取其近人行不取多岐取其爲已愚讀之蓋彌日而竟以

當世儒五家三教之書十不得一然第令學者循其一二微言切論以中庸之戒謹恐懼階而造大學之門即未知于世取舍何如而要爲切問近思得古人之精而大者愚亦且見士皆之日益而西河之風將自今日再振無疑也蓋昔者夫子始刪六經而文多關疑不敢自用乃今大學盛行自好事表章賈鄭二古文而今文幾廢愚間嘗竊取西河切問近思之義研泳其間則見格物致知決當附之誠意章中義無容補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三 五十

而他文出秦火斷爛之餘正亦不必章章字字爲之守殘而射隱如新之爲親謙之爲慊大學與中庸之爲經爲緯摠之毋庸辯也愚所知者大學言誠中庸亦言誠大學言謹獨中庸亦言謹獨大學言忠信中庸言忠恕士皆業已一一拈出則當涵而探之毋使西河之民更疑于夫爲道日損之說將挾筴而進已

題陸孝子冊

予讀詩至鐘鼓聲聞而感瓠巴伯牙之事夫以

琴瑟之調諸鳥獸應之况康康篤行君子其感
天動人豈虛也哉以予所聞陸孝子蓋市道賈
人微甚乃其養生哀死一何善始善終也嗚呼
方其焚香額天叩心稽顙舉肝鬲中無留物者
獨有親耳自其一身妻子不暇知而暇求區區
之名爲及夫帝歆神聽而陸孝子之母猶得遽
延假息于十數年餘夫寧惟冤號慘痛之辭爲
足以取憐哉誠志壹動氣精誠極而神理通也
當是時知陸孝子者天耳獨行蒲伏非灼于耳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 五十一
目也匹夫夜呼非有金滕之策可起而觀也就
其親霍然病已亦不知其子作何狀也更十數
年親以天年終孝子方心裂膽恨其所求之
不終遂而悼其始之或有所失也若此者宜其
湮滅無所著稱而卒之縉紳大夫慷慨矜名
義之士相與烝烝嘆誦駢湊而彙積且復爲繪
圖張其事豈不亦至盛矣哉而世謂屋漏可欺
暮夜無覩必不然矣然予嘗聞島夷入盜時有
旁邑民子母俱爲賊虜行取去母知不能辱

刃數擬之子延頸就刃求爲母代既不可奈何
則徒手前批賊斷脛決腸遂以死至今鄉老往
往能傳道之而其人竟死不能全其母欲尋其
名姓則子孫皆無在者長夜冥冥蕭蘭等腐視
陸孝子報又何爽也予故并記于此異日就鄉
三老而問之且以告之閭史氏焉

馬文莊公像贊

有序

吾師馬文莊公拜相之數月以疾薨于位海內
學士大夫識與不識無不流涕者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三
沉識博聞自需次金馬署中已
望旣而宅端尹歷曹卿功緒表見
天子虛泰階左席延之
制下之日都人皆拊掌稱賀雖公亦自謂千載
一遇也當是時天下方急公乃公亦惟恐辭天
下之不力於是旦握莫吐反席沉思髮冉冉化
白而公病矣嗚呼奈何今天下勿悲我爵辱爲
公最親弟子垂二十年風采議論聞見特真蓋
公嘗自言吾平生不敢欺一語不敢慢一事差

嗟德音在耳遺像儼然而九原不復作矣贊曰
屹乎其德若金石之渾剛恢乎其量若溟渤之
汪洋薰乎其飲人以和若景風之馳蕩乎春陽
冲乎其志之常虛若騏驥發軔而驟康莊淵乎
其喜愠之不形若神龍之不可玩狎而深藏炳
炳乎其持大議立大節若中流之砥柱與日月
而爭光是皆畫史之所不能圖而其可傳者僅
碧瞳方頤疎髯修頰之鵠立乎巖廊然先生所
爲再命益恭三命益懼食加少而色不怡以至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三 五十三

鳳池周公像贊

公學則粹而不務瑰妍公循于吏而不急叙銓
早歲倦游嬾化而仙被褐杖屨垂三十年我思
古人遺像儼然惟其端言蠕動而有餘于天不
朽之徵于後之賢

仲秋二日夜夢自題小像

此何人哉此爲我而喪我身外有身體合四大

不知其假與真口厭五膾不知其甘與辛蓋隣
叟瞻雲趙氏評我爲不做好人之聖人要做死
人之活人其然其然且未必然以俟夫知言者
擇焉

自題像

汝能換上帝東天行而西北曜乎能奪地祇融
五岳而結四海乎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
不能即滅定業仙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
能化導無緣一靈獨曜扈衛森嚴生生死死如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三 五十四

環無端雖享非取雖冒非顛雖作非故雖柄非

權惟無心於萬物者則然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四

光祿大夫保華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主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勇時敘校梓

太僕寺少卿賓吾楊公傳

自余爲史官僦居長安西舍其左鄰則兵部郎賓吾楊公右鄰則刑部南沙項公背朝夕過從友善而項公病早歸獨楊公最久益親時時爲余言魏縣之政揚眉睢視若自得者余嘗陰戒之此夫廉而劇貞而孤揆於世嗜其猶楂梨之與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一

橘柚與請自今毋易道而易度逡逡粥粥如也以此居高能藉美譽則大車之載追風之騁將于是乎在而楊公曰不然顧吾道非耳使其誠是也則太陽方中公等駸駸向揆路不能使世人易嗜而使吾易度吾畸人也請去拊髀雀躍游矣余聞若言壯之然公竟以齟齬下遷不復振而死惜哉公名廷選字子庸賓吾其號世籍於浙之鄞縣今爲京師人父助教公籍母沈孺人奇公幼慧勵使從師問學公亦克自敏立未

弱冠以明經領壬子順天鄉薦已未成進士選魏縣知縣魏縣人至今以公所爲興革補救造士養民之略勒石詠歌之比于甘棠遺愛云而公之爲余言大抵多暮夜取與上官風指異同毅然有所不欲不爲者歲滿召入主刑部事尋改兵部武庫司武庫故事主傳送車馬不執法而公自以新爲清疆吏居曹侃侃持其故操人不敢干以私於是忌者側目卒中公考察讀爲兩淮都運判官而公顧益喜自信曰焚玉見性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二

酌貪知廉偉哉造化安知不成我于桑落之下時離司璠穢雜故以處卑流暮齒營斗升旦夕者而公以年少慷慨盡剷去文俗故事爲之徙官之日篋中惟圖書而已然跋歷數年不能逾常調自青州判再徙爲德安登楊三郡同知乃得久次擢爲山東按察司僉事尋加山西行太僕寺少卿兼僉事公自是稍復伸眉所在表表論者以遠才目之陞四川按察司副使未任而蜚語聞解官歸矣歸之後余就省之邸第公倒

展欣然無懊喪色問所以得忤則第曰公不嘗
記長安西舍中語乎不早聽公言至于此雖然
吾道是也夫以一書生走躋途而涉末流麾三
千金之餽如糞土此亦有斐然之志非苟焉而
已不知于人而知于公何恨不用于今日而待
公當路之日用我又何恨蓋猶望予以趣舍易
世嗜而予時卒卒遂別不記公所謂麾三千金
者何時何地也公爲人偉貌白晢神采充揚對
客語亹亹不休若飈發泉涌望而見之知其爲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三

世穆二朝之交於時天下爲好直乎好諛乎不
知公將以何徇且顯名高位猶形影也而公窮
竟死又安取名而徇之嗟乎孔子惡鄉愿取狂
狷彼狂狷皆徇名者歟公旣沒而功名不表見
有子尚弱其操左券而責予者乎予雖幸晚遇
不能售也視公墓則宿草萋然恐遂泯泯聊爲
採摭一二生平大都傳之其家庶後世以此知
公云

潘省庵先生傳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四
自子髫髻爲諸生識所謂省庵潘先生者齒長
予僅十餘歲而望之如嚴師古宿不敢燕嬉嬉
戲其間蓋是時予年少專習知尊事先生已耳
旣長宦遊乃日習於四方交態與先生背馳而
先生亦業已厭進取去而翔寥廓予不得復近
則第從瑯邪伯仲所剽聞一二緒言私心嚮往
之焉微天之幸予乃得早營菟裘尋名山杖履
之迹而先生尚無恙健飯數甌就予父子見目
爲未雕之璞予亦歎先生循道彌謹倍其少年

而退自愧褻者貌尊先生爲知先生不深也久之遊益狎以鳴孫章句累先生文酒談讌期之百年而先生竟以一疾歿矣世風日往有如先生廉廩篤行君子而位不登一命名復挫于後生朋友之過也作省庵先生傳

先生潘氏名燾字文徵其先自崑山割籍入太倉爲鎮海衛人父鵬是爲南橋處士故以直道長者名里中所居一室外常編籬蒔菊遊居嘯飲其間不復關人世一事而獨奇愛先生時時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五

課之子學乃先生亦自以儒家子耻一不知未弱冠入州庠則已涵思六經諸子篝燈帷中伊吾聲徹夜疾風冥雨之不知也七舉應天試不第願見一子二孫皆成立向進門下授經弟子往往茅拔穎脫能名其師說先生曰吾道不已行乎自是遂改服爲田翁山叟環堵之宮苔草侵階雜花滿徑居然南橋處士也性靡達能飲酒飲少醉輒引筋擊缶朗吟閒來無事之句數自稱年老君平真大塊佚我市酒可以沽早朋

可與遊尚安事勝笏膝席俯仰公卿間故先生所遇人無賢愚少長貴賤皆與之爲真率豈弟無町畦之交而間或語次及人間不平事與聞黨新貴求田問產頡頏作威聲勢者往往須髯戟張白眼慢視慷慨向其坐上人曰若見某某但說潘老言如此居恒同志切磋友爲王郡倅大順韓孝廉湘陸文學應萱此三君亦介立矩步有先進朴雅之風而予交于先生最晚先生不以予貴作尊異色嘗曰君可當吾鳳巖鳳巖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六

者郡倅君別號也乃予亦不敢以先生幸仰失故賤事長禮有疑事必咨而行雖宴坐對奕既罷則欵子正容肅然先生墻宇素高比老常痛自剗抑與俗委蛇而方軌嚴操終不可玩蝶如此其內行循謹居喪盡哀依于古禮從父鸞且死無嗣以遺貲歸先生而婿某爲外母鍾愛先生盡讓予之有豪族嘗占墾先生稅地先生試好論之輒慚憤開門以絕竟不校也配周氏白首相對如賓友嘗詫語予吾婦丈夫也島夷

之亂嘗受寄數百金其後原主暴死子孫無知者而婦盡檢故囊還之繼而復歎曰吾老窮矣天其或使吾兒志學階一命以報吾婦之德也亡何志學死而先生始忽忽不樂其後半年亦死死之年蓋七十四歲矣

論曰夫七十四歲非夭也而先生之門下弟子皆心喪先生如喪父此不足當鼎鐘不朽之事乎予聞先生教法嚴其弟子情竅與跳而軼繩檢者雖已冠娶憤楚無所惜至其誘道摩拊媛媛姊妹然即慈父保母弗啻以故使人嚴而益親歿而益思即此亦足以知先生矣

企齋詹公傳

企齋公姓詹氏名源字士潔仕弘正間至雲南按察司副使以守高齟齬罷歸安溪三十餘年而卒卒之後子仰庇繼爲御史用直諫顯名然亦坐譴廢而縉紳先生推轂詹氏世家者因曰不譴不廢不稱企齋公子嗚呼爲人臣子其亦不幸而有此名也企齋者公所自號其平生汲

汲皇皇欲企而及于君子彌所以志也始祖清隱先生名敦仁以清溪令歸隱佛耳山十九傳生封御史公璉璉早卒公其遺腹子母封孺人林氏守節育公于外氏公生而未識父居外氏久稍習其鄉漁畋鄙事好山澤之游年十三林孺人携入郡城就外傳始知學學三年而成補邑弟子舉弘治辛酉鄉試乙丑第進士授戶部主事權稅河西務以賢察舉改雲南道監察御史有

詔覃恩贈封父母如其官尋出僉貴州按察司事陞雲南副使兵備臨安蓋公自解褐廻翔中外僅僅十有七年耳其在河西務號怨衙商艘憑城社關節糾結法不得行爲御史會逆瑾筦事羅中不附已者以罪當是時公少年始試吏能一切據法強項以當上下側目之交不自謂全後瑾誅而公益吐氣自信駸駸踐通顯矣乃當事者終不便公會以請告送母歸就家補外于是有貴州之行而又會貴州巡按御史阿指

修同官夙憾摅他事効之事下吏部覆留用督採皇木尋奉

命討香爐山叛苗平之以功再賜銀幣其爲副使雲南蓋

廟堂咸常調越兩階用之或謂公崎嶇群妬間幸稍伸白盍少貶爲末路計公曰我道固是也至雲南復有御史欲曲庇所知墨吏而公執不可由是卒坐忤免歸大抵公游世寡諧以抗直故而其生平所最鄙不取者自媒之行兩可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九

言萍鳧要譽之鄉原滑稽深文之僞學此皆世所彌通方辨才履徑疾足而公直糞土視之資章甫而適越宜其窮也然公雖宦不大顯其內行斷斷乃卒定于鄉論歷官中外皆奉林樞人美與兄捐金於安溪上流疏積水三十里溉田至今爲沃壤郡故有廢寺田里中豪爭占籍以爲奇貨公獨無所染指足跡刺牘不交公門有司舉鄉飲多不赴然遇地方不便事敢直言白

葉坂山寇平虎冠喜事吏盡掩諸招引良民坐通寇行饋食論死公聞投袂起見直指使者白出之所全活九十餘人論者以詹氏世顯爲陰德之報云年七十一自預作墓志銘叙其生平勉企古人而卒以編中負氣兀傲忤俗此所謂自視欬然者然跡是亦足知其爲諍臣直士矣王錫爵曰余友公之子御史君御史君在穆廟時抗疏言

中宮事草成示余余驚曰此非外廷得言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十

上怒且不測奈何御史君曰固知必死死而下見先御史不憾矣子因以知詹氏蓋世御史坐直節譴廢者也然企齋公倔強逆瑾時不斥以忤當道斥今御史君言宮禁事不死以他語侵中官杖

關下幾死父子間幸不幸又若左券然夫言非譴廢不稱企齋公于此目論耳今

天子方濯被氛噎以登太平之理有如一日照前御史恨知

先皇帝直臣晚企齋公顧乃不益重耶

王母何孺人傳

自予叔伯栩孝廉以暴疾殞宜興之學舍而同官弟子與鄉縉紳大夫皆哀思俎豆之予子衡爲之紀墓乃其母何孺人獨不幸早卒卒之三年而叔始得鄉薦又二十年而叔卒官宜興未徼一命爲母榮于時里中人但知哀伯栩叔不復哀何孺人而予以家人老宿頗習知叔母子間事乃爲何孺人傳傳曰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十一

孺人何氏十八歲歸予叔祖懷東公酷貧僦舍而居在余舍之左稱東西鄰焉予以故日習于公惟孺人亦得謁而公常攝衽憑几見之孺人常輟績入戶內親爲執爨供酒漿盥洗焉時伯栩叔未生予知公與孺人耳比公沒而叔年甫十二則孺人獨熒熒守一燈日夜抱幼孤而泣蓋予自是始識叔喜其眉宇不凡言于先贈公延人與兒子衡同學舍讀書日率以朝至暮歸爲常而孺人不聽休也每夜讀則陰自

識書中首尾以一二數之未滿數不得寢其精勤如此叔以故益發憤勵于學學成而試有司其小挫則孺人益安其小進則孺人益勵二十年間以辟繯篝火佐研席之需以孀母嫠婦兼師帥之任迨其後叔以晚成而孺人得壽若干以歿固亦有天道哉乃予最不喜佛家因果之說以爲天即祚善則完終令節如孺人者得少留須臾母死及見叔登科顯名稍稍換章服爲榮即不然而身沒二十年後叔屈一第綴仕版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十二

青綸半通可旦暮契取而竟又有今日一暝而萬世不視也蓋至是天道真可疑已自孺人寡居閉戶而予不復得謁今所論次言行大都蓋予叔時時涕泣爲予言而予所耳剽若此方叔之未署教宜興守京邸謁選也予不勝驚鳳栖棘之恨數以書勸叔歸而叔以書報曰孰使吾早興宴寢以博一雋者非母耶孰使余母亡在殯二十年而春秋窳窳之未興豈非欲濡忍一命階尺寸藉口乎人生幾何有如一旦溘然使

予母生不逮養死竟以青裙素裳永埋骨于山
烟海霧之下則天下寧復有知吾母者若至是
始爲吾噬臍不亦晚乎予悲叔之志手其書示
予婦楊孺人弟康爵使亦知苦節終償天道有
在而今竟已矣無可復言矣嗟乎痛哉孺人生
某年月日卒某年某日家人婦子痛先志之未
成就家啟孺人殯附厝于某處之阡姪孫錫爵
曰予生七十年乃及見吾王氏有三祖姑皆寡
居全節而家貧歲遠子孫微甚迄無表章者與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四 十三

今何孺人而四矣夫伯桷叔之志雖齟齬未成
然孺人之後世有康爵能文以述先事而余因
得按書之視之三姑汶汶卒世蓋猶幸焉則尚
以伯桷叔爲之子也

逸民劉德壽傳

昔仲尼論次商周間逸民得七人焉此皆世所
稱倣儻大節標號千載之上至概其言行蓋古
之君子雖其潛山汾淵與世俗濶疎而要以自
得其情性尺幅較然非苟爲奇怪不祥之事以

震越視聽取高名而已考之史傳所評即孔孟
兩家而外識者已疑首陽餓死之爲誕乃後談
夫謬悠介士慷慨往往立惟驚奇以洗耳鑒不
爲實事於是詭激興而風教斁矣夫世非鬼域
烏有立談相詬自屏於無人之境而姓名猶傳
於後者故言逸民則孔氏近之矣繇其道雖跡
涸闕聞其所以爲逸民者固在也余與今光祿
卿夷陵劉公善公數爲予言王父德壽先生抱
德而隱其言行不詭于道有古風予聞夷陵人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四 十四

逸民名某字某居夷陵以馴行篤古稱允隆于

孝友父某母某氏之卒也逸民始爲孤童蕭然
窮貧營一切喪葬具甚哀有禮持家事櫛束細
瑣不倚他力而辦其大者如娶婦延師撫同母
弟准自孩乳至壯至老情理密如也逸民既早
孤時時見父母之弟若妹猶見父母焉事母氏
婦姑叔永明如父舅崇道崇岱如母既永明死
逸民視其二子滄江如視淮關以內外咸懷樂

宗慕之處鄉里僦儻有意度急人之難惟恐後時民有鄭仁者年老矣家貧苦吏急携一子行鬻市中且以償稅逸民見而哀之爲辦護得免嘗游江上見一隣家棄婦方溺亟使使救止仍爲論歸其夫竟白首如故懽云敬事官長率縣官稅日下刻時日奔命爲鄉里先或閒坐閭室中間呵殿聲輒蹙然起立其篤謹如此家故業農無厚產臨財能讓里中豪有計侵其負郭田者默不與言家人入市或道拾人遺金及抑買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十五

市物逸民廉得急呼其主還之銖兩無所利居常姁姁緩步言氣卑弱然遇有不平輒引義慷慨爭是非親黨中有以酒食相綴接者逸民意所不善不輒就也年七十有司舉鄉飲不赴壽至八十三卒鄉先生私謚爲德壽處士已而光祿公貴會

天子用改元需慶贈逸民如其官太史氏曰夫逸民業爲

天子贈官尊顯矣而予猶被之故號蓋昔者梁

伯鸞龐德公皆稿項岩穴而其子卒用進宦顯名然兩先生所以重高士之傳者在此不在彼也夫逸民之行如前所稱已自足抵兩先生疆隴間不假鑒坏洗耳而重乃其身後事悠悠者有無固勿論已

沈肖山傳

公諱弘光字道孚別號肖山其先出武康徙家平湖之石莊高祖江生鏡鏡生溱溱生東爲兩山翁始爲邑弟子員補太學生取憲副毛公女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十六

生公公生十二歲失母尋患痿十餘年而起父憐之甚不苦以外傳一日忽發憤讀書父驚歎曰兒齒長矣豈有意秉燭赴東海耶名與身孰親且無成奈何公跪曰固也兒敢求其名第念吾家世農大人始學譬之田播矣爲大人子當飭厥襁褓以事事乎將臥而望歲乎父奇而縱之游學于四方學成亦補邑弟子入太學顧數試弗第會兩山翁病瘍公輟業歸省父掬卮捧藥外以間持門戶理更徭竟父沒不言勞常痛

不及事母見手澤必泣歲時祭必盡哀同母弟
妹三人弟蚤世以季子嗣之奉其孀姚氏同室
居撫其女嫁之宦族妹適張氏而貧視其諸子
如已子曰吾少時與弟妹俱孤今恐吾母地下
憐之耳事父姊及父之異母弟以恩禮始終時
時推予脂田美食不問家有無其挾義慷慨好
施篤於孝友蓋天性也治家事斬斬皆有程度
重關數鎗晨昏必躬司之教子嚴甚子無論幼
長不敢一日去公教盥或見洒掃言動小不如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十七
法輒閉閤不言輟食而長歎諸子蒲伏請過客
至不敢起父老爲居間數日乃解蓋公伯子爲
今太史君太史君舉會試歸侍公六年始出
則念公復歸故太史君之孝天下莫不聞乃同
年馮某氏知沈氏父子狀獨詳蓋嘗親拜公于
堂視太史君纍然也抑首鞠躬跪上食惟謹然
不免譙呵馮君起坐不安欲辭去公顧笑曰亦
嘗讀石中洎傳乎夫貴能下者所以養尊也壯
能幼者所以養壽也吾非老諄惡壯子貴而欲

賤之將以養之也夫衣冠而名進士出鄉里則
無與衡視者故浥滿訓謙必先於居鄉必資於
事父受此言也以告某某而後知太史君馴行
表表其有自也公既爲

天子封官乃益務剴晦閉門絕賓客舉鄉飲亦
不往御史行部至者以幣先請見辭獨時時爲
學者談說名理以爲天道之元氣成于真人心
之愛德成于正作止愛篇又嘗感里徭重吏書
藉手上下專斷斂貧民作均平議病且革猶議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十八
立宗子田條爲家法以遺太史君今如古推行
之

劉敬夫傳

王文成倡道東南江以西蔚焉興起乃踐履篤
實知而弗去者以予所聞則安福劉先生其人
哉先生名敬夫生之夕父一洲翁夢張南軒來
訪因名之生而穎敏七歲塾師授之書輒能以
意屬讀問摘發大指以問一洲翁欣然若有得
也稍長爲邑諸生籍籍起聲譽諸先輩咸低首

下之已而歎曰學以嗽名斯足以爲學乎且與少年斷斷爭甲乙非夫也會文成方講學虔州先生即負笈之虔州請受業爲弟子久之有味乎良知之說語同志曰日予遊王先生門蓋始而信中而疑終而又信夫行遠者棄車川遊漫於中途望見津梁而喜予始者亦望見先生之津梁也故信已逼而就之瞠乎矚然若馳若忘莫知置足之所如是者旣數月乃性仍仍然覺先生之言而未嘗言予之始信非真信也故疑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十九

而後信乃真信也自是先生遂絕意仕進卒業文成之門坐臥小樓有所聞則籍記之歸揭其要語於壁猶喜良知即是獨知時之句曰此陽明宗旨也性至孝父一洲翁長者不事家人生產作業顧好施予其爲窮交舉火接衣食未嘗以乏爲辭而內營祖墓及葺修大小宗祠諸費所出先生自以其私力辦護之沛然若有餘者故鄉人稱厚德必曰一洲翁云一洲翁舉庚午鄉試仕至某官凡歷官二十載能以廉白守官

先生佐之裘馬閭如也常曰居家者當無官居官者當無家故慈父孝子遍相引重猶輻輳也今予父不得有其家予不得有父官以此相重不亦可乎母李氏早卒先生念一洲翁在也泣不輒下獨時時伏枕涕洟形貌毀瘠父覺之慰曰汝父早失怙恃今幸有汝汝又幸有父父又幸爲汝得繼母不爲勝汝父耶何戚也且不聞大舜閔子之所以稱孝乎先生收淚曰謹受教事繼母曾氏曲盡顏志烝烝無間言卒以孝聞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二十一

年四十二得疾卒于家配張氏執喪哀甚未幾亦卒時一洲翁尚無恙諸孤藐然先生之長子今封刑部主事某賢而能繼志故一洲翁竟以不憂子孫得考終而劉氏後乃大顯識者謂有天道云

王錫爵曰予聞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近世講學者以鈎玄駭俗修行者以立異釣奇僞是用長而道短裂好徑之敝也與哉蓋先生居常一出言不忘父母一舉足不忘父

母語曰此傳所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者非耶其操尚如此宜其爲人篤于孝弟父子自爲師友行誼偉如也繇斯以談即不遇文成其政而望君子之門不遠矣先生有孫曰侍御君某與予爲文字交質行有祖風故予爲論次其世德焉

馬文莊公傳

馬文莊公者諱自強字體乾別號軋菴世爲陝西之同州人自大父通稍貴起知博野繁峙二

王肅公文草

卷之四

二十一

縣有惠政父曰珍爲宛平丞稱長者配李氏旣以公貴蒙四世贈而博野宛平公皆贈如公官而李爲一品夫人宛平公有丈夫子四其仲爲公當生公宛平公夢南極送一緋衣兒而李夫人亦夢龍繞身寤生公公生而岐嶷穎異五歲通孝經七歲讀論語至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語輒喜爲宛平公說大義宛平公益奇愛之曰他日能以忠孝亢吾宗者必此子也十四歲工屬文補郡學弟子聲籍甚庫子舉鄉

試第一人凡五上春官而後以癸丑成進士被選爲翰林庶吉士滿三歲以高第授檢討尋授中書舍人已未分試禮部庚申使蜀壬戌再分試禮部甲子用九載績擢修撰乙丑復分試禮部丙寅丁宛平公憂其明年隆慶丁卯永樂大典成以纂修勞從憂中進侍講己巳三月即家拜司經局洗馬領國子監司業事庚午還局兼侍講充經筵講官纂脩

肅皇帝實錄其秋出典南畿試南竣事而道遷

王肅公文草

卷之四

二十二

國子監祭酒久之

今上將出閣講學言者謂非得端方貞亮之士無以弼成聖學宜慎厥選廷議首推公遂進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時

上于東朝仍視翰林篆壬申進詹事兼教習庶吉士會

上踐祚推公浴日功當與擢公固遜不居叙遷禮部右侍郎奉先帝梓宮葬昭陵進左侍郎兼掌詹事府事未幾丁繼母張淑人憂服除起故

官協理詹事府事兼官日講如故頃之進吏部左侍郎尋拜禮部尚書丙子

肅皇帝實錄成公以副總裁進太子少保丁丑知貢舉戊寅特簡拜公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疏辭

上優詔褒荅所以用公意甚至降麻之日都人士及海內外無問識不識咸動色相告以太平之業期公而公尋屬疾以卒矣閣臣以計聞

上嗟悼輟朝一日賻賚加等勅太宰議贈贈少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二十三

保翰林定今謚宗伯議祭祭加至十一壇司空治堦以一主事專督官一子中書舍人並異數也公長身豐下川停岳立音吐如洪鐘在講筵進止有度談說經史時假象徵意取

上易曉至邪正治忽之機猶陳析剴切嘗疊不

厭

上特善公講公不在則左右顧而思公故常即家起公及禮卿闕特以六曹之重若爲弗得已者而借公于講筵而猶進講經筵自如

上益以此知公將大用公矣公爲人方正博大

至造次必于忠孝其天性也方弱冠時李夫人

病而公爲籲天請代宛平公老壽與其繼張夫

人得生及封公所以娛事萬端比歿而哀毀骨

立喪葬准於禮先後有慈烏繞廬及瑞瓜產墓

道人謂孝感云公在館局久特以清嚴著望連

爲司業祭酒申祖制廣約束躬自訓誘能精舉

其職士用丕變有乞中貴人居間者公曰士未

通籍而失足權閹之門識可知已寢不行更庭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二十四

斥之竟公司成任其後責人居間矣諸生以久次需歷甚病之公請量減歷期以通雍滯又立法賜其貧者士論歸之比公去爲大官十餘歲諸生間傳稱良師者必首公公之爲宗伯三歲

上方肇舉諸大典禮若祀圜丘祀方澤幸太學

最後大婚皆公左右贊襄禮無違者

帝胄日繁往往濫乞名封章奏山委而吏胥復

實緣爲奸利積弗可破公手自條析其狀某行

某罷爲立榜示如格老猾旁睨束手而已諸所
陳乞毋論滿意者即不得請咸昨指服公而公
亦時時緣情以寬輔法而行頗有所優假不稱
苛也北虜入貢爵賞逾額公疏爭之以虜貢不
益而國恩歲增漸不可長乞勅邊臣申明初約
定爲經制以示國威信裕民力便
上特報可爲申敕如公指先是大臣以事歸其
鄉者行不候而辭公謂君臣始終之禮寧當懇
然乃爾疏請更正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二十五

上嘉納以公言爲得大臣體丁丑當會試方用
言官議士歷試五科者不准試抑令就選人士
譁然遮道愬公公許其乞恩疏下吏部以成命
爲解公曰人主所是爲令雖十易之可也竟以
故事請得俞旨士一切得與試如初信州提點
張國祥者謀復真人位號而權增爲之與主議
甚力至引

世穆二朝享國修短爲證聲搖宮禁公而折其
不可且曰宗廟社稷之福乃卜之左道豈子乎

當是時璫任事無比勢傾中外有所屬請即相
臣亦時以順氣見指使而公獨抗辨侃然自若
天下壯之公自宗伯入爲相猶益柄用矣然其
意發舒自遂顧不如爲尚書時當公之爲禮部
也曹郎以故事請曰某事當白政府乃行公曰
尚書國之大臣而輕爲輔臣屈體至仰承其風
自吾義弗爲也益任法行一意自如以是不能
無與柄臣左而公素行高所持義又正即欲中
之以事未得間及入閣而閣務皆首臣專之其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二十六

次率拱手受成以爲常公獨時時從中有所匡
正曰吾不能令千秋後居伴食之名然意所齟
齬什恒不能伸一二而又念

上恩厚欲決去者不可以故鬱鬱感疾竟不起
蓋公生平徊翔靡要所被

上恩寵無算而天下若以爲貴不嫌德自宗伯
入踐樞筦建樹燦然而天下若以爲施不藏報
年逾下壽以其身爲國家羽儀者垂三十載而
天下猶以爲年不究用嗚呼是可以觀公矣公

字度汪然人莫測其吐茹當意有所不可即貴
勢甚曾不能得公一輒語而法所縱舍即寒暖
必婉曲劑解之所接端人也即後進汲引若弗
及其不然者即貴重至柄臣而無異顏當公未
相時或以媚竊諷公者引蕭曹房杜相結納爲
言公報曰蕭薦曹房薦杜可耳必曹杜干之吾
甚愧焉公在講筵受

上知久猶遲迴十年而後相以此公屢典鄉會
試兩在司成一知禮部貢舉所推轂名士徧海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四 二十七
內而程式文及他著作並雅正精確如其人詞
林傳誦之其諸內行隱德士得其一節以爲難
然公忠孝大節磊磊如此茲不具論可也公二
子怡慥並以文行能世其家

贊曰予以門下士事馬公久不可謂不知公公
孝友姁姁其立朝進無貌言退無隱忠可謂醇
篤君子矣及睹其持議勁挺不阿有嶽崢萬仞
之氣又何壯也士名長厚大抵萍鳬兩可碌碌
無所見奇即用直節顯又文深刺骨罕睹大體

正直忠厚兼之如馬公者三代以降不亦稱間
氣哉

明興二百餘年而關西置相自公始或乃藉公
相以重關西雖然如公生其間何必相也即公
不相關西重矣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四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四

二十八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五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實時教梓

陶文僖公神道碑

敬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念齋陶公
以某年月日薨于位惟是

天子輔養法從臣宰官議贈廕禮官議祭葬議
謚史官議傳所以焯德表行甚光美學士所共
述獨墓隧未有碑孤允宜乃謀以使歸之便立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五

石志不朽而徵言錫爵於戲公真天下長者錫
爵幸習公其敢以不文辭公諱大臨其先潯陽
人有爲台州守者卒官因家焉後自台徙會稽
會稽之陶七傳而至松菊翁諱壽夫生實齋翁
諱慥慥生四子皆貴而第三子南川翁諱諧歷
官至大司馬謚莊敏文武大節具在國史中即
公祖也莊敏公生三子其仲爲公父應山翁諱
師賢官鴻臚以公貴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加
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配韓氏封淑人加贈宜人生三子長湖廣叅政
大順次公次大恒公生四五歲即嶷嶷如成人
讀書穎記絕人好慕說古忠臣孝子事莊敏公
奇之抱之膝上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十歲從山
陰朱先生學鞠躬嚴事之無敢一日從諸生教
盥講授外輒默坐一室雖盛暑不用扇嘗稱曰
心定則不至差錯心靜則不畏寒暑于是師友
間皆驚歎以爲不及比長文名籍籍起已西領
鄉薦丙辰中會試高等入對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五

上親署其名第一已忽更第二而山陰諸公大
綬第一浮梁金公第三公自以齒卑兄事兩公
其平居相得驩甚時時以規補闕失砥礪名行
相戒勉蓋錫爵至晚進矣公每爲言儒者潔身
不顧俗當官不及私此飢食渴飲自其分內惟
當痛刮磨故聞宿習一日再三省引當世賢者
相扶助庶幾臨事剛柔不失中可以立錫爵
謹識之又嘗謂大人之器不深重則不能載故
于言訕一嘿而省括可以發機錫爵亦謹識之

公爲翰林編修五年奉母韓淑人喪歸復除前
官與修

承天大志校錄

永樂大典兼

內書堂教書至今中貴人稱陶先生師範嚴所
稱說古今凜凜動聽供館職勤辦曰即此是學
會

大典成聞應山翁計奔歸於道陸侍讀服闋又
會修

王克肅公文草

卷之五

三

兩朝實錄即其家補纂修官尋被

命偕吾師同州馬公主應天鄉試兩公相與約
以釐正文體爲務所取士多老成涉學深歛華
就實者吾師嘗語錫爵曰平生同事得念齋同
年得確庵真聞所不聞確庵者前中丞魏公學
曾也嗟嗟今陶公竟天魏公廢不用而吾師亦
已化爲列星豈君子之多厄乎公既畢試事則
以侍讀學士掌南院尋陞南國子祭酒條教科
指依于古法諸生不嚴而化其材質下或頑梗

不率教者先開諭而後撻楚仍人給爲善陰騰
一部令知嚮往一時相慶以爲得師壬申

今上爲太子出閣於是復

召公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充
經筵及

東官講讀官無何陞詹事掌翰林院事兼官如
故公旣日親貴以經術輔養

儲宮乃益篤自謹齋祓而後敢入見儀觀肅然
陳義剴切

王克肅公文草

卷之五

四

上時時爲之改容

登極初用

兩宮徽號恩贈封三代于是公父母得加贈如
公官莊敏公亦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是年
陞禮部右侍郎兼官掌院事

經筵日講如故未幾復以原官改理部事仍充
實錄副總裁明年改吏部右侍郎公雖出入兩
曹然侍

上燕處講對之日多曹務稍參綜一二十大綱而

已然獨留意人才當甲戌大計時頗于撫按例舉外有所論駁大要謂浮囂盛名譽恬靜多陸沉主者用其言以試吏輒驗乃大稱服時

上方嚮意儒臣公又以鴻碩首領講幄

上數稱先生而不名供奉再養

賜宴者再

賜金緋綵衣者十一

賜白金者九

賜寶鈔者三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五

賜萬壽金字者二

賜寶金仙者三

賜雲鶴錦雞服色者各一其他夏扇冬貂簪縷

符篆艷物之類不可勝記蓋中外隱然指目公

旦夕且大用矣一日有傳講吏失報期會公倉

皇喘汗趨朝爲暴風所中遂成疾

上聞遣中使問安賜酒饌蔬菜未幾薨

上嗟悼良久復遣中使視殮賜喪具中使復

命

上問家事何如對以清淡

上又問何以知之對曰其家以二練爲謝耳

上曰家既清淡何不并却之贈禮部尚書廕一

子仍給驛歸其喪遣官諭祭營葬賜謚文僖哀

榮寵數近代所未有然論者方以公年位未究

厥施爲憾云公自爲諸生時內行修謹嘗獨臥

旅邸有少婦夜奔公公坐不動已又至又不動

比三反公乃洞開諸門自起趨避之既舉于鄉

鄉人有持吏權謀奪公田者公默不與辨久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大

吏覺其誣也謝焉陰脫富人某罪久之富人亦

謝公藥數百金爲壽公笑却之故相嚴公嵩識

公于翰林中嘗密遣人鈎致門下公不應他日

公同年吳給事時來論嵩得罪有詔索黨與甚

急時公實與謀乃故遣視省吳公藥食護其家

或勸之少避公笑曰不聞程學士對楊編修語

乎好事吾分任之何傷胡德制嘗檄發數百金

爲公建坊公以東南方苦軍餉却之已而更以

百金餽則爲其外祖建英烈坊仍移書于胡榜

其名而已韓淑人之薨也陸太保炳遺公棺具
公因予之直不受無何陸公卒公既免喪入朝
乃爲文拜墓下歸金其子繹繹愕不受公具言
狀卒予之其處權貴遜不色忤而風操屹然山
立多類此事親孝應山翁及韓淑人時時爲就
養京師公暇即扶服子舍婉愉將順得其歡居
喪蔬食三年足跡不出門戶敬事兄叅政公如
嚴師言動必咨之弟大恒病未有子公密禱于
神自請減筭以代親授姪尚寶丞允淳經成進
士一門之內以忠孝相師友恩甚密焉性喜儉
約被服如寒素常謂人生受福皆有定數但厚
自裁抑便是有餘即身不及享子孫必有受其
報者以故歷官二十年沒之日橐中僅餘五十
金蓋公俸入往往耗於施予又絕不受四方餽
遺所謂以餘福留子孫其世顯宜也治家嚴而
善下有文中子孩孺必狎僮僕必歛容之風其
待物薰然不形喜愠於色而內辨了了雖至冗
遽不以應接失常度言色愈安於戲若靜躁壽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七

天之說果信即陶公無百歲可矣老成云亡自
關氣數此豈可以常理論也公戡沃在朝廷文
章在金石鄉行在學宮遺教在子孫茲謹勒其
卓卓大節著于碑生于某年月日薨某年月日
葬某處配某氏某封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孫女
許某銘曰
潯陽再徙焯爲陶宗雲仍蜿蜒于粵之東莊敏
蔚興不顯膚功表揚之世於今有公藻文質行
玉表黃中弱齡抱策乃應旌弓三年不蜚矯爲
雲鴻掄于法從諷議雍容天祿校書玉署屏形
炳焉述作三代同風敷歷
先朝望實彌崇乃館北門乃領南雍乃入侍
上端尹
青宮明經褚亮稽古桓榮發揮啟迪養聖于蒙
爰資舊學以佐
飛龍浹歲三遷簡自
宸衷公在
左右其儀顒顒引經決疑著龜其從公出外廷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八

山苞海容薰然化物不言以躬其在鄉黨惟和惟恭不啻爲異不和爲同古亦有之謙謙有終至道不盈用之以冲公執大節歛其全鋒若錐括囊若金在鎔庶幾時至霖雨四空忽化而殫天子驚愕密章卹恩孔隆禮則有加九京不逢奕奕新阡有光如虹樹之螭首俎豆無窮矢詩不多以諗廟工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太室徐公神道碑

余與大宗伯徐公土壤相望而平生未嘗接慤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九

懃晤語之歡及有事四方輒數年不相聞問當公之世必不以余爲能知公也然其進退始終大節皆余雅所覩見其孤某持郭太史狀來乞表其隧道之石余不能辭公諱學謨字叔明別號太室徐氏之先當宋時從康王渡江居崑山之練祁里後割隸嘉定遂爲嘉定人公之王父經父頰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妣皆贈太夫人公少有絕人之資十四五時出所爲文章人以爲其師所爲二十一舉于京兆又六年成進

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咸寧侯鬱築八堡以輔京城公當視工鬱新受恩寵氣燄張甚多爲不法以空名受餽者至八百餘人公皆裁去之管其用事榷史鬱甚以爲恨工畢人謂公勤勞宜見紀公竟不言賞亦不及也十月改吏部稽勳司主事入內閣管制勅時分宜意自有所屬而冢宰李公以公等名上會李公得罪去分宜令人傳語且以青詞見屬公作色曰方當思勉職事何能爲人作青詞乎後與同事者旅見分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十

宜迎謂曰公等皆吏部妙選吾安敢煩以齋官事人乃知恨公之深也無何丁內艱服除補禮部祠祭司主事進員外郎郎中時肅皇帝齋居西宮嚴百神之祀高安吳公爲禮卿常不輟直手勅日三四下召祠郎草奏定于倉卒多不稱旨而吳公嚴正褊心諸郎莫當其意獨倚公爲重會祀諸陵少宰馮公弗欲徃以疾辭于祠部公引故事拒之而與天官之屬亦多相失者遂

出公爲荊州守江水暴漲齧城城欲崩公宿城上七晝夜不寢民栖于木末命乘舟分道救之發倉穀賑焉水退塞堤自枝江下監利凡七百里明年景恭王之國撫臣欲盛其供帳令全楚皆出與馬以從公請於御史曰興山之人裹糧而至武黃蓋千餘里矣若計工而出直民猶費而不害御史從之尋檄公築行宮于應城應城去荆四千里轉輸艱難公經營省費終不令民間出一錢荆之西界有高鷄寨介三郡之間依山倚山畧林莽翳翳奸人亡匿其中至數千人白晝出殺人燔廬舍公上牒于軍府往復數月不得報而興山令受賊賄爲之地公白於御史以他事繫治此令而自發旁縣兵以擊賊賊逡巡遜公度賊在萬山中未可卒滅急之則鳥獸散而四出必有受其毒者不如因其懼而降之遣辯者入賊中賊數百人露刃穀弓弩迎問來意告以太守欲活若等若早降可以不死賊羅拜而泣願自歸太守一日降三千餘人而賊首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十一

阻險自如公縱降者令歸寨取餘賊以自効遂平高鷄寨而是歲會有沙市之事初景王自以國小多請民地以益封最後竄沙市於疏中下大司馬移撫臣議王遣其左史及中官用事者來徵地民爭走匿有欲殺中官爲亂者公下令太守在無恐身與景王使者往復論沙市不可奪狀持甚力陰令使者之鄉人言守知沙市本不在奏中且聽不可撓也彼言動引祖制祖制其可干乎不如議輸租公斷以爲不可過五百金遂定議乃間道走白撫臣撫臣大惶怖曰上之寵王寧以五百金置眼耶吾與若且連械走耳已而知其議已成也乃愧屈而竟判二千金然荆以故得不困民間歡呼相賀收沙市爲徐市云明年景王用事者欲敗約復來徵圖籍公報書曰安陸非天府安用民數耶且此身已狗封疆矣王遂發怒劾奏公抗旨無人臣禮有詔撫按遠問公赴武昌置對民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十二

遜道慟哭車不得前御史心善公所爲得末減
論調歸後三年隆慶改元起南陽守明年遷湖
廣按察副使分察襄陽以論遼王不反失同僚
意嗾御史劾公守荊州無狀荆人聞之譁於朝
有

旨覆驗事皆不實遂以萬曆癸酉再起爲楚臬
尋遷江西叅政湖廣按察使進右布政使尋左
公久於楚搜挾奸弊殆盡丙子陞都察院副都
御史撫治鄖陽公以鄖當三省之會故設開府
王文肅公文章卷之五 十三
以鎮之本非戎馬之地無繕甲練卒重費百姓
一意安集而已戊寅召爲刑部右侍郎從

上耕籍田轉左侍郎尋擢爲禮部尚書公在祠
部已明習故事是時典章遺逸多所釐正務綜
覈名實而依于大體從

駕大閱 賜麒麟服 遣祭 先師

永寧公主出降 冊立九嬪充奉

冊使有白金文綺之賜

皇太后亦特有賜焉壬午

皇長子生上

兩宮徽號進階資政大夫予三代誥時馮保爲
司禮監用事人言頒曆時禮卿類有贈遺禮猶
且可藉爲權公不應後保敗籍其家大臣不與
通者公等七人而已癸未知貢舉八月

上閱壽宮賜大紅紵衣

駕幸草嶺賜茶棹

上再閱大峪山加太子少保方穆卜之時以通
參某青島言大議專捷成說謀改創而公以乘

王文肅公文章卷之五 十四

輿再出費且不貲上意既定何紛紛聚訟爲通

參恚遂疏攻公公再求去

上不允而言官尋其後公求去益力乃

賜公馳驛以歸家居十年徜徉林壑之間與其

客討論六藝及國家舊章文獻之遺至于家人

生產奴僕鬪鬪輒以爲細瑣不之間晚年竟坐

此爲奸民所訟有司以爲實然痛摧傷之而不

知公之泊然無有累也公平生無黨不好標植

爲耶十年稱六曹之望而不免出守爲守十年

所至顯功名而始得憲副最後以江陵推轂爲
大宗伯江陵本荆人是以深知公而公竟以此
得重誣至于沒世而不湧道路語沒後一年子
廕生兆曦旋卒孫元嘏宜嗣廕而吏部靳不以
聞郭太史言士有幸不幸不在遇不遇諒矣諒
矣公于書無所不窺所爲詩深麗和雅必發于
性情其文閎暢有法度成一家之言好微言刺
譏于當世詞人多齟齬者并借後進不喜爲浮
譽其意所疾惡者必顯絕之是以多任怨而寡
王文肅公文章卷之五 十五
任德所著有海虞集春明稿南宮奏稿春秋億
歸有園稿世廟識餘錄老子解公生于嘉靖壬
午卒于萬曆癸巳享年七十有二計聞
詔予祭四壇官給錢以葬葬于彈山之陽時爲
丙申春三月某日銘曰
士有潔身修行老死而不見知者必巖穴顛頓
沉溺之士蓋其形影昧昧焉公遭逢
聖朝文章治跡著于中外者三十餘年宜天下
之知公者如鴈青天觀白日何蓋棺之日尚有

遺議而令

明主之賞不世延蓋人之行事能取信於一時
縉紳先生之所親見而不能取信于數十年後
道路之所訛傳公于九原必有忿忿不平者獨
不聞仲尼有言知我者其天乎

戶部左侍郎見峰王公神道碑

今海內推轂世家文獻之盛莫如新城王氏矣
新城之王其先自瑯琊徙家而公之祖某以明
經爲潁川王教授父某以進士卒官貴州布政
王文肅公文章卷之五 十六
使司左叅議用死事贈太僕寺少卿自有志母
劉太孺人生六子公其仲也公幼而善病病且
殆者數已時太僕公未貴而教授公爲儒官困
衣食公雖幼已自能刻苦厲節業日與兄封憲
副羅峰公挾策讀書且讀且推禮爲餽糜啜粥
之供欣然一飽既長學成舉戊午山東鄉試與
宴鹿鳴忽心動不樂未幾太僕卒官計至矣太
僕故名吏黔人至今尸祝之死又以王事宜得
邱公兄弟走京師乞恩會有言分宜父子方

隆貴試往請當先入贊幣五百金公曰乞恩以爲榮也今先辱吾父不可已太僕僅得例贈子祭而其後竟以公階得加贈戶部左侍郎母封太淑人云嘉靖壬戌成進士授湖廣荊州府推官以執法忤遠王遠王敗得召入爲刑科給事中會隆慶改元上安民固本脩邊責實諸議俱稱

旨歷陞禮兵二科左右給事中其後復入禮科爲都給事中請假歸省尋以原官起補兵科進

聖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十七

睿覽公出入三垣侃侃持正論而最後值華亭新鄭不協有陰抵公爲助者公曰我知從衆而已不知其他已華亭謝事歸新鄭再相一時鈞黨禍興士大夫飾智求進者非縈繳敗巢張拳餒虎則無以自媒而公屹立砥柱其間疑如也蓋予嘗私受公言以規鄉人陳尚寶大約謂饑饉受事丈夫自有鬚眉毋得汨汨水火鑑中時有與尚寶同席坐者聞若言相與動色起謝而

不知公實教之也公既久次省中例得內陞陞僅以太僕寺少卿轉鴻臚寺卿鴻臚于官簿爲冗散非賢者所樂處時當事者聊以此當公乃公處之愈安在公率屬朝夜勤辦忌者更以此服公弘器遠度非復可測久之乃卒薦爲大理寺少卿會當推巡撫朝士有欲得其處者公人爲讓凡再讓再收推而公盤桓積薪間歷南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至則盡剔淫俗一切以飭吏保民爲務時江陵特國秉喜操切按治人而公惻惻自如法行則先其頑梗亂政者捕講學大豪何生斃之獄其黨大譁或妄爲妖惡言傳京師公上疏請勘不可時江陵擬旨獨直公於是豪黨更指目公實陰受江陵指且引何生死時嘗戟手罵江陵爲證而予獨謂此婦人口不當辨今士大夫好摭舊事以博名高多此類也會政成得三代贈廢權戶部右侍郎轉左尋再奉

命督理京營戎政總督倉場乞歸省時年尚未六十而予待罪政府日覲公復出乃公臥益堅晨昏視省太淑人外暇則日厲諸子姪于學以刻燭爐香考驗勤怠毋敢稍越寸陰者又暇則稍理淨業所著有攝生炳燭自警諸編藏于家蓋錦衣書遊逾二十年而身更食子孫之報天下以爲榮其年位未至早偃經綸則天下又以爲恨而公一切去厭羨遺誹譽以託之于侍親教子雖其同朝同里無得而名焉創忠勤祠祀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五十九

太僕公予嘗爲紀之他鄉行若糾宗賑里撫弱字孤不可縷數生三子皆宦遊顯名而揔督君象乾最先第最顯其自爲參政分守宣府公口畫備邊便宜授之功名籍籍起北徙鎮蜀嘗便道一省公會播事新定公以

天子方西顧肝食非大臣戀戀于舍時刻期遣行旣行則又時時戒使者示以饗饌善飯狀揔督君亦以此得拮据壹意奉公而孰意公之不復見也先是公得告時太淑人年高矣公率諸

弟諸子姪列侍堂下凡垂金帶紫者三人次銀章次墨綬皆翩翩甲第燁于里中而自外又有彈冠結轍而遊四方者無慮數十人曩吾所稱世家文獻之盛良不獨最一鄉一邑耳已其種善儲祉則自公之祖教授公爲德于鄉之饑人植槐以志曰吾子孫當有興者而公之撫楚歸也頗自嫌兵仗翕絕曰不可以見我先公一日盡投之火光中忽成五色金輪現觀音大士像其保世滋大蟬聯縷組不絕蓋若天所啟云公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五二十

辱與予同年進士猶記比歲貽予書自詫單車里下褐衣糲飯之適予方亦陰師其言謀所以保歲寒微餘福者而公今已矣公年至八十薨而總督君以疆事休迫久之不得代其季進士君象賁及侍公飯舍又能爲文狀公而揔督君寔介以來請銘予又何敢辭公名之垣字爾式號見峰生嘉靖丁亥卒萬曆甲辰元配于淑人繼路淑人子男三某某銘曰

維王之先樹槐卜世魏國蔚興公則其繼始淮

于荆民稱不冤載其骨鯁歷左右垣五更卿寺
兩讓節旄惟其不矜莫與爭勞隼旟旣屆敷茲
全楚神奸巨豪膠拳摺齒乃陟司徒三命而僕
早謝春明曰余有母上堂對羹過里下車有穆
清風我賈其餘人或謂公東山可起公爲弗聞
曰余有子蜀山嶺屹不震不驚飽食安眠以觀
厥成易簀誰乎有子季公綜厥懿美以奉公終
麗牲之石勒我銘詩百世雲仍委祉在斯

少詹蔡陽黃公神道碑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二十一

萬曆庚子八月九日學士蔡陽黃公卒于家其
明年公子參政君將奉公柩厝于思二都藏宇
圯之新阡而乞余銘其碑余難焉曰悠悠者方
謂余黨于尊公即有言人誰信之參政君曰先
生亦不自信而信人不信人心信人口乎余無
辭以應姑即所見聞紀焉公諱洪憲號葵陽嘉
興人舉丁卯浙江鄉試第一辛未會試第二
賜二甲進士尋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乙亥
與修

大明會典壬午以

皇長子生使朝鮮頒詔賜玉帶麒麟服以行丙
戌充經筵講官丁亥大明會典成陞右春坊右
庶子兼侍讀其秋充日講官明年陞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經筵日講如
故未幾中忌口歸歸十年竟卒方公爲諸生時
適嘉靖末年文體猥濫甚公獨刊落枝葉根極
名理三試不售不爲改步會隆慶元年有詔黜
浮崇雅公遂哀然冠賢書制舉義出文體始一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二十一

振然公故不急一第乃愈湛思精苦齒血湧出
不爲止已忽于靜中有得文以益工辛未第二
報至公側臥不應曰咄咄吾文未盡吾量也其
自負如此公爲江陵所取士丁丑會試江陵欲
公充同考屬意第三子時公兄侍御君與試藉
公辭焉江陵固不可公固辭江陵恚甚會是年
丁父副使公憂始得解迨壬午江陵歿而攻之
者至以逆詔藉其家公獨喟曰江陵誠驚抑其
數年輔幼主功願不當末減分宜耶又私謂友

人昔以生江陵市今以死江陵市等市耳語稍
流聞而先是忤江陵得罪者驟從田間起高名
之士噴之如流公獨効田畫規鄒浩貽之書反
覆馮河包荒之說幾千餘言於是忌者籍籍起
而公無難端適戊子主順天試遂相與構口語
而余子衡適爲舉首有爲謀者曰太倉公介介
負氣可并闢而走也因尾以疑詞及衡余請肯
覆試言者實司微巡文出無所指摘公自此知
不爲忌者所容有歸志矣是歲秋彈章果再起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二十三

公十疏乞骸

上賜白金文綺馳傳以歸歸而額其堂曰碩寬
取寤言勿告之義示不復出也日與羣子姓讀
書講藝其中容色滋少以病瘍誤藥乍瘳不語
數日卒卒時僅六十耳公卒之明年而余子衡
亦倖叨第人始籍籍白公冤嗟乎公之冤豈待
是而後白哉人當貴賤懸極毀譽嘈雜時客氣
讒厲其勢不可櫻姑俟其心平論定咀嚼之而
後知無味耳而余向也徒恃其處子之介憂憂

然求伸其是于未平未定之前嘻可勝悔哉公
詩文羅合千古諸變無所不備尤好談舉子業
若有夙解者當其童子時學爲文以已意屬偶
輒已斐然晚年斷輪技養自六經而外糟粕涕
唾皆以意匠取材卒澤于大雅醇如也公素自
矜重當隸學官時郡邑諸使者慕公名欲羅致
一見不可得顧獨好士夜得一士申旦不寐必
曲爲弊拔乃已會稽錢副使仲美落魄居長安
公賞其文亟使叅政君執弟子禮強爲裝而歸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二十四

之遂聯得弟有盛名凡此類者不勝數四方奇
士以文字贊者趾相錯登高科騰仕者若而人
然亦頗坐此失庸衆人意得謫亦不少公讀書
有經世志不專以詞藝自喜甲戌補內書堂授
中書人書曰是且在天子股掌間爲禍福不細
數舉古今宦侍爲鑑戒詞色甚莊已使朝鮮曰
此區區者而聞于倭虜其君臣恬嬉文事不知
戒嚴吾爲肩臂慮矣盡封還贈金而脩次其國
都形勢成一編曰輶軒錄後十年倭果躡鮮人

服其早見云其侍經筵講臺臺文王章視朝御
講本支嫡庶之說無所不關入

上竦聽焉公雅負公輔材惜中道中讒去僅僅
以文章名世叅政君狀公以立名太高與士太
廣爲得謗之由是誠有之余獨謂公病坐不知
時耳世之趨時也若渴若熱而公獨以忤時爲
守中懷璧自珍無所羶慕以此蒙詬固宜雖然
是可以知公矣公生于某年歿于某年父銘嘉
靖丙辰進士歷官至武選郎安慶太守湖廣按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五 二五
察司副使兄正色萬曆丁丑進士歷南北兩臺
御史陞福建按察司副使配沈氏累封恭人子
二長承玄弱冠登丙戌進士稟公戒不與節選
授水部治河有勞績歷官至山東布政司叅政
次承昊郡學生文詞類其父公所撰著甚富當
在副使公夢中有易說春秋左傳釋附老子解
蒙莊獨契讀禮日抄諸書迨歸田後有秀水邑
志碧山學士集皇明文憲俱殺青不竟藏于家
諸子孫婚嫁詳志中不具書碑成系之以銘曰

昭代制科獨重明經豈不聲悅實寄典刑嘉季
紛糺文心勿靈不有偉哲孰制頽傾滌濯滓穢
獨標神明追琢鑪冶人工鬼能文運代興巍科
繼起奎縑燦燦列宿縈紫秘閣翔翔金華沃啓
黼黻大猷注仰師揆一擠而顛問孰尼止物情
屢遷天鑑有常優游邁軸竟掩國章大雅不作
人之云亡問書則青上世其昌血焉就土閔靈
息景惟餘熱心千載未冷哭醇紛綸坏土常淅
好士之報毀譽略等史無媿詞幽石有炯謂予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五 二六
不信請質冥冥

巡撫廣西右都御史華溪郭公平寇碑
隆慶六年府江猱起數人逆執王兵卒而不解
於是巡撫廣西爲都御史郭公應聘受
詔討賊命督撫殷公古田捷後威聲被猱魄公
與矢忱奮慨檄諸司道將領曰國家化洽窮髮
廣以西幸久康乃一二猱醜憑倚梟險鳴張猱
噬禍元元而厯

天子肝食惟是天厭若而厚其毒以俟我與爾

二三君子二三君子其相與決策剿撫平之諸
皆如指是時公威稜所鬯北三北五峒魁回腸
內嚮束身見監司願歸我侵田還我民與之更
始乃三峒賊據荔浦縣地破堡圍城殺入兩岸
賊據平樂縣地執永安州守吏而奪其印入巢
贖之出彪灘賊戕殺千戶周濂士舍岑文日屠
人以逞亂如湯沸燎揚各監司以報公曰賊亦
張甚矣何用防守歲費數萬金乎不急擊不獨
塞兩廣咽喉地將爲永安修荔數百里憂於是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二十七

調土兵爲三軍增一水軍爲四大軍軍各以副
使金柱鄭茂僉事夏道南爲監叅將王世科錢
鳳翔都司董龍王承恩爲督而以上將統諸軍
者則總兵李錫也以十月十五日進搗上中下
三峒與東西二岸諸百十巢寨師如游龍所向
披靡獨中下二峒賊潰入南源雞籠山官兵分
五路犄角邀擊之西岸高天巢乘險拒我兵弗
克爲懸重賞乃泗城兵於次日蚤潛登絕巔以
銃號各兵齊登覆其下自兵進至明年正月二

十日凡三月餘部中悉定斬首五千一百一十
有七俘四百四十有八鹵獲器械二百餘牛馬
二百餘以狀獻遠兵爲四軍分抵永寧永福洛
容柳城以將領將之賊聞我兵來棄巢入山箐
我兵尾擊大破之擒斬四千一十有三俘男婦
三百有二牛馬九十五器械諸物三百六十有
四以狀獻

上皆嘉焉爲大頒爵賞有差已而公又復條善
十六事以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五

二十八

上許之余惟西粵以崇山大陵甲天下百數十
年來諸徭窟其間橫發莫可制乃公受事發縱
兵如風雷役不踰時刃不鈍鋒執不勦勦一日
而釋百萬生靈於刀鋸者何哉至謀之蕩幽凶
固其神也

國家北臣虜天聲訖塞垣而今西粵山川滌氛
出垢厥靈濯濯與

皇風神氣渙然流耀宇宙此其有關於中興爲
甚大詎云克踵銅柱燕然爭雄論烈耶謹爲叙

其事而勒之石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五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五

二十七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六

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勇時教校梓

馬文莊公神道碑銘

保文莊公乾菴馬先生歿既葬之若干年其子參議君怡武選君慥以書抵錫爵請其之碑且告曰某等不肖以初筮之不虔先

而旋謀之二三形家幾改葬者數矣蓋

不定則先公實式靈之以待吾子之直筆

公文草

先生之不朽而存者國有史家有勇

公有志有表且安用碑碑又豈必其門人

為重錫爵猶記昔年贊先生像自目為

一生最親第子而時愧寥寥數言未足表章先

之萬一既晚用先生遺教進躡後塵退全微

即差復自許可面先生於九泉今而得祇役麗

之石昔人所稱為晏子執鞭者固無愧焉先

生名自強號乾菴起家翰林檢討十五遷而至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其稱少

保文莊公蓋歿而

上所賜贈賜諡也他追錫殊典祭至十一壇葬
何遣官致賻祔皆加禮榮哀焉奕于人臣無兩
云世家陝西同州馬坊頭其後宦學漸顯祖通
博野繁峙二縣父珍宛平縣丞其產先生時
南極老人抱一緋衣兒來送母李夫人亦夢
繞其室識者知爲貴徵然先生竟自表豎以
文章麗業名天下不獨以宦閥貴也舉嘉靖庚

鄉試第一丁未成進士選翰林庶吉士

公文草 卷之六

一

滿九歲陞修撰丁父死平公憂用校錄

大典功卽家陞侍讀尋陞司經局洗馬領國子
司業事已復自國子還局歷祭酒少詹事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侍

上講讀于東宮

上登極陞詹事教習庶吉士丁繼母張氏憂服
闋起原官協理詹事府事充實錄副總裁進吏
部左侍郎兼官日講如故未幾擢禮部尚書兼
學士仍充經筵官先生既領部乃悉按諸司故

贖其最大且多窟穴曹掾得交關各宗藩出入
爲奸者手自條決著令榜之部門次則考錄文
武大臣卹典皆據例畫一彙爲成書左右皆膠
手尤嚴於學政痛抑士子之因緣齟齬者然要
在綜大體不苟小時有禁舉人五科外不得會
試而先生卒爭罷之凡居曹處議事無大小
天子輒轉圜報允惟執奏張真入國祥復封事
竟從中格此其故難言之已萬曆甲戌拜麻下

言有兩端一者謂先生負海內望受

公文草 卷之六

二

知之日久兒隸知其必且大用旣用則猶

恨晚一者謂先生嶽嶽侃侃數守便宜與中禁
爭事而時又會江陵持權貴倨乃不敢盡抑人
望俛而就先生同升蓋又若夢賚自天不階人
力推輓者焉嗚呼孰謂先生一旦忽然年位止
此而當時悠悠之口爲先生喜且訖者總付之
浮雲逝水而已嗚呼奈何令門下士勿悲哉邇
先生自歷事館局以來奉使冊封蜀府者一
習內書堂者一分校永樂大典及爲副總裁

修

世穆兩朝實錄大明會典各一分考會試者三
知貢舉者一主考應天鄉試者一在翰林以三
品遇登極恩贈封三代者一在內閣以一品遇
兩宮徽號恩贈封四代者一其前後所蒙
恩賚以書成

賜金綺者一以日講

賜金綺賜扇賜貂各一其爲禮卿以從祀園丘

貢穀榘者一以

公文草

卷之六

四

立行六禮

賜金綺者三至於時節燕喜

賜金銀壽字及川扇艾虎等物不勝記也而先
生所最受

上知出其儔伍則無如爲講官時

上初在東宮聽先生進講畢退至幄後未解帶

連呼好講者三幄內外皆聞之後先生憂歸未

久而

上時時問馬講官服闋未比推尚書既點用下

閣臣擬

旨上欲署輟筆久之特遣中官至閣問何以不
兼日講閣臣俱以故事對且曰禮卿任重勢自
難他兼必不得已罷日講兼經筵可也於是禮
卿兼經筵自先生始而中外益以知

上倚嚮先生特在官品職事之外矣時江陵貴
傾天下然每側目下先生先生視之無如也會
京考閣中風旨六卿將以排去生平不可者而

首開黜其入幕賓章禮時都下有張居

公文草

卷之六

五

居正馬自強真能自強之謠未一月編

傳之南中然江陵終敬憚先生凡推轂大用殛

復擬美謚如先生爲人此亦有秉彜不獨希

上旨也而世亦因以薄江陵之過如蕭附芷所

陰藉者厚焉先生四爲考官所薦士多磊磊有

風節而錫爵最晚入先生壬戌穀中於時專魯

頑情未習一事先生一見卽陰以國士期之此

先生自家召起于道拜祭酒而錫爵時爲司業

承乏署篆有故總督劉公者囑其子求早爲放

歷語不遜錫爵怒叱其使還其書既而悔之爲
暫予免班假一月比先生至而告之先生曰法
無論貴理無兩可子怒是也悔之則非竟勒滿
班限遣之其執持嚴勁多此類自是中官朝貴
無敢干一人一事者入閣未數日忽忽如有所
不樂錫爵間私請其故先生曰吾久薄此官不
爲一爲之便似以冰投炭中耳目肺肝俱不能
自主奈何錫爵謹對曰當師時處師地豈可輕
已示人先生首肯無何會江陵短喪議起

公文草 卷之六

六

以洵如聚訟錫爵自以職親年長無所避
怨率諸寮露輟與爭既退而先生笑之曰而亦
復以言色示人耶錫爵謝不敏已從容對曰曩
不言當斯時處斯地乎今日乃弟子之時與地
譬之羨也弟子進火先生揚湯緩急之用理自
應有不同先生復笑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
耳嗚呼箕尾列星久歸天上薤露黃鳥悲復幾
時乃小子獨私記其一二造膝緒言未暴於視
聽者如此而奈何令泯泯不傳也先生美風儀

高音吐其進止

上前端重有尺度說經道古善婉約其詞要在
人主易曉以故自未柄用而荷

天子特達知媚夫貴相莫能以氣加之故少宰
陶文僖公嘗私語錫爵曰令師不惟人品風槩
於衙門無兩卽其坐立如山聲皆從丹田流出
必極品上壽相也嗚呼孰謂斯言半驗半不驗
天果可問哉先生生某年月日薨某年月日得
有六揆於世諱不可謂薄而先生更以

公文草 卷之六

七

以稱則先生之爲人可知也自立朝外諸
內行甚多生子怡慥並登科顯名乃錫爵竊考
覽古記惟大臣德業顯盛者得立神道碑然則
先生家承孝友世載清白此特先生德業之餘
碑故可畧也銘曰

神皋天府代挺哲人發軔自公維時鼎臣早侍
東朝蔚爲舊學

帝席屢前有聲出幄曰予朝夕啓沃是資公徂
東山跂而望之衮衣歸止如旱得霖俾長庶常

若金在型歟于南宮數持大議舞胥膠手倖宗
絕親力推左道再危其言有不盡行海內爭傳
兩社之間一麾衆却人羔其膝公折其角神之
聽之正直是與卒踐泰階登於左輔公立朝端
威鳳神龍亦有跋倚戢戢下風公病齋居杜其
德機忽傳隕星巷哭車馳
帝爲輟朝追榮命謚日事時功豐碑載紀古今
之盛豈獨門墻識斯謠詠以配甘棠

恭懿公神道碑銘

公文草 卷之六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事

今上者五年歸武林歸十有六年享壽八十有
三歲計聞

上嗟悼亟下所司予卹典凡遣守臣賜祭者四
贈其官晉一品秩爲太子太保易其名恭懿而
敘其胤一人入冑監仍遣官往視塋兆嗟乎公
之於生死榮哀稱極備矣予不佞旣雅習公而
于公之孫郡守瑩然之請也烏得以病劣辭乃
爲之文其墓道之石曰公諱瀚號元洲生二十

四年而以易舉于鄉二十五成進士除南京工
部主事轉刑部郎知廬州府事補大名府數歷
藩臬用陝左布政使卽其地晉巡撫副都御史
遷卿大理貳刑部復以兵侍兼憲職督漕運移
督兩廣謝歸起原官再撫陝西遷掌南臺右都
御史尚書南京工部受

公文草 卷之六

九

今上特知召入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於時
上方冲懷嚮治以百官四海委聽公而江陵相
手起公侃侃持正議不得安厥位矣公爲
予所爲廬人勒尸祝之辭者其槩也至于干旄
所萃止西連秦蜀南暨百越廻翔中原畿輔之
地幾遍宇內諸凡備邊督餉董漕芟寇之功大
者銘金石小者歌甘棠助名爛焉而持衡數年
所殿最黜陟要以愛惜人才本之忠厚時海內
士大夫方苦束濕頗賴公以博大和平之德疏
瀆鎮浮元氣不至漸盡而余亦謂此未足爲公
也公所庶幾於古大臣而不佞最心儀之者

適在去就之際矣初公任南部晉位冢宰是時上實虛已以聽老成當軸者亦念未嘗不藉公爲重奪情事起嘗試爲之徵

上中旨屬公論留爾時舉朝薦紳汲汲狂走爭議希旨奏留而天下忠臣孝子之氣憤滿約結而未敢先發惟耽耽視公爲標而公又甫受特知爲百僚長匹夫有所感遇挾生平而索報卽

嗟呼兒女之私亦難驟絕而況重以天子之威靈有所挾而求者乎故當其時爲公

公文草卷之六

十一

最難然公不欲顯居其名當九卿臺省會疏且上密約三尚書排闥見江陵以微言流涕相感動而江陵愈不說以爲公固眞負我遂因事中公以歸蓋公之苦心晦迹劑量上下間挈肝胆以報知己其難且若是也嗟乎使江陵早委已聽公則十五年相業必不盡掩而使公顯忤江陵悻悻博一去則豈其蓋棺公論至今久而後定乎故曰人臣之義於去就難去就之義於公之身尤難余之所嚴事公而確然定公之品以

爲庶幾古大臣者以此公歸也而壽考子孫之盛饒咏遊眺之樂殆天所以全厚公乃

上於公雖旣去每優遇不忘月授餐歲撥役夫公八十而拜文綺肥羜上尊之

賜又數年始薨而卹贈有加禮焉嗚呼君臣之際豈不善始善終哉余爲識公大節獨慕道表示來世而公性行世系具狀誌中故得略矣銘曰

昔在正嘉杭有碩哲曰胡端敏秉道策勛先民

公文草卷之六

十一

有作如平斯準湖山蜿蜒江海滙薄孰也接軫遡美張翁夢錫自胡章甫華潤恭懿誕彌獲及其世典刑尚近竟我恭懿三朝曄曄若券以昭恭懿之德端凝潤粟天府玉鎮外員內方矢公憂國異稱而隱恭懿之畧披卻導窾恢乎遊刃郎署郡國釐政宅揆成功允彼秉國成淪綱教法滂于政本權傾百僚諛留盈庭沓沓嚶嚶恭懿投袂欲折其角以甘肥遯百煉之剛狂瀾之砥恭懿之品惟天祐順鯢齒麟趾實綿實引

惟

帝念功有殷斯存有燿斯悠佳城鬱葱豐碑鳳
翼張公玉韞公也偉人予敬載筆揚芬無盡

翁襄敏公神道碑

翁公萬達字仁夫別號東涯潮州揭陽人也初
祖雄自莆田入潮居于鮑江里生保保生琦琦
生肇綱肇綱生可累贈兵部尚書其行具邑乘
配累贈太夫人許氏生公公少穎異長文名大
起嘉靖乙酉舉於鄉丙戌登進士丁亥授戶部

文草卷之六

十三

主事嘗主河西務勘戚畹侵地及閩出貨奸狀
庚寅署員外郎督通州漕諸豪毋敢抗其令辛
卯署郎中陳鹽策便宜出賑畿輔饑多所全活
癸巳擢知梧州府居四年人謠太和稱治行第
一丁酉

上命咸寧侯仇鸞兵部尚書毛伯溫討安南叛
酋莫登庸進公爲廣西副使駐南寧典兵事登
庸行間我軍公募死士入其巢盡得其狀乃先
家治我軍通賊者法登庸始懼公謂孤軍深入

難與賊爭利用宣布朝廷威德稍稍出不意略

定諸黨與勢將自困時諸夷酋憑祥趙楷韋應

龍州李寰各勒兵應安南惟思明黃朝持兩端

未發公度朝可急使乃使使密諭朝啗以厚利

朝遂擒楷等以獻尋進兵討斷藤峽叛酋侯公

丁等平之斬首千二百級降諸徭三千人論功

陞一級先是思州忠州間有峒四守臣議所屬

未決公從民願定議以峒屬南寧設官置戍守

之峒酋黃賢相逆命公揚言大征密構會峒民

文草卷之六

十三

令自爲計毋從賢相俱死賢相懼請降會陞浙
江參政督府難公代上疏言征南事重非翁某
不可有

詔復留參政廣西時內夷旣芟登庸益孤甚督

府以問公公曰可矣師遂進公護軍屯憑祥爲

中堅當要害部四萬人倍諸道兵壁賊境上獲

其謀縱歸使趣登庸降登庸大恐聽命公輕車

從將吏出鎮南關受降登庸至則頓首謝死罪

公探其懷中得素紙援筆大書曰

主上好生寧復追竭穀間嘲嗽小故第順命則不死永保南荒持此爲信登庸聽讀顧左右曰降已晚矣乃遣姪奉表入朝

詔罷安南爲都統使司班師再陞公一級壬寅進四川按察使癸卯進陝西右布政使轉左甲辰卽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關內居十月進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宣大號虜衝公至則蘭卒乘治芻糗法令嚴信士有一夕去亭障臥者雖數百里外公忽遣騎簿問罰隨手行人莫測其何術也乙巳八月虜大入公選壯士伏强弩射却之捷聞

公文草

卷之六

十四

賜書褒勞築邊牆東自老營堡距滑石澗袤二萬餘丈進右都御史蔭子思佐國子生會大同宗室克灼謀挾虜反公密授總兵周尚文計名捕諸反者而宿兵各關隘待虜未幾虜果入敗去有司上克灼獄伏誅公進左都御史再蔭第萬程時虜酋俺荅憚公威名款塞求貢詔下廷臣議未決公條上安邊疏大畧謂虜貪

寇則利部落貢則利酋長臣職在封疆惟知戰守貢亦備不貢亦備

天子嘉納焉曾襄愍之未得罪也議復河套介故相夏公以請公獨謂復套與搗巢不同疏陳其不可狀仍貽書戒夏公毋輕發夏公不能用卒與襄愍俱死西市人服公先見云己酉春虜數十萬騎逼宣府公急請周尚文代宣府將趨之兼程至曹家莊遇虜大戰三日報虜兵益集四面圍之公聞卽擐甲躍馬從壯騎數千往援騎士諱不聽未至虜壁數十里會大風起公令車騎曳柴揚塵虜大驚曰翁太師至矣輒解圍遁我兵迫及之斬首四十級

公文草

卷之六

十五

上大喜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尋召入視部事丁外艱歸庚戌秋七月虜復犯大同軍書日夕至上手詔奪情起復公以尚書鎮宣大公病背疽疏乞終喪未達八月虜薄京城本兵以逗撓誅上復手詔召公還部公卽哭几筵力疾行時相

嵩貴有寵

上數問翁某至否嵩素不悅公因密奏狂虜陸梁

上日夜側遲賢之席急於救焚臣竊爲翁某計雖重趼百舍飲泣萬死猶未足以報恩而塞責也今盤桓久頓未知至日

上強食自寬謀武盈朝何必翁某

上頷之比公至去聞

命日僅月逾然

公文草

卷之六

十六

上已入嵩言公見嵩又偃乃坐前趨命遲鐫秩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畧紫荆關會疽發病甚上疏乞骸骨終喪

上怒曰此快快終不爲

國家用罷致仕尋以謝疏字訛削籍爲民久之上復思公起爲兵部尚書公時方約客游武夷道趨三河去鄉百里公愛其山川卜樂丘至闕之清流疾作亟歸卒于上杭舟中時壬子十月十三日也又六日

詔命始臨門其年禮臣以卹典請得

賜祭葬隆慶改元始追謚襄敏贈太子少保公生于某某享年五十有五卒後若干年葬三河卽公所卜地也配贈夫人張氏早卒葬海陽繼配封夫人孫氏子某女某公六歲居母喪盡禮知成人及貴負土葬父廬墓三年俸入輒斥以置義田祠堂及賑助鄉里意豁如也學無所不閱一時所與同志講德皆海內知名儒者而操行恂恂若處子不爲崖異至其當彊禦蹈險艱

公文草

卷之六

十七

奇氣神表屢履一世卽貴育無以奪之歎歷中外幾三十年所至用廉武決策臨敵叱咤一呼而數萬甲兵如取之掌握內益今相國張公嘗稱

世宗朝邊臣行事適機宜建言中肯歛屢屢推公屈一指焉當時

天子虛心相待朝馳符而夕登壇其遇合亦且不在方召後然一夫關說錯莫竟死將所謂木強先朽天道固然耶而世或傳侯鸞實構公公

刺梧時嘗法治鸞橫卒十餘曹以此得報察其本不然予與修

世廟實錄方鸞自大同入典兵舞手作氣勢勲輔大臣無所不狎侮然未嘗一言敢侵公公來而

上與嵩論對語今歷歷具掌故使嵩一言能爲公道南海所繇來及病疽狀則然解矣鴟喙虎吻摧墮長城乃以責賈豎兒子誤哉所聞予故追論嵩而直書之爰及公繫載擄之辭辭曰

公文草

卷之六

十九

兩越之界三山發祥是生人豪光翼明昌識淹墳索才美珪璋敷於制科蔚爲望郎出守劇郡展也循良惟

帝問罪於彼南荒選吏視師惟公是臧公策彼酋內倚中行此伐其謀彼則于襄之酋就擒不缺我折乃征藤峽先礮其強薄曜餘威則莫我當懷彼四峒歸我侵疆間使旣遣關門納降用安反側旋定助勦惟

帝念功俾鎮朔方計剪宗逆載戢邊防據鞍厲

戰虜則大創絕幕千里傳檄諸羌時稱尚父奮趾鷹揚召爲司馬王國是匡忽罹閔凶趨歸踰

詔起伐戎墨衰急裝兼程奔命起居不遑惟彼儉壬貝錦斯張行間待罪固請終喪於爲逸民

山水徜徉

恩命賜環公也則亡薄海蒼生咎嗟失望卹典渚加爲龍爲光名臣之阡于焉孔芳

禮部尚書遠峰汪公神道碑

公文草

卷之六

十九

故宗伯遠峰汪公翔歷宦途幾三十年不爲章言亢行以自標眩而風流波靡身所徧經乃能簡直自遂未嘗以熱腸軟口取憐于世察其履蹈純至真完人也世多有知之者而予爲公壬戌所舉士服官同朝受教最習凡幾合幾離竟以畢公之世故知公爲獨深是不忍銘公又不能不爲公銘也公名鏜字振宗人稱遠峰先生公考曰晁祖曰洛皆以公貴封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妣皆贈夫人其先蓋欽人也勝國時

有泰亨者爲慶元都目葬于鄞後遂占籍爲鄞人云公之始姪也有異香之祥岐嶷異凡子年十四卽負笈之姚江傳戴記學名起膠庠中年二十三甲午領鄉薦數困于春官癸卯贈公卒裏事以禮丁未成進士應選讀中秘書已酉授編修癸丑充會試同考官甲寅教內書堂已未陞侍讀尋管理文官誥勅壬戌再充會試同考官是年十月陞左春坊左諭德往視南京翰林篆明年署南京國子監事甲子

公文直

卷之六

二十一

上召還秋典應天試乙丑再充會試同考官丙寅陞國子祭酒公之典制詞也文章爾雅得大體其取士一取裁于經術尚本實抑浮華其教士于成均皆飭規勵行嚴而有法清儉廩之乾沒者以給諸士用其餘以饒書史傳之太學至今賴焉是時徐文貞器重公心知有倚扼公者故推公南京工部侍郎以解其意既而所司奉開讀例改公別衙門用己巳補南京太僕卿自陳乞罷不允隨丁內艱辛未服闋復爲南京工

部侍郎壬申改貳南禮其秋召北爲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事充

經筵講官癸酉

今皇帝初御經筵賜白金綵幣隨陞左侍郎充實錄副總裁

穆廟實錄成陞俸一級丁丑八月改吏部左侍郎管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

世廟實錄成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賞賚甚渥戊寅以疾乞休凡四疏得請以歸蓋公歸

公文直

卷之六

二十一

而養高林泉曠恤宗黨爲德於鄉者凡數年而公逝矣典刑消歇惜哉公爲人矜慎朴雅任真坦素絕去雕飾與人交落落無情致然徐而察之其待權貴人猶是也嚴之溷張之驕公皆平視之直柔而已人以此服之公恬於進取當先皇帝裕邸時將以公侍講讀有所得之者公輒譏講讀南院篆缺將以某往某祈留擠公公亦不避遂拜而南其爲世所藉口者惟甲子南畿試事而事本末有可按覆者先是公與孫公

世芳典試南畿孫卒于行公獨受事時有詔以
郎署長充房考始郎署長布席與公比肩坐公
引故事置隅坐衆固已啗之乃相約所取括帖
畢數而至以此持公使不得有所裁擇會外論
嘖嘖謂士子有以貨舉者公還朝且發其事則
飛語中公矣予猶憶燕見公公手袖中書一通
視予乃貴人爲其子地者且讀且盛怒唾地而
予見名爲入室弟子獨聞之流俗信耳謂隨夷
溺此類也可歎哉公生于正德壬申二月初五

公文草 卷之六

二十三

日卒于戊子十一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七所
著有禮經訓解若干卷餘清堂定稿若干卷藏
于家茲宏裕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于某地而奉
沈太史狀屬予銘隧道之碑銘曰

泱泱東海秀發人龍才標國器學擅儒宗遵途
遠道騰軌高騁慶雲扶質清風承景橫躋丹陛
直造詞林淵停玉潤質文彬彬屢握文衡雋華
畢舉洩洩彤彤慶協當宁成均秉鐸允也師模
文章禮樂鬱然兩都視草鸞坡規摹典誥金鍾

大鏞元氣渾灝

先皇潛邸績懋青官輔善弼違啓沃斯崇北扉
儲士宣揚淑誨正容以悟德言足佩鴻裁鉅典
石室永藏橫經講幄曳履文昌世尚脂韋我躬
惓惓未履滿盈先懷止足夢遊白社詔餞黃金
二疏之風百世可尋山巔水涯左圖右史振窮
憫乏自宗及里天胡不憖國喪老成七十七年
全節完名豈不蒙恩徵信君子琢石崇岡垂照
來禎

公文草 卷之六

二十三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

肅皇帝時海內文學知名之士蓋人自標幟云
而吾友鳳洲王公最後起實以異才博學橫絕
一世每有撰造率攬漢魏六朝三唐作者之奇
而出之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廣聲力氣義能
鼓舞翕張海內之豪俊以死名于其一家之學
直千古可廢也一時士人風尚大類王伯安講
學之際而公之變俗有加焉雖然伯安以講學
名卒所以顯者功烈也今世人皆知公之詩若

文而其平生行誼非予莫知其深惟是蓋棺且久而麗牲之石虛而待予予不敢以不文辭矣公名世貞字元美鳳洲其號系出瑯琊王氏自晉丞相始與公渡江而南世爲浙人後有崑山學正諱夢聲者因家于官而太倉之王自夢聲始又六世而爲公大父質菴公倬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思質公忬配郁夫人實生公公幼稱爲聖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十五爲寶

公文草

卷之六

二十四

劔詩得奇句十八舉于鄉丁未成進士會選館舉主諷公贊文于夏學士公恥干謁謝之除刑部主事嶽嶽風稜持三尺惟謹綬帥陸炳方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姦校闕某欲貸其死公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徐公以請公不許固安令以事忤厭璫坐蜚語抵罪公廉知其誣竟白之時分宜相當國雅重公才名數令具酒食徵逐微論相指欲陰收公門下公意不善也而相所讐郎中楊繼盛下獄公爲糾察

體楊夫人訟寃公爲手定疏草楊臨命東市公又爲收其屍治歛具與諸同舍郎以詩哭之分宜遂大衛公銓司兩推公爲督學副使皆格之補青州兵備副使青故多盜盜之黨多游於橡史爲耳目吏莫能問公至行保甲法重懸購盜之賞閭里輕俠少年皆收募爲用群盜屏跡嘗按捕罪人雷齡不得齡故善捕盜公心疑吏王尉匿之一日試使尉詰盜具得主名公大喜曰是何神也吾得盜媒矣立召尉責齡所在果得

公文草

卷之六

二十五

齡有豪徐進道被公罪不至死而進道恃其宗強黨與衆陰謀勒兵反公聞故緩其獄令捕盜自効而進道謀漸解遂縛之盡散其黨青人相與手額頌公曰吾曹父子安而室家聚誰之賜也始東諸侯見謂公文人少年不習爲吏第飲酒賦詩爲豪舉耳比公至鎮而精嚴練事發奸隱如神乃皆歎服以爲趙子都之流聲籍籍輦轂下而分宜父子益忌公又以公父司馬公受世廟特達知不媚事左右瑕釁滋起會虜入

州分宜遂釀爲司馬公罪構下獄當死公亟解
青齊印走長安與其弟太常公敬美叩闕請代
司馬急止之曰無速死乃翁爲也則相與因服
跪道傍遮諸柄人車搏顙請救而諸柄人皆側
目分宜無敢言者于是司馬竟不免公號跣扶
柩歸倚廬于旁三年不飲酒茹葷禪除猶葛巾
直履持心喪遠邇哀痛焉會
莊皇帝卽位與太常公赴闕訟父冤略言殺臣
父者本嵩父子非

古文草 卷之六

二十六

先皇帝意而臣父曾督兵薊遼効首功八百級
嵩盡屏不奏獨奏按濞州小失事曲法至死惟
陛下哀察疏入有

詔追復官於是南北臺省言者謂公父冤旣雪
當一出報

主尋起補大名公猶隱軫思痛不忍出也日報
賜以力孰若以言乃應詔條上八事法

祖宗以弘

聖德正

殿名以尊治體酌恩義以處

宗室寬禁例以求才哲修典章以彰國紀推德
意以昭大勸明爵賞以徠異勲練兵實以重根
本因寓書相國徐公太宰楊公具言某報

上止此不復任馳驅請以死辭而兩公復書以
大義譙讓公公不得已之官尋遷浙江參政治
吳興時久而穀翔貴富人閉粟高其價公謂未
可卒禁乃首捐俸五十金積穀以風富人富人
之粟益出至冬得三萬石以代貧下戶賦而以

古文草 卷之六

三十七

其餘賑復上疏言吳越新罹兵火它供億繁興
民不堪命請汰內府內官大小監冗食及清錦
衣諸衛寄籍者爲根本計事雖未盡行然竟得
改折漕糧十五萬三郡人賴焉再遷山西按察
使屬郁夫人病兩疏乞休未報投牒竟歸中道
聞計袒括星馳氣息幾不屬服除以薦補楚臬
旋轄廣西一月入爲太僕卿復自太僕擢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督治鄖陽鄖陽在楚西南無兵
馬財賦之重前中丞皆臥而治之公獨刻意振

刷甫下車劾一守一令墨吏望風多自引去前
中丞嘗奏留邊餉備鄖緩急公以九州一家憂
在邊鄙今通覈所部屯田以本色備荒折色充
餉不必須邊餉而給也而鄖又適少事奈何輟
所急以事無用竟奏罷之公又以楚地再震荆
州壞廬舍尤多疏引京房占有臣道太盛語又
嘗遺京師人書言江陵浸淫耳目之好非社稷
福其人泄之而江陵積不能平數言於人然以
公才高行清猶隱忍收人望稍遷南大理尋以
公文草 卷之六 二十九
人言改應天府尹拂衣歸公嘗屈指前後所忤
三相國分宜睚眦殺人人入其網無得脫者新鄭
編而教于言嘗力持其訟冤請急二疏不肯下
既而悔之知其無他腸也若江陵則且忤且合
以飛箝釣餌雜出中人手書不時至皆款款輸
心道舊語計未有以絕之會予化女以守節感
冥契立恬澹教門公有當于心輒焚筆研謝賓
客與余結廬城南戒食梵誦甚苦間相對談平
生所經啼哭險夷之境如夢如醒且沾沾喜也

蓋自是江陵始息意予兩人不深忌予亦不復
以官爵餌公予兩人亦相得也曰此度世不足
逃世不有餘乎嗟乎豈圖末路更以此被物色
而公亦尋爲予餘羶所累也公初起南京刑部
侍郎爲父請
卹典得贈大司馬予祭尋改南京兵部侍郎以
三品考與官蔭一子入太學時已遷刑部尚書
會有言公曾被劾不當得考者所司具言公歷
官行跡無玷不與大計論劾比事旋已然公自
此歸志益決凡三疏乞休始允歸歸九月而卒
卒之前數日手條家戒及身後歛葬諸儀甚悉
及期與僧某從容談笑說偈而逝若有悟脫然
而余女懸記公所謂卦盡八八者亦竟驗矣公
至性過人卽篤老奉司馬蒸嘗必哭泣如初喪
與季敬美太常公友愛極篤嘗宴客莫愁湖是
日聞太常計後過湖上未嘗不流涕也祖質菴
公嘗置義田千畝贍族人公復以膏腴益之及
四方有所饋入往往緣手散施咄嗟而盡酒人

公文草

卷之六

二十九

詞客縉流羽伴叩其門不以事辭昏夜告急難
不以嫌辭邑里中遇水旱繇役請命當道不以
非分辭尤好以文字獎掖人後生初學每得公
一言品題一面傾吐則或希聲射影傳相引重
或故於廣坐字公以示親暱而黠者甚或陰持
幕中頰笑私語賣公公明知之一笑而已以故
人皆歸心或恩及人而人不知所自醉罵人而
人反思之迨公卒閭閻兒女輦蹙相弔海內士
大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太息焉蓋其誠心爲

公文草

卷之六

三十

質含覆廣而雕琢少公所著有四部藁世已刻
行四部有後集未刻有別藁未刪定藏于家右
今著述之富公爲第一其所蒐獵百家子史皆
以意鎔鍊翕然爲一家故公之詩使事構體不
嫌小出入要歸之元氣決北大海濔泓中無餽
飢寒促鐫刻深險之態如其爲人寬疎磊落皆
所謂得其大者嗟乎後世有蘇長公乃能評公
之文有郭有道乃能第公之品而予以竹林舊
社粗述耳目大都儻亦庶幾文獻之足徵乎公

生嘉靖某年月日卒於萬曆某年月日享年六
十有五娶魏氏封淑人子孫婚嫁之詳在誌中
公官至六卿法得專葬猶哀思司馬遺命祔葬
於項涇之原計聞
上特贈太子少保予祭二壇賜金四百錠遣官
治葬公長子兵部武選司主事士騏川遺命疏
辭

賜金不許至是萬曆某年月日始克成葬而公
之子屬予爲銘亦公志也銘曰

公文草

卷之六

三十一

昔在寓公江左夷吾譜干瑯琊幹碩華敷迨我
三朝世典國樞二美承之分道而驅公起詞壇
耻名一儒執玄之契遡古之初肆意衝口千灌
百輪代之作者實繁有徒心先氣盡曰見大巫
又如東海平吞五湖其書滿車與正朔俱德以
才掩誠因恕孚哀矜犴狴剪扶城狐出靖四國
靡寧弗圖案無留牘道不鳴桴名高衆生忌者
當塗哀哀司馬以死謝胡吮血藁街叫天無辜
白日愁淹滄江淚枯

帝感孝誠沉寃昭蘇得時再駕稅於兩都一嘗
禁齋託宿遽廬亦吏亦隱爲德里間斥其脂田
與其俸餘賜有藉蔭貧有解襦時曰衆父可號
可呼既疲津梁乘化而徂副本名山英名八區
項涇之陽松檜鬱紆雲旗霓旌司馬步趨鐫此
貞珉永世不渝

經略朝鮮薊遼保定山東等處軍務兵部
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桐岡宋公神道
碑

古文草

卷之六

三十二

萬曆丙午前經略朝鮮桐岡宋公卒長子守一

伏闕上書白父寃

詔復故官次子守敬乞予神道文志公不朽予
惟公朝鮮復國之功

皇上擇日告

廟宣捷班賞將士有差國王特疏陳謝陪臣父
老勒碑建祠尸祝公者以萬餘計其詳具載大
學士龍江沈公志中予復何言獨念公功最捷
亦最高任事最難而浮議搆公者亦最急嗚呼

非予其誰表之按狀公之先會稽人始祖元占
籍杭之仁和里凡數傳而生富富生義義生儒
是爲公父虎山公長子應期次即公也公諱應
昌號桐岡嘉靖甲子舉于鄉乙丑成進士知絳
州陞刑部員外郎改戶科給事中轉刑禮二科
左右給事出爲濟南守歷山西副使河南左叅
政山東按察司使江西福建左右布政使進都
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大理卿工部右侍
郎隨改經略以三品考最贈祖父如其官廕一

古文草

卷之六

三十三

予入監讀書兵部覆東征功

詔加右都御史世襲正千戶公居官精心救荒
其禱雨多用春秋繁露法輒有奇應有龍見于
甕及猗氏壇井中鱗角皆具蒲州水啣城城圯
公操文祭之水驟落三尺其他編審義倉鄉約
保甲至今絜爲令不廢上下安之公守絳常受
委查閱寧化等關目擊邊弊登陴浩歎及官給
事新鄭方以互市議邊公即疏陳撫賞不便者
三巡視京營邊報狎至江陵以無虜對公輒據

僕以聞陳防虜七事江陵怒遂出公濟南嗣後累官藩臬叅伍兵事略不以外補爲解旣而建節山東首請加意防海復營衛巡司諸舊制衆皆目爲迂濶未幾朝鮮告急始歎服公神算而經略之

命下矣壬辰初倭奴舉六十六島之衆當劉哮倡亂之秋我方西討未遑東征倭奴突入朝鮮國王李昫走竄義州虜王子臨海君肆順和君珏發靖康恭僖二王墓八道三韓殘破幾盡聲

三
公文草

卷之六

三

言內犯京師戒嚴

詔拜公兵部右侍郎經略薊遼山東保定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時經略創設提督大將軍李如松羈寧夏未至繕甲練兵儲糧製器又倉卒未備

詔書督促正如空手搏戰耳公鑒空支吾不兩月而部署出關會遊擊沈惟敬使倭道謁公公曰我奉

命討賊知有血戰耳汝母以身試法臘月與李

大將軍踏冰渡江惟敬執款議如初公屬繫軍中不許更入倭營而議討賊益急春正月兵薄平壤倭將平行長築飛樓鑿壁穴守牡丹峰以相犄角公指授方略圍其三門外布鐵蒺藜數重火器齊發毒烟蔽空吾軍舍解藥仰面攀附而上諸門盡破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溺死者無算行長卷營遁回王京人將軍輕其屢敗走探地形倖遇重圍大將軍殊死戰斬金甲倭墜馬而楊元張世爵援兵復至倭潰圍解散

公文草

卷之六

三

是時王京聚倭號有三十餘萬且又當八道之中去釜山千五百里倭不退朝鮮不可復也公方畫依山俯攻之策而李承勛兵留于山東陳璘兵奪于薊鎮沈茂兵遣還浙江進不能策疲病之卒退不能待救援之師夜令死士以明火箭射燒龍山倉十三座糧盡倭棄王京而去公又遣兵追擊至南原與清正夜戰又追及晉州斬級甚衆倭自此仍還釜山舊巢又復遠遁熊川西生浦蓋朝鮮之局始完而公亦乞骸骨歸

矣歸之日王率光海君宴公江亭麗人傾城相
送尾至數百里外拜泣而別是役也索回王子
陪臣宮眷百餘人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
壤開城王京摠還故地二千五百里而議者猶
以請封撤兵罪之夫倭封于乙未之七月公歸
于甲午之三月則請封不在公也公留劉繼兵
萬六千居守而予議撤還則撤兵亦不在公也
公提軍絕域身經累戰夏沐暑雨冬偃冰雪食
無鹽酪臥無甘寢乃不以驅逐朝鮮境內之倭

文

公文草

卷之六

三十六

爲功而以退歸釜山海外之倭爲罪此公負國
平抑言事者負公平假令倭終盤據開城耽延
歲月薦食畿輔揚帆江南王于不生還朝鮮不
再造兵連禍結老師費財又將何以處公哉公
方面紫髯目如閃電東征陞辭

人
上遣黃門陰瞞公風神警亮罷局岸偉大喜得

賜金綺以寵公行旣入朝鮮又

賜麒麟一品服公感知遇每與李大將軍以死

自誓戰勝之後拊傷掩骼招歸脅從以萬計仍
分前兵屯守大丘南原慶州等處移檄國王斬
整挑濠築關置埃修設善後之宜甚備行軍賞
罰嚴明軍需節省僅支馬價二十餘萬揆事圖
策捷出人意表每當百司使者咨請輻湊公隨
事裁決初若不經思退而驟議之即老吏宿將
終不能易也曩公受

文

肅公文草

卷之六

三十七

則無處不瑕難一他鎮調兵必先主而後客老
弱居半道路遷延難二邊臣伸縮自由而經畧
則空名客寄俯仰隨人難三羽書以風爲遲速
語言以譯爲往來難四朝鮮利于留兵不利罷
兵倭來則貸手報仇倭去則張小爲大飾緩爲
急難五李氏盛滿人心不附而又立萬金之賞
懸封拜之格忌寧遠者并以忌公難六嗚呼此
公所以累疏乞休高臥西湖絕口不談東事也
然朝鮮陳謝有疏

朝廷敘錄有旨何忍不一爲公論昭雪而今忠
臣孝子扼腕不平哉昔淮西文昌黎不及李愬
愬子曳碑什之訴功于

朝命段文昌更撰以旌其伐杜弼請裁抑勲人
齊高祖令軍人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
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汗流高祖然後諭之曰箭
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判汝猶頃喪
魂膽諸勲人身觸鋒劍百死一生乃以尋常例
之耶觀此而宋公之論定矣余故略他績不書
王入肅公文草卷之六 三十八

而著其復國之功勒石墓道使讀者識公苦心
云若生卒婚娶別有志錄曰

島夷不靖肆彼鞠凶八道三韓如葉掃風君臣
父子奔播西東箕疇故墟幾亡是公

帝命六師誕張九伐發弓斲艦走雲掣月復城
歸胤恩浹窮髮龍子暫分虎符復合我武維揚
稽顙

天闕馬鳴蕭蕭歌凱東回功成不賞市語如雷
旁臣解體戰士心灰公咲何言請付口碑時清

明定終遭

天寵玉冊金書泉臺夜永劒履衣冠精靈呵擁
穹石干霄星垂斗拱巖谷綿亘草木蕃鮮桓桓
隧道鬱鬱新阡何以報公有冢祈連何以報
君億萬斯年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六

王入肅公文草卷之六

三十九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光祿大夫保兼李泰吏部尚書建寧太守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勇時敘校梓

王襄毅公墓表

自西虜款貢受封二十年於茲虜每言兩國一
家咸王太師功時時問太師起居云太師者我
蒲坂襄毅公也當把漢那吉之來奔也衆惑所
置公言此笠者犢也而可易趙全策一酋兵索
之則曰殺而孫乃戰策二萬一俺酋棄孫則資
手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把漢以忍酋死而角黃台吉策三

廷是公議乃先官把漢而要趙全付公趙全我
所重購以諸亡命導虜者也俺酋與趙全謀果
分道入索公遣諸將腹背攻殺虜過當虜懼遂
殺把漢則好言來曰幸歸我孫誓世世款塞公
庭數曰而罪多繇趙全全與孫孰親

天子不以其罪罪而孫且官之而徒手死而孫
耶俺酋聞孫在又把漢哀泣惟太師命公爲請
詔許歸把漢而屬公主封貢事虜旋獻趙全等

然第約不犯雲中公詰虜使者酋語塞遽絕東

西部以聽然內外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甚至引

嘉靖馬市扼之而大帥某亦陰異公議公反覆

抗疏大指以爲頃貢市自虜意非往哨虜比且

先帝禁馬市非禁納款也俺酋老矣又父子意

貳頗厭兵而新德我今第成貢市即遠不收知

臣保老酋矣假臣數年以全力俟隙無害也是

故羈縻者權也而制禦者經也當權弗權是經

無時修而旣不已也且戎夏苦兵久矣天或者

予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息肩乎於茲虜言十者言羊馬之年當與中國

好黃酋卜南寇必死殆天意非人力也今邊將

不焚噲而哆口橫行匈奴甚無謂也虜之橫也

人思甘心焉而虜自虜也微獨勢不能之也機

蒙末而議尋丈也願旦夕定議毋失機慙虜自

貽悔

詔集羣臣議最後多是公而新鄭主公策尤堅

乃王俺酋以下有差而

報可市約如廣寧開原虜拜表謝歲貢馬爲常

公益厲將士固險除罨墾荒通商招流亡散趙
全黨以軍需縮費及市稅稍出所減客餉爲撫
賞具而大司農省經用歲可十五六矣比滿三
市

召還復條善後事而虜畧西海以公籌無譁云
初江陵頗右公公亦功之旣入則疏救彈江陵
者又欲梏所暱於是江陵嗾言者攻公

上特諭內閣此朕佳尚書安得爾然公遂固辭
去年未七十

王公文章

卷之七

三

特賜存問歸十二年卒往予入班行有嶽然四
傾者公也其識措類爾虜嚴之若神宜哉當公
落落首議便不便公者畧如湟中羌事公亦發
憤取營平自方要以酌經權之宜乃費邪備邪
備邪費邪繼事者權輿之謂何夫未有三世乎
匈奴而一日事者也藉令今日復有異議帥當
公公復何如視我而公乎已矣公成進士鄭端
簡蚤知之曰宜任鉅公所至有名績凡南走倭
西創虜而後乃督上谷雲中至大司馬甚矣乎

端簡之知人予故據公外孫楊太史狀表其大
者曰隆萬間有以天之道

國之靈而柔虜生民者蓋二十年未翦焉而其
始幾奪於人人嗚呼是惟襄毅王公不朽之藏
公諱崇古號鑑川人稱鑑川先生餘具狀中

陳文端公墓表

特進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蜀陳公旣致其仕之十有七年是爲萬曆丙
戌時公之冢君學士于陞方侍

王公文章

卷之七

四

上講幄都人士日從而問公無恙冀公再起
上亦篤念

皇考舊學之臣行復

召公而公竟以是年六月卒于里第計聞

上震悼輟朝下所司議

賜祭葬贈官如故事加等已又下太常議謚

上若曰不後其君動協諸道惟文端可其以是

易名焉學士君則旣藉手

恩綸慰公九原矣而復綜輯公之生平介張大

司馬爲狀俾某揭之而表諸墓嗟乎公則安用表哉公諱以勤蜀之南充人其先世自閬徙數傳皆受耕讀亦有爲郡學博爲進士者而皆不甚顯其積德累澤卒以發祥于公公之生也母氏夢有星如月下燭庭復有神授以文石旣而公生果岐嶷警穎動止有威不好兒弄有日者奇公異日當爲名宰公父喜曰兒其爲名邑宰耶公曰安知不宰天下乃益大奇之比長受博士業願不屑爲博士家言沉浸典故上下千載王叔肅公文草卷之七五時有所自得者二十七舉于鄉三十一成進士選入讀中秘書其閣試文有將與臯夔說且爲伯仲不知蕭曹房杜爲何人之語見者無不噴噴旣授翰林檢討乃愈自檢厲無文酒徵逐之好而獨與錢塘高公儀華亭陸公樹聲爲道義友居恒策款段趨朝謁外惟據梧吟誦不輟廳事前治畦栽蔬泊如也時貴溪相當國于詞垣中獨才公願得公爲青詞屬草公婉言遜避旋以告請貴溪因此惠公公不顧而益介介自喜

竟不肯撰玄儀諸文蓋高公相後嘗自稱一生所愧惟陳公以此起家三十年寧迂迴宦轍終不屑投足倖門以希速化旣晚登用意不可即奉身引決人或笑公迂則曰士君子立身行已當自迂始作法于迂其弊猶通作法于通則孔光張禹之徒且抗旌援臂而前矣穆皇在潛邸時公與新鄭高公偕選入爲講讀官亡何高公去公獨侍九年餘啟沃最多結土知亦最久時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六一世廟齋西宮儲位久虛會分宜相用事受宵人指以意探公公爲莊語解紛皆中肯綮分宜父子得公言立解公又密啟穆皇慎舉止敦誠孝誠左右謹口語卒以鎮安危應成羽翼之功而深自晦匿時無知者穆皇登極之日手詔擢公以禮卿入內省堯樞密時分宜新敗更猶漸於權利朝第未嘗公雖慨然有意澄清而亦不務爲激詭東濕之先是公已條上謹始十事疏已又上厲精修政四

事疏最後又上時政六事疏語皆具國史中大要主于弼主德定國是澄官品壯軍實而一本之老成厚重

上皆優詔嘉納亦頗采公言之有効以故隆慶初巖廊畫一海寓和寧則公之功居多焉公在朝不佞游從所善必海內正人君子即不善必不與之陰陽委蛇然能絕去一切町畦城府人一見信公久之乃愈親公雖以貴溪之讎分宜之鰲始終于公無所加而其後乃與華亭徐文貞公新鄭高公內江趙文肅公同秉政徐公

文貞公新鄭高公內江趙文肅公同秉政徐公

七

宿德重臣新鄭以後進頗易之至不相能而各修其郅公雖習于新鄭乃文貞獨信其無他卒無纖介於公即新鄭之與文肅始以忼慨任事語合後亦未免參商乃與公獨無間言公之決去也則若有感于江陵之恣睢者而公耻以是爲名人亦竟莫能名公也公嘗一校士禮闈一爲國子祭酒一敎習庶吉士士之出公門下者公時時相與端弁而言本忠孝依規矩即學士

君躡武詞垣駸駸負鼎鉉之望然公故不急其進嘗曰吾生平不能脂韋僂巧廣交借譽而第以朴忠事

主直心處物士君子所重在此不在彼學士君沐浴斯語卒爲世聞人公雖去國甚早不及究厥施然至于今家駒國寶皆公所貽爲天子樹人甘棠之澤綿遠矣公自少時即不爲經生學服官而後則益務明習當世之故所爲詩若歌第取陶寫性靈無事鈎棘或見世儒聚朋儔游

王肅公文草

卷之七

八

談不根以取世資輒掩耳不願聞乃旁究竺乾大旨嘗曰此儒者向上歸宿處吾輩還真反原畢竟在此第不可爲少年訓惡致遺世故而忽細檢則其害不可勝言蓋公之學醇而識遠又如此噫嘻公今已矣海內耆碩縷指胡啻晨星如公者夫安得起之九原共且以

肅皇之季柄臣之勢張甚公日出入裕邸令萬分一有不測夫非覆巢之卵乎公如稍稍以利害怵其中微有所左右即國本搖矣

新鄭諸公相踵尋齒牙宥密之地幾爲仇府夫
爲人臣不顧國家之急而第競修其怨致小人
投間抵隙市權煽亂謂宗社大計何公之所以
潛幾隱畫務于調劑其間蓋其意念深矣公旣
去國諸公亦相繼賈旤而公獨林居十七年
天子爲下璽書存問比蓋棺之後榮哀不缺迄
于今譚先輩典刑者以公爲歸公殆庶幾所稱
社稷臣旣明且哲者歟某是以表著其大者俾
國史采焉若夫生平世系與其所以爲德于鄉
里

王肅公文章

卷之七

九

質行於家者則更僕未易窮且誌與狀業詳之
是固可畧也

戶部尚書本菴楊公墓表

今世紀墓之文有碑有志則不得更署表表標
也謂標顯世所未知之人未睹之事用以決疑
闡幽故足迹也若名卿碩臣高議雲臺之上國
文家獻以日月書功尚安所藉而表焉乃余獨
於故司農楊公不能無言公諱俊民號本菴山
西蒲州人舉嘉靖壬戌進士余辱與公同年嘗

間謁公之父襄毅公於大司馬邸第當時華夷
之望方歸于襄毅公而公以進士高等年地風
采裒然出其輩行其年會當館試公以襄毅公
指稱疾不謁試而諸謁試竟以蜚語報罷視公
如翔鴻之在寥廓云旣入仕以戶部浙江司主
事調禮部主客司歷陞儀制司員外郎精膳主
客司郎中出爲河南提學副使轉叅政尋召入
歷太僕寺少卿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大理
寺少卿復自大理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
王肅公文章

卷之七

十

鄖陽自鄖陽改撫山東以右副都御史往入爲
兵部右侍郎丁憂以原官起補戶部兼右僉都
御史督漕河撫鳳陽等處尋召回部陞左侍郎
改兵部署部事再署京營會倉場總督缺廷議
推公以侍郎久次晉秩爲戶部尚書未幾奉
旨回部在部若干年以二品歷三考加太子太
保薨於位

天子加優賜祭葬贈少保加贈太子太傅殊恩
異典差次襄毅公焉公爲人沉審有大畧所居

官常兢兢謹於法理不爲首鼠兩端而間亦以
機權輔正發謀應變稍規模襄毅公乃襄毅公
故敢決任事亦會其時得順指揮霍主親而人
信之公見謂小心怵然試刃於盤錯間調維上
下且寬且急時有所不能得之衆而得之獨不
能得之名而得之實者有如令公父子易地而
處不知其何如矣嗟乎是安可無表公初爲儀
曹郎執不受內宣兩使中州痛裁驕士豪黠吏
以法其在鄖陽議爭所轄官兵軍餉不宜汰減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十一
議移均州守道於鎮城便彈壓在山東議留班
軍訓練議減荒田賦聽民得自占開墾在鳳陽
議開瓜州隙地泊漕艘議選汰衛軍在兵部議
約束虜王撫賞數不得逾七萬議抽練京營兵
皆侃侃據大體畫長計無所規隨而至於最難
且苦雖欲有規隨而不得者莫如公之典戶部
時內傳買辦銀則爭傳雲南增歲課金則爭傳
長公主婚禮及鋪宮珠寶則再爭比礦議起公
一爭之遼左再爭之易州又兩爭之河南而

會東西征萬里齎糧與上供諸費交急則公之
難且苦更十倍然迄公左支右吾粗免敗闕盡
瘁之効至于物身邸次
明主爲之驚哀贈卹天下宜以此知公乃予讀
韓太史狀發憤于公道之不章人情之反覆然
則非余誰表公者公之爲戶部余亦承乏內閣
於時公私赤立外廷無不扼腕言理財者礦事
之興其初乃以繕紳議入而內意始動然
明主初亦以錫爵言不便而止高名之士至有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十二
面讓予以將順無狀者乃公獨陰贊予期以事
行之日該曹當以職掌力爭不獨令閣臣有劄
主名旣予歸而公果四疏諫開礦蓋至是苦心
苦口始盡暴於暗聞乃其域外遠識幾先早計
予知之外人未知也一宜表今制領國計於司
農帑吏因緣估商輻輳飲水茹蘗者不能有所
表見乃予獨陰識公取予一介必矜而嚴登其
堂則有一二短衣敝履老蒼頭出應客四壁蕭
然而韓太史又習公門內事室止一區田不過

三四十畝此今之貲郎墨綬吏所薄而公以父子世一品九載大農曾不得私中人之產世又其誰信之二宜表公入仕幾四十年其未爲都御史逮侍襄毅公一階半級未嘗以閥閱先人已再秉節鉞更踐九卿皆籍甚穀聽百行渾如東濕之政舍沙之口不能毫髮有所挂及其暖昧觸讒忌自典戶部始典戶部又推冢宰而天子再命公署吏部署都察院又類陰爲公地者悠悠道聽則以公介內援擠賢者路而予適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十三

辛筭事主行文書嘗密伺內指與公安關踪跡百口可按而保也蓋公奉職最敏厲而於進取則鈍與人最款篤而於結納則疎約已不以劇物憂國不以干名以故生平心事半爲吏才所掩而要以完節粹行從襄毅公於九原必無愧焉三宜表嗟嗟人世隙光榮名朝露耳乃自古不朽公論定於蓋棺若又泯泯使廉涸等腐珉玉共朽則儒者又安事孳孳勤一世以奉應耻忠孝爲哉自世爭喜議論好饒與人以才而悛

與人以品喜核蠶氣而輕先生長者端委正色之風余蓋嘗以身試謫而痛乎處俗之難已以天之幸

明主之知幸得早蛻劇場不復爲爭名者所錄猶記出都門時間遺同志兩言以謂我輩悠悠是非在事不明及事謝必明當身不明及身後必明今公之事謝而身且死已乃韓太史尚不勝青蠅之感至痛根株其所從來是余所不敢知亦不敢復操前兩言以信於天下將賢者固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十四

不宜久握利權處嫌地舉止竊鉄疑生所忌乎抑論未百年天與人方交爭爲君子而久之終翕然以定乎今石室論次與天壤不磨滅則有韓太史在而余以久廢無所避阿黨之嫌直書大書則亦有斯文在若其他家聲宦蹟及文章行誼之詳種種具碑志中知公不必賴以榮故

畧

贈御史遼丘邵公墓表

余同年憲使邵君有父贈御史遼丘公母封太

孺人節婦邵氏蓮丘公歿既三十年而始受憲使君御史贈乃太孺人獨生受封封之前一年而有司舉節婦得詔旌蓋又十五年而卒惟是從子從夫兩世恩賁差次相等而御史公不幸早世名不出里閭太孺人獨以孀母孝婦享有長年名載國史顯晦固殊焉嗟乎此憲使君所以悲而必欲得予一言爲表者也公名某蓮丘其號祖果自山右徙家長垣父信母羅氏生五子仲即公公年十八歲而父母爲擇配得邵太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十五

頰折齒聞於官官義之不問而公自是益籍籍著俠名乃太孺人獨心憂之曰君齒少也而人皆指目君有如弦急矢直而無枯羽之助可爲寒心君不若杜門讀書痛磨礱豪習以經術自顯其濟則提衡月旦飛辨雲臺惟君所欲爲不濟亦不失爲善人長者君喑喑悔歎自以爲不及於是遂折節師友間朝吟夕諷凜凜被儒服稱先王已而會伯兄穉弱不任里徭公乃復從業代之徭已不樂又棄去爲儒生而公病且死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十六

嚴君無媛姝愛恣色憲使君既入仕宰南陵入
爲某道御史嘗獨持風裁不諧時貴人或謂有
父風而太孺人固不訝也諭之曰爾父居鄉自
宜化俠而儒爾立朝自宜以法任怨有如意所
不可請與爾褰裳避之爾謂吾不能爲尹氏母
乎於是憲使君聞之乃趣解河東督饒之節而
時貴有不悅君者竟徙之遠外欲以中君而君
業爲冥鴻高隼不受增繳者以此蓋先是大司
馬石公嘗爲余稱憲使君奇氣表表而憂其及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十七

公生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太孺人生于某年
月日享年若干先是侍御君之卒也窆于祖塋
之次至太孺人更以壬午某月日卜葬于城南
大烏村之陽而其孤永年永春啟公壙合葬焉
惟是墓石未表授簡不佞不佞謹撫其生平大
者書而勒之墓上

參政仰芹馮公墓表

公諱子履號仰芹副使閭山公某之孫行人芹
泉公某之子今少宗伯琦之父舉隆慶五年進
士除固安知縣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職方員
外郎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兵備大同累遷叅議
副使時公以威望屢鎮重邊隆顯矣爲權倖所
中當左遷公乞歸免侍將太安人尋丁內艱服
除以薦起知和州尋陞陝西僉事兵備隴西歷
遷山西叅議河南副使以才堪部劇改脩兵易
州又三年遷河南叅政捧賀表至京遂乞休時
宗伯方直講筵亦請歸侍父病
天子許之爲

賜金予傳以歸亡何宗伯復趨召還而公遂病以卒卒之歲纔五十八公之病也宗伯請急決日章三上

天子又許之爲特予父母三品誥命宗伯得請則五日夜馳至家侍湯藥三日而公卒卒後天子復念琦講讀勞推恩其父遣守臣臨祭賜全葬嗚呼公於

君臣父子始終際會之數何其盛也公爲人才氣踔絕神爽無滯用其平生所施見獨吏跡多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十九

在塞垣初任固安剖決如神籍良家子爲牙兵習騎射使跡盜固安以無盜其任大同也值歲稔公爲發倉廩時糶糴商賈集而民不飢會司農頒新法加給軍餉吏匿而仍其舊一軍課皆甲公聞則呵殿至叱之曰吏舞法當死若以數百人死易一吏乎立追其新者給軍軍遂定當是時款市議初起諸邊或不能廉察將吏稍欺給虜致失虜心而又或心畏虜稍俛仰從之關出溢與無禁獨大同多寡一如額一日把漢

吉入市操弓矢謁公請與公之士射決賭衣馬公笑曰此不足煩吾材官吾文吏自當之今遠樹候公矢發輒中虜衣馬且盡公知其媿也乃更移候近使虜自射而漸以其物與之虜大喜叩頭去其有文武材善操縱如此再起治和州一如治固安時不倚遷吏傲忽州事和州大治繼治秦適盜起公馳檄喻之而隨以兵盜立解其在易也省向所供億過客及一切無名之費悉以養兵別簡募精壯自訓習之會有兵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二十一

天子使使者視師易爲諸鎮最辛卯彗星見民訛言易有王氣相驚告曰大師且至則盡走部司項馳告公公即留項與飲而陰遣人諭走者且曰夫驚不可以止驚子姑安飲行定矣東鹿有左道惑衆者聚至千人長吏馳白兩臺且請兵公笑曰何至是吾縛其魁而破散其黨檄至立解耳已而皆如其言公居常自稱使吾居官守職蹈常襲故無以喻人若當倥偬之會事變卒至赴竅應節或有微長蓋人亦以此推朕公

而是時易州奸民已有言近地礦可采用者兩
臺以問公公曰富國之道多端何必礦礦自上
開利一而害什百且易州近陵寢傷地脉不可
今公沒未幾而采礦之使旁午于道邊海有急
畿輔地洵需材賢使公此時而在用事者誰
能舍置公而公於爾時亦不知能抑首受成事
與否又不知能如今之豪舉者動則張小爲大
言誅言勦示武勇否嘗竊謂以公之材世受
國恩寧仗節死疆場間不當就閑寂猥附辭盈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二十二
知足之義而鍾給事則數聞公語矣云吾三十
年仕途所見稍自愛重安進退者非蹇蹇驅鹿
車即負重劾歸耳嗚呼公之勇退倘亦意有所
不可而姑托焉者乎公居塞上久習邊事馭將
吏寬轡策使各盡其長善郭將軍琥廉調護之
使終其任知楊將軍紹勳勇而傷其太急也語
之曰子剛而好察非令終道也後楊果以剛察
敗北死曰吾負馮公其他所推轂士吏以公敬
爲世聞人者不少初公爲諸生試臨淄歸夜雪

有侯生者墜谷中公扶之出乘以已乘徒步掖
而歸得無死長安賣珠媼因醉遺珠而忘其處
遽欲自刃公使趨召媼媼至則以珠與之大同
舍人踣公所愛善馬日行數百里者秦州吏辟
公玉環皆贊不問其德量如此公行圓性方內
行甚修與人交易直無城府居官不營宦橐歸
不問家人生產不入公門日召賓客故人以詩
酒自娛樂輒至醉初余嘗一識公于瀛博道中
寬然朴厚長者也固不意其遇事捷決如此當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三十一
公指揮談笑玩弄驕虜劇盜於股掌之上亦豈
知公與鄉曲小夫日班坐泥飲無間共賢者固
不可測天下真才識必不掀髯數指作謔涌可
喜睢盱可畏之狀如公者是矣馮氏於青爲望
族閭山公五子皆以科第起家其仲爲芹泉公
以行人奉使卒于湘公其蔣安人所撫百日孤
也公長子即宗伯文學罷蜀天下擬之陸敬輿
韓稚圭而少子茂才珂宗伯常詫予才雋過乃
兄馮氏且世稟公遺德黼黻

帝治爲世光儀豈徒表東海已哉宗伯既葬公
郵書命予表其墓道之石諸子孫婚嫁具志中
者不論論其大者

副使起潛張公墓表

始余爲童子則聞師友間有談仕宦之得意者
或曰某農也某商也今簪弁峩峩然出入驕擁
甚都里中父老皆避匿矣或又曰某子酷貧僦
屋以居今拓第若干區連田若干井矣余時聞
若言則心駭目笑之以謂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二十三

天子設科取士士固以此階青雲取富厚而已
乎已綰髮稍有知而見墨吏譴罷豪門勢衰則
又歎人情狃目前朝榮暮辱之爲愚而或又解
之者曰是固無足怪夫約之趨腴也賤之適貴
也見可欲而不亂者惟有虞氏免耳嗟乎此世
吏所爲藉口也乃余之同里兩同年皆非有尺
寸乘勢起陋巷之中其所居皆潔然不家於官
較然不欺其志何吾目中擾擾有虞氏之多哉
然則士固在自立不在所藉明矣兩同年者其

一爲杞縣令龔鳴梧氏自有述其一則今所表
浙江副使起潛張公者也公名振之初舉應天
鄉試貧不能具長安裝其明年舉進士觀政吏
部不能具僕馬每旦步行入署從兩蒼頭囊襖
負冠帶隨其後及門而易之蓋余至今數舉以
訓新進士而新進士裹馬供帳歲歲加侈不能
爲公所爲即能爲公所爲而衆共指笑之矣嗟
嗟士風未三十年而一變至此乃公天年早世
使吾抱空言而徵之九地之下則後生孰信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二十四

我嗟嗟是烏可無表公自解褐爲處州推官四
年徵拜御史已謫外爲臨清州判官廣信府通
判撫州府同知而又入爲郎南京車駕職方改
文選出知吉安府又廢三年而起知撫州擢浙
江溫處兵備副使以卒公爲吏要在孜孜圖民
便鋤強而字弱上德而緩刑然故以廉爲本初
與余鄉試同年同載金陵道中讀殷荊州傳至
荊州水儉食纔五盞驚輟卷太息曰豈有一刺
史當儉歲食且五盞而史尚稱廉者乎余戲謂

公足下自挾藜莧腸而薄屠門禁齋之味異時
及之而後知爾公亦戲謂余僕嘗夢浮海得符
有文曰浙江副使殷荊州不難爲也子姑操券
待以觀僕二十年後藜莧腸亦有味乎否乃後
公果再爲二千石問其家每食果未嘗至五盃
也在處州爲直指張所知張故豪侈而知公獨
以廉累薦皆第一旣入爲御史巡通州倉則所
交關皆貴人權利事公猶以推官故操持法無
所就居臺未浹月抗章劾定國公大司徒與緹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二十五

帥爭事號骨鯁能任怨而怨者會其請告歸以
考察中之三徙州郡愈勤練刻苦人不知其左
遷也在撫州以計縛盜魁湯青視篆崇仁崇仁
賦不嚴而辨然吏民猶恨公位下早還未盡其
用獨吉安政差久而專公所爲民覈丁賦課農
桑繕城隍興學政事事皆手經目營以倡九邑
皆神明之而獨吉水令豪不受節制公歸爲兩
劾投臺使者一劾退令一自劾不待報徑歸吉
人爲空郡號哭送公公歸而望愈重會杭州新

中兵變公遂用累薦起單車入境未幾兵民皆
化帖然歲旱禱雨夢神告兩期而應事具喻大
夫祠記中遷副使未任而病病且歸道遇風驚
踣而劇遂不起然猶得抵家與余一面訣屬其
兄與子姪云公之父曰東林公母曰郁宜人郁
宜人先卒東林公壽至八十餘嘗病不能就席
公以身席之事兄撫之恭甚兄無子以公之次
子賡陽爲子而公子際陽已補州弟子有名乃
所遺確田敝宅蕭然也蓋屈指公成進士後未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二十六

嘗一日豪里中獨其孝友家行廩廩不關公事
而間爲地方陳悉利病爲邦君師則里人至今
猶詠思之以爲陳太丘王彥方再見也貧而好
行義如不及以貲贖故吉丞之子于民家脫天
臺令之女孫于樂籍身自營長寧令殮具卹其
孤外家有仇嘗侵公公絕不校一日道見有四
梏而責逋賦者問之其妻也爲惻然流涕代償
逋而釋之此德施望外爲尤難他不能具論也
與之言慷慨重節俠而耻以節名海忠介公之

得罪也公密草疏救之而不果焚其草其學宗
考亭而耻以學名吉安縉紳更相與持勝理不
能屈余益愧知公淺間執策問之良久曰子家
不有恬澹法門乎守此之謂學矣嗟乎士風之
巧也行不尊則市節節不立則談道此兩途公
皆涉其津望崖而反然後知公真有意爲君子
真能自立者也雖然生世未六十年揭揭自苦
止博得鄉賢名宦俎豆而墓且不朽矣不知天
之生君子將以何爲又不知青雲富厚吏竟世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二十七

取公卿耄耄者視公爲失爲得視天道爲有知
爲無知吾且以世道卜之矣

周文恪公墓表

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徹庵周公卒于邸
卒後三月而

大明會典成公屬爲都校最久而專於是

天子思公勞贈禮部尚書賜二品祭葬仍特用
廷臣議謚文恪贈卹以官謚以人朝廷叙功旌

賢之典備矣乃故事大臣表墓之文其稱爲神
道碑而公之子官生某等已乞碑少師申公又
屬予錫爵爲表是兩也予宜辭已復思碑表義
同而大臣不稱表者以功德行世有太常太史
之譜不必表也若公之陰細微行非表不章非
予未必知而知公者又未必能言是用諾諸子
請爲藉語於麗牲之役曰嗟乎是惟周公古三
代以前未雕未琢人物而朝廷用之未盡士友
知之未深至于今日蓋棺而論始定者也公諱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二十八

子義徹菴其號初爲博士弟子已厭薄俗士顯
顯章句爲榮進嚆矢者日夜湛思乎六經名儒
論說之府而飫其精言隱義著穀語著日錄見
聞多先儒所未發既登第則益棄去雕蟲以經
濟實用爲兢兢其居官自翰林載筆紀述而外
出爲國子司業祭酒入充教習庶吉士師道尤
著學者宗之其校士以牝牡甲乙外知人子與
之同事丙戌會試公服予之檢軌嚴予亦服公
之裁量審爲錄序成則相與檢窠僻詞奇字而

後付梓者曰以此爲諸生先公實導予予不能及也公初爲南國子司業會江陵奪情議起九列爭先具疏留同寮目公云何公咄咄起戟手向堂上此堂顏彞倫者何我輩不能怪人狂醒而忍從旁助其拍浮乎議竟寢其與人物愉豈弟不狴狴市廛名而卒官之日會隆冬布衾練帳蕭然也賓友就其臥訣皆驚哀涕下以爲即公一日柄用豈減嬰嬰公儀休共父月川母吳淑人沒且久歲時致祭盡哀而寡兄若姊恭甚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二十九

也以故終公之身世知有南九卿不署名之屠祭酒不知公其知公之忤江陵得不次者不知江陵敗後事噫嘻此所謂非表不章者乎士識之卑也徒見山輝而白虹則肝睢動色以爲是至寶之所在蓋予相士十年始識公之內敏強記又十年始識公嗜修而寡于交比同事朝夕者浹再旬相與證事確理原本六經滂薄萬物如遊珠林火阜中而後知公之奇萬不一二試也噫嘻此所謂非予不能知公者乎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夫野人君子非時人之論也度其當時易士簪而金石雖孔子亦自覺便文適觀之快矣乃所稱若彼用之若此豈非念矯枉寧過中避徑無疾步乎夫禮樂之大者則莫如不爭行不垣墻居不周衛所以遠爭也處不爭之地以閭閻當赫赫其途迂其利遠要之三代而下有與先王之禮樂者必自于此不自于馳騁之士也嘉隆來學者文勝極矣以予目中僅僅

乃得公與萬宗伯毘陵兩先生兩先生易名皆以文而用之在朴其相次望顯位又皆遇可以興禮樂之時而溘然先野草朝露乃又皆在一年中此天也天雖尊其秉彜是非不能勝人九原之論吾知所歸已而後生初學薰醉智巧之途以爲是堅瓠無用於世世亦且以厭薄公而以公之不去爲無耻嗟乎且安得竈上老婢就熱吹而噤冷炙者與之言有耻哉予嘗謂方今士患不在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耻夫使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三十一
朝廷內外之官泛泛乎有欲去不久之心義義然彈其冠刻日月以待遷而爭懸門腐鼠之得失予之所謂無耻也益拜稽首讓于夔龍柳下惠甘三黜于士師俗之所謂無耻也此兩言不知孰是而爲予言者徃徃濫於末流窮於寡和而莫敢出意喜此又所謂非予不能言者乎公所爲文字自教語口錄外其大者有中臣直閣記秘不傳有國朝故實多可百餘卷殺青未竟以死雖然禮樂在其中門人子孫有能網羅

緒業卒成一家言則先進爲不亡矣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定宇馬公墓表

徃余待罪內閣與南昌洪陽張公共事張公每爲余屈指西江之名官耿耿有節行可思者則莫如中丞馬公直指任公當是時馬公歸任公死有喑喑數奇之感而尤幸馬公之未衰臺書驛召跂者交踵余亦以同年雅習於公以爲黃中玉表強骨坦襟必長年爵祿罷也乃歲甲辰公之兩子應龍從龍以書來請墓上之文而錫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三十二
爵始承公諱在去年癸卯二月七日嗟乎白雲黃鶴久遊帝鄉而蚩蚩者猥繼遺簪且眎公以東山捉鼻之事此詎可謂知公而公亦豈以此待不朽哉抑古稱表墓蓋表其大節而公之大節卓卓在朝在里不勝書也則嘗慨今之計吏徃徃以勤辦謹力爲能柔良豈弟爲德至古所稱酌泉戒石茹冰飲蘄者竟余生七十年而所見如馬公者千百人中僅一二人止耳嗟嗟惡可無表公諱文煒號定宇世家青州安丘號虎

林馬氏祖五溪公續父稷山今贈中憲公懋娶於門是爲公母封太恭人公生而白衣重胞有異徵辛酉舉山東鄉試明年成進士試令河南確山甫四歲而召入爲山西道御史再巡視光祿出理兩淮賊政移病歸病卒復除浙江道尋外補德安守擢按察副使治荆南朝議以荆南之安公也即其地進左叅政兼僉事再進湖廣按察使已復自湖廣徙江西爲右布政使改左未幾即拜僉都御史巡撫本省蓋南昌公未被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三十三

會江陵柄用操切爲最難然公竟以強敏任事任怨尸祝楚中而最後巡撫江西會江陵敗公所條吏約及鈐戢悍宗狀皆得以意指麾奉三尺從事莫敢難者然卒中於機繳九挽不能勝一擠大槩以江西事也人莫蹟於山而蹟于垤天可問哉大抵公爲吏嚴嚴故於世法不便而所至喜與事徵發號召此尤巧吏相戒以爲嫌者如按兩淮建學在德安城雲夢城孝感荆小店新阿二鎮當時江陵業已隆貴用事有如飛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三十四

則以公城孝感時嘗梧土得古鼎貯庫以爲輸之江陵而甦至今在也嗟乎世上是非謂隨夷溷其可笑多類此矣而公之子客部應龍給諫從龍先後各以明經魁東省同舉壬辰進士皆文行籍籍有令名嗟乎天之報施廉吏其以此矣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以某年月日且葬于某原而公之鄉榜同年東阿宗伯志而銘之子知公且知宗伯故畧爲序次如此

王文肅公文草八卷之七

三十五

山陰王閣學父母墓表

萬曆乙酉閣學山陰王公自少宰入叅機筦而錫爵忝同日受策時新免先大夫喪迫嚴召以至閣學公顧見其神慙恍而色不怡爲言若翁幸考終且太夫人無恙也視不肖屏父母當何如于是閣學公泣數行下而錫爵間因以知公父石溪先生母韓淑人繼梁淑人天年皆早終不及見公貴而公貴後稍恬愉受祿養見兩子九孫蒸蒸顯立則公之再繼母景淑人

也景淑人乃又以暴病卒于邸於是閣學公益悲而

天子深緣孝思爲非時予三代

誥命賜祭及葬而錫爵以兄弟世講之習公也見屬爲表於合葬之新阡嗟乎王氏譜遠矣蓋錫爵始涉世獨宗慕河汾之教其稱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時天下爭于權利見以爲迂遠不用而卒授其徒房魏諸公以顯故王氏居晉中者其人往往節廉儒行有家王文肅公文草八卷之七 王六

法而山陰之王乃獨自

國初以材官戍雲中因家焉傳七世至石溪先生先生諱某字某以儒官終生四子伯憲文次即先生先生於諸兄弟中好學而文年十五儒官公使總家政而屬其兩季弟焉先生不敢逆父指且耕且讀書且撫兩弟爲娶婦育子女而伯豪喜游於博徒酒人中傾其家至負責無以償先生則又陰以私錢代伯償伯不知也晚年顧益困羸身自遠歸先生先生持之泣甚哀解

衣衣之徙居居之所以視養拊藉恩甚密蓋儒
官公沒而家指仰先生者益衆先生不以多故
輟學學成遂爲經生師每督學使者行臨都試
畢召前高第諸弟子諸弟子且前而皆睥睨却
行無敢與先生衡立者問之乃知皆先生門人
也時蓋以先生尊宿表表而數舉數詔有遺珠
之歎云歲甲子用貢當補官會閣學公舉于鄉
先生喜投牒竟歸曰吾已種而穫矣不能作五
斗先生傳耶遂日飲爲娛樂而亦以此得疾遂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三十七
不起先生雖以五十六歲老明經終年位未竟
然每裒衣矩步行游里中里中人望之如嚴師
察吏殷欵更容貌乃敢前揖先生其見重如此
言事侃侃無撓上官爲諸生知民間苦度支徵
課急庭立讓度支郎郎爲之愧屈會邑界新中
虜虜退而督帥夜帥兵叩城不納質明督帥以
詰守者求開城主名先生前爲謝曰守者無罪
閉城自諸生夫孤城之危急將軍所知也而將
軍部偏師以胡服叩城又非能整幡鼓禁野掠

也愚民洶洶望塵巨測如驚鳥焉而見望以主
人之禮難矣于是督帥愈怒而會有聞先生言
者間閱首功則帥部所遺平民髑髏無算帥慙
乃解識者以是知先生非經生也今一當
明主借前箸抵掌而談功業可勝道哉生平倜
儻仗義急人而後已始娶于韓韓丈人厚其女
裝及時節有所遺皆謝弗取從兄死無後而宗
人會分其產得先生故所鬻田以歸先生先生又
謝弗取也曰吾不能守吾產而利人之絕耶養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三十八
郊倩張及族婦之陷虜歸者于家爲經紀婚喪
盡禮贖忻口逆旅主人武氏之婦于邊而不言
武氏久始知之盡室舉酒羅拜先生前其隣里
聞聲爭闚道觀人人自喜得識長者貌矜嚴若
不可犯而內實欵欵或見人有咄囁附耳輕傳
人陰事則拂衣罷酒起曰若曹謂几案間無鬼
神耶汚吾耳矣先生所娶前後三淑人皆賢而
韓淑人者家故溫也能以勤儉勵先生于學有
桓少君風實生閣學公自縮髮受章句

於淑人所未及成而淑人亡梁淑人亦克嗣徽音持家事井井而卒成閣學公者景淑人也景淑人自有子顧其愛閣學公甚既貴尤重董不肩越一錢寸縷蓋先生嘗言吾三娶而知婦德之難也梁能施不能蓄景能蓄不能施意乃歎韓淑人云嗟乎女德無儀三淑人附先生以重茲亦可以不朽已今夫河汾之隱淪其炳然行世者中說數卷止耳而當時不言之化不殺之威童孺狎之長老師之至于今千載遺論猶凜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三十九

凜也夫士不早自蛻於靡衣鮮食世味中而望河汾之道是絕根而芘其枝必無幸矣以吾觀石溪先生自始勝冠納婦時已慕爲平陵節介耻就熱釜于人既白首困一經乃立義較然重取予益甚蓋河汾不云乎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先生真其子孫哉其刑家訓俗類直取中說而步趨之可考而原也夫世儒之論第以王氏世顯河汾之教行于徒山陰之報食于子不知道苟在焉流川塞淵施雨潛潤其功俱與天

壤竝立不相爲易也今試爲閣學公言先生藉其彞常名業以顯閣學公其肯受之乎以是表先生則小子其無愧爾已

張文毅公墓表

萬曆乙酉冬少師大學士蒲坂張公卒于里第計聞

上震悼輟一日視朝

詔贈太師謚文毅官一子丞尚寶諭祭者十有三其又明年丁亥公之子兵部主事甲徵等葬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四十

公於蒲之風陵鄉則公所卜兆而

上遣官爲管封樹云公輔政幾十年其正首揆也僅期月耳而當鼎革之會夙夜奉公知無不爲一切廣

聖澤厚元元艾愴壬舉遺佚皆出公石畫天下方手額公而一旦以憂去竟不復起故公雖以榮名始終人猶有憾焉公諱四維字子維別號鳳磐公幼即開敏有異人志舉茂才試常爲諸生高等已酉舉鄉試第二人癸丑成進士以庶

吉士入翰林職鉛槧以不關聞吏事爲高公獨
取累代典故及四方興除利弊反覆研析時華
亭徐文貞公雅知公業以公輔期之矣乙卯以
編修丁母王夫人憂戊午復故官越八年丁卯
莊皇帝改元以重錄

大典成晉右春坊右中允予五品服充經筵日
講官已遷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而公念父媚
川公且老乃給假省視明年還

朝又明年晉翰林院學士最華重不輕授於是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四十二

人爭言張公且相矣已晉吏部右侍郎仍兼學
士尋轉左辛未引疾乞歸

莊皇帝眷公不許再疏乃許之明年春

今上出閣講讀起公充侍班官協理詹事府事

尋掌府事兼教習庶吉士復引疾歸

上御極之二年甲戌再起公以原官掌詹事府

事乙亥

上手勅晉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
務丁丑以纂修

肅皇帝實錄成加太子太保進兼文淵閣大學
士明年

大婚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庚辰以一品滿
三年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壬午以邊功加
兼太子太師又以

皇子生加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前後
廢子者四方江陵公秉政法令苛急如束濕新
海內訥訥是年江陵公卒公因密疏請下寬大
詔罷一切法令不便者天下曠然若脫攀繫而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四十二

先是江陵公病將革其入幕黨人憚公當軸即
不得遂其私乃詐江陵公遺疏薦新昌公自代
爲去公地而大璫馮保居中左右之流言籍籍
起及御史疏上

上持之不下御史疏又上

上怒甚鑄其三秩斥之外於是諸黨人稍折氣

內携而言官因其間得遂發保與江陵公表裏

構合諸奸狀時公猶藉藥私第待罪

上立召公入令擬旨寘之法籍其家已而皂囊

日上率爲諸黨人諸黨人旣以次逐罷而言者猶不已公謂除惡務根他可畧也言于

上請一切與之更始又請拔用海內端直士舊爲江陵公抑棄者由是公論大明中外清肅然公以勞致瘁一日在

上前忽眩仆地

上命兩中使掖至閣明年春扈

駕閱壽宮

上登山四覽又顧謂近侍掖公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四十三

上於公倚毗甚切故恩禮優異如此未幾嵎川公計至公號踊孺慕

上遣使慰勞賻贈有加及辭

上于文華殿稽顙進曰臣監儒幸荷知遇今雖遠離不勝拳拳之私願陛下法祖孝親講學勤

政清心寡欲惜財愛民日慎一日保終如始

上復慰諭目送之公旣重傷嵎川公而兩歲間

兩弟相繼卒繼妣胡亦卒公焚焚苦寢悲感益

集乙酉十月方禪繼妣胡之喪忽暴下不止數

口而逝公居常恂恂如書生然深畧內蘊人莫能窺其際至權大事決大議霆擊斧斷亡不中

窾隙者江陵公在位久恣胸臆自便公挾持堅定意所必不可江陵公終不能奪之性嚴重寡言笑與人斷斷不苟合然能以意氣假人人樂

爲用故一肩艱鉅旋乾轉坤之效倚辦俄頃論者方其功不在華亭公下云華亭公故知公于

維仕時乃公亦陰識視華亭公所以間關上下

駭機伏弩之間口銜心筭且翕且張時詡詡爲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四十四

不佞言之又嘗伏楊文襄翁襄敏兩公氣畧磊砢無書生文吏瑣瑣態而惜後人無繼之者意

亦陰自許也丈夫故有志操左券而前卒與事

合嗟嗟使公在位久其耳目同事益習且安虎

而委蛇養天下以和平之福功烈可勝道哉公內行篤備在長安月一使人問嵎川公安否其

喪也憑棺一慟而仆兩弟歿公已病猶強起經

紀其喪新鄭江陵兩公者並以才識交公新鄭

公得罪去公起家官端取他道會于逆旅江陵

公恠問故公曰疇昔之事高公猶今事公也柰
何以去而遠之其敦厚雅素類此當公之里居
宅憂且閔也羣小憚公嚴忌其復起間私問不
佞即蒲州公來當別用一番人公自度與之共
事合否不佞謹對曰先生誠正人也不佞以誠
正輔之必合嗟嗟此亦不佞之幸也雖時會
未償請以質之九原無愧色焉因祭公行誼大
者授諸孤附于麗牲之次以詔來許若世系姻
屬及公歷官受事之詳非宗社所以重輕茲不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四十五
具載云

勅封寧國府推官松岡朱公墓表

高安侍御朱君山南臺巡撫江東稜稜以風節
著聞既視事還則以所撰故封公狀見屬微一
言以表其墓余嘗歎兩漢重隱德詔舉孝弟力
田者往往起爲大吏唐設進士科嶢野耆舊不
得比於鄉三老然恒沒而獲附于史書之孝義
傳吾朝非三品不登史往往藉子姓名爵以顯
于墓碣 碑版之間此余之所以爲公表也公

世系子姓詳具教祭酒志不具表表其大者按
狀公高安人父嘉興丞覺齋公母龔氏繼母鄒
氏公配丁氏生伯子吾炫再配黃氏生仲子吾
鵬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季子吾瞻邑諸生側
室王氏生叔子吾輔南京禮部儒士初御史君
以寧國司理最封公如其官繼以御史居南中
迎封公于官邸舟至南浦而封公疾作蓋在萬
曆丙申十一月云公諱繼通字汝彥自號松岡
居士少豁達有大度覺齋公永嘉興以廉吏歸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七 四十六
又節俠伉爽不任治生產乃令季子受書而以
家乘悉委公公繇此廢學然事繼母鄒氏極孝
鄒母病公扶掖嘗藥不出寢門性卞急爲委蛇
下之又爲傾裝以嫁其愛女同母弟早夭則撫
惜季婦諸孤迄以成立兄弟五六人白首相暱
無間言一門櫛戶子弟食指以百數靡不推公
爲宗老無敢以非禮得譙讓者覺齋公歿公治
喪以毀聞及老率子孫泣奠庭下尚拭袂相對
也族故建兩祠歲間不解公捐貲首創合爲一

祠因條立家約以朔望旅集祠內徇族人而教之里中有曲直質成于公公劑以片言立散去貧而負責者折券不取償或免至千餘緡歲大饑賑粟及五百斛邑大夫義之授以刑帶肅之鄉射飲公唯唯避匿田間謝不往御史既貴益逡巡屏騶騎不敢與公府造請第與故所善豪長者游遠近親故有緩急告者退而輟衣食佐之未嘗辭以故所析四子產僅石田而已御史君理寧國公就養官署中戒門者無得內一縷王文肅公讀草卷之七
一縷日摘古人書課孫以爲常俟退食輒問君刑書平反幾何既拜監察御史則又問諫書獻納事幾何且曰正直忠厚此居官四字箴也葉者命汝榜之司理堂今更以書紳老人無所事祝矣公久已不爲學士家言傾所以訓戒子弟有縉紳先生所難言者而又能爲德于鄉草蔬布衣洗去一切市道齷齪以成御史公廉謹之節此去漢唐隱君子何遠微御史請吾幾失公此余所以嘆息而表其墓也墓在本都郊嶺合

祀于覺齋公塋左之昭位當葬時江右長老與其縣人嘗賴以活者徃徃皆尚在泣道公之賢以幸其子孫之顯而有後猶恐後之過于其墓而未知朱氏世德之詳者特爲揭石以表之嗚呼百世而下知爲有明名御史朱公之父在是尚其永衛于茲土焉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七

王

卷之七

七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八

光祿大夫徐李徐吏部尚書建寧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時敘校梓

萬文恭公墓誌銘

萬曆丙戌某月日致仕禮部尚書宜興萬公卒于家計聞有

詔賜祭墓贈太子少保謚文恭故事大臣非起家翰林無謚文者蓋特典也萬曆某年月日葬公而以同里侍郎徐君所為狀來乞銘不佞故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一

嘗以鄉先輩事公無所辭按公諱士和字思通履菴其號先為鳳陽人至六世祖勝徙宜興勝生壽壽生雄雄生政政生興興生吉吉為桐廬訓導配李氏實生公公貴後贈祖父皆禮部侍郎祖妣妣皆淑人公生五歲能誦詩比就外傳受小學弱冠補諸生舉嘉靖庚子鄉試明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閣試數最於例得史職以不諂分宜相解館且授給事中公請都得儀制司主事丙午丁訓導公艱服除補祠祭以母老乞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二

南還南職方員外郎得迎養李淑人于邸會淑人以疾還所司重念公母子情議假一便節取道歸省公不可曰豈有人親臥床而須假節以行者遂棄官歸竟得侍淑人終再除補南車駕調儀制出為江西僉事是時登第已十五六年諸同館者去為大吏而公獨逗留南署以銀青外補澹如也久之晉副使督學貴州貴俗故裸夷民挾兵弩出入絃誦稀濶公至則時時召諸生為下帷都講未幾皆化翕然已未遷湖廣叅政治苗先是治苗使者頗禽獸畜之好任用一切苛碎苗以故怨望多叛公曰古不有朝羽人從裸國者乎乃悉焚去苛法時其疾苦煥咻之羣苗聽撫者二十八寨而是時三殿大工方興采木使車旁午驛道騷然公曲為調停辰沅間賴以休息辛酉拜江西按察使分宜既有前郅見公屢調且按察其鄉意殊不懌於是某給事搆指據他過劾公公趣歸不置辨撫臣為白于朝分宜敗乃復以原官起家山東踰年擢江西

右布政使乙丑轉廣東左故事藩政總之左使
右使以嫌例不得可否公謂方伯重任縣官設
左右以提衡之安所取伴食坐嘯乎乃約分日
治事於賦政多所釐革廣民輸輓內帑累歲不
貲公乃稍徵運費令計吏領之民大稱便丙寅
遷應天府尹未出境而新御史受代至公辭之
不以藩司禮見御史街之求公事可釀爲罪者
日榜笞主榷榷椽且死杖下終無所得御史猶
怒不已時新會泰泉黃公家居名嚴潔長者不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三

交有司至是忽謁御史御史驚以爲重已黃公
入則揖御史曰老夫憊久不任筋力茲強爲萬
公來萬公非可溺者御史慙無賴事遂罷未抵
應天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南都餉時去振
武之變未達公懲宿弊條上便宜六事嚴考課
議本折省遠倉處水兌減贖緩專委任而召解
長悉受記使知歲解費額因勒石漕次軍民便
之轉戶部總督倉場右侍郎頃之改禮部左會
華亭罷相相新鄭公意有所不可即上疏引疾

疏四上乃得歸公歸而望益重與平泉陸公以
碩德相頡頏每部使者有所推轂未嘗不首兩
公云今

天子即位陸公起爲大宗伯詔起公南少宗伯
典國子敎事公專務以誠厚化人即有不帥敎
終無所譙讓士亦以此不忍負之癸酉陸公致
大宗伯去江陵則請以公代爲大宗伯欲以收
輿望公因陸公去頗測江陵所嚮殊不欲就上
疏再辭不得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四

請比至則江陵亦頗知公不可狎意殊怫然猶
謬爲引重公任典禮見民間服用奢靡首以崇
儉約端風化爲務宗室諸請必按籍以時關白
無留行賄蠹剗落歲終上四方災異因條陳杜
倖門容輶直汰冗員抑干請皆指切時政人所
諱言者適江陵以事怒力爲辨會有詐郎中印
牒爲奸利者事覺主者欲坐郎以公言得解江
陵由此益嗾公公故與朱成國有連成國進封
議起公獨謂

高皇帝約非宗室不王持不肯署議時又有大璫爲方士乞官者公復持不可公最忤江陵以此兩議乙亥會給事余懋學坐直言褫職江陵正無所發怒及見公懼公有所言一揖徑出公故緩行因目謂江陵曰近日處分得無太甚江陵色變不荅自是欲逐公而言官承望者遂劾公衰懦公亦力乞罷乃以乙亥

賜乘傳歸後鑿坏屏居絕意世事然聞朝廷一善政及一善人進輒喜至聞政事關失宵人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五

用事當食未嘗不廢箸也得忠諫疏必焚香盥手讀之久之柄相倖璫相繼敗嘉與天下更始徵車所責羔鴈成羣於是復起公南禮部而公以老懇乞骸骨疏再

上天子重違其意特加資政大夫正治上卿以優寵老臣用羽儀於世云又若干年而公卒嗚呼不佞蓋觀公所行事始斤斤質行君子也始公自少時則已從唐荆川先生游先生爲名儒師友間要在古人學問名理行誼相切磋惟公

得之最深然顧嘗謂錫爵曰吾師刻身練名節習于世故實萬倍不敏乃師用才高不能無見鋒鏑而不敏僅僅藏拙自守默而圖寡過已爾華亭徐文貞先生家居以幣遺公而公不受先生因指謂錫爵曰吾生平見萬公駟行凜凜矚目前步而趨自謂能及之顧視此等一介取予雖尊貴無骭容而老夫甘退舍讓矣公旣以勞人辭歸而里中豪緣間稍侵辱之時錫爵亦新以避仇居海上而公遺之書謂世俗侮老欺至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六

矢意自常態吾徒不得以此自悔信心而行靈丹半七真小子續命膏也公內行甚修孝友發于天性居二親喪三年不入內伯兄司勳以毀發公喪之極哀而其再起山東時仲兄應貢與偕北上卒于邸飲送之盡厚爲卿戴歸年已及耆事叔父莊甚不命之坐不敢坐性雅澹泊居室無長物歷官兩粵橐中無丹青犀象珠璣瑱瑁異香之裝或終年不製衣非賓祭不擊鮮至族戚交游緩急丐貸未嘗以乏爲解嘗建大宗

祠割上腴田無所恡所至節愛鎮靜清淨不擾
或爲民計久遠如貴之義倉七盤領之引水廣
庫之石樓輒捐俸爲之少子曾之妻之母死以
田二頃遺女公誠曾母受田嘗有德於貴陽土
酋夜以千金餽公公怒麾之去視江右篆積羨
至五百餘代者籍以遺公公謝却之在辰沅水
陸廩既悉從裁去公嘗自言吾爲兩司始知實
心任事即是真材又曰吾仕廣于人無苟取始
識得一廉字公之於學未嘗標揭門戶居鄉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七
朝無崖岸斬截之行博學敏名要之始終不失
亦子之心爲吏與儒屹然稱天下大臣長者嗚
呼堯李成蹊豈待言哉終身口不道人過失而
獨於可否之際斬如未始稍徇文貞之求解相
位也諸大臣各疏留公獨不然文貞竟以此益
重公而公之歷忤分宜新鄭江陵亦以此此可
以觀公亦可以觀三朝士風相德之大較云公
生于某年月日距卒得年七十一病革時有星
墜屋東北徵卒咸睹及卒士友無問識不識皆

流涕所著詩文大抵規模伊洛暢而遂於理有
某集藏于家公配張氏有內德能成公志累封
夫人子五女二孫男七孫女十四其婚配皆名
家銘曰

周敞於文救之以忠古今之感寔慨余衷儒也
文敞縱辨于理枯竹專門聚訟以起吏也文敞
相矜名高鷄鳴孜孜舜跖秋毫不見萬公視視
其履大人之心不失赤子言稱其師本本原原
屋漏之修筌蹄可捐廷執大議五鹿折角退屏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八
其名如玉韞璞爲鄉太丘爲國山甫爲師陽城
爲吏何武是曰完人出處皆真歷憾當途吾道
之屯箕尾旣歸脩曆典冊繫謚於文以旌殊德
嗚嗟乎公千載頌聲古三不朽我銘其徵

母舅蒲泉吳先生墓誌銘

嗚呼是惟吾母舅蒲泉先生之墓先生生于正
德戊寅八月廿四日卒于萬曆癸酉十月十九
日以本年十一月十九日祔葬于黃姑塘之原
距今逾三十年墓上之草宿矣而志石未下以

待小子錫爵錫爵會碌碌走風塵髮荏苒白矣
嘗私識先生法言遺事謀所以托不朽者而又
會先生之子璿天孫允旭幼其族孫嗣元等方
抑首諸生間攻帖括舉子業未暇表章先生至
是允旭既成立介嗣元爲狀而錫爵屬須臾之
未死奉授簡之役嗟乎至是尚敢復辭哉先生
諱緝字大章蒲泉其號世家練川之北里爲著
姓父敬軒翁悅生三子而先生爲余外祖母金
夫人出余母封一品太夫人之同母弟也先生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九
生十歲而敬軒翁歿赤立僣儼兄悍姪間甚
於讒妬危且困者數矣金夫人常飲泣護持之
而先生亦自能刻苦成人既弱冠大發憤于學
補博士弟子名籍籍起然以少孤貧無師友之
資讀書綴文率胸懷壘大指而已性復高簡不
屑屑世榮而吾先公以先生肺腑親常舉家聽
之朝夕與同臥起既晚年以金夫人老第館迎
事之不復聽先生歸于是先生學益疏于進取
益濬督學使者至則呼僮持襖囊烟薰三四帙

應試自餘不私課一文吾先公雖愛狎先生然
語次及此未嘗不曠眉輟饋而歎也曰弟齒長
矣能穉却老逢衣據稿梧而吟自當從雅志若
爲未也祇今學臺行部霜厲風發尺辭寸語有
不諧矩矱者吾甚危之先生笑曰莊生有言爲
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吾直憂名根未斷耳至
如後生瑣瑣尚能操尺筆勝之不足勤老兄肝
食也昨督學使者爲翠岩黃公既試名果在第三
補廩然非先生好也歲終庠吏抱牒籍至先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十
生問幾何則按籍緣手盡散與各齋吏卒曰吳
生豈須此而食者四上秋官三游長安皆挾兩
甥兄弟以行後兩甥先後舉進士而先生濩落
自如無幾微得失態其最後爲壬戌會試於時
河水大合阻舟濟上三日先生憤曰吾不能辦
辦守此踴躍登岸未及而水解陷沒舉舟號慟
岸上人至亦有流涕體佛者曰此爲何方舉子
前世造何業而遭此橫酷也少頃先生戴水出
舉手笑謝岸上人曰吾非舉子乃伴舉子者幸

謝諸君且休矣於是錫爵驚喜問何以得出先生曰方陷時欻然不知竟魄何在既若有人舉其足漸引而上者約三四丈乃及岸昔徐武功自號天全居士今吾亦可謂小天全已比及京而錫爵忝中第顧見同年項秉容氏執掌人事不給而病漫問曰兄得無勞損乎曰然兄何以獨不勞錫爵曰爵會有家舅爲代理人事殊不覺勞也秉容歎美久之先生雖竟老諸生至于吐詞揆事琅琅炳炳雖宿儒老吏不能絕也而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八 十一

但有憮墨望門再拜謝死罪而先生之節俠意氣見於此矣性喜施趨義若赴不屑屑較恩仇方幼孤崎嶇讒妬間後其人犯法抵罪先生奮身爲理若不知前隙者曰彼雖負我邇之即吾祖吾父一人之身也且緩急時有奈何效小丈夫憂羹掉臂之爲蓋吾母數爲錫爵言其如此又言方姊弟見凌賴長侄怡洲公暨其長子某常從中撫視得無恙而錫爵兄弟之幼也怡洲公數以小弟呼之爲加致食飲甚有恩今之狀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八 十二

先生者即公之冢孫嗣元也嗣元於吳宗最賢有文而家亦最饒裕天道固不遠哉銘曰世之悠悠孰撫幼孤筆挺憑陵飢寒叫呼惟克用立自推自扶曳裾文儒縱棹菰蘆思樂泐水屢空宴如躬之不羸有食其餘九十壽母八十壽姑以暨聞孫永清玉壺先生不朽其在茲乎

參議惠麓吳公墓誌銘

余方服太夫人憂以衰病謝絕文字而年家子吳之瑤以其父惠麓君遺命來乞銘余遂巡辭

已又惟古齊衰不弔而曾子衰而弔子夏曰我
弔也歟哉則予之不銘他人而銘君殆亦朋友
之義而古之道也君諱嶙字某惠麓其號戊午
與余同舉南京鄉試比時予于稠人中望見君
落落穆穆類君子人者而心好之已而交日進
言益深始信君之真爲君子也君幼馴篤不好
兒弄專務讀書窮經已從郡侯李公聞性命之
旨遂好講學講學者多規行矩步瞑目拱手示
深遠而君率直無威儀坦然而已口津津臧否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十三
人物然常依于公論無谿刻自高戟戟可畏之
狀以是信君之終爲君子也當余爲北祭酒時
君適以下第留京師相過從益數雪驢風馬昏
夜叩門有時竈突已封則一榻一爐相對至丙
夜乃寢談說文義之外專以古大臣善敗事相
戒勉曰子一旦得志當爲此不爲彼余笑謝君
子言大非吾任而一日同年生有鳴騶過者知
君在強索君見君曰此哆哆者非吾徒也竟不
肯出其疆直自遂如此乙酉余被

召入內閣而君已久在仕籍且累遷爲吏部司
務矣君所以見期益厚語言益自奮發無顧忌
外議有異同輒奔告余或櫛沐不時應則踞上
坐待余出數而責之余告以當事之難浮議之
不可聽語甚苦君必反覆之不爲止蓋余性福
不耐受浮枉諍辨在口人或望而自疑有隱軫
不盡者有面唯唯而陰增飾爲弊端者而君始
終磨拂無隱情以是感君知我之深也君又陰
察賢士夫某某等屬余厚待之皆海內知名難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十四
進易退之士而世或疑君爲余私人嗚呼不知
其人視其友如錫爵者何如入哉而人又或間
君外朴中深多機術言行不必盡掩夫子余而
不用其術烏乎用其術以余之所見聞不類若
此而毀譽之變尚可勝道乎吁可畏矣君天性
孝友喪父劒南公母黃孺人不勝毀撫教諸幼
弟恩義具至其受學李侯時未有家也侯曰子
安能不耕而讀乃始置曹橋田已爲官則清素
自約如書生時其爲車駕郎立驛通畫一規無

敢私多寡者任參議纔九月巡歷幾遍逮病亟作手書剖分諸田自弟妹以下畢受分蓋君侄參議君狀實云以余觀君嚶嚶慕古尚志節而知參議君之不私其親也君生而有二齒占者云此吉徵也迄不得登第然貴至橫金不可謂不遇乃君好言軒岐黃素之術間指其腹示余暖氣休休然若謂長生可立致而竟不滿六十此又何歎余已丑歲病京邸甚困君來省疾不出語涕垂垂下今余尚苟活而君死矣嗟嗟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十五

後死者何以謝君也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葬某而余爲之銘銘曰

世之衰也士不敢友公卿其又衰也公卿不敢友士有一於此世所曹毀生也子友沒又銘于蓋子也命之矣

宛平縣主簿三雲張君墓志銘

嗚呼是宛平簿三雲張君之墓君以萬曆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卒于宛平其嗣男履益走層水中視君病竟與君婦閔氏以君喪歸以是年

十一月初五日葬于水字圩新阡張氏之交于余家三世矣君父子與先祖父善無飲食不相招呼君母君婦之于余母余婦亦然君卒閔夫人言及必泣曰人誰不死惜吾夫栖栖箋箋未嘗一飽而亦死也既葬夢見君謂曰子盍爲屋屋我則又哭曰君豈以是荒原淺草爲不足棲也耶吾將謁大人言以棲子鬼遂醵石爲亭碑其中率履益來乞予爲銘予因當銘君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十六

慕雲君之歿也居室纔半間君與母宋氏日屑麥一釜自活耳而君方頤大耳長眼昂鼻性又篤謹善會計不妄言與人謀必忠時有邑富人某者見而奇之曰是豈長貧賤者邪驟畀錢百緡歲倍利則加之二百緡先府君亦歲與母錢若干君得以其餘銖積粒聚始有家矣二十二歲娶今閔夫人始有室矣君益以纖勤轉生息業漸裕次第葬慕雲君暨幼弟妹嫁娶事而州倅某者役君甚苦君恚而笑曰丈夫何事僅僅

聞吾贏錢數千爲公所爲無難者遂急裝走京
師入貲援蕃牧所吏目繼陞文思院大使又次
遷宛平縣主簿而予適被

召入內閣與君官相始終不倚聲勢爲機利諸
人有怨者而予乃益重君君歲時或敝裘羸馬
起居先太夫人沃之酒至醉則脫幘置案上手
摩娑禿髮唱耕漁長短曲慷慨自歎曰張翁不
記持粥糜乞鄰舍盡時耶今致此至足何苦覓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人

十七

金錢爲客有牽其破衣而笑者君曰若何笑人
草奉有幅尺若謂宛平簿耶第更數月博一命
當敝裘羸馬寧有宛平簿耶第更數月博一命
榮老母吾且歸持長柄瓢作乞食神仙終不顧
妻子矣余亦笑曰時乎豈有定耶子姑飲亡何
余乞歸視母疾而君竟以是冬卒距考滿纔一
月也嗟乎傷哉君卒後二年余再出再歸而有
遺余宛平誌者部神仙則君名在焉徵其事君
歿後數有異典史樊某心欲君婢歸見君立死

問之閨夫人信嗚呼君嚮者醉後語是耶非耶
是殆其讖耶君歿時距其生六十有五歲有一
女適嘉定太學生陳所學嗣子履益者金姓彌
月所抱甥也有幹局氣詎爲里人所重既克恭
君與君母宋夫人又事閨夫人甚備嗚呼天下
有子孫滿眼死其親而縶縶不具者矣今有予
葬君又有婦乞文以寵君君雖死可也銘曰
孰是業也而綬若若孰是胤也而封嶽嶽死而
不死吾徵諸鬼矣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人

十八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誌銘
余以病解政還里旋奉先慈之諱悉謝四方詞
文者而吳興潘君大復等以其考印川公墓誌
銘來請余惟公三朝行河老司空也徵君請其
忍無言我

國家有二大事曰邊曰河乃邊則
天子自爲居守常歲歲屈天下之財力以事九
鎮而河備久弛猝有非常當事者勢不能咄嗟

而應難一 九鎮各輔以大帥而河數千里惟一
臣難二虜有秋可防而河之徙決無時虜入即
戰守機宜一切聽於閫外而河有蛟龍與鬼神
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又不可以百口爭難三
嘉靖來河漕之得安瀾而無恙者繇印川公獨
任其難蓋白首馳驅僕僕三十年以老而今且
歿矣歿之後凡

朝廷所爲恩卹勞臣與夫百世易名之典猶尚
有待焉嗚呼此余所以不忍辭公銘也公由庚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八

十九

戊進士授九江府推官

召拜監察御史

三殿災奉

勅稽查大木巡按廣東提督北畿學校遷大理
寺丞歷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未幾
丁閔夫人憂即家拜右副都御史尋

召以原官總理河道辛未罷歸又以交薦起撫
江右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僉都御史兼工部
左侍郎總理河漕錄河功

賜金幣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
一子入監讀書辛巳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後改刑部侍經筵

上駕

天壽山

賜公麒麟服居守河道都御史某年復罷歸再
以薦起爲今官當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
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
鎮高原自南陽出茶城口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八

二十一

肅皇帝特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公遡流
而西問故道於老篙師喟然歎曰漢軻子之役
沉壁投馬不過曰復江南舊蹟而已其後賈魯
亦一切以復故爲主宜仍三代故道便而夏鎮
業有成議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月
日省什之三帑金省什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
雖寧緒其六百五十里皆赭爲平野公復以故
節來蒞事而廢趾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于
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於積淤者以萬數

諸大夫方立石爲公記而公持議適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公去而黃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興盭諸郡邑幾漚爲巨浸矣於是

天子思公功凡再廢再起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從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入淮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于海而海口遂闢復築遙堤十萬餘丈以爲外護而後又加築土堤縷堤月堤格堤長堤橫堤守四堤寄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二十一

子堤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礮閘料廠凡二十有四座石壩上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護堤柳并封植柳八十三萬有奇首尾十餘年輅車所經更數千里公與役夫雜處畚鍤蕭間沐風雨晷霜露髮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亡害綠河之民至是始復見室廬丘隴烟火彌望焉公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

以治河合河淮而同入于海則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竟公在事止以築堤束水借水攻沙爲萬全第一義而其節目細瑣公所著河防一覽中士大夫探圖而覆讀之且不能竟即竟之而或茫然不得其要領嗟乎是宜公歿後而議者猶曉曉也公初荒度修堰夢壽亭侯手書四字曰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曰帚掃也其命我束掃投石乎試之而其流遂斷黃浦下陰雨輒聞鷄聲居民云此蛟龍宅毋動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二十二

壩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鉅顱獨角其顱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參差舐之輒粘舌時以爲孽龍避公尸解云公壯于河老于河病于河乞骸之日猶奉旨與疾行部請開夏鎮裏河又手疏八事以歸歸以疾革猶喃喃河防不去口嗟乎人臣勞苦有功至此自非神聖誰能保二十年後鉞斧交口之不漏後之人固不妨從宜補塞爲公益友

若盡毀成事以功爲罪則余不知之矣公七歲治春秋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十九廩于官二十九以麟經魁于鄉其明年舉進士試政九江出寃民劉雲川之死建議令端昌郵費皆仰於縣官不以煩百姓民大便之爲御史稽查大木于南都公請無毀民居覆內官監遺籍可得也果得萬木于荷池中其在廣東江西破海寇及平寧州盜皆先計擒其黨魁功最著而公耻自言賞不盡行參贊南京南京悍卒久習公名無敢王艾肅公文草卷之八二十三

譁者會京口僧告變公不爲動人情恃公而安加河議興江陵寔陰主之屬人謂公新河成且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爲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喉言者論公去已試之果無効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上書爲江陵訟寃觸時諱至鐫秩罷免而人以此愈多公長者公內行醇謹其愛敬尤不弛于師友性憊喜振人之急凡衣食婚嫁喪葬醫藥于公者甚衆又建義倉祠堂宗學以教其族人又推先

志建二石梁以便其鄉人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許歲聽睹語言差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絕城市多者百年少者五六十今年傳聞使君治狀且旬月北去願求一識鬚眉公起立堂前三老統身熟睹之良久乃出公行威綽集挽留百里間爲之塞衢罷市公之惠愛能得人心如此公姬姓裔出周文王子畢公後有食采於潘者因以爲氏至榮陽侯而氏始彰凡三十八傳伯民公王艾肅公文草卷之八二十四

肇遷烏程七傳綜以純孝著稱石晉時北郭里名迄今未泯又三十八傳而得公公諱季馴字時良別號印川居士公之沒爲萬曆乙未四月十二日距生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三年七十有五配即施夫人子姓云云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安厝塞字園之原嗚呼公自童子時以逮老而爲司空其瀕危者數矣未冠即慷慨爲父白寃賴當事者試其文寃之然往來瞰辭無能具一菜羹一管屨可以孱弱死仲氏貳守繁

獄公匍伏請減等致忤部使者上彈章可以急
難死五十服母喪如孺子慕涕淚覆面可以哀
死二十年老河臣日夜寄命一葉風雨中或暴
泄或咯血或裂疽視事可以病死嘗露坐河壩
督工水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衆皆驚走公
幸無恙又颶風吸舟入決口左右戰泣無復喘
聲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
老立石于河湄曰潘公再生處是又可以怖死
廷臣每設數難以詰公不能屈既以轉羞而成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二十五
怒而公復爲國體論救故相新進欲中以危法
又可以譏死夫此數者皆出于前所謂三難之
外即公一覽中亦未敢盡寫其艱危匍匐之古
以暴之君父之前而但向故人子弟私自慰曰
老人實有天幸曩朝論之紛紛也嫉者衆而攻
之急度無以見容於時其數罷而數還者賴
今上深察其忠若瀕死而獲脫於難則天也天
下聞其言而益悲之雖然公今應得
詰册及例進宮保則皆十二年前故物耳漢汲

仁郭昌鄭當時皆得以河事被徵侯之賞且令
群臣從官以下爲歌詠實難以侈其功
國家即不屑與漢絮今然以公皓首河事百艱
備嘗追勞念往夫豈獨在邊臣後哉吾故知公
九原之論必有所歸矣銘曰
有姬畢公錫玉剖符食采滎陽爲沛厥初伯民
肇遷曰卜西吳北郭擇里而來是菟三十八傳
公起大夫旅握鎮節歷游名都我疆我理我稅
我殄民莫攸居龍蛻其廟六宮食新萬艘載塗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二十六
小心孔翼奏功則膚爾冠戕我爾髮皤皤既長
于河亦老于河幕府籌庸視公孰多稽首
聖明億萬永圖玄圭赤紱九原可呼幽谷熾然
冥漠昭蘇鏡石著銘矢告弗磨以嗣以續寶鼎
之歌
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贈尚書雅齋胡公
墓誌銘
前司寇瑯邪王元美嘗嘖嘖語予以胡公雅齋
之吏行曰是所謂清慎勤之事具足而世未盡

知者予曰公自謂能知胡公平則僕請盡言之
先是胡公巡撫應天會徽郡人相告絲稅事揭
竿大譟事連一二鄉大夫而鄉大夫屬新忤江
陵公譴去者江陵密諷公使蔓其獄公不應立
草疏言臣已捕諸倡亂者獄得無蔓已太平吳
生仕期會亦坐誹謗江陵論死而南操院欲因
以羅織故翰林沈君典使使趣胡公會題而胡
公閉門謝曰事發在貴部某不敢分公功君典
得不坐公之力也吏如此何如公所稱於是元

王肅公文草

卷之八

二十七

美謝不及曰予知之則請識之異時當好料理
此人嗟乎鍾期惠施千載有幾今元美與予在
也而胡公死矣公諱執禮雅齋其別號世居蘭
州之阿千里祖貢士景華公娶永昌衛司訓張
景和女生公父清泉公固依司訓徙家永昌公
之爲戶部左侍郎得

誥贈祖父母如其官祖母鍾氏母劉皆淑人公
生九齡以文字爲當路所賞號奇童十一補博
士弟子員十七中嘉靖乙卯鄉試是年丁清泉

公憂居喪以孝聞已未成進士授四川保寧府
推官保寧守初以公年少易之已見公執法侃
侃奏獄成手中始大驚服秩滿以年格徵爲刑
部主事調兵部再調吏部歷陞至文選郎中典
選會

今上改元更置宰席公潔已提衡其間事先大
體以抑塞躁競扶樹端良爲務不苟逢時好棘
棘取名歷陞右通政提督膳黃太僕光祿太常
三寺卿公所條黃誥事宜及奏革馬政諸令釐
王肅公文草

卷之八

二十八

入會典中其爲太常從

上幸太學奉璋執相事惟謹於是

天子知公才可任劇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應天公至則具取吳中俗所便與苦及鄉縉
紳之賢不肖咸籍而貯之胷中不輕發發即風
驅電迅有所必行吏無敢闕語以便文一切避
嫌怨者先是吳多通稅公晨朝吏示之曰此某
某皆貧戶耶今與若爲令毋急責逋責其家伐
氷田連陌而逋者於是豪右震懾伏田廩賦畢

出間亦以此任怨得嚴聲然公之內行治布衾蔬食隱約如書生其接人不以位勢低昂謙謙有禮事無細鉅皆手經而目閱之往往戴星視事日盱不食不寢以爲常迄公之撫吳三載而忌者不得其毫芒過前後所持徽州太平兩大獄以江陵之薰灼竟無以奪公而遷爲戶部右侍郎會復

命特疏薦予遂大忤得奪俸已轉左總督倉塲條上五里河諸事議未及行而江陵黨嗾蜚語

王肅公文草

卷之八

二十九

中公公遂移病歸歸之後圖書四壁蕭然也無尺書半刺抵政府久之

天子用薦者言召還舊官公車而謁予語予以其病之狀類有物伏胃中怔怔怛怛臥通夕不安枕予漫應曰此非病也昔華亭陸宗伯自山中強起時則有之病乃在厭事公壯年請無厭事而練事攝心於境寄寂于有此大藥不以刀圭七筴者也公矍然謝於是益殫心理場事輒爭爭不得輒病而會配陳淑人暴疾危甚公倉

皇治後事不勝辛楚遂與陳淑人同日計聞詔贈公戶部尚書

予祭葬如例嗟乎予始與薦公然不及盡用公始言公非病公竟死於病公何不幸而爲予知也含生之氣固無兩全清者近薄高者近危此流俗所以非夷齊嘲魯史者也而君子較然爲此不爲彼蓋雅齋公沒後而其鄉人月旦盡出厚賜外母劉氏孀姑閻氏超人之緩急生死不翊於其身操行嚴一介不苟取予恬于世味無

王肅公文草

卷之八

三十

衆馬聲色之嗜而不疾異已言氣濡數微微若無續者乃年位僅止此耶此造物者若妬公抑公而其獨往獨來天壤間固有在也嗟乎予其竟以此知公矣公生嘉靖某年月日云云銘曰公起西磧蔚爲名卿曠世而出光我文明弱齡下帷公車就徵游外旣效中外踐更晏嬰之儉胡威之清史鱸之直張季之平歷撼于權迄以仆升用而不用誰毀誰成我思其人羽葆天行埋玉於斯勒此頌聲

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文峰王公墓誌銘

錫爵舉進士之歲則始識太常王公於故經師吳先生第中丹顏紫髯儀止樸厚先生指示之曰生亦記十五年前下帷秉燭讀王文恪公文乎此公之家孫於是時錫爵已官翰林竊藉爲公後進則數從太常公所問公之遺言故事而太常公曰吾先公勲名在

國史

王太肅公文草

卷之八

三十二

國史未傳者兩端立朝而重鄉行抗節而耻直名爵蓋久沐浴斯言至於今用之而未效豈前輩斷輪妙用固在不傳抑時與地者則爲之而太常公已死不可復質矣太常公諱有壬號文峰父延喆爲文恪公家子官至大理寺右寺丞嫡母毛宜人人生母徐宜人公之官其始以文恪公任爲丞于尚寶而家理公餘業饒於財蓋生爲富貴公子然自幼已能檢勵勤於學遊名儒黃姚二先生之門既選隸學宮駸駸頽

脫矣會承廕竟不及以經術顯其丞尚寶以九年滿陞卿又九年滿陞太常少卿掌司事如故先是廕丞官尚寶以地與名漫不可否事更直旅進之外則文酒雍容車裘都雅耳已公前後在事雖最久其卒亦不能於局外大有表見世以此慊慊有斂鳳檻駒之歎然公嘗曰男子願自立謂何耳夫恃廕與薄廕貪閑與厭閑其失性而喪我均也且尚寶直禁內主行符璽典核宿衛之踐更下上武人之頡頑不受法者吾且王太肅公文草卷之八三十三凜凜玩惕是憂敢厭且薄哉於是悉按諸故典之闕遺彙耗不治者爲甲乙上奏俾幸一政相徐文貞稱之曰王公有孫矣公爲丞時憂其父大理公母毛宜人喪歸歸而問易簀時何語何人視會從者具對因條鑑帛契疏以示公曰某亡某在也某奸闌出一有主名急責可盡公泣弗視曰予負父母而人負予其又奚責也侍生母徐宜人曲盡情志其爲太常念宜人老假

韓王祭葬差以便歸養遂不起時稱純孝云配
陸宜人早卒公蕭然一室屏姬侍者三十年業
師某嘗就公貸金指其室曰以此償貸公大悲
而折券予之館同舍生於其家飲食與之同以
貨贖鄉人之戍大同者其內行卓卓急難慷慨
多類此解官後予嘗謁於里第圖書堆案苔草
沒堦攝故弊衣冠對客居然有山癯野老沉冥
自足之意暇則乘興爲小詩矜重不傳自娛而
已游詠之外獨耽嗜史書手自校錄累若干卷

王太肅公文草

卷之八

三十三

藏于家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某處子男
二長某娶湯氏先公卒次某已丑進士行人司
行人娶某氏孫男二某出云云蓋予及交公兩
世而行人君之屬予銘實介故翰林吉士李君
持趙宗伯狀以請予惟吳中家世有震澤王氏
可謂蟬聯最久最顯然公僅僅以門閥九卿處
于世故不爭之地終身飲飭澹素里中不知其
貴人而文恪公亦若有餘於澤者其卒大顯於
行人君挹彼注此固天道哉乃宗伯狀中侈談

韋張之盛而扼腕歎公絀常調以老以今觀之
公其可爲絀否也蓋予識行人君其篤茂循謹
尤異且使文恪公尚在柄用推校損益孰與其
小靳至再世之後驥首而議功名之爲愉快也
嗟乎此亦德厚之報而爵愧之矣銘曰
德厚而文以世其家有槐再陰有棠再華多福
之求損之斯益不見龍蛇實生大澤亦既考終
宅此玄廬刻詞其封且有命書

嚴恭肅公墓志銘

王太肅公文草

卷之八

三十四

今

上萬曆中大臣之以清德著望受

天子特達知所拔擢待遇皆異等而未竟其用
以死者海內蓋有三公諸城丘公憐瓊州海忠
介公瑞與今嚴恭肅公清先是嚴公謝太宰事
歸則

上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會本兵缺則

特旨召補公如楊襄毅故事又

特使使者馳傳趣公行又

數問閣臣嚴尚書何時來已公疏至具言臣實病且廢不勝首丘私念以負

上惟

上哀察不得已停筆欲置其奏久之方許比越歲計聞

上若曰是惟予萬里親臣贈卹故事外宜有特加於是閣臣議端僖恭肅二謚以請

上又特旨點用今謚其始終注眷殷繁欵篤尤兩公所未及云公字直甫號寅所其先五代祖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三十五

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祖曷父春塲公瑛以公貴得累贈至資政大夫吏部尚書祖母某氏母余氏俱夫人余夫人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祿施公昱擇婿得公以女歸之癸卯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治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爲天下最丁母憂復除邯鄲其治如故擢

尋

召入爲工部屯田司主事歷負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

九陵皆斤斤謹出納侵牟吏膠手所省費以巨萬已工成當敘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車駕主行郵政以清強任怨聞坐忤出知保定府會歲旱多盜公政先保民歲既漸熟乃具爲條教劇俗飭蠹犁然有理由故事三輔郡歲籍民充京師庫役公議罷之至今稱便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三十六

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歷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叅政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中京臺諫會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割二萬金就近改給陝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成九絲城擾民者貢番入邊則爲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爲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非常叅半

而內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盜註公當落職者趙公力爭得

予告候調候調五年起督鴈門關未行改貴州入爲南大理寺卿尋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復自吏部陞刑部尚書

上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弛權勢既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爲標署楊遵彥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過也中外吏師其廉儉直牘之間幾無一跡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三十七

上華亭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病歸矣歸之日有

詔晉秩太子少保仍賜馳傳以萬曆某年月日薨于家距其生嘉靖某年月日得壽若干公性檢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取舍辭受尤凜凜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糲衣敝蕭然也橐中裝雖圖書琴鶴不取諸人

蜀王慕公使使致扇餌微餉而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或指戲言公釋

褐時玳瑁七品帶故在邪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恐難爲上耳蓋公之內行峭潔與海丘二公畧同而公獨藹然長者色溫氣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亭法處議本人情計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謹昨抵掌之談以故

明主眷遇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首公云云銘曰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八

三十八

公起滇南萬里遇主不介而親其惟德舉試吏一方爲郎再考環轍方維嶺者交道中丞之節于蜀于黔斤斤其明濯濯其廉入典法臺不訖三尺以晉冢卿式是百辟胡威之清惟畏人知蘇章彊切以忠見思古社稷臣待公屈指千載遭遇未究遐祉鬱乎高山司空取營埋石其壙載以嘉名曰惟

帝賚曰允師錫尚俾來許仰止無斁

太僕寺丞熙甫歸先生墓誌銘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于崑山東南門之內其

仲子子寧求余誌其墓而未暇爲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懈益勤嗟乎子寧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歲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余之誌否也既深悲其意廼爲叙而銘之歸氏之先出於高陽重黎之後封於韓墟是爲胡子國絕於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爲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曰歸氏自漢以來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雍之制王又肅公文章卷之八 三十九

及定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冊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憲封晉陵郡公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爲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爲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崑山之項脊涇其孫德甫爲河南廉訪使元至順間曰暘者官至刑部尚書洪武初曰叔度者避難于夜郎卽笮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隍又二世爲承事郎璿璿生城武令鳳凰生紳紳生正皆縣

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毀見禎瑞有虹起于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七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才聞高識見熙甫所爲制義大驚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由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爲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王又肅公文章卷之八 四十

太學多他省人更寅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也其後八上春官不第益是時天下士相率爲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與旨發爲義理之文洗滌自恣小儒不能識也是時讀書談道于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考士余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異于人者余公得其文以示同事皆

、既見熙甫姓名相賀曰茶

陵公數十年不能得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
矣廷試竟入三甲選爲湖州長興令長興在湖
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牧
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
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
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散之不數
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盜發而爲所株連
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母死當葬熙甫縱之
歸治喪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負

王太肅公文草

卷之八

四十一

先生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畧中
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驚起格
鬪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爲瞬竟伏其辜大戶魚
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啣
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
輒斬以聞熙甫令罷去潛踪跡之實欲納奴妻
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數十年明
習古今成敗即今召公畢公爲方岳必且參與
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常直行其意隆慶

改元赦令既行有謂小民逋責已入豪強腹內
欲一一負之熙甫謂民間升斗之逋赦前未嘗
追逮也今以赦故令百姓棄作業同候縣門其
費豈獨升斗而已是不如不赦之無擾也一切
弗問又有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籍所
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隣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
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常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
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戶顧充里
甲會有議里逋充糧長者熙甫心知不可廼取

王太肅公文草

卷之八

四十二

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
自如而豪宗多怨會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
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熙甫具疏
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爲上熙甫至順德爲土室
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
留熙甫纂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
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時
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丞而維
陽李公復留先生知

制誥修

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天下以爲當在
天子左右備顧問而棲棲郡縣重致人言意壹
鬱不自得已而列于文學侍從之間旦夕且致
大用又閣中藏書多世所未見方欲遍觀以盡
作者之變無何不起矣天下士聞者莫不悲之
先生于書無所不通然其大指必取衷六經而
好太史公書所爲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
唱三歎無意于感人而懽愉慘惻之思溢于言
王太肅公文草卷之八 四十三
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至于高文
大冊鋪陳帝王之畧表章聖賢之道若河圖大
訓陳于玉几和弓垂矢並列珪璋黼黻之間鄭
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
群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
潔多人所難及者而余益爲之嘆慕云先生生
于正德元年卒于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
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
葬丈夫子六人詳具于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小畢華或春
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爲之匪前是諱先生之文
六經爲負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歎皆諧
呂律匪遘匪蓋烝肴有飴造次之間周旋必儒
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八

王太肅公文草卷之八

四十四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九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師書建極殿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時敏校梓

廣東按察司僉事仲山王公墓誌銘

自余兒時則已知吾鄉有王仲山先生私艷慕之而先生顧居山中弗及見先生有子曰稽勲君與余游京師善余因以知先生山居狀甚習已稽勲君移病歸養先生則實援先生僉事廣東時歸養父樂莘公故事而余又因以知先生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九
父子世賢云先生卒之後一年稽勲君既卜葬龍山之陽則走幣至京師謁余銘于是王子曰嗟仲山嗟嗟仲山生吾弗及見其人歿吾銘其墓先生常之無錫人也名問字子裕學者稱爲仲山先生先生系出宋文正公國初有曰宏者以人材判兩浙鹽運卒于官商民德之爭捐金以助其葬子惟益惟益生經經生宗曰槐菴公槐菴公生樂莘公名澤配錢生二子長某次卽先生于是樂莘公以子貴得封南京兵部車

駕司郎中錢亦贈宜人云先生生九歲能文長益拓以學正德己卯舉于鄉壬辰舉禮部不樂仕謁歸六年登戊戌進士第授戶部湖廣司主事出監稅徐州尋以母憂起念樂莘公春秋高疏改南職方主事便養而樂莘公雅不欲行先生則承命爲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曰月日一易之如吾日侍也已歷陞車駕司郎中尋擢廣東按察司僉事瀕行過省樂莘公于家樂莘公亦念先生遠愴然有決色先生大悲而自循其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九
裾歎曰吾終不能爲溫太真行至桐江賦詩十二詠以見志遂投劾而歸比歸則旦暮侍樂莘公逆意奉向公左右顧無不得所欲者撫幼弟幼妹如已出曰無以此遺翁百歲後憂諸所怕事樂莘公皆此類比公卒先生遂不復有仕進志退居湖上迄三十年足跡不一至城府部使者前後疏薦之不起海內大夫士過必造門求識王仲山先生先生則署其門曰疾謹謝客嘗書數語于屏曰訓吾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

我以文章者吾敬而受之貽我以清言者吾洗耳以聽之求我以詩畫者吾量已以應之告我以家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厭聞之語及公府事者隱几不應絕之晚年構亭湖濱寶界山環植花竹木疏流泉輦奇石時焚香手周易一經擁膝兀坐興至則爲詩文或行草書數紙或又時時引紙濡筆和黛墨點染山水人物花鳥詩文書畫皆佇興而發不務刻削規矩前人儵然翰墨蹊徑之外人稱先生詩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三

類章蘇州書類米芾又類黃涪翁蓋神理所至懸合古法實未嘗斤斤效也先生行旣高海內大夫士望之如神龍不可玩狎則爭購其詩若畫寶藏之于是先生遂以隱操名天下然先生故負用世才歷官所至聲輒隆隆起督稅徐州以法裁耗羨米十二三吏胥攢眉膠手不得藉氣勢爲奸會

太后梓宮下湖湘道淮泗吏執事往返動至旬月先生先期督漕舟過徐倉猝指麾若無事者

留都額設馬快船七百八十餘艘歲役卒修造至四千餘人謂之幫甲幫甲費不貲貧軍坐累轉徙無告有自殺者時先生在南兵部發憤白大司馬宋公曰今縣官不惜數千人之命而惜數千金乎出疏袖中請官自出年例銀督造議上

報允留都至今便之卒營地舊與齊民錯豪勢盤據且百餘年先生念法久必多巧匿爲避罪計乃具爲令縱諸豪自出白而佃之官不奪其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四

業營地遂清會有

詔覈武職緣濫先生按籍爲立決去留權貴人請謁嚙弗行時非虜歲入盜邊先生預籍武健士以應募人厚其餼比罷歸費故有餘或請追之先生悉縱遣去曰人則勇斬其死而斬之餼耶一日縣官復下尺檄誰復至者有督撫某檄借先生所籍士以應募歸則悉追之先生歎曰是可與議大事哉後卒以債事戮中貴人某守備留都驕甚嘗私抵先生乞餘軍供灑掃實利

其資先生執不可乃止于是當事者人人稱王
郎中才守連屬倫輩業且竟大用矣騏驥方發
軔時以父子臨岐一言攬涕却行嗚呼其仁哉
今鄉人傳稽勲君侍先生寶界山中先生義不
忍令壯子相隨退隱月月命稽勲君出稽勲君
重失先生指則月月裝行故爲事失期而間要
諸故人緩頰至先生前謝先生亦重念前桐江
投劾事哀而許焉嗚呼使天下父子聞王氏之
風其可感也矣先生經學甚邃尤自謂有得于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五
中庸嘗作圖說以授學者學者負笈從之人人
得聞所不聞故所成就多知名士其歿也門人
私謚爲文靜先生所著有仲山詩選祗役稿原
筵齋集崇文館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生于弘
治某年月日卒於萬曆某年月日年八十配李
氏贈宜人子一曰鑑卽稽勲君孫男三曾孫男
五稽勲君初舉進士出知山東之武定州先生
則寄示州訓一冊且誠曰牧事正讀書事也女
素履往矣以故稽勲君卒以卓異有狀徵擢今

官銘曰

繫德其核而藝則華孰斬之國而亨之家吁嗟
仲山仕耶隱耶龍崗累如有坎其窪先生歸之
哲士允嗟曰千萬年父子世世忠孝其無涯

光州知州雲浦陳公墓誌銘

萬曆辛巳冬十二月余第家馭致河南督學事
歸余迎問第何感而稱病曰此陳光州教我耳
則又曰陳君真古人爲朋友謀歸故以身爲券
明其不負我也今我亦將報陳君決歸明其不
王文肅公文集卷之九 六
負陳君也余曰子有何報陳君死矣於是余第
立起搏膺呼天有伯牙輟琴之感嗟乎賢者相
知蓋至此乎余第知陳君自余余知陳君自長
安邸中當是時余爲翰林師故相袁先生先生
知陳君自大司成陳公陳公始知君以古文詞
而後迺知其大節磊磊多文武才陰以國士許
之君蓋年四十八而舉順天鄉試然是時君業
罷博士家言居長安邸飲狂輒自呼陳山人陳
山人既強入試則悍然棄訓詁用已所見說經

顧謂同舍生曰陳山人老無成命耳豈可以日暮重得失舍所學從人哉會主司今相國蒲州張公故吏部清河丁公得君卷奇之嘖嘖相與語曰是老驥飽風霜險棧不千里不行者當求之驪黃外耳於是陳君一不第春官去爲吏吏所至則上官爭知之不可勝記而余獨與二三大夫范殿撰平麓及王山人崑崙雅知君於諸生時相與爲布衣游最善余雖在游中最落落不能文陳君嘗於衆中指目余曰是君古人不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九 七

崖公生君父石村公某以君貴贈文林郎寧鄉縣知縣妣華氏贈孺人石村公早孤亦克自修樹廩廩稱博學馴行顧嘗獨扼腕太息曰吾陳明德世顯至於余而布冠菽水以奉蒸嘗是余之罪也夫會君生有異質石村公乃盡以所讀父書授之屬誦輒了就有司試所至先其曹名籍籍然君故倜儻學擊劍騎射慕馬伏波斑定遠之爲人其才志嘖嘖弗克効絕漠橫草間稍用之家家故饒而落石村公捐館君困急中抵所親貸錢行喪歷五十三家皆靳弗與君發憤大傷悔曰豈有丐人陳孺子乎會又遭倭家燬于兵君奉母入城行視故址有鷄棚在曰此燬于兵君奉母入城行視故址有鷄棚在曰此可矣拾瓦礫而居苦身數年然後以次復舊業償公私逋負用餘貲入太學竟君世南北宦遊數千里裝及非時咄嗟賑施婚友之急不外索而具人謂君起瘠爲饒如赤手捕龍蛇然要爲有智度能任人而操其權不米鹽瑣小君嘗自稱理天下理一家如有矩畫百方顧世未知我

耳方君盛時勇於進取其文章雖奇要爲羈縻尺幅然五舉南京試竟不第及其莽蒼過時操古彛齊瑟以游少年積薪之場乃竟後終得之而又復困之君生平亨否大抵皆然不審造物何意也君始試吏知寧鄉縣甫下車謂父老丈置田田廩賦盡出貧民蒙利築橋五潭江自以便宜捐俸爲民倡不煩官帑置勸募籍拜廉幹吏掌之浹旬橋成君嘗爲余言今巧猾吏姁姁市廉名最諱言興作尤莫難丈田丈田卽豪右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九

九

明主天下事有欲言欲行者宜以時爲計君唯唯意亦陰自負也無何竟隨牒遷寧州知州余心不平間私問主銓而主銓陰滂應曰此異才且多試之盤錯間爲督撫拜地耳余聞益歎以爲當今使人如使馬一日十里者侮其頑鞭箠使之一日千里者利其健亦鞭箠使之若百里五十里常材則華纓緩轡走康衢耳然陳君固不爲意其治寧州故首事築城城成乃大勒兵網羅深盜陰使使說盜魁盧尚賢率諸盜自首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九

十

爲良民獨餘黨李大鑿等二十餘人逃入楚君又計擒十一人獨脫大鑿而是時御史會以譴譴惟急不暇核而坐君失事奏之君竟以譴讓去矣君在寧踰年再被薦大抵用平盜功然卒以此得罪而大鑿業爲釜魚幕燕君落其角距以待來者盡爲他人功嗟乎余向謂鞭箠使千里馬又有甚焉君雖素磊落然及是不能無少望遂不復謁補徜徉湖山間久之蒲州張公謀薦入中祕以書趣起君君既至而議格補寶鷄

令寶鷄有聲旋補光州州稅故事入金主藏者私其贏羨上下緣手君更爲稅法易金以錢令稅戶手封錢進官以什率多少主藏吏從衡無所用之則咄咄陰拱不能牟一錢民大稱便樂輸而州稅遂爲諸州最上課大酋牛應魁手殺人推獄於其怨家久不決上官以屬君具得奸狀楊朝欽父子任俠橫行吏莫敢問君露檄各捕致法如薙苗秀州人快之君旣以能交舉大州益勤自効戴星出入他郡邑有獄疑未決者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九十一
事有闕王府朝貴吏相仗以嫌怨者鄙簡往來者徵文字者君人人應之如響然稍休沐沐輒時時自顧其頭顱而嘆會隔家吳女立化海上慨然曰吾乃知名之爲累而半旄露冕不如馮夷大丙之御也蓋君自是游益勸有幅巾從我于康廓意而君病矣病之後乞骸當道皆格不行而余第以君之勤歸也愈疑君非實病而固留之君不得已視事視事五月病甚趣裝徑歸及家十日而卒時萬曆辛巳十月初五日也距

其生六十一歲矣君爲人豪有氣喜施重然諾士以急抵卽重趼百舍一揮千金無所辭老見偃仰據門第都裘馬及熱官廣坐膝席耳語作囁嚅態則銜口唾地視之如腐鼠臨事度不可守不發已發卽左矛右盾不能俛一分理色斷斷如也其特立謹言見謂踈而負俗其博物精名理矢注而風發若虛恢跣跣不適於用其心筭井井嫻簿書期會則又類老儉俗吏之爲于經術枘鑿者然內行循謹甚事親孝訓諸子嚴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九十二
撫華氏甥如子開義館屬其宗人子弟于學處鄉曲汎愛薰然厚酬恩而寡蓄怨士以此益附君其標異趨事傲君以負俗者十一窮交烈士雅歌從君者十九君又好收挽後進與談執權理戶外趾常獵獵今涇里顧進士兄弟旣貴猶非面事君以丈人禮他媛姝愛狎君者司牧以下毋論也歷官雖風裁廩廩束吏如束芻至或坐微文註誤陰覆翼之而不言爰書報牘一切成手中吏不得弄亦時時於法外有所縱假比

獄隨決隨遣不煩贖鍰大抵君爲吏如其人廉
不劇物直不揚已以慈父之惻怛處子之檢押
輔法而行故常孳孳得人和車發之日民號哭
送者輒道而寧州坐譴光州坐病則公論尤惋
惜之上官有爲灑泣賦詩者士有聚醫藥追送
六百里者嗟乎緇衣之好今古同然甘棠之思
百世不滅矣君生平於文學吏事不刻意而皆
精性澹約無他好顧獨好游在寶鷄間示余游
華山記余讀之悲焉因自歎入仕二十年不能
王文肅公文章卷之九 十三
出長安門寸步無僥怪莽渺之觀余心慕君若
亦慕余陸沉輦下不當戰軼得早脫紫塵而飯
黃梁也君又嘗栩栩詫余鳴玉園水竹之勝切
以卽一日掛冠相與摘蔬啜茗其中而君先逝
矣君易簀後爾耕出其絕筆詩曰塵世蜉蝣裏
此身誰是真勞勞悲往事已自歷餘人又曰兒
啼女哭遶吾床死樂寧卽不可當息盡諸緣含
笑去游竟萬里覓蒙莊又爲教曰吾口不能言
心甚正當直往清虛大羅天諸聲不得亂我恭

投筆正襟長嘯而歿目垂瞑猶褰帷觀天日呼
爾耕輩囑曰作好人於乎至是而君生平始定
余嚮所指目君不刻意而精者皆覺海澱漾中
稅糠塵垢耳余又何悲哉君治行詳歷官生祠
去思碑中所著有渭濱襍草二卷詩文若干卷
客牘吏牘若干卷藏于家配王氏贈孺人孺人
爲君置三側室許氏彭氏許氏各生子而孺人
卒子男五長卽爾耕國子生孺人出次爾汲君
與孺人所有某氏子縣學生次爾牧許出次爾
王文肅公文章卷之九 十四
馭彭出次爾杭許出女五孫男五女孫四萬曆
壬午某月日葬于祖塋之次銘曰
儒而俠秉吏而禪終至人之德一蛇一龍斥其
棄餘黼藻華蟲不訖大老斯文之恫彼歌甘棠
如思召公長吉王樓君實秋風孰蜉蝣是而歸
太空尚千百年考德幽封
戶部尚書筆峰張公墓誌銘
始錫爵年十二則郡守范存所賞其幼悟以歲
寒命題試之試成以示故嘉尹張公公讀至松

栢有常性故不受變于物君子有定養故不受
變於時起擊節賀曰是子必爲國罷退而召見
舟中勉之學問後十五年錫爵始舉進士謁公
於大理第中延入命酒屬曰歲寒左券在乎嗟
乎士固信於知己又在其少賤羽翮未成
時則錫爵乃今幸柄用而區區之以一銘報公
也其又何辭矣按狀公諱守直字

筆峰其

號籍於薊州之遵化祖士能舉明經知山西榆
次縣調金壇縣父惟本通州吏目並以公貴贈
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十五

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祖母某氏母某氏皆太
淑人公生于正德乙亥六月二十日弱冠舉丁
酉鄉試于諸生中最號早達其尹嘉定則以甲
辰進士初解褐爲吏錫爵猶記侍舟中公白哲
豐願其同年鳳南周公戲以陳平呼之然不喜
修容着膩顏給經年不澣左右或請易之叱曰
爾欲我從吳兒靡衣側弁蕩漿木蘭舟耶其爲
政至精事無所不勘老胥銖兩之奸皆立發之
數循行阡陌召前父老溫言色諭曰若等良苦

今公賦有期會而三尺法至嚴吾不忍以若等
百億命博官若等可自圖之母浮食毋漁利毋
競毋侈以輕犯法聞者皆感泣相戒曰慎毋負
公于是邑之賦登刑省常爲他部最其諸治行
具載公平政集質疑錄理人編中入爲兵部主
事尋改吏部歷陞至考功文選二司郎中時分
宜專政子世蕃尤橫甚持吏臧否進退大冢宰
噎啗歛手視公公卒以荷擔持衡不激不阿脫
穎出爲太僕大理二寺少卿已復改光祿再改

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十六

大理會分宜父子敗諸嘗爲吏部郎者往往坐
撓擱不勝任譴去而公獨巍然居光祿能以法
持諸璫歲省

土供費以巨萬在大理會論世蕃獄奏成公手
降戶部侍郎總督倉場條便宜五事皆稱

事

天子知公公徙公工部以左侍郎領提督時
詔書旁午有司會工費爲錢至七十二萬緡吳

蜀豫章之間騷然發動公以一切便宜停罷之
工成而會隆慶改元坐謗改南京大理寺卿久
之尋以南戶部侍郎改北陞尚書公卽按閱內
帑出入數上疏言

國家虛

帑藏以奉邊譬猶之尾閭也不稍抑制其流不
止請一倣古周官歲會之制令邊臣各于歲終
會費上籍度支而臣等加察詳焉奸緣乾沒者
法無赦議入報可行之公既覈利權不能齷齪

重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七

避嫌怨忌者側目欲羅中以吏事卒無可指會
被

命視地山陵主者屬動搖鼎足之際得遂以微
文據公罷歸歸十五年而薨時萬曆某年某月
某日也壽七十四矣蓋錫爵始官翰林公數引
入臥內甚親既晚漸登用則公間從里中一再
致寒煖語然神意不接亦不復問朝事于是錫
爵重歎公之不測殆古所謂出則豹變處則鴻
冥者其居家杜門跣坐宗味玄旨泊如也然部

使者輒累疏薦公公竟不起僅以

皇子覃恩詔得復官致仕沒之後該曹爲請以
官績鄉行表表得

賜葬祭稍溢常數云配贈淑人李氏繼配封淑
人趙氏皆先公薨至是與公合葬于城北新原
兩淑人女德並茂而李氏生子弘仁弘仁以先
生任未仕而天配路氏有二子曰一經明經一
經今補父任實持公之門人孫公狀來請銘銘
曰

重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八

屹屹薊門哲人挺生鴻漸其羽蔚爲國禎名封
初試華省踐更旣典三銓矢公持平時維朝石
政以賄成公居其中在涅彌清賴脫于囊歷踐
光卿大宮侈費三省羨征咄嗟片言雲披日晶
司徒藺在九賦是經按籍於吏覈餉于兵張湯
心算莫之與京遄反初服鴻飛冥冥五嶽臥遊
里門畫局乘化而逝終始哀榮埋石其藏以永
頌聲

鄉貢進士伯謙金君墓誌銘

自余與金君伯謙游故吳守金雙渠先生之門先生嘖嘖語國士指目余兩生兩生各年少髮穆穆始及肩耳先生曰異時兩生伍立鴈行議功名于世吾不知孰後先若盤錯交委良駑並驚當是之時哀然脫穎屬之金生若驪駟紛糅苑枯翻覆當是之時泊然處中屬之王生嗟嗟余之不肖迺與君齊名而又幸辱同榜有婚姻之好時相與慷慨頡頏以意氣酬知己蓋先後十餘年間兩生之遇于人與其自爲遇無不同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十九

者乃余獨不意先貴而君落落竟天悲夫然君雖年位不偶其學問溫藉時表見一斑而余屬後死不能有所豎立徒泚筆墓上以空言附不朽此可愧也君諱大有伯謙其字別號豫石高祖璧曾祖昂祖棣父逸齋翁先君四年卒母潘孺人後君七年卒自有志君幼無他師受書舅氏潘君士英所潘君號里中大儒其授君書不顯用括帖腐語故君之說經及所爲文字皆深閎有意致依於古法學士先生其牝牡外索駿

者望而能識君而其不識者君直以氣驕之曰是固不能知我我道是也嗟嗟君以此遇亦以此窮歟君年十七補縣學生二十六舉鄉試已五上春官竟不第而丁逸齋翁憂既免喪忽遘疾不起時萬曆丙子十一月初三日也距其生嘉靖癸巳僅四十有四年耳君爲人長者內行甚修逸齋翁好施君盡斥其私帑佐費事父友無論貴賤僂行膝席惟謹撫教從弟大雅如親第及從兄大亨之子如親子幼而與同學舍陳生唐生戲約爲婚姻後生女竟歸陳氏時君已得雋里中豪介媒媼求婚者接踵或謂君奈何以兒子戲立信君曰此吾綰髮故人雖戲何忍負之唐生者尤貧病君重以前約爲經營衣食藥餌終身鄉人有兄與弟爭產而暮死盜者弟坐訟殺兄抵罪事連監生蘇某君密爲邑令樓侯白其冤獄覆上御史御史以案成疑之而樓侯乃對衆引君言自解衆始知君之有德于兩家兩家事卒解而卒無敢歸德于君者嗟乎安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二十

知樓侯當時之曲聽君也不陰以德君又安知
兩家事解而訟者不厚譬君此曖昧嫌忌君一
切不暇避而急于爭覆盆垂死之命余每誦君
斯事未嘗不歎息自愧其不如也君自爲書生
乃爾藉令遇時攝尺寸自効其事業可勝道哉
君魁貌大度性不喜押闔械巧遇所知呼飲輒
醉余間與同寢反側不成寐而君齁聲如雷質
明試問君亦有夢否君笑曰余晝無思夜何得
有夢既如困應舉乃盡出其文示余曰趣爲我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九 三十一
言是否不得言利不利也大抵君才于古詩文
爲近其舉業往往困于奇陽春白雪自昔寡和
而今之章句老生尚掇拾唾餘欲盡以繩墨以
天下士豈不痛哉君生平好獎掖後生第大雅
子兆登皆師受君家學爲名儒而兆登領鄉薦
之年屬與君同歲造物者其先期授左券于君
不可知也君一子三女子卽兆登長女適高肫
次適陳尚洵俱夭次適余子衡爲元配賢孝有
婦德不幸天以余子編修覃恩贈孺人某年兆

登奉君柩從逸齋翁潘孺人窆于界經之新阡
銘曰

歿而從其父墓而及其母躬之不羸而食其子
蓋子雲之書以待後世而九方臯之論國馬不
必千里惟其不朽銘之以此

鴻臚寺署丞若齋周君墓誌銘

自余初解褐爲史官以未得盡讀中秘書爲恨
嘗間從若齋周君借書書闕逸不可讀者則君
爲口誦某師牋訓某氏譜記而時時自參以已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九 三十二
見上下井井卽博聞掌故不能難也君時以太
學生入選爲鴻臚丞丞間無事則君益以肆力
讀書顧見其輩行皆執袴買人子無可與言者
嘗中夜起坐太息曰丈夫不能鴻臚冥鳳舉以一
官五斗粟局趣轅下而世且拘孿一切法無擢
吏貲郎誼經藏史者則奈何久鬱鬱與鷄鶩爭
食哉於是語頗聞爲同署所疾竟出君爲武康
丞以歸而君故饒於財則又耻以財纖膏爲子
孫計嘗一至武康盡斥其橐中裝爲貧民償逋

稅武康人德之至今有八賢祠君其一云篤於宗誼家人有貧無歸者廢疾餓者歲歲仰衣食於君尤好獎率後進置塾於家聚其宗之子弟擇明師教之郡守施公建書院於玉帶河勸學養士君佐以義田若干畝萬曆戊巳歲江南饑旱君既以便宜設糜施穀勞來饑民所全活甚衆而君之子太學生治隆復上書闕下願輸三千石粟爲

天子助賑治隆得錄授中書舍人本君教也然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十五

君扶義慷慨自其天性臺使者賢而禮交君君終謝不受郡舉鄉飲君辭曰老病偃蹇不能復攝衣冠揖拜長者爲盛舉辱也而君是時年且七十猶不廢讀書所著有光雪樓集六辛稿芸窓日草二十一史疑問師質論統六十歸儒集三經教錄古文彙測皇明名文抄篝燈漫錄毘陵文獻錄并豐周氏族譜無慮數十百卷藏于家蓋君儒者自弱冠有聲庠校多先生長者之游雖數舉不第抑首小官而其意氣磊砢終欲

有所發聞樹不朽于世既身老不用好行其德于閭里間而亦時以骯髒忤俗誹譽常參半若一切以文酒游嘯沃而消之泊如也壽七十有七以萬曆某年月日卒君諱某字某別號若齋其先自金陵徙常之豐北里父縝菴公舉嘉靖戊戌進士以戶部主事乞終養不復出卒于家君所通二經毛詩戴記蓋本之趨庭授受爲多其屬厭世味以儒吏隱抑猶遵詒燕素風未虧堂構焉元配孫孺人先君辛酉年卒葬于芳茂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二十四

山之陽內行淑美具君所自爲壙記而君之葬也子孫奉遺命而稱焉子男一治隆余雅知君乃治隆屬執事館下介太宰楊公狀余不得辭銘曰

北豐有里鬱其世美我知其父因知其子架有遺書橐有遺金式穀以詒問孰重輕古稱德人圓穀方軫曰吏而隱曰市而隱二隱式兼載德而文將不朽焉是托而匪徒箕裘故業之云

封行人司行人筠泉張公墓誌銘

自余先官保以封官靜慎稱里中而余兄弟遵其範稍樹名績于世嘗陰求其近似者甘棠之思于是焉在因憶載筆三十年所嘗爲封官紀墓之辭自東阿于宗伯吾里張侍御之外乃今則又有張行人張行人諱仲號筠泉其稱行人蓋自其子太僕君筮仕滿三年受封封三年而歿未及加贈而太僕君請急歸葬於是公猶蒙舊秩稱行人云世居太倉西關外自崑山割隸爲州人曾祖某有隱德祖雪汀公某例署邑祿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二十九

以大度知名是生公之父芳洲公其娶于施而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而穎爽受舉子業駿騁向顯進已而芳洲公顧自喜爲文墨雅游不事盡委家政于長子槐軒君顧益落魄傾其家而君不任筆札費于是始棄儒而賈賈十餘年稍稍拓田宅累千金已會倭難室燬于火公視母夫人色不悅故慷慨以瓦礫投地祝之曰爾以我不能再致汝耶此客塵浮梗散可復聚范少伯獨何人也于是母爲之喜進食而公慷慨

輕財顧益甚市有遺十餘金道上者公拾弗取求其主還之曰吾室廬焚蕩無餘身之所有弗愛何愛若金旣倭復至而公之子太僕君方幼從其家避入城有一人負之凌波涉斷橋而渡問之卽向所還遺金主人李姓也時以方翳桑之餓夫云侍父園城中多致甘鮮爲芳洲公娛客而迄用餘勇繕完舊業如其母前祝辭若左券焉兄槐軒君死無後後公之第二子而貲囊盡歸婿家公一不問僅收遺宅兩區而宅又苦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二十六

豪隣日譁求割公復不問竟割地與之曰此尺寸瑣瑣人爭我讓未必能見困也而陰爲子孫厚樹德吾庸多矣久之爭者慙悔以地歸公雖游賈人中然內行飭謹恂恂如儒者室中焚香置几研手自臨摹古帖讀書評史意泊如也嘗間用岐黃家言料檢方藥以試人人多得全活者已太僕君學成有名而公之次子某某又日以謹辦持其家公乃自稱閒人日從里社長老爲忘形真率之會目中幾無雜卜蘭亭已而亦

嘗以醉後投壺決賭矢誤傷人爲群小構訟幾困然公處之夷然曰此佛氏所謂風生業也會未幾太僕舉鄉會試公既貴爲封官而先時齟齬公者及所嘗待公舉火後而背之者皆咋舌謝過公又處之夷然曰此不足以煩翟公署門也蓋太僕君爲余門生而余以通家禮見公公被服澹素儀止愿樸如其故賤時而公之密友潘省菴先生又數爲余言公受封後門庭肅如無賓婚敢干以公事者其僮隸皆歛手奉教勅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二十七

寂無言聲有司迫之見多避匿請鄉飲亦不時赴其規模尺幅多類余先官保而太僕君歷官禁垣以清白謹正酬余知己良亦本之趨庭授受焉蓋余嘗私感方今士大夫當官盡節易不得過于鄉黨難以爲教忠成美端倚父兄而惜乎不可多遇也有如張公卽百年壽考無恙勢不過享官封受祿入衣馬騶奴輓奕道上已耳乃公業已身自起家累千金飽暖之外都爲長物不藉太僕重而太僕君德業未量顧反附公

而顯此其父子間相爲遇合孰難孰易自非余爲人子孰能辯之哉公他言行可紀尚多大抵孝友篤慎中人所能勉而余獨高其神閒氣完于世故夷險人情反覆之中在約無窘容處盈無泰色庶幾有道者故具論之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若干葬某處子男某銘

曰

檢躬視視煦物姝姝斯冠仁佩義之儒而賈服廢居市隱泊如其卒有譽以登于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二十八

命書以光千里間我最其遺勅此幽虛將子孫百世之儲斯焉取餘

叔父少荆公墓誌銘

嗚呼不肖錫爵生于世七十有二年於茲家之長老及所與比肩共事之人無一存者生平出處幸全大節則自父教母儀而外其斷斷守善砥礪家聲以鄉行佐吾父則有叔光祿少荆公其犖犖負奇淹練世故以經術勗吾子則有叔孝廉堅吾公今兩公皆化爲異物而少荆公蓋

棺最早其辱於淺土又最久堅吾公之卒且葬也則兒子衡既誌而銘之矣不可使少荆叔獨泯泯無傳傳則非余誰當任者公諱夢臣字良徵號少荆以貲入國子遙授光祿寺署丞父贈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友荆府君生吾父及公公爲余繼祖母陳夫人出與吾父雖異母歡若同生既長以吾父齒尊常鴈行辟影坐立必隅度若弟子之事師吾父不敢當也間有所請事則往往危坐正色爲言祖父之艱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二十九

難持盈保業之不易而公亦雅自矜飭日與婦張孺人訓督僮奴人人皆有手業作事稱克家焉年三十餘未有子子從叔某之子詔爵已白有子元爵崇爵而張孺人卽世元爵等漸長其後詔爵竟夭絕嗣而元爵二子迄于今取婦成立奉公終焉公性柔茹寡言常陰行德于族里不靳爲名有庶母之女旣嫁張氏而寡迎養之終身其所交皆近親故人門無襍賓當錫爵兄弟之登仕也公避權遠勢顧益甚有司歲時或

間進酒餐來則報之刺謁不時通羔鴈不先及家人有犯則執送吾父子封杖朴之且曰爲我重懲毋令他僕効尤也然終不自治貌若緩縱不及事者或告之某奴傭某婢悍則曰吾家人頗容老子以願指代鞭箠之用不亦可乎年且艾而錫爵待罪政府于時吾父已棄養郡邑大夫不知所致禮或告以同祖叔光祿君可交公一日遊行至胥關忽有某節推遣胥持刺問光祿君何在公漫應曰光祿君昨暮抵此尋去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三十

矣胥又問然則汝爲何人公默不應顧反問胥然則汝爲何官所使其人大笑而去旣而某節推俱知之歎曰清白官易得清白封君不易得清白封君易得清白宗人尤不易得一時傳者以爲佳話蓋錫爵晚而遇主守官如家無內顧憂則吾叔實成之惜乎天年早終其名位不顯而錫爵之賜閒歸也僅得一堅吾叔相與切磋砥名理補救闕遺而今又已矣天之報施善人則幸兩家各有子子各能淳

屬向於善吾先公而有知也其亦可以生平孝友一脉無恨九原已公生於某年 月 日卒于某年 月 日春秋若干張孺人先公若干年而卒祔葬某處銘曰
父生公晚公生子晚事則後人德則先人惟其靜翳迄無言聲以勗成猶子之令名遺愛在斯徵我勒銘

封南京尚寶卿異洲沈公墓志銘

萬曆乙未春少司空沈公以先太夫人之喪來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九 三十一
弔已卒拜手一編示余又拜且泣曰此先府君異洲公狀也茲某請丐其餘徵墓中片石之寵余惟古人居喪禮不為人作墓銘矧余毀病且死言曷能文比三辭不獲而司空請逾哀其子兩進士爲繼以請則爲強占筆銘之公沈姓諱塾字子居異洲其號九世祖撫和公五傳爲贈儒林郎同知孝清公濰又再傳爲樂愚公全怡空菴公汝梁而空菴生兩川公熾中正德己卯鄉試配溫氏生三子長卽公公自爲兒時逮侍

祖空菴公授書及古今事輒了了蓋歲十三而受易更一歲受禮既成而復從業以春秋應舉嘗採掇三傳義著春秋說專門宿儒莫能難也于是沈氏遂世受春秋云會兩川公四上春官罷歸不復出委家政于公公亦自是罷應舉日理纖悉用優娛兩川公及溫孺人終其身盤匱杖屨不階祿養而給比兩川棄養值島夷內訌公奉母溫暨闔家避難而身爲護將迄得免亡何白巾賊起詐言有神符天兵里中大震爭先王文肅公文草卷之九 三十一
避匿公獨戒其近堡人勿動爲部署健少年三百人裂裳爲幟使不得離所部而奸民有欲應賊者謀遂沮賊亦尋解去庚辰大水米價驟踴今中丞李公及臬時爲湖守欲稍抑其價謀之公公頓足曰失矣賴其踴也故秔稻猶集若賤則四方之賈將轉而射厚利而吾邑立稿矣且獨不聞乎趙閔道增值富彥國聽人自爲值而值漸平而官安能強與民以值也李公悟遂不減李公在湖最號嚴重士大夫非公事不敢有

所清請而獨雅敬公曰非是公吾孰與寡過時
謂兩賢交相重也公雖治家人產然好施予口
不言利一日築室路地有藏金見役者奔以告
曰是公土也公曰然是吾土也而當其藏時則
非吾土也趨告縣旁有覺者爭先攫之鬪爭信
然終不能及公公與人薰然慈仁也顧性不喜
姘妯囁嚅間而忼慷爭得失口刺刺言見謂不
能容人之過人初亦不能堪之乃其視身御家
承親訓子弟皆肅括脩謹卽壬夫怨家欲求公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三三

纖芥違心之行詭行之言迄不可得公殆古蘇
章王烈輩以嚴見憚亦以見服而久益見思者
與司空服公教其兢兢自守顧益甚然司空嚴
而公之道廣司空每官歸一槩謝鄉人請謁公
則曰是何必爾鄉黨有大利害有大枉抑亦何
可自同寒蟬且汝不畏屋漏而畏人耶司空故
與今太宰平湖陸公大司空吉水曾公同爲郎
相善已兩公入吏部典選司空稍稍以嫌自遠
公曰兒前交兩君時豈以吏部郎耶奈何重吏

部郎而輕兩君建儲議起士之喜名立標者爭
趨之公獨心知

明主意無他以謂

官禁不必然之事非外廷所宜輕言言輕則
主聽疑疑則事且敗敗而求濟此萬不可一幾
者也夫言事易任事難言而不度任者之所處
姑以一敗塞責此爲何心已敗人事而更責任
者以補敗此又何心公以此掣腕時時寓書邸
中及之而公之季孫演成進士官南中公以書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三四

戒之曰人惟是真心直行求無愧耳豈必立門
戶樹頹頹以爲名高且爾父三十年官譽何從
建言講學中來耶爾師汝父足矣蓋公之涉世
久其持議依大體練名實要自刻苦嘗歷艱虞
中得之雖白首明經不受半刺一銅之命而緒
言微指授之子孫良亦可窺試用一斑云爲古
文辭爾雅遒勁有先秦風旣老尚覃思著述經
史百氏中有疑義未安者手自疏訂庶幾成一
家言會病目不成成沈氏族譜敘致詳確體例

精嚴歐蘇二氏不能過也歲時拜墓視牲牢省封樹惟謹故事獨有春祀公復增爲秋祀且廣兩川公所立祀田若干以贍族人其族之貧者給無家者歸雋異者教相與櫛束若官師聯屬若肢體竟公之世而沈氏爲彬彬良族彭侍御之按湖也大姓獄起獨心服公家寸田尺宅不煩有司而公之家政此亦足概焉既貴爲封官燕處蕭然耳目不接優伶之翫器服不崇華綺之飾郡守黃公嘗謁公於家公爲具素食留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三十五

或言守貴人宜加禮設樂公固不可曰柰何以太守貴壞吾家法居常繹思先世典刑以履滿驕佚務華近名爲戒故躬服書生處子之行而不言于人陰師伊洛諸儒之學而耻爲標號迄以闇然素樸終其身此老氏家所謂留餘福以遺後人者沈氏世顯巍科膺仕比比宜乎哉公以甲寅某月日卒卒之日猶強起肅容正冠欠伸而逝計聞京師得

昔與祭一壇並祭閔太安人仍給半塋不爲例

蓋異數云而公所被

三命制詞有云學窺理奧動秉義程行誼篤於聞修籌策關於經濟若貌肖而摹之者嗚呼此足以益棺矣公生于某年月日去其卒得年八十有三子長某配某封宜人侍公病以積勞毀後公歿百日卒次某孫某以某年月日塋于歸安崑字園之原里花城村而爲之銘銘曰

德之休明在隱猶融矧世文獻公復允宗學維純師行古直躬發恤杞憂肉食讓忠一經之報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九 三十六

委祉以重式穀爾子顯允司空載敬聞孫趾武變龍衆美弗有具曰公功是闡是繹力田乃逢煌煌

命書刻石於封尚千百年垂耀無窮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師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男時敏校梓

王質齋墓志銘

萬曆甲戌守永州臣倖伏

闕下上書以將父情事乞歸養許之

制比下廷臣籍籍言或曰爲廉甫一人父與爲

永州百億人父計孰急是不宜歸或曰新從廉

甫父質齋先生所來見飲餽健甚色不許廉甫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歸廉甫歸必不樂余因迎勞廉甫斗酒而問曰

亦聞人言乎曰聞之夫俎豆思賢人原廊失羅

者不佞趣舍決之久矣而難吾父蓋先是嘗二

草疏乞歸而吾父三疏疏諫之曰孰使予早興

而晏寢非爲汝耶且君子時至則羸糧躍馬往

耳報

主之謂何其敢惟私計以辱長者不佞謹識之

不佞被命參贊領南兵介然有王陽之

感蓋飲泣不首數日而吾父割裾送我發

客勞我賦詩慰我不佞亦謹識之何但色也雖

然每至於別吾見其一夕以三四起繞庭彷徨

行以此知吾父第強忍教不佞忠非苦戀斗升

養也雖貴一蔬一褐不忘爲諸生時所居第環

堵蕭然手題其座右曰敝廬蔽風雨無求則居

之自安薄田供餽粥知足乃用之不盡以此知

不佞往而不返固非吾父志也少而贅外氏去

其父母不數里然朝夕跣而東望見爨烟縷起

流涕潸然以此知吾父爲人子與不佞爲父子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以情勘情必有合也而會不佞之永州不樂數

使使起居吾父前微伺言色至則聞吾父蓋嘗

時時向月倚門而歎蓋歎不佞云白是不佞肝

膽如割刃矣而又會

天子方弘孝理得以間謁歸歸而致其蔬褐以

爲供吾父不吾責備養也父子祖孫媛姝一堂

無望煙向月千里喟噫之感何云不樂哉余聞

廉甫言則醺酒賀之廉甫上車去去三年所而

先生以壽終今鄉里猶傳先生鼓腹行游山谷

間廉甫導前諸孫擁後杖履休休甚自得也嗟乎壯能成子之忠晚能安子于孝使天下爲子者皆得如先生爲父則于出處之際豈不泰然哉先生諱周號質齋曾祖某祖某父夢椿翁母吳孺人起家嘉善學生八試有司不第始卒就廉甫封爲兵部主事云生平諸善行甚多尤隆于孝友既贅外氏事外父徐西疇翁如父父產悉以義讓其兄春軒公有姑適金氏而寡爲批扞外侮卹其家故終身三族內外無間言性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三

慷慨引義急人之憂結鄉社修達塘計免捕盜民兵里中稚老皆曰先生于我有德其形容甚厚長者而時嶷嶷有立不輕以顰笑假人與之書情而信不能作萍鳬兩可俛仰色語庶幾古之遺直焉晚年絕跡城府徜徉鴈湖西庄爲亭曰拱極賦詩釣魚其中因更號鴈湖釣叟豈所謂貞不忘君通不測俗者耶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壽七十五配徐安人子某女某嫁某孫某孫女某嫁某曾孫某曾孫女某徐安人先先

生六年卒葬某處以割股孝聞自有述至是廉甫謀啟封合葬先生而命館甥沈吉士來請銘嗚呼廉甫與余善天下莫不聞抑其言推引忠孝歸之先生有足發余者余雖以雅故再銘其父母亦無愧焉銘曰

燁燁龍章其文五花思樂採尊鴈湖之涯吾不知其人仕耶隱耶伏几經綸啣袖鏤錫惟不自試以昌其家是用成爾之子載忠與孝德音孔嘉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四

總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贈兵部尚書如岡陳公墓志銘

余以嘉靖戊午叨舉應天鄉試于時同年大集京師而新安張光祿見山與余比舍最狎余閒指同年三人語光祿曰此三君皆爵祿壽考罷三君者其一則錢公淑吾其一則蔡公肖謙又其一卽今所爲志總督如岡陳公也一時諸同年盛傳余語爲笑已陳公竟至都御史總督兩廣而錢公卒官大京兆蔡公雖遞出遞處官簿

未顯而以講學名天下壽考至今余亦得徵重
三君頗負人倫之鑒豈非幸哉先是陳公以中
丞出撫廣西也余別之以酒陳公忽中坐歎曰
嗟乎吾昔與兄頡頏科第以功名相許詎意今
日一龍一蛇渺絕至是余聞甚不悅曰是何言
也若以中丞建節自比於蛇則同榜中尚有白
首明經未沾一命者豈盡爲蛇蜉腐鼠耶公大
悟引酒自罰曰敬哉良規吾自是踴躍行矣行
役一年而會田州土官告變公授計右江道討
平之疏上善後七策大要以弛征撤戍柔懷新
附爲本於是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五

天子知公才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贈封元配凌氏繼配盛氏皆淑人廕一子
爲國子生會又值岑溪七山等山獍嘯聚公復
授計左江諸道討平之而疆外諸蠻黎莫二姓
兵又起公請於朝爲布立恩信以術籠駕招徠
之賚久之二姓皆請降公以功晉秩右都御史
賜金幣乃公願推功諸將諸將亦以此懷之有

遊擊彭信古者橐千金爲謝而公怒劾遣之乃
言者顧反鰈公公亦不辯六疏乞骸以歸公初
中萬曆辛未進士授河南府推官丁父司寇梧
岡公憂服除補紹興先後在官以神明豈第稱
兩入試闈所推轂皆知名士舉賢能內召未補
而丁母朱淑人憂起吏科給事中陞禮科右給
事中所建白如議督學請兼隸江南北議弭災
一祇事

兩宮二慎選婚三召見輔臣四免汰藩臬五蠲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六

織造之徵六釋因公犯科之罪皆侃侃持大體
凡在省若干年一被

命督

慈寧宮工再主河南鄉試稽覈精嚴選裁公慎
用久次陞通政司參議歷太僕寺少卿提督四
夷館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右通政光祿太常卿
時

朝講久輟都給事中李獻可等十八人皆以言
事得譴公自以故言官不得坐視再上疏爭之

其後尋有督撫之命凡三平巨寇兩撫叛蠻文
墨議論外且表豎章章如此時稱爲文武才云
公通州人諱大科字某如岡其號父司寇公生
公最晚宦遊所至皆載公以從公年少美姿容
未長學成直指某公按海陵請公與相見公不
往既司寇公貴而公布衣蔬食自如絕不作貴
介統緒能論者以武侯遺誠淡泊明志寧靜致
遠陰爲公卜大受焉既歸老林下時時謝病杜
門覃思著述刻有五經旁訓初學記楊升菴集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 七
靈隱子爾雅說文行于世其居鄉抑抑下人逢
掖寒峻皆狎而與交主撮之能尺寸之善往往
不吝口而時亦有發憤蠶氣慷慨爭是非
立然諾者雖自謂貴育無以過也教飭子弟與
諸童奴皆凜凜依廉讓軌于萬石家風里中若
無官闈內若無聲焉公生嘉靖十三年六月十
七日卒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壽
六十八歲計閱
下所司議卹得賜祭葬全典仍以軍功加贈兵

部尚書葬狼山下新阡子四人王錫爵曰余非
知相人者幸偶器公于四十年前蓋以其儀止
敦重體識弘遠不獨爲形貌也乃公亦時時陰
識余芻蕘之論以直見收然後知公之立言立
功不朽而存者所謂大車之載滄海之納固不
以才具聞已銘曰
粵之西東銅柱所標鉄鉞四征卽敘三苗蕝苡
明珠有口囁嚅我之知公言自垂髫貴謝綺紈
弱不外交既揚王廷德音孔昭疇是正直而視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 八
民恍晚奏膚功三命而逃衮衣歸止思樂林臯
出從隴畔居號天殲乘化而終
國書軫勞我銘孰徵峴首之謚
贈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翠峰
于公墓誌銘
東阿于宗伯以萬曆某甲子謁余于京邸請其
大父翠峰公墓銘比葬已五十年
天子業以宗伯三品階
誥贈公爲某官而南宗伯林公爲文表公墓子

謂五十年封土久陳榮哀之典備矣銘故可緩也今年忽使使以書來徵文曰公豈以某遂忘先大父耶始者不急請避公方在揆席而先大父生平褻褐爲侶不因人熱者也故逡巡八年須公歸而後敢卒請予至是無所復辭已公諱玘字世和隱雲翠山下因號翠峰其先籍登州文登縣洪武間公祖一世公奉

詔徙東阿之楊柳渡一世公生忠爲鄉三老娶劉孺人無子而公之母爲側室王孺人王孺人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 九

生三子公最幼而弱數歲失父依兄伯居兄伯遇之不善常奴使之又常坐顧呼公使前侍食罄折立無敢忤比長兄強使出分益貧窘然公爲人大度有才氣所交皆豪長者竟自致百金產緣手散施畧盡已復致百金而兄坐法當死詞不及公公慷慨自詣吏請代吏怪之已試問知爲出分第益大驚使前畢其辭而公涕泣對曰某不幸早孤兄鞠之成人某視兄猶子視父也子爲父死無所辭抑兄未有子而某有子先

何疑吏疑其詐卽佯許出其兄于獄公望見兄大慟曰兄果出乎吾得死所矣趣自着械入獄不返顧吏爲之泣竟兩釋之于時吏弟知公爲出分第不知故奴使弟也公又嘗代兄縣使龐西粹遇虜騎夜伏積骸中得免嘗行道上拾遺錢歸而懸之門以待其人至還之生五子其長不聽讀書曰是兒不羈甚儒而不羈則益其疾不如使守田種瓜而美公一日見瓜生道旁大怒曰人乃畏汝不敢食道旁瓜汝橫甚矣折挺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十

逐之邑民故苦賦公具條便宜爲白直指前得寬減而賦不失額嘗數稱往古事教道鄉里鄉里有疑事若關訟吏不能決者往往質平於公公所平曲直甚侃侃而尤以溫良豈弟得人懼既老猶策杖從諸少年游諸少年忘其父行也性雅好漁已忽感古人陰德事取漁具焚之其篤行至此年七十以布衣爲鄉飲賓里中貴人皆爲公逡巡讓左無作容後奉

詔予冠帶而公之第五子某舉嘉靖壬子鄉試

蓋春秋七十三至嘉靖某年月日以榮壽終焉
配劉淑人後公五歲卒年八十二子男長某次
某次某邑諸生次某邑諸生次某仕至平涼府
同知贈禮部侍郎孫男十一某某出某某出某
即宗伯舉隆慶戊辰進士曾孫某玄孫某葬某
地某年月日王錫爵曰予辱與宗伯同官三十
年竊陰師其侍

主忠篤居室儉閒而言行依于古人嘗一游其
鄉所謂穀城山葆祠黃石處以爲嶽靈星采稟
王文肅公文章卷之十

十一

領元氣固宜有人而宗伯不敢當也曰吾所爲
兢兢夙夜者懼忝吾祖吾祖起孤童布衣無所
祈聞達于世其代義輕死鞠躬化俗益天性然
而子孫實奉其餘教以顯見謂不辱然纓組束
身爲名易耳若吾祖則所謂夜浴修容操券不
責報而游域外者也嗚呼此宗伯所以礪石八
年必微予一言爲重而予實愧之矣銘曰
是惟翠峯處士之藏後五十年有銘其德者以
方古鹿門太丘身隱而名章厥流之長庭有

里有棠暨爾孫有聞以經術行誼大啓爾門爲
國之光吁其不亡

刑部右侍郎楓潭萬公墓誌銘

故司寇楓潭萬公有子曰學憲君學憲君與予
同年舉進士而余因得以通家子謁公於邸當
是時弟見公被服雅素儀止樸謹相與退而撫
然有從先進之思已數叩學憲君所習于趨庭
上下者則益嘆公王表黃中不名一德而世不
能盡用亦不能盡知以爲恨嗟乎公今旣往矣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十

十一

其用而不盡用者留之於其子若孫俎豆之于
民與社則已矣惟是蓋棺垂十年禮官僅得以
故事爲請三品祭葬而公之姁行修能日亡日
遠弭筆載記之史徵之大同白蘭寧復有揭日
長夜於涸中識伯夷者哉而迺今得鄧定宇少
宰氏余嘗目少宰人中朗朗掇皮皆真其咳唾
一出必傳傳則自今所爲公狀而公與學憲君
必欲余一言勒石涉江二千里介少宰書以請
其勤且鄭重如此因不得辭蓋公之先在宋建

炎中有處士某者自新建徙南昌之東溪五世以前始可譜公之祖某父某母傅氏始以公貴得三品贈封公諱虞愷字懋卿楓潭其號以嘉靖辛卯舉江西鄉試戊戌成進士授無錫知縣政成召入爲南京兵科給事中累遷山東參議福建副使貴州糧儲參政湖廣按察司副使福建右布政丁憂復補山東尋改山西左布政使擢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進右副都御史總督糧儲尋以南京刑部侍郎改北致仕

王東肅公文草 卷之十 十三

仕歸後若干年爲萬曆戊子六月十七日卒于家距其生正德乙丑三月十三日蓋享年八十四矣公幼專敏爲諸生酷貧帶經而鋤時從里閭長者講學白鹿洞中歐文莊公一見奇之問君子無入不自得所得何事公應聲曰自得又何得也人以覘公終身學術事業若懸契云始仕無錫錫故多富人善行財上下漏賦籍爲奸吏苦其窟淺深不能問則往往寄耳目于怨家部使者行縣輒以風刺取他事一入不得出公

曰是皆不平夫富人貧人母也緩則使貧人代輸役急則四面設置投鉅而入之鳴鳩七子誰爲厚薄父母之謂何矣會月朔晨朝三老出不意問大姓主名具得隱占狀乃手自畫丁糧十徵冊令富人各以差次受繇無得脫者至其陰細過不輒發發卽不惜爲上官前破嫌疏理時亦以此得忤而公侃侃自若也有簿某實廉坐蜚語當去公慷慨率吏民爭之不能得乃解其印綬置直指廷中拜且辭曰公卽不聽令令請

王東肅公文草 卷之十 十四

行矣直指初怒卒歛容謝公簿亦竟全在南科數與守備內臣露章爭事謂營兵不當充私役又謂操江都御史每歲操故當與守備叅伍列坐而

武皇朝爲權璫所抑宜如故便又奏革宣成以後冒功陞襲若干人而貴倖側目矣會公復疏救失事憲臣忤

旨然僅奪俸猶幸

肅皇仁聖不輕以言罪人云比補外所至有聲

績其大者救荒山東西能以便宜發倉粟及贖
鍰貸民而山西饑甚公拊摺賑外具爲貧宗敘
支均祿法功尤著焉御史有清軍福建者試問
公軍何以清公曰夫明旨固曰清軍不得益軍
今一切汰去遠年耗伍覈實上聞而軍清矣御
史遂以其事委公咄嗟而辦公又謂政先大體
而上官近喜用巧文新進吏日騷獄市民且重
足以是御史行部公輒請自往代爲讞決嘗一
日而出福州久繫囚五十餘人湖廣六十人乃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十

十五

其遇法必行如案致貴戚之死奪楚遼二藩所
侵地歸民雖百口居間不能撓也在山西有無
賴宗人自號四天王者聚徒謀爲亂部署定矣
公一日方坐有旋風觸楹忽心動曰是何祥也
境內得無有變試使人踪跡則亂者已縋城夜
遁竟追殺之散其黨於是朝議以公有文武材
既再入南京典兵食則是時海上新中倭振武
營新變公承其後日與大司馬襄毅李公謀水
軍非額設冗食者汰之營軍自倡亂已誅外餘

皆得公處給糧餼拊摩痛疾而安公又以京商
困和買奏復故條又上督儲便宜六事于是南
京輓輸日至軍民相與立碑中和橋頌公之德
焉時公已入仕二十餘年歷官皆遠徼而最後
始以積薪久次由南刑部改北其冷吹疎步特
立寡援幾爲笑于天下然分宜之敗也其黨有
同里而別藉在室而操戈者公獨持平語於向
背反覆間或曰嚴世蕃且叛公曰世蕃不叛第
其穢墨亂政自直一死不足更引他法以坐也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十

十六

嗟乎使臯陶奏當有易斯言者乎而言官會有
所受遂深文擊去公矣夫公不幸生嚴氏鄉炎
火炳蓬勢自不分茵桂顧其生平一介之守正
縶而出垂橐而入此亦豈夜行鬼瞰日星視指
所不及者今併此汚公而公又長者默默受汚
以去痛乎鄧少宰之訟公寃也蓋儒者當恩然
得失之交真器乃見而近乃有逐臣棄友一不
快于公論則諄語惡聲狼籍私史以公之處謗
觀焉而古今人情一道理可概見已公爲人敢言

似直寡怨似厚不彫似樸忘機似通守謙似柔
能斷似勇而一以學問融之門生子第每見公
終日靜翳小樓一榻中間而問起居上食公不
時荅荅則語不及他占寒煖校晴陰而已晚年
讀圓覺金剛諸經有悟謂此卽我儒無聲無臭
註疏然不輕爲新學道聽者言獨父子自爲師
友而學憲君未老倦遊日侍公左右爲最得公
斷輪言外之旨故世稱豫章之學其灼然著盛
者無慮數家而萬氏特以挫鋒含茂無標號于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十七

天下參于遊道見謂不廣然政此公所謂自得
也夫自得則又何待哉知不知勿論矣于其孫
某以某年月日葬某處銘曰

談學豫章譬之淵海公默退藏以自愛采寶于
自得乃無不得夫惟卓爾知損爲益游刃之餘
出入周行守官去官琴書在囊有碑于途有祀
於社一毀衆譽萬古不夜旣偃經綸浮雲太虛
小樓一榻間其如愚居不垣牆行不標幟八十
四年乘化而逝易簣之命還于性始是曰可死

亦曰不死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方泉趙先生墓誌銘

蓋自余隸博士而趙先生爲督學御史以文字
知余已先生入爲中丞而余乃待罪館下年少
新進以步趨顰笑之習于先生也得僅僅救過
無何先生竟先予歸歸之十八年而卒其孤洙
等以治命來索予志志故不得辭按狀先生趙
姓諱鏗字仲聲別號方泉系出宋商王元份後
靖康間有武畧將軍善孚者扈高宗南渡始家
邑西鄉之竹和元季有友三公者徙居泉塘號
泉塘趙氏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十八

國初有諱同鵬者號種菊老人瑞州府經歷
思湯思湯生志謙志謙生平海衛學司訓正夔
正夔生泉塘翁鳳山卽先生父也代以文行著
聲而發於先生先生生而敏未總角輒工文司
訓公奇之曰是兒也長必大趙氏令從林惕齋
先生學學成試輒屈其行嘉靖丙午舉于鄉明
年成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己酉改河南道

御史奉

勅督漕長蘆屬軍興大司農方右臂焉人或虞先生儒者不習事而先生心計了了所條畫便宜皆中窾老吏所不能及會代改巡按應天屬風裁慎舉劾一切不法以柱後惠文刷之未幾復改

命南畿學政所至校士懸法嚴而載以寬簡其評薦取舍往往在驪牡外如吾邑張起潛憲副卷先生泚筆抹盡不遺一字然竟置優等起潛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十

十九

竟以其年連第充職五年門人益親以勞進階文林郎封父泉塘翁如其官母胡氏配毛氏咸孺人丙辰秋以疾乞歸尋補河南道刷卷畿輔陸順天府丞不踰年而改大理少卿並稱劇職且輦轂下勢易撓而先生所蒞輒有聲績不減外御史朝議以是卜先生通才也壬戌丁泉塘公喪哀毀如禮語及輓涕服闋踰年授騰黃通政未蒞任會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缺先生年尚未及格

世廟謂先生才不次擢先生協理院事先生荷殊眷思所以報稱

上意旨手疏六事以獻

世廟晚年方注意大用先生未果

穆宗改元先生以舊臣移疾乞田里歸卽杜門謝外事日與一二故舊徜徉文溪卽石間取古人四智義銜其居更號留齋居士時部使者交騰薦剡或謂先生三朝耆舊不宜安家食先生輒歎曰吾豈以山林樂忘朝廷我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十

二十

主上待我厚卽盡犬馬齒死不恨顧老矣且安能復伺人口吻爲進身地竟堅臥迨卒先生天性孝友事封柱史公暨太孺人謹甚撫弟太醫院吏日月泉君有恩置義田卹貧族修家乘皆有法性坦率無崖岸迄宦成不一作公卿間貴驕狀其所居無赫赫名父老稱長者必歸先生先生歸田久識者多惜其弗究于用留齋乎留齋乎先生善自名矣先生生正德癸酉四月七日卒萬曆十二年五月廿五日享年七十二所

著有留齋漫稿趙氏家譜六卷藏于家子姓云云以某年某月卜葬于玉山縣六都祝家山之陽胡太孺人墓側銘曰

惟趙之先遙遙帝族玉生於山有光韞積長發惟時時乃先生大廷擢穎秘苑蜚聲柱下之班惠文客客有歌辟騶有鳴振鐸惟吏惟師媚於天子再長法臺軼登伊始鎮邪就匪不刊其鋒烈風震雷化爲游龍遺愛誰徵公門桃李琢詞于幽以告來禩

王震肅公文草

卷之十

王

南京太常寺少卿麟洲王公墓誌銘

嗚呼此故太常少卿王公之墓也公名世懋字敬美父大司馬嘗命之曰吾聞東海有鳳麟洲爾庶幾埒而兄乎置其讀書之室曰麟洲已而慕王君公之行別置號曰塙東生宦小達思自挹損更署曰損齋然而學者稱麟洲先生如故王之先自卽丘子覽而下世有聞人至五季而有諱仁鎬者爲吳越王鎮海節度衙推官嚴之分水曾孫縉爲宋左司諫六傳至夢聲爲崑山

州學正卽其官家焉崑山後割隸太倉州遂爲太倉州人祖倬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爲弘治正德間名臣父忤歷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贈兵部尚書爲嘉靖名臣妣邵太恭人公少慧有英氣應對機警鋒出甫十齡而病瘵大司馬憐之不欲強以咕嗶乃公顧益苦私習爲文章其師愧歎以不如自解去以補國子生中戊午順天鄉試已未舉會試

王震肅公文草

卷之十

王

在薊遼虜方深入而相嚴欲以是中之逮下獄公與兄鳳洲公欲上書請代而大司馬聞而止之曰

上怒方熾是沃之膏也毋速我死遂不果上明年庚申大司馬竟不免公兄弟扶喪歸廬藁之側朝夕哀奠環粥茹素太恭人憐其瘠而手和肉羹畀之弗食也比三年除服猶被白袷單衣不敢與宴會聽音樂惟於詩酒風所嗜以自陶寫而已時鳳洲公業爲海內詞宗而其同社友

李于鱗汪伯玉諸公皆有盛名當世公最後出與倡酬諸公輒大驚賞呼之小美會

莊皇帝登極公兄弟於是伏

闕上書辯人司馬寬久而乃白又會南省臺以公兄弟薦太宰固欲俱起之公乃奉太恭人命謁吏部選中途而報除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南曹事簡公得以其暇肆力於文文益工居無何以郎中羣病攝曹事而魏國公之事起魏公者老而無嫡子其長子邦瑞弗愛愛嬖姬鄭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三十一

子邦寧會夫人薨寅緣請於

上以鄭繼封且謀爲邦寧奪長地會有

旨悉按錄諸勲冒當襲者入國子習禮魏公奔

急畏公議遂以邦瑞應時少宰林濂領部喜而

謂公中山王之德遠矣能庇其後人不違禮而

諸爲徐氏居問者大失望乃給祭酒姜公曰邦

瑞強年矣而始不稱冑子者何以邦寧故也且

邦寧不爲嫡而何以毋拜

天子誥稱夫人姜公疑未決而返之儀曹儀曹

復返之魏國魏國乃以二子俱請林公甚恨之

然無以難也公乃移書都督幕曰鄭夫人固妾

也其應封與否非所敢論第邦寧之生在未封

前則均庶也而邦瑞爲長何兩請之有林公大

喜卒從公後邦瑞卒爲嗣魏國錫祿諸居間者

紀祭酒亦坐註誤罷而後以無貽白都人至今

稱王儀曹不訛法也居歲餘遷北儀曹員外郎

檢緝宗牒詳謹無害會以太恭人病請告歸至

池河聞計以不及侍疾哭數絕而薨癸酉服除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二十四

補祠曹尋遷尚寶丞會傳劉二御史上疏言事

觸江陵大相怒下獄公與大理卿石公爲傳治

裝爲劉營救以是失大相旨方奉

命弔祭秦藩遷江西參議治南康公惴惴懼不

免乃精心訊牒勤職業而御史因挾與俱之九

江饒州時分巡副未至一切以委公公未嘗習

爲及其治之輒精於是御史以爲材而異之諄

入賀

萬壽還遷其省副使理驛傳驛傳在江右最繁

官其地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而會時政裁抑
冒濫則又奉行過當至學官有徒步出入者公
爲令下諸郡縣裏其平上之臺臺著爲令已結
司篆及署分巡道當省會至繁猥公于吏事益
習有所剴割曲當理情卽老吏莫敢措手尋監
秋試冬入計南昌令者以進士任可五載矣始
用小苛辯得上官意屢登薦書以是益驕橫直
凌司府莫敢誰何公盡發其奸而去之時藩司
之從事者新不能有所悉亦一以屬公當省臺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二十五
大會方岳嚴二千石及黃綬以下喋自廢公獨
條對侃侃太宰嘆曰才難不其然乎今者睹練
事敢言獨吾省藩長與江右臬耳大相故知公
材聞太宰語欲收之會公感疾上書乞骸骨大
相寢不奏而山東學使者缺太宰以風公公力
辭歸聞化女事而慕之以書自通無何別去公
嘗決一父子訟而父辟甚公痛杖其子且誨之
已乃命杖其父其子匍匐前護請代始釋之父
子感悔如初有袁帥者好偵諸曹得其事嘆曰

三代不啻是矣移視陝西學政強就行其所條
約束明暢藻雅甲他省諸生欣得師無何而有
給事中某御史某故習余與大相忤乃上疏指
援化女事謂余與鳳洲公譸張爲幻而留省應
之至波及公業已報聞弗竟矣而公慨然謂身
爲人師率卽事弗竟何顏復臨諸生乃移文兩
臺乞骸骨而余第家馭亦自河南謝學政俱歸
久之大相卒太宰第諸道學使此兩人俱上考
尋起公督浙江學政辭不赴甲申冬復起督福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二十六
建學政鳳洲公謂公可以出矣余處子又處無
乃偃蹇
天子之命而傷地下心于是公勉而之任時大
試期迫八閩故材數一邑待試無慮萬人而其
鄉薦紳所在雲集意皆有所望公一切謝却之
專心閱卷甫三月畢事所升汰皆服人進其省
左參政分守福興道入賀
萬壽於道報遷今官居金陵雖甚適少事特不
勝士大夫筆硯之請戶履如錯遺余書讀古人

生我名者殺我身之句意色愀然然而無以絕也性喜山水且欲盡遊諸名勝補遊所未足緒成一家言而公業以勞損成病火灼于喉寢食爲減乃移狀於卿沈爲具疏請下吏部極稱公賢姑予告治病病痊有司奏起用如六卿例報可遂歸里第明年四月手書析產遺戒多理身齊家要語檢理身後事衷禮爲儉令它人積日計之弗及也曰吾自今端坐以俟期而已屬歲大侵餓莩盈道公乃倡諸大姓行糴粥全活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二十七

可萬計死者浮屠法濟之沾沾喜曰吾胸中更無事矣然尙矻矻著述有澹思子望崖內外篇經子臆解其課子姓爲諸生較藝不怠而性稍下善志將百日病復大作二日而粒絕又二日辰與命移席中堂強起坐飲少水亭午呼楮墨手書一紙與鳳洲公訣大槩謂種種証俱現恐在旦夕第性敏有膽決加以學力定力遂能輕死破戀六親旣以無情卽見兄如不見也未復謂天下雖泔饑

聖主能蠲賑事尙可爲惟願廟堂勿固寵勿近小人勿聽人言搜人過諸君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復卽死無憾旣緘書未發迫瞑自力起使人掖而據胡床盥水于足旣畢諸子問有言否曰四月書已盡之復何言不昏散否曰無念何所昏散條然遂逝公以嘉靖丙申生歿于萬曆戊子春秋五十有三耳平生孝友重名義其施予稍裁而能不失居恒不輕爲公府居間間有之必宗戚之困阨不平者若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二十八

州里之利弊不能控者嗜義若渴有所聞汲汲行之遠識長慮悠然能見事後少亦微有耳目之好觸一語立斷遣之居官好爲條教煩不至瑣尤能曲暢物情因事爲功好提獎屬吏卽不至賊濫未嘗不弘揜覆以故多感之少而通易晚視學政旁通諸經皆能纂其大要亦喜讀二氏書恒謂吾于兩廡饗亡所貪苟陰用其實而陽詆其名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耻之以故望崖編諸書要皆其中精至語識者謂不

下白香山晁文元也其詩文繼鳳洲公而起世
以北宋之二蘇所著詩文集之得五十餘卷其
闕部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雜疏
前已行人間某月某日將窆公柩於某山之原
而以鳳洲公狀來乞銘銘曰

本豐條遠源澄流濬維公之世重賢疊俊游夏
文學由求政事惟公之材一往輒詣六經渺有
二氏真無維公之識獵精捐粗與可偕入與否
偕退維公之節在涅不累泉洲麓深山抱水紆
王艾肅公文草卷之十 二十九
維公之藏過者式諸

翰林院檢討後菴吳公暨配封孺人陳氏
合葬墓誌銘

前翰林院檢討後菴吳先生蓋嘗辱一言之譽
於不肖錫爵錫爵實陰師而嚴事之先生之被
讒歸也已鍵門謝客而錫爵數款其廬執故人
子弟之禮先生進與談時事評較人物皆倜儻
出意表已握手殷勤戒努力者三曰此君他日
事慎毋負我蓋錫爵退奉先生教立身遇主粗

成始終既解事而謀與先生爲方外之遊則先
生不起矣先生病且革遺戒其子宗泰宗因薄
歛亟葬毋乞碑志諸子既受命用先生所自擇
地權窆于宜興之伏牛山旣而形家言不利者
十人而九於是諸子更相與謀曰從命小恭送
終大事以小恭忽大事罔極之謂何乃更卜地
于某處啟先生之藏奉其配封孺人陳氏合葬
焉而宗因請擬菴唐太常狀拏舟至海上謁余
銘先生諱可行字子言號後菴世家宜興之北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 三十
渠里父尚寶丞性始占籍武進爲諸生先生幼
而專魯且善病年十七始了了向學問病亦良
已喜讀昌黎詩文効其語作小詩同郡荆川先
生一見竒之荆川先生者卽今太常擬菴父也
蓋太常之知先生自此始舉應天丙午鄉試癸
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文名籍甚
然公特以清修勁正爲當路所敬而錫爵之舉
會試也會先生爲同考官時主考爲慈谿袁文
榮公公故以詩經魁天下而舉場故事有座主

門生傳衣鉢之說衆指曰公以謂必舉詩經第一而先生獨奮然曰天下事當以天下人之心處之今滿場桃李誰不出公門而娒娒事此小物爲也公聞而矍然起謝曰子言誠是於是遂定而錫爵偕爲舉首比廷試則又屬先生受卷得差次甲乙上請而錫爵擬第三

世廟親擢爲第二既成而文榮公特遣謝先生先生笑不受曰我固不知公爲何人知公乃

皇上與本座師馬公也當時分宜嚴公有寵貴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三十一

倨新鄭高公以翰林老宿爲後進所嚴重乃錫爵數從館後旅見兩公則同輩類首鞠躬卑下之已甚而先生往往獨後至至則直前笑語無所屈讓蓋錫爵數微視先生私語二同年以謂前輩潤畧至此然先生故自以能高行清益發舒意氣遇事敢言瑕釁滋起而華亭徐文貞公獨禮重之頗有同升風肯外聞而先生會又以直道忤諸當事者遂羅中以考功法罷歸歸而結茆蠡湖荆溪間盡謝人間事時有所感憤意

氣寓之聲詩而亦不盡留藁示人今僅有延陵小刻及吳太史遺藁數帙行于世蓋錫爵讀其詩在陶杜元白之間頗亦爲世俗汶汶有蕭蘭並棄之感雖極意排蕩終不能平云先生有弟曰中行晚而再入翰林以直諫江陵不奔喪事得廷杖爲民兄弟相與爲湖山杖屨之游益濶疎於世事而先生又獨爲最後死雖齟齬竟老其言議風采亦自足照耀古今絕群離類已而錫爵向受教先生雖誓死不相負其竟以掛冠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三十二

不早入山不深每一至鞅掌交游刺感家難未嘗不引領歎羨先生自愧其不如也父司丞公壽六十時戒先生勿舉觴待滿七旬爲壽已司承竟不及期而沒而母段安人會又得疾侵尋不果稱壽比先生年至七十獨強無恙於時諸子諸婦羅拜堂下先生輒蘇蘇隕涕以兩尊人不及壽爲痛其病也猶恨以司丞公服三黃丸之誤盡謝諸醫奄然而瞑余讀其遺戒悲焉嗟乎楊王孫之不作閔仲叔之已亡使世有司馬

選固必能爲先生立傳永垂頌聲是在太常
諸公與先生之子若孫已先生生某年月日卒
某年月日得壽七十有七配陳氏以先生考滿
封孺人既貴生子猶戢戢勤其家時稱賢內助
云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壽若干子
孫云云銘曰

古有史輔其直如矢矯矯吳公惟德之似危行
與言以報知己我躬不圖誰爲妻非仕隱偕心
覺夢同趣屬續之言烺烺在耳既壽既康有婦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
有子噫嗟乎公是亦可死

怡洲吳公暨配金孺人合葬墓誌銘

怡洲公者余先太夫人之兄子而余之從母兄
也沒若干年矣而至是其最幼子某及故長子
某之子某奉公柩暨配金孺人自淺土歸窆於
某阡而屬余爲銘嗟乎是固余所欲爲銘也猶
記余兄弟始生六七歲時數從先太夫人歸寧
母家得及見母家三宗鼎盛以財力意氣豪里
中前堂羅鍾鼓管絃後園饒池亭竹樹之勝而

怡洲公於兄弟行最長其子孫最多且賢而奉
余先太夫人最虔有禮先太夫人常指目爲吳
氏長老而不名顧見余兄弟飲食嬉戲公之左
右摩其頂太息謂公曰而亦記而祖而父歿時
吾姊弟子立內外噬虎叢棘間能保有今日家
室完而兒女育否公泫然曰姪亦念之人事古
今固無足論論其大常否必通善必福可也姑
亦見有兩弟褒然而患不富貴者乎已先太夫
人果卒視余兄弟宦學顯名而亦及以長年在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

三十四

堂奉卮酒爲先太夫人壽嗟乎是固余所欲銘
公也公姓吳氏名某字某怡洲其號奉例遙授
太醫院醫士祖敬軒翁某卽余外祖父敬軒翁
生鶴洲翁某實生公公生而廣穎豐額聲如洪
鍾兄弟分產公取其最薄者鶴洲翁被仇在獄
公出身爲理至于榜肌骨嬰縲紲不怨嘗夜誅
孫嗣元讀書指其泐杖痕語曰此而祖少賤時
搶首獄吏前其狀如此使階有一命豈至是哉
小子勉之蓋是時公旣早困家難不無跂而望

後之人乃三子先後補邑庠生蒸蒸望顯貴已而伯仲竟先公天季猶未第其迄能卜地葬公爲文狀公者公所課讀書孫嗣元也而嗣元復連蹇有司侵尋見二毛天道謂何哉公于鄉黨故長者望之嶄嶄有氣決意所不善不能作姘媚言語而亦時時能忍詢寬於怨責少嘗慕朱家劇孟之風數爲人出死力排患難而事已不言功如家龔某坐仇逮捕甚急跡且及公公忽心動夢中若有神咄咄告變者三亟起夜縋出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 三十五

所見母家鼎盛諸宗稍稍凌夷衰微已而公之堂構歸然喬木未剪則可謂天道果遠乎否也配金孺人以公之第畜余兄弟余兄弟亦時時得謁孺人于時姬御滿前皆衽金錯采與孺人嘻笑雜坐幾不可辨識余私問母此孰誰也母一一指示因相與誦樛木之詩稱金孺人女德焉銘曰公于吳宗若曾靈光載其長厚俾乃壽康有封于丘有秩於鄉有婉其德如圭儼璋厥源汙汙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 三十六

百世其昌矢詩不磨以配甘棠

誥封太宜人王母徐氏墓誌銘

往余識太常王卿有壬京邸王卿太傅文恪公孫父大理君延詰爲太傅長子娶毛夫人毛夫人無子而洞庭東山有徐翁者生女及笄而美爲擇所歸久之無當也大理爲就館計行求得之使人說徐翁曰吾聞日者言公女當昌其家而毛夫人無子日夜求有子百方然卒無子誠得公納之卽幸大理賴天而有男則相君冢孫

也徐翁許諾乃折節決嫁之大理是爲太宜人
太宜人恭謹善望意旨獨幸諸姬中已果生太
常太常事

肅皇帝爲尚寶丞尋進本司卿先後再滿考故
太宜人從子貴初封太安人後更今封云太宜
人逮事太傅太傅罷相家居四方學者日進太
宜人手所進七劄調飲餼以精腆稱賓至不以
煩毛夫人毛夫人亦傾心以家政屬之其歡如
姊妹無間也性慈而能盡下不喜華澤中歲大

王太肅公文章

卷之十

三十七

理姬侍愈益衆太宜人益默然割晦褫服屏處
以辟之間則持誦優夷語自解且慰毛夫人凡
二十年所而大理及毛夫人先後卒時太常方
侍中弗及視夫人殮而太宜人實經紀之旦暮
哭盡哀諸媵婢有乘間竊匿故大理索中裝者
久之方覺然竟亦不問也持家事務纖穡至敗
楮殘類亦必手貯之一日太常從容言母春秋
高母多以兒女計自苦太宜人曰爾不欲我爲
文伯母耶自奉如小家寒婦損挹過當至婚喪

賓祭則中度焉萬曆乙亥五月十六日卒年七
十五而弘治辛酉七月二十四日則其生時也
子卽太常少卿有壬娶給事中陸公聚女封宜
人孫男五人儼娶湯倬娶張繼黃皆太學生曾
孫男五人有壬卜某年月日葬宜人白華山之
麓遣使詣京師持周君公瑕狀而介進士黃君
以請銘曰有壬伏塊不得跣額門下幸哀憐微
惠一言死且不朽蓋余與太常同里閉同朝嘗
耳剽太宜人內行不可以辭而鄉長老間爲余

王太肅公文章

卷之十

三十八

言故大理生貴盛以雋俠名里中其後房歌舞
都麗執綬委地翩然也當是時太宜人既有子
愛幸乃弗驕愈謹以服麤茹淡爲諸姬先志念
深矣及其晚節奉毛夫人明哲遠寵服小星穆
水之義用訓娛上下以榮名終斯尤難焉聞徐
翁以經業爲童子傳豈太宜人習聞古義耶何
其賢也銘曰
福所以興矜矜翼翼最哉終始展也邦碩始則
持盈終焉歛踏綠衣執扇視爾頤辭古亦有言

靡損弗益太常能養歿罔攸斃鏡石勒辭永貴
寔安

沈母洪孺人墓志銘

上既簡沈太史肩吾日執經

御幄半歲所而太史母洪孺人卒太史且辭闕
去上念之曰是其子乃朕朝夕心之臣其賜
祭蓋異數云太史既受

詔則退而跣謁謁余銘於戲余則何能銘惟是
簪橐館下雅故從太史游未嘗敢汗漫泚筆非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手札

譽人太史世有徵焉按狀洪孺人者鄞人封翰
林檢討慕間沈公仁佑之妻今翰林編修一貫
之母也父曰洪公母某媼洪公家累千金而有
五女孺人者季也生而敏恪異於諸女公媼鍾
愛之兒時令守管籥惟謹及笄歸沈封君沈封
君之父曰拙菴翁者席世貲富厚而心仁慈務
周人之急嘗服官閭右後歲大稔官督租急公
曰吾爲租長奈何貽後租者里人辜乃悉家代
之輸亡何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甲

詔蠲租所輸租無償者家遂困比孺人來視事
中饋則謂封君曰君貧如是奈何以婚糜酒食
耶雖然吾裝猶足賴君無憂乃盡出所貲佐急
而身操作前洪公媼始來視女卽問婿家樂乎
對曰樂終不以貧自言也一日拙菴翁當食而
嘆孺人輒退自責以新婦之不孝而憂吾翁姑
慰勞之曰非汝以也曰奈何曰翁且嫁女而亡
裝將鬻田田成券而翁嘆孺人跪請曰妾聞新
婦入門而鬻產不祥今妾幸新入而令翁有售
田之憂見謂不祥妾請爲大人計而免之會洪
公來孺人因前說曰兒聞新婦入門而鬻產不
祥始大人嘗欲分田予我我固不受今願得受
田之直而具翁所需裝洪公如言歸翁金翁田
得無鬻而洪公因歎曰嗟乎乃今而後知吾女
貧自是數以米布遺孺人孺人顧辭多受少曰
女子終安能機利外家以老耶事舅姑知其意
所欲出常左右奉向之一蔬一飯不手出不供
尤謹於喪祭事亡如存遇六親人人有禮意得

其驢拙菴翁嘗嘆曰自吾得新婦而姻黨益親其治家米鹽筐篋犁然有理訓子女如嚴君決疑應變如察吏一日有沈氏族子無賴亡命其父母窘自經死而宗人某者將駕禍封君帥徒十餘曹白挺來問狀孺人曰彼挾長也而氣慄悍此難與撓乃匿封君他所而身自委蛇前謝曰婦在也翁何爲者因從容爲言經者所繇狀某心折大慙則索酒孺人不與曰翁異日者以好至酒固無俟索今以難請俟他日更謁翁飲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四十一

某大媿駭謂衆曰彼弱婦人足禦吾數十曹乃罷去始孺人舉五丈夫子悉令爲儒或嫻之曰乃家世業儒而窮卽欲窮復爲儒耳孺人不顧持爲儒益堅闕戶見諸子從長者來講業則脫簪珥爲具飲食夜誦必與俱手羞果勞之卽聞從遊聞所來輒不爲炊太史君兄弟由是益奮歲戊辰太史舉進士迎封君偕孺人來已又奉天子恩澤詔有今稱而孺人亦不以貴重故驕誠太史益勵德以承先緒每朝會必夙興戒事

斤斤如也念去家遠家人不習耳目聞則易爲敖乃時時自爲韵語櫛束訓道之家益肅無譁歲甲戌從封君歸歸踰年而病病可再浹辰而卒卒之日里黨姻族無不畢哀下至輿廝亦爲流涕其中心誠信孚於人也太史與余言孺人故敬祀歸益崇佛持戒所振人于危甚衆蓋自初病輒自謂吾天年終矣趣諸子治具而自擇期期至召所與治佛者諸姬來供設齋具舉手作辭狀乃瞑其考終從容如此孺人生正德丁卯九月二十日卒萬曆乙亥十一月十八日壽六十有九五男子一初府學生娶夏氏生泰始縣學生一經娶朱氏繼王氏生女一一貫卽太史君王錫爵曰余觀葛覃采蘋諸詩而竊深歎孺人賢也蓋嘗與太史居官比閭而習其家有齊之風云語曰不知其母知其子太史方從容持議論金華濯劇日月此何數陶魚梁柳武昌兩氏事哉而生命禴死命殂湛恩微譽方進無已時噫有德司契則天道恢恢矣是可銘銘曰

王文肅公文集 卷之十 四十二

霞嶼月湖南東標秀氣鍾于沈函蒙祉厚素封
惟祖樹德則隆捐金振難而橐屨空驟馬鵠起
主饋有俶佐急舅氏解紛暴族哲胤蜚聲金華
振翼曰毋遺功格于

帝側象服斯皇沒有加籙曰母善報汪澤世延
丘阜隆隆鬣封楚楚彤管勒銘永詔來許

明雲南瀾滄衛經歷蕭公暨配顧孺人墓

誌銘

蕭公諱與成字世功別號茜川與先君同爲博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十

碑誌

王弟子旣而同游太學相契善余時纔兒子習
見公白晢而頰有風岍君子也而公配顧孺人
隨公京邸中更善余母晚歲孺人好道余母亦
好道其相得益驩而又晚歲孺人與余化女曇
陽相印可則余家與公夫婦祖孫三輩世內世
外皆同志也可無銘按狀蕭氏先爲河南祥符
人有曰益謙者顯于宋其後人從南渡徙茜涇
公父守菴公以馴行享耆壽里中推爲鄉祭酒
公其次子也少穎記更早思疾讀不輟弱冠稟

於鄉已而四試不售乃入南太學司成白山倫
公以國士期之公益自奮再仆再起竟不售而
公老矣鬱鬱不得志謁選得廣東南海簿已又
轉浙上虞丞居官庶幹喜直前不避勞怨嘗再
署邑篆非久代去耳而公動爲十百歲計其覈
荒墾條蠲賑皆深心遠謀故所至民德之兩任
中如釋鄭治之寃爲諸生劉以節營父葬憐貧
民蔡朝鬻子償官俸遂捐已俸以還朝子諸如
此善政不可縷數而開上虞夾塘功最著上虞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十

碑誌

故有大小兩查湖羅巖巖壁諸山水皆委之田
數千頃浸爲潦自公受事開夾塘修八埭以活
湫衆流而兩湖始安湖旁窪下田皆倍收居民
爲碑頌公願得公爲真令而公且以瀾滄衛經
歷遷矣公乃嘆曰夫吾官如櫪下馬知無千里
之馭所以俛而就此者恐汶汶以負倫先生也
今吾在簿爲簿在丞爲丞委吏乘田可自効止
此耳吾不可以再辱遂解綬歸歸之後而南海
龐侍御惺菴者按兩浙時馳使分俸存公曰君

爲德于南海吾代爲報也而撫公周觀所甫下車卽問蕭丞何在特親拜其門以勸賢者其見重如此而公所贍貧諸生劉以節亦起家御史按徽寧徽寧富人某以事抵獄知公與劉有恩走二百金壽公乞爲居間公謝不納蓋公之以清白自矢又非獨吏也顧孺人與公同歲十七而嬪姑湯性嚴公又嚴孺人委惋宜但不齷齪邊幅而上下皆安之無忤者嘉靖中倭寇作姑老疾不任徙公留身侍母而遣孺人行孺人口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 四十五

人笑曰使吾有擇味者若輩烹笋蕨食我輩甚矣聞者以爲名通其後余母偶以銀筋二餽孺人孺人曰筋者佳也吾今乃真佳矣遂不復飯日僅以糕餅少許自給計月僅一溢米而色充然最後遇家曇恨相見晚聯榻話數日夕不休語頗秘事具弇州公傳中一日家曇忽自紉一履余愕問此將誰貽曰吾以贈蕭媼行也而余母亦搏膺謂余曰吾早夢蕭媼攝衣而別我媼得微有恙乎亟遣人偵之則孺人已示微疾笑謂所遣人曰汝主謂我死耶待我鵲使歸當報汝主有頃鵲果噪孺人起謝鵲且曰汝明日亟來吾行決矣如期果合掌枕右脇而逝四體如甕羅綿蓋尸解云先是孺人好蕭謂公意不謂是俄而公夢兩人持葆蓋東來曰吾奉南嶽夫人詔汝婦蕭夫人公自此始嚴信道果行義益疾力則孺人陰助焉公生于弘治戊午卒于隆慶庚午享年七十有二孺人生于弘治戊午卒于萬曆丁丑享年八十子二昌龍州學生娶蒲

氏繼娶王氏昌朝江西按察司知事娶曹氏新
昌令祥女女一適太醫院吏目王夢昌並孀人
出孫男六士純舉人娶錢氏士綵娶毛氏昌龍
出士偉太學生娶王氏士佐州庠生娶郁氏士
倫娶張氏昌朝出孫女三曾孫男十曾孫女十
二以萬曆癸巳仲春壬寅日之吉合窆于茜涇
鎮桃源涇之舊塋銘曰
儒不名而吏名生不靈而灰靈蘭福于陽而留
德于陰子子孫孫時哉永欽

王丈肅公文草

卷之十

聖七

邵玄沙墓誌銘

自予爲諸生時諸生中有精經術之士三曰陸
先生寰張先生元蒙而其齒最馴者曰邵先生
弁陸先生早卒張邵兩先生皆以歲薦老辛卯
兩先生會予齋中張掀短髯談易義娓娓不可
了邵先生時出一言折之張爲惘然因而旁及
于宇宙內外變化纖縷之事余聽之幾爲忘寢
嗚呼若而人者且相繼老且歿矣豈今天下文
藝貴經術賤而造物者亦因有所軒輕歟吁可

怪也邵先生生長余二十年猶記先生壯時名籍
甚後生輩皆執經問疑已漸困漸老世亦漸踈
之最後篤老中廢戶外履絕就先生之身苑枯
通塞亦多變而余未見先生之有喜愠色也湛
然而已先生絕無世人嗜慾機械性獨好經籍
多湛思其所著述雖不盡踵訓詁要不類近人
苟膳口頰以譁衆而止晚歲目矇下簾匡坐氣
息僅屬及叩以名理如屑木縲絲雅自斐然以
是知先生之所自得深也先生與人交心無彼

王丈肅公文草

卷之十

聖八

此身不飽糲粃而喜急人之窮家世業醫勿精
岐黃家言間試其術沉痾立起常謂余藥功不
過五劑彼言千百劑者實以掩拙即朱彥修浪
得名耳世醫多諱其言故里人于先生且尊且
疑之而諸上官庶得其効多強致先生因而習
先生行誼爭折節下之欲且倣吾州百歲翁毛
公故事以棹楔旌先生歿矣嗚呼使先生而不
以醫聞先生不求人知而人亦莫之知矣悲夫
居今之世經術行修無以自表見及其老也于

大夫僅僅以養老之政收之而又卒以嘍喑無
成功豈令甲實然抑有司奉行者之過歟按先
生七世祖良輔良輔子伯俞以醫侍藝祖北征
歿于燕而伯俞子啟南以母老乞歸并馳父喪
還葬古籍常熟之沙溪里沙溪是以有邵邵之
系實出召康公至宋康節先生有道德弗仕先
生殆似之然康節累徵不起身沉名飛庶幾享
肥遯之利至如先生其節苦矣雖然在先生則
甘何憾焉先生所著南華經解老莊彙詮所詮
至文肅公文章卷之十 甲九
次醫學綱目十二經發揮東垣十書且行世多
而春秋通議詩序解願所自詭爲一家言者猶
未刻藏于家先生卒于戊戌年七月廿四日距
生之年得年八十有九配呂氏先生三十四
年卒先生遂不娶終其身今子鑄孫祖雍奉公
葬于沙溪里先塋之次故爲之銘銘曰
先生之道晦而反以藝名其晦者時不晦者經
經術世經世重而吾乃以定先生貴賤之評矣
諱封中憲大夫虞陽孫公暨配恭人吳氏

合葬墓誌銘

虞陽孫公有子文龍爲承天守治行甚高念父
老棄官歸士女攀車臺使者挽轍交下卒不顧
既還子舍會

恩詔亦以時至太守跪進章服甚驩越半歲寢
疾太守躬侍床第間得握手以談湯藥含歛皆
無憾里人更相嘆息不羨公生爲太守父而羨
公之死有歸太守子也公諱忠別號虞陽往與
予後先游州庠名亦通相甲乙公深沉讀書貢

至文肅公文章

卷之十

五十一

于廷不仕教子成進士封中憲大夫予晚而好
賢甚思得守經據古如公者相與引釋疑義叙
述往初而公杜門不恒出間出一綬接篤慎簡
素悛悛粥粥如也公少貧與父同作苦儒買雜
奉而文學益嫻家無藏書多借讀輟能覆誦之
從常熟試童子科不利更就州試蹶躓百里間
雨雪掬面遺履泥淖中有上無下公不爲動久
之補州諸生少耕吳翁心偉之妻以女即太守
諱贈恭人者也太守方在抱病痢炊糜哺之會

僦屋無所償限錢主人撒瓦去飄塵墮糜恭人
覆以蓋突烟熏涕糜熟不及餽兒啼公大笑自
若已歲惡米價翔踊恭人從屑麥上蒸梁以進
兩尊人釜空受受有聲恭人忍飢終不言恐傷
公心公晝夜讀益力難三號而後寢冬擁絮夏
紉足甕中葦蕭蓼蓼取足卧起所居屋二三折
足胡床而已公博綜異書手著輯錄積至數百
卷貫串古今如百川之委九衢之市學者莫能
難之遠近爭禮爲弟子師公得修脯治甘毳餘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五十一

分授兄弟及女兄弟旁視恭人無幾微見顏色
恭人日課臧獲耕石田數畝戢身機杼間以佐
公讀家雖貧公未嘗聞愁嘆聲其後弟子獵高
等登顯仕或知名四方而公踣蹙不偶如故恭
人指太守慰公曰不有孺子在乎公抱太守置
之膝口授書義咲曰我兩人非獨父子實師弟
也凡二十年而太守學成又歷官十年而太守
政成公病且老卒死於孝子廉吏手中公復何
憾哉大抵父母之愛其子者盻盻以名位相課

辭家求仕持踵而祝之曰必且無返白首不獲
從則好語寄之曰幸善飯無以老人爲念然而
陟岵瞻雲潛焉出涕父子之情深矣此里人所
以不羨公之生爲太守父而羨公之死有歸太
守子也公事親孝居喪不愧儒者處家恭儉好
禮以請托報謁爲可耻不喜擁騶從飾冠劍爲
貴人容更不喜人鮮怒好食及樗蒲六博之戲
見輒障面去少年皆憚公遠之已心服公長者
又率來親近公公嘗試南都同舍生病屬公市
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五十二

關節可分金五伯公指長江爲誓病者懾服不
敢出口居家奔婦來挑公公堅拒不納婦慚去
其冥行不苟如此公高祖道昂居常熟道昂生
愛閑愛閑生敬閑敬閑生思椿思椿舉丈夫子
五公最長公以嘉靖辛卯生萬曆癸卯卒恭人
以嘉靖庚寅生萬曆庚辰卒子即文龍婦顧氏
諸封恭人次子文秀娶凌氏出孫一學仁府庠
生予嘗嘆漢儒者經行可觀天子不難聚蒲駕
駟以徵之甚則召入東觀少府爵以通侯爲太

子師傳至唐而儒術少絀此禮遂廢宋有孫明復先生讀書泰山中范文正富鄭公薦之遂以顯名及病時天子又以韓魏公言選書吏給筆札錄其書藏之秘閣以虞陽經明行修其品豈在漢儒下公生不逢時予又不能如韓范諸公待孫先生故事心嘗以此愧公公不予責也藉手後死以報地下者幸有墓中之石在墓在芝塘鎮北吳塘涇之原恭人祔焉銘曰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墓

闕千秋瘞雙玉吾銘君代推轂名儒墓過者肅後祿崇視宰木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琢

菴馮公墓誌銘

萬曆壬寅 月 日禮部尚書山東馮公以病乞歸至十有五疏上不許三輔臣助爲請不報癸卯三日公薨

上本欲大用公故重予公歸至是計聞哀焉爲加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例遣行人某護喪歸

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阡先是公將薨呼其同里吉士公君鼎而屬之曰子爲我狀誌墓必太倉王先生王先生知我其明月有寄公手書數行與余訣者則屬續之前二日也夫公文章事業滿天下何待余知惟公則實知余余雖耄不文其忍辭馮之先本臨朐人徙實遼左公曾祖憲副公某始復而土憲副公有子四人皆舉制科公祖爲行人公惟重早卒行人公子參政公子履以文武材名世則公父也公母宋夫人姪公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墓

時大母蔣夫人夢一朱衣貴人當戶自名韓琦遂以名公公幼穎絕人而嗜學甚苦常翳燈帷中默誦竟夜惟恐父母知年若干舉山東鄉試丁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余時司教習焉已卯授翰林院編修辛巳直史館纂修大明會典尋授中貴人書壬午冊封代藩時叅政公備兵雲中公頒冊竟服上使衣拜舞庭下人皆榮之癸未充經筵講官丙戌同考會試尋編纂六曹章奏兼起居注丁亥大明會典成陞侍講賜

銀幣掌文臣誥勅以爾雅擅一時戊子主考湖廣已丑充經筵講官尋補日講官與交河余文恪公私計謂講臣與

上日隔徒屑屑守訓詁無爲也稍証引古今政治得失冀有所感動陞右春坊右諭德辛卯主考順天公兩主試事繙校無所避兩解首得之廢卷中皆海內名士所發策具官府大計劃至而有深憂讀者始以王佐期公壬辰主武舉會試癸巳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五十五

恭政公以盈滿爲念遽乞致仕公隨請覲省上賜以白金文綺命乘傳歸歸而晨夕恭政公側洗腆上壽即有司干旄及門不數數見也假滿更欲移病不許予寬假會廷推閣臣當事者以公望重越資次推公假又滿適

上允輔臣奏修國朝正史起公副總裁乙未陞禮部右侍郎而恭政公病戒不以聞于公比公聞疾且革矣遂一日三上疏乞歸并引講臣例請封父母得旨如所請疾馳四晝夜抵家拜參

政公于牀下泣致封誥又三日乃卒公常謂人生平榮遇偶爾惟是三日足當百年追惟主恩未嘗不流涕也戊戌服除已亥以原官充玉牒副總裁尋進吏部右侍郎故事翰林佐吏部優游養望而已公獨慨然以人材爲已任太宰李公折行輩下公凡公所詮品裁定槩不復省畫諾而已一時吏治稱得人每月揭官俸最深者于壁以次推補即才地不同就一月中低昂之後者不得踰管求之門杜焉辛丑草計吏條教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五十六

極詳而覈且請准京察例增浮躁一欵無槩署跡弛者爲不及掩才士之長時論避之旋主考會試時公初罷計憊甚然卷必竟閱詭策者不得恭文體爲之一變無何文選郎中以推欽降官觴

上怒公爲太宰具謝罪疏乞令該司落職供事上嘉其恭慎報可十年以來

聖怒發而復霽銓部之得所請者僅此而已是時稅使橫甚頗侵黷陟權孫朝誣奏撫臣魏公

允貞公疏以百口保之得不問張忠論知縣韓
薰當調高家薦布政使其某等可巡撫公力言
其不可乃已李鳳請爲叅隨官入貲加銜公爲
移書陳大司徒止之士氣倚公而振是秋三品
考滿贈封廕子如制進左侍郎協理詹事府教
習庶吉士旬日冊立詔下而公拜禮部尚書先
是公請建儲止鑛稅疏且數十上所以密贊宮
庭間更多苦心至是以大禮屬公士大夫咸欣
欣慶其遭焉迫期司設傳經費不給公曰今日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五十一
禮爲重不可與爭時公第戶部君璦已輦還餉
四萬出都矣即追還給司設而冊立行踰月
皇太子冠上
慈寧皇太后徽號明年
皇太子婚三大典皆成覃恩封三代皆尚書學
士而公體且以積勞瘁矣踰年竟薨于官計公
在禮部無幾何病居其九矣然所陳言疏皆手
創先以詔令不信災沴頻仍請急罷鑛稅撤中
使不報則請姑以中使之良者易其中尤無良

者語皆絕痛又請廣厲學官嚴禁異說列十五
款以正士趨修同姓諸王表月朔揭某府某爵
應得之序以格額外之微請者秦王山中尉繼
國統令甲惟嫡子得襲餘子當仍中尉王以嫡
久未生請先封庶長子郡王以待嫡公執謂此
濫端不可啟屢奉旨趣議報終持不上有中使
以監造乞易關防公弗給
上至以御前牙關防給之其執法不阿借如此
壬寅歲暮猶手條上四方災異陳弭救之策凡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五十二
數千言病且歿命家人補綴舊牘上之比于尸
諫卽奄忽中與寮友昆季相決絕語惟報國之
爲倦倦焉竟以是歿矣悲夫公學以經世爲主
不喜爲浮夸其籌邊料事如數一二辛壬間有
議開五臺鑛稅濟邊者公遺書彼中撫臣云鑛
利甚細而開鑛巨費必自內啟後數年鑛使果
大擾寧夏亂卒証公語征西諸將無苦攻城無
輕決河水苟善用間賊黨行自潰後果如公言
他策東倭之不果就封楊酋之必以兵克皆驗

而至其論虜則謂款不可驟罷宜以羈縻修戰具征東事竣則謂當以倭遁論將士功不可更苛求其持論平又如此每奏疏出人競傳錄大抵直如賈誼而溫達如陸贄而約宅如蘇軾而異深語欲涕微言可思尤善因事納忠要以迎上善機連引端類諷一而勸百雖造膝未由或不能盡見施用而後世盡臣良宰必有取以爲法者見朝士好評論多異同歎曰夫先自猜矣安能禁上猜公事以國論衷之其私嫌則密爲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 五九

惠施宗黨斥俸之半置義田義學爲立族約諾葛太史妻子之託所以恤嫠教孤無遺力爲公童子師及有一日之知報之無不浮其恩者尤喜獎成後進有寸長片善津津常不去口其家居時邑令吳君宗堯被逮公約士民送至濟上密爲營救甚力令得不死甲午青大饑爲出粟里中賴存活者甚衆癸巳兵部檄調青州兵征倭時公在京力爭青兵但任城守不任戰得罷歸且人賦以道里費青民至今多有尸祝公者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 六十一

譬解苦口而不居德使人意消故朝士類有仇有黨而公獨以中立稱猶記余在事時公數密規余過退而無後言即泰交疏小酬群心其端已自公發之凡公所爲朋友補過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居常曰處今之世論事當先急公而後私事若當先勿欺而後犯但得寬一分即有一分之益爲一事即有一事之功識者以爲知言公內行純至事母夫人篤孝撫弟珂愛與教兼疾革時曰吾不沒于婦人之手屬珂啟手足焉

大政記唐詩類韻藏于家公諱琦字用韞生于
嘉靖戊午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癸卯三
月初三日得年四十有六配太醫院醫士姜嵐
女封夫人男三長士杰次士楷次士渠皆以公
蔭爲國子生銘曰

顯顯馮公六德純備耦變適時剛柔乃配堂陞
不親如隔重淵遇公則合行方道圓物情求多
人惡其上遇公則降事任名讓水火構闢身爲
鼎鑪七調其間化爲和羹此徑彼塗弗避弗就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

六十二

中衢而趨萬術來奏襄誠秉忠志在贊翊乞司
厥成冊典斯秩先雲而雨不汲自泉終畜其膏
禾沛垓埏福惟王明瘁乃邦國于公可輕委命
盡職旂旄來歸責此壞塋鬼鬼不化顧瞻
帝京曰惟主恩未報以死繹思其先視我孫子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師尚書建寧侯李主錫爵 著

尚 寶 司 司 丞 孫勇時教梓

誥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先

考愛荆府君行實

嗚呼不孝尚忍狀吾府君哉憶曩者乙丑府君
五十不孝以冊封便道觴於家府君召賓客爲
引酌加滿喜見眉睫旣戊寅不孝由詹事擢貳
宗伯方以江陵奪情之故疏請原官省親而鼎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一

爵第自河南移疾歸府君迎謂曰老人尚健噉
汝歸何爲雖然骨肉團圞致足樂也蓋父子兄
弟避仇海上若而年得以七箸之餘少恬百年
栩栩之適而今竟何如哉用是痛心疾首堅辭
新命僅偷一息不死拮据草土以襄大事而能
令死者生生者不死則惟墓中之片石在故敢
披淚具草以待立言君子採擇焉王之先裔出
太原自嘉定之南鄉寺灣創而係太倉籍遂爲
州人而始祖有謙者起家莆田縣丞以廉惠稱

莆田丞子侃侃生自然公銑自然公仲子曰友
荆公宏爽有才器能積纖累微起家至埤素封
而以長者稱里中娶徐淑人而生愛荆公是爲
府君當娠時友荆公嘗夢一岐角鹿負圖籍入
室其夕府君生遂名之曰夢祥及長而字奇徵
志夢也府君在襁褓偉異常兒六七歲則以
警頴善誦聞里中老儒張俸先生置之膝而屬
以對其語奇張先生曰是非凡兒也強爲我第
子我終當食而力及長遂受張先生經而當是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二

時海濱之王皆饒樂以漁獵自娛府君獨喜爲
制科文辭讀書往往至丙夜十六試有司以異
等補州諸生尋奉例入太學有聲嘗一再就省
試不利然時人固以科甲目屬之而未幾大父
友荆公之難起隣有王永者與大父諱湧音聲
同御史以名捕王永故匿不出而陰行賂捕者
使更捕大父以自脫大父出對簿則所坐皆胥
受賄鬻獄事大父自度無有也顧卒迫不知所
置對而獄益急時府君少不習訟事強自力代

訴言父子世農業未嘗爲里胥爲里胥者王永
所受請皆有主名御史乃更捕王永永急則裾
據公他事冀以兩解而里警交關其門欲兩赦
之不決者數年而御史爲閩人舒汀者威嚴甚
府君趨與我母吳淑人之弟謀乃相扶携趨御
史于毘陵雲間白寃狀一日夜步往返三百里
足蹀血流濡縷我母親爲浣濯烹伏雌并薯蕷
以進府君饑甚食將下咽忽吐而大慟曰我父
今何所而我甘此味邪我母亦相對泣遂覆羹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三

時訟久不解力日薄而吾母掃漿以資大父府
君方橐餽入侍見他囚寒餒甚因更出其私錢
夜食之詭曰吾營家公有不忍色爲之行意耳
非以吾市德也自大父就逮府君無日不搏額
叩神求援一夕假寐有若神告者曰必藉汝王
氏祖而解府君覺不知所謂俄有馳郵報者曰
按君爲登州王御史言府君悟以語我母曰神
稱王氏祖者非王君耶急投牒王御史稱寃憐
而下之理官立辯里人陸司論之衆時猶爲諸

生悉府君父子事作代父辯冤錄而大父亦時謂府君吾業已五十餘其前我而身也自是以後則我而身也府君既以家難弗獲竟儒術然寬博有智度長可七尺廣顙豐頤修眉美髯望之燁然如神人錫爵年十二試于提學馮御史天馭馮公置榻前手摩其頂已指其敝履戲曰若父貧邪有子如此而斬一幅帛邪已顧侍立者宜與方令吾失言是兒非統袴家物迺父當亦奇士錫爵入學官餼於官而家第鼎爵亦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四

漸振府君得從容家秉爲德於鄉矣蓋府君生而母徐淑人見背後母陳淑人有子曰光祿公夢臣小于錫爵一歲陳淑人不能無移意然府君所以事之益恭謹雖燕見必修色而進之退而所以撫光祿公如爵也爵兄弟每就試府君必攜以行僦舍擇僻而遠囂者與同臥起小出則鑄其戶牡母舅吳公笑曰兒子邑邑而牆何以發文思府君徐曰如舅言日見市曹子鮮衣怒馬者其文思不當大發邪吳公領笑而已府

君年四十四錫爵應天鄉試第四而大父以老壽終府君哀毀如孺子治喪焚易戚戚備當大父之疾革也手爲二產券以授府君及光祿君府君泣語爵女姑爲我承之吾不忍見也及承券前謝大父淚交于脛不能出一語大父亦覺之爲揮涕曰有子如汝復何恨今乃傷汝意者悔不前焚券也其又二年而錫爵會試第一廷試第二報者至府君潸然曰痛不令吾父見之會西堂成榜書益謙兄志焉其年授鴻臚寺序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五

班不赴又二年鼎爵應鄉薦又一年錫爵以翰林編修考滿封府君如其官又三年鼎爵會試第五廷試二甲府君年五十八以登極恩進封右春坊右諭德六十四以大婚單恩進封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我母吳淑人亦自孺人進宜人以有今稱府君二十年間三命至官臣然衫帶皆故暗蓑裘垂垂浣補之跡宛然簪屨昇至不任肩從者一二蒼頭不知其爲貴人也諸干旄至州里必造請府君人人與相綴

接甚有禮叩之事卽不應直指某者嘗屏人語
府君賢子始仕寒素先生豈有意乎則有里富
室之某獄在府君拱手曰幸足薪水不敢以私
屈明公三尺王永死其子汝舟來歸罪府君好
謂曰兩欲自解難耳非故相讐也吾父幸白而
汝父死何請爲餘悉置不問府君家人男女干
指饒爲之衣食而厲其禁有交關外事者醉與
人鬪爭者折閱市值緡以上者收治亡所縱應
門必擇老幹使伺一切覈則賞掩互與同罰或
王克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六
誤收他姓亡奴及盜鬻田宅主人以片紙來立
還之不少斬府君性不愛妄費雖一金行之必
以當而其居窶時屬大侵割其母錢米爲糜粥
州之四門以食饑者又募人收浮尸葬之旣從
張先生遊爲光祿公娶其孫女又命錫爵與其
子元蒙遊緩急贈遺不乏餘姚葉先生兒子日
師也沒且三十年其孤駭而貧一旦窶行來謁
府君閱之爲湯沐酒食厚遺之與約歲必一來
來必以土物厚醑其面而後歸葉氏子以有家

性好花果多手自培植雖大寒暑亡間佳時出
遊虎丘石湖天池諸山水間一再泛錢湖徘徊
兩高三竺六橋上下山僧漁父怪其狀偉囁嚅
語此豈官人耶府君亟引舟避匿而少亦一從
獵得名鷹玩之謂人支公有言愛其神雋耳乃
翫梨園戲復謂人此最瑣瑣亦足以觀成敗見
哀樂晚節悉謝絕不復近儻然一榻而已府君
雅性不嗜酒留客沃之必使醉往往丙夜不示
倦色其食兼數人然居常齋肉糲飯得飽爲程
王克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七
遇客則備水陸窮膏腴至罷酒而蒸薦如故旣
已才我母弟而感其捐家爲已悉中外事委之
總大綱而已母舅吳公歿始稍稍經營有數貨
庫聽其息至久而中耗錫爵以聞府君急收之
尚有什一二存府君曰收之其耗露矣不責償
且益翫我責之急彼不死水火則桎梏耳姑示
不測以空名糜之及府君卒而諸庫橐皆如洗
也又遺令毋得問鄉里諸責且析其券以故業
漸落不能如大父時府君雖膚腴然骨猶挺勁

立踰時不徙足步履如少年方寢熟而微聞人
聲欬或履聲卽醒以爲常咸謂府君神氣清裕
不百歲不止已涉冬忽屬疾若有滯物伏胸臆
間食漸減不能快寢以瘦削爵兄弟憂之甚於
國醫靡所不延請顧天禮神無早暮休而竟不
効以卒府君且卒意揚揚不亂顧我母吾欲聞
金剛經語我母爲誦之且聽且瞑府君以萬曆
壬午十月九日卒距其生正德乙亥九月九日
得壽六十有八不孝錫爵兄弟慟毀幾死而蘇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八

者數矣弔車踵至久之小定乃上疏乞府君祭
葬而中有云他人有子或恃祿以養而臣父乃
羸糧橐以資臣兄弟之廉他人有子或借交以
豪而臣父乃杜門歛跡以教臣兄弟之讓里人
頗以爲實錄云故事三品不考滿不得全葬
詔特予全葬而

論祭與前後三告身辭褒燉揚厲卽大臣所不
敢望蓋異恩也府君談說多農家晴雨豐荒與
鄉前輩故事間一及朝家所以揣摩物情觀析

國是處分劑斷徃徃破節中窾卽達官老吏所
不能窮也王元美嘗語不肖矯矯風節則吾子
萬事不理舍子尊人奚屬使繇甲科當平世何
至出弘治間鈞陽錢唐下哉直而溫詳而坦剛
而毋虐慈而不靡好義而不居其名庶幾古之
所稱鉅公君子矣不孝兄弟旣選地得寺溝口
之新阡謀以乙酉之二月初五日葬而請辭于
立言君子具草至數行輒哽咽不復能下筆故
言不成文伏惟哀而憐之賜之不朽爵兄弟死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九

且不朽

誥封一品太夫人先母吳氏行狀

嗟乎不孝錫爵之可哀也生不能早自決進退
以上累老母挈挈而南又挈挈而北益疾痛所
從來遠矣賴天之靈與夫

明主之賜得復爲投巢之鳥鳥日夜專其精神
于湯七間而鬼神又奪之矣嗟乎不孝錫爵之
可哀也今隙光旣徃萬事俱空所庶幾不朽者
墓中一片石耳痛念閨闈內行惟子孫之言惜

亦惟不孝涕泣中口占造次之言質是用畧述
一二將以丐銘表於里中

大賢君子備採擇焉先母吳氏以正德九年五
月十三日生嘉定之塘南鎮父悅號敬軒母金
氏翁爲人豪伉有氣故饒於財然不喜纖嗇嘗
省獨時時褐裘芒履策款段而游顧見道路有
寒人寒士及異鄉流寓之不能歸者立施錢布
傾囊無所惜嘗被一吳淞老卒詐失風襪縷詒
金一翬或以誚翁翁笑曰我知施德爲子孫冥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一
十一
冥計耳既而生母及母舅蒲泉公皆穎秀不凡
尤奇愛母常使掌錢出入擁諸膝間訓以小學
孝經及前代名人列女故事爲擇婿里中醜醜
無當意者一日先大父友荆府君偶獵過其門
衣冠古樸聲如洪鐘翁獨視偉之延入與語大
驩卽其日命駕偕先大父至家問有子否因出
先君見之翁大喜摩其頂曰真吾婿也與金一
笏曰卽此定矣未及年會先大母徐氏病甚遂
以母歸爲養婦者二年而先大母歿先君藐然

孤也會又遭家難崎嶇震撓幾不能存母內事
繼姑外脫簪解珥佐先君學從婢數人皆手教
以刺繡紡織然不免饑寒此其故難言之矣先
伯祖友芝府君與隔垣而居憐愛備至每見必
拱折致禮間遺飲食數噴噴稱之宗黨間曰如
此賢慧婦必有後福惜乎徐姑命短不享其養
耳時先外祖老而病家亦漸索母以此益窮而
先君會又以家故執掌輒不復應舉既生不孝
兄弟則先伯祖又數數語人吾固期新婦後福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一
十一
今左券在此已不孝之生也身冷無氣母驚謂
已死有隣姬徐氏者反覆諦視之笑曰此俗名
臥胞生吾能治之當活活則當貴但不免多病
累阿母耳母曰兒苟生何憂於余趨使治之其
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摑其背百餘逾時捷下而
醒蓋神術也已如其言不孝果多病六歲中痘
母爲不解衣飲食者數旬嘗下樓謁巫見一白
衣人長丈餘闌立凝視若有所言母驚踣樓下
以爲不祥然不孝竟無恙也從先君入太學蹴

舍十廟前時不孝甫四歲苦夜啼雖風雨大寒中必求宿戶外母患之試使人詐蒙虎皮升屋而唬夜夜爲常迄不能禁忽一夕有真虎自廟墻東緣脊而來其行甚遲睥睨若欲下瞰者比舍人俱見之一市盡闕持挺杖逐之邏至西墻而沒不孝至今能記其狀方額翹尾視常虎更大而黑無斑有識者言此神帥虎蓋慈母至精所感云居常愛恣不孝兄弟推甘就熱真同掌珠然比見六稍長能讀書更爲節縮一布裘浣至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一
十二
濯數年食止菜鮮先大父嘗指而戲曰古人節儉肉中嘗着菜今人奢侈菜中嘗着肉顧又謂不孝曰汝母良是前言戲之耳不孝始垂髫入州庠弱不勝韡母爲製青布履靴靴黑破敝躡至督學馮公前馮公歎曰有此寧馨兒而惜一新履天道福謙其可量乎于時先君業奉先大父指代操家政家稍稍饒給矣而不孝兄弟尋先後舉進士貤封父母或勸母家豐于貴宜頻治田園輿服自娛母曰吾豈學四舍姬得一金

而詡詡形顏色者兩兒宦于京則歲時使人致資斧爲養廉助且教曰吾平生節縮汝輩衣食爲今日也慎毋外索不孝謹服而佩之至于今立朝三十餘年母之私囊盡斥以充官費亦頗以得廉名嘗歎他人仕者爲子養母而不孝獨爲母養子寥寥古人懸魚棄鮓而下不多見也性儉厲勤於內事故先君悉以家付之大而吉凶喪祭小至筐篋米鹽手經目閱各有緒理間與談古今事往往臆決片言出人意表楊忠愍至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一
十三
之得罪也先君爲輟食流涕慨然謂兩兒曰忠臣當如此矣母獨曰不然夫人願爲忠臣置人主於何地且不聞諫行言聽臣主俱榮者乎先君首肯久之萬曆某年不孝爲禮部侍郎以親老請急歸先君意微不悅曰父母健也汝歸何爲者母曰公不記二十年兵備道前騶過門呼兒附耳之言乎當時志願以四品官爲榮今躡其上人生待足何時足邪先君大喜爲命酒飲觴體素羸善病而先君渥顏駛氣冲冲然然母

獨憂之私語兩兒汝父神不副形可寒心蓋早
勸之爲齋生計乎未幾先君疾作果不起比三
年次男鼎爵尋歿時母在京邸聞計命具裝歸
而弁州司寇陰以書誠不孝曰尊母素慈而賢
仲死無後今歸見荒帷空館必大感慟吾懼尊
母之不保也慎毋容歸時不孝夫婦業已苦諫
不從三上書乞身送母歸

上復不允乃具白司寇書冀稍寬解母曰汝與
鳳洲爲禪友曾未了生死義諦以兒女子待我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十一

十四

邪比歸則憑棺三號畧處分家事使人謝司寇
司寇大驚復書不孝曰尊母真女中丈夫也不
惟深達禪旨抑可爲眉壽百年之徵居無何以
不孝憂懸懇請復裝至京又三年後歸歸三月
而家耗聞母病瘵寒吃頗思不孝不孝立具疏
陳情三上

上哀而許焉晝夜十七日抵家拜母床下母子
相抱持而泣左右亦泣時以爲君臣母子遭際
曠古未見也未幾尋有

詔趣不孝還

朝不孝念母老恐驚而戚匿不使聞已而就床
聞外間導巡

朝使聲問爲何事不孝始流涕吐實母曰兒寵
極矣若可辭則力辭不得使閭里怪人薰灼不
孝謹受教已七上疏

上趣召愈急母又曰匹夫猶不可狃况偃蹇抗
辭

萬乘之前乎負恩不祥墜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十一

十五

命有譴吾滋懼矣不孝謹對曰

天子至仁孝兒以念母辭未必深罪願母勿憂
母曰夫幸

上之不罪而故嘗之此爲何心亟呼女奴持一
襖授之不孝前日吾裝在此明日便可行何不
決於是不孝不得已再出出而會朝論紛呶不
能上下間具以白母母曰兒不欺天不害人信
心委命進退有餘何苦日戚戚爲歲甲午不孝
屬頭風發左目失明母慰曰安知非天之所以

成汝疏比上

明主果惻然憐之

手批第八疏特令奉母還鄉若預知有今日事者嗟乎爲人臣子得此於

君親宜何如稱快哉既歸及江而病不省人事者數旬時七月盛暑舉家環泣莫知所爲母忽強起跌坐曰吾生矣索粥飲之比抵家疾愈姻族賀者咸以爲天祐非人力云不孝因此亦自謂大難不死真可百年更爲管板輿游戲之具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十六

而不圖其竟止此也天乎痛哉一生奉佛精謹至老咀誦益勤自創作道冠道服爲圖命工製之祈寒暑雨私居對親戚未嘗易冠惟孫婦入門爲就床設錦衣見時病已革矣猶自誦心經念佛五十餘聲顧見孫衡在前第連呼秀才者三益傷其未遇也自外一無所言側身微笑而瞑時萬曆甲午十二月十五日也享年正八十矣賀者在堂弔者在途天乎痛哉屈指生前與

先君並受封者三先以編修封孺人再以諭德封宜人又再以次男鼎爵員外郎仍封宜人又再以不孝詹事封淑人比先君見背而以不孝閉衙贈官母得從封者二先以太子少傅封太夫人再以太子太保封一品太夫人歿後上仍爲破格追卹與先君並祭加四壇開墻遣官又

特賜金幣布鈔以彰母恩煌煌異數越今軼古而痛乎朽骨不能再榮已追惟老氏三寶曰慈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十七

日儉曰不敢爲天下先母蓋服之終身先君亡第所遺貲半以施予貧親友諸婿家而身自御故敝百結衣朱氏婦知其性弗恬華綺爲擇溫輒便體者進之然十不一二受或受而積藏之或湯減不復省或轉以充施含歛之後試檢視之惟受封翟冠霞珮故在而歲未嘗一御也子孫旣貴日以盛滿爲憂禁戢僅奴肅如朝典人謂先君盛德內助有力焉不孝之病也懼貽母憂每旦強扶見母母必問夜來頭痛乎寢安席

乎惟前三四日不復問蓋不孝始終以病累母如徐嫗之言今母亡而不孝不能從矣天乎痛哉餘生幾何恐更以暴露日久爲天壤萬世之罪人是用卜期某月某日祔葬於先君洋子涇之新阡先期列狀如左伏惟採而賜之一言先慈死且不朽不孝爵亦死不朽

先第河南按察司提學副使家馭暨婦莊宜人行狀

余第及婦之沒也十三年所矣今歲乙未合葬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十一

九

先考官保公暨先妣太夫人乃獲舉第與婦之柩葬于洋子涇之新阡不肖錫爵老且病愁痛昏眊往事百不記一旦生平與第宦跡強半相左而第復性挹損雅不喜自暴揚迨沒而又不敢徵之僕妾之口以爲死者羞所可狀者其大都而已按吾王氏望爲太原自嘉定割隸太倉有莆田縣丞諱謙活冤獄七人常自謂後世當有興者自莆田公再傳爲皇曾祖考自然公諱銑三傳爲皇祖考友荆公諱湧以幹局起家雄

里中然里中人以長者稱之友荆公長子卽吾皇考愛荆公諱夢祥累封至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婦卽吾母吳氏累封一品太夫人太夫人歸三年而生不肖錫爵又二年生第第幼而沉穎不好兒弄九歲戲爲古文詞有警語親友多奇之十四歲補博士弟子試輒不利襲奇第者且目攝之曰是兒非少時了了者邪第聞而恚鑽礪甚苦又試又不利而不肖以戊午舉於鄉先考憐第弱爲入貲補太學生而呼語之曰汝兄幸成立兒不憂門戶矣何矻矻自苦爲第直視而應曰唯歸而讀益疾力至嘔血不衰止每讀書一篇粘置几上不五百過不易夜必鷄鳴始就枕其專勤如此甲子舉于鄉乙丑不第歸讀益力戊辰舉禮部第五人試于廷少師華亭徐公手第卷摩娑不置曰更千百卷安所得此識學兼茂者顧以語太直疑未可奉專對抑置二甲第九名而諸公意殊恨以爲是不足當第欲羅致之館中使不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十一

九

肖諭意第第謝不敏時閩中洪芳洲侍郎尤愛第自詭力能道地得高選强第入試第終不肯强之再三至謝病乃已選刑部主事窮晝夜讀律手爲批註塗乙如曩業舉于時會當奏讞大司寇楊襄敏公諡第神懷明審專屬訊獄平反死囚十餘人壬申遷禮部主事最號精謹執法俄不肖進爲禮部侍郎故事兄弟不同署例當改官少宰鳳磐張公終以前館選事重第謂第且無動當以尚璽丞相處而第謝曰某非不知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十一

公意厚且某亦非願舍兄而南也終不可以某故啟倖階固請南乃改爲南驗封郎中南中間無事遂得以其間游涉山水近畿四十里名巖勝剎無不探者常御籃輿小吏兩人負襆被肴觴以從興至卽橫飲放吟或挈山僧剝野栗共飽倦則藉茅而臥然吏鵠立竟日終不敢跛倚以第平時無所借詞色也第簡峭不務結內賢豪長者顧以意氣歸之其所最善者今相國椒州許公豫章張公四明沈公中丞月峰孫公崑

巖鄭公等不下數十人其在南中與豫章公尤習會江陵以奪情事銜豫章公屬意南考功某第與考功善刺知中指力解之考功輒感額不對一日忽報曰解矣幸不及黜第不顧而唾以書貽不肖謂宵人輩漸市權事當有變自此遂有歸志矣庚辰年陞河南提學副使不欲就先考强之出不數月聞不肖予告歸省遂亟移病歸撫按飛檄留之不及其所試雖僅三郡而約東精詳每卷必經三復乃定試序故人人心折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十一

其所簡拔慮無不穎脫者余家故有宅兩區第自河南歸始析而居東第戀戀父母不忍去先考强遣之則展出西歸以爲常不肖與第日侍先考灌園蒔藥出則奉几杖盤盂以從父醉子扶兄飲第滌與與然樂也無何而先考病作第正焦迫中婦莊宜人暴厲不起甫十日而惟先考之變第痛不自禁神形纍然病遂從此始矣居苦次粥饘不時進頓數數微睨不肖不肖一粥第亦一粥不肖爲之强加餐焉第素無子連

得二子不周歲相繼殤第益酷毒不自聊甲申冬忽冒眩仆地有頃蘇然自後遂患腹脹其明年春舉先考襄事第復哭踊如初喪而病乃愈瘡矣是年四月不肖奉

詔北上第爲扶病送不肖江口流涕汎瀾懼傷母兄心泣下且飲人或疑第以疾爲諱而不知第意之有所爲也別後第病日進尤手勒百千言寄不肖皆天下大計數行後類斜黥不成字不肖且讀且泣手以示先妣曰第能作如許書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十一

五

精神固自王也然心實大憂之至十月而兒衡書至則果得第計矣其明年先妣歸視第喪又兩年不肖以省母歸始獲一撫第棺而哭之則遺書敝履狼籍在笥屋園且拉攏就盡不肖目營心痛而不忍治也嗚呼傷哉第天性孝友善伺父母顏色務迎合其意志事兄嫂至恭不肖僅一子衡以第愛之甚游宦不將自隨輒付叔使教之兄弟間以道義相切磨或見小左輒爭之至苦甚或有不能受者事過思之未嘗不俯

心服焉第與不肖臭味畧同所不同者不肖木強不諧俗而第傴僂和謹雅得人歡心不肖性嚴冷無一切遊觀之好而第頗自夷猶於歌壇酒社間落落無忤色故與第交者或見謂慎密或見謂散朗而其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介視錫爵有過無不及者人或未之知也平生無少年之過其計偕過新城逆旅主人有處女聞貴客至嚴飾出肅客第亟趨避之竟夕不復入其介疾類此少尚儉素既貴乃彌自約布衣草屨

王文肅公文章

卷之十一

五

漫塵滿席湛如也然性惻怛遇人迫窮時輒賑予無笑凶歲出糶車數百施人故沒之日知不知皆爲惋惜而孤兒娶婦哭之尤哀云第自總角至通籍每旦刻苦自課矻矻若有常程夜則讀書伊吾聲出牆外非漏午不已蓋四十年如一日遇事務詳諦不輕發發則摯擊颺馳靡不中節者當塗故人某惜第歷任閑曹不盡展其用不肖入都之歲欲以近地補第官不肖以第意固止之無何竟死使以第之氣格任大事臨

大節剛明強毅何詎不如古人而今竟死矣而徒使不肖狼狽出山虛歷歲月盼盼然無所救過而歸此不肖之不幸而亦所深爲第惜者也婦莊氏以弟禮部郎考滿

封宜人本嘉定名族白水知縣璫女年十四白水公卒歸于余家舉止端審如成人先妣壯時操家政嚴宜人或偶得呵讓卽長跪以謝顏色愈和下至小姑侍鬟無不降心相姁嫗者故先妣卒憐愛之初患無子年未三十爲弟納婢察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一 二十五

施善人何如哉卽吾祖莆田公活七人食報如響吾弟活人多而壽止此此又何以也第有潔僻每盥濯則淫淫不自止與人立惟恐其浼吾聞好潔者多無子桃李實而蘭菊華倘亦有謂歟嗚呼豈可問哉弟諱鼎爵字家馭別號和石生于嘉靖十五年卒于萬曆十三年享年五十五莊宜人生于嘉靖十三年卒于萬曆十年享年四十七先妣丙戌歲歸命不肖次孫賡虞爲第獨兒術後又死復命季孫贊虞嗣之嗟乎第夫婦所爲拮据夙夜纖勤銖累以自樹立者旣已化爲浮雲冷風其覓魄所棲托而名蹟所附離獨此一片石耳苟汶汶不爲表章死者死矣卽不肖何以見死者是用披瀝敘次梗槩乞銘若傳於名公大人惟矜憐而幸許之

祐山馮公行狀

祐山馮公卒之明年其子參政君敏功走書至京師將乞銘于少師徐公而見屬余爲狀余辱與參政君同舉壬戌進士於公爲通家子而公

故嘗守余州有惠政余不狀公誰則當狀公公諱汝弼字惟良祐山其號世居海鹽之大易里國初析隸平湖遂爲平湖人七世祖顯五公以農業起家是生珍珍生玉禹玉禹生宗衍宗衍生澄澄生居易翁保舉成化癸卯鄉試教諭垣曲館陶遷知遂平三任皆祀名宦卒祀鄉賢配胡氏實生公公幼孝慧六歲從居易翁于遂平會流賊犯境邑無外垣居易翁匿母夫人及公山中而身居守爲巷戰計賊知有備焚關門去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王

行人乙未選爲工科給事中奉命監督光祿寺及盛甲廠錢穀器械出納必公疏劾巨璫張時等數十人下獄中官肅然時汪太宰鉉憑寵驕甚諸言官交章論之不能去最後公疏上語尤切直世廟震怒留中五日不報已有旨遂汪而并逐諸言官公坐出爲潛山丞至則臺使以客待之不敢煩以事公曰柰何令余負丞乃一切破厓岍奔走奉職如真丞胥吏抱案立決事於前銖黍之奸摘發如神尤加意刑獄有重囚以他事羅織罪當死公疑之禱于神感夢覆讞果得其寃狀立釋之潛荷無忘公稽典章効情實手爲撰志丁酉遷常熟令瀕行例有公贐公留之學宮買田四十畝潛人爲碑紀其事時常熟大水民至以筏爲舍公入境首問疾苦惻然哀之計待報發倉緩不及事乃便宜出廩穀萬斛以賑飢者而刷庫金數千代上供先發後報督儲歐陽中丞初甚駭之公具言狀更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王

大嘆賞築堤於華蕩口及釣鮮開於海上以捍水患民至今便之邑額糧歲四十八萬飛詭隱耗不可究詰顧文康公奏請均丈三年未就公爲設法先會鄰邑畫界乃照鄉都里甲立旗標號軍口寬蕩摠丈而會除之三月事竣摠細相合漏詭一清然竟以是爲同列所忌御史入其讒論誦餘千令餘干適當大造冊又多虛糧公手自披籍勘校戶摠合甲甲合區區合縣凡有推無收析多摠少者悉按法改正監司頒其式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一 一

於通省遵行之邑北有黃坵埠密邇鄱湖乃鹽盜出沒之所家置十槳船鼓行如飛追攝不及當道患之公曰是在去其爲患之具耳下令居民凡有十槳船者即爲盜無者爲良民鄰甲不舉連坐舊有而今毀去勿論不數日皆爲農船監司嘗檄公詰盜七十餘人其二人未服公不時論報或謂公七十人者旣無辭矣何重疑二人公曰人命至重豈敢不慎竟白二人故事邑送迎使客皆臨期括民舟以行公令官自造船

二十艘待客費取之馬價羨餘不煩民癸卯遷知太倉太倉公私供應舊取辦于里役所用不貲及給價時非領支者不登籍里役不能給更用老人爲名而實簡富民充之謂之買當月輪二人往往破家公至則節約官用量出入爲籍令里役按籍支價而罷富民買當者蘇州之大盜曰王老三嘯聚數千人出入江海督撫以屬公公請毋拘文法乃縱一死囚潛鉤其黨襲執之已而又有假老三三者復聚衆千餘公哨得其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一 一

覘者佯置不問一夕忽下令出輕騎會海上兵斡枚直抵賊營擒斬殆盡甲辰歲大侵部使者駐太倉督徵民間積逋京庫銀十餘萬株連繫獄甚衆公嘆曰此豈爲民父母意耶吾終不忍殺人媚人迺緩頰說使者衰行去而出諸貧民于獄富者與爲要期徵十一二以報居無何遷揚州府同知而使追論公逋稅當調公曰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遂不赴調歸公自少以文學名未第時傳經授藝一時豪雋多出門牆歷

官所至喜獎進後學歸田之後復令子姪與諸髦會藝于聚樂堂中邑里彬彬興起焉嘗謂史書係百代興亡成法具在乃取古今大綱斷以已意作史案數十篇又纂革除死事諸臣教氏集所未及者合爲備遺三錄行于世公雖官不遂其經畫注措緒餘乃時時効之一鄉癸丑倭寇初發公言于督撫王思質公首發官帑築平湖城身自執工爲邑人倡邑人見鄰邑之未城也以爲厲已城垂成而寇至乃與諸大姓畫地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一 三十一

塘牛圯以路出平湖而籍隸嘉興莫爲修築公閑之積工鳩葺凡築土堰石堰十有五津梁斷絕皆爲創建新舊木石橋至三十二仍爲之記曰爲吾子孫者稍有餘力當世世葺之其存恤民隱可謂勤矣公年餘七旬每歲當春秋之分壽星出丙入丁之次與同邑百歲者一人逾九十者三人逾八十七十者各十二人舉高年會叅政君以轉官歸省命具冠裳侍饌而諸子孫奉廩帛致諸老家又賦詩爲贈一時傳爲盛事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一 三十二

四十年矣歲贍其家以衣廩姚氏子喪父嫗家
不與婚流落爲丐易新衣具禮躬送之業師丁
邑博歿無後三喪不舉公親爲營域志墓其餘
親舊由公得就室家舉喪葬者若干人其以行
人使歸也時華亭馮侍御恩以言事逮繫
上怒叵測公携其家人都或謂公危之公毅然
曰彼爲忠臣吾何憚爲忠臣黨乎比侍御母夫
人上書頌冤

世廟憐之得末減公力居多焉配屠氏封孺人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累贈恭人太保康僖公之侄女先三十年卒葬
于王谷山淑德懿行具太常少卿錢海石公薇
所撰志中茲將以已卯二月九日啓窆合葬繼
室徐氏累贈恭人先公十八年卒亦附管左云
屠恭人生子男三長即叅政敏功次敏勛次敏
効夫以公生平行業如此處榮月旦出炳丹青
子孫載其德持盈引長亦且蒸蒸未艾少師公
採謠按譜已足表見大都而余小子猥掇細微
冀以培塿佐高乎泰山固非其分抑操筆長者

之前指事不敢不核論人不敢不公是則或有
取焉爾矣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二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 著

尚寶司司丞 孫勇時敘校梓

祭吳惠麓文

益友惟何直諒爲先鏡人則明勝已則賢箴頑
砭愚磨鈍攻堅肝膽之合形骸可捐末世道浮
徵貌逐言市心而儒婦女而弁熟軟骯髒以勢
爲權其心多方其道屢遷曷不古處而是談談
惟余與君鄉書後先一日之契以要百年義取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金斷交始茹連余惟慙愚彊直自遂公亦坦衷
無有阿比二人同行薑桂一罷問言則對以莫
不旣余也通籍公猶陸沉被褐懷玉其德惜惜
引車自匿以避冠簪顧數過予曰子素心動引
古昔以相訓箴酒酣氣振燈青語深撫羅百代
得失之林嘯咏自得涕淚不禁公車廿年終窘
跬步爲郎長安余適當路過而太息囑余好作
衡視慙揖不殊往素見責以難相寬以恕陰察
才賢不敏是助以訓以行庶幾寡過余之東歸

公出守藩金玉之音遠而彌敦心之精微不在
寒暄何當車馬責我丘園余出公死兩非所擬
初疑非是計傳于郎伯牙輟絃終始盡矣憶昔
坐中詫予長生其腹便便叩之鏗鏗憐予善病
教以法程仰托歲寒以酬始盟松柏之質先蒲
凋零天不可問人乎何營爾無怛化我豈失聲
緬懷道義有孚者情豈無他人不如弟兄感彼
黃鳥有嚶其鳴

祭劉和宇文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壁緯西明是生異才武庫森羅文峯崔巍天潢
倒奔彩虹揚輝弱冠詞林久侍講幃咳吐金華
光芒紫薇慶雲在天誰不仰而彼何人斯爲君
是非余之知君二十餘年溫溫恭人終始不遷
才高而府位進而遭變立馳行屏足束肩立必
讓左行必讓先施於儕輩不避有愆介守似方
盤辟似圓其德深深其容便便泓渟汪洋無得
相焉余曰試哉以質同里山陰相君實君敬事
有輝薦書曰都御史不知其人視兩君子曾是

公評不勝衆毀尚稽徵書宛其死矣蓋棺之論
亦復何爾人生實難適時爲賢古人偃僂是保
粥饘今人揚揚鄙爲杯棬古人專默道在不言
今人噬噬誚同寒蟬口哆目張波瀾沸然人之
所畏不飾而妍君胡不能其亦惡焉身名浮雲
如駒過隙一人知己青蠅可客所嗟斯人中壽
未將別來數載或兆熊祥請卹之疏何屬季方
憂心冲冲墮淚琅琅天道福謙尚不可量況茲
橫目能無短長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三

祭潘省菴文

邑有有道曰惟先生智圓行方志晦節明導之
鸞和執以矩繩于于峩峩藹藹亭亭惟酒亦德
人醉我醒曷觀章縫上逮冠紳何勢與位降心
相承讓席讓步問禮問名側弁短衣望而屏營
畏我彥方如被嚴刑展如之人卓矣大雅時衰
命徂麟鳳在野三代彝鼎莫彼牖下庶幾鄉閭
式茲化冶竟不憖遺誰爲來者經師易得人師
難逢豈無桃李後先爾宮三尺童子亦惠我蒙

斷斷一節可以知公惟余不佞踽踽流俗賓主
相得如驂附服宛其死矣使我道獨斯人之慟
豈惟交宿後進式公于彼墓木嗚呼哀哉

祭姜鳳阿文

維老成人爲世典刑海內望公獨如晨星衣被
五常黼黻六經洙泗爲奧濂洛爲扁著書滿車
以啓惺惺西自流沙東暨滄溟家藏其言是則
是聽斯文不亡公其作屏胡不憖遺溘歸漠漠
嗚呼哀哉公爲詞臣簪筆雍雍謨誥之文典雅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四

春容譬之八音大呂黃鍾賈誼在外不爲儒宗
公於多士以陶以鎔桓譚在內不爲循吏公在
方岳有威有惠侃侃納言彬彬辭雍乃司邦教
爰作秩宗直道旣章嘉謨以庸邁返初服繕性
保冲出爲威鳳處則冥鴻公在林陵橫經布席
我亦佐公匪朝伊夕二人同心相視莫逆不鄙
而憐攻玉之石比三十年肝膽互析壬辰之冬
我徂北京公來舟中高論諄諄坐及夜分雙瞳
矐人意公不死否乃百旬別來幾何一秋再春

胡以遽然豈厭垢塵我聞計音有淚沾巾寧私
所好痛失宗臣生芻告哀公其鑒誠嗚呼哀哉

祭趙定宇文

嗚呼俗化而澆士也輕節有俛其眉有紆其舌
以柔繞指謂之明哲柄臣之門槐柳齊列猗維
趙公壁立霞舉筮仕詞林挾其囊楮顧貌雕蟲
羞茲茅靡直躬正色爲時砥柱江陵之盛炙手
勢傾奪情事起有五鳳鳴公實倡之首干雷霆
章交公車血灑禁庭一絲九鼎角巾歸榮天下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五

譚士藉以揚聲天道小往世局遄更越從田間
華騰踐登石渠紬史廣屢橫經再領師席旋貳
冢卿揆路只尺目竹同升忽而中讒馳傳歸里
人望謝公旦暮且起頻年稱病稍謝友朋人望
景仁彈冠就徵人心之思可以觀德名不虛附
望豈終失一疾告殂于何其亟道之不行有淚
沾臆嗚呼哀哉某也不敏附公賢書後先登仕
頡頏禁廬歸隱同時志亦同趨公氣嶽嶽我步
于于人之相知不必相如公過我規我病君藥

人之相好不必唯諾豈無萋菲乘人于暴肘足
交瞞眉睫改調我心匪石鑑可以照誦言若寐
握手一笑君子之交終始勿貌一旦棄我中心
是悼束芻臨門敢以情告嗚呼哀哉

祭殷海岱文

嗚呼殷公意氣一世何合之難何忤之易何感
而病何病而逝天之生才其當有意人物渺然
實隕我涕子衿之青髮始覆肩頡頏試序伊余
後先身沉名飛三十許年余老宣麻子甫釋褐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六

手板風塵厭飽乃脫來官職方有警一隅挿羽
以馳人渴馬瘖左磨盾瓦右執酒壺且觴且咏
應以宴如人之憤憤公獨了了人之皇皇公也
好好聲色不驚驕虜以奔鼓饒西還將吏拜恩
誰參帷幄則有司存朝紀厥庸暮日可黜功耶
罪耶惟口是出竹帛不虛太常焉秩身之隱矣
邇是之恤惟公有才不能不見于將莫邪卒窘
百鍊公之精神不能不用遊觀日新或離輜重
洪飲劇辯何鋒不摧爲鄉祭酒少年避之一旦

奄然曾是不期誰曰老健死不待衰誰曰爲官
官不救饑幸無田垣以累兒子能讀父書勝有
圖史兩世之交敢曰不知草此數行伸子鬱伊

祭董澤陽座師文

凡號門生恩知所自矧微多幸託身名世伯樂
之園匠石之肆驚足朽材是依是庇彙于玉庭
待以國士生我成我在三等視及門以來逾三
十年出攀霄漢入侍林泉身範德儀耳服微言
春風夜雪時許周旋竊比侯巴入室太玄每讀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二 七
師文春容大篇騰騰蛟龍吐納雲煙經緯互耀
金石相宣毫端萬象如探九淵斥其緒餘裁書
累箋敘致詳委酬答勤倦凡有疑滯遇師轉圜
機脫于手所攻無堅知其胸中揮斥八埏囊錐
早出目牛無全帝簡詞臣受知獨偏時或夜半
宣席屢前倚馬趨詔五版並傳人皆糾紛師獨
閒閒師之在朝日扈法官寵毗勲輔位躋秩宗
歷踐清華豈不顯融爵獨謂師未究厥庸師既
歸止扁舟五湖逃名晦跡自比陶朱義鳩宗戚

澤潤里閭爵獨謂師未展其謨生平娓娓畫天
下計炳如燭然森若碁置不鄙謂爵可以繼志
傾囊倒屣最以從事爵也不才因緣遭世上揆
主憂下圉民利如冥索途惟師指示又如朽壤
在陶成器惜不盡効寵極而躋桃李如林布滿
朝序凡皆墻仞經綸所寄笠澤陰陰苕溪漣漣
輕軒曲阿小舫平川倘伴竹樹點染松鉛篇詠
陸離賓觴駢闐高談皇義旁及竺乾八十六載
張飯渥顏我親其庭玉樹競妍長君登朝芒隕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二 八

東垣載貽孫謀纓綿蟬連伯乘高節羽儀翩翩

興師待暇焉實繁有徒蚍蜉撼山相彼

自還譙張既息福不唐捐不知者人

可知者

爾其疇沒歸箕纏靈兮夷猶曷不

釋然嗚呼

于去秋解組歸來師爲命駕

至婁之隈雙瞳爛然中夜徘徊慷慨議論令人

心開謂當百年齒鯨背鮐相期疾間杖履追陪

天降鞠凶焚焚夜哀辱師唁存瓊玖在懷曾時

幾何師亦夜臺老失典刑眼枯心灰齊衰不弔

我弔與哉靈其鑒之歎此尊壘

祭汪遠峯座師文

昔在壬戌以爵之不肖哀然獲雋於南宮以奉
公于石渠著作之後而無祿鼎第復辱公之收
以廁于甲子論秀之中則是公大有造于我第
兄矣公今者遂辭人間世而逍遙鴻濛矣不肖
雅舍遇于國士而竊自信其獨知者蓋三慨噫
而愴悅私衷焉嗚呼公之鴻裁豔詞華於綸綍
而垂於竹素公之繩趨尺步式於庶常而貞於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九

辟雍璧之清鏞大敦凝然隆古法而和風甘雨
粹乎有道長者之容此豈非老成典刑而學士
大夫交口而信公者歟世所歎息公者惟是公
所敷歷竟其身皆所號爲師儒清秩陰有以繫
天下之重而無其迹以爲未暢厥功迺不肖所
獨知而深惜者則曰以一時颯起之風波成後
來不撤之簣鼓實多口之坑塹爲今昔之所同
嗚呼是真可悲矣而白晝夢寐何吉何凶抱喪
桔槔爲拙爲工則世必有辯之者而浮囂之俗

僮僂之羣至乃有以公爲戒而相從反於壘斷
捷徑之鄉杳不知其所修者何事而列方於願
指氣使或貢諛於目前則濡首乎養交持祿之
術而借譽于事後則色取乎慷慨激烈之風以
公視之奚啻群雛之嚇腐而黃鵠之凌空也哉
嗚呼論有定于蓋棺而是有成於獨見者爵不
肖不勝其知遇之私以動夫存亡之感聊以不
腆之辭將諸束帛而寄余哀悰耳公固已得正
而薨棄化而遊僊僊乎逍遙也而又何有於人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十

代之憧憧者耶

祭王麟洲文

太常少卿麟洲尊兄之計聞于京其同年第上
錫爵爲位而哭之又兩閱月而始獲以酒楮之
奠幸男衡東向遙酌而告之曰嗚呼哀哉死生
常事親愛俗緣鼠肝蟲臂胡不釋然況以兄之
華年以生磊磊以死而豈不可含笑于九泉惟
兄少起雋名長遂于儒文章事業恥一不如智
力所攻詞鋒迅驅亟而操之澹泊是居鴈行伯

予分道而趨爲蘇軾轍爲宋郊祁夫既有舉抑
又有子庭槐階蘭汗血千里世其家兒行且鵲
起兄有是具美雖位不先人德淨千壽而鼎彝
在世珠玉在後亦自可以不朽予無乃稱以慰
爾心而胡其望山陽而雪涕聽原鶴而沾襟蓋
余與兄有三同其淺者不及情其深者可以忘
情而今則未至于忘情而情且以不任惟予與
兄始同於里襟連武接已同於朝後先貢牒姻
婭兄弟其心孔親兼葭倚玉猶曰兩人晚季之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二 十一
同乃爲眞同余也逃名野狐之踪惟兄昆仲懸
車以從治屋一區爲三老農醉朝川之柳月臥
谷園之松風靈籤梵策職思其終庶免天弼乃
受人益白首志違相繼以出憶予初出捧
詔抑扼所恨者荒先人之松檟而違二仲之西
席嗣茲睽闕天各一方赤麟白鴻道義是將世
出世間兩俱茫茫肉食在廟藿食在塲彼此努
力庶幾成章志或齟齬搏膺以呼余曰行矣子
曰歸乎相謂不久返於故廬俄而兄病歸沐余

益憤憤乞骸者三而尚艱繫今歲徂夏接兄兩
郵指切國事教我去留言可伐病氣能食牛且
曰余願湏臾無死以待吾子豈謂奄忽霜露而
予猶在此絕筆之語一何琅琅以爾殫說愧我
羝羊仰屋而歎書空自訟出處若茲爲兄所痛
孰是完歸可慶而弔嗷嗷夏屋爲兄所笑感緒
精生淚如崩泉蓋余之負兄者非一而尤歉歉
而不能釋者死別之一言乃若哭不望惟祭不
備簋形骸之外可以忘禮遺行於鄉遺政于邦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二 十一
口碑爛然無待予揚予有予心不情而情夫誰
知之敢以告兄
祭王鳳洲文
萬曆十九年正月初三日吾瑯琊鳳洲兄計聞
京師其友第王某爲位而哭越二月朔始獲走
一介修素羞玄酒之祭而告之以辭曰嗟乎予
之無聊也出山蓋六年矣踽踽之行闔閭之守
得麤完面目于風塵瀕洞之中則誰爲之救失
而補敗哉奄奄之息予予之身得苟支歲月於

死喪疾苦之餘則誰爲之舒憂而分痛哉嗟嗟
弁州兄竟去我逝矣仲冬十六日手書具在不
忍讀矣罔伯之歸而曾不及啓手片言之訣不
忍問矣昔者黃冠其隱白社其盟臥起其榻飲
啜其盂得失共規子弟共教今事事都盡不忍
言矣先是予與兄婿之別罔伯也退而雨淚汎
漣不能自止蓋一年前妖夢已卜兄之不起矣
而所恃者兄之先幾引決屬厭世味以留有餘
之福一宜壽研咏名理徜徉文酒年至而益強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一
身閒而益修二宜壽生平服老氏三寶曰慈曰
儉曰不敢爲天下先唾面能乾餒肉能忍三宜
壽嗟嗟豈其所受語于化人甲申之歲八八之
數遂不可逃耶將垂絕半偈卑曾參傲漆園別
有爲之梯航覺路引證夙因者耶屬續之夕聞
且誠妻妾勿近子孫勿哭而予以摩挲把臂之
友獨不勝雍門峴山之感臨風涕泗彌月於茲
蓋亦知婦人之態非所以事兄而試設以身處
兄之地有如犬馬身先朝露而隕則兄能沃而

忘我否也嗟嗟三江砥柱一代文昌九世卿族
二難物望兄豈爲一人生而一人死者四方後
代之士聞兄者慕哭兄者哀讀兄之文章與識
其子孫者喜則兄又豈其以形生生而形死死
者顧支遁實神於法虔羊曇持服於謝傳彼皆
所謂達生知命仁人而情至猶爾況以予之下
劣不肖而方羈縻世網又嘗以其餘類湯兄契
濶六年遂成隔世則今日醞酒絨詞哭望兄於
冥雲寒露之表而如聞行車雪管之聲睹玄冕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一
垂纓之狀又何恬獨生爲矣念與兄言誓猶新
神理未遐故不復敢彫飾文句鋪張宦業而直
敘家人父子之情同志公私之痛如此

祭魏親母周氏文

維靈毓自華胄作嬪名宗修闡信芳徽柔懿恭
家絕嚙嚙門以肅雍春蠶秋麻朝織夜春克儉
克勤乃德乃容相我夫子必恭敬止若圭儷璋
如唇輔齒出無反顧居不通市下帷發憤鬱爲
名士有待騰騫焯彼翟裋云何中年一疾長已

孤鴻叫號逝者若矢玉樹滿前不救蘭萎蘭死
留香人死留兒千里汗血良馬四之長郎清令
弱息所依年方舞象文彩陸離珠璣錯然馳驅
儼而小出而蹶事不可期曰留侍母恥競刀錐
宴茲弓裘必報母慈惟余弱息未習婦儀姑疾
將革念婦涕洟庶其一見以慰積思生死所天
曷敢有違星言夙駕升自堂基不及而瞑於心
何其琅琅慈訓敬用提撕遲歸有時式此縞綦
靈其洋洋歆斯格斯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十五

祭王鳳洲元配魏淑人文

自古關雎鵲巢之德載于詩書者多有而類不
能數其事而稱豈壺則之貴靜抑德盛而自鳴
懿歟夫人毓自名宗儷於名卿人謂其富貴壽
考已全已備而我知其所處蓋抑抑如窮秋之
晚日而永夜之寒星又申之以疾病卽左右朝
夕者久不得其片語之溫一顰之惠而僅相與
粲粲其音聲是何其屬續之日間以內外及里
閨之婦子咸失聲而涕零則吾嘗聞之矣不幅

尺而嚴不銖兩而平識遠而智韜恩至而義明
固宜如鼓鐘必聞而奚藉夫談口之外騰且夫
人之屬毛而離裏者誰子乃今之棄官以養棄
產以殯忽驚忽笑且痛且絕者吾不知其所自
生穀也食子難也收子抑能加此與不而何必
腹我者之爲親先弇州兄而病後弇州而逝彼
夫炳炳朗朗而且若是矣夫人卽百歲誰與久
樂此而奚戀夫呻吟患苦之餘生抑余所不能
無愀然者感賢母之靜專孝子之劬勤何不少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十六

留一日之養而貽國人以儀刑吾斯言之不誣

陳祝史而有徵

祭亡婿徐秀才文

自古有生其孰無死死而無知耶一木戢形一
坵闕靈草腐木朽千載冥冥死而有知耶有祠
于藁有徵于燐暮哭野笑如聞音聲嗚呼是則
已矣有如秀才潛淵委蛻抽穎噓枯悲騰閭閻
之廬義感不食之姑覓鬼萬里倏有而無則予
也何能不但焉心悸反袂而疾呼蓋秀才屬續

之前期恍惚見夢於老夫有辭塞吃有涕沾襦
哀此生之不振泣履霜於路岐指涅槃以證滅
刻日月而言徂嗚呼異哉秀才醇明老夫具識
一個幼女卜耦曰吉謂言百年話以終始謂言
末路及爾騰駛何圖桂欲實而中摧蘭未秋而
先死氣憤結今長虹日盡眈兮逝水惟彼蒼之
惜才豈云異于老夫苟茲靈之有憑靡匹婦而
可欺不然則何以火宅幻軀頓徹耑闍之境洞
房重幄有來形影之疑嗚呼哀哉秀才死卽是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十七

生吾女生卽是死有如蚩蚩者狂而不信則老
夫請拔血刺心而告之以此

祭陳廉石文

嗚呼功名之際難言之矣蓋以王儒仲之賢猶
不免蓬頭歷齒羞其兒女何況于末路之衰
居平小小得失且撻念如此而況生死大事安
得不呿啜涕泣而愛慾恐怖之糾牽使盡如先
生之脫然今而貴賤死生造化安得而爲權先
生之名以仲醇顯仲醇言語妙天下未三十棄

儒從養人曰謂養志何仲醇曰吾以養志也衆
猶迂而不盡然今又十五餘年矣目覩先生市
門傀儡里社鷄豚蝶園栩栩廬便便觸境成
適信足成醉若暗有合于無住之真禪固宜其
坐而觀化盡解四大七情之縛而無疾以上僊
如必父以子貴乎死之後五鼎寒矣曷觀陳先
生歛以士祭以士而橋公之斗酒與孺子之生
芻絡繹而至前者且爭欲俎豆公于漢唐兩龐
翁之間倘天故假仲醇以成先生之高歟而別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十八

以子若孫之詩書甲第報先生之賢是父是子
知子者父旣幸不腥腐鷄鵠千仞舉矣知父者
子亦宜無以鼠肝蟲臂而嗷嗷增芥蒂于下泉
不佞誼在交知薦此一言倘以奏虞尸之管簫
而解孝子之檻懸也耶

祭曹傲吾文

嗚呼余不幸內外兄弟棄我而逝者若而人蓋
曹氏妹最先君最後而與余齊肩執手稱輩行
者落落幾無人矣嗚呼傷哉君今日去昭昭卽

長夜自以爲至苦也而余生世未七十年遽已如遼東歸鶴見人民城郭皆非愁眉扼腕而無與其語也君且以爲樂乎哉因追數諸兄弟之先亡者或以高明來鬼瞰或以強陽受天損而君悶悶淳淳守柱下之三寶陸沉金馬知足不辱一褐一裘觴酒豆肉何所贏于天而中道夭也嗚呼傷哉抑聞之造化忌全或早發易萎而成功先退今君年未艾而五丈夫子已有室有家且耕且讀無半百之人而歷盡千年之調此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二十九

非如向子平棄妻子遊名山則且從管公明泰山治鬼不久居人間矣吾所痛者君平日拮据節嗇如燕壘巢如蜂釀蜜卒未嘗一日自娛而遽委爲空梁之泥螺贏之糧也嗚呼哀哉君外醇而中辯屬續之夕條條縷縷且再三以諸子屬余諸子皆余妹出也材不中罷責在死後夫而不見而父之偃而行拱而言乎而不見而父之食福不願餘乎學伯高不能要不失爲鄉里善人此非但以教君子抑以告凡爲人子者當

如是矣嗚呼哀哉

祭譚孺人文

蓋棠甫黃伯子晚而舉于鄉也其母夫人春秋且九十吾州自縉紳至輿隸侈談以爲盛事甫二年母竟卒追惟母五十而稱未亡人撫成兩孤以經術鳴儕輩人人推譽歲歲望爲榜目卽母亦宴然謂我兒故物也顧不以時決起至于望者厭譽者變而反以故物爲天上偶墮之富貴計其間竹燈泣雨蘆窓叫風流螢坐書絡緯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二二十

課織所嘗辛苦劬勞之味歷四十年而後得開口笑者僅僅四十中之一也此其所遭不可謂幸雖然惟其前此之苦日長後此之甘日短而僅有此開口一笑之時此如淒雲凍霧中電光粲然乃似造物者有意留此一日償母四十年辛苦劬勞以勸天下之守貧家而教孤子者宜里人之不暇乎而先以賀歎藉使棠甫早達爲顯官母履金襴綺饜足而死人之爲母快且幸者未必如今日也然則人情何常不過爲造物

者愚弄狙喜狙怒耳要以百歲如母卽裳甫終
不遇啜菽飲水心自樂之而有才如裳甫兄弟
卽母無一日之愉快以死將來之膏枯齒而潤
黃壤者赫然無疑也余家三世與裳甫伯仲交
誼在師友間敬酌醴齊進一言以虞母

祭劉母張氏文

有媛令淑夙閑圖史內德之茂相夫及子相夫
云何作守淮揚鷄鳴傲戒燕婉匡襄亦穀爾子
詞林之冠翠幄橫經青宮典篆人頌令妻尤歌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二十一

壽母從爵早膺以綬多福北堂之慶左蒨右槐
胡不湏吏逮養鼎台某也登朝未瞻太守辱徵
冢君誼則師友論心投分且二十年渥注神種
知不偶然在昔伊川深嘉善養亦有永叔操觚
銘壙母實蘇尹我愧程歐豈曰阿私彼蒼悠悠
惟生有涯而名無替

天子曰吁講臣失恃予祭予葬且予

命詞雖歿不朽何榮如之誼在通家陳詞踏踞
以告靈爽嗟乎瞑目

祭朱五舅文

嗚呼哀哉自吾去年七月喪吾婦今年三月哭
吾內第而吾外舅黃縣公詩書禮樂之遺寄以
不絕者僅此六尺之孤矣嗚呼哀哉君爲武進
士爲余內第又爲司寇公婿而官僅一階以止
死之日不能具梧槨盡出其甲袍環珥而家尚
有餘負也嗚呼哀哉婦爲余家守扃鑰好行其
德獨節束身已及所以待外家甚嚴卽歲時飭
盤饌遺不能比他姻戚家君亦不以望其娣兄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二十二

第相見三肅而入揖而出侃侃如也蓋君材性
不甚類娣而其廉重之節凝遠之度乃並肖吾
外舅今吾婦不可見欲見似吾婦者而亦不可
得矣嗚呼哀哉君少好讀書善刀札以君之才
使其奮迹黌序于鎮浮疏穢必有當焉而顧由
他途以進佩玉瓊裾不利走趨蓋不占而知其
必老是官矣果而人以此進君以此窮風波不
仁償以官不足償以家又不足卒乃以身償也
嗚呼哀哉猶憶前年東師出君雅有壯志踴躍

欲行余婦以談笑阻之今日療黃不瘥而死兄
女子手安知不以爲恨雖然不猶愈於弱子寡
婦招魂望祭於渺茫萬里之外乎信矣君姊之
知君過於君之自知也兄耶弟耶何去何從願
憑君而問之嗚呼哀哉

祭王鳳岩文

自兄弱冠余猶未弁一經並授養師之前諦鷄
壇之久要秩鴻序之周旋蓋拔茅之占兆於兄
夢而吾兩人遂儼賢科以後先當時腸肥腦滿
王丈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二十三
攝衣登壇以爲劔不孤飛冠必共彈詎意糠粃
之陋餒揚偶前而吾兄六翮之用竟以蕭疎摧
鍛而小試於一官三年倅汀政稱不煩偶然投
憤薦墨未乾而余方且汗背灑額於五都之肆
潰附枳足于太行之山鄉里小兒或侈爲榮盛
而吾故知兄之持螯把酒而笑予以不閑衡門
竭歸求仲宛焉邁家多難事事可憐兄弟相見
強半墨面勞苦未及剪燭而話更闌庶涕洟之
暫收曳杖隨兄舉香山洛社之遺事而兄已去

我而上僊慘悠悠今我思思冉冉今少年而至
于兄之言純行純可師可法古貌古心不雕不
鐫則鄉黨後生所共嗟咨悼痛于遺直之衰太
樸之殘者也而吾顧能以釋然也耶

祭陸五臺文

嗚呼翳彼湖濱世間有陸一時聯翩爲鷺爲鶩
於鏐冢宰白眉冠族掄魁踔武天路飛騫奮庸
熙載畫省持銓自矢冰蘂一節彌堅時有勢人
能爲先鞭稍一屈意何論九遷公竟不可遂謝

王丈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二十四

歸田遯焉棲遁一去十年神武之門衣冠督掛
言偃之庭踪跡久謝貝葉朝繙蒲團夜話偕彼
老衲追隨白社出亦何心處亦何望

清朝賜環知交勸駕

當宁望殷勉意捧檄南北迴翔清華敗歷風裁
獨持官常屹屹朝論籍起晉司槐棘泊掌邦禁
明刑是職讞議平反進退比律毗驛撼搖終不
爲易藺在

帝衷特予魁柄程量材品較若衡鏡疏淹拔滯

獎恬退兢衡茅諸賢彈冠用慶條議選法足著
爲令

累朝以來殆難其並自公得謝事益弗靖一時
任使何必皆稱人亦有言景隨形正知公之歸
非國之幸嗚呼公而在廷矯矯錚錚主持國是
賴此老成公而在里鉤鉤鏗鏗師表後進賴有
典刑龐眉皓髮坐閱椿齡倏然觀化箕尾是乘
蓋公泰悟究竟無生蟬蛻滓濁遊于太清鼎彝
之勲金石之名人之所寶公之所輕予昔在事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一 二十五

祭馮琢庵文

嗚呼惟公之年耆艾未來名則山斗位則鼎台
人之躋此已九層臺公而止此如棟末材瞻仰
昊天不雨焉甯人之云亡惡能不哀公去大拜
咫尺之間爲丙爲魏爲范爲韓未見其止畧窺
一斑窺公文章有筆如口開我大冶諸變來耦

斷輪宗工廊廟老手千古目前萬卷肘後大者
藥石小亦瓊玖窺公局量如器萬斛難親難疎
不清不濁立于中央材俊輳輻道孤迹羣謀衆
斷獨其在侍從禁局尚冷爲霖之望朝野引領
及貳兩卿事權未握風裁侃侃主者盡諾末世
傾仄忌于見奇毀譽每偕恩怨互隨公獨何施
獲此衆宜蓋世之才震世之望虎尾不啗龍領
不亢箸借一籌續補仍上都俞時來緩急是仗
如聞密畫爰度爰咨聿奠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二十六

主癘果命后夔浴日旋軋千載一時武侯八字
司馬五規簪笏以待旦暮見之如何夙夜竟此
盡瘁我躬勿恤我志誰寄尸諫之章語語涕淚
九閭不開重臺永閔節義文章總此一啁嗚呼
哀哉邈公之生名世再來河嶽不虛箕尾乍迴
眞宰有無爲此作態元運瀟薄大德不載道與
世衰梁木先壞剝果已食泰茅焉彙嗚呼哀哉
方公中秘余忝署事文字之外別相賞異我翼
我規謝我俯拾爾步爾趨愧爾弗及歸田以來

百念永蟄我過未補遲爾爰立何圖老眼爲公
而濕兒子一介雅知慕賢然明執手僅在一言
終望龍門如登高天晚而得師在三罔缺匆匆
東歸遽爾長別公私并痛俯仰腸絕誰無知已
泣不可噉嗚呼哀哉維春之季奉公手墨其距
易簣僅以一昔琅琅數言約結胸臆語不及他
勉旃報國腔淚已枯恨血猶碧而我父子負師
負友魚潛鼠循奚取丘首自有簡書爲公不朽
我欲言之我賴有泚所不能忘生平而已悠悠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二十七

天地誰代鉞恥輟斤斷絃吾言止此嗚呼哀哉

祭張春塘文

古之君子博物洽聞我思其人實惟張君少慕
英賢邈焉寡群沉濡篇籍窮夕及昕六經昭昭
百氏紛紛墳典興亡變態如雲鬱盤厥胸筭置
基分是經是緯黼黻爲文長驅無前如項籍軍
時之不遭天命實云出其餘力老不忘勤陰陽
多端六甲繽紛青鳥之家岐路實繁鴻寶秘要
大還所存君涉其流必溯其源或相是非屈其

專門方鼎康爵斐斐猗尊寶繪妙墨鳳翥鸞
肅咏其間各爲討論寄情花竹自貢丘園閩越
之珍斐然當軒手作譜記高下具掄書畫兼美
吟咏日暮晚依西方作禮三尊親註大乘以覺
群昏黃面瞿曇亦謂利根吁嗟生人亦多所事
譬如百工何能兼備君子多能鮮有所遺方之
古人可謂強識求書不覩彼獨何昇昔在髫時
君年相似得其文章謂不可企巧卒蹉跎不試
故藝君之賢子顧我尤驢君所纂述時出相示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二十八

春言懷之想見雅致疑其異人百歲未旣胡爲
溘然忽朝厭世一束生芻以寓余意神乎鑒之
寧不遐棄嗚呼哀哉

祭陳穉登文

惟靈轟轟人倫矯矯風義何以徵之父子兄弟
其智內朗其信外將九鼎一諾千古寸腸俠而
實儒非但豪舉出其餘慧更妙言語藻思泉流
玉質錦章縣令趨風博士下堂名滿區中老更
健陡不能逐貧頓爾丘首有才如此未棟而摧

輪歟與歟彼何人哉惟君尊公與僕交善符采
蓋世卒老州縣誰其似之之子有儀紫髯時掀
腹中見奇必也勝公乃更不逮以遇以年事事
可慨始哭君父今且哭君人生實難老淚自紛
嗚呼哀哉

祭潘克菴文

憶昔恭定名高仕牒公與伯氏比肩步武壬戌
同升公綬予組頤而玉立光照曹伍郎署分符
出參淮土慮彼陸運咽或梗阻匹夫一呼停閣
王文肅公文章卷之十二 二十九
萬櫓何如海漕若肘使股朝是公議晉銜東魯
夙夜匪懈心目蒿苦天人妬之風伯鬼弩有功
不竟歸臥申浦公歸來兮霍霍熱腸談及國事
眉睫奮揚誰令老驥躑躅康莊誰令寶鉄封部
精芒壯心難耗日月未央直道坦中公實長者
每歲顧予笑言啞啞近獲觀公四月維夏斐亶
終日旅進觥竿余心異公兩願微卸公指玄髯
光澤非假神華內腴庶幾全瓦既而下堂徘徊
小立謂余申公次第七十我來壽子子亦我及

八十之期惠然來覲白髮相鮮衮衣赤舄築三
老堂以示賓客余領點首公亦遂別風雨橫途
十步九蹶余及公舟日暮城闕何知爾時遂成
永訣嗚呼同朝兄弟升沉消歇曾不百年曉星
殘月碩果僅公又殞霜雪人生實難破環斷玦
老淚紛如爲公欲絕

祭朱金庭文

甲午之歲詔許歸田垂死病中若負去肩公來
受事後十餘年時益艱難躡後跋前萬年之基
王文肅公文章卷之十二 三十
如波蕩船豈無群策築室道邊老夫耄矣猶爲
涕漣矧公之身百憂所纏外疑操柄內乏轉圜
孰知苦心惟我曾先嗚呼哀哉衰年廢疾危于
朝露尸居餘息何堪特顧乃招群言紛紛若霧
譬彼老馬僵仆中路幸解羈馮林下偃臥忽來
人間自求馳騫然乎不然請尋其故蒙譏受詬
余心無惡公獨何辜及我餘禍嗚呼哀哉憶昨
之歲惠我尺書憂切國家言與淚俱謂旁觀者
豈有嘉謨余謂政地密勿是圖入告嘉猷外則

弗居公爲國老豈其忘諸密疏未報訟言巷衢
我思古人無乃過歟尚有簡牘斯言不磨何斯
人斯重加詆誣皎皎白日載鬼百車玉帛相見
屢張之弧嗚呼哀哉忠或罹謗信或見疑自古
常然何況今茲八十老翁意欲何爲進不怙勢
退不營私

高廟神靈庶其鑒之人之多言益亦勿思

祭亡男衡文

維萬曆三十七年二月朔日荆石老人祭告于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亡男編修之靈曰天乎天乎予生七十有六年
衰可死病可死觸藩世路可死狼籍人言可死
死而及於壯男之手猶可偷一枕一榻之安恬
一七一筋之奉而今無望矣天道無常世界缺
陷予其敢求全但思汝生平孝友忠信之德粹
白清嚴之守廣施翁受之量迥今博古之才不
惟國士無雙人倫罕二而予之淺衷浮氣且賴
以觀磨鄉之鄙俗澆風因之而屏息至於操觚
之子得汝片字而輒令紙貴遠聽之人下及童

隸而爭爲禮佛則汝之關係於世非淺渺矣顧
予一身一家豈可獨私今日之事自合還珠合
浦躡駕蓬山而予之不能無慟者自以去國十
五年先喪母繼喪婦繼又喪三孫而今日又喪
汝老者可以有子有孫解幼者可以未婚未齒
解而獨女不老不幼甫籍金閨遭此沉淫委頓
之怪疾以死母不及葬子不及成人非木石誰
能舍汝而恣然也天乎天乎

首七祭文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三十二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六日太原獨夫焚香祭告
于亡子之靈曰嗚呼汝非吾子乃朝野公共之
奇寶而造物所鍾愛不忍令其塵埋世途久縻
好爵者也第今天果有意則何不假息數載使
之救失補敗於吾前奉觴上食于左右而逢數
如此之厄其或命限有定卽一旦忽然不扶不
藥而死死亦得偷冥冥長逝之安而柰何令其
纏歷歲年備嘗荼蓼始奪之言繼奪之食又繼
奪之視聽寤寐而其終竟以嘔血數升絕于群

婢僕之手彼蒼胡酷哉方病亟時尚能手勸余
疏塗乙句字而諄諄以老不耐辱自傷傷人爲
戒汝之事我其可謂竭誠盡慎旣卒且忠而余
又安得謂汝非吾子邈然等死生旦暮之視耶
余今自度欲報汝以力力已不逮欲報汝以泣
泣不再生惟是生平一二德美可對于天地而
質鬼神者余不敢忘亦不敢秘汝有遺教爲亡
叔家馭置嗣于宗吾當遂成之有遺糧設粥於
城西南二境濟饑部署已定而未果吾當卒行
王文肅公文章卷之十一 三十三

二七祭文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太原獨夫祭告于
亡子編修之靈曰昨日汝之故友陳仲醇來弔
予因憶昔年長孫鳴虞之亡仲醇嘗有春行秋
令之譬予心服之而未知其言之有味也乃今

則又見汝汝爲予子席箕裘之廕爲詞臣綴館
閣之末而被服寒素如書生居處靜閑如處子
雲間奉使却車騎而徒行江上尋醫隱姓名而
謝客且幾於春行冬令矣顧欲望年壽之永綏
身名之壽泰可得哉死之日至於旬貸親黨爲
人所笑汝雖以此自困然恐天意亦終以祚汝
而予之耄老方日坐飛矢叢棘中尚思微汝有
餘未盡之福爲懺罪滅恥之計汝其知也耶其
不知也耶茲當再七爰悵情愫而告之以此

王文肅公文章卷之十二 三十四

三七祭文

古志有之天必祚善人同秉彝今汝雖官不過
七品年未及五旬而業已登科顯名生于取婦
之廕不辱吾友之門此亦徵祚善之
哭于几此亦符
已而余乃不勝兒女
之戀嗷嗷隨而哭之豈非至愚哉有私恨使余
先汝而死無所取忌汝應不受其累使汝先一
年而死風波未興余亦不能累汝今皆不然此

余所以悲也汝嘗告余曰可惜做兒子不了余則謂汝則了矣可惜余做父不了以爲汝憂且憂汝子之不能代汝養也汝又嘗告余曰父爲大臣人言紛紛當公爲國體而爭不當私爲一身憤取而爭當力爲善類而辯不當但爲兒子蒙詆而辯余雖服之顧猶恐是世情畏禍之見不能盡從旣而私閱汝所遺相知書有天理王法人心三不畏之說則又歎汝神識之了了憂懷之忡忡大忠至孝陰爲余爭臣知己而余不逮也嗚呼汝今則旣死矣余無所復藉矣惟念汝生非凡人沒必不爲凡鬼呼吸寤寐之氣將朝夕而惟余是從使余得早見汝子之成與新婦之孕而余生死畢矣

四七祭文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實當亡子四七之期其翁荆石老人焚香酌酒而告之曰世俗喪禮類以七終而輟今汝之子若女獨以余老人不任哀勞之故爲之超期二十日是皆體汝

之孝思欲以安汝而汝滋不安欲免余之哀勞勞且逾倍矣撫今追往悠悠我思孰使余正色危言進不涸論訛之黨者非汝耶孰使余杜門塞兌退不辱鄉黨之評者非汝耶恂恂其表翼翼其裏嶽嶽其操坦坦其履汝真今之仲山甫也獨其病中厭薄群醫謝遠方士見謂有自賢楊士之名然亦焉知不以此粗安性命少引日月而余之老憤日逐逐於郇厨鄭驛間顧反不如汝之壯決也余雖愧汝汝不余瑕死之前二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一

三十六

日猶手疏乃公年譜每閱邸報未嘗不歎噓灑涕歎朝堂遂爲戰場而終不聽余動色憤氣而爭也有士如此國不得盡其用有子如此父不得終其養數窮道否其若之何抑聞人鬼異途吉凶同患鬼而有知顧何忍見白頭垂死之父獨守一哭哭未立之孫而母妻長子五喪未殯又皆汝一生長恨之事不識尚肯乘風駕雲出神入夢徼惠在天之福俾生者可死死者不憾否

寒食祭文

萬曆三十七年三月初二日未死翁荆石老人祭告于亡子編修之靈曰今日何日乃汝亡後之新寒食也余以汝故且殯室未穩趨期於初三日權厝不及行墓中祭掃之禮而先靈或有以諒我矣寂寂殯官于西丑東千秋窀穸遺余老翁嗚呼哀哉時維春祭凄其以風白日晝昏薤露宵濃賸賸寤寐恍挹音容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嗚呼哀哉往者既遠來者尚新鬼瞰于室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三十七

陰火燐燐紙灰成蝶草腐爲螢但令兒女羅哭成羣此時此景能不傷心嗚呼哀哉汝之神明料不我遺余之形影尚思汝依猶憶去年此日花明杏園草綠河堤汝爲余舞余乘汝車春曉臺中父子嘻嘻今者如何高山已頽廣陵絕調華表空歸言尋舊遊物是人非無以寓哀酌此一杯嗚呼哀哉

五七祭文

今者重亡靈五七之期以第五殿閻君威神顯

赫亡者必將經由考勘於此冀以赦罪超生耳顧汝則何罪可赦死於此未必不生於彼又何必廣設齋壇踵行善事乃稱超度哉悠悠之口或以爲前生造業則今生爲善何不可以功掩過或以爲陰魔作祟則冤各有主又何以怒甲移乙靜言思之意者兩園工作稍繁偶觸歲神致招危疾然多爲予怡老色養之資神之見惡則當降罰予躬汝不任其咎也自今以往予且觸目感衷過園亭而不敢陟臨魚藻而不忍觀

王文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三十八

用留汝有餘之福而因以告之森羅殿前庶其哀我而亮我耳

六七祭文

嗚呼汝之亡期至於六七而吾終不敢薦一饗之饗蓋猶守汝戒殺之訓不忍以存亡久近易心也卽此一事而汝之慈仁好生恩及禽獸清淨寡欲教行兒女予方資汝之冥福而汝胡其別我之遽去我之邈也余不知古但見汝爲子而孝爲父而慈則以爲世無此人又見汝仁而

祚短善而福慳則以爲世無此理其豈可笑其
苦可憐抑使造物果憐余也則何不使汝夢中
眇現一聞警欬之音又何不使汝人世托生不
失本來之相而今竟爾杳杳冥冥一訣永訣也
予其能勿慟哉

終七祭文

萬曆己酉歲三月十九日是惟孝子衡終七之
期其翁荆石老人操詞几前哭而告之曰嗚呼
自汝亡來予蓋銜有七負而未之言也天地生

王其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三十九

汝及余之存亦既多福汝又生孫胡不永年逢
數之屯長幼五喪殯官未扃遺予一老獨送晨
昏命懸朝露家蕩飄塵此爲負天地一帝有恩
言予告南旋結跣南園躡履東阡汝則侍予綵
袖翩翩精感玉芝三秀名軒孰是福徵翻爲禍
纏故宮禾黍鬼窟其間梁空舞燕樹咽鳴蟬此
爲負君親二予祖予宗一綫之緒家世單傳綿
綿未墜今其往矣箕裘誰寄矢絕于絃馭委其
轡豈其令名鬼神亦忌此爲負祖宗三鄉之遠

近聞計驚傳有憑于棺有哭于筵里爲罷市悲
號沸天而汝已一瞑不視千古長捐此爲負鄉
黨四一經奮跡登科顯名海內之望過指公卿
而才不周于世用籍僅綴于詞林書遊晨省曾
不久縈譬之騷伏於櫪刃初發劓誰豐其始而
阨之成此爲負才名五璫式金相動應矩繩目
無忤視耳必擇音爲予礪石爲家典刑今也如
何雨絕霜零明珠淪浦玉樹辭庭此爲負生平
六計汝生年四十有九有室有家如賓如友謂
王其肅公文草

卷之十二

四十一

此歡偕白頭可久何期早謝三春花柳數遘仇
儻晚更奇醜喪則速貧死且速朽此爲負室家
七凡此七負業不在汝搃由予祿過其量福輕
於羽以餘羶累汝以流言及汝汝雖不言而予
之內愧者多矣茲當終七爰盡抒予懷而告之
以此

百日祭文

嗚呼予之可死而不死汝之未可死而死皆天
也天可問乎乃問天而天不應矣天又可怨乎

乃怨天而天愈怒矣無聊之感獨有鐫石銘金
暴汝之行誼圖形盡影傳汝之風神而汝又一
無藉已將翔翔紫虛上下玄冥以從雲翮羽駕
於蓬山緱嶺間耶而予不及見也將長揖顧盼
下笑凡愚如腐鼠之嚇鷄雛市井之爭圭撮耶
而予不忍言也其亦將謁東皇而禮北斗訴以
予之冤酷俾泰山添速報之司酆都奪醜口之
食耶而予又非所敢望也客有告予以夢中所
見者曰汝已生天果若斯言則何淮南之鷄犬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二 四十二

夏至祭文

萬曆己酉夏至日太原獨夫荆石翁焚香祭告
於亡子之靈曰嗚呼自汝得疾三年以來醫家
謂之中鬱巫家謂之中鬼其謂之中鬱者蓋見
家聲之辱敗物論之冤誣以爲意氣感憤而然

其謂之中鬼者蓋見亡母之在殯三殤之泅哭
以爲冤愆纏結而然總之汝生平皎皎無幾微
言動之戾宴處蕭蕭無淫哇視聽之惑朝論鄉
評必當自定千狐百魅斷不相干而余之老詩
特不勝古今倏忽之感兒女乖離之痛日月雖
遠未能沃之於懷此真愚矣愚而不死尚可慰
汝在天之靈儻其一旦忽然又未審得從汝於
冥漠再微定省之歡復理生人之樂否茲當憂
至敢昭告於神祇以寓余哀而會久疾喘喘中
王文肅公文草卷之十二 四十二

我也

週年祭文

日月易得汝之別我又經一期客有見我終朝
愁嘆不怡者則或勸之稍事行樂因而權率小
舟有非關數日之游又或勸我頗近聲色自遣
因而間出觀燈奏技暫與親友爲歡而無奈神
情之不從也私念平生高興鍾於各園花果理
疾之暇則以朝夕至各

樹皆汝心經目管之地觸物成悲期於破涕而涕愈不禁於是撒毀涼亭封閉春藻期於耳目清靜永謝感傷而去秋忽苦瘧痢並作纏綿至今發生之念未輟而汝週年忌日又至矣豈不悲哉記得病中檢出汝遺箱一隻彙有論揭若干道今已重錄進呈汝之孝思備寄于此而吾亦藉此爲汝子孫無窮之計乃舊有冤汝及我肆心肆口欺天欺人蓋必欲殺我而後已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爲此發憤草成辯疏頗自王肅公文庫卷之十一 四十三
抒泄然終以汝遺誠隱忍刪去十之八九止存三王並封一款以出月中旬上之汝之有靈或當爲乃公游魂變化託夢帝前以白吾父子之冤而吾亦求于夢中一相見自此以往萬緣萬想永絕矣故事父爲子服僅期而余不忍釋也必不得已或且暫御道人冠履見客以終吾世以畢吾懷耳

王文肅公榮哀錄附卷之十三

尚寶司司丞孫男王時敏校梓

勅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惟詞林之臣朝夕左右以備編摩資啓沃也厥職清華選皆精妙自非學行優而綽有公輔之望者其曷稱諸爾翰林院編修王錫爵性資清雅學問閎深首擢南宮遂登上甲

王肅公文庫卷之十三

是用試以史職功譽彌崇可謂大受之才足副

朕之簡求者茲以考績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爾身居禁近則樞機之務其所與聞朕所望於爾者又有出於文章之外徃其懋圖以俟柄用欽哉

嘉靖四十四年五月十八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嗣宅丕緒尊奉

慈闈與中外同其休喜兩都庶寮褒賚均焉而
別翰署官僚之重哉爾南京翰林院掌院事右
春坊右諭德王錫爵學蘊純明志操修潔進則
文詞經義陳力禁垣出則行誼風采率先胄教
薦躋官諭往攝詞林雖職務最簡於留曹而清
華不殊于選列粵茲大慶爾與承之是用授爾
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夫禁從論思式資儒彥
儲閣羽翼必簡多聞即南北異地其以蓄德養
望一也深造遠圖以需隆寄則予一人汝嘉欽
哉

聖訓公案錄卷之十三

二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升號

兩宮敷恩四海惟予卿士咸共嘉休朕茲講幄
之良芳陟宮端之重簡遴斯切褒序宜先爾詹事
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王錫爵冲
懷邃蓄介節清修富華國之文章蘊格心之學
術自史垣宮案休問歷宣北學南雍芳規並著

晉貳儲闈之秩仍叅翰學之班六籍微言聞箴
規于納牖

兩朝信史資潤色以成編嘉乃忠勞擢之端尹
而爾表儀方峻器識淵弘師望于是咸歸庶常
有所矜式屬茲慶賚可後寵褒是用授爾階通
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秩宗爲禮樂之司學士
有論思之寄爾膺茲新命佇有崇躋尚篤初忱
益臻偉績秉寅清于夙夜往惟汝諸務敦學于
始終其副朕志欽哉

聖訓公案錄卷之十三

二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丕承鴻緒光啟燕謀嘉與名賢勸
成大典惟亮工熙載中樞之倚眷方殷而闡烈
揚謨東觀之編摩適就可無褒寵以荅勤勞爾
太子少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錫爵學
冠人羣德爲世表蘊尊主匡時之畧而守之以
方嚴秉蕪頑立儒之操而出之以亮直粵自詞
垣之洊歷以暨揆路之延登載筆橫經英聲卓

起掄才造士願望咸歸蔚然華國之文章雅有
立朝之風節陳情南省力扶父子之綱拜命東
山道際君臣之會才誠兩合謀斷兼長定衆論
之紛紜屹如山嶽叅萬機於密勿和若鹽梅經
綸方藉於同心典制爰資于特筆爾勞維茂朕
志允諧是用授爾階資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
殿秩亞于孤卿懋贊燮和之偉績宮階聯於四
輔佇聞德義之訏謨予欲率由舊章修文武顯
承之業爾尚恪遵成憲稟蕭曹畫一之規畏此

聖訓公案哀錄

卷之十三

四

簡書光于竹帛欽哉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寅奉天工勤思政本爰登鴻碩克
副倚毗聯周官四輔之班奏虞廷三載之最陟
明惟允懋賞宜先爾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王錫爵介節清操淵秉偉略峻風神
于山立符望實於巖瞻自踐禁林洎躋台席秉
孤貞而回俗化兼忠孝以植綱常樂道畎畝之

中幡然幣聘運籌帷幄之內屹若鼎承國是獨
持既片言而消羣議廟謨叅決恒一日而襄萬
幾丕著勛猷素懷冲挹咎在成書之日未盡敷
功茲當底績之期允宜進律翼儲皇而作保齒
胄子日延恩肆舉舊章載頒新綍茲特授爾階
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正色立朝周室倚畢
公之弼亮同心匡辟商宗賴傳說日對揚朕方
留意太平卿乃媿休前列光佐垂裳之治益宣
補衮之猷欽哉

聖訓公案哀錄

卷之十三

五

初任翰林院編修

二任復除翰林院編修

三任南京國子監司業

四任國子監司業

五任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六任右春坊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

七任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

八任翰林院侍講學士

九任國子監祭酒

十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署掌
府事

十一任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
院事

十二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
事

十三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十四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十五任太子少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十六任今職

存問勅二道

皇帝勅諭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王錫爵卿等贊襄密勿輔朕有年前屢

朕册立朕志已定待期舉行但因賁
直沽名之輩屢來激沮故從延緩知卿等忠言
至計尚鬱于懷今元子氣體充盈學業精進已
册立爲皇太子冠婚並舉暨諸子封爲福王瑞
王惠王桂王率文武百官奉册寶加上

聖母尊號曰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國本已定慶
溢宮庭念卿等家居係心良勿茲遣官齋勅存
問仍令該布政司官辦備羊酒花銀五十兩絲
段四表裏一同持送以示優眷卿其加餐自愛
特諭知之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皇帝勅諭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王錫爵惟卿贊襄多年始終一德雖居林壑忠

愛不忘國有吉祥諒同歡慶今者

聖母萬壽六表親見曾孫泰治

慈闈鼎安

宗社遘厥慶源加上

聖母尊號曰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敬修盛
典備極

可獨後哉茲遣官齎勅存問特命所司備花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并羊酒一同持送以示優眷卿其加餐自愛特諭知之

萬曆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禮部擬謚揭帖

文肅

勤學好問正已攝下

文介

敏而好學執一不遷

御筆欽點文肅

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

王文肅公榮哀錄

卷之十三

八

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王錫爵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弼予弘道久據黃閣之忠用汝作霖更繫蒼生之望惜徵蒲之未就忽廣柳之先乘朝論其悲予心彌惻爾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秉心介直執德剛方擢自巍科遴于法從由史垣而登翰長

雅推華國文章逮卿謚曰陟元僚茂著立朝事

業契合庶幾于一德經綸獨運乎寸心倚毗方

隆乞歸遽切睠國家之多事需耆舊以仔肩載

馳星使之車召及台垣之席命言久宿讓德彌

光當進退艱難之時猶思獻替及生歿呼吸之

頃尚露封章忠謨可泣鬼神石畫允爲著鑑遐

哉臣軌宜有崇褒茲特贈爾爲太保謚文肅錫

之誥命於戲殫忠報國勛猷彪炳乎綸扉增秩

易名渥典燁煌乎策府歆茲紫綬賁乃玄扃

王文肅公榮哀錄

卷之十三

九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初七日

諭祭文

維

萬曆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皇帝遣直隸蘇州府知府趙世祿

諭祭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王錫爵曰惟卿忠貞直

亮清介剛方文章允冠乎士林孝友久孚于閭

黨歷躋華貫簡任揆衡正色立朝百辟具瞻其

丰采殫心謀國萬幾悉賴以贊襄方當群言置
競之時卓有獨力主持之見知必言而言必盡
逆耳常聞過歸已而善歸君苦心尤切每憂時
而憔悴期納約以幹旋馳召至三堅辭如一尋
聞殞謝益重哀傷恩數備隆服承無斁

諭祭首七文七七文同
百日文同

維

萬曆三十九年正月初六日

皇帝遣直隸蘇州府知府趙世祿

王肅公榮哀錄卷之十三

十一

諭祭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王錫爵曰惟卿峻節不
阿堅操有定雖處成功之美未忘補過之忠世
仰正人朝資良弼淪沮忽計首七聿臨載錫祭

進靈其款服

諭祭替年文再月文同
禪服文同

維

萬曆三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皇帝遣直隸蘇州府知府趙世祿

諭祭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王錫爵曰惟卿年高德
劭論定品彰身已化爲星辰明河傷于日月典
刑既遠歲序易遷爰及期年復頒諭祭睽惟異
數同展遐思

諭祭下葬文

維

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

皇帝遣直隸蘇州府知府林紹明

王肅公榮哀錄卷之十三

十一

諭祭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王錫爵曰惟卿社稷名
臣鼎彝懋績允矣龍雲之輔庶幾魚水之歡久
下鋒車忽埋玉樹加遽頻及幽隧式光靈爽如
存歆承有恪

題疏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臣徐民式謹

題爲境內大臣病故事據蘇州府太倉州申稱

據本州官屬王忠呈稱義祖大學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錫爵於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病故等因申報到臣據此理合具本專差舍人馬大化齎捧謹具題

知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題疏

大學士臣葉向高謹

題爲病故輔臣事據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家人王忠報稱本官

於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家病故

賈有遺疏奏

聞臣忝同官不勝悲悼看得臣錫爵忠貞天植剛介性成初入詞林已負天下之望晚登綸閣

益承明主之知贊襄備極其勤勞擔任罔知乎謫戡迫蒲輪之

再召以伏枕而頻辭子牟戀闕之忠不忘夢寐

山甫補袞之志無替生平蓋真憂國之蓋臣而清時之碩輔也臣尚望其龜勉趨

朝共圖佐理何期一旦遂爾淪亡兼之家難頻仍孤孫幼弱身後情事尤可憫傷

聖明聞之必爲動念所有應得

卹典伏乞

勅下禮部從厚查例上

請以彰

朝廷優禮元輔之意臣未敢擅便謹題請

聖旨首輔王錫爵

臣奉

聖旨首輔王錫爵

勉前來贊襄治理覽卿奏知已

應得卹典着該部從優查例來看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禮部署部事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翁正春等謹

題爲病故輔臣事祠祭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

抄出大學士葉向高題據少保兼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王錫爵於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病故等因申報到臣據此理合具本專差舍人馬大化齎捧謹具題

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家人王忠報稱
本官于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家
病故齋有遺疏奏

聞臣忝同官不勝悲悼看得臣錫爵忠貞天植
剛介性成初入詞林已負天下之望晚登
綸閣益承

明主之知贊襄備極其勤勞擔任罔知乎謫議
追蒲輪之

再召以伏枕而頻辭子牟戀闕之忠不忘夢寐
王文肅公集卷之十三

山甫補衮之志無替生平益真憂國之盡臣清
時之碩輔也臣尚望其黽勉趨

朝共圖佐理何期一旦遂爾淪亡兼之家難頻
仍孤孫幼弱身後情事尤可憫傷

聖明聞之必爲動念所有應得
卹典伏乞

勅下禮部從厚查例上
請以彰

朝廷優禮元輔之意等因奉

聖旨首輔王錫爵忠誠直亮夙著勤勞甚望黽
勉前來替襄治理覽卿奏知已淪逝深惻朕懷
應得卹典着該部從優查例來看欽此欽遵抄
出到部送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卹典條例內開凡一品官病故者
祭九壇及查萬曆十三年十月內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四維在籍病
故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准照例與祭四壇差官造葬還與他謚
王文肅公集卷之十三

欽此又查得萬曆二十九年九月內少傅兼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趙志臯在任
病故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趙志臯爲朕首輔弼亮多年准照例與
祭葬仍加祭四壇差官護送還鄉還與他謚欽
此又查得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內少保兼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朱賡在任病
故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朱賡係講官又居首輔啟沃贊襄勤勞

茂著准照例與祭葬仍加祭四壇差官護送還鄉還與他謚欽此又查得萬曆二十六年七月內伊妻夫人朱氏病故已經造有墳壙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王錫爵在籍病故除贈廕移咨吏部施行及輟朝日期另題外今照例與祭九壇恭候

命下行翰林院撰文直隸蘇州府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品香紙就遣本府掌印官致祭及行工部應付棺木差官開壙合葬及照本官矢志

王文肅公集

卷之三

十六

忠清秉心介直宏文博學早蜚翰苑之聲峻節矯修雅繁中朝之望及叅機筦特荷

眷知當官府漸隔之時既多齟齬值上下相疑之日未易幹旋然誨以牖通機由巷遇匡扶力殫潛挽

內降之綸啟沃心勞豫開承華之席遂急流而勇退爰守道以完名迨夫黃閣再徵仍以青山終老抱之孤立一意未免多忤而少茹要其繼絕深衷惟知愛

君而憂國忠存遺疏論定蓋棺宜有殊恩用彰名碩所據加祭壇數與

賜謚易名在往昔已有獎章况從優奉有

明旨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明裁定

勅下臣部欽遵施行奉

聖旨王錫爵位居首輔功懋贊襄准照例與祭

王文肅公集

卷之三

十七

奏加祭四壇開壙合葬還與他謚

萬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吏部尚書太子太保臣孫丕揚等謹

題為病故輔臣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准禮部咨該本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禮科抄出大學士葉向高題稱原任少保兼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家

人王忠報稱本官于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

九日在家病故賁有遺疏奏

聞臣忝同官不勝悲悼看得王錫爵忠貞天植
剛介性成初入詞林已負天下之望晚登

綸閣益承

明主之知贊襄備極其勤勞擔任罔知乎謫議
迨蒲輪之

再召以伏枕而頻辭子牟戀闕之忠不忘夢寐
山甫補袞之志無替生平蓋真愛國之蓋臣而
清時之碩輔也臣尚望其勉趨

朝共圖佐理何期一旦遽爾淪亡兼之家難頻

王錫爵

卷之三

十九

仍孤孫幼弱身後情事尤可憫傷

聖明聞之必爲動念所有應得

卹典伏乞

勅下禮部從厚查例上

請以彰

朝廷優禮元輔之意等因奉

聖旨是王錫爵位居首輔功懋贊襄准照例與
祭葬仍加祭四壇開壙合葬還與他謚欽此欽
遵咨部送司查得弘治四年五月內爲此比例乞

恩贈謚事節奉

奉宗皇帝聖旨今後有乞恩贈謚的係部裡還
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不許一槩徇情比
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欽遵及檢照諸司職掌
內開文官一品至五品照依生前散官果有功
績合加封者例與加贈又查得萬曆十三年十
二月內該禮部咨開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四維守制在家病故
請給贈廕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王錫爵

卷之三

十九

聖旨張四維准贈太師還廕一子與做尚寶司
司丞欽此又查得萬曆二十九年九月內該禮
部咨開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趙志臯在任病故請給贈廕等因該
本部覆題奉

聖旨趙志臯准贈太傅還廕一子與做尚寶司
司丞欽此又查得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內該
禮部咨開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
華殿大學士朱賡在任病故請給贈廕等因該

本部覆題奉

聖旨朱賡准贈太保還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欽此欽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禮部咨開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錫爵在家病故請給贈廕一節爲照本官清貞絕俗鯁亮忘身李泌定策而還山何慙紫谷子牟辭榮而戀闕豈謝黃樞雖任天下以爲心竟棄人間而自遂生前簡在海蒙

王錫爵奏錄卷之十三

二十一

特達之知歟後

恩暉宜食勲庸之報所據贈廕既查有大學士張四維等事例相同相應題

請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緣係贈廕事理謹題請

旨奉

聖旨王組

對准贈太保還廕一子與做尚寶司

司丞

萬曆三十九年六月十九日

工部造墳劄付

工部爲病故輔臣事書墳端字一千五百九十一號勘合仰直隸蘇州府比號相同照依後開事件作速完報施行須至劄付者

計開

一件前事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本部題准禮部咨禮科抄出大學士葉

王錫爵奏錄

卷之十三

二十二

題據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

家人王忠報稱本官于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家病故賁有遺疏奏

聞臣忝同官不勝悲悼看得王忠貞天植剛

介性成初入詞林已負天下之望晚登

綸閣益承

明主之知贊襄備極其勤勞擔任罔知乎謫議

迫蒲輪之

再召以伏枕而頻辭子牟戀闕之忠不忘夢寐

山甫補袞之志無替生平蓋真憂國之蓋臣而清時之碩輔也臣尚望其黽勉趨

朝共圖佐理何期一旦遽爾淪亡兼之家難頻仍孤孫幼弱身後情事尤可憫傷

聖明聞之必爲動念所有應得

卹典伏乞

勅下禮部從厚查例上

請以彰

朝廷優禮元輔之意等因奉

聖旨首輔王錫爵忠誠直亮夙著勤勞甚望

二十

勉前來贊襄治理覽卿奏知已淪逝深惻朕懷應得卹典着該部從優查例來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卹典條例內開凡一品官病故者祭九壇及查萬曆十三年十月內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四維在籍病故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准照例與祭仍加祭四壇差官造葬還

與他謚欽此又查得萬曆二十九年九月內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趙志臯在任病故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趙志臯爲朕首輔弼亮多年准照例與祭葬仍加祭四壇差官護送還鄉還與他謚欽此又查得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內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朱賡在任病故該本部題奉

聖旨是朱賡原係講官又居首輔啟沃贊襄勤勞茂著准照例與祭葬仍加祭四壇差官護送還鄉還與他謚欽此又查得萬曆二十九年七

二十

月內伊妻夫人朱氏病故已經造有墳壙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在籍病故除贈廕移咨吏部施行及輟朝日期另題外合照例與祭九壇及行工部應付棺木差官開壙合葬及照本官矢志忠清秉心介直宏文博學早輪苑之聲峻節矯修雅繫中朝之望及參機筦特

荷

眷知當宮府漸隔之時既多齟齬值上下相疑之日未易幹旋然誨以牘通機由巷遇匡扶力殫潛挽

內降之綸啟沃心勞預開承華之席遂急流而勇退爰守道以完名迨夫黃閣再徵仍以青山終老揔之孤立一意未免多忤而少茹要其繼纔深秉惟知愛君而憂國忠存遺疏論定蓋棺宜有

聖旨

卷之十三

二十四

殊恩用彰名碩所據加祭壇數與

賜謚易名在往昔已有褒章况從優奉有

明旨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明裁定

勅下臣部欽遵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王錫爵位居首輔功懋贊襄准照例與祭仍加祭四壇開壙合葬還與他謚欽此欽遵

咨部送司查得正德六年六月內該本部爲審時省禮以寬民力事議得病故大臣開壙合葬者不分品級崇卑止與夫匠五十名轉行有司措給喪家不必差官中間果有功德昭彰聞望素著曾立邊務建立奇功經帷纂修効勞年久者照例差官開壙合葬俱聽本部臨時斟酌奏

請定奪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造墳開壙工料價銀則例都

聖旨

卷之十三

二十五

准擬行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在卷案查萬曆二

十九年十月內翰林院編修王 奏討母夫人

朱氏卹典給與一品墳價訖今該前因通查案

呈到部看得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王 在籍病故例因開壙合葬爲照

本官

二朝耆彥一代宗工蚤蜚翰苑之英雅著清時

望忤時抗忠凜風節以獨持受命登樞荷寵

特簡忠愛心勞于故沃憂危力殫于匡扶十載
溫園詎謂無心 魏闕再蒙

環召益堅高臥東山餘忠不替于彌留大義克
全于終始宜昭異數用賁幽原例應差官開壙
合葬及查本部司屬官員各有差點不敷委用
行准禮部咨送行人司行人魏光國前來堪以
差委相應題

請叅候

命下本部照例給批定限行兵部應付本官前

王文肅公奏錄

卷之十三

二十六

去直隸蘇州府比號相同着落當該官吏將本
官開壙夫匠五十名每名出銀一兩棺木一付
行屬派辦徵給喪家該府堂上官一員會同本
部差官前去墳所依式督理開壙合葬畢日備
將給過銀兩數目造冊

奏繳仍具數報部查考等因萬曆三十九年四

月初四日本部署部事右侍郎劉 等具

題初八日奉

聖旨是 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劄依本

部

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右劄付直隸蘇州府准此

萬曆三十九年四月

日對同都吏王勛

屯田司掌印官看訖

禮部劄付

禮部爲行移勘合事今填功字一千六百一十

七號勘合劄付直隸蘇州府比號施行須至劄

王文肅公奏錄

卷之十三

二十七

付者

一件爲病故輔臣事精膳清吏司案呈准祠祭

清吏司付奉本部連送該本部題本司案呈奉

本部送禮科抄出葉

題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王 卹典等因奉

聖旨首輔王錫爵忠誠直亮夙著勤勞甚望臆

勉前來贊襄治理覽卿奏知已淪逝深惻朕懷

應得卹典著該部從優查例來看欽此欽遵抄

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少保兼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王 在籍病故除贈
廕移咨吏部施行及照本官矢志忠清秉心介
直宏文博學早蜚翰苑之聲峻節矯修雅繫中
朝之望及參機莞特荷

睿知當官府漸隔之時既多齟齬值上下相疑
之日未易幹旋然誨以端通機由巷遇匡扶力
殫潛挽內降之綸故沃心勞豫開承華之席遂
急流而勇退爰守道以完名迨夫黃閣再徵仍

王文肅公榮東錄

卷之十三

二十八

以青山終老摠之孤立一意未免多忤而少茹
要其繾綣深衷惟知愛君而憂國忠存遺疏論
定蓋棺宜有

殊恩用彰名碩所據加祭壇數與

賜謚易名在徃昔已有獎章况從優奉有

明旨等因奉

聖旨是王錫爵位居首輔功懋贊襄准照例與
祭仍加祭四壇開擴合葬還與他謚欽此欽遵
擬合施行爲此合就連送仰付該司類行直隸

蘇州府轉屬支給官錢買辦祭物香燭紙就遣
本府掌印官致祭仍將用過官錢開報戶部知
數毋得因而科擾不便今祭文謚號翰林院撰
出到部連送到司合付前去煩爲類填施行等
因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劄付直隸蘇
州府照依勘合內事理一體遵奉施行

計開

祭品

猪一口 羊一羴 饅頭五分

王文肅公榮東錄

卷之十三

二十九

果子五色每色五片按酒五盤 鳳鷄一隻

燂骨一塊 燂魚一尾 魚湯一分

鷄湯一分 酥餅酥餛各四箇

降真香一炷 燭一對無焚燭紙一百張

酒二瓶 右劄付直隸蘇州府准此

萬曆三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對同都吏萬邦憲

病故輔臣事

蘇州府功字一千六百十七號

王文肅公榮哀錄附

尚寶司司丞孫男王時敏校

明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王公墓誌
銘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太
倉王公始以禮侍家居而

上簡置弼臣召公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叅機密秩滿加太子太保進武英殿越七年賜
告省觀

告省觀

上手詔趣還政府踰年復移疾歸加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然

上猶咨咨念公也又十有三年復召起公加少
保先後凡三召公再予告而三晉秩皆前此所
未有公累疏辭謝并以密奏納忠遂堅臥不出
以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于里

上聞震悼輟一日視朝賜祭十三壇遣官治葬
贈太保謚文肅廕孫尚寶丞蓋殊數也將葬其

孫時敏以焦太史竑狀來徵銘嗟嗟予出處進

退與公相終始深知公亦痛悼公而忍無詞焉

以銘公諱錫爵字元馭別號荆石其先自太原

徙吳居嘉定之南鄉寺溝已割隸太倉爲州人

代有隱德曾祖銑祖湧皆以公貴贈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父夢祥累封詹事贈

亦如之母吳氏封一品太夫人公生有異兆神

藻秀發髻年爲諸生聲籍甚嘉靖戊午舉京兆

魁其經壬戌禮部試第一對大廷賜及第第二

授翰林院編修隆慶初纂修國史典誥勅歷兩

京國子司業遷右中允尋以右諭德掌南院

上登極召回坊充

穆宗實錄副總裁書成陞侍講學士予四品服

尋遷國子祭酒申飭功令以積分厲士令勲閭

赴監習禮如

國初法已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署府

事尋掌院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書成陞詹事掌院如故已轉

禮部右侍郎江陵相之奪情也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疏諶之禍且不測公率詞林諸臣緩頰江陵所語半江陵投袂入公前引裾畢其詞詞頗峻江陵固心嘆公兩人杖闕下公持之慟厚爲餽廩送之郊江陵請三月假歸治喪未滿期而陽城太宰要諸司請亟召還疏既入使吏持牘視公請署公擲筆不署曰此諂也而妄汗人叱吏去江陵聞益嘆公公遂以省親乞歸謁辭江陵有諷語江陵爲之變色久之臺省兩人王文肅公榮哀錄卷之十四 三

阿意論公以曇陽事予持其章擬報聞江陵亦迫公議未有以難也當是時公名大重論者以擬洛中司馬江陵沒

上始親政采羣望而用公公既立朝持論侃侃常斥阿附抑躁競絕不以江陵時事爲趨舍言官有微知

上意擊去權璫而特功驕恣者以

壽官事啟繫傾排大臣公抗疏折其邪妄

詔鑄三秩異議爲之少息公害言

朝廷宜裁恩澤士大夫宜重廉耻凡叙功恩賚一切辭避既滿一品考始晉一階其廉讓如此國本未定巨璫鯨蓄異意陰陽其間適有章劾公與予決策除之而御史馬象乾論鯨侵輔臣上怒欲下詔獄廷杖公與予力救乃免庚寅元日

上召閣臣入見于毓德宮論奏良久既宥雒于仁妄言以

上命責數鯨璫畢乃共以建儲請

王文肅公榮哀錄

卷之十四

四

上召 皇長子及 皇三子皆至

上指示皇長子以嬰弱爲詞乃退而上疏請冊立豫教

上曰候旨行毋煩擾以間天性公言凡稱間者貴而使賤之親而使疎之也今

上親挈元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勸冊立以成

上之所欲貴又因請豫教以成

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也又言建儲一事前有

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屢奉之明旨公有兩都臣僚之合奏私有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京城之流言達有海內之屬望而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

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敢苟順一言詞尤剴切

上乃曰冊立元儲倫序已定少待時日舉行又曰朕以誠待天下豈有溺愛偏執之意俟過十

王文肅公奏錄

卷之十四

五

齡冊立豫教當並舉且禁臣下無激聒公語人

曰

聖意無他祇欲歸之獨斷吾輩當靜聽不當顯諍矣公既歸省而部臣復有請者

上怒爲之改期閣中以去就爭不能得公聞以爲大計垂成而爲少年所撓阻意常憾之既還

朝首請

召對欲面陳冊儲事

上復稱引

祖訓立嫡條欲封三皇子皆爲王侯

中宮無出再行冊立今公撰諭公倉卒擬進隨疏言待嫡之說向不聞

上言言自今始臣等何以奉行昔漢宋母后有養育庶子故事請今皇長子以

中宮爲母早定大典

上不許曰奈何以僞亂真竟以並封諭下禮部廷中大譁言者多咎公公請九卿會議及面陳可否

王文肅公奏錄

卷之十四

六

上不允公乃以各諭失詳引咎

上曰卿自引咎直朕何地於是並封議罷而冊立之期愈緩矣時彗星入紫微垣公密疏言天象示異宜以吉典禳之

上不省公請益力

上乃召公入見于煖閣稱公忠孝兩全公對曰臣今日正恐忠孝兩負臣茲效忠惟冊儲爲首

務耳

上猶欲少待公退而具疏凡十上纒纒萬言至

于宮禁流傳其事秘外廷莫敢言者公獨抗言之

上乃許明春豫教出閣仍欲與 皇三子並舉公請先後行以示等差已裁酌侍班講讀選用詞臣及閣臣入侍悉用東宮禮天下始曉然知儲位之默定又數年以冊立

詔存問公于家而公喜可知也曰吾向所劇心苦口而爭者今完局矣海內奉詔書率手額爲宗社慶不知公開導轉移之難也公與子共事王文肅公案東錄卷之十四 七
七年以首揆柄政者二年其風節凜凜毅然不可奪而用意忠厚論議常持大體尤愛惜人才保護忠諫之士畿民有以開礦爲言者下撫按官審核未報而

上使中涓問閣中公荅言開礦必當聚衆聚衆必當防亂且工費得不償失而徒令所在騷動以國家窘急示四夷大不便事得中止洮河失事廷議欲罷款決戰公歎曰審爾則熙河之禍不旋踵矣第飭邊備別虜順逆爲撫剿其勢自

定與子力持之邊境卒安朝鮮用兵公從中料兵食處降倭及以詔書慰撫將士人人感悅兩河大飢公請捐俸助賑

上乃出內帑自兩宮后妃皆有助因遣官散給全活以萬億計海內歌詠

聖澤皆公發之也時訛言煩興爭以攻訐政地爲豪舉戊子鄉試公子衡爲舉首則疑癸巳京察考功郎被論則疑或觸

上怒嚴旨切責及非常處分則疑公雖稍自別王文肅公案東錄卷之十四 八

白而往往曲爲申救有以遣戍得免以黜降得薄罰者人不以德公而更以影響揣摩求多於公公視之泊如也因進泰交用人兩疏大指在王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言事者與當事者交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一政體其廢謫諸臣宜分別錄用以收人心變風俗議雖不行而公之心事已足暴於天下矣公旣以憂勞成疾兄上下否昂積習難挽遂決去志

上數遣中使臨視鴻臚宣諭見公病損一日度

不可留乃

聽許仍特賜銀幣易新銜以歸歸數月而太夫人卒褒卹特厚馳手詔慰公歲丁未復召起公公懇辭

詔敦趣愈急公念往時在閣公疏或不能得而常得之密奏則科條數事人情所睚眦而望興革者以密揭進冀以感動

上意而臺省有中訶者故謬其詞以扼公意蓋忌公復出而不知公雅尚高潔遺榮若敝屣安

肯以既老病身立于瀾翻鼎沸之中捍履而行獨是乎夫君臣之遇難矣

上眷公獨深倚任公獨重先後賞賚皆踰格起等不可勝數其病也至出御前褻蹕爲公祈禳數犯顏色而不忤僂指宮闈事而不疑去國且踰一紀矣而猶以

特詔徵用大臣遇主之榮未有如公者然公志不盡行言不盡售迨易簀而不忘忠愛之惓惓意若有遺憾者予之痛悼公以此公同考會試

王文肅公集東錄

卷之十四

九

者二主鄉試及會試各一所簡拔多名士其文

詞妙天下人得公片言皆寶愛而傳誦之生平

性至孝事封公於家及奉太夫人於邸色養備

謹居喪哀毀踰制與弟學憲君門爵友愛尤篤

居里中儉素如寒士敝車縵袍人不知其既貴

也者與人交和煦謙下每與少賤者均禮宗黨

交游人人德公至意所不可亦正色直言無所

阿徇月旦以公爲儀表以非公大業不悉載云

公生嘉靖甲午七月廿有一日年七十有七配

王文肅公集東錄

卷之十四

十一

朱氏累封一品夫人子男一衡辛丑進士及第

第二人翰林編修娶金氏繼徐繼馮女三長適

中書舍人周秉忠次適太學生吳嘉徵中即世

所稱曇陽以貞節蛻化者孫男二長鳴虞授中

書舍人聘予孫女未任而卒次時敏授尚寶司

司丞娶李氏翰林編修胤昌女孫女六長適庠

生李穀次適錦衣徐本高太學生吳鳴璫李宗

之庠生黃翼聖一尚幼曾孫長履清聘進士黃

元會女次履任時敏出萬曆癸丑二月八日葬

公于郡城西鳳皇墩之新阡

上賜也銘曰惟

皇在宥解紱更始眷求良弼以襄至理矯矯文肅翹楚詞林直節高標簡在

帝心鋒車到門溫綸崇秩公來徐徐晉參機密昌言大計首重元儲出有補牘入有伏蒲爰開講筵以熙睿學青宮默定屹如山岳煩囂崛起釣奇弋名莠言蔓詞乃千震霆公請曲全以弘聖度濟威薄譴維公之故彼哉驚然反戈嚮公

王文肅公集哀錄

卷之十四

十一

公靡德色亦無愠容公之立朝忠厚正直當其格君誠意懇惻曰惟泰交乃歸蕩平曰惟惜才乃洽物情開誠布公袞闕斯補顯諍密移良工獨苦齋志奉身

皇則念之虛席待公公忽乘箕爰有卹恩以酬名碩峻秩嘉名俎豆寔交吳門樂丘公宅于斯琢石埋詞爲示無期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知制誥

經筵總裁 國史 會典 予告 存問年卷弟申時行撰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前兵科都給事中侍 經筵門生張輔之頓首篆蓋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

欽差浙江按察司按察使前工部都水司郎中門下眷晚學生王在晉頓首書丹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荆石王公神

王文肅公集哀錄

卷之十四

十二

道碑

歲丁未

上從大學士山陰朱公之請益置閣臣爲東阿于公晉江李公而予亦忝附又

特召太倉王公爲之長公累疏懇辭

上終不聽遷延三歲餘而公竟沒里中

上聞震悼命禮臣議卹加等祭視令甲加四官加太保易其名曰文肅官其孫時敏爲尚寶司丞將葬而寶丞君以下爲公門下士又同官請

爲碑以樹于墓道予雖智不足以知公然嘗竊窺其大者自

今皇帝御極四十年輔弼之臣更十餘曹承恩顧者不乏然求其始終信任禮遇隆渥庶幾腹心手足之誼罕有及公此雖

明主知人之哲而要公之所以遇合結知亦自有道非人所易及耳公束髮操修即自矜勵通籍近五十年未嘗有尺寸濡染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一也以高第重名旦夕取卿相而進

王文肅公集

卷之十四

十三

取甚恬一不合即引去其在政地絕不求恩澤每當遷叙必引分推辭發於至誠乞養乞歸無虛日

人主惟恐其不留二也所爲文章窮極變化而尤善開陳凡有論奏輒先歸美於

上紆迴曲折意苦而言甘使

人主讀之常以爲愛已親已而忘其拂逆三也上神聖軋綱獨攬不欲臣下比周雷同公侃侃發舒時與廷論相抵牾故言者愈多而

上愈信以爲能擔當任怨四也蓋公在位若干年所被

溫綸無筭率如家人語其病也

上至出帑金命道流爲祈福旣去而思之不置十年後猶從田間召起可謂君臣相得之至者矣方公爲禮部侍郎江陵張公奪情事起翰林吳趙二公疏先入禍且叵測公約諸翰林詣江陵爲解不得見公徑造喪次牽裾切言卒不聽二公廷杖去公贐而送之比江陵假歸九卿疏

王文肅公集

卷之十四

十四

請趣還朝強公署名公擲筆起遂乞省覲歸天下人固以不附江陵重公然其後張氏敗公復貽書執政爲營護不隨人下石也里居數年以禮部尚書

召入閣時長洲申公爲首輔方與二三言官爭壽官事公助申公甚力復與申公謀逐大璫鯨而救馬御史象乾李給事沂皆紕璫者公子衡領解北畿禮部郎高桂有所摘挾併及衡公生平自負無私且吾子才奈何被此名疏辨殊激

饒比部伸緣此詆公譴去公亦自悔是後以

冊立事舉朝力爭上下相持紛紜者累歲公苦

心調護其間人尚不盡亮久之乃白始

上以庚寅元日

召見四輔臣手擁元子令前諦視隨出雜評

事疏于袖中欲繫治之賴公與申公言而止公

退而偕同官疏請冊立豫教

上札諭分冊立豫教爲兩事而罪請者爲離間

公力辯離間之說隨以豫教請

王文肅公集哀錄

卷之十四

十五

上不報公又屢疏申請且謂此事合天下之公

心而臨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

皇上必不可差舉一念臣等必不敢苟順一言

語甚切至

上諭公倫序已定朕無溺愛偏執之情直少須

耳公語同官曰

上意如此吾輩當靜俟密陳勿顯諍亡何公以

太夫人病乞假歸省

上屢促公還朝七辭不允既入而

上忽以待嫡爲言欲三王並封公言待嫡之說

臣未之前聞安敢奉

詔無已則令元子母

中宮而正儲位前代有故事也遂擬兩諭進

上報以偽亂真朕不爲其下並封諭議者力言

其不可且以諭出自公語侵公公亦堅請收成

命息衆譟又深自引罪

王文肅公集哀錄

卷之十四

十六

上不得已從之而朱寺丞維京王給事如堅各

以請冊立謫戍公申救得免彗星入紫微垣公

上言微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大典

可禳此變頃之

上獨召公于煖閣公頓首請

上猶欲少待公曰元子年已十三尚何待退

而疏請者六遂奉諭敕出閣之命然尚欲與

皇三子竝出公請先後出以示等差

上報可其官僚儀從悉視東宮于是天下始曉

然知

上意之無他而元良之有屬矣公自念

國本已定可決歸計連章懇請

上甚難於聽公而重違其意久之乃允制詞至

以朕之不逮有累于卿爲言聞者感動公爲政

日嘗請賑江南之荒止逋糧代輸之議吳民賴

以全活西虜內犯言者多欲罷款決戰公條便

宜言款不可罷戰不可輕當羈縻勿絕而內自

爲防塞事遂定贖稅初興公歷陳諸不便狀而

王文肅公集東錄

卷之十四

十七

不能奪考察拾遺銓部與省垣意異功郎趙南

星以強直罷言者疑公有所左右公具疏自明

復陳泰交要務其大指在主與臣交大臣與小

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其他忠

獻石畫具在奏議中者未易更僕然槩其初終

則無如東朝事爲大其後

冊立禮成

天子猶遣慰公于家

璽書惓惓明夙意焉公之再起

上實倚重公展未竟之猷而世人猶緣飾往事

相與尼公公亦終不置辯但數上書言身病子

病不能赴召而已迨子衡沒公哭泣哀傷不復

言世事亡何遂不起矣公沒後而士大夫竟復

思公稱其行品無間言也公諱錫爵字元馭別

號荆石其先太原人徙嘉定之南鄉寺溝後割

隸太倉州遂爲州人先世曰謙爲莆田縣丞通

傳曰侃曰銑曰湧曰夢祥爲鴻臚序班鴻臚娶

于吳生公自鴻臚公而上三世皆贈太子太保

王文肅公集東錄

卷之十四

十八

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生有萬爵飛鳴之

異故以命名十二補弟子貞戊午魁南畿壬戌

首南宮薦廷對第二人授編修轉國子司業

徙北晉中允以右諭德掌南翰林院

召回掌坊事典畿試錄文出爲世傳誦以

穆廟實錄成晉侍講學士加四品服晉國子祭

酒規條甚肅即勲胄皆廩廩就繩範晉少詹事

克

世廟實錄副總裁書成晉詹事隨晉禮部右侍

即在內閣以 會典成晉太子太保辭改太子少傅滿考加太子太保 予告歸加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以少保

召起其生爲嘉靖甲午年七月二十一日沒爲萬曆庚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得年七十有七配朱氏封一品夫人子一即衡翰林院編修女三孫男二長鳴虞次即時敏公容貌灑然若不勝衣而強毅方正之氣觸事輒發延接士大夫遠近挹損執禮甚恭而意所不合亦不輕假借

王東原公集卷之十四

十九

廷委寄庶幾若王文正公猶不能盡行

其志以去而况於起自疎逖庸劣愚競如予者哉乃公於進退之際則綽然矣此予所以思也因爲之銘銘曰

斗極之靈降于婁東炳炳煌煌曰惟王公公來自天導以萬爵鳳采鸞姿翱翔寥廓集于虞庭噦噦其聲爲時儀羽作

帝股肱初冠南宮旋躋禁苑才則兼長行惟慕猗赫赫柄臣其勢方張如瀾斯潰公障其狂高臥東山蒼生引領曷不徵還魁柄是秉既登揆

王東原公集卷之十四

二十四

二十

席精白矢心有謀必告無言不謀盈庭斷斷

國本是競公曰毋然

帝志先定伏蒲泯諍羽翼摠忠遂開蒼震爰啓

銅龍以爲公功公辭不有其或公疑公曰予受

婁江之潰爲公菟裘

帝欲留公公不可留再下徵書俾公入輔公臥

彌堅其情彌苦七十七齡厭世上昇霓旌鶴馭

紛其來迎

天子咨嗟喪我元

人青龜星沉箕昴諦觀

近代不乏相臣歡投魚水惟公其人豈徒遭逢亦善終始進退不愆沒存無訾公神洋洋流地行天散爲河嶽蒸爲雲烟高墳峩峩

帝綸斯賁麗以銘辭千秋所視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知經筵日講制誥門下

學生福唐葉向高撰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前奉

勅巡按直隸真順廣大巡按四川兼理鹽法巡

王文肅公集

卷之十四

二十二

視京營山東道監察御史年家眷門生錢桓垣

首篆蓋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湖廣承天府知府年家眷門生孫文龍頓首書丹

王文肅公傳一

王文肅公名錫爵字元馭太倉州人也其先從太原徙吳居嘉定南鄉寺溝已割其地隸太倉遂爲州人有仕莆田丞者謙廉而能慈生侃侃生銑銑仲子湧娶于徐生典客夢祥娶吳夫人

是生公銑以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禮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生時有萬爵集屋梧前州人

以爲祥因名之比能言資稟殊異蓋旬日盡時

師累年之學立談見昔人千載之機矣年十二

爲州諸生戊午試南畿以春秋舉第四人壬戌

舉禮部第一人廷對

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修侍經筵講

莊皇帝稱其明爽切直已典文官誥勅已還南

京國子司業明年遷北京尋爲右春坊右中允

王文肅公集

卷之十四

二十二

辛未同考會試往史臣朝退則由東階趨史館

有給事中某使鴻臚來言非是公謁政府道給

事勢凌逼人詞甚厲高文襄不悅

今上方出閣公宜爲宮寮而以諭德掌南翰林

院事蓋達之也壬申

上登極還坊爲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領右春坊事主順天鄉

試甲戌復同考會試

穆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加四品服遷國子祭

酒條上監規用國初積分法重胄子之選公侯伯子應襲者詣監習禮無以虛文塞責師道士習煥然改觀丙子遷少詹事攝府事爲

世廟實錄副總裁直筆威于鈇鉞書成晉詹事疏辭故事三品無辭辭自公始已遷禮部右侍郎江陵不奔父喪史臣趙用賢吳中行疏論之與同官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公徑造喪所極言其非江陵泣且拜曰

上固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將何居有死而已

王象巖公集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二十三

直入不顧卒廷咎兩人公掖之行大痛倡同人辦裝詔許江陵以假歸三月還朝九卿爲疏請公不署名投筆起而身乞省親客曰得無形相君短乎公曰吾知有吾親耳他何計焉旣歸與王元美司寇兄弟暢玄風修白業而會女曇陽子緣守節昇舉阿邑江陵者以爲口實江陵心重公不孰何也未幾江陵没人莫不敦惡毒孽若後不祥公遺當事者書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病之所不滿人意自有數端一死足償因勢

而抵阨如重傷國體何已遭父喪甲申廷推閣臣

上以禮部尚書召入閣疏終喪禪縣而不樂比入而不御

上遣行人勸駕乙酉赴關首疏禁諂諛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再疏關橫議省工作公初出使王邸及典誥勅故有饋問常儀一切無所受

既相大指在卹民隱進貞良屏貪墨郎某以數百金爲贄疏斥之風裁凜凜矣扈從

王象巖公集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二十四

上閱壽宮有以堪輿說撼大臣者抗章力辯丙戌主會試考丁亥重修

大明會典成進階一品再疏辭

上允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公嘗病閣臣恩澤濫何以風百官重廉耻故陵工河工邊工

玉牒加恩數懇免戊子江南大裁請蠲積逋而折有司攤荒之議使貧富無淪胥以敗時國本

未定大闢張鯨有異意又以東廠詞事恐迫人

公與申公密計除之而御史馬象乾語侵輔臣

公與申公密計除之而御史馬象乾語侵輔臣

上怒下詔獄給事中李沂繼疏復予廷杖公力爭未減而鯨亦敗滿考加太子太保子衡領北畿解禮部郎高桂言中式可疑者八人衡與焉公請覆試語意不平刑部郎饒仲遂攻公

上置之理公疏請得免御史喬璧星亦言公過激不難引咎謝也雜評事于仁疏諫

上四失

上噤齟未發庚寅元日召輔臣入

上手擁 皇長子今就祝輔臣趨拜已命 皇

王肅公榮東錄

卷之十四

二十五

三子繼出輔臣擬拜如前

上止之曰不可旋出維于仁疏欲寘重典而目屬公卿意云何公曰今外人不以于仁訕上而名之納忠若重罪之人不以

上治狂而以為拒諫

上意頃釋公因以升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明日

御札以冊立豫教分為二事一可一否而疑羣臣請為離間公疏云凡稱離間者本貴而間使

賤之本親而間使疎之

上手擁 皇長子明示臣等長幼之序臣等早勸冊立以成

上所欲貴進愛勞之說豫教之方以成

上所欲親何名為間也自後屢疏疊疊萬餘言其最讜正者前有 皇長子始生明詔後有節奉

屢旨公有兩京諸臣合奏私有皇親鄭國泰專

請近有都城委巷流言達有四方萬姓屬望

王肅公榮東錄

卷之十四

二十六

九廟神靈

兩宮慈訓昭如日星

上寧得過舉一念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然而聖心默定 皇貴妃密贊暗室無影之事臣何據以曉諭臣民而解疑息讟哉已數奉

御札冊立元子倫序已定朕豈有溺愛偏執待過十歲大典並舉行公謂同官

聖意無他第以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吾輩當拱默俟耳會西廡內犯言者多欲罷款決戰公

歎曰熙河之事殷鑒不遠疏戒邊吏嚴斥埃彼
鹵掠無得和市不保當自定朝議多不相入後
卒如公料礦議起

上問閣臣公疏不利四事得中輟其後有陰導
之者遂流毒天下矣辛卯以母懇請歸省再疏
得允瀕行疏祈

上止酒遠濕以調

聖躬抑火戒怒以寬左右舉

朝講召對之儀躬祀天享廟之禮除額進加取

王文公集哀錄

卷之十四

二十七

之例信冊立豫教之命錄建言廢棄之臣復極
言邊事當以王安石韓侂冑賈似道爲戒既歸
見

上以給事中張有德言改遲冊立復馳疏請之
不報

上趣召還朝七辭不允癸巳就列復以建儲請

上諭公祖訓立嫡不立庶欲三子封王待數年

中宮無子乃行冊立公時以京察居邸中使立

趣回奏未詳檢故事爲傳帖二道一併封三王

一請

中宮以 皇長子爲子

上手荅

聖祖垂訓豈敢背違學他人假借以僞亂真下
並封三王諭禮部而外廷紛紛詆公公不自安
請收回竝封

聖諭

上復諭群臣元輔反覆勸朕冊立此朕去歲之
命復何所疑恐背

王文公集哀錄

卷之十四

二十八

祖訓日後事難處暫將三子並封外臣爭論不
知何意已而光祿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
堅各以建言謫戍公爲救解因連疏請急勅九
卿臺省會議請召對面陳

上未允公復以三誤引咎

上報云卿若引咎置朕何地既爾俱不必封俟

二三年行之公復據初詔請定大典先行豫教

謂外廷疑

上于中宮睽隔久藉口待嫡而實不利于

中宮爲奪長地其切直如此凡四上不報最後
上仍以待嫡爲辭勅公無避怨來迫豫教亦候
旨行又屢密疏不報而京察拾遺部科議不合
考功郎趙南星被劾職禮部郎陳泰來等疑
閣臣主之通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
公故不干察典且惜南星才器先揭救矣
上欲重罪陳泰來諸臣疏解之又疏釋都御史
李材皆不報因屢疏乞休

溫詔慰留復疏陳泰來要務期以定國論一政

王文肅公集奏錄 卷之十四 二十九

體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
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而請召對請御門
請發章奏請灑宸翰免口傳及擬定講經書資
啟沃十許疏尤爲詳懇彗星入紫微垣公疏紫
微垣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建儲可禳此變
至仲冬
上爲之出而張朝已御煖閣召公獨對公諭卿
扶母來京忠孝兩全公言冊立事不舉羣疑未
釋以激

聖怒臣恐忠孝兩虧請早斷使人無詞

上曰朕意不搖遲早一也公言宮中事難以家
喻戶曉

上曰中宮有生若爲處公言此事數年前言之
猶可今 皇長子十三歲矣民間子弟無十三
歲不讀書者况皇子乎

上乃曰朕子明歲當畜髮期卿奏洞悉苦心公
叩頭請早斷則煩言自息

聖怒自平

王文肅公集奏錄 卷之十四 三十

上領之而已公退復六疏以請曰外議以固寵
陰謀歸之 皇貴妃臣恐鄭氏舉族不安不但
臣身憂苦不得全也

上諭公屢揭有皇貴妃字是何說彼雖屢進勸
朕亦難允祖訓后妃不預外事其可聽信乎公
復疏曰今與 皇長子相形者惟 皇貴妃不任
子天下不疑 皇貴妃而誰疑 皇貴妃不任
以爲已責而誰責臣昔時晚請

上明稱 皇貴妃之賢欲使臣下知之而反以

爲預外事不聽信乎 皇貴妃侍

上久至親至賢臣之所不敢言也天下歸怨

皇貴妃臣之所不忍聞也又罪臣 煖閣所奏

未知何言乃爲

上鋪張籠罩外廷之局以臣編李林甫許敬宗

奸臣傳臣當萬死

世宗晚年惑方士二龍不相見之說然當二王

加冠時使兄受弟拜而景王即出封則天下翕

然未嘗如今之朦朧也凡此皆人所難言

王文肅公集

卷之十四

三十二

上知公而姑納之閏月諭公冊立候旨行明春

行豫教禮朕思三子年相等今並行出閣或先

後行卿可詳酌之公請三子少待次年以示等

差

上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遴選詞臣并擬閣臣侍

班期悉用東宮儀

上報可天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開

買出閣費至踰三十萬公疏請得減半甲午河

南大饑人相食公極陳公私交困賑濟無所出

請與同官盡辭俸佐貧民亦望

上暨

兩宮發內帑以助隨奉

諭皇貴妃進助賑銀五千中宮以下各有損貲

上旣英明獨斷觸忤者不復賜環而甚有以後

言加罪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議歸咎輔臣

愈急公心憂之因密薦舊輔王家屏又兩疏請

增閣臣會病大作

上爲發金建醮以祈神佑未有起色辭疏入上

王文肅公集

卷之十四

三十三

始允特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賜金幣

行人護乘傳歸臨辭勸

上戒盛怒親廟享勤視朝重詔令起廢臣核議

論發章奏惜老成愼譴罰節財川飭邊脩稽吏

治扶掖下榻焚香拜上之涕泗交頤也抵家數

月母沒

上聞賜札賜賻賜祭加四賜葬皆特遣使臣以

往辛丑衛始對公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

上以 皇太子禮成遣官勅勞公曰朕因羣臣

激沮故冊立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已立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

上于公言蓋服膺未嘗忘也乙巳

聖母春秋六十適皇太孫生再被存問公陳謝附以規諫

上臨御久益習外事稔知公爲人御屏百官圖于公下書清正二字公所譚諷即震怒時齊威曲聽所不報者未嘗不經目第不欲示人異同王文肅公集奏錄卷之十四

三十二

而已久之思公不置丁未復

召輔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遣官敦趨就道而公父子交病不能應有虞公出而欲尼之者與修卻者爭以並封及密揭爲詬病其揭云觀邸報中惡言詈語指斥朝廷鬼泣神號遍傳都市皇上置而不理以爲我之量大正不煩言彼之氣衰久當自止而不知此輩方恃

皇上之不嗔不喜因得行賣直沽名之計其氣愈盛其言愈長矣君父至尊必自立無過之地

然後今出惟行請幡然降旨盡除關稅召還內差仍斥散內庫之有餘以濟邊儲之不足天下必勸呼踴躍以頌

聖德萬機雖冗豈爭片時繙閱之勞積案雖多自有擬票承行之吏乃至十疏九格以蒙羣謗可爲歎惜臣所歎惜者留中之章奏也而章奏中亦自有緩有急如推補九卿庶官無一事可緩而九卿以吏部都察院爲最急庶官以六科十三道爲最急悠悠道路見久虛此缺群猜以王文肅公集奏錄卷之十四

三十三

爲聖心但利缺官之俸不爲用八行政之謀此可歎惜之甚者也科道喜拾風聞妄言誠有之上屢格考選之疏欲裁抑此輩以清耳目而考選久停則被抑者皆未考未選及已考選未命下之人其見在考選授官年深者寥寥數人勢不得不槩從姑息以備各差之用于是考察降調及年例外補之典盡廢而科道官方積資累俸以待九列之推睥睨睢眦絕無疑阻與其故

裁抑留不肖以塞賢者之途孰若稍疏通簡新
進以決舊日之壅此臣私論明開言路陰散狂
黨爲今日攬權最上策也揭大指如是而或有
私易之謂導

上罪言官者公生平不示人諫草既被人言恐
如鄒浩諫立劉賢妃以焚草而人爲僞疏誣浩
浩不能辯及禍乃請于

上以揭告諸臣而申明先後建儲原議以見
上于大事慎重無忒云臨終有遺疏

王文公集

卷之十四

三十五

上覽之惻然公貌若山澤癯弱不勝衣雙顴聳
起眉長覆目自是風塵物表事親左右無方夜
必即安而退園姑蒔花以父好菊種菊最盛先
後乞將母章十許讀之人人落淚酷愛其弟哀
其無後思至悲哽悶絕暇日讀書臨帖客至款
語不涉時事小興蒙帷微行山水間人不知也
身處富貴之極而忍嗜欲節飲食室無姬侍手
不識算以故瘠而神王年踰七望八所爲舉子
業程式之文天下誦之其他著述窮悉事理剛

勝英氣不可挫抑而耻以翰墨爭勝與王元美
雅契合元美文章司命推遜公甚至令其孫時
敏獨以疏草先行于世云舊史氏曰自予有知
所見輔臣得君未有若華亭江陵者然其遺疏
具在如公觸忌諱決嫌疑鮮矣

上亦時屈已從之即不從必使論其所以今輔
臣奏如水投石與羣臣無異而體貌益衰或臥
病數年委之而去枚卜久稽若以爲枝官可有
可無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公去就有理
王文公集

卷之十四

三十六

其歸與沒

上恩眷視在位倍數非清忠簡在

上心能然哉不知者求多公惟並封密揭兩事
予是以詳著于篇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
使兼按察使司僉事

予告前兩任浙江山西按察使七任江西河南
四川山西陝西左右叅政五奉

勅提督陝西學政整飭江北河西洮岷兵備督

理山西糧儲翰林院修撰

國史官京山李維楨撰

王文肅公傳二

公名錫爵字元馭太倉州人其先從太原來徙嘉定南鄉寺溝後割地太倉遂爲州人五世祖謙丞甫田以廉慈著生侃傳銑銑仲子湧娶徐生典客夢祥娶吳夫人生公銑以下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生萬爵集屋梧因取名比能言資殊絕他人所累年

王文肅公集哀錄

卷之十四

三十一

學者旬日而就人莫不神奇公十二爲州諸生

戊午舉南畿試第四人壬戌舉禮部第一人

廷對

世宗權第二

賜進士及第授編修

莊皇帝時侍 經筵講

上稱其明爽切直已典文官

詔勅已已遷南園子司業明年遷北京尋爲右春坊右中允往史臣朝退上東廊趨史館給事

中某使鴻臚來言非體給事爲高文襄私人公謁政府繩摘之聲甚厲文襄不悅遂以諭德掌南翰林院事壬申今

上登極召還坊修

穆宗實錄充副總裁癸酉主順天鄉試甲戌同考會試

穆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加四品服遷國子祭酒條監規用國初積分法重胄子選公侯伯子應襲者俱令詣監學習皆稟稟受誨丙子遷少

王文肅公集哀錄

卷之十四

三十二

詹事攝府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直筆無所避書成晉詹事疏辭不允已遷禮部右侍郎江陵當父艱不服發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疏抵之公約諸翰林詣江陵緩頰爲解江陵怒投袂入公直造喪所牽裾切言江陵心嚙公比吳趙杖 關下公持之慟仍厚贐送之郊江陵請假歸治喪

上期以三月復期未滿而太宰王國光邀九卿合疏請亟

召還使吏持牘請公署公歎曰渠首諸曹道揆出也而可效諂壞法度耶吾不爲若污擲筆叱吏去江陵聞之益嗾公而公直名益重天下望如萬仞削壁矣然其後張氏敗舉朝爭下石公獨爲營護曰彼功過不相泯也江陵旣還朝公遂以省親乞歸江陵不悅久之臺省承意論公以曇陽事江陵笑曰若欲借神仙敵羶途耶神仙世所有但元美一傳引人談柄耳事竟寢蓋江陵雖忌公而以公論所歸無能難也旣歸而王文肅公集哀錄卷之十四 三十九 杜門修白業若將終焉已遭父喪毀甚然弔客日數百人荅無簡禮甲申以禮部尚書召入閣終喪猶未駕上遣行人促召乙酉赴闕斥阿附抑躁競有以千金贄者指名疏白之風裁凜然初上惡權璫保言官某等探知疏擊去上心喜言官因恣爲橫以壽宮事排陷首輔公抗疏折之

詔鐫某等三秩異議稍弭丙戌主會試考丁亥重修大明會典成進加太子太保公疏辭改太子少傅巨璫鯨借東廠調事訐法害人談者指其畜異謀公計除之而御史馬象乾給事李沂皆彈鯨語侵輔臣上怒欲逮杖公力救始末減而鯨亦服其辜滿考加太子太保公嘗言閣臣僅詳章奏一切恩澤不宜等勞臣分其功非所以示廉耻式有位王文肅公集哀錄卷之十四 四十 故滿一考方進一階戊子鄉試公子衡爲舉首衡異才文章妙天下其得雋實無營禮部郎高桂有所摘挾及衡公請覆試辭頗激比部郎饒伸遂攻公被譴公亦自悔力請釋饒不允評事雒于仁疏指乘輿上領之未發庚寅元日上手擁皇長子令輔臣就視輔臣趨拜已皇三子繼出上止輔臣拜旋出雒于仁疏獨目屬公卿意云

何公曰于仁疏發人以爲納忠若重罪之遂成其名人且以拒諫歸

上矣

上意解公退而偕同官上疏請開立豫教

上未許已傳札諭分冊立豫教爲兩事且以離間咎諸者公言臣等勸冊立以成

上所欲貴請豫教以成

上所欲親非欲賤其貴而疎其親胡名間旣復以豫教請

王文肅公奏哀錄

卷之十四

四十一

上不報公又屢申請言此事

九廟神靈所想望

兩宮慈意所凝注天下人心所共引領

皇上不應差舉一念臣等必不敢苟順一言

上諭公倫序已定朕何溺愛少須時耳公語人

曰

上意欲獨斷吾輩靜可也巽可也不在嬰鱗踐

虎亡何公以太夫人病賜假歸省

上屢促公還七辭不允癸巳就列復以建儲請

上復稱引祖訓立嫡條欲三茅並分公言待嫡之說臣不敢奉

典

上未許竟以並封諭下禮部廷中皆歸咎公公

堅請收成命以止羣譁深以荅諭失詳引咎於是並封議始罷已而光祿丞朱維京刑科給事

中王如堅各以請冊立謫戍公力救得免時羣

星入紫微垣公上言被垣王者之宮震耀之象

王文肅公奏哀錄

卷之十四

四十二

天象若此宜以吉典禳之上不省已

上獨召公於煖閣稱公忠孝兩全對曰臣正

恐忠孝兩負因力請冊儲

上猶欲少待公曰元子年已十三尚何待退

而復六具疏請

上許明春山閣仍欲與皇三子並舉公請先

後出以示等差又擬東宮官僚儀從

上悉報可公自請建儲後憂勞成疾又見上下

否曷積習難挽遂連章力懇歸

上見公求去輟食不樂曰安得公清不避怨如
茲人者代耶仍發金建醮以祈神祐已遣中使
臨視見公病損一目度不可留乃聽許制詞至
以朕之不逮有累於卿爲言聞者感動已特加
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賜金幣行人護乘
傳以歸天下咸謂自我明來未有解政柄若脫
屣者即有或與上齟齬或爲衆攻擊若勲業在
雲蒸之際上方以心膂股肱是寄乃超然遠蹈
不終日以去公獨擅美矣歸數月太夫人卒

王文肅公奏議錄

卷之十四

四十三

褒卹特厚仍賜札慰辛丑衡始對公車兩試皆
第二乙巳 青宮始冊立

聖母春秋六十適 皇太孫生再被存問公陳
謝皆規諫語

上御屏張百官圖于公下書清正二字自公在
揆地

上于綸綍未有易即欲有易必中使諭意公堅
執論率十從五六即不從亦必仍至閣道所以
乃發自公去而蘭溪新建輩在事

詔多徑從中發或有進言如筵撞鐘水投石無
若公言之入圍轉而氷釋矣久之

上思公不置丁未復

召輔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公懇辭

詔遣官敦趣就道修郤者爭以竝封及密揭爲
誹病竝封事公蓋以蒼皇荅

詔急欲閉待嫡之說故畧於茲且

聖意既定大分已判何慮並封也未幾旋以公
論白上即收成命矣其密揭蓋云讀邸報中羣

王文肅公奏議錄

卷之十四

四十四

臣惡言詈語至不可當不宜置而不理使彼氣
愈盛而說愈長請幡然降

旨盡除關稅

召還內差仍斥內庫之有餘以濟邊儲之不足
萬機雖冗豈爭片時繙閱之勞乃至十疏九格
以蒙群謫可爲歎惜

皇上屢格考選以示裁抑而考選久停則被抑
者乃未考選及已考選未得

命之人其見在考選授官年深者寥寥數人勢

不得不驟從姑息以備各差之用于是考察降
調及年例外補之典盡廢而科道官方積資累
俸以待九列之推絕無疑阻臣謂與其故裁抑
留凡庸以塞賢者之途孰若稍疏通簡新進以
決舊日之雍大指如是而竊觀者私竄易之以
爲導

上罪言官公聞乃請于

上以揭告諸臣而申明先後建儲原議以見

上于大事素定不爽云初公未至時執政推轂

王文肅公朱東錄

卷之十四

四十五

解豐楊巍爲太宰巍有清名而不介潦倒依阿
盡失故步及公在朝始力推轂商丘宋纁平湖
陸光祖餘姚孫鑑陳有年皆素鯁直負天下望
者以故事權始歸銓部是時銓部與中貴若水
火銓部疏上則此輩多釜鬻焉以激

上怒同事者爲新建蘭谿又多內比而陽示好
于外廷公以直心直口即陰行善難免疑矣癸
巳春大計京朝官考功郎趙南星素有品局公
甚器之有短長必與權未嘗與部擬矛盾會臺

省疏拾虞淳熙等三人虞等皆超俗不群士考
功覆疏俱留

上責以專擅令回奏及奏復

上又以不認罪怒吏部南星左遷三級調外公
言南星雖與臺省有異而執法公任事勇怨仇
不避請託不行豈宜奪官已禮部郎陳泰來言
公主使言官擅票嚴

旨公上疏自白復與言者曲爲申救已言者益
衆

王文肅公朱東錄

卷之十四

四十六

上益怒一時稱直者大都無能容矣而公多爲
調停分解未嘗有怨惡意因進泰交用人兩疏
大率在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言事者與當
事者交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一政體其廢謫諸
臣宜分別錄用以收人心變風俗公節槩岳如
而用意忠厚論議皆持大體尤愛惜人才保護
諫官孫鑠嘗署刑部奏事失

上旨一司三人皆謫外然二人實不與事公上
言即宥其二且命後有如此卿當復請御史魏

允貞論執政子宜避廷試被謫戶部郎李三才
救解亦謫公力推轂二人於首輔皆拜南曹郎
游至卿列中丞李材以報功失實論大辟公保
救數十疏卒得出獄畿民有以開礦進

上使中消問閣臣公荅言開礦必當聚衆聚衆
必當防亂且工費得不償失而徒令所在騷動
以國家窘急示四夷

上即停止洮河失事廷議主決戰公曰熙河之
禍可鑑也因請出經畧大臣別虜順逆爲撫勦

李文肅公榮東錄

卷之十四

四十七

邊境卒安兩河大飢公請蠲捐俸助賑

上乃出內帑

兩宮及后妃皆有助遣官散給全活萬億計
江浙歲凶公復請出帑金四十萬仍止漕糧代
輸議江浙民得以更生公內行尤篤事封公及
奉太夫人色養備謹居喪爲孺子泣仇酒肉味
者三年與弟鼎爵友愛尤篤嘗令辭銓曹而就
學憲人兩賢之居里中敝車縕袍儉素如寒士
與人交和煦謙下與少賤均禮宗黨周恤無靳

人人德公若不義者亦正色裁抑無所阿徇公
初頗尚玄學後一歸禪寂每日誦佛二千聲生
平不知握筭不問家產却屏姬侍玩好一無所
目惟好植名卉常手自培壅入其室者泓崢蕭
瑟如入山林云其爲文章窮變極化削滌卑瑣
振挈高華有駕鸞鳳捕虬豹之勢而天籟自發
神理自標上不爲古人束下不爲今人徇所謂
豎立三界非與今其孫尚寶公時敏方梓行于
世尚寶嗜學好修不溺于聲色貨利談者謂不
王文肅公榮東錄

卷之十四

四十八

失公門風云

馮子曰王公素自負直欲追武三代以上人物
漢唐以下名相不屑也然當其時實難
上固英主惡下擅權又惡下噉名而主爵方欲
收權廷臣又欲競名臣主意岐矣乃公介其間
衡量于上下調劑于緩急心亦苦哉所救解十
得七八人顧不以德而以影響求多于公獨
主上敬信愈敦寧有他術蓋公生平操脩不染
一介又不戀官爵如舍蔭不求恩澤如登龍不

務聲章不事粉飾抵強觸悍直欲歸美而分謗
忠之至也誠之極也能無格乎公于冊儲豫教
纒纒妮妮先後幾三十餘疏及既去國猶以擔
負托山陰王公山陰承公志亦遂不難賜珥
上自此惕然潛識深惟盟府不寒而十年後始
顯施迅發卒今七鬯有屬黃臺絕詠此如墜地
而得粟樹菓而獲實天下被其賜而公不尸其
功方以爲太虛之片雲滄海之一勺仁矣哉
賜進士第中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前浙江按
察司按察使奉

王文肅公集

卷之十四

四十九

勅提督四川貴州學校按察司副使武選車駕
司郎中門下卷晚學生馮時可頃首拜撰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
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荆石王先生
行狀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太
王先生薨于里第家以遺表聞閣臣具言舊
冊王錫爵清忠亮直砥節首公其亡可惜

上震悼久之爲輟視朝下諭部是惟我朝亮之
臣亟遣使治塋及祭祭爲壇視一品例而加四
凡十有三贈官太保廕其孫尚寶司司丞於是
太常請謚

上若曰維明興太保忠太常卿正少保貞吉皆
以碩德作輔保乂王家厥謚曰文肅太保實不
愧而有光焉其以文肅易名嗚呼人知

至也寶丞君卜于萬曆四十一年二月初八日
王肅公集

卷之十四

五十一

葬先生長洲縣楓橋鳳凰墩西

賜域而屬小子竑布狀請銘作者曰此治命也
小子竑辱先生知至深其何敢辭先生諱錫爵
字元馭別號荆石其先從太原徙吳自嘉定之
南鄉寺溝割隸太倉州遂爲州人上世有諱謙
者爲莆田縣丞以廉惠著莆田公生侃侃生自
然公銳自然公之仲子曰友荆公湧先生大父
也娶于徐生愛荆公夢祥是爲先生父鴻臚寺
序班累封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配吳封一品夫人吳夫人舉先生有
萬爵飛鳴樓前盤旋不去遂命今名先生幼多
異徵雋朗工屬文年十二入州校督學馮公天
馭一見奇之戊午試南畿魁其經壬戌爲禮部
舉首入對 大廷

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修乙丑滿三歲考封
二親歸覲丁卯還朝充 經筵講官

莊皇帝傳諭有講書明爽切直之褒撰文官

王文肅公集哀錄 卷之十四 五十二

誥勅往多贅謝者悉却不內已已轉南國子司

業明年轉北尋陞右春坊右中允辛未充會試

同考官六月陞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壬申

今上登極還坊充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領右春坊事主順天鄉

試錄十九出其手學者爭傳誦之甲戌復充會

試同考官七月

穆宗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加四品服八月陞國

子祭酒條上監規欲行 國初積分法重胄子

選申令公侯伯并應龍詣監習禮一時模範嚴
重中外改觀識者心儀先生且大用矣丙子陞
詹事府少詹事攝府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先生所筆削鬱爲不刊今石
室所藏可考覽也書成晉詹事府詹事兼侍讀
學士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死謀奪
情視事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疏劾之先生
憂禍叵測約秩宗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
不見先生逕造喪次切責之江陵不知所對泣
且拜曰

王文肅公集哀錄 卷之十四 五十二

上強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第有自到
而已竟人不顧卒取 中旨廷筮此兩人先生
持之大痛且首倡贖贈皆人所縮胸不敢前者
旣而江陵予假歸奉

旨三月還朝佞者輒疏請即召使吏邀先生署
名先生叱曰此何事而以浣我爲竟投筆起先
生旣忤江陵請以省覲還客曰相君不知父而
君以省父言得無形若短乎先生曰吾知吾父

而已遑卹其他既歸日與王元美司寇杜門却軌修恬素之業而口不挂人間事矣未幾江陵敗人爭搏擊爲名高先生復持平其間寄同麓余公書曰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非之獨恨其于知人一着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以時調停如國體何後張氏終得解免先生力也壬午丁愛荆公艱以三品未滿考得全葬異數也公除廷推內閣

上以禮部尚書召入辦事屢疏力辭特遣行人

敦趣就道乙酉赴闕中途聞

上止內操召謫諫及大旱步禱喜動顏色比見朝即有禁諂諛抑奔競戒虛浮節侈靡之疏又疏關橫議止新工所裁省百萬計先生旣在政地一意佐

上急民和進貞良屏貪墨丰采踔絕而嚮之以苞苴行者逆消於千里外矣是歲扈從

上閱定壽宮再辭恩蔭適有言官假堪輿之說以撼大臣者先生抗疏力辨丙戌充會試主

考官丁亥重修

大明會典成進階一品再疏辭

上允辭太子太保改太子少傅徐令勉受蓋先生入都首以朝廷裁恩澤士大夫重庶耻爲第一義故凡陵工河工邊工及王牒加恩屢懇賜免者以此戊子江南歲大侵力請破格蠲之且誦有司圻荒之議勿使熟區代償一方貧民得以不流散當是時國本未定巨璫張

鯨潛蓄異意且挾東廠勢恣行威福中外凜凜

先生方與同官中公決策除之而言者亦交章

論劾御史馬象乾疏論且語侵輔臣

上怒下詔獄藉先生言以安而給事中李沂繼

疏復觸怒予廷杖先生爭之力而鯨亦自以賊

敗是年先生二品滿加太子太保蔭一子入監

照新銜給誥命子衡亦發解北畿禮部郎高桂

疏中式可疑者八人衡與焉先生疏請覆試語

稍急刑部郎饒伸併疏攻先生

上怒置之理先生揭請免逮且見喬御史璧星

疏以古誼規至不難引答謝乃已庚寅元日

召輔臣入

上手擁 皇長子令就視輔臣趨拜已命 皇

三子繼出輔臣擬拜如前

上力止之曰不可旋出維評事于仁疏欲寘之法而獨目屬先生曰卿意云何先生進曰于仁誠有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爲訕上而以爲納忠

皇上之法人不知爲治狂而以爲拒諫

王文肅公榮哀錄

卷之十四

五十五

上意頓釋因以升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明日忽奉

御札以冊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否甚而疑

羣臣之請爲離間先生疏云凡稱離間者本貴

而間使賤之本親而間使疎之

皇上手擁 皇長子明示臣等因早勸冊立以

成

皇上之所欲貴又因而進愛勞之說豫教之方

以成

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也具道冊立與豫教

一無可緩者自後或公疏或獨請後先六上

聖萬餘言有云建儲一事前有皇長子始生之

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奉之屢

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 皇親鄭國

泰之專請近有都城委巷之流言遠有四方萬

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慈訓

王文肅公榮哀錄

卷之十四

五十六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苟順一言

者既而連接

御札冊立元子倫序已定朕豈有溺愛偏執之

意待過十歲大典一並舉行先生因謂同官曰

上意無他止以冊立大事不宜自臣下發之吾

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是秋西廂內犯言者多欲

罷欵決戰先生嘆曰果爾則先朝熙河之禍作

矣亟疏言虜至當戒邊吏嚴斥埃彼鹵掠無覲

和市不保當自定朝議率以爲不然亡何西師

解嚴邊亦無事會礦議起

上遣問閣臣先生力陳其非便一防礦徒二費多得償失三官吏繹騷四示國匱形令四疆得窺淺深非笑事得中輟自先生去而柄地有陰導之者開採之役迄不可止矣辛卯聞母病懇請歸省再疏得

允濱行疏所

上止酒遠濕以調

聖躬抑火戒怒以寬左右舉

聖文肅公集哀錄卷之十四

五十七

朝講召對之儀躬祀

天享廟之禮除額進加進之例錄建言廢棄之臣皆一時至計既歸

上屢旨趣召七辭不允癸巳入朝

上嘉悅賜銀百兩紵絲四表裏麒麟服一襲居數日密以建儲請

上諭援

祖訓立嫡不立庶欲晉將三子一併封王待數年

中宮無子乃行冊立命先生作一

諭旨先生隨奏

上向未有待嫡意自今始發使臣等何以奉行因歷舉自古中宮養育庶子者欲皇長子即以

中宮爲母早成大典雖依閣中故事並擬傳帖二道而求

上俯從其後者尋奉

御札

聖文肅公集哀錄卷之十四

五十八

聖祖垂訓豈敢背違學他人之假借以爲亂真我遂擇先生所擬前諭批發禮部而外廷紛紛議起先生復具疏請收回並封

聖諭早定大典息衆驚次日奉

諭昨者元輔反覆勸朕早行冊立此朕去歲之命復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暫將三子並封今外臣爭論不知何意已光祿寺丞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以建言謫戍先生業爲救解因連

進二疏一請急

勅九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

召對面陳

上未允不得已以三誤引咎旋得

御札卿若引咎置朕何地既爾俱不必封少俟

二三年行之先生復據

初詔請定大典未得

旨又請先行豫教安人心先後四揭皆不報時

以考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郎趙南星被劾

王文肅公奏錄

卷之十四

五十九

禮部郎陳泰來等疑閣臣主之而通政魏

允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不知先生于察典

毫無干涉且惜趙南星材器當吏部引罪疏未

下已先揭救矣陳泰來諸臣

上欲大有處又疏力解之先生見國是人心日

就殺亂乃疏陳泰交要務期以定國論一政體

而大旨歸之主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

與言事者交反覆數千言悉中窾會而請

召對請

御門請發章奏請灑

宸翰免口傳及擬定講經書資啓沃皆忠謨之

大者八月彗星入紫微垣先生疏言紫微垣乃

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冊立可禳此變至

十一月十九日

上獨召先生于煖閣先生即申前請

上曰稍需之先生曰皇長子年十三歲矣復

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况國元子

乎

王文肅公奏錄

卷之十四

六十一

上乃曰朕子明歲當蓄髮期矣卿奏洞悉苦心

先生出連上六疏危言切論有人不能堪者

上略不爲迂閏十一月初一日始奉

札冊立候

旨行且于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思二子年

相等今並行出閣禮或先後行卿可詳酌之先

生請皇三子少待次年以示等差

上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遴詞林諸臣并擬閣臣

侍班期以上悉用東宮儀蒙

上俞允天下始曉然知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
開買出閣之費至踰三十萬先生具疏曲請得
少減甲午河南大飢人相食先生極陳公私交
困賑濟無所出請與同官盡辭薪俸佐貧民而
亦望

皇上暨

兩宮各量發內帑什一以助隨奉

諭皇貴妃進助賑銀五千兩

中宮各出所積貲賴以活者不可勝數

王文肅公集哀錄

卷之十四

六十二

上既英明獨斷觸逆者不復 賜環而甚有以
後言加罪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測且
以歸咎輔臣而士論愈激愈囂遂成水火之勢
先生嘗進泰交用人兩疏雖蒙

溫答未實舉行自念 國本既定可了出山之

局而去志自此決矣因密薦舊輔王公家屏又

兩疏請增閣臣會病大作

上爲之發金建醮以祈其安未有起色辭疏八

上始

允特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 賜路費
二百兩彩段六表裏行人護送馳驛歸先生臨
辭勸

上戒盛怒親

廟享勤

視朝重

詔令起廢臣核議論發章奏惜老成慎譴罰節
財用飭邊備稽吏治種種石畫語具奏議中抵
家數月毋以天年終

王文肅公集哀錄

卷之十四

六十二

上聞遣官 賜札 賜賻 賜祭又遣官視葬
加祭四壇鄉人瞻望咨嗟不榮先生貴而榮其
母云辛丑衡始對公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
皇上以冊立禮成上

聖母徽號推 恩舊臣遣官賁

勅存問曰冊立朕志已定但因激沮故從延緩
知卿忠言至計尚鬱於懷今 元子已冊立爲
皇太子冠婚竝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
之

聖諭拳拳若以報成事於先生而忌者猶謂非其本謀可恠也乙巳

聖母壽開六袞適 皇孫誕生加上

徽號推 恩再被 存問先生陳謝附以規諫

丁未

上思先生不置復

召輔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遣行人敦趣入

朝而先生父子交病不復能應矣有虞先生出

而欲捉之者與乘而修倖者爭以竝封及密揭

王太廟公榮哀錄

卷之十四

六十五

爲詬病不知

先朝輔臣里居例得密封言事或賜印章爲識

者有之即王文恪講學勤政之疏桂文襄知人

克已之論具載集中未有摘其非者若 三工

並封

上自法

肅皇帝爲之非先生意衆非不知特欲加之罪

借以爲辭耳顧先生辭益堅攻者日益衆

上旨益溫

召命終不可挽蓋

上雅欲以廉節厲世磨鈍如嚴公清海公瑞業

躬峻擢之而於先生手書其名於御屏特署曰

清正其簡在

帝心尚矣且也加秩輒辭不愛爵也當江陵薰

灼之勢挺然屹立不附權也致身綸閣贊畫

廟謨入告嘉猷歸德我

后不居功也衆囂若狂枝柱鎮壓不辭謗也以

故在 朝重在野亦重當年用其言去國思其

王太廟公榮哀錄

卷之十四

六十六

身安車而微側席而待非先生謨謀設施潛運

默化雖罕見其跡而功被海內致時昇平疇能

感夫

聖明眷遇絕比如此其至者乎先生起家綸魁

而位登元輔官至三公勲階第一憂勤翼翼乃

心王家周旋始終毫髮無玷以老疾懇請而退

天子猶憮然至三起其廢而用之嗚呼盛矣哉

可謂完德鉅人社稷之臣矣平生告

君剖析精密不苟止而妄隨然奏草絕不以示

人孫時敏始付之梓總之忠言至計不必已出而密歸之

上惟

上自行之故人鮮知者有不能秘須議論別白而後從者乃傳焉如

元儲定策特其鉅者天下稱道聳服想望其人邈如神明非偶然也先生貌古神清雙顴插鬚修眉覆目鬚髯颯然若仙事親有至性退食侍側至寢乃出弟督學公病憂形於色真有炙艾

聖文肅公集

卷之十四

六十五

分痛之意士大夫以先生品格高遙相疑憚不知其推獎後進唯恐不及聞一善極力推挽不用不已至貪婪苟合者嘗疾之如讐而中一不以介意也園居蒔花種菊間臨晉唐帖批評古書客至款語移日絕口不談時事微行山水間不知其爲貴人有物色得之者亟避去自少手不識衡量室不畜姬媵古有三不惑先生饒爲之集若干卷藏于家雖文筆妙天下不欲與詞人墨士爭長惟是感

恩報國則一片熱腸未少寘於懷也初

上懲江陵往轍於臣下疑信者半而獨任先生如一日新建嘗語人曰王公在綸扉有所執奏上往往屈已從之十得六七即不從亦必遣使諭其所以乃發今則徑從中出而我輩不及知矣令公久在列必能先事消弭

上亦有所顧慮利孔未開百司奉職猶昔也噫亦思先生有以自結

生知必自重而人乃重之也耶先生薨于萬曆

聖文肅公集

卷之十四

六十六

庚戌十二月二十九日距生嘉靖甲午七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七配朱氏封一品夫人生于嘉靖癸巳八月七日歿于萬曆戊戌七月四日享年六十有六子衡辛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先卒娶金氏繼徐氏又繼馮氏女三長適中書舍人周秉忠次適太學生吳嘉徵中即守貞仙化世所稱爲曇陽子者孫男二長鳴虞欽授中書舍人聘吳縣孝廉申君女未任而卒次即時敏欽授尚寶司司丞娶翰林編修李君女孫女

六長適庠生李穀次適錦衣千戶徐本高又次
適太學生吳鳴珙又次適叅議李君子宗
之又次適平樂守黃君子庠生翼聖又次尚幼
曾孫長履清聘進士黃君女次履任時敏出嗟
乎先生言行事業不能悉論著第取翰編歷年
譜少加損益大都繫天下國家之大者固先生
之志也唯立言君子採而銘之謹狀
賜進士及第前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直
起居注纂修

王文肅公集哀錄 卷之十四 六十七
國史

東宮日講官門生琅琊焦竑謹撰

王文肅集五十二卷附錄二卷

檢討蕭芝家藏本

明王錫爵撰錫爵有王文肅奏草已著錄是集爲
其孫時敏所編凡稟文十二卷書十八卷奏疏二
十二卷附載榮哀錄一卷誌狀碑傳一卷前有申
時行序然時行乃序其奏疏非序其全集時敏刊
刻之時取以冠編耳時敏跋稱彙集文彙不能十
之五六詩彙經年廣搜未能成帙又稱入閣以後
參軍代筆本有先命不敢混入云

敬和堂集八卷（存四卷）

〔明〕許孚遠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敬和堂集

八卷》提要

許敬庵先生敬和堂集序

蓋蘇子由有云於山見華嶽於水見黃河於人以得見歐陽公爲幸夫歐陽公文章士耳乃子由引重若是誠有人焉窮天人之奧通古今之變總道德之條貫而兼三不朽于身茲不亦滄海之爲觀而崑崙玄圃之爲遊哉華嶽黃河見斯小矣今子由生其時其爲殷勤想望求通其誠款當復何如而不佞向高乃今得親其人承其聲教而誦讀其文章此下足以侈于世而詫其遭逢之偶矣其人謂誰則今世所稱名德大儒敬庵許先生者自向高從縉紳後其慕說先生蓋亦有年而先生方宦遊四方無從親慕即向高家世海上觀吞天浴日之奇過都而徘徊帝里之宏麗與岱宗太行之勝亦以未見先生未免有子由之嘆近以里居而先生來撫閩始得脩謁顧自惟淺陋無當于先生而先生輒謂孺子樸直無他腸時進與語講德之暇出其所爲古文辭屬校而定之向高不敏未窺不朽之指烏知文雖然竊有概焉蓋在明興而作者彬彬稱極盛矣得失之林大較可觀也

草昧新開綠勝國之遺而振其陋春容曉暢則宋學士爲之宗迨其波也淺率而寡致論者遂咎其傳鉢于唐宋而源流太卑此地信陽燔而爲秦漢歷下瑯琊踵而佐之氣格日上至使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君子盡麾之壇坫之下不足以供其唾餘迨其波也掇拾而摹擬始之者一人後則人人能矣論者徒知其末流踵襲之可憎而不知其本來持論之太過夫文章乘時代自爲運而人自爲言情神各呈未易偏訾故夫序事修辭極變盡工蒼然鬱然沉厚而多力

東和堂集

卷序

二

序

秦漢之規模固不可失也若其流轉周詳紆回曲折不必雕鵠刻形而能發其中之所欲言唐宋之家法亦何可盡非也要以存其神毋拘其迹循其轍不滯其軌取材于不窮之藪而馳步于無畛之途不名一家言乃成一家言耳而作者門戶甲乙相排矯枉太過斯足惑已夫許先生固非有意於文者今讀其所論著陳事事覈闡道道章宣情情暢其立格甚高而造語甚馴絕無枝蔓剽竊之病秦耶漢耶唐與宋耶無所不該而無所不合蓋粹然非明之文而爲許先

生之文矣風之下也道德文章分途而岐超故性命之談慕古者以爲腐而劇心之語見道者以爲浮兩相病也亦兩相藥也今許先生之文出而世且有所折衷復千年離析之業而歸之條貫若根枝而源流自生自達此其振衰濟危之功寧獨在當代而已哉向高每見先生虛已冲懷卽文章小技爲先生之所不屑乃亦好人彈射至勤勤懇懇下問于小子之微劣假使昌黎諸君子而生于今先生必奉之壇坫之上不敢輕肆其排擠然則先生之所以德日盛而文

東和堂集

卷序

三

序

日著也意者其有在于斯乎土壤細流可謂善喻於是乃益信先生之爲滄海也爲崑崙玄圃也向高未能涉其津而陟其趾因讀先生文而重有感于子由之言故申其意若此若夫論先生之大則以俟其人萬曆甲午孟春治教下福清葉向高頓首謹書

序

文廟禮樂志序

禮歲時大合祭釋奠於先聖先師蓋樂正典樂教國子以樂語樂德樂舞均調其情性而禮行焉者也其先師祀始教而有道德者為瞽宗云今制通天下春秋上丁祀

夫子於文廟顏孟而下若歷代賢儒與從賓焉禮有邊豆簋簠登降灌獻之儀樂用六佾有歌有舞而其

敬和堂集

序卷之

王

鐘磬琴瑟蕭管笙簧埙篪祝敔若舞萬籥翟之制一倣古典以崇祀先聖意至精裡然樂不與於學官學者不達其音節獨委之羽流舞生久以敗缺固其理也益國殿下嘉意禮樂之事聘新安潘生巒典脩之興敝補缺而志焉其正樂器以求元聲為準一音既得以諧諸衆音無有凌亂失次者聲合於律詠合於聲奏諸清廟庶幾颯颯乎大雅之遺音也於為功甚大殿下又嘉與郡國同其盛捐貲脩郡學樂器命潘生為訓練不佞承乏守土得有藉手脩典祀

於

先師一時人士爭觀感焉於為惠甚厚昔河間獻王聘求幽隱脩興雅樂以助化儒臣董仲舒公孫弘皆以為音中正雅春秋鄉射得作於樂官於今王豈不異世而同貫哉傳不云乎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明興化熙治洽既二百年益封國而來亦既百年於此矣端莊恭三王恭儉一德養深蓄厚至今王而彬彬郁郁禮樂之觀燦然大備豈非盛哉抑聞之行而履之禮也和而樂之樂也故禮樂非其文敬和堂集序卷之二

主上之教化俾萬世而下誦之曰 明之益國先漢之河間也則於 先王不益有光乎哉志凡五卷屬乎遠爲之序

經筵講章序

萬曆癸巳夏福建按臣陳子貞哀輯

上臨御以來先後 經筵講官所進講章若干篇命工鈐梓以傳以鳴我

皇上稽古典學之勤諸臣納誨輔 德之義昭示久遠屬撫臣許乎遠序之簡端臣乎遠謹拜手稽首颺

秋和堂集

序卷之

三

許乎遠

言曰猗與休哉我

君臣相與之盛可不謂千載一時者哉伏想

龍驂出御 彤庭賜講諸臣灑濯而矢箴規

天子端拱而垂聽納維時三公九卿史館臺諫百執

事靡不肅容屏息環列承聽此何等氣象也諸篇之

中援古證今非希聖希天之學則敬

天勤民之道內之欲誕保

聖躬外之欲恢張化理啓心沃心各殫忠益惟我

皇上聰明睿智固由天縱而曩時所得於諸臣獻替

交脩之力亦弘多焉邇歲

天子倦御經筵深居邃密輔臣言官屢以爲

請蓋曰堯舜之聖兢兢業業無怠無荒成湯日新又

新文王緝熙敬止

上所宜法且獨不憶冲齡初服典學親賢之功耶當

今之時中外臣工仰冀

聖明再舉盛典以終大業不啻望歲此按臣所爲刻

經筵講章意也雖然學之不講孔子猶以爲憂天性

在人每爲物蔽明善復初匪學無繇在

秋和堂集

序卷之

四

張祐

天子且然而況其下者乎孟子云欲爲君盡君道欲

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又曰惟大人爲

能格君心之非此今之輔相大臣所當致力不然雖

日陳謨訓徒聒 宸聰無益也

陝西武舉錄序

是歲當大比文武士于陝右侍御沈公劄茲諸務兩

奏厥成不佞乎遠初以校文之役周旋于外茲且屬

董武闈預有榮焉事竣宜序末簡蓋竊歎當今文武

之材求而得之之難也嘗自關以內岐豐涇渭之間

東走商洛南逾漢沔西北歷朝那環慶上郡徧校諸
生彬彬郁郁詎不稱周秦故都人士之盛哉及掄簡
文執僅充解額者若而人迺其操致卓犖蘊藉宏裕
堪以上佐

天子而下庇生民則猶未可且暮遇也惟武士亦然
八郡諸衛材官騎士良家之子操弓挾矢左韜右鈐
虬騰而雲集視昔小戎駟職之風若跨而過之矣然
初試之騎而射合者得十之七焉再試之步而射合
者得十之三焉三試之谷以邊務校以兵術其中窾

敬和堂集

卷之

五

賦

者僅二十之一已耳且也鳴鏑試劍不介馬而馳可
以語虓勇未可以稱將帥之略抵掌談戎策利害成
敗如在目中可以語才辨未可以當忠智之屬然則
今所登進諸士其可爲 國家干城腹心者幾人哉
何求而得之之難也竊又觀之明珠產於巨海良玉
韞於深山當其潛輝隱耀過者弗識及其出之人間
致之廊廟光照夜乘價重連城夫士亦試而後効遇
而後顯耳黃河之深華嶽之高渾淪磅礴鍾靈毓秀
代不乏才吾未敢謂秦無人也師尚父之風遠矣趙

充國以良家子奮跡李衛公以馬邑丞起家焉揆
羈旅班超以備書章孝寬以前驅王忠嗣以世胄皆
秦之良也爾諸士獨無慕效之乎彼其謀略當機忠
勇絕世銘旂常而炳史冊是遵何道哉若習射請以
射喻夫懸的于百步之外前期而必至之者其志立
也蹲甲而射徹七札焉者其技精也見草中石以爲
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者其氣專也天下之事莫不有
的立其志精其識專其氣古之英雄豪傑惟吾所趨
耳蓋世恒右文而少武以爲介冑之士多齷齪不足

敬和堂集

卷之

六

序

數余竊以爲不然世當承平無事則文恬武嬉皆可
以偷安歲月一旦有社稷封疆非常之故則必有偉
丈夫出而當之何文武之擇也方今

明主安不忘危 勅諸繡衣使者閱邊事甚謹其慮
儲材以備戒不虞者若有不及諸士盍勗以待之儻
遂有脫穎而出以應

上之求而不終苦於得士之難則幸矣

史書大全序

史書大全者豫章魏學博顯國之所著也稱大全者

何上自義皇下迄勝國書法倣於春秋綱目而敘事
取於遷固諸家既詳編年復兼紀傳故稱大全也其
一曰帝紀祖史遷之本紀而特提綱挈領詳於國家
之大政自典謨訓誥而下凡歷代之制命奏議謨謀
制作有關治體者靡不采輯而書之一展卷而興衰
理亂之故燦然可知也故紀其史之首也其二曰列
傳帝紀之外總名爲傳凡一代之開國守成文武將
吏其功德有不可泯沒者則傳之其道學儒林隱逸
貞烈諸所關涉世教者有則傳無則否若遊俠貨殖
敬和堂集 序卷之七

天也著輿地何也中國蓋古帝王所自立之地盡野
分州任土作貢不可無法而勢有偏混地有廣狹居
有險易國之所以統御得失守防難易存焉故著輿
地也著職官何也天工人代惟治亂在庶官古者設
官分職因事命名厥有深意秦不師古而輕亂之漢
及晉隋多仍陋軌其後惟唐六典稍合於周官之法
人才盛衰吏治臧否固所繇非一端而經制不可以
不善故著職官也或曰六者其體等乎曰帝紀者一
代一王之史也繫年繫月繫日所謂編年之體也春
秋傳綱目是也列傳者一人之史也重其人則詳其
事使貽沒世名所謂紀傳之體也馬班而下代有列
傳是也封建司天輿地職官四者一事之史也一事
之因革損益非歷證古今而參討之則不明亦所謂
紀傳之體也八書十志之類是也曰事盡於四者而
已乎曰學博自叙有云數者係國史大端節目繁多
故爲之區分類聚其郊廟兵刑財賦考課選舉學校
諸制創置更革大都合而載於帝紀之中矣左氏紀
事總在編年遷固書志或議其闕著作繁簡存乎其

人未可具論也曰史果若是全乎曰宇宙廣遠書史浩瀚若深山大海未易窮其類委而涉其津涯有人於此殫一生之精力羅千古之見聞取裁先哲手勒成書其有裨于後學匪細若夫刪述垂憲著爲不刊之典則大聖人之事學博亦俟之耳矣先是已丑之臘學博抱其史草不遠千里而叩余山齋屬之訂正余甫廬居尤慚寡昧不能任役間有所評騭學博虛衷取之已而去之茗上及往來錢塘姑蘇閱歲之半而其書以銅板活字摹印而行凡爲卷百幾十有幾

敬和堂集

序卷之

九

張

約爲費幾百餘金先後爲學博提攜贊助其事者某某某因論次而爲之序

益世子孝行詩序

昔孟軻氏爲滕世子道性善堯舜之說世子感悟異日間喪禮焉孟子告之曰親喪固所自盡又曰不可以他求在先之而已然後滕世子五月居廬力行三年之喪至葬戚哀觀者乃悅夫戰國去古猶未遠喪禮已廢格而不行以滕世子之賢得過孟子反覆教詔鼓其不及而堅其自信庶幾一行夫禮焉甚矣禮

之難行也雖然喪葬之戚哀非作而致其情也滕世子行之莫不喜悅此何爲其然也哉人之性也喜怒哀樂一本於天臨喪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拂人之性衆斯惡之矣故性至善也禮出於性至順也循性而動無感不通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法天下傳後世者也數千載而下吾於益世子有感焉歲壬午夏世子母氏孫太妃有疾世子躬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旬憂勞病作王危之遣就別寢及太妃之薨世子不能知也既殯始使聞之則號慟幾絕乃居

敬和堂集

序卷之

十

張

廬歎粥面深墨執禮如儒生明年冬卜葬太妃于衍碩山中世子率諸王徒跣扶屬辟路泥濘出城關哭聲震野自吾郡邑有司若士大夫之送於途者以及四方之聚而觀者幾千萬人莫不欷歔嗚咽有流涕者咸曰孝哉世子彼王公猶然九爲人子而不及是之廢奚啻戰國世子視滕世子盡哀千載若一轍然又無所待於孟子之教豈天性然耶余聞益殿下孝行素篤事祖如父事亡若存豈其淵源有自來耶

於是左右史二大夫偕鄉薦紳諸君競爲詩歌頌其
美而屬序于余余居疇三載數謁世子其大半在疚
嘗以殷高宗之恭默思道周文王之穆穆敬止爲世
子言之輒唯唯夫三年不言恭默思道其氣象聞然
潛極殆非世俗之所能知至于穆穆文王緝熙敬止
無論哀樂隱顯其心常凝於道是古聖王之至德也
盛德之謂大孝大孝之謂不匱詩云永言孝思孝思
維則此之謂也以世子之天資純朴宜可勉而進乎
是然則一事之盡誠於親喪者豈足多乎哉因併叙
華和堂集 序卷之十一

之以廣二大夫與諸君歌頌之意

西園雅集詩序

益浦陽淳河華山三王甫弱齡執文樂學日肄先園
暇則伯仲遞相賡倡或與客分題爲社詩爛然成帙
矣諸王介紹游山人問序於余余讀其詩而深有感
於古風詩之義云蓋昔者先王因山川封域分畫所
莫而昨之國因其國政教淳樸漸所被而聲詩之
道生焉其爲詩不必盡出於邦君王公所作而化自
上起風實先焉故曰上行下效之謂風太師陳之以

觀風司徒因風以廣教聖者輯而存之以昭鑒若二
南豈風詩之盛也文王周公之所以明德而造邦也
齊魯鄭衛秦晉諸國其風降其詩雜而不齊矣然而
忠臣孝子之懷憂思儉勤之德發乎情止乎禮義者
猶有先王之遺風存焉故詩可興可觀可群可怨適
之事父遠之事君不可不學也漢以下詩教廢而詞
人之賦興詩麗以淫識者慨之而東平之懿鑠思王
之深雅君子有取焉非以其溫柔敦厚猶不倍於詩
之教而然與夫詩關於國家之風教尚矣上感下下
教和堂集 序卷之十一

化上莫疾於風故風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導也今

諸王之爲詩吾知其有可進於古風人之義者蓋

益自先王至於今王世有令德而諸王克崇效之

無淫於靡無燕於僻生長深宮之中不惟悅華腴窮

要眇以娛其耳目心志而獨尋師問友留意聲詩此

其過尋常遠甚及觀其宮庭志訓風木興悲與夫兄

弟朋友燕樂之什肫肫乎篤於倫幾道矣儻其好學

不厭益反而體諸身心性情之實以時發爲忠孝恭

順和平雅澹之音則吁之人士且將化之其風不亦

遠乎哉異時觀風者將采而聞諸

上庶幾以爲列藩風始若夫雕鏤工苦於音聲句字之間與詞人墨士爭雄非諸王意也非余所望於諸王者也

趙文肅先生文集序

司馬遷有言曰假令晏子而在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李白亦云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二子之言人情恒有之良未爲過也今且有奇偉卓犖非常之人幸與之生同當世然竟不獲一識其面徒

敬和堂集

序卷之

主

所能

後時而興慨慕之懷此其情有甚於司馬遷李白者矣若不佞乎遠之於趙文肅先生非耶先生登庸之年乎遠始生世爲人吳蜀又相去數千里不易遇憶在

穆廟初基召先生入宮詹不二三年晉鼎輔兼總憲中臺鳳鳴龍躍顯顯昂昂一時同朝俊彥靡不以災有道之光輝而消其鄙吝發其憤悱爲快時乎遠獨以銓郎休沐旋備兵嶺海間邈乎其不相及也十年而後乎遠再入都門則先生去位已久且脫跡人間

欲執鞭而無從矣嗟乎賢者之遇不通豈非命哉三代而下真儒之道不得大行於時其間輔弼大臣鈔

有純軌如諸葛孔明陸宣公范希文之流寥寥千載數人而已何者貴不期驕富不期侈寵譽已盛繁籍聖賢則天下之善言有所不能入持祿固寵爲子孫謀則天下國家之大計有所不暇顧或者志潔矣而病於才之疎才達矣而苦於識之闇此純臣之道之所以難言也以吾所聞於先生者則異乎是先生少掇鬼科官居館閣而衣疏茹淡絕遠聲色終其身有

敬和堂集

序卷之

十四

與龍

軍瓢酒巷之風品格孤高一塵不染而忠君孝親濟世利物出于天性皇皇焉有畏天命而悲人窮之意天資敏異於學無所不窺而好善如饑渴天下有才慧好脩之士雖在韋布後生靡不樂取之以爲友平生言無矯飾行無依違進退綽如也是故釋褐之初讀書中秘受異知於

世廟中遭權奸傾陷竟不可得後事

穆廟經筵日講箴誨慨切

先帝爲之改容至幸太學賜坐蓋先生心志光明平

神磊落以能感悟

聖主風動海內嗚呼此豈尋常之所可及也哉先生當在庚戌虜迫京城而以官坊挺身宣諭將帥及已虜入大同而以內閣劾奏督撫之欺罔正氣凜凜迄今猶有生色議復禁軍隸五府舊制使分營操練以強兵杜釁有桑土之先謀諫止非例考察以愛惜言官培養國脉權宰陰爲之奪氣此立朝數事皆可爲後世法至虜酋俺答乞貢市于

朝廷議下政府群公相顧躊躇賴先生立斷以去就

敬和堂集

卷之五

十五

爭之然後決其所爲贊大謀而定國是有如此世莫能盡知也然而世之君子咸謂先生意氣慷慨激烈不足於溫和是以不能究其用愚竊謂先生之才之節之學之識使伊周在列必有同心斷金之利假令獻可替否於一堂之上寥寥諤諤乃其所深取而忍於排擯之耶吾是以悲先生之不過也正直之道不諧於流俗久矣非盡先生之過也先生學本慈嶺性地空闊機神圓明吾未能窺其至然要之不詭於正無一事有乖於彝倫七人章俱自曾襟流出追風逐電

不可捉摸非史非漢非韓非蘇而超然遠覽睥睨古今自成一家人之文也詩格韻大似李白其得諸無意信口拈成又絕類寒山拾得語曩者趙德仲中丞刻先生文集于閩寄示盱江予遠得而徧閱之客歲徑棧道讀先生柴關詩因爲感歎數語襲進甫侍御過而聞之以爲予遠於先生庶幾隔世神交也遺書託之以序其文進甫爲先生高第弟子適同僚余善先副憲亦出先生之門誦述頗核遂論其世而序之如此以道其所以仰慕先生而不得見之意而猶幸得

敬和堂集

卷之五

十六

以段季之名竊附於斯文云

胡子衡齊序

衡齊何爲而作也胡正甫先生憂世之儒者論說多端而持衡以齊之也夫言惡乎齊道惡乎衡楊子有云衆言淆亂折諸聖存則人亡則書聖人者固後學之所折衷也先儒有云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又云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吾心者又斯道之所取則也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諸子百家議論繁興漢溺於訓詁唐溢於詞章心性之傳不絕如綫迨於宋室真

儒輩出理學始明朱紫陽先生力攻著述以開來學其精神力量可謂收儒者之大全然而議論訓釋稍有矛盾於孔氏我朝王文成先生揭致良知三字直透本心厥旨弘暢矣乃其末流侈虛談而鄙實行世之君子猶惑焉嗟夫道之不明則胡不折衷於聖人又胡不求端於吾心也昔者堯舜禹更相授受惟曰允執厥中孔子明大學之道必曰止於至善此曷以故哉嘗試觀之人生於天地之間視而不明聽而不聰動作進退而不得其理則威儀亂有父子而不相親有君臣而不相事有夫婦長幼朋友而不相別相序相信則人紀滅養其身不以爲天下則私役于物反以遺其身則悖探索於刑名度數禮樂名物之煩而日亦不足則支馳驚於高虛玄遠簡曠自便之域而實之不存則罔亂也滅也私也悖也支也罔也有一於此皆心之所不能自安者也心之所不能自安者非性之本然故也亂而治之滅而脩之私而擴之悖而反之支而約之罔而誠之則性順而心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過之不可不及不可堯舜之所謂

執中孔子之所謂止至善由此其選也嗚呼豈非萬世學者之準的也哉先生衡齊九篇其大要闡人心之靈則辨物理之非外而折衷於孔子之訓反覆辨證可謂深切著明其論釋氏本心未嘗非是而特不能盡心之過一言足以訂千古之是非學者苟知此意雖以釋氏之明心見性其究至於出離生死猶於此心此理未盡而況其揣摩測度視大道猶逕庭者乎傳曰祭川者先河而後海貴知其本也又曰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施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沲貴觀其全也又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貴於自強而不息也學者苟知其本又觀其全而能自強不息則道在我而可以權衡乎天下之言矣其齊也其不齊也無所加損於道也先生不遠千里緘書遺手遠屬之以序遂不辭固陋而敬識其大端云

觀我堂摘稿序

余同年李孟誠父著觀我堂摘稿屬乎遠爲序者三年而未有以應蓋言而寡誠行而不逮乎遠深懼之夫孟誠所著以明孔曾大學之傳也是故不敢輕易

著語也今趙德仲中丞將梓摘稿於闕遣使來促序
李遠誼不能辭謹爲之言曰大學孔氏之遺書也三
綱八目犁然分明脩身爲本垂訓萬世無容後人贅
一詞已近世學者恒以朱王兩先生致知格物之說
爭衡聚訟其流之弊至於身心割裂知行離畔爲斯
道病孟誠憂之故揭脩身爲本一言以明孔曾宗傳
所在使天下皆知反求諸身卽吾彝倫日用動靜出
處之間實脩實踐精神收斂心志凝一更無恍惚支
離則其道乃有補於天下國家孟誠之苦心蓋如此

敬和堂集

序卷之

九

張

其曰知止卽知本知脩身爲本而止之乃爲止於至
善此其獨得之秘余尚領略而未深余竊謂止之一
言發於虞廷闡於大易稱於文王其道至微而止於
至善四字則孔子立教蓋已包括殆盡是爲聖學不
二法門是故由吾身而推之家國天下、一有遺漏非
其全體由天下國家而反之吾身一有倒置非其真
機究本言之無聲無臭渾然同源推用言之有物有
則毫髮不爽故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皆所以止乎至
善之實事本末終始一以貫之者也於此參究分明

合下知得止於至善則大學之道樞紐在我故曰知
止而後有定喫緊乎其言之矣夫知止乃所以脩身
而脩身必在於知止神而明之豈不存乎其人也哉
孟誠錄中有云止爲入竅脩爲工夫常止則常脩常
脩則常止此身體而有味之言蓋確乎其自信者也
余嘗與孟誠同事嶺海見其於軍旅倥傯之中神閑
氣定裁應如流乃知立本之深厚邇年晦養山中倡
明此學四方人士從之如歸去秋相見於江潯晬面
盎背充然儒者也則孟誠所造高遠矣議者類病吾
儒空談無裨世用而孟誠力學砥行一本諸身方將
見於經綸匡濟行事之實所謂障百川而東之廻狂
瀾於既倒者其在脩身乎其在脩身乎

闕里瞻思序

闕里瞻思者藍田王子欲立拜瞻
先師闕里而徘徊繾綣自志其慨慕願學之懷者也
欲立嚮道有年矣一日思求友天下不憚數千里扶
病走京師居頃之意未愜遂東行謁闕里爰陟降周
旋于先師廟庭及林墓杏壇之間者經旬時而不

忍去蓋直欲以聖人爲依歸云爾顏子廟在闕里伯魚子思墓在聖林子貢築室處手植尚存謁俱近若曾子廟遠在嘉祥子路廟在濟孟子廟在鄒欲立自闕里迂道徧謁之每謁必陟降周旋如謁先師者然數千載而上數千載而下精神心志恍若與聖賢相接余觀古今人至闕里者多矣其誠且專未有如欲立者也欲立居闕里著學顏錄舍曾廟傍著學曾錄舍孟廟傍著學孟錄學顏學曾學孟爲學孔之階梯也不直云學孔者謙讓也欲立誠確之才近於曾

敬和堂集

卷之

主

子而方事顏子心齋之學養孟子浩然之氣其於學孔氏之道蓋亦庶幾焉頃歲乎遠督學關中嘗與欲立討究此學今欲立飄然南來訪余龜溪之上一動一言必兢兢尊守孔氏家法出其曩所爲闕里瞻思者以見志夫道之本來在我其遺矩在聖賢語謂見堯于羹見堯于牆惟誠精求之反已而道存卽千聖如覩面不然雖對面千里而況其遐乎今而後願欲立超然於瞻思之外則學孔學顏思過半矣

姚氏族譜序

姚生孺參持其嚴廣濟公族譜請叙於許子許子曰噫族譜余志也尊君譜之善矣余將敬以爲楷式而何說之贅焉固請告之曰古之聖賢其於物我親疎之際非苟爲異同而已今夫生人之性見有折一草一木而不忍者焉然而未甚也有血氣之類當乎其前則尤有所不忍者焉至於衣冠言語之同於吾者其不忍則又甚矣進而鄉鄰進而族姓進而同氣則其不忍又漸有甚者焉以其無所不忍之內而又有甚與不甚之分此人之性所以爲妙也聖人患夫人

敬和堂集

卷之

主

性之蔽而不忍之心至於倒施而淪沒也故爲之教以明之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蓋欲使從其情之至者反求而達之以全吾不忍之心焉耳譜者所以著本合宗法聖人親親之意者也抑吾有患焉執塗之人而訊之曰汝父母爲誰則皆能知其爲父母矣又訊之曰汝兄弟爲誰則皆能知其爲兄弟矣然其尚有忍於戕賊而不顧者何也利欲熾而良心亡習俗偷而倫理薄也以是推之其分愈疎則其情愈薄雖譜而系之以明其同爲先祖之所出亦安能遂

使興於親親之教也乎曰其本不在譜而在意其道不在人而在于我何者君子以身任家國天下之責故於家國天下之人隨在而思有以聯屬之縱其勢有所不能齊要以善推所爲不失乎輕重先後之序而已近世大家巨姓譜系甚明而曰某吾祖也某吾宗也至其親親之意廢缺而不講豈以無人乎任其責而所謂譜者徒爲文具哉尊君之序譜也簡要而切實且惓惓以興愛敬復古道爲念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吾子其試以此意而求之使姚氏之所以興者歟和堂集 序卷之 壹 終在吾子也

潮陽呂氏族譜序

潮陽呂大夫世華父修其族譜成其自序與新城鄧汝極孝廉所爲序詳矣復就不佞乎遠而問言焉乎遠自惟家世寒薄族多貧窶竊徼祖宗在天之靈冒登仕籍三十餘年於茲而未能遂其惇叙之念由乎遠而上所考僅七世遠者又不能知則疏逖流散益有可憫方愧不能如呂大夫之誼而何以爲大夫言也夫人生宇宙其來靡不久遠族類靡不繁茂恒患

於辨識之難辨識矣猶患於聯屬之難聯屬矣猶患於董正之難董正矣猶患於垂永之難自非仁人孝子恩篤而義周思深而慮遠以身作範可法可傳未有能洽于宗族貽于子孫者也古之聖賢尚矣范文正之義田呂汲公兄弟之家約其庶幾乎自宋而來歷數百年於此今二氏之族猶有遺澤存焉可不爲惇族者之龜鑑也哉夫家之有譜也譬國之有圖籍史乘也上以識吾祖考於不忘中以維吾宗族於不散下以待吾子孫於無窮此仁人孝子之所託以永歟和堂集 序卷之 壹

其水木本源之思者也不可少也然而國無善理則圖乘爲虛器家無芳軌則譜牒爲彌文不佞乎遠嘗與二三君子講究於此義欲躬行倡之而力固未逮也呂大夫蓋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其無虛自序之語與不負鄧孝廉之意吾黨且將於大夫取法焉

送李漸菴中丞序

史稱魯參相齊避正堂舍蓋公用其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賴以安齊及繼何爲漢相卒以此收清靜寧一之効爲一代宗臣嗟乎參豈可以武人範之哉

當是時漢興方厭秦法欲與天下休息尚寬簡無事
參是以得用蓋公言行乎其間迨至武宣吏治稱盛
然承平之久稍務綜核名實於是鉤距搏擊之風行
而漢之元氣亦漸蕭索矣自古法令繁密人心澆漓
多起於中葉之世蓋時勢積漸使然也及其習俗已
成化理已敝之後上下恬狃而不知變不至於盡壞
之極則不已也是以君子於此欲起而維之為甚難
夫維之莫若反其道反其道則必蠲去煩苛崇尚寬
簡要歸於清靜而民定是蓋公所以教參治齊之術
故和堂集 卷之五 五

也然亦已難矣而或者又以爲其言出於黃老不可
用然則吾聖人所謂無爲而治居敬而行簡以臨其
民者非耶涇陽李漸菴先生自南岡鄉遷填撫山東
山東古齊魯地也余故有感於曹相國治齊之事今
天子明聖中興選賢使能黜浮崇雅將由此移風易
俗躋斯世於雍熙大猷之盛漢治不足尚已先生醇
然儒者也如參又奚以稱焉蓋先生嘗對余言當今
有司失職爲甚其咎在於上之人重持文法繁設科
條以相繩責而下亦務此以塞上之意故其精神運

用常在彼而不在此而世所謂廉靖樸訥之士則深
厭苦之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未有能使吏得其職
而民安其生者也由是言之先生所以治齊魯之道
可得而推已借令今有蓋公言其意亦不能出此而
先生志於救世惟善之從豈或有拒於其間耶余於
先生之行卜之矣先生寬大簡易出於性成其志氣
卓然以聖賢爲師法不以外之毀譽得喪搖其慮天
下有大事端可屬其於齊魯也爲之兆也豈特異時
收清靜寧一之効於國家而已哉敬以是爲先生祝
故和堂集 卷之五 五

贈李中丞考績擢廷尉序

陝稱內綜八郡外控三邊非他人任實撫臣任也每
歲當秋防督臣提兵出塞上則撫臣移節固鎮待之
虜如入犯我疆場憑陵我邊鄙羽檄交馳兵戈謀動
於是居中馭外而擊左左應擊右右應千里轉饒士
無枵腹則有用兵之難其若今受我盟約就我羈縻
貢市往來華夷雜遝獨爲審機觀變而剛不速釁柔
不啓侮坐籌帷幄銷禍未萌則有納款之難邊事固
爾八郡之勢星羅棋布東南爲晉魏楚蜀之交西界

諸番北接沙漠蓋延袤萬有餘里其間風土異宜民生異俗欲胥擾而治之爲難而又有銀兵鹽販茶賈回夷乘以奸宄時肆越蕩上之人亦未易爲制禦格化之術其尤難者秦地廣而賦薄邊儲宗祿恒不給則盡括嵯課賈稅贖緩之類以充之帑藏匱乏勢終歲之計設或事出不虞將不知何所措其手足然則所稱控三邊而綜八郡當斯任者顧不重且艱哉維我瀛海李公撫陝三載允文允武布德宣威內脩外攘卓有成績爰上其狀于

歐和堂集

卷之

七

五

天子天子嘉之命復職未幾簡爲廷尉俾暫往陪京息其勞時按臣亦上閱邊狀叙公勲天子復賚之以金帛仍下所司議封典進三品秩贈公大父及封公父同公官一時而三錫命焉蓋異數也余鏡公撫陝大略知其所以當大任而無難者公材氣倜儻不群洞達事機迎刃而解尤博綜經史百家言其爲政寬平簡靜一以行所無事爲主初至值歲大歉邊境蕭然又加度田之役紛紛多故公爲蠲省一切煩苛獨持體要務在不擾而民稍甦田賦亦

定無有如江南之賦籍屢更而重爲民苦也當出鎮防秋者三禁戢彌文秋毫無犯所至下車詢問利病州邑之小吏山谷之野叟人人得自盡其情其與制府密議爲馭虜安邊之策皆外人之所不得而聞然連歲宴如邊鄙不聳無形之功有利于社稷生靈實大公又整飭西塞洮河地方以防後患其詳在條奏邊務一疏蓋頃自丙兔克臭諸酋懋牧河西蟻聚莽刺川爲巢窟而洮河兩地番漢之間始有虜警不及今圖之禍將滋大公親歷荒徼長慮却顧諸所壁

歐和堂集

卷之

七

五

畫盤盤可行頻年八郡薦饑公備繪流離狀請賑救於朝廷甚力諸山銀兵茶徒屢有亂萌公預爲銷沮之及是郡延回夷流劫他境遠近喧驚公遣兵殲其渠衆亦遂定余觀公撫綏經略所爲八郡三邊倚賴其大者如此其細者不可得而枚舉也夫陝固甚艱而公不艱陝天下之事豈不存乎其人哉蓋公昔者嘗官職方又持節視雲中上谷雁門諸塞熟知邊鄙險害機宜督學中州品藻精絕及轄兩浙與今大司馬張公計縛亂兵不移時而定其素所挾持固然

也夫治國之道務在樹人經世之學要在習事有其人矣必培養以歷歲之久而後得其大用有其才矣必嘗試於盤錯之地而後見其通達當世人材如公者豈易得耶斯行也廟堂之上將屬以大事公亦當竭其平生之力以報効

聖明思艱圖易所以爲陝計爲天下計者將大有幹濟于時余且拭目以俟之矣

贈梁方伯開府寧鎮序

歲丙戌

敬和堂集

卷之四

七

上大弊群吏黜陟幽明僉舉陝右轄梁公治行第一會寧夏撫臣缺勅公往公舊僚三司例有贈言以屬不佞乎遠乎遠生長東南眇然堅儒也未嘗曉諳西北邊事何以贈公無已則請言朝廷今日所以懷柔夷狄綏靖封疆之意往者俺荅吉囊諸酋數肆寇掠蹂躪我中土虔劉我邊陲迄無寧歲頃自那吉來歸撫馭有術俺酋一旦感激納貢稱藩化逆爲順此殆天意非人力也然而頻年虜父子相承未有變志聖天子仁覆無外亦終不靳恩澤羈縻不絕此何以

故夫好生惡死趨利避害鳥獸猶然而況人乎觸其爭心闢其怒氣則殺機橫恣日尋干戈而不已導其利欲動其天性則順氣相感可使胡越爲一家唐虞之朝四夷來王成周盛時蠻貊率俾蓋用此道故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非虛語也漢皇失德而與匈奴和親宋家失計而爲契丹納幣唐天子以武力取勝而稱天可汗爲夷狄君此皆陋執不足爲法其在今日可不謂千載一時而與唐虞成周媲美者哉乎遠竊觀廟堂邇所簡任諸邊督撫大臣必其博達

敬和堂集

卷之四

七

精明老成持重之士誠謂蓄威昭德責至艱鉅苟得其人則內治而外寧苟非其人將敗成而速壞故選賢使能特盈保泰日兢兢焉維梁公之往稱上意矣公性度廓落於物無所不容吾以知其有胞與遠人之量素履峻潔志不在于溫飽吾以知其有洗革憤帥之風警敏絕人應事如流水吾以知其有審機觀變制禦群胡之略公甫至塞上適當貢市之期而套虜切盡台吉素稱桀黠今一奉約束成市而去較之曩歲竣事已速其所設施錯注可窺其微已

故公往而寧夏可托也抑乎遠於公有迂請焉寧鎮西北倚賀蘭南東阻河險固且饒沃古今稱為雄勝之地自虜據套以來而我反居外河東三百里間皆為敵衝識者恒太息于東勝之失守恢復之議眾且懲羹當今之事懼為禍始然大臣為國家萬世治安計為生靈一方保障計桑土綢繆禦侮在豫高墉射隼藏器待時豈以中外一時寧謐而忘經略閑遠之圖也哉夫奉宣德意令夷虜賓貢常如一日者蓋臣之上願也長慮却顧使道出萬全可靜可動者

敬和堂集

卷之

三

周

智士之深謀也公儻以芻蕘之言為可採乎否

送徐僉憲入覲序

明年丙戌為今

天子龍飛之十四春六服郡臣上計詣闕下者凡

五巡于茲當歲在庚辰不佞乎遠以兵曹與執戟癸

未以郡吏入得復覲

天顏今官陝右送其寮徐子敬父覲獨躍然喜也庚

辰以前故相方柄政尚操切

天子德意猶未暢四海及癸未一更而新之天下

欣欣然始有太平之望又三閱歲而聖德日以廣運總攬庶政計安元元百官有司莫不精白一心以聽

上命蓋萬世一時也子敬可不謂逢其時哉治道之患在臣主異意而內外扞格苟廟堂之上灼見化原蠲省煩苛以明示天下與民休息諸藩臬郡邑吏奉承休德各修厥職以崇實政靡有飾言然而雍熙之化弗臻三五之隆弗逮者未之有也吾於子敬之行有感矣子敬精敏博大有古賢豪長者之風嘗令

敬和堂集

卷之

三

唐

絳再令扶風其於閭閻疾苦情狀甚悉吾聞兩邑之民戴之如父母仰之如神明而且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矣頃從諫垣僉陝臬諸所錯注悉語大體當機宜蓋未及朞月而關以內一路之民又猶之乎絳與扶風也然則治行稱

上意者宜莫如子敬使群吏皆得如子敬則

天子之意不患於壅而不達於下而子敬當此之時志有所欲為政有所欲立不患於格而不達於上也於乎休哉竊觀三代而下吏治莫盛於漢宣之時然

惟龔渤海黃頴川以寬和簡靜獨見尊寵而嚴趙之
徒最著風稜竟亦不免於禍宋韓忠獻李文靖諸賢
俱務博大老成培養國家元氣而王荊公力行新法
天下遂以多艱故治道人才所尚恒在此而不在彼
今之世正用龔黃韓李之日而子敬其人也子敬行
矣陝方薦饑黔黎愁痛有司者方苦于拯救無其術
儻蒙 召對盍以根本在朝廷之說進焉

贈陳臬長遷楚轄序

自古賢人君子進退升沉之際可以占世道而世之
改和堂集 卷之五 圭 張龍
好惡用舍之際可以觀人品余於洪雅陳伯生父有
感焉伯生當隆萬間起家安福令入爲銓曹文學政
事灼然在人耳目僉謂秉鑑持衡宜莫有先之者迺
由司封出叅楚藩未幾且迫之歸蜀何也當是時天
下之權屬於政府其掌邦治者依阿泐忍惟政府是
聽而伯生不能凡有封章予奪一秉大義按令甲以
從而不敢苟徇于若人之愛憎其志行者半格者半
然而太宰與執政交憾之矣安福劉御史出伯生之
門御史既得罪執政鄉人有誣構以陰事而詣

闕下者伯生潛止之已而御史獄興伯生遂不可容
以被擊而去嗟夫伯生之爲司封也知有 國家之
典常而其庇御史也知有朋友之義之當然而已利
害得失固所不計而卒不能遁于權佞之手所謂身
雖退而名益重者哉頃者

聖天子覺悟屏奸進直天下士大夫正氣復伸伯生
於是徵起在列再遷而有今 命余於伯生二十年
爲神交其總憲來秦也余辱同官爲僚旅聚燕語靡
不洽嘗追陪杖屨周覽終南太乙涇渭灃澠之間上

歌和堂集

卷之五

圭

周

下周秦漢唐數千載君臣興廢之故未嘗不慨然興
嗟也而伯生天性穎敏博綜經傳子史百家言其於
當今典故考究最核民生之休戚四方之利病西北
諸邊之險害機宜閒中擘畫洞如指掌而尤長慮却
顧不輕出一語余以是受益於伯生爲深伯生昔在
楚典祀太嶽太和山善馭其守鐫使不得肆自伯生
去而事體大更矣在晉居汾陽開其諸宗無不就義
入秦蔽臬事凡刑獄輕重必中於倫約束胥吏而繩
之以法堂皇肅然不敢復犯蓋其蘊藉深沉風采凝

峻所至設施彰彰如是余固知伯生之才可以投大
遺艱而無所不堪也嗟乎藉令伯生在今日猶當曩
者執政與太宰其人則將終遜西蜀其休光且不可
得而再覩而余亦落魄沉淪何緣得以從伯生而窺
其蘊此可不爲世道之一幸也哉抑伯生嘗爲余言
國家承平日久上下拘繫於文法當世之務多病蹊
盤而難行匡濟幹旋當何施而可余莫能應蓋天下
事誠欲大有所爲非才與誠合而又握天下之權者
不足以與於此伯生今由藩轄而上之事權將有所
欽和堂集 卷之五 五

贈張方伯遷兩浙序

蓋余聞睢陽張公出處之際重有感云往者華亭新
鄭兩執政相繼其相業在 朝廷其公論在天下余
不敢輕爲軒輊余獨謂大臣秉國之鈞當存至公而
顧大體崇惇厚而養國脉不宜以怙靈寵快恩讐爲
事漢蕭曹刀筆吏也然能忘其私隙代爲漢相何且
死獨爲參參相豈遵何約束猶有古大臣遺風其後

丙魏房杜韓范諸賢皆同心輔政芳聲流于千載何
近代之陋也華亭罷政而新鄭媒孽之新鄭罷政而
江陵媒孽之當時非賴

穆廟之寬仁今

天子之明聖兩相之禍幾至于不可測如國家體統
天下元氣何維我張公新鄭同省也其先自蘇松督
儲投綬歸田則以不能媚新鄭而甘心于華亭之故
時與公共事者受密託力嗾公爲之彼其人素以名
譽自矜風節自負乃至一旦僥首權門敢於犯天下

欽和堂集

卷之五

五

之清議而不恤公長者其忍同之哉漢黨錮方急平
原史弼獨無曰承望風旨誣陷良善有死而已所不
能爲也周元公司理南安有囚法不當死監司欲深
治之元公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欲棄官去夫黨
陷良善與一囚之死二君子以死生去就爭之不少
阿徇况欲誣構

天子之大臣乎宜公之浩然而去寧終身於草莽丘
壑之間而不憾者也公既歸十餘年海內士大夫景
慕公氣節於是臺省交薦公復起用爰參政三晉總

臬事已遷轄秦中今又遷轄兩浙翻雲覆雨世局屢更而公兀然如泰山喬嶽方將爲天下當大任道與時信從容展布嗟夫此豈不可爲世之趨炎附勢辱身敗名者之一規也哉自古忠誠端介之士必不肯苟隨於流俗故利害得失有所不計而其仕進也常拙卒之立人之朝受天下國家之寄而審審諤諤風采凝峻足以消沮奸回扶植善類貽社稷蒼生無窮之利者非斯人不可公其近之矣公戒行李有期秦中僚采謀所以爲贈謂乎遠於公子民也命之執筆

敬和堂集

卷之

三

王朝

余特以出處大節而卜其事業如此兩浙邇幸無虞無所可言於公第願公式邁其行以慰吾民引領之望

送薛別駕考績序

今制銓選陞遷之法類重出身資格科貢吏三流各以例授官循資而遷無論已且均之出于鄉貢也爲郡理爲縣令則有臺省曹郎之望次之遷郡丞又次遷州牧與郡倅一爲倅則臺省絕望矣遷曹郎者百無一二遷郡丞者什之三而遷州牧者什之七其出

身同其材品同其志叙同然而遷轉異等有若此此其相沿之故殆不可曉毋乃非

祖宗意耶古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視其才德之所宜而已途格之法起於後王已非所以待天下豪傑之士况又視其官職所由爲輕重明示天下以可疑之端何歟夫郡倅在司理之上而州縣繫其所屬顧以朝廷待之之輕也而藐之宜乎賢者不樂就是官中人以下率多放縱而不知檢以甘自淪沒無怪也余獨觀夫天下之士忠信廉潔有出於天性而不

敬和堂集

卷之

三

江浦

聖天子在上名公卿在下簡賢擢能度越拘攣之見何以振茲典哉余於同寮薛君之行有感矣君爲倅三載職督賦嘗領五邑額課轉兌江淮間宿蠹盡絕歲省民錢無算南城南豐邑咸鉅多豪猾以君往攝理衆志帖然若度日清丁尤多區畫有成效此其操

致才猷炳然在人耳目者也余觀君側儻有吏能而特約身如處子不諂不瀆幾微之際粹然無以譏所謂忠信廉潔出于天性而不可易者君蓋其人乎廟堂之上其遂有能知君舉君破格以待君者乎雖然知與不知用與不用不足爲君子加損第謂當今之世必得破其常調拔悃悞吏幾人而重用之然後能使人知所嚮往無有自輕之心亦庶幾乎激勵斯世之道余姑以君之行卜之也

贈傳司理遷廷平序

敬和堂集

卷之

五

建陽傳君聘司理江岳六載膺

簡命入爲大理評事將行太守許季遠贈之言曰自古聖君賢臣明刑弼教所從來久遠矣臯陶邁種德於唐虞之世與禹契同功成周司寇蘇公式敬由獄以長王國其爲道顧不恭隆哉後世教衰俗敝訟關繁興偏尚刑法則有刻深之吏殘民以逞穢德腥聞此視古聖哲用刑之効何啻霄壤也蓋漢宣帝嘗懲秦失納路溫舒言特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爲廷平時亦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稱

平民以不寃三代而下如宣帝可不謂知重民命得任人之法耶而于定國黃霸等並稱長者觀其所由殆與獄吏殊科矣今之大理漢之廷尉也其屬諸郎吏即廷平也國家制設三法司諸所審獄乞反至大理乃定是故有准擬有照駁有番異有圓審有追駁不得已徑請上裁曰制決天下獄刑之權莫重於此其不可以匪人居之甚明洪惟我

皇上天性至仁矜恤之詔屢下尤務旌用海內老成忠厚之臣乃君聘之有是遷也不可謂非漢宣用定

敬和堂集

卷之

五

國霸等意君聘其勉哉士君子惟慈愛可以庇民惟明決可以蒞事惟廉正可以守法三者君聘有焉吾於其爲司理而知之也吾於其爲司理而知爲廷平無難也雖然司理與廷平難易抑有間矣司理主於刑訊苟得下民之情則平反由我耳縱有違順關涉猶輕故行法爲易廷平主於讞駁大抵皆成獄其已鍛鍊周內且經部院大臣之所議擬甚則礙於勳戚制於中貴又其甚則或出於

天子一時之喜怒明知其情所不敢言起而爭之利

害甚大故執法爲難善乎張廷尉有言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唐徐司刑視身等鴻毛法等泰山以身衛生民之命然後可謂之守法法者夫有所受之不可得而一毫假借有所假借何以法爲君聘勉矣世俗之論率以爲廷平優游處棘寺據成法若閒局然余特原古今所以任賢明刑之意最重且艱者爲君聘告君聘有志於大臣之道匡主救民其必自廷平始也

贈同郡六子序

歲和堂集

卷之四

星

周元

歲庚辰我湖士舉南宮 賜進士出身者十有三人首謁選天官者八人其一人董子伯念得儀曹郎其七人當爲令一人臧子晉叔特疏請于

上乞授教荊州其六人莫子子充得江夏孫子應章得武進沈子汝脩得句容凌子孟昭得南昌姜子中甫得光山閔子仲升得安福之六子者以爲初釋鉛槧卽吏事且爲民父母其道孔艱爰相與咨諏詢度皇皇然不能置乎遠因酌而諗之曰諸君毋過慮毋多求天下事亦爲之在我而已是故立已端邪存子

志政理通塞存乎學規模廣狹存乎量起處勤怠存乎精神性行緩急存乎克治志端而行方猶形之於表也否則矯爲之弗純學明而政達猶水之有源也否則道謀之靡準量弘而居物猶海之納川也否則強擴之弗裕精凝神立百度自舉猶二氣之資萬物也否則物欲陷溺而不振省偏祛蔽泛應皆得猶持鑑以照衆形也否則好惡乖僻而不諧若是者將來諸人乎抑求諸已乎吾又觀之始筭爲婦舉步踏踏已而持室或傲睨其舅姑矣假館逆旅一飢德色久敬和堂集 卷之四 星 唐龍

嘗仕而折其肱者敢竊以是爲諸君誦

送王孝廉序

曩余守建武得一賢焉曰鄧汝極孝廉禮而致之爲
盱人士矜式及余督學關中得一賢焉曰王欲立孝
廉禮而致之爲秦人士矜式汝極博學高蹈述作之
富擬昔大儒欲立篤信好學素行狷潔可質神明皆
余所心服海以內固多賢如二子殆不易得也頃趙
汝師司成疏薦天下士三人于朝二子與焉其一
人爲安福劉元卿劉子余聞之久矣客歲金陵一晤

敬和堂集

序卷之

聖

張龍

于耿中丞座間精爽端介有用世才三人者品調各
異而其足以繫天下之望同也嗚呼賢哉余初識欲
立於都門之蕭寺欲立嘗病足且病肺體羸弱不勝
水業已謝計偕置功名于度外而獨以訪道求友輕
千里適四方余是以有都門之會當余去關中時欲
立年已六十矣柱籃輿送余新豐道中依依不忍別
爲後會期余曰難之各自愛甫逾年欲立聞余謫居
山中竟自其家扶病衝寒出武關浮江漢而下迂道
江之右入黎川會鄧汝極居兩月東渡浙水抵山廬

蓋已丑五月也汝極遣子儀從欲立行欲立伯子宗
亦以追尋其翁先期至此余聞欲立之來如從天而
降喜不能言留之月餘與子弟朋友相晨夕見欲立
儼然端肅泊然恬淡自擊而道存薰陶觀感已在言
解之外其子宗侍飯侍寢純孝之情種種可拘鄧生
儀視欲立如父欲立視儀如子絕無世俗形迹皆古
人事欲立之出門也挾朋儕二人僮僕二人俱未幾
則三人者畏長途之艱相繼辭去止携一僕曰彭道
相與涉歷險難備嘗辛苦而不辭道未嘗識字隨欲

敬和堂集

序卷之

聖

周龍

立數月亦化之知問語爲詩句亦奇矣詩曰螟蛉有
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斯之謂乎夫爲
善苟誠無親疎賢不肖皆可化而入也吾不於欲立
之行乎徵之哉欲立將辭歸秦猶歉然不自足惓惓
以古人贈處之義望余余媿無以應余獨念欲立之
質與造使在孔門當在原憲子夏之間質不可及然
皇皇問學如渴如饑其所未了者何在吾聞執中安
止之學傳自虞廷孔子揭之爲止至善子思衍之爲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千古聖賢學脉端在於此今試

反之吾心中耶止耶夫憧憧往來無一息可以斷絕則所謂中與止者將終不可得而見若乃無思無爲常寂常感惟至誠爲然吾黨固未可以易及然而不合體於此非聖學也以欲立之精誠一旦豁然得其所止更有何事願交勗焉欲立之歸也能終以聖學爲秦人士宗法而與橫渠張子呂與叔兄弟涇野呂先生炳耀後先則此行真爲不孤非特以慰答朝野之望而已也爰命欲立子宗受而藏之以爲別

壽陳封君序

敦和堂集

卷之

聖

周

親壽而稱觴人子之情也爲人之親壽而侈以言何居曰人之親猶已之親也爲人子者有所不能自遂於親則爲之朋友者代爲之言以揄揚其美而祝頌之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此類是也蓋古者朝廷之上憲老乞言執醬執爵以隆禮於天下之高年耆靡所不至而其君臣相與燕樂報饗亦往往以眉壽爲期故天保之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則臣之所以頌其君也蓼蕭之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則上之所以惠其下也盛世君臣交相懽愛有如

是況朋友之間乎於是陝臬長陳伯舍之尊人封松察先生年七十有五矣八月某日其懸弧辰也伯舍羈官守不能歸膝下稱觴爲壽意戀戀不自得一時寮友共緘幣走使千里壽先生屬乎遠爲序乎遠忝次臬臺於臬長公猶弟也而乎遠犬馬齒稍長於伯舍三歲家嚴司銓公亦長於按察先生二歲兩老人竝困膠庠不得志而以

恩封娛其晚節事頗相類聞先生壽不覺色喜將爲手舞而足蹈者能無言乎乎遠嘗聞諸長老云世之

敦和堂集

卷之

哭

狀

封君類有隱德以斯言徵之所見良信夫封君多起於艱難困苦之中風味淳龐質有餘而文不足而或績學力行訓子一經其操脩非朝夕之故以是厥心恒臧及發一復嗣食報於天積善餘慶常理固然非倖致也若今所聞於按察先生之行則又有大過於人者先生本宦家子非崛起蓬戶者流然天性澹泊特超於勢利塵囂之外居家孝友純篤嘗獨集于枯約無幾微介懷自其少時蜚聲執苑數試弗利以里選謁天官授嘉定州同知遂棄官歸隱五斗折腰蓋

非其志也平居杜門讀書學問號淵博尤喜吟詠所
著有玉唾壺便侗集等篇與人交和柔煦嫗惟恐傷
之人無賢愚貴賤無不樂與先生處者由是觀之先
生襟期操致將尚友陶靖節白樂天之徒而脩然如
鴻冥鳳隱不可羈累豈但世俗之所謂賢而已耶蓋
箕疇五福先壽而重攸好德道家之言曰毋勞爾形
毋推爾精可以長生故德莫大於孝弟忠信而勞形
推精之事莫甚於名利嗜欲先生崇脩其德誼而寡
營於利欲則致壽之道長生之本固已得之不待他

敬和堂集

卷之

七

江

人祝頌也雖然父母之願與人子之心俱爲無窮子
日夜以遐算冀其親而樂爲一日之養親日夜以大
行望其子而期見德業之成且夫重封疊誥拖金曳
玉固非有道者之所縈縈於懷而以立身行道致君
澤民爲訓吾儕則恒有老而不倦之意是以吾爲人
子者盡孝實難竊觀伯舍瞻雲興思耿耿如不得已
於乎遠有同情馬詩云伴與爾游優游爾休庶幾永
純嘏以慰子情又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庶幾共龜
勉以承親志敬爲祝

壽錢淡菴先生序

昔者仲尼歎莫我知而以爲知我其天老子亦云知
我者希則我貴世恒誦之罕有能喻斯理者也夫古
今聰明才智之士不少矣類皆徇衆人之耳目以希
合時俗之所好不爲厚利即爲名高趣舍萬殊未可
枚舉求其中泊然一無所繫而冲虛恬澹直與造物
者游蓋非道德之盛神明之匹不足以與於此也然
而合於天者不必合於人貴於我者不必知於衆此
尼聃所爲致慨也余於淡菴先生有感焉先生少遊

敬和堂集

卷之

七

江

同里唐一翁之門而私淑姚江王文成之學操觚斯
道蓋已有年然穎悟超脫絕唐王蹊徑弗泥也三十
而薦于鄉五十而登于朝不十年而削籍歸苕溪之
上官不過執戟曹中落落佳濟訐謔竟遇佚而弗顯
先生安之若命不少介於懷也嘗力田與桑爲治生
計拮据卒瘁備嘗艱苦而其暇則端居一室興味脩
然意之所到或吟詠一詩或論述一史必有當於身
心性情理亂興衰之故陶淵明之曠達邵堯夫之豪
邁先生若庶幾焉乎遠受知先生三十年所矣山之

巖水之涯清風明月之下風興夜寐之頃所爲促膝而談提耳而命者多世俗所不能道語嘗謂李遠曰微子吾不語及是蓋先生不遇相知則道德性命之談絕不以出於其口而人亦莫窺其中之所存爲何如也嗟夫若先生者進而擬於古之聖賢涵養之純粹余固有所不敢知乃其不苟徇衆人之耳目以希合時俗之所好無爲厚利無爲名高庶乎胸中繫累少而有冲虛恬淡之意者余得而信之固宜世之人無從而盡知先生也今先生年已八旬頃手書

敬和堂集

卷之

四

余謂所著通史經正錄已畢別無事關心終日兀坐與睡鄉相便閒門幽寂惟聞鳥聲而已余別先生未匝歲又恒從先生季子銓部君所詢起居其聰明矯健不甚異強壯時也夫慮淡則神閒神完則氣固先生之眉壽不害亦固其理所謂貴於我而合於天者其在先生耶先生懸弧之辰在夏五月同官留都者自陸司寇而下咸屬筆宇遠爲先生壽因道其平生所信於先生者與吾輩共致仰止之懷云

壽沈巽洲年伯序

蓋有端方耿執剛毅深沉之士其風采足以振起流俗其才諳足以建立事功者代未嘗乏人然而未必皆顯庸於時施金曳紫列臺省稱得意者也中古而降德不必稱其位而位非盡在於有德故朝多倖位野有遺賢如漢郭林宗王彥方徐孺子管幼安諸君子竝沉淪不顯而徒以其流風遺韻令千載之下傳頌而不衰可慨已儻其得遇明主操天下事權展布其平生之蘊則其勛猷炳烺將伯仲於古之大臣未可測量而况若漢庭公卿者耶嘗以此博觀當世有

敬和堂集

卷之

五

數子之風而厄於遇者亦未可謂無人焉若我年家父巽洲先生其卓卓者也先生居烏程之馬安有世德其先人兩川翁舉孝廉有家學至先生而益昌先生提身謹約嚴於處子性無聲色之好庭無辟佞之友而獨治遺經守禮法以刑其子孫又不廢治生日提其諸傭奴力作於農桑家日起登其堂內外肅然庶務井然精神管攝絕無滲漏閱數十年如一日蓋世所希有也平居重然諾慎取與崇名檢薄勢利與衆落落初不盡諧合而其久也忠信質直有不厭之

味人亦自不疑於先生然先生有性所不樂者雖十
百人譽之而不加勸有志所必伸者雖千百人毀之
而不加沮堅如金石信如四時確乎其不可拔也嗟
乎若先生者將余所謂端方耿執剛毅深沉之士其
風采足以振起流俗其才諳足以建立事功而不獲
顯庸於時者非耶以方漢之郭林宗諸君子同不同
未可盡知而要之皆端人正士不與閭里相浮湛足
爲邦之楨幹無疑也然而竟不得售其用於當世而
世之冒躋華顯曾無尺寸之效及於國家生多者

歐和堂集

卷之

五

諸君子與先生何如耶先生以伯子貴辭校廩受封
爲春官郎爲光祿丞又晉封爲符卿今春秋十有
七矣伯子以安往忤權宰急流勇退頃 召起在銀
臺中外翕然欽仰似景星慶雲不異諸子若孫衣冠
濟濟科第累縈相繼詩書禮義之風富貴福澤之盛
如日升而月恒皆先生之教也然則先生雖不獲顯
庸於其身而取償於子孫而又以其身享之古之君
子有如先生之全者或寡矣於是秋七月十有二
日當先生懸弧之辰伯子納言仲子太學與先生館

甥選部錢子惟凝將戒蒼頭持觴爲壽偕余乞乎遠
代之言余維壽考固難而以德獲福爲尤難先生誠
有古君子之德作法後人傳之不朽是則壽之大者
也若夫耄耋期頤其精神所自致未足爲先生祝也
壽陳封君序

不佞乎遠未及識陳道良刺史而竊耳其爲人蓋剛
腸潔志落落不與俗伍嘗居諫垣數抗疏彈時事旋
出刺姑孰政事風采一尚嚴明整肅能使庶僚凜凜
奉法度庶幾古者趙清獻包孝肅之流焉一日因友

歐和堂集

卷之

五

人章元禮千里走使凱乎遠於清山之陽申之曰
不肖自韶齡迄今惟家大人雖晦迹丘園而其平生
能奉令承教於君子家大人雖晦迹丘園而其平生
敦悅詩書佩習禮義積善累行閭里咸高之謂不讓
漢太丘風致也璧通籍而來家大人曾不欲以甘旨
供累宦邸即蒼頭省訊每戒勿往其恬簡類如是今
春秋七十年所矣懸弧之辰在端陽之月不肖璧遠
羈數千里外終鮮兄弟稱觴無繇重快快不自得用
是敢微惠長者一言爲壽乎遠頃在廬居未禪輒感

盡不能捉筆久之刺史復走使至不得已乃作而言
曰父子之際道固相成哉吾觀於封君之高既可以
爲爲人子者勗吾觀於刺史之賢又可以爲爲人父
者慰何者封君誠抱朴養恬不以榮肥安樂爲意而
教其子專力於國家生民卽人子不容自暇自逸
雖有嵇雲陟岵之情可以義斷刺史立朝而直道顯
於時治郡而仁澤流於衆一奉其嚴君之訓以周旋
卽數千里如在膝下雖恭鞠鞠之勤三牲五鼎之
養不踰於此矣人各有志志得而神怡則耳目聰

敬和堂集

卷之

七

四體休暢無俟導引吐納煉形伏氣之術而長生久
視道在其中吾固知封君矍鑠蹕蹕逍遙於七閩山
海之上其眉壽無已也而刺史位日尊德業日益盛
磊磊軒軒聲施寰宇則封君之志豈不大爲愉快嚴
父孝子竝爲法於天下者哉刺史來書有云世道悠
悠士風頽靡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於先生
有厚望焉嗟嗟刺史之所以待余者乃其所以自待
也吾益以知刺史之孝非尋常世俗之所謂孝而封
君之福德真無量也早麓之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

中敬以是爲封君祝既醉之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敢以是爲刺史贊

敬和堂集

卷之

七

記

新建長武縣儒學記

按長武初自

今上萬曆之十一年其地故隸邠州即古者公劉自邠徙居處漢名鶉觚城魏改爲宜祿縣歷唐宋元入國朝而邑廢置宜祿驛驛又他徙頃巡撫中丞蕭公廩直指使者龔公懋賢陳公薦相繼爲民疏

請若曰宜祿距邠遠當衢途時有盜警爲民患先撫

敬和堂集

卷之

一

土

臣張瀚奏添州同知分牧其地事復掣肘官與民兩病之無若置邑便環宜祿編戶九里居邠三之一有城可守有衆可依有生徒可教易貳爲令裁訓爲諭在轉移之間初構宮室取贖鍰爲費無煩公帑一勞永逸以丕從民志盜賊可息德化可行天子曰俞其割宜祿爲邑名長武仍隸邠州主爵者以邠西梁道凝補令長武任其役於是邑治既興學宮鼎建左爲

先師廟右爲明倫堂兩廡齋各如制廟北爲啓聖祠

戟門之旁爲名宦鄉賢祠堂北爲尊經閣迤西爲敬

一亭堂之東偏爲教諭宅宮牆之外東爲社學西爲

射圃煥然一新暮月而工告訖諸生籍宜祿改從新

學者凡五十有餘人邑令爰請于兩臺檄提學副使

許孚遠爲之記孚遠嘗讀詩至豳風七月而知豳俗

之勤厚周之所由以興也又讀詩至公劉而知周之

先公篤于豳者如此其至也夫公劉避西戎之難始

遷于豳當其陟嶽降原逝泉觀京以廬處斯民者殆

無所不善而其民一務于農桑耕織之業七月諸篇

敬和堂集

卷之

二

周

要以先時備豫蓋終歲勤動而不敢有一息之怠遑焉及其爲裳與裘爲酒與食率緩私而急公優老而薄壯禮義之風藹然具存故民勞則善心生化行而習俗美數世至于古公亶父又避狄遷岐而豳之人相與從之固結而不可解何其厚也嗚呼此周公之所爲詩以告戒成王者乎今邠實豳地長武爲邠西竟宜詩所謂度其夕陽豳居允荒者而民於斯時生長太平固不知有戎狄之患遷徙之勞獨舊邑久廢今始恢復上之人亦庶幾有匪居匪康篤厚于民之

意維爾士若民其視幽之先何如也吾聞茲地寡商
販專稼穡猶有幽遺風顧謂人多冥悍士民之家鮮
克由禮至婚娶而論財尤近薄惡豈數千載之下厚
道遂以凋喪與抑士未知學而禮教不明與先儒蓋
言雍州土厚水深民性重厚質直不爲浮靡道之善
固易驅之猛亦疾故周用之以興二南之化而秦用
之以爲富强之資嗟夫秦之流毒固已久矣我國
家建學育材一倣成周辟靡泮宮之制其大端以崇
禮明義忠君孝親爲急士幸而生逢當世必其爲周
淑和堂集 卷之三 三 親良

不爲秦爲善不爲猛可知也而况先王之遺澤尚存
新邑之政教伊始其從善宜有易易者哉書曰惟民
生厚因物有遷言反薄歸厚存乎其人也語云新沐
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言舍舊圖新存乎其時也
爾多士勗之吾將拭目以觀長武之士興于朝而善
其俗者

鴈塔題名記

萬曆乙酉秋

主上用言官議 簡廷臣分往校天下士於是禮給

諫田公疇司徒郎蕭公良譽來關中拔士米助等六
十五人以獻蓋自

世廟以來斯典僅三舉不可謂非遭逢之盛也西安
故唐都唐進士燕杏園罷則集曲江題名慈恩之鴈
塔以爲勝後代效之士舉於鄉者如舉于朝必題名
焉此一方故事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也是秋
田公蕭公竣事亟還 朝米助等偕計上京 請記
不得既逾年矣則相率來言于不佞乎遠曰鴈塔之
名不可以自今廢二先生之意謂有先生在先生盡
淑和堂集 卷之四 四 親良

記諸不佞乃進諸士詔之曰若等毋汲汲於題名夫
名有顯晦所從來久矣余自爲兒童時知爾鄉先達
有高陵呂先生柵三原王先生恕及入仕版考當代
人物則知有朝邑韓公邦奇三原馬公理富平楊公
爵之數君子者德業聞望所繇不盡同余皆夙知而
慕之如景星慶雲不異若是者豈以題名得之耶余
生長東海之濱固不識曲江鴈塔在何處今至於此
求曲江故蹟已墜塞爲民間耕牧之區獨鴈塔頽然
尚存其下殘碑斷碣不復可辨識唐進士題名於此

著安在哉當時忠賢俊人名炳史冊不爲無人然未嘗以科名爲輕重明也自古關中神聖迭作不可枚舉萬世而下誦其名者等于神明不敢褻視此又何以哉宋張橫渠先生爲一代大儒關洛之名遂亦竝垂不朽譬諸華嶽在望而人推高黃河自崑崙萬里而來而人推遠吾黨之士遐覽逖觀其可以審所趨向也已矣是故德有大小名有遠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惡德之不脩也名浮於德則君子所不取况不足爲名者耶雖然名之所在淑慝分焉士旣名而

蘇和堂集

卷之五

五

周元

傳之矣將使其他日鄉之人指而謂之曰某也賢某也愚某也忠某也佞某也廉某也貪公是公非毫不能遁則勸懲之義實有藉於斯毋謂鴈塔之題名終謂彌文而已也諸士悚然稽首曰敢不夙夜黽勉以求自淑乎其名遂爲記

唐一菴先生祠堂記

吳興稱文獻之邦舊矣名公鉅卿高賢逸士代不乏人若以斯道爲己任思繼往聖而開來學孳孳一生不厭不倦以弘著述數十萬言則惟我師一菴唐先

生一人而已先生初舉于鄉入南雍師事南海湛民澤先生旣登制科官比部立朝數月以建言削籍而歸時慕姚江王文成先生不及見也湛先生稱隨處體認天理王先生稱致良知先生兩存而精究之卒標討真心三言爲的夫曰真心者卽虞廷之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卽虞廷之所謂精一也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致良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誠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雜

蘇和堂集

卷之六

六

周元

卽所謂體認天理與致良知此先生苦心深詣可與湛王二先生鼎立爲儒宗者也先生以真心囊括宇宙故於天下名理靡所不窺以經濟當世爲一真作用故於國家機務靡所不講以躬行踐脩爲討真實際故於辭受取予出處進退以及衣冠言動起居飲食之節靡有不嚴其宗旨領要具在木鐘臺三集讀其書可以想見其爲人也吳興自有先生而士大夫始知趨向於聖賢之學四方之士亦多聞風興起數十年來風教爲之一動及先生歿而學者頓失所依

歸矣嗚呼惜哉先生之初設教也寓胡安定先生書院中直指周公始因圮寺葺爲景行館未幾亦廢先生乃自構木鐘臺於城東後直指張公檄郡侯選於北門隙址闢爲唐先生書院前有講堂後有寢室傍有號舍外有坊表規模閎煥焉成一方之觀先生之既歿也直指蕭公督學滕公從諸生請肖像於寢室行有司春秋特祀著爲例洎江陵柄國嚴禁學徒盡毀天下書院而郡守李侯權易坊額爲唐先生祠乃移文報監司曰郡故無書院得不毀今郡守沈侯

張和堂集

記卷之

七

張龍

下車謁先生祠顧棟宇頽圮爰議脩葺捐贖錢爲倡始其僚屬諸君共成之祠既新侯又請于督學李公給先生冢曾孫鍾秀衣巾典守祠事於是延不佞乎遠輩及遠取諸生有志者時集祠內復爲討究真心先生之學幾絕而續幾晦而明可謂幸矣嗟乎真心在人本來具足萬古常然如日月之麗天如流水之行地無虧無盈孰得孰失然及其蔽於物欲頗僻於意見迷謬顛倒喪其家珍雖以聖賢萬語千言詔之而猶不喻或已知從事於學反求諸心至竭其終

身之力而毫釐千里不悟一真孰謂討求之功其可已也討之而明則真心元自炯然不從外得措諸萬事而不疑要之終身而不變至于貫金石格鬼神而後可以徵一真之恢復微乎微乎豈易言哉吾觀有司諸公崇重先賢作興後學前後相成幽明相感此亦可以爲真心之驗然而弘先生之教旨答諸公之盛心是惟吾黨今日事假令剽竊陳言踐履無實處無稱於宗族鄉黨出無補於天下國家則討真何當余與諸君可不懼乎可不勉乎同門長者王學博汝

張和堂集

記卷之

八

張龍

源偕先生幼子炳度孫在明等屬乎遠爲之記蕭公名廩萬安人滕公名伯輪甌寧人李公名順餘干人沈公名孟化安定人李公名同芳崑山人

德清山館記

天目在德清西南百里外龍翔虎躍湧出諸山各有脈絡難圖狀而其迤邐而來亘餘不溪之北者爲百僚山其西爲金鷄山南爲乾元山東爲德清山四山崢嶸列峙若四維無闕德清山古名烏山考唐志以德清名邑因名山然獨以名東之一山則其故不可

曉也是山尊嚴厖厚西對金鷲而乾元百僚在其左
右復有支脈盤旋橫於襟帶之間遠近峰巒森羅如
畫余家世阻山爲居丘隴之所依蓋旦暮春秋而在
於山其入山稍深處窮靜可隱余始除地而築焉伐
木爲材壘土爲垣疏泉爲池凡營構之具半取諸山
而得於是當山之中爲樓數楹曰尊樂樓前爲軒曰
朋來軒關徑爲園曰逍遙園池在園曰獨照池距樓
北百步而近崇爲臺曰函虛臺大都因地之宜從吾
之便取其意不求其工故功易就也嘗坐小樓之上

敬和堂集

記卷之

九

張龍

萬樹蒼然照映几席鳴禽之音間關在耳而清風時
至明月滿樓看飛鳥於雲際聽流泉之涓涓所以發
吾之性靈而除其煩穢之思者蓋觸處而在其或雲
霧之朝風雨之夕閉戶靜息亦足以收斂其性情誦
於斯讀於斯考德而論道恒於斯暇則與二三子振
衣高岡徜徉幽谷詠歌唱和壺觴自隨不知足之蹈
之手之舞之者也夫德清山自開闢而來不知幾千
萬年於此其遊息於山者不知幾何人斯而余也創
爲小築百年之間聊以居身而適志譬壘空之於大

澤曾何足爲茲山重輕然而山川靈秀鍾毓於人又
每得人焉發山川之勝俛仰古今規建各別顧所養
何如耳韓子不云乎人與地交相贊者也嗟夫余安
得玩愒偃蹇虛度此生令貽羞於山靈也哉隆慶已
巳夏五月許孚遠孟中甫記

麻姑山禱雨記

萬曆癸未夏旰恒暘自六月壬子至于癸酉不雨民
情孔棘太守許孚遠率僚屬齋戒禱于城隍者三日
不應則偕鄉薦紳暨諸生若百姓徒步而哀禱焉越

敬和堂集

記卷之

十

周允

三日又不應於是僉議禱麻姑山遂以甲戌侵晨走
麻姑山從之者別駕薛子瀚司理傅子國珍南城令
王子以通餘戒勿往初出南郊見田間龜拆禾將焦
枯蚤禾登矣弗獲嗣播農人在傍感額告曰及茲而
雨可藝穀麥否者絕望余心惻惻迤西行數里近麻
姑山田多晚禾稍得泉灌溉下潤上稿如饑渴然俄
轉入松徑輓車而上憩半山亭林間涓涓水流不絕
田有從卑歷高如塔級相似當茲炎赫生意猶存山
澤通氣乃爾又徐行陟崇嶺至觀瀑亭見峽中有飛

泉兩道勢若懸河降危崖而下深澗其來無窮其往
無際吾黨凝睇徘徊者久之嗟乎天地之間以水爲
血脉萬物不得則不生茲吾民所爲皇皇者歟由觀
瀑亭可數十武至三峽橋逾橋而南復折而西有亭
覆碑曰神功泉泉自石罅側出不盈斗而汲之不可
盡味極甘冽山中人爭取以釀酒故酒以麻姑名轉
盼間仙都觀忽在目一望皆平疇寬衍而四山環繞
森羅曠然別一世界泉源不知幾千萬丈決於田中
禾黍芄芄絕無枯槁之色余不覺色喜顧謂諸君曰

敬和堂集

記卷之

土

周吳

使旰田咸若茲吾無憂旱矣爰入觀謁麻姑行禱祀
禮讀顏魯公記或云麻姑與王方平會于蔡經家而
傳其名或云麻姑於此得道神仙家蹤跡變幻吾不
能知乃其精靈炳於山川歷千載不可磨滅必有以
也已乃趨廟右謁三賢祠三賢者一卽顏魯公其二
爲李忠定公文丞相廟左謁胡莊蕭公祠余嘗爲莊
肅公屬吏因與諸君談公平生操行愴然有感祠前
有一古松偃蹇若虬龍好事者勒石以唐大夫名之
門外一山截如屏障五峯隆起人呼爲五老峯此仙

都觀大槩也將行辭於麻姑前祝曰維仙有靈惠我
甘澍救此一方民余將爲爾仙鼎新廟貌諸君咸曰
諾遂出門登車復過三峽橋俯矚旰江縹緲在烟霞
之外遙指從姑石如青螺一點耳行及山麓牽輿北
向欲訪所謂麻源三谷者忽見雲氣飛騰覆滿山頂
雷聲隱隱有欲雨狀驅役人急趨度石岑而下兩山
夾出中有流泉湍駛浩如長渠詢之正麻源也過小
橋止雲門寺鄉先生張子謙王惟一偕來飯我于此
飯已則相携步竹林外觀石壁篆書多六朝唐宋遺

敬和堂集

記卷之

土

吳

蹟然大半剝蝕不可辨識矣西探雲門山脈自宜黃
來最深奧有佳氣其前二小阜似雙魚形張子謙曰
此堪輿家所謂水口山者也日已晡雲雷之勢愈以
猛倉皇就道奔華子岡華子岡者昔謝靈運訪華子
期遺踪處也由谷口穿石洞登觀音巖甫入門則雨
大至吾黨不覺鼓掌喜因對雨劇飲各醉歸歸途猶
有細雨霑冠蓋上兒童父老欣欣相向無似向者之
感額而告也越翼日乙亥又雨丙子東北郊雨丁丑
四郊大雨或謂麻姑之仙果有靈應又謂吾黨一念

之誠庶幾有格于神明余應之曰天人之際良不易言貪天功以爲己力不可且夫禱于城隍者七日而應禱于麻姑者片時而應彼神靈豈有遲速乎哉余等幸藉神助以紓民憂姑記其始末如此

遊華嶽記

余奉

簡命督學秦中以萬曆乙酉春正月西度函關華嶽在望勃然有登臨之興而未暇也丙戌夏六月校士抵華陰原仲文兵憲枉駕華陰招余登嶽由谷口迤

蘇和堂集

卷之四

七

七

邈憩青柯坪仲文適有河東之役先送余與諸生十餘輩宿坪間凌晨步至十尺嶂下嵐氣蒸鬱攀陟稍艱呼諸生且止已校士于西嶽廟之五鳳樓樓間正對三峯煙雲升降景態神奇不可名狀意峯頭不知爲何等物將俟新秋往從之忽一夕夢寐恍惚回車長安又不果九月當行役之蒲城華陰屈子叔虛偶來謁余問之曰華嶽尚可登乎對曰可遂徑華陰至則即日往登嶽洛南楊之尹張可大與屈子三人從薄暮止白雲峯次日乃上三峯徧覽其勝蓋居秦者

兩載神遊者三月而夙願始一償焉余觀夫終南萬里而來蜿蜒扶輿磅礴積不可勝紀獨茲峯削出芙蓉鼎立雲表總蓐收之靈氣雄峙中原此雍州之所以勝也秦山一脈接於三峯人呼曰龍嶺嶺以下水分流出兩峪而秦山萬壘環繞三峯而拱護之南一峯巍然首出有端笏凝旒狀東西二峯崢嶸相向如左右弼玉女峯偃伏東峯之內若閨閣間其西峯折而下爲玉柱峯爲北斗坪爲毛女峯垂谷口而止其東峯展以前爲朝來峯爲白雲峯爲上方山跨中

蘇和堂集

卷之四

十四

十四

培塿黃河如一線漆沮涇渭如毛城市村落如穴如
隙尼父所嘗登泰山而小天下者恍於是焉在余上
下峯間不見一飛鳥問之山童曰鳥雀間有之而絕
少也若虎豹豺狼靡有至者矣蓋山高且靈鳥獸遠
跡與凡山異山中花樹鮮植惟松檜青青其五松喬
然出蒼龍嶺之上者竝參天數百尺名五將軍此三
峯必經之路杜詩所謂箭枯通天有一門者今不知
其處疑卽蒼龍嶺上下與時方初冬三峯間已多積
雪登之日雪亦乍飛次曉自白雲峯回望峯頂雨雪

歌和堂集

記卷之四

五

張

霏霏峯前咫尺有霽色所知霜雪雨露皆山川之氣
所蒸高山多雪其嚴寒之凝結也峯下有玉井在鎮
嶽宮林菁之中有二十八宿潭皆水所畜處又有水
簾洞方圓丈許爲容洩之區與西峯瀑布巖暗相接
瀑布巖不知可幾千百仞當其腰間竒然一竇類人
身臍孔然可望而不可至而水之從竇中出者未嘗
絕也人謂谷口玉泉卽玉井所注理或然耶世所傳
是山勝蹟不可枚舉余觀仙人掌以東峯石溜名玉
井千葉蓮以峯形象蓮而神其說其所謂玉女石馬

玉女洗頭盆老君基石老君犁白鹿龕巨靈跡之類
多出好事者之談不必深究獨希夷峽邇傳自宋有
蛇骨在峽中避詔巖隱南峯之隈兩巖石絕奇怪其
爲真人之所托迹亦宜然藉令希夷尚在雖巖洞不
可久居何者塵俗溷之矣而賀老避靜處窟南峯東
隅萬仞絕壁之上從朝元洞垂鐵鎖緣寸木而過之
此必不可以身試苟無神仙風骨卽小人行險僥倖
之爲君子所不取也蓋三峯在中古以前八跡罕至
聞漢武唐玄時始脩有昇嶽御路爲之梯深峽而徑
危崖然以韓退之之豪逸嘗見阨于茲遊想當時焚
除未盡進退猶極艱阻迨于後來人爲漸巧遊者滋
易彼山童野衲固狎而輕之而造物之靈亦幾爲若
輩之所依賴矣嗟哉茲遊也余見南峯之上壘構垣
宇損鑿山靈且若王公貴人而蒙以簞笠最不可人
意詢之乃一細人胡真海所舫垂十年於此士大夫
共憤之而莫敢誰何卽微華陰劉令徵徒毀之以光
復山靈快四方觀者之目又覽白雲峯頭有基如砥
足爲延眺之處謀建一亭題曰倚雲此峯嶠然騰起

歌和堂集

記卷之五

六

張

幽壑體勢若雲自莎蘿坪仰視宛若紫雲一片垂覆
空中亦奇觀也斯亭之費余不能獨任因遺書同省
田若彭原仲文兩觀察各捐貲助之蓋兩君皆先余
登嶽而知其有同心者余既下山之蒲城校士屈楊
二子請曰是勝遊也不可以無記遂詳次其大略併
載建置之一端云是歲十月朔後二日德清許孚遠
記

聖訓數言八則

關中示諸生

其一

子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聖人一生精神命脉只在

志學一言學而不厭聖人之所以爲聖也知學而趨之者賢不知學而棄之者愚非聖自聖賢自賢愚自愚也天性在人萬理咸備無不可學而能千古聖賢與我同類何爲甘於暴棄而不學晝夜以思幡然覺悟苟志於學希賢希聖希天孰能禦之其或不然苟安流俗之陋醉生夢死無可語處故志學作聖之第一義也

其二

子云言忠信行篤敬人身惟有言行兩端忠信篤敬所以爲存心凝道之本事親事君應事接物惟此忠信惟此篤敬一念忠信篤敬使收斂凝一百順之所自生一不忠信篤敬使放逸周章凶咎之所由作道本不遠人胡不思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無動靜隱顯而一於忠信篤敬所以爲忠信篤敬也先儒學個不妄語惟不妄語可幾忠信詩言不愧屋漏必不愧屋漏可稱篤敬只此兩言學者終身用之而不盡書紳哉服膺哉

其三

子云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聖門教人求仁之功不一而足獨此語形容仁體最爲親切而有味已不立非仁已立而不立人非仁已不達非仁已達而不達人非仁立不獨立達必俱達仁者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也故明明德便要親民而致中和便可位天地育萬物學者知得這個血脉痛癢相關則爲仁之功自不容已忠信篤敬參前倚衡即是立已立人達已達人之道初無兩法學者要深思而得之

其四

子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事實友仁此爲學之大方人之性情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上有嚴憚之人下有切琢之士直諒多聞交相輔益不覺其心志之日以開明而德器之日以成就也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獨學且不可况燕朋燕辟乎故有志之士必以親師取友爲急求之一鄉求之一國求之天下存乎人而已

其五

子云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人有氣質物欲之蔽故非辟潛生必攻而去之天性乃復然而責人則明恕已則昏已惡未攻常有意於攻人之惡此學者通病只明此兩言專務自治時時反觀內省閑邪存誠其於外面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輕發露即高明廣大氣象也孔門顏曾之徒精神全向自己身中所以養深而德粹鄙人年來深省於此願與學者共脩之

其六

子云無欲速無見小利此語非特論政即是論學斯道無窮孔子之聖由十五志學至於三十然後立四十然後不惑况吾人乎宇宙內事皆性分內事經世宰物繼位開來以爲責任而蔽于近小功利之私難矣學者須竭一生精力萃之於道優游厭飫日就月將乃可言學其世之榮名利祿得失去來一切勘破不爲搖奪始於性分內事少有相當不然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聖有明訓未有能違者也

其七

子易象云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多識前言往行要在讀書夫人之蘊奧在易帝王之政事在書性情之理在詩禮樂之道在記聖人之是非予奪在春秋傳記子史羽翼聖經紀載往蹟皆不可廢展卷誦讀則上下古今嘉言善行日聞所未聞智識精明涵養深厚所以謂之畜德非徒博聞強記誇多鬪靡而已學者於此各隨分量所及審察先後而致功焉其蕪穢之書淺陋之文足以賊德而損智者勿令入吾之心目可也

其八

子云辭達而已矣達之一言即萬世學者脩詞之準有德之言造道之言皆達詞文不求達而自無不達後世文章之士沉潛經史記聞淵博得於其心者亦自達於其言今之制科之文學者不得不勉強從事然要之貴培養本原講明義理期於達而已靡麗非達奇詭非達玄虛非達其又下者勿論多士擇焉

覺覺堂說

萬曆丁丑夏許子會同里士于慈相寺之聽松堂以

堂名有諱也易之曰覺覺或問於許子曰子所稱覺
覺云者非孟子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意乎
許子蹙然避席曰此古聖賢之事余何敢任焉夫覺
也者人之性也書不云乎惟人萬物之靈斯靈也乃
所以爲覺也人之生也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口
之於味鼻之於臭百骸九竅之於疾痛癢癢不言而
喻不慮而知若是者何也人之靈覺之性蓋無所不
貫也匪獨吾之一身焉而已其聯之而爲君臣父子
昆弟夫婦朋友之倫其散之而爲天地萬物古今事

敬和堂集

雜著卷之九

九

月異

變之賸其履之而爲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遇惟人
也無所不能通而無所不能順若是者又何也則覺
性之在斯人其周徧如此也其慈愛爲仁其裁制爲
義其恭敬爲禮其鑒別爲智其誠實爲信其存之爲
德其達之爲道其生生之謂易其不測之謂神衆善
同出而異名若是者非他也則覺性之所以爲妙也
夫婦之愚不肖也而可以與知與能聖人之聰明睿
智也而有所不能知不能行其退藏於密也雖鬼神
不足以測其機緘之所存而其流行充塞也雖彌乎

六合而不足以爲大雖亘乎無始而不足以爲遠若
是者不可悉究則覺性之所以爲無窮也故曰覺也
者人之性也然而云覺覺者何也人之性也必附麗
於其氣質如日月之經行於天而流水之在地中也
日月不能不掩於雲翳流水不能不溷於泥沙而覺
性不能不蔽於氣質當其蔽也則覺性爲迷然而覺
者未嘗不存也故學者貴於覺之而已矣詩曰有覺
德行傳曰在明明德此之謂也夫蔽有輕重有淺深
而覺有小有遲速古之聖賢不恃其無蔽而恃吾

敬和堂集

雜著卷之十

十

張

之覺有以勝之故有過則可改而見善則可遷衆人
惟其頑焉而不知覺故其蔽錮日益以甚今夫清明
在躬湛然常覺一性圓融洞達無礙沛若江河之決
而渣滓渾化皎若日月之明而一疵不存者此覺之
至也非聖者不能與於斯也於是焉嚮道而行循性
而動激發於師友歲規之際而退省於幽獨隱微之
中明於微以及於著舍其舊以圖其新如水之漸清
而氣之漸盛迨其久也日游于高明廣大之域而不
知此覺之火也賢人君子之事也若其徂於氣質之

偏枯於物欲之害良心乍萌而乍蔽忠言若信而若疑卒之隨俗習非以終其身而不悟此覺之昧者也庸衆人之流也猶可言也其有聰明自用長傲遂非以恣情徇慾爲當然而以禮義忠信爲不足法者此覺之反者也孟子所謂自暴自棄之徒也其又有祖述性命之談侈然將以教詔於天下而忘其所爲自檢之道掩非匿垢以欺己而欺人者焉其又有惑於異端之教肆爲宵冥恍惚之談以鼓動於斯世而忘其所爲天理民彝之正叛棄聖賢而不顧者焉斯二

敬和堂集

雜著卷之十

士

王朝

者皆覺之賊也孟子所謂邪說誣民之類也不可言也嗟夫均之爲人也均之有是覺性也在彼則爲聖爲賢而在此則爲庸人爲暴棄爲邪惡要之覺與不覺之分也然則所謂覺覺云者吾徒其可以不勉乎哉夫疑陰之極而陽氣未嘗不生陷溺之深而覺性未嘗泯滅特患其不覺不患其有蔽也特患其覺之不力不患其蔽之深重也是故昧者猶可以覺而喻反者猶可以覺而還賊者猶可以覺而正覺乎覺乎是在斯人而已矣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聖先民亦有言曰所謂下愚不移者非是不能移病在不肯移此之謂也或曰覺民之責孟子何以屬之先知先覺耶曰古之聖賢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然後天下知所趨向而不惑至所以覺之之道未有不存乎其人者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之言豈欺我也或曰覺之爲說佛典宏矣而子聞之不幾於助風揚波者乎曰余於前言旣明且盡矣天下之理名同而實異學者求其實而不徇其名焉可也然必有取於覺覺者何也悼流俗之沉迷而吾欲覺之而使

敬和堂集

雜著卷之十

士

王朝

覺亦竊附於孟子之旨者也

悔吾說贈譚學博

學博譚君來諭吾庠四載矣清之人士莫不以君爲端方直諒允稱師儒之模範者也於是膺

新命當教授榮藩君自度春秋高諸侯王子弟教

之難遂飄然欲歸嶺表與其同里士振舉白沙先生

之遺風講藝樹行以卒其志一日踵許子之門而告

曰古之君子贈人以言非相爲諛也蓋有朋友責善

之道存焉某幸辱交於先生頃年又率諸青衿從先

欲之銅蔽是以二者恒相乘

天下之事其流於凶者常多其出於吉者

也由此言之悔之於人豈誠足恃乎哉蓋傳曰

震无咎者存乎悔而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夫悔在

事後而介在事先已失而改圖固不若先事而明覺

之爲愈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

所謂先事而明覺存乎介者也孟子曰人恒過然後

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敬和堂集

雜著卷之

十四

魏天

易曰頻復厲无咎此所謂已事而改圖存乎介者也

夫悔固不若介之爲豫然至於能作而喻震无咎而

善補過則亦非乍萌乍蔽悔吝相乘而不已者矣是

故君子之學其豫養也莫若介而其補過也莫若悔

平時能戒謹恐懼慎之於幾微毫髮之際而有過能

痛省勇治務收其權陷廓清之功則古之聖賢之道

亦不難至也君自號悔吾之旨其有在於斯乎昔者

白沙先生以靜養爲的其學幾於自然有顏子不遠

復之氣象而考其當年苦心鑽討其爲省過自訟之

原缺第十五、十六葉

積學說贈卓穉成

卓子穉成以例貢入南雍過余請教謂之曰子不聞

鵬徙南冥之說乎莊生蓋云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

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夫道亦

然學之積也不厚則負大道也無力故自強不息取

諸乾厚德載物取諸坤果行育德取諸蒙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德取諸大畜以虛受人取諸咸立不易方

取諸恒懲忿窒慾取諸損遷善改過取諸益朋友講

習取諸兌衷多益寡稱物平施取諸謙凡以厚言之

敬和堂集

雜著卷之

十五

張龍

積而負於道也譬彼爲高欲培其下譬彼行遠欲裕

其資器小者不可以受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故弘

而居之毅而行之俛焉惟日兢兢不以少壯而矜不

以衰老而怠此學之準則也穉成其有志於是乎成

均賢才聚會之所也且名公吏隱多在白下德行文

學超羣出類世未嘗無人焉大賢師之次賢友之好

善不倦舍已從人存乎我而已曰康不敏思約守之

則如何曰唯唯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亦

子之生混然元氣思慮未起情實未開人而未離乎

原缺

言之顏子之學只常知不善與知之未嘗獲行其高處自可以想見豈必謂其全無不善而後可哉尊兄持此一見恐不獨過為顏子分疏抑恐自作一罣障也何如何如博文約禮此是孔門設教大方蓋凡民之性於道不能遽入詩書六藝之文皆聖人所以羣天下于倫物之內而鉤銘之之具也因其材而教之當其可而施之開其蒙蔽禁其私邪固其德性使之優游厭飫日範圍于天理之中而不自知其能者即此可以上達而不能者亦賴有所持循以自

幾希堂集

書來之

圭

人設教之大方也克已復禮之訓則是直指禮切要處示顏子以為仁之功會而通之則所為博文也者固不外於視聽言動之中而約之一言即已該乎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旨聖人之言徹上徹下原無滲漏至謂顏子之功只在復禮上做竝無克去已私者竊謂非克無以見復克已復禮學者亦不易承當老丈真有寤寐孔顏直達本體分量故其言直截如斯耳弟當深思而實體之以俟後會請實不敢煩為論辯諸惟鑒念不盡懸懸

原缺第一至二十葉

答陸以建

嘗思古之聖賢揆事宰物不與毫釐總屬應迹其主張綱維則在喜怒哀樂之未發如所謂天動星迴而宸極常居其所車旋輪轉而衡軸常執其中但苦涵養無素求之而莫得其境敢以請正

來問聖賢揆事宰物必有主張綱維在喜怒哀樂之未發此語已得之喜怒哀樂人心亦無停機而其未發之中常止而不動此性體也千古聖賢只是存得此中更無別事戒慎不覿恐懼不聞其存之之法也

幾希堂集

書來之

圭

正

吾儒學者但密向不覿不聞處實用戒慎恐懼功夫則未發之中可以默識養得未發之中使自有發而中節之和揆事宰物將無施而不得其當顧此理殊不易言自昔大儒百苦千辛操存涵養確有定力真體始露今初學之士談玄說微終日猶任氣質用事私意紛擾靡有寧時而欲窺未發之中何啻千萬里之遠也吾子真有志於學有見於此理之在我其尚收斂精神毋令浮動走作而晝夜匪懈求之稍見頭腦方有商量可以進步鄙人正願與吾子共學不敢

不勉念之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人謂三月之後未必不違所以未達下間與意回之與聖異者仁曰不違則其境界尚在用力持守未能若聖人之渾化耳若曰三月之後未必不違則與諸子之月至恐無大異因思繫辭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必非若念慮之間微有差失之謂願夫子指而教之

所論顏子不違仁之說是在顏子分上看得太高却不曾反身著實體認操存舍亡人心最難為力鄙人

張程堂集

書卷之

重

張

為學幾三十年於此仔細點檢猶未能一日之間全不違仁三月不違仁非顏子幾於聖域者不可語此然其三月之不違與三月之後不能不違惟聖人能知之惟顏子自知之予以不違仁為用力持守未若聖人之渾化而非三月之後果有所違此皆臆見所及初無關於聖賢輕重今且不論三月不違但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二語不善在人亦不論大小只是發覺而速改之為難一覺而改不使復行為尤難惟顏子能之所以至于三月不違仁所以

為萬世學者之法吾儕欲學顏子之學則務切實遷善改過功夫徒品題聖賢無當也

莫非民也鯨寡孤獨尤天所憫莫非過也機械變詐尤天所惡故典於日用間惓惓以虐窮民任機心自戒但見理未明植根未厚恐其所執者特姑息之私而不可語於俱立俱達特苟簡之術而不可進於易知易從願教之

憫榮獨戒機心二者甚善憫榮獨是箇惻隱之心擴而克之可以容保民物但尚在草茅施恩無地惟當

敬和堂集

書卷之

重

張

盡吾心力所及若冒非其分從井救人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不可不察也戒機心是箇直諒之體不為機變之巧方稱正大光明但禮嫌徑情道貴曲當自信忘機而失於淺露急迫者往往有之易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又云巽稱而隱巽以行權此與任機心者天壤迥別吾子體察以為何如

今之論人者皆曰某用情厚某用情薄典謂情之所以長久全恃道義維持若徒以情而已則愛為禽憤忠為婦寺在一時不相成在將來必相棄如

所謂永終知敝懷利相接未有不亡故典於事親
交友間不敢自謂合道隨俗習非實所不屑但局
量褊淺不免以己之是而形人之非又不免因人
之不合而中懷憤嫉願夫子廣之

世俗不知道誼而以利欲相徇始親而終疎外合而
中叛者多矣子知以道誼自信不徇俗情最爲卓特
但所謂以己之是而形人之非又與人之不合而中
懷憤嫉者此病痛不小道誼吾所當然勢利人所同
惑勸得破時兩無妨礙方是大人曾次也

蘇和堂集

書卷之

重

周元

疫氣盛行人皆獻神求免典曰人顧一念何如此
何爲者一友問曰兄自度一念皆可以對天乎典
曰不溺聲色不殖貨利不欺暗室不甘巧令不虐
孤窮不私妻子此念耿耿實有不自埋沒者因退
而告婦婦謂典於夫婦何如典微曰汝不以吾爲
厚則吾之獨有所厚意者天所弗罪乎不竟其說
而罷敢正諸夫子

吾子自信處真是可畏所云不溺聲色不殖貨利不
欺暗室不甘巧令不虐孤窮不私妻子果盡得此數

語平生心事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又加之學問其入
聖賢之域不難矣子慎之重之毋言浮於行也賢壺
云然或是俗見然此意久久行持須是信於妻子始
得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知風之自
知微之顯可與入德吾子圖之

善者好不善者惡向嘗舉獻誠獻恭之說面受教
於夫子近閱大全亦有此疑但彼因狡僞者獻誠
暴慢者獻恭遂謂夫子此言但以答皆好皆惡之
問觀伯淳在當時則不善者未必惡其說似有未

蘇和堂集

書卷之

重

唐也

全蓋所謂獻誠獻恭固秉彝之不容泯亦其泛泛
無干涉耳若勢相迫事相形則此獻誠獻恭之徒
皆詆毀排擠之輩卽如伯淳忠信亦見推於介甫
然未聞引之共國則善惡之不相能非古今通患
哉因思真晟有云寧百取譏於流俗毋一得罪於
先生此誠持身要法願教之

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觀人品之法狡僞者獻誠
暴慢者獻恭是論感化之道獻誠獻恭之徒俄而爲
詆毀排擠之輩是究人情之變寧百取譏於流俗毋

一得罪於先生是語特立之操人情之變態毋論已
君子所以自立與其所以觀人總在善者好而不善
者惡論邪正不論多寡此爲常法然感化一着自是
天理人心之公有苗格於舜而虞芮質成於文王謂
之非真實獻誠獻恭不可故君子脩身獨立必取信
於仁賢而積誠感物不輕絕乎頑愚道竝行而不悖
者如是吾子思而得之則前疑盡釋矣

舜變變齋慄固古今所稱入孝然觀其焚棗則下
浚井則穴爲無後則不告有多少苦心多少委曲

蘇和堂集

書卷之四

主

七

則視父王季子文王油然而於聖聖相親終爲所遇
之不幸故嘗謂愛誠孝必不能賢賈文誠忠必不
能賢紂公誠友必不能賢管叔特其不以賢否而
弛愛弛敬則大聖舉動真千萬世所宜法若曰舉
是非之心而泯之實所不敢信也一夕夢以此意
質之夫子夫子怫然不悅敢請

父子君臣所遇誠有幸不幸人品賢不肖之際雖聖
人豈得不心知之顧人於君父真如元首如腹心一
般元首與腹心一有疾痛則瞬息不能自安竭力致

身爲忠爲孝卽是奉我元首保我腹心不可以爾汝
形骸論也孟子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言必諭親
於道心與之一而後可以爲子豈忍心知父之不肖
苟焉而已哉從來兄弟稱爲手足手足之病卽身之
病兄弟之過卽吾之過知此則賢否是非非所論於
骨肉之際矣子夢中質問以爲鄙人不悅此見神靈
不自安處微乎微乎

白沙云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
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典謂此若言

敬和堂集

書卷之四

末

四

心學乃胡敬齋則云靜中只有箇存養爲常看
見察見夫其無所見也則所謂涵養者恐涉昏昧
未幾而走作矣茲欲以不見見之令愈收斂則愈
精明愈精明則愈收斂其道何在

白沙先生向靜中養出端倪是其養深自得處敬齋
先生只說存養不存知見又其學術中正語未可以
有見無見品第前賢蓋中庸首章言戒慎不覩恐懼
不聞末章言無聲無臭分明天命之性不可觀聞不
涉聲臭而夫子告子張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顏淵自叙竭才之後如有所立卓爾又却是有所見有所立此兩者要須默識而神明之道之在人非優游散漫者所可入必是凝精聚神念念不忘若有參前倚衡之見及其與道契會處原來聲臭俱無若存知見便非道體此最難言子試求之

答朱用韜

來書云夫性從心從生乃是人心之生理理宰乎氣而不役於氣理一則性亦一通一無二矣止於近如以近言則猶有彼此之別似未可以論性矣

張和堂集

卷之

五

而夫子乃曰性相近也近之一字聖言必有深旨其義何居而朱子乃釋之曰性兼氣質而言也則夫子論性亦以氣爲言歟允若昂則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未可盡非何孟子論性而以四肢之於安佚等爲性又以仁義禮智等爲性則是性有理氣之分也此何以故又先儒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是人有二性矣性果有二耶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其意與夫子相近之旨有合否惟師聞而發之俾弟子得聞性道之教

張和堂集

卷之

五

天命之謂性原不雜於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孔子性相近也一語蓋就人氣質不同處反諸大同者而言孟子道性善則直指性之真不雜於氣質者言也然聖人詞氣渾融語不迫而意已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蓋千古生人之徒無能逃於聖人鑒別之下矣夫性無不善而氣質之清濁厚薄萬有不齊惟其不齊則性之明蔽通塞因之然而其初未嘗相遠也迨於習有善惡品類攸分習之而善雖愚可明習之而惡雖智亦塞故聖人教人以學習爲重知學習則能善反其本然之性雅訓諄諄大率如此先儒乃別言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以孔子此言爲氣質之性者恐亦未然性不離乎氣質而氣質不可以爲性非另有一箇氣質之性異於天地之性者也若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之說學者不達其意却似有兩性兩命一般豈有此理蓋聲色臭味安佚自是天性之所不能無前所謂不離乎氣質者是也第是數者爲性之欲必其謹節中正一順乎天命之當然性通極於命而後性不蔽於欲故曰

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等事而謂之命者何言
父子君臣實主賢否之際遭遇不齊天道之升降否
泰消息盈虛雖聖人有所不能必是以謂之命也然
仁義禮智其性在我隨其時勢所值而皆有可以自
盡之道聖人奉若天道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作用不同要之各盡其經綸參贊之事命責成於性
而後命不違乎天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究而言之命
無二性亦無二但人於聲色臭味之欲恒謂之性生
而於君臣父子所處難易順逆之間多誘之大命故

樂和堂集

書卷之四

主

江

孟子特伸此抑彼使學者知所重輕云爾今試玩味
孔孟之言一則曰性相近而習相遠一則曰不謂性
而不謂命盡性至命之道分明在此吾儕所當實
致其力若夫性氣之說紛紛有之學有真見則聖賢
儒者之論至與不至皆可得而知矣
來書云世所稱參三才曰人而較諸禽獸則其靈
蠢相懸奚翅倍蓰乃孟子揭其所以異處則不過
曰幾希不知所謂幾希者何指其所以異者胡以
分也七篇之中其言幾希者三其指同歟抑各自

有說也且幾希章後即繼以舜禹湯文武周孔子
相傳之統則是幾希也乃千聖千賢授受心訣不
特異於禽獸者以此即參天貳地超越人羣亦不
外是然則吾人欲尋向上去高人數等亦自求其
所以異於禽獸者始然歟否也顧幾者微也希者
渺也惟其微渺清之甚易何以精察勿使昏昧惟
其微渺撓之亦甚易何以力守勿使放逸幾希幾
希得之則為聖為賢失之則乃獸乃禽得失之間
人物攸分念言及此不勝悚懼願夫子明以教我

樂和堂集

書卷之四

主

江

孟子七篇之中三言幾希語意皆同註云幾希少也
謂相去不多耳近時學者獨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是箇微妙之理動稱幾希幾希用韜治襲此
說故有此問然不須深論也今只要見得人與禽獸
所以異者實在何處其所以異處何故僅在幾希之
之間夫饑而食渴而飲壯而相求與夫趨利避害
貪生畏死之情禽獸與人無以異也徒以其人而人
之以其禽獸而禽獸之則禽獸有知必不心服矣蓋
傳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聰明睿知五常萬善惟人

有之禽獸不得而與也能孝於親能忠於君能仁於民能愛於物能盡天地之性而通神明之德能甄陶一世而垂法千古凡若此者惟人能之非禽獸之所能爲也此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也若夫人而塞其聰明審知之原虧其五常萬善之德無脩於其身無補於其世徒然饑食渴飲而已陰陽配合而已趨利避害貪生畏死而已則名雖爲人與禽獸何異焉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希也者危之也學者三復此言而不惕然深思翻然覺悟者非人矣庶幾

龍和堂集

書卷之四

七

張

總謬說也

來書云前以建陸生曾問家難而天下易之說於夫子夫子謂法制禁令猶可施於天下而不可施之於家家庭骨肉之際論不得爾我是非所以難也光生復斯言而知夫子之教真有得於天理人情之極皆虞舜克諧以孝蒸蒸自又遭人倫之變

而不失其常亦只是先得此意固宜其立極萬世也蓋家庭之中父子兄弟夫婦原屬一體不隔形骸纔分爾我便同室胡越矣如之何其可然不分爾我不論是非我可勉以自盡而家人未必盡如我心則亦何道以感乎之如光所處尤有難焉均之父母也而光則繼母均之夫婦也而光則續娶均之兄弟也而光則爲異母所生均之子嗣也而光則有前後所出種種去所一處或不當明瞭從生是光所蚤夜圖維者更以奚者感乎其間使一家之中人人不分爾我不論是非而雍然心敦睦之風乎乞開其蒙而指示之幸甚

龍和堂集

書卷之四

七

張

所言家庭之難誠有然者用翰謂不分爾我不論是非我可勉以自盡而家人未必盡如我心更欲求其所以感乎之術夫感乎之術只在自盡自盡之外別無感乎吾輩時時自反細細省察其於父道子道兄道弟道夫道恒有未盡分處所以感乎不來若到十分自盡徹底精誠雖頑傲可化有不感乎者鮮矣易家人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上九爻詞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聖人垂訓可爲深切而著明嘗觀古來稱孝友刑家者莫如大舜與文王二聖而二聖所爲孝友所爲刑家一段精誠數千載之下可以想見學者皆當以此爲法雖有未至不敢不勉若曰聖人之事非我所能及則便是苟且心腸無可論於感孚之道也用韜勛諸

答沈實卿

枝請問聖門道派如宋儒以前具有定論人我朝

敬和堂集

書卷之

五

周元

來記孔廟四人初進文清薛公其學完粹爲聖門嫡派尚矣繼進敬齋胡公陽明王公白沙陳公敬齋之主敬似可承敬軒之派也陽明白沙均入聖真門戶無疑但陽明致良知之說專主頓悟不知於孔子下學上達之旨宋儒循序漸進之訓果膠合歟白沙詩教有云左左可可又云得山莫杖臨濟莫喝繡羅一方金鍼誰擬似涉禪家話頭何歟請質先生陽明白沙二公查得爲聖門嫡派否

本朝諸賢從祀孔廟之論紛紛久矣今薛陳王胡四

先生相繼入祀世之學者猶然各爲軒輊其間尊文清先生者謂其躬行純篤涵養閑深而清風勁節凜然可畏允矣一代真儒非諸賢所及也尊文成先生者謂其超悟性靈振起絕學而文章功業炳煥宇內偉哉聖哲流亞雖文清亦當遜之或以白沙先生玄脩高蹈潔淨精微其風格當在文成之上又或以敬齋先生學本主敬平正切實其人品獨可與文清比肩之數者皆似矣而未盡也余竊觀之孔子之道大矣至矣當時及門諸賢卽顏曾二子已不同調如冉

敬和堂集

書卷之

五

周元

原缺

敬和堂集八卷

浙江德清縣進士

明許孚遠撰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
官至兵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儒林傳孚遠之學
雖出於唐樞然史稱其篤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
以入佛者故與羅汝芳楊起元周汝登斷斷相爭
在姚江末派之中最爲篤實馮從吾劉宗周丁元
薦傳其所學皆能有所樹立是集前有葉向高序
蓋萬曆甲午孚遠爲福建巡撫時所刊每卷之首
尙空其次第未鐫以板心號數計之凡序一卷記
一卷稟著一卷書一卷疏二卷公移二卷云

衛陽先生集十四卷

〔明〕周世選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周承芳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衛陽集十

四卷》提要

大司馬周衛陽先生全集

序

余束髮受書從一二先達側
聞當代名卿鉅公恨不能進
履圯橋而舁柴桑之輿也燕
趙士風沈厚發爲人材磊砢
而雄杰遠不具論卽慶曆間
長垣李霖寰司馬南樂魏見
泉舅弟高邑趙儕鶴太宰皆
領天下之望其經濟節義文

章可以薄三光流萬禩故城
周衛陽司馬名亞焉而司馬
故非尋常人也

莊皇帝時新鄭稷政是材相也
而愎且忮報復恩怨無已有

宵輦出其門者伺領之所向
張弧四射華亭已去位苛索
無已幾坐以覆宗之禍公爲
新鄭門人居掖垣新鄭將有
所用之授以袖中彈文而公

弗應也遂以閏察逐公去人
多傳此事余未敢深信近讀
其祭新鄭文曰愧我愚戇碌
碌硜硜不體至訓奮袂長行
隱顯參商預隔幽明以此語
相質於九原洵不誣矣遊新
鄭之門者盡若公操剛而濟
柔化褊而用大相業庚有光
而其後當無好還之禍此一
事也可以定生平焉後先在

垣中諫草十數上嘗勸

莊皇帝慎起居戒馳騁幾犯

霆威迨

顯皇帝講武禁中

宸極清嚴時聞轟天裂地聲於

序

法爲不祥且啓觀軍容之漸

公一疏得

嘉納歷官長留樞紉驕諄世臣

寘之理鎬京肅清石司馬暗

於籌國公憐其愚欲明不孥

之法公遇事慨慷而宅懷平

恕類如此於德爲中於心爲

愛敬於聲則直以廉和以柔

發爲詩文猶此物此志也古

者聽琴瑟而思志義之臣聽

序

竿笙簫管而思畜聚之臣皆

五

盛世逸響否則激亢太過而

爲丁寧饒鐸或繁碎已甚而

爲羗笛胡笳總非清明廣大

所宜有而於大人之巍巍郊

廟鏗鎬金石者尤不類公大者爲

國家留渾灝之元氣終和且平

用感神人之聽次則以朱絃

疏越立雲英之祖而不使美

序

盡者難乎繼公之心與聲於

此集闕一班而

景運之昭燦家風之丕熾謂非

其所留貯而默醅不可公有

文孫承芳蔚起爲後來秀而

能讐編其遺文以垂播永久

則公之所留而有待者曄乎

旭之華於若木也瀾瀾乎汜

泉之始波也在文章乎有在

文章先者乎無念爾祖聿脩

序

厥德孫也勉乎哉

七

吳郡姚希孟撰



南大司馬衛陽周公傳

故城周公諱世選字文賢衛陽其別號致政後築室娛晚額曰存敬後自稱存敬道人先世本太平府當塗縣采石鎮人國初始祖貴奉例徙河間占籍故城四傳至公之高祖廩生源振起爲邑望族生三子仲曰稼稼生珍珍生良佐娶於李以嘉靖壬辰十一月五日戌時生公生之夕紅光燭天望者以爲不戒於火殆異徵云性敏質端幼卽異於儕偶攻苦力學暑寒不輟弱

衛陽先生傳○

一

冠游黌序負笈從師於百里外文舉日起會父祖相繼淪謝罄竭心力以襄大事服闋試於督學馬松里公亟爲擊節拔食餼廩戊午舉京闈春試不利歸益厲節奮志一切奔趨營殖不移其操壬戌成進士觀刑部政卽精研爰書明習吏事甲第名次宜授行人乃糾常州府推官當事以公端敏不凡特爲改授爲地方振積弊云蒞罷廉平慈愼判斷若流手自裁決老吏不得肆爲姦利旁觀邑有訟不得其平者咸奪愆願

就聽理焉大獄多所平反民咸稱其無冤直指巡海上適聞倭警亟欲趨別罷公力請傳檄修備禦之海洋勿使登岸屠毒生民果大破之島中俘獲甚衆直指受上賞特疏薦公才可大受署宜興篆大得士民心裁革糧里例金給批自解民尤便之耿天台督學試士宜興時與公談理學稱其真率雋實爲載道之器未滿考以薦剡二十餘上被內召去圖書不裝外無一長物入都授禮科給事中條陳時務七事侃直無所

衛陽先生傳○

二

忌避止

莊皇帝馳馬禁中疏留四日不下衆慮不測竟得俞旨咸嘆服危言動

上聽納焉復論列少宗伯某大司空某疏奪中貴侵占禁地直聲愈振新鄭相國公之鄉試座師也與華亭相國構授疏于公使劾一臂公以華亭夙望謝弗從命新鄭啣之奉

命冊封藩府悉却餽遺沁水王高其誼終身聞問不絕歸乃移疾里居新鄭當國特行考察科道

落公職比新鄭罷相五十餘人多復進用公獨與魏公時亮張公櫟周公希旦六七八人久滯泉石公貧食指日衆稍貸以置田於遠村稍足自給峻絕請託日惟讀書課子淡然世外江陵物故南北臺省交薦乃與向六七八人者相繼而起補公戶科右給事公以里居十七年朝貴鮮識面公推赤秉誠人咸悅服嘗疏舉遺逸諫止內廷操練條並京營弊竇種種石畫時論避之擢南尚寶卿晉南右通政載晉南太僕卿禱雨以

衛陽先生傳○

三

濟淞陽早寇四境沾足民咸頌德改光祿寺卿上疏崇儉德清浮冗時苦費煩歲額不繼商人供應浪費猶重公嚴戮力裁歲所省公私各以數萬計庀

駕往山陵受金幣之

賜司帛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時饑荒之後公嚴約守令節費恤民發鑛開田數十萬頃民漸復業潞邸初就國公極力裁省不貲封延諸邑接壤畿輔多盜易匿公嚴行保甲緝獲渠魁遂以寧輯

礦賊屯聚盧氏諸邑官兵莫敢誰何公親往刈制聞風解散修築河防潛消潰決之患處給宗祿後禁制其不檢者關大梁書院羣諸耆俊髦肄習其中士被識拔多奮跡而起許忠節之後不振公厚恤之省會衛士以放糧改期一日遂羣起而譁公召其兩人責治傳諭餘不復究衆遂帖然復謂開封守期不可易惟速給之度無所藉口定亂倉卒公之猷略素裕矣晉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旋晉左副都行李蕭然羣屬嘆

衛陽先生傳○

四

服入都尋擢工部右侍郎復轉左奉勅督理九門工工成辭廕僅受二品服俸膺封典及祖父云倭患孔亟議舉大臣往督餉公被命會倭解去不果往改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條議營務七事切中機宜會寧夏功成再蒙金幣之

賜擢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公率屬嚴出納積弊頓除尋擢南戶部尚書未抵任改兵部叅贊機務時倭警未息公五疏條上八月十議爲防周

誌先聲奪人東南半壁終恃公以無恐誠意伯
劉縱恣借募兵以冀狂逞公疏其悖謬召變狀
得

旨逮問人咸快之偵隱圖報了不可得丙申滿二
品考

恩贈三代廕孫入胄監以日疾六疏乞休丁酉冬
始得

旨回籍待痊起用未半載起公原官五疏不赴後
屢會推吏戶刑工戎政各尚書公竟終于里第

衛陽先生傳○

五

未竟其用世共惜之公生平口無謔言身無戲
動以嚴肅治家以勤儉率下與人交不設城府
而是非得失毫無阿比詭隨不立講學名而于
格言要語力行匪懈嘗謂佛氏自脩自證與聖
學近似而作用公私則分隔天壤其訓諸子以
先器識後文藝明理義成品局區區祿位不足
尚也身雖貴顯朴素不改其初居恒布衣蔬食
無耳目玩好園池聲樂之娛痛兩親不逮養每
展墓祀伏臘悲不自勝事繼母夏繼祖母胡備

極承順胡臥病十餘年奉侍無少怠夏母生世
懋撫其孱弱迄于成立腹產悉推讓無各色妹
既適高撫恤終始不替親疎內外待公以生養
死葬遠宦卑官具道里費者每至傾囊倒困不
惜也故交丘月林冢宰卒于官幾不能殮捐俸
佐之石東泉司馬下獄妻子遣戍公爲周給司
馬歿遺書當道謂主和雖非是而心無他以爲
國計誤聽佞口耳其妻子當宥衆高其義竟請
從寬典公之廉恕自筮仕至耆老如一日云元

衛陽先生傳○

六

配黃夫人通孝經烈女傳諸書與公協德同心
自爲婦及貴顯躬親中饋董治女紅絕無統綺
金珠之奉愛育子女九人皆自乳哺有母黨老
嫗嘗來京邸舍中一日懷重貲爲人脫罪夫人
卽戒門者絕其來公之操履嚴慎得此科良內
助無愧已歿時年僅四十有五未克偕老而累
荷國恩贈夫人與白首同歸奚異哉蕃於甲午
歲就試南都蒙公國士之知戊戌制歸庚子北
上再過公里門欵語移日諄諄皆持身立朝大

節瞻公丰儀整碩期願未艾乃于丙午春享年七十有五而終諸孤以蕃爲公門下士屬爲公傳誼何敢辭據其有關於世道者著于篇俟爲名臣立傳者採焉公六子出鵠鴈嵩喬岡女三人孫男八人承祖承廕承業承恩承勛承訓承芳承芬孫女十一人婚娶皆名族見公誌中此不具述

史氏蕃曰古今人不相及以予觀于司馬公此非篤論也司馬登朝四十有六年居里者廿有

衛陽先生傳○

七

七年先後仕南都者八年立殿陛間未及五年耳前以直道忤時相幾蹈不測再起不少貶以徇時負奇偉以老牖下可不謂百折不回乎至其坦夷簡要臧否不爽律已嚴淨處物厚施鑒鑒皆百世師也古大臣風節當不過是固命心銘蕃知所適從奉以終身焉耳立懦廉頑寬鄙敦薄竊謂司馬公兼之

賜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前詹事府詹事春坊庶子翰林院修撰記注

起居編纂章奏管理

誥勅欽差正使朝鮮

賜一品服金陵門生朱之蕃頓首拜撰

衛陽先生傳○

八

衛陽先生集目錄

疏一

酌陳時政以效愚忠疏

衛陽先生集○ 卷一月錄

衛陽先生集卷之一

非陵周世選文賢

武林後學沈獅

同邑後學沈嘉

孫男承芳編次付梓

疏

酌陳時政以效愚忠疏

題爲酌陳時政之要以效愚忠以禪 聖治事

臣以一介草茅遭逢 聖主擢置諫垣時切犬

衛陽先生集○ 卷一

馬之報而思爲芻蕘之獻者未嘗頃刻忘於懷也

但 聖化已底於清熙而諸臣又多所建白臣

復何言之有哉然言者雖多而見之施行者未盡

行者雖有而切於機要者尚缺是故士習未醇也

涵育之教必責之儒官化行自近也率作之機必

始於太學懷經裕之圖者計當足食矣而安內攘

外可不求足兵之實政乎均緩牧之職者責當任

事矣而揚清激濁有不賴練事之風憲乎至於根

木重地樹藝良圖固政務之當先而不可不及時

講究者也聲陳一得條爲七事伏望 皇上俯

賜採擇悉見施行其於治道未必無小補而一念

芹曝之私亦可少紓於萬一矣緣係酌陳時政之

要以效愚忠以禪 聖治事理未敢擅便謹開

坐其題請 旨 一曰重師儒以貴教化之實

臣惟師道立而善人多教化成而風俗美此不易

之理也恭惟我 皇上壽考作人治隆化洽而

又破格用人除茲滌弊一時効用之士喁喁然有

回心嚮道之風矣顧邊隅雖修而悃悃之誠不著

衛陽先生集○ 卷一

二

苞苴雖息而觀望之意尚存凡以植根淺薄宿習

錮蔽無教化之素以培養之也故言官條列或欲

重提學之選或欲久提學之任良以提學一官長

師儒而總教化必得人久任而後可以移易風俗

也前後言之亦既詳且盡矣而卒不定久任之議

蓋亦狃於常格壅滯之說耳然以臣計之官止數

人任止數年果有成效卽超陞之似亦不爲壅滯

而亦不見難行也且以久任之間亟濡漸漬真才

輩與具有裨於世道人心不小小矣此非可斷然

行之而不必疑者乎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定

議施行凡提學憲臣務選文行兼優志節真誠者

充其任定以六年九年照資超遷之法則教令不

朝改而夕更士習不逐風而異轍如是而乏真才

歟至治必無之事也然臣又有說焉握黜陟之柄

於上而標示風動之者固在於提學分化導之責

於下而耳提面命之者又在於教官提學賢矣而

教官否焉提學久任矣而教官之賢者不久任焉

譬若頭目端直而手足癱潰其何以宣洩脉絡而

衛陽先生集○ 卷一

三

成一體同仁之化也哉年來忘教化之本源視教

職爲疣贅貪殘罷廢改而任之固非事體至於日

暮途窮之人又多怠棄職業惟出身於賢科廼顧

惜乎名教凡提學之所以布條教以化誨諸生與

諸生之以勤服習而衣被教澤者咸是賴焉然往

往有教事方新而邑宰之報卽至士習甫變而監

博之轉遽聞於彼叙遷養學似得捷徑之路矣其

於憲臣之所責望與庠序之所以成德達財者果

何益耶再乞

勅部查照近年題

准事理

行各提學官凡考貢之時毋將老耄不堪者起充而就教之人尤必遴選精明者爲之貪肆等官毋得改授其舉人教官必能敦尚風節化育才賢兩考之後方陞以縣正府佐等官其卓異者照依弘治年間例一體行取考選風憲不必復陞助教等官其在歲貢亦宜破格用之仍令提學每於年終分別所屬教官某堪風憲某堪有司某歲貢也堪以擢用某不才廢職當行黜罷開具揭帖送吏部查行其巡按復 命亦必查應退者糾斥之以

衛陽先生集○ 卷一

四

勵其餘自撫按提學之外凡各衙門有相臨者除入境照常行事外並不許違調干涉致妨職業如此則責成專而教職無不舉教職舉而士習罔不振矣臣待罪禮科正與學校相關故首議及焉其他守令等官之久任亦所拳拳致望者矣伏乞

聖裁 一日修太學以隆作養之地臣惟 國家之治非賢才無與共理賢才之生非作養無以成器古成均辟雍之制聯師儒頒條約羣英才而教育之所以人文丕振而成棧樸菁莪之化也我

成祖定鼎幽燕建置太學因勝國之舊而廊新其制度一切教戒居養之事靡不至詳至備卽古之成均辟雍不是過矣二百年來人才有彬彬之盛治道有熙熙之隆率由於此而中間 列

聖相承增修改拓之功亦不容掩也洪惟我

皇上稽古右文崇儒重道嘉靖初年因儒臣之請特 勅修理頽者葺之缺者補之規制之未善者恢廓而崇飾之一時 廟貌巍峩堂宇煥新聞海內之士游藝於此者濟濟踰踰莫不快覩 上

衛陽先生集○ 卷一

五

國之光而頌 皇上崇文重教之盛也迄今閱時既久風雨浸尋塼垣之損壞簷木之朽頽墻宇之坍塌齋舍之傾圯日甚一日雖經節年修理亦支東補西而已其大壞極敝如明道堂內外號舍等處不糊而爲茂草者幾希矣諸士之所居處與所講習者不問可知若不趁時併加修理抑恐數年之後傾頽益多工力益難矣臣昔在監肄業近因丁祭瞻謁俱嘗目擊而心慨之且復待罪禮科是又相與關涉之事也故敢冒昧進言伏望

皇上念太學爲賢士所關而京師又首善之地

勅下該部查估興修即使財用詘乏亦當設法

措處臣非不知公私告匱之際而乃欲爲是勞衆費財之舉嘗聞采芹泮水魯之所興青衿城闕鄭於是乎不兢矣文治所關氣運攸係今也 聖

皇御極世道全盛其所以作新文教譽髦斯士而聳華夷之觀瞻者端在於是興修之事豈容已哉再照 國學之設至重而得人之盛宜多今之司監事者祭酒司業監丞而下又二十五六人也而

衛陽先生集○ 卷一

六

生徒不滿二百內則例貢一百五十然則官不爲擁虛位而士不爲應故事已乎廢墜之事誠不但廟宇學舍而已也再乞 勅部查照言官節

年 題奏事理或止開納或疏貢途或行催舉人或量裁屬員或釐革各衙門歷事虛應之弊而減其數務使司教者實修其職而不爲冗官卒業者各成其材而需有實用庶不負 建學毓秀之意而可責養賢及民之效矣伏乞 聖裁 一日 懲侵賴以飭催徵之法臣惟有財此有用在上足

國之經有田則有租在下惟正之賦惟賦虧於下而經國者斯不免告匱於上也我 國家當一統之盛行兩稅之法入有定額而出有常經二百年來太倉陳腐帑藏充盈有久安長治之休而公私不至於不足者凡以徵納惟時虧國損民之弊未滋也邇來南北多事奏討紛紜司計者至出一切開納苟且之計而猶支給之不前至厯 皇上宵旰之憂一則曰思所以處理充蓄之計一則曰宜講求足國裕民之要所以軫念儲計至再至三

衛陽先生集○ 卷一

七

固中外臣子之所共聞而思以仰副爲 國爲民之至意者不容已也顧督徵之檄叠發胥至拖欠之數日積月累察官提吏徒費文移往來借貸那移益致倉庫耗竭所以然者一由於有司不任怨而均田清糧之端則在於官豪勢要坐侵 國課靠損貧民恣意肥家而略無忌憚也蓋仕宦旣多優免益衆所遺差徭已歸之百姓矣百姓之差旣重消乏之患難免田產售之豪家重糧遺於本戶而賠累又在於百姓矣勢宦之家旣不當差又無

重糧卽升斗俱完其不受累已倍徙於百姓也。廼有等貪橫之徒攘國家之公稅填一己之私囊蔑棄官法恬不爲意在南方則糧長跪拜而兌軍尚不與其全在北方則里長把門而折准僅得其半中間又有族黨親識一槩影射而不納官亦有詭寄投靠私受糧銀而盡入已府縣莫可究詰糧里耳爲包賠包賠不敷而掛欠之數戶計之則成百圖計之則成千而縣計之則有不止於萬者矣。臣任推官時查盤蘇松等府冊開欠數或以表或

衛陽先生集○

卷一

八

以號比比皆然卽常熟納級序班錢某一御史之子耳歷年所欠亦有千餘其寄庄江陰等處不與也卽一錢氏而其他又可知也如此之徒狼貪於宦游虎噬於里閭而又至於蠹損正課惡亦甚矣若不大加剗懲何以塞其流弊伏乞勅下該部轉行巡撫衙門行令各該有司清查區折圖折之糧務有根着歸正子戶寄戶之田總收一處審編糧長收頭不使零星轉當起解京運邊糧嚴禁棍徒包攬至於收糧之時通將見任回籍大小鄉

官應納稅糧另置一簿分別本折起存各該若干註各名下用印鈐蓋委官另行監收完日定限將原簿解巡撫衙門查有未完五十石以上及二百石以上者不拘起存本折通筭照例問遣應參奏者奏聞處治其不完五百石以上者拿解來京除應得罪名外仍比照衛所置買民田不納糧當差其田入官事例追沒其田若其餘民糧有司勒比追徵不完者查照題准不及分數事例將掌印管糧官一體參劾降罰固不得借口於

衛陽先生集○

卷一

九

鄉官之賴糧也若鄉官依限完納亦不許奸徒故意刁難多勒加耗庶玩法者懲其奸頑奉法者得明心跡有司之令行侵欠之數寡矣再照優免一節屢有欽定則例而奉行之人鮮能遵依姑卽其最者言之里甲一槩不免冊以十段爲定此例行之久矣今則旣免均徭雜泛而又免里甲此北方之積弊也而南方亦間有焉旣免上段差徭而復免下段此南方之積弊也北方亦類是焉若夫一詭田也遂槩免十數戶一寄庄也遂冒免兩

三省占使夫皂倍收價直此又南北之所同者差
煩役重民窮盜起未必不由於斯也仍乞 勅

部嚴行照例查處以清宿弊亦拯民裕 國之一
端也伏乞 聖裁 一曰昭勸戒以除剝削之

弊臣惟去將士之弊者必使革心得士卒之心者
必肯用命皆非以勢迫脅之也鑒別精於上而勸
戒惟明則將士有革心之誠矣紀律嚴於下而剝
削不事則士卒有用命之勇矣故兵法曰舉有功
而進之無功而勵之又曰將貴止欲凡以將之貪

衛陽先生集○

卷一

十

饗爲害事之大而勸懲之機懸於上者尤貴有以
革其心而轉移之也且今內外南北防倭備虜練
兵之政無日不講養兵之費無地不括然而軍令
嚴矣而軍容或未之整軍容整矣而軍實或未之
振求其一人投命足懼千夫者無有焉其故何也
良以貪饗之夫一味剝削無以得士卒之心而制
其死命耳是故或影占虛兵而冒支廩糧或給散
糧銀而坐扣分例或指稱公用而倍加科歛或歲
時伏臘誕子生辰例有花幣果酒之送又甚而私

役奪其力戰陣奪其功下自隊官皆以下奉上而
人人效其尤則上自總叅又安能以上馭下而節
節之有制乎武功不兢職此之由此弊相沿行之
既久今之所賴以警飭將士而使之改絃易轍者
在外則有撫按等官之督勘舉劾在內則有本兵
之陞擢黜斥而總其權於 朝廷近年以來碩

奸距脫要路水清本兵之體 國奉公其陟黜非
不公且嚴也撫按等官之貞度秉憲其廉察非不
精且詳也但此輩習成債師巧肆錢神查覈之員

衛陽先生集○

卷一

十一

役方委卽行百計打點推陞之矣缺未出預已多
方鑽求故嘗見以乳臭而立躋崇品未幾參黜以
貪懦而擣取虛聲隨復論罷近又聞將官有韓某
者差家人何君表齎千金往京投權要以求美轉
竟緣當事之執持而抱賂以去又有趙某者假公
差之人携私懷之金潛至鑽請以南城御史之追
緝而忙匿其踪是雖貪緣之計未遂暮夜之金未
投臣姑不過爲之指摘也然計彼之囊橐已盈而
軍士之膏脂其廢削殆非一日之故矣此風不熄

流弊無極其何以激勸將士充實行伍而振國威也哉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各該總督撫按等衙門曉示將官潔已愛士凡有行勘功罪查取賢否點閱兵馬監放錢糧盤驗器械一應事情慎重差委勿畀匪人所委員役除本等供應外若與將官毫髮交際如受下程餽送之類及因而顛倒是非眩惑上司者各究職論罪若將官假稱科取及有前項一應剝削等弊許各該人等呈首參究縱係名將而智勇不廉定不許列之優薦該部凡

衛陽先生集○卷一

十三

遇勘過功罪保劾過人員分別等第應陞錄者卽與陞錄應贖復者卽與贖復應降黜問罪者卽行降黜提問其宜於其官陞用而不因其求其宜於其地又任而量加其銜其有鑽刺營謀之徒如韓某趙某者痛加裁抑仍行緝事衙門訪拿來京打點之人明正其罪若本兵及總督撫按等官一有偏徇致用舍不當俱聽臣等科道官訪實糾劾勸戒明而將士之貪風可息剝削寢而士卒之神氣以振矣又何倭虜之足慮哉再照武職推陞之憑

劄兵備總察等官之

勅書已經該部題奉

欽依清查齋領矣邇乃有等走空光棍通同各

衙門吏書人等買文憑而爲貿易之資賣

勅

書而張局騙之勢不止過違限期而致政務之耽延然又冒竊勘合以重驛遞之騷擾矣再乞

勅部查立定規釐正宿弊禁緝買賣之人亦正事體便職任之一端也統乞

聖裁 一曰嚴責

成以弭禍亂之源夫涓涓之流不塞漸必至於滔天燭燭之火不滅勢必至於燎原蓋遏之於微者

衛陽先生集○卷一

十三

易爲力而勢大則難圖也天下之事大率如此而況於盜賊之起也可不爲杜漸防微之計而徒坐視容隱以恣其縱橫而後爲之所乎吁盜而至於縱橫勢之大也縱橫而後爲之所圖斯難也有地方之責者非聾非瞽非無心思者何爲恣馴其盜一至是乎緣其始也苛罰酷刑草芥民命以促之其旣也有司懼激變之罪監司厭多事之擾上下相蒙荏苒歲月迨其千百成羣劫掠鄉邑也或前官幸未發而已去或後官欲邀功而張皇凡所以

撲滅於方微擒治其首惡而解散其餘黨者一無
善策往往至於勞師費餉雖旋復蕩平而所損亦
已多矣地方之官反論功而受賞不窮源而加刑
無怪乎姑息政成而養亂之日衆也張璉林朝曦
等之事夫既往矣竊伏草澤而嬰孽未萌者不敢
過慮而目天下以必禍矣如近日湖廣之黃中四
川之蔡伯貫幸已就擒而守巡等官且皆有可紀
之功矣釀其禍者果誰之爲乎廣中之土賊跳梁
江南之礦徒猖獗俱未殲滅而中間被論之官惟

衛陽先生集○

卷一

古

據地方之受害者耳階之厲者伊誰其人乎近又
聞泰州地方有史家庄者村聯十數人衆千餘始
則結黨販鹽邇來肆行劫虜高如泰通等處遠近
騷動人畜不寧雖官捕亦被其殺傷而莫能與敵
此江淮咽喉之地亂形已具矣當事者因循相沿
付之不問豈非養亂之道乎凡此前項地方上非
不有巡撫也諉於選制之難周下非不有府州縣
官也託以威望之弗重而守巡兵備海防等官方
且以官爲傳舍逡巡保守不久而他轉矣實心任

責爲地方而早爲之圖者鮮有其人也蓋緣久任
之法已壞責成之令不嚴謀匪經常事多蒙蔽往
往馴致於大壞極救然後起而爲之吁亦晚矣伏
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川廣湖浙地方行
令各該巡按查盜起於何年盛於何日何官坐視
養成之上自巡撫守巡兵備下逮府州縣官雖陞
遷去任亦要覈實從重叅劾見在賊黨速行剿滅
其泰州潛伏諸盜行彼處軍門海防等官趁今未
熾相機撫剿固不可縱之使盛亦不可激之爲變

衛陽先生集○

卷一

古

務期救寧以靖地方再行各省直撫按衙門轉行
所屬守巡守令等官申明保甲之法而禁其騷擾
修舉鄉約之會而不事彌文凡一切弭盜安民之
事務要着實舉行倘有前項結聚賊黨不及時預
爲之處分銷散後雖離任亦要追惟禍本而重究
之庶官不爲旦夕之計而注意於地方事不皆苟
且之謀而周防於後日益賊不至於盤據寰宇永
奠於乂安矣伏候 聖裁 一日明職掌以正
風憲之體臣惟庶官懸生民之休戚而風憲總諸

司之綱紀近年以來節奉 明旨申飭憲綱一

時御史諸臣體 聖衷肅吏治凡以奉宣

德意而展布風采者視五六年前尚圓通而應故事大相逕庭也臣復何言顧以糾察而爲職御史之官同也然其職司之各別御史之差異也大差

巡按代 天狩於一方各差御史司風紀於一

事故巡按總領衆職而其他則各有專責者也若以專責爲不足以盡其所長視巡按而必欲以出乎其右則過矣卽如查盤防侵僞之弊相干者或

衛陽先生集○卷一

十六

可查也若以此而涉彼昔無而今有是豈必不可已者乎受狀開伸理之門相干者必宜准也若田土而以錢糧裝頭鬪毆而以盜劫換面是豈可以槩受者乎土豪積惡固宜訪察以爲狼莠之除也巡按夫既行之矣若於此而競爲風力不免當道有問狐之舛貪官毒政固宜拿究以祛乳虎之暴也巡按夫既行之矣若於此而過於吹求斯致邑人罹得牛之災凡若此者是固攬轡埋輪必使干紀者之無所逃而其撼山震嶽抑恐奉行者之滋

其擾此臣有感於往昔而慮復踵於將來者也合無 勅下兩京都察院再申飭各差御史一應

行事若拿官訪惡之類必與本差相關者其他一聽巡按御史行之不得撓越其各處巡按之出巡也激濁揚清興利革弊一遵 勅劄盡黜浮文

如訪察一節必若常熟之周某湖州之茅金山人莫敢誰何而司府之法不能加者盡其數而行拿之雖一二十人不爲多也苟無此巨惡之處不必苛瑣以及於無辜至於耳目諮訪尤不可以不慎

衛陽先生集○卷一

十七

也可於匪人而濫寄乎其糾劾一節果若雲南之嚴傑湖廣之張瞬人受其荼毒而賊跡之著不容掩者隨所知而卽劾之雖數十餘人不必畱也暨當夫復 命之日勿拘有無以示乎至公至於直隸舉劾較之他處尤多也可必求人以塞責乎卽是以例其餘而不用偏私不徇異同務振風猷各奏實績則憲職不至於乖違而按屬允底於清肅矣伏乞 聖裁 一曰興水利以裕東南之財二曰惜東南財賦之淵藪水利東南之要務蓋水

利修則田疇無不治田疇治則國賦無不充否則涇溢乾涸之患至而逃移逋負之弊滋矣此自然之勢也國初江南水災夏原吉以重臣往治之三吳之民至今享利嗣是而後時塞時浚事不經久一遇水旱輒復告災三十九年給事中季科已言之四十一年給事中趙灼又言之二臣產於其者也身嬰其患目擊其艱特爲題允勅行

周一時拯急起溺之良圖也但時移而事易廢官改而法亦廢卽去年五六月間淋雨浹旬而江南

衛陽先生集

卷一

七

之田有漫漶浩瀚一望成湖者臣方宦於其地因詢問父老備悉水利之壅塞不修也震澤瀑漲每激於踐洩之不廣橫流汎濫恒潰於圩圻之未脩潮沙壅淤又乘於閘堰之未備憲臣非不有督理之令也往來文移竟成紙上之桑府縣非不有水利之官也勞來猷畝鮮見躬行之人間有一二任事創議興修者不沮撓於羣言則苦難於工力卽如白茅一港已該巡撫都御史周某巡按御史溫某會行知縣王某勘計明實刻日興工矣迺糧多

之家慳於出夫鄰近之縣阻於接濟畢竟以錢糧不敷而工遂寢迫其泮沒爲患也不過爲乞免稅糧以紓目前之急而已夫蠲糧以甦民困是矣而水利不修何異止沸而爲湯之揚興作必俟錢糧之足是矣而不及時料理是徒說梅而望渴之釋也竟何益哉今幸無事則已萬一有警而鯨鯢弄波海上多事又歲屨而有方一二千里之大水大旱漑泄無備場谷不登本地養兵之費不能支而四百萬石之漕儲又何所於仰給也哉故識者謂

衛陽先生集

卷一

七

水利之修深長之慮也然宋臣范仲淹有言曰今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臣之慮亦猶是也伏乞勅下該部轉行彼處撫按衙門責成帶管兵備及府州縣水利專官各修實政勿事虛文凡遇農隙之時親歷郊野遍詢吐糜查有支河之當疏圍圻埂壅之當築陂塘溝洫之當濬者工力不煩卽令得利人戶修之頗爲浩大則通融計處動支導河夫銀以修之其有港浦當開閘壩

當置導泄湖流而畎引江海若白茆之類者申請
估勘酌量緩急次第趁時設法修理毋致廢壞愈
多而工程愈難也其一應獎戒繳冊事宜查照原
行一一着實幹理撫按衙門仍將各官報過水利
事蹟不時密切查訪真偽以行勸黜則官無怠政
民無棄田東南有積倉之富而常變皆宜 國家
有輓輸之財而匱乏無慮矣伏乞 聖裁

衛陽先生集○ 卷一

二十

衛陽先生集目錄

疏二

祈 聖明慎舉動疏

儒臣久玷清議乞罷黜以端表率疏

廣 聖恩舉遺賢疏

衛陽先生集○ 卷二目錄

一

衛陽先生集卷之二

井陵周世選文賢父著

武林後學沈獅

校正

同邑後學沈茹

孫男承芳編次付梓

疏

祈 聖明慎舉動疏

題爲仰祈

聖明慎舉動以崇

君德以端

化源事臣惟君身爲萬化之源崇德邁立身之本

衛陽先生集○

卷二

一

然欲崇其德必慎乎動古之稱至德者必曰出入起居罔有弗欽而爲非禮之戒者亦以細行不矜終爲大德之累甚矣動之不可忽也在昔聖帝明王一動一言率循禮度而無敢戲豫無敢馳驅誠以一身之舉動雖不下於堂階四海之觀聽實有關於化理故耳恭惟我 皇上齊祚肇臨聖度丕昭溫文恭儉清和粹夷大小臣工仰休光而望至治者自 臨御以來靡日不切切然矣然而德意尚壅於下究治理未臻於極盛也

頃者外而傳聞近侍內臣競進名馬導 陛下

日馳於禁中臣以爲 陛下臨朝端嚴出警入

蹕非不自愛且重者何爲有燕居馳騁之事不可

信也昨二十七日 陛下御殿行冊 妃禮成

該臣同各科臣導 駕以入恭覲 陛下卽

中極殿前乘馬由殿而進焉臣趨蹌之餘不

勝驚訝退而反覆思惟或 陛下以入宮法從

雖任情自便亦無甚失德者歟不知 陛下

身關係至重卽乘馬一事實有四不可者臣職司

衛陽先生集○

卷二

二

諫諍敢循默苟容而不爲 陛下一言之乎自

古稱人君之出入不曰乘輿則曰車駕卽近年

視朝等項儀注載在會典者不曰升輅則曰乘

輦未嘗有乘騎之文也所以然者以 天子至

尊無對儀衛甚嚴若於馬是乘則下同於武弁及

文職四品以下之小官矣體統倒置自褻威儀其

不可一也且 皇上御用之馬固必得極良之

選者然諺有云千里之馬定有一蹶又况馬之善

走或不免於蹄啣萬一控馭失宜致有不馴我

陛下聖體廼主

天地神靈之統荷

宗

廟社稷之寄者烏可不重加愛護昔漢元帝之入廟也將御樓船薛廣德極力諫止之蓋以乘船不如就橋之安也夫古之愛君樓船且慮其危矣而況獨乘一馬乎臣以爲不如乘輅之爲安耳此其不可者二也伏觀 皇明祖訓選良馬數匹能行速走者常於官門喂養蓋以警備非常防禦不測乃 祖宗之深意也非謂退朝燕閑之時卽可乘坐出入而恣意嬉遊也駭四方之耳目驚海

衛陽先生集○ 卷二

三

內之人心 陛下無以爲小故而忽之此其不可者三也凡遇 視朝馬必列於仗下而喂養備用亦當在於官門卽使畱心武備教演自有定所然亦不必 陛下之親自教演也若夫殿庭之上清嚴邃密凜然森然奚可走馬於其間乎且在 殿如此其在 宮苑之內又可知矣此聲傳播似非 帝王盛事其不可者四也夫一舉而不可者四在 陛下之至明至睿不宜有此舉動也而乃有之臣以爲 親賢務學

之功有所未盡左右近習之誑惑者日囂雜於前雖 陛下明聖亦無自而覺悟其非也何也

陛下昔在藩邸自聽講之外於儒臣無一語之交及今 嗣登大位自早朝之外於諸臣無一

言之及凡有關於 君德之成否治道之汙隆

朝綱之振弛者不接於耳不細繹於心而左

右近習便嬖側媚非以之獻諛則以之取悅卽進

馬於 宮中備馬於 後殿致 陛下有

此過舉是果誰執其咎與臣固知宦侍不得辭其

衛陽先生集○ 卷二

四

責也是以曩者官詹有十事之疏科道有延納之請以及諸臣陸續建白率多慮及於此而惟

任聖圖治之是望目今 山陵襄事中外望治

之心更切往時伏願 陛下思 先帝付託

之重憫海內多事之艱 畱神治道銳意圖維

凡一切內侍諂諛誑誘以騁射聲音貨賄等項誤

陛下者各明正其罪以示屏絕仍乞 勅

下該部查照諸臣原題事理具儀 題覆遵照

先朝故事每旦朝罷卽請 陛下御 文華

卷二

五

陛下以堯舜之微忠也懇惟

俯賜抹

納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儒臣久玷清議乞罷黜以端表率疏

題爲貪鄙儒臣久玷清議懇乞

聖明特賜罷

黜以端表率以重吉士之作養事臣惟

皇上

衛陽先生集○

卷二

六

居乎其位矣而况可爲庶吉士之模範乎試卽其素行數端人所共議者爲我 皇上陳之部堂缺官其陞補自有定序往年吏部侍郎缺右時鳴雷方居禮部之左也廼揚言於衆而云以左改右昔曾有孫陞之例卽其番擬吏部之意實欲假借事權以爲媒利之圖耳至今縉紳傳之以爲笑柄此其立志之卑汚見議於人者一也士夫處鄉其持身當以正道往來鳴雷給假回籍時胡總督方用事於浙也廼往來其門而說事騙錢深貽桑梓

之害迫其復任赴京之日索討長夫於各府縣而折價殆千金之多矣至今黨里恨之名爲秦檜此其居鄉之貪肆見議於人者二也第侄子男嚴以教之惟恐其鮮克有禮矣鳴雷乃縱親弟秦鳴冬等及家僮數百武斷鄉曲吞噬百姓見今龐御史之按問事猶未結此其處家之縱惡見議於人者三也左右廝僕法以繩之猶懼其竊勢爲非矣廼鳴雷令家人傳大高伍官等四十餘人通賊京邸爭攬說事門官李可之引進人人所共知此其居

衛陽先生集○

卷二

七

官之不檢見議於人者四也跟辦之人非爲供億之需也廼令家人索取前件承差十二兩官吏各五兩與三兩如有奏納之稽悞卽致逼勒之橫加近有山東李承差者一時不及十二兩之數因其家人凌辱也執稟本官廼謂之舊規而更加責叱本役固可一訊而知矣此其罔利之及於吏胥而見議於人者五也祭酒之官非爲納賂而設也昔在南監受諸生餽遺或以土物或以段帛與折銀視其禮物之多寡以爲撥歷之後先比有屬官尹

尚賢者因行取納三百之賄許其薦選風憲也後陞同知止倒銀二百而仍捐一百南都至今傳嗤未已矣此其贖貨之及於師儒而見議於人者六也在內各衙門事體因循正以投託之便而行法之難耳鳴雷則用鄰居於姓者之通賊而公行干請或爲商人乞免見拒於巡視衙門而罔有耻心或爲吏役坐缺屢求於撥吏衙門而圖得厚利卽今各衙門之傳說與臣科中之辦吏其爲鳴雷之囑託固有可指而證實者此其撓政紀於內而見

衛陽先生集○

卷二

八

議於人者七也在外各衙門執持不定正以權要之阻而滑奪之易耳鳴雷則受河間高某之重賄而屢爲請託四十二年通落於李巡撫被其視爲假書而此回四十二年遣使於葛知府逼之轉懇同僚而同允至今有勢能壓知府不能動巡撫之語傳播於臣之鄉邦固所稔聞而灼知者此其撓法柄於外而見議於人者八也凡此數者非謂足以盡其污迹也特自其昭昭衆論臣所聞者言之耳以若人而司館教也道術無可觀德義無可

度作事全無足法即使諸士盡得鳴雷之學亦如
鳴雷之爲人不過浮沉於利祿之場淪胥於醒儼
之輩而已安望其砥礪清修堪備他日公卿輔弼
之用也哉又況本官之資俸將歷尚書而上之者
也若不及時早爲議黜一旦柄用則招權納賂恣
邪逞奸其隱憂尤有不可勝言者是豈可一日立
于

衛陽先生集○

卷二

九

縱於平日狼僕通賄公然送入於主囊取受下逮
胥儒詎能見利而懷義囑託徧及中外罔顧徇私
以滅公卽彼蠅營終年無非孳孳爲利是誠不廉
不正之小人何有正身正物之師範科名徒愧重
任不堪所當亟行議罷者也伏望 皇上特賜
乾斷將秦鳴雷卽行罷黜別選志行純潔者代其
任以端教習以風士心若諸士中有浮佻不檢不
厭人望者查照原 題不時議處庶師表得人而
藝苑之矜式攸樹士習丕正而局館之儲材惟精

矣

廣 聖恩舉遺賢疏

題爲廣 聖恩舉遺賢以風勵人心光隆政化
事臣惟用人圖治古今御守之要術以人事君臣
子效忠之至願臣以迂拙苟安田里荷蒙 皇
上用薦者之言起臣于林麓之中再造之恩真同
高厚矣臣受任以來思竭犬馬之愚以效涓埃之
報無日不切切然也顧報之以一人之身則注措
或限于不廣惟報之以羣材之助則幹濟可資以

衛陽先生集○

卷二

十

無窮古云集衆思廣忠益蓋爲是耳矧且當今之
時潔身養高之士與夫忤時坐廢之臣槩多材品
行誼非臣所能比肩者其可用尤宜不後于臣也
臣若救而不言則不惟有失拔茅彙征之義亦何
以盡以人事 君之忠故臣敢以海內之賢得
于聞見之素有屢經薦擢而尚未推補者有未經
薦揚而灼見可用者一一爲我 皇上陳之如
原任禮部侍郎王錫爵心純忠孝學富經綸繫寰
海之具瞻負台衡之偉望所宜及時召取以備輔

相之任者也如原任刑部尚書劉應節原任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原任保定巡撫孫丕揚原任太常寺卿陳于陛原任太常寺少卿胡汝桂原任太僕寺少卿張楨原任左右政使張天馥劉繼文原任叅政陳惟直趙國璧原任副使查鐸原任叅議邵永春原任僉事王謨以上諸臣或著鯁亮之節或抱經濟之猷或蒞政清自而休聲尚播于士林或居鄉高潔而清風不改其素履要之皆賢聲久著公論攸歸既經薦議叙錄所當卽爲除補者也其

衛陽先生集○卷二

十一

未經會薦者如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戴才歷官多年而朝紳尚談其籌邊之烈憂歸數載而里人共服其養晦之高原任遼東巡撫張西銘才名素負昔著剛介有爲之聲泉石久娛益聞操持無瑕之譽原任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使吳自岨淳如美玉藹然天賦之吉人洞若冰壺允矣清修之君子原任左布政高察清謹素著于銓曹而人服雅德勞績方懋于薇省而人惜去官原任行太僕寺卿顏鯨崇尚風節在昔有名御史之稱堅立雅操于今

有真道學之譽原任副使李拭澄清郊圻而寓教化于法比淵源問學而振家聲于鄉評原任副使穆文熙居官以節義自許而不避險艱處家以著述畱心而不事俗務原任僉事萬廷言卑凡近而務高明當年之聲稱甚藉謝塵囂而守虛靜末路之志節益堅以上數臣雖才行不同要皆堪爲世用而不可使之終于佚棄者也內顏鯨穆文熙萬廷言俱係考察鯨以忤故相取嫌文熙以忤同官招忌廷言情事與胡汝桂相同迨今公議昭然咸

衛陽先生集○卷二

十二

爲稱屈似當照張楨胡汝桂例一體叙用者也凡臣所舉諸臣皆博採輿論慎察的實非敢以碌碌無當之人輕瀆宸聰亦非敢以區區阿私之見希于衆譽蓋舉其所知以少紓圖報之忱于萬一耳若果臣言得行諸臣獲用則內之足以熙載亮工外之足以分猷宣化卽一時未可盡補而需次于家亦將以勵操修而表鄉閭其有裨于政化人心似非淺渺矣伏乞 聖明採納 勅下吏部再加查核如果臣言不謬將王錫爵及時徵

用劉應節等卽行除補戴才等議覆錄用庶沉淪之士旣拔羅而不使掩抑于林臯則融顯之儔益砥礪而思以奮忠于盛際矣

衛陽先生集目錄

疏三

整祛親軍積弊以嚴法守疏

奸憚大臣漏網肆讒乞罷黜以昭公議疏

廣 聖恩舉遺賢疏

酌議恤軍事宜以飭戎政疏

營軍關係至重乞免工役以壯國威疏

衛陽先生集卷之三

其陵周世選文賢

武林後學沈獅

較正

同邑後學沈嘉

孫男承芳編次付梓

疏

整祛親軍積弊以嚴法守疏

題爲整祛親軍積弊以嚴法守以勵人心事先該
巡視 皇城給事中張鹵題前事該兵部覆奉

衛陽先生集○卷三

一

欽依科道差滿之日備將門禁有無違錯官軍
有無逃故經管官役有無包占求索等弊一併具
由回奏等因今該臣等巡視冬季已滿除地方失
事門禁疎虞及點關不到官軍節經酌量奏處
治外其一應巡視興革事宜又屢經諸臣建白該
部題覆纖悉備具若無復贅說矣顧緣 朝儀久
廢人心玩弛茲值 陛下臨御之初中外臣民
翕然望治固將首振 朝綱以漸布憲區矣若禁
秘之地種種弊習不先整刷而飭勵之其何以樹

華夷之觀示隆治道于鼎新也矧臣等目擊夙弊
不容無言敢爲我 皇上陳之臣等照得守衛

軍人最係緊要舊例隊伍缺人卽行勾補正身上
直不許空虛代替昨該給事中張鹵題請選補之
時缺軍九百八十名隨該兵部覆行職方武庫二
司驗補清勾去後迨至臣等接管據所開逃故之
數亦九百五十九人補者無幾逃故者又無虛日
且頂名虛應包占影射情弊及老羸不堪之人卽
見在者亦不可勝紀由此侵尋不已將恐尺藉日

衛陽先生集○卷三

二

耗合無汰去老弱嚴行清補務足原額數目仍照
節題事理置立年貌文冊照填木牌人給一箇併
銅符懸帶以便稽查庶人無虛曠而輪直不缺矣
其軍伍之所當覈實者如此各官軍接班之日具
花名手本遞上等備查隨又遞放糧票帖問之迺
知一年之內六箇月赴通倉關領月糧守候往返
耽延數日遇點關不到輒具稟帖混行破調西安
門紅舖失事指揮劉勳亦借口關糧遮飾他可知
矣臣等伏思 國朝優恤守衛軍士造飯支米正

爲其常川信地而時刻不離也數日遠出則數日
乏人防守直宿重務豈應若此先該兵部議各戶
部施行迄今未見改支近據府軍衛指揮胡璽等
呈乞比照犧牲所錦衣衛上五所校尉騰驤四衛
勇士月糧事例改入京倉以便守衛合無行令旗
手等二十衛將守衛官軍按月另出實支送兵部
巡視司官查對明白掛號轉送戶部撥支在京倉
糧永爲定制庶虛冒可革而直守不悞矣其軍糧
之當便給者如此 皇城門禁法至嚴肅凡辦事

衛陽先生集○卷三

三

人員內官內使出入各門及朝參文武將帶人役
及閑雜賣物穿朝入朝等人各有禁例載在令甲
邇來人玩法弛防禦不嚴負擔之徒公然貿易往
來之人紛然穿走文武各官跟隨人役亦沓雜于
午門 端門之前節經臣等拿究曉示而積習
相沿罔識忌憚合無嚴 諭守衛各官一切遵
照舊例凡閑雜賣物等人不許放入其各衙門辦
事等項員役查照先年驗牌事例施行若文武官
入 朝帶領從人查據會典叅酌時宜某官應帶

幾人某官不許將帶詳定數目限至某門其從人
所懸牌面應否本衙門自置各立成規無得越渝
以取叅究此門禁之出入當謹嚴以肅儀衛者如
此守衛軍士晝則直門夜宿紅舖傳鈴之暇賴此
憩息 午門東西城外數舖廼被各內官占住臣
等每巡視到彼扁鎖封識致各軍忍凍吞聲并臥
簷底至于 端門 承天門東西 長安等門以
裏各私蓋房屋數十餘間宛如闐闐今茲 聖
政維新八方來同不惟 朝宇森嚴之地巷列羅

衛陽先生集○卷三

四

居觀瞻不雅抑且室垣參錯逼近門側祇恐閑人
竊入藉以潛踪而防閑之有礙矣合無責令各門
監退出紅舖住歇軍人各門內不應存厠房屋盡
行撤去不許執迷自干刑章此 禁地之舖宇當
刷正以便防閑者又如此臣等查得各門監官原
止一正一副此外添差不過一二人而已近年添
至十數人或二三十人夫門官之享用多出門軍
之膏脂官多則軍力不支軍貧則巡縣日衆前年
兵部議行司禮監查革良有見于此也况今又奉

有 明詔乎至于旗手等衛指揮千百戶等官
雖經考選實多匪人甚者不顧行止下同丐乞如
茶錦之醕酌終日劉琦之需索貧軍王良臣之曠
廢職務如此之輩不可枚舉欲望其整擻諸軍督
率勤事難矣今宜速令司禮監查各門原額監官
若干照舊存用餘者取回別項差遣其各衛官責
令兵部查訪不才者通行揀退另選充補一有索
害等弊盡法處治則官蠹可祛而軍士思奮矣此
內外官員所當簡核以除其冗穢者又如此門禁
衛陽先生集○ 卷三 五

條約有 祖宗之榜例有 列聖之詔旨可
謂事制而曲防者然猶怠弛因仍頽敝不振固由
于人心之玩愒首起于內官之阻撓節如上年吏
科左給事中趙格等具題該兵部覆奉 欽依
刊刻榜文禁諭誠爲剴切明備足警人心矣迺
西安等門內官惡其防已也羣聚合夥每遇兵部
官員圍繞罵詈輒騰飛語勒致藏匿榜文便其需
索而後已此風不熄欲挾奸剔蠹以維 政化
恐終不可得矣除已往不究外合無行令該衙門

追查節年榜諭重新遍置各門曉示各官務遵約
束省改前愆如有仍蹈故轍辱及各官害及各軍
者許卽時指名奏 奏處以重典庶法行自近而
人思振勵矣此頒布榜禁所當查復以新其視聽
者又如此以上數事或節經條議而寢閣不行或
循襲故常而議處未盡均之收弊補偏可裨
新政之萬一伏乞 聖明採納 勅下所司
詳加覆議着實舉行是亦清源防微飭度警邪之
一大端也

衛陽先生集○ 卷三

六

奸憒大臣漏網肆讒乞罷黜以昭公議疏
題爲奸憒大臣漏網肆讒致乖政體懇乞 聖
明速賜罷黜以昭公議以儆臣工以光隆 新
政事臣聞之古除小人者必曰去邪勿疑而論治
世者亦必曰朝無倖位蓋以去之稍疑而猶倖在
位則必附勢罔上結黨行私思逞反噬之計以搖
國是毒縉紳而亂政紀者無所不至矣是以自
古慎之也臣竊有感于今焉恭惟 皇上賦資
高明御下嚴明 登極之初首舉考察之典而以

拾遺付之臺諫正恐奸邪有倖而免者久矣 圓
治之盛心也比臺諫諸臣仰體 聖意惟慎惟
公咸謂老奸巨猾久招物議如工部尚書雷禮者
固在所必黜矣迺 聖恩浩蕩容其自新爲禮
者正宜感 恩思報悔過省愆斯大臣之體也
一時傳聞禮且罵詈科道及又怨罵原任光祿寺
寺丞萬廷言臣始聞之猶未之信不數日間廷言
果陞雲南僉事矣士論嘖嘖皆云以禮之故夫六
科十三道詳悉采訪公同評議彼廷言何預于此
衛陽先生集○ 卷三 七
而一有疑心卽中傷之公諭于是而不平焉非重
廷言也小人讒譖得行其漸不可長也臣因不避
讎怨復卽事端之有據者爲我 皇上陳之叅
照工部尚書雷禮狐媚成性狡險存心阿附嚴嵩
極其諂密至有夫人拜壽禮節迄今門下之士猶
有鄙之者而云得罪嚴門其誰信乎嚴嵩欲殺楊
繼盛事在猶豫也禮以兩言而決之臣始入科卽
聞同科諸臣每一議及輒爲扼腕是果今日之挫
造乎萬竇追賊而爲之求解不遂饒推官之不得

行取果誰騰其謗乎省城蓋坊而奪劉伯躍之基
址非葉知府委曲調停其誰當其虐乎仰謝拜權
璫之虛位傳之都下者非止一日縱子持書東以
囑託仕于其地者誰云不知去年曾郎中陞任代
之者查其虛出銀四萬餘兩禮乃大聲囂罵于公
堂不審主掌出納果爲司郎之獨專昨該刑部問
擬犯人徐果等虛開庫糧夫價名數冒領銀幾至
數萬原其扶同判領豈無分例之潛通其他瑣猥
之態鄙穢之行舉生平才名而盡棄之尚有不正
衛陽先生集○ 卷三 八
于此者物論久彰人情共鄙 新政之初甄別
黜陟首宜罷斥而不容復留者也以故臺諫之臣
不廢公道不奪異議而必用糾拾禮廼疑一萬廷
言而加之擠害豈不大可駭異乎然爲禮者必曰
吏部陞用人材于我何與爲吏部者必曰內外陞
遷照各資俸之常提學憲臣非裁抑人之官何爲
以是而論則也臣請有以折之禮善脂韋厚自結
納于銓卿又恃舊寅公行指授于司屬言無不售
竊朽凌人所由來者久矣禮將誰欺至于廷言陞

轉尤有可議者由刑部而兵部而禮部而光祿何
內轉之驟也一聞雷禮怨言卽有滇南之擢又何
外補之速也既亟亟以補之于外矣又騰張佳胤
提學之缺以與之是果以廷言之人品心術爲臧
耶爲否耶顛倒衆聽籠絡人心謂無置意于其間
也得乎且提學事體與臣禮科相關先該臣具題
該吏部覆奉 欽依提學見任各官必使久于
其任要以二考爲率今張佳胤歷任年餘而陞以
衆議果以不逮廷言能堪提學之任乎抑以其賢
衛陽先生集○卷三 九

能久勞而優擢之乎與前題覆矛盾甚矣又該給
事中張鹵具題該禮部覆奉 欽依行兩京十
三省提學官自今年正月爲始將所屬生儒從新
考試親臨通閱又該給事中岑用賓具題禮部覆
奉 欽依提學官務要精勤職業毋得至臨場
之際草率完事蓋慎重科舉而責成提學者專且
切也今時將春暮矣張佳胤聞報而勢不可留萬
廷言在京而卒未能到雖有帶管終非專職欲其
親臨通閱而不潦草完事也將責之誰耶是蓋以

官處人而不使人之實業乎官政體乖舛莫此爲
甚皆緣雷禮一讒言之行有以致之也小人之能
亂政而爲禍本也有如是哉于此不重加究斥將
忍見錦成俗蕪非橫行喪心小人懷妬肆謗鼓如
簧之口以變亂是非造無根之謗以傾陷忠良者
又將何所不至哉甚非 國家之福也昨該左給
事中馮成能條疏正人心一欵良亦有見于此耳
臣叨言官媿無補報惟糾劾奸邪舉正欺弊乃臣
之職分所當自盡者故不慮禍而冒昧進言伏望
衛陽先生集○卷三 十

聖明洞察 勅下部院科道諸衙門從公
虛心定議如果雷禮人品端潔無可訾議卽罷臣
官以爲妄言之戒若果臣言不謬乞將雷禮亟
賜罷斥以清仕途庶公論昭昭頓息讒說殄行
之弊百僚濟濟翊成 帝治維新之盛矣再乞
天語叮嚀吏部尚書楊博秉心貴虛聽言務
審毋爲小人誑惑致傷收體庶不負 九重眷
知羣生倚重之至意仍乞 勅諭廷言兼程前
去赴任不許延緩致悞科場大事是固臣愚一念

奉孝所欲效忠于

陛下者他又何計焉臣不勝悚切俟

命之至

酌議恤軍事宜以飭戎政疏

題爲推廣

聖慈酌議恤軍事宜以飭戎政事

臣等伏覲

皇上感時令之亢陽憫生民之疾

苦理冤拔滯獨負減供亦已勤矣旋復徒步郊

壇省躬祈禱至于有司官創害之禁尤惓惓焉一

念愛民之心卽堯舜之如天好生不是過也臣等

衛陽先生集○卷三

十二

叨列言司勉思奉揚

德意以布之間閭媿不

能效末議之萬一顧時方祗役京營其所奔走而

稽覈者軍旅事也因思民爲邦之本軍爲民之衛

軍民一體中外維均其在邊鎮武臣頃蒙

皇

上俯允該部所陳戒諭一申三軍溫如挾纊乃京

營之軍環聚

輦轂下晝則荷戈操練夜則晝

地哨巡似當矜恤困苦以培元氣矧風霾時作邊

警可虞兵貴先聲尤當申嚴紀律以振神氣以是

二者周爰諮諏得其梗槩敬以事之便于軍情而

裨于兵紀者爲我

皇上陳之夫自古良將視

士卒如嬰兒愛子豈惟恩信當然亦有見于行間

之最苦耳故各官科尅之禁

明例炳如日星

邇來總協大臣身先表率臣等又多方體察一時

將領等官罔不砥礪惟謹第各軍十餘萬衆在營

伍則分隸于副參遊佐等官在衛所則統屬于指

揮千百戶等官中間分例之索月糧之扣事跡顯

著者臣等訪實查究自難姑息此外十羊九牧或

劫于積威而不敢言與工于彌縫而不盡露者能

衛陽先生集○卷三

十三

保其必無哉若究其原籍

畿內八府居多彼中

有司往往岐軍民而二視之卽如告取軍裝漫然

不理而雜派民差必欲分之貧軍以要譽于小民

或據告批行依期繳報者十無一二軍士之疲收

職此之由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臣等亦徂于法令

之難施矣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將營衛大小官員嚴行禁諭仍轉行順保等府

該管撫按曉諭各州縣官存恤軍士凡裝銀當給

悉與處分民差當豁照例除免此則嘉惠營軍之

一端也兵家之追逐以馬爲先若士飽而馬不騰雖有資育何以致遠京營之馬節經諸臣禁約軍士頗知餒養倒損之數不及十分之一要之款段遲鈍類多羸瘦不堪臣等稍示戒懲輒云允領有年馬已加長徒付之無可奈何細訊其故各軍利于免椿延推餒養一馬之值不足以當數月之料銀殆與無馬等是可襲故而不爲之一處乎合無候春操將畢例應驗馬之時行令太僕寺會臣等公同查驗中有老瘦不堪騎操者平估價值酌量

衛陽先生集○卷三

十三

變賣短少之數仍查營中前剩馬價及積餘椿朋分給各營買補見今禁演既停原有壯馬三千恐內養未使人馬俱疲併乞發下該營給與無馬軍人領養庶乎調息有法雲錦成羣儼然國家之外廐營馬既足草料不加省之太倉者又不啻積之
內府矣此馬匹之所當議者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軍中之長技恒賴之然必製造精堅方裨實用京營弓矢例該三年一給俱係各省直解到及在京各廠歲造者先年所領非幹粗

難挽則勛薄易裂該巡視京營左給事中姚學閔等具題兵部覆准咨行工部照戎政衙門所造式樣令其製造如法上勒工匠姓名識所精濫有不堪者許令軍士退換仍將經造員役指名叅究法甚善也近據該營軍士咸稱上年所領弓箭大半不堪不免自行置買每弓一張矢一束費銀數錢賠貼甚苦乞改給折色紛紛爲言夫一弓矢也造之于廠庫爲費頗多散之于營軍盡屬無用是兩失之也合無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

衛陽先生集○卷三

十四

以後應給年分改給折色令軍自行置買或發總協衙門酌處買給以防各軍減價塞責之弊庶挽強有具中可應茲費省而軍亦便矣此弓矢之所當議者也京都屯聚衆兵春秋操練所以振揚威武居重馭輕比至撤操亦當慎爲之備以故營中舊例每于停操月分將三大營軍士分爲四班如初一十一二十一等日各輪八營人馬計二萬四千有餘進營候點以後遇三遇六八等日俱點如前良以備不時調遣之用而其實官未必點軍未

必集也相沿成法似徒涉于文具矣若卽此數以責其實則旬日一輪軍將疲于奔命合無酌立日期裁定分數凡歇操之月每間一日止用二營計軍六千在營擺列聽候查點則月輪一次人不苦難旣可以備緩急之用亦可以寬士卒之力矣此輪點之法所當更始以責實效者也以上數事非謂足以悉軍士之隱而盡營中之弊蓋臣等仰體

宸衷據所見聞庶幾惠徼

恩澤以祛部

伍之積困耳如蒙

勅下該部俯賜允行則

衛陽先生集○卷三

十五

聖德翔洽六軍歡騰不惟安攘之圖有隆靡替而忻悅流行未必無助于昭格之化矣

營軍關係至重乞免工役以壯國威疏

題爲營軍關係至重懇乞

聖明遵

祖制

免工役以壯國威以永治安事本月二十七日

伏見工部尚書何

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壽官工程重大旣班軍不敷准照嘉靖年間例于營軍內添撥三萬名輪赴工所應役欽此臣等竊惟壽官之建輩皇圖不拔之基

番萬載無疆之慶至

鉅典也因班軍之不敷

而取辦于營軍若有甚不容已者臣等將順不廢

奚宜有言第以安邦之略必資于武備之修而振

武之猷莫先于訓練之豫粵惟

成祖文皇帝

定鼎幽燕倣古者居重馭輕之制設京軍四十餘

萬分營命將操練惟勤誠有深意存焉者奈何承

平日久尺籍漸虛嘉靖初年尚有十餘萬衆迨後

工作煩興公私役占有操練之名無操練之實因

循以至于庚戌之季虜薄郊圻將兵者無一敢言

衛陽先生集○卷三

十六

戰良由無兵可用故耳幸賴

世宗皇帝赫然

震怒銳意振興一時在事諸臣殫精畢議嚴清勾

時簡閱休養生息凡數十餘年稍有生氣肆我

皇上銳精治理加意安撫選將練兵犁然大備

迄今邊鄙不聳虜款稱堅此非重兵彈壓之明效

哉然而數止十萬其間荷戈敢戰者自戰兵車兵

而下不多得焉臣等祗役以來方以整飭未遑爲

懼若復以工程重大調撥三分之一僅餘七萬有

奇在營操演戎行之零星可數士氣之蕭索日滋

堂堂天朝殆不可不深慮也矧營操工作二者自難相兼凡此三萬之軍既已驅之工所矣彼大工非數年可完則各軍非數年可罷向之所教以坐作進退馳射衝擊者日夕惟番鍾是務目不覩旌旗之色耳不聽金鼓之聲武藝生疎器械朽鈍空虛消耗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兼之奔走勞苦勢必至于彼此告板互相輪替各軍十萬不過三輪是相率而趣于疲也仰惟 聖明在御宇內乂安萬萬無他足慮然憂治危明思患豫防之策可一

衛陽先生集○卷三

十七

日而忘戰哉不可一日忘戰則不可一日不足乎兵其義固較然也先是外衛班軍間充工役萬曆七年該巡視京營給事中李廷議等建議隨該兵部題奉 欽依各軍盡數入營操備不許借用工作軍聲賴之少振去歲撥赴工所臣等擬卽具奏然 慈寧典修孝養攸係 壽宮勦建規畫方新且班軍一枝卽不入營操尚干營制不甚虧損今役軍三萬則大營之所撥已多方其練之也養以數十年而猶恐其不勇及其疲之也遲以

數十年而莫爲之改圖目今開操伊邇防秋屆期無論遼左河西之遠卽屬夷如長董貢夷如哈不慎要求疑貳東伺西窺皆不可不慎爲之備者苟根本之地兵防少懈其于 祖宗屯兵聚衆之議謂何夫 大工與戎政皆 國家重事也臣等卽待罪巡視豈敢以區區職掌惟京營之是急而于 大工則緩之哉盖用營軍則軍日單弱別無振揚威武之方不用營軍則軍日盛強尚有經營工作之術臣等竊有以籌之矣如蒙 皇

衛陽先生集○卷三

十八

上仰思 祖宗建營之意聿弘 國家講武之規 採納臣等所言 勅下兵部會同工部從長計處如果班軍不足多措銀兩顧覓人夫厚其資糧恤其勞役時其班限俾之樂于赴事克底成功其營軍仍令在營操練免其添撥如是則大工允濟戎政益修兩利俱存計無便于此者惟 聖明擇焉

供應缺乏乞崇儉德清浮冗疏
題爲供應銀兩缺乏至極懇乞 聖斷重

明旨崇儉德併 勅內外所司清浮冗以修實政議接濟以裨職務事竊照臣等叨蒙任使守官光祿所職者 御用之供辦也所藉以克盡其職者財用之充足也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心存儉約用尚樽節以故本寺臣僚仰體 聖心事事稽覈所費者無侈靡則所蓄者有贏餘除歷年正供外奉 旨取入以充別用者蓋百萬也而本寺未甚稱乏自去歲各處災傷原派本寺錢糧部解不前九月內復奉 旨取入銀十萬

衛陽先生集○ 卷三

九

兩則本寺貯庫銀兩止存七萬餘計其應用不足五月之費也比該本寺署印少卿謝杰等具 題為庫藏十分缺乏懇乞 聖明豫區處崇節儉以足 國用以便供應事奉 聖旨既該寺錢糧不敷內庭供應委當裁節這所奏知道了其餘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於此仰見 皇上惜財節用之盛心明示裁節 內庭供用矣迄今已逾五月該臣到任兩旬以來稽查庫銀止有二萬八千餘兩除二月分該給各行物料價銀一萬五千

兩零止剩實在銀一萬餘兩尚不足三月分買辦價銀之用各處解到銀兩每月不滿數千無濟于用是寺銀訕乏從來無如此之甚者已經二次遵照 明旨移文尚膳監查照裁節去後並未見有分毫減省蓋未經 天語丁寧彼雖欲仰承

德意尚不敢以自專也伏望

皇上勅下

該監查照原題事理將

內庭供應一一核實

除 上用暨各官膳餼等項原有正額未敢輕

議其近年續奉 傳取者某項偶因一時取用今

衛陽先生集○ 卷三

十

宜停止某項不係緊要應行裁革某項即不盡裁應減分數或憫寺銀甚缺另處內帑銀兩辦用詳細查明具奏 定奪庶減一分則本寺寬一分之供而小民行戶即受一分之賜矣臣等又惟本寺職專供應不司財賦厨料等銀俱由戶部牲口等銀俱由禮部油紅等銀俱由工部轉發本寺會同科道秤收以備買辦至於缺乏別無區處卷查嘉靖三十二年六月內為急缺供應銀兩懇乞 聖明勅賜議處接濟以免 實奏事該本寺題

行戶部議覆今後該寺用盡前銀如各解未至先
呈戶部議處不得再三瀆奏奉 世宗肅皇帝

聖旨是欽此比時本寺經用錢糧浮於額派甚多
俱由戶部陸續處給濟川本寺卷簿可查自是以
後費出有經寺銀充裕二十餘年不煩戶部矣目
今本寺十分缺乏臣等無可措手不容不仰給于
大司農之調度也卷查萬曆十二年至十五年該
戶部派行各省府辦納本寺厨料襍糧等銀共拖
欠二十四萬五千七百餘兩禮部派行牲口銀共

衛陽先生集○ 卷三

三

拖欠三萬八千五百八十餘兩已經部覆查催一
時難以解到又查先年題准本寺每季於太倉銀
庫該關錢鈔折銀四千二百五十兩一年共銀一
萬七千兩湊買品物應用向因銀兩足用自嘉靖
四十五年秋季起至萬曆十五年冬季止並未關
支伏乞 勅下戶部設法嚴催拖欠銀兩先行
酌議動支別項銀兩給發數萬以濟本寺燃眉之
急待各處銀兩解到有餘照數扣補還部其太倉
銀庫累年應發本寺錢鈔折銀不敢望盡數補還

亦令發給數萬濟用以後年分仍照舊額開支庶
上供之費不缺而臣等曠職之咎可追矣此
時公私告匱太倉空虛臣非不知而欲戶部措銀
以濟寺用蓋念 內府供應時刻難緩視之軍國
諸需輕重較然況本寺歷年奉 旨取入庫銀
一百一十萬兩則各衙門銀兩亦因是而免取矣
今議通融接濟亦事理之所宜然者如蒙 俯
賜允行則 國計幸甚

衛陽先生集○ 卷三

三

衛陽先生集目錄

疏四

開闢荒田疏

優禮輔臣疏

條議救濟災民疏

衛陽先生集○卷四目錄

一

衛陽先生集卷之四

井陵周世選文賢父著

武林後學沈獅

較正

同邑後學沈嘉

孫男承芳編次付梓

疏

開闢荒田疏

題爲中土民困未蘇懇乞

聖慈俯賜優恤以

救殘黎以安重地事臣惟河南地當天中風稱樂

衛陽先生集○卷四

一

土自萬曆十二年以來水旱頻仍殆無寧歲百姓

流于四方轉于溝壑者不可勝紀仰賴 皇上

多方賑蠲遂致子遺之衆猶得稍稍全活去年雖

幸有收柰氣數不齊仍有衛輝開封河南懷慶汝

寧等府所屬獲嘉商水等州縣不收之處且春夏

瘟疫大作病者十九死者十三總計減損戶口不

下數十餘萬其在陳畱杞縣蘭陽儀封封丘通許

鄭州尉氏密縣滎陽等處死徙猶多以故各縣雖

雨暘時若而田地大半荒蕪去年秋冬迄今春月

蓋已歷三時矣而白草黃埃猶然一望迷目臣奉

命入境之初每見窮民遞道泣告及今兩月

以來各屬履行具申有乞賑濟者有乞停徵者有

稱無力備辦牛種者俱各批行查處未報臣會同

按臣王世揚議照民窮必須賑救舉事貴在及時

方今春已過半而各屬又散處不一倘俟查齊後

行不免時過太晚除去年秋災地方如獲嘉等二

十二州縣及信陽等三衛已經前撫臣秉貞吉及

按臣王世揚題 請蠲恤不敢再議其 題後

衛陽先生集○ 卷四

二

續報如靈寶魯山郊縣寶豐伊陽裕州真陽確山

上蔡西平遂平十一州縣暨已 題而民食艱難

如信陽固始商城羅山光山光州息縣新蔡等八

州縣先據布政司及分巡汝南道按察使范謙呈

乞賑濟臣等仰體 德意先已批行倘有不敷

容臣等將新積備賑倉糧再行查發惟陳杞等州

縣各荒地甚多據開封府所報畝數除祥符原武

榮澤三縣差少不開外如陳留縣原額七千六百

頃有零今荒六千六百頃有零杞縣原額二萬九

百頃有零今荒一萬八千七百頃有零儀封縣原

額五千一百頃有零今荒四千一百頃有零蘭陽

縣原額七千三百頃有零今荒五千八百頃有零

封丘縣原額一萬五百頃有零今荒六千三百頃

有零通許縣原額八千三百頃有零今荒四千二

百頃有零密縣原額六千二百頃今荒二千八百

頃尉氏縣原額一萬二千九百頃有零今荒四千

二百頃有零鄭州原額一萬七百頃有零今荒四

千三百頃有零滎陽縣原額五千七百頃有零今

衛陽先生集○ 卷四

三

荒二千三百頃有零去年既失種麥今年又失春

耕倘再泄泄然不爲之所則 國家正供與小民

衣食將何取給臣等備詢拋荒之故雖由逃亡未

復大都亦皆缺乏牛具使然爲今之計惟有貸借

一節是目前急務第累年逋負之後京邊錢糧借

解無措而一切 藩封供辦支費尤多欲與民事

以培邦本無可措手查得臣等撫按衙門每年解

進贖罰各該銀四千兩仍乞 聖恩俯照上年

事例再留一年容臣等查照縣分大小分發各掌

印官除上戶免給外其中下戶并新招佃種人戶酌量給銀督令速置牛具盡力開耕官府惟查其墾闢數目以稽勤惰不必責其償還有將領去銀兩安行別費者訪出重究然臣等猶有說焉蓋各縣糧差皆有定額而十六年者又係見徵倘方責其開耕而遽令其納稅彼未覩收成之利先受追徵之苦卽百計招來必無敢直下承認者臣等以爲凡父子兄弟同爨及上戶之家各荒地原係已產自難他談惟將各掌印官姑追其叅罰督令陸

衛陽先生集○

卷四

四

續徵輸其遠族並外人承種者本年既未種地難以責其納本年之糧似應盡數除豁容臣等督行司府各縣窮搜無礙銀兩分作兩年次第處補十七年仍各派以輕折以少蘇其疲困夫各州縣原未報有災傷而臣等輒有是舉非敢罔上以行私也蓋灼見時勢至此有不得不爾者如或拘于常格而緘默不言則田地終不可闢錢糧終不可完見在者且思邈而邈者遂不復返矣恐將來之難處當又有甚于目前者伏乞 勅下該部

再加查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議上 請將各賑濟銀米容臣等查實開銷并貸給蠲豁事宜悉照臣等所擬施行事完通行造冊 奏繳清冊送部查考如或各該有司玩忽從事致使實惠不霑者聽臣等一并叅處庶災民既有攸賴 國課亦不至逋欠矣

優禮輔臣疏

題爲懇乞

天恩優禮者舊以昭

盛典以

隆 聖化事據河南布政使司呈准守巡河北

衛陽先生集○

卷四

五

道咨牒據彰德府申據安陽縣申稱查萬曆十年十月二十四日承奉本府帖文抄蒙河南布按二司守巡河北道案驗奉撫按兩院憲牌欽奉 詔書內開一文官一品致仕及養病等項居家日久者有司月給糧米三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二品以上年及八十者備綵幣羊酒存問九十以上者具奏遣使存問欽此查得本縣鄉宦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官崇一品養病家居已經照例月給糧米三石歲撥

人夫四名送用訖今照本官立朝則訓導秉衡忠貞面貫天日居鄉則蕙顏起懦雅望尤崇斗山鮐文已躋于八旬鴻羽可儀夫百世似應具奏存問等因申府該本府看得安陽縣養病鄉宦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望重三川壽躋八袞握鉉衡而登揆席公孤之忠亮彌光謝台鼎而就里居家國之儀刑不替惟茲鄴中之元老允爲天下之達尊既經該縣查報前來相應申報具奏存問等因具申到道備由咨

衛陽先生集○卷四

六

牒到司該本司看得本官發跡詞林游登鼎鉉天曹秉政公明敷均統之猷台輔調元啓沃贊熙和之化及其急流勇退足徵完璧無瑕壽屆八旬允爲三朝黃髮望隆四海恒存一念丹心本司伏讀恩詔二品以上八十者有司存問然本官先任吏部尚書後入內閣官至少傅似不當拘于常格也查得嘉靖二十二年該巡撫河南都御史李宗鼎巡按御史楊勉學會題開封府許州臨潁縣致仕鄉宦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賈詠壽

至八十乞要照例優禮等因該禮部覆奉世

宗皇帝聖旨賈詠耆舊重臣年躋八袞齒德並茂可照例賜以羊酒着河南撫按官及門存問仍給食米四石歲撥人夫六名應用欽此又查得萬曆十一年該浙江撫按會題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丁憂回籍呂本年當八十比例存問該禮部覆奉聖旨呂本輔弼舊臣年及八十齒德並茂准照例賜羊酒着浙江撫按官及門存問仍月給食米四石歲撥人夫六名

衛陽先生集○卷四

七

應用欽此今照太學士郭朴正與賈詠呂本事例相同雖月米歲夫已經遵詔查給仍應照例加增伏乞具題請旨存問并加月米歲夫等因具呈到臣據此查萬曆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准吏部咨爲欣逢明主間舉曠典再懇查復全典以優老臣以光治化事該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題致仕大臣張瀚曹亨等年俱七十以上乞給月米人夫優禮等因該本部覆議內開其或爵位人品年壽與諸臣同而疏內間有所遺者仍

行各省撫按查明具奏務須允孚公論毋得驟舉市恩本部候奏到之日另行酌議覆請等因題奉欽依移咨前來已經案行該司通行各屬查報去後今據前因臣查得優禮老臣載在令甲自當循例舉行至于輔弼大臣齒德並隆勞績茂著者自與他官不同如先年大學士賈詠呂本該撫按官具題皆蒙特恩遣官存問此累朝優禮輔臣尊崇耆舊之盛典不可以常例拘者也今大學士郭朴年踰八袞未經存問誠衛陽先生集○卷四 八

爲缺典該臣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毛在議照彰德府安陽縣養病鄉宦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郭朴道德純粹學問淵源輔政先朝洵明時之碩望養高鄉下稱洛社之耆英造其廬而環堵蕭然不殊寒士覲其德而型範自在如對古人其名位年壽與呂本賈詠相同而引疾乞身又與致仕丁憂有間既經該司查有前例呈報前來相應題請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郭朴查

照先年事例行臣等及門存問仍照例加增月米歲夫庶朝廷優老禮賢之盛典益彰而所爲風動士心遠矣

條議救濟災民疏

題爲日擊地方災困至極略陳蠲恤末議懇乞聖恩俯從以蘇孑遺以濟時艱事據河南布政使司呈蒙臣與按臣會牌照得兩河地方數歲凶荒民貧徹骨今復冬春亢旱雨雪不霑兼遭異常風變刮損麥苗民房樹木節據各道府呈稟及各衛陽先生集○卷四 九

州縣衛所申呈并各屬被災軍民各府貧宗日每擁門擁道控告蠲恤情詞懇切看得停徵蠲糧事干奏請賑濟饑民必查堪動錢穀事在該司執掌合行查議爲此牌仰本司卽查各州縣拖欠節年錢糧某年各若干內有何項應該停蠲卽今賑濟饑民貧宗有何項堪以動支逐一查明呈來以憑會議具題施行欽此又蒙臣批據開封府陽武縣申爲懇乞鴻恩俯賜軫念重大災傷轉達緩徵賑貸等事原武縣申爲乞憐停徵等事衛輝

府獲嘉縣申爲乞賜停徵等事又蒙批據汴川縣軍民等籍周鈍等通許縣民王尚賢等林縣民黃登榮等祥符縣民路愛等各告停徵錢糧等情俱蒙批仰布政司查議報奪蒙此又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毛在批據各縣申并周鈍等告同前事俱蒙批布政司查報抄呈到司該本司掌印左布政使孫錦議照河南爲腹心重地災沴頻仍民困已極去冬少雪今春亢旱無雨復罹異常風變據各州縣報稱被風吹斷麥根又將

衛陽先生集○ 卷四

十

麥苗沙壓皆已枯槁四野頓成赤地黎民失望扶老携幼啼泣載道見者寒心除夏災俟查明類報外第目下閭閻窘迫米珠薪桂實難度日甚至有食草根樹皮以延旦夕者雖經放賑如一杯水救與薪之火曷能濟事本司晝夜籌思心神焦竭具奏檄書行催錢糧急如星火兼之庫藏空虛撥括已盡宗祿數多無從借給似宜多方議處以救目前謹抒一得列爲數款合無會題庶災民有蘇息之望矣等因到臣據此簿查先節據陽武等縣申

并軍民人等各告前事已經批行該司及會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毛在看得天災流行何代無之或數歲間有猶可恃往日之蓄以救一時之急地方荒歉亦何處無之或此歉彼豐猶能借彼糶之餘以濟此糶之饑而民或不至流移困苦之甚乃若河南自萬曆十二年迄今水旱疾疫無歲不災兩河之間赤地千里無處不災臣等待罪茲土僅餘一年目擊舊歲夏秋二災今春復苦旱魃風霾小民無升斗之儲有

衛陽先生集○ 卷四

十一

司急催科之令譬如从病疴羸之夫元氣消鑠幾盡復責之負重肩鉅鮮不仆矣臣等伏思救荒之策不過蠲賑兩端所謂蠲者每及存留存留糧數本少卽十分災傷例蠲七分以槩州縣糧數總計之所蠲不及十分之一况官吏師生俸糧等項又勢之所不能盡缺者乎所謂賑者止藉州縣預備倉糧乃游饑之後倉廩放賑已竭無可恃賴是蠲賑二者幾成虛文而小民鮮受實惠也是以臣等先于題報災傷數內請留解部錢糧以備賑

濟部議止九三萬餘兩夫以百餘州縣饑民無慮數百萬而以三萬銀賑之所濟幾何且節准各部及各邊鎮移文催促緊要錢糧臣等只得轉行催督及據小民告蠲告賑紛然日至臣等又不得不行議處在有司朝奉緩徵之議夕奉急徵之文小民方以求賑而來又畏催科而去官民並困莫甚此時勢不得不乞恩于 皇上所據該司條議

救濟諸款皆萬萬無可奈何之計臣等逐款詳議敬爲我 皇上陳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

衛陽先生集○卷四

十三

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 請早賜 俞

允行臣等遵照施行 一獨帶徵據該司呈稱查

得本省十四年十五年災傷極重該前撫按具題

帶徵戶部覆議每年帶徵二分奉 聖旨是欽

此復該四川道監察御史崔景榮具題分年帶徵

該部覆議將十五年錢糧在十六年帶徵二分十

四年錢糧在十七年帶徵一分奉 聖旨依擬

行欽此比值大計之時各州縣官因十四十五年

錢糧未完叅罰又該兩院會題照舊帶徵戶部覆

議各州縣官完至二分以上者准其開復原俸奉

聖旨是欽此俱經通行欽遵訖爲照帶徵之

意原爲凶年拖欠豐年補足不料十六年薄收而

十七年又遭全省旱災十八年春又遭風霾大旱

災變疊至民不聊生管子曰其稼亡三之一者曰

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逃去今大凶

已數年矣催徵日急逃亡益衆村落蕭條幾絕人

烟卷查十四年未完起運銀一十九萬三千八百

九十三兩五錢三分六釐三毫一絲九纖十五年

衛陽先生集○卷四

十三

未完起運銀三十萬六千八百八十八兩五錢八

分四毫六忽三微通共未完起運銀五十萬七百

八十二兩一錢一分六釐七毫一絲六忽三微九

纖合無具 題盡數蠲免等因該臣等看得十四

年十五年拖欠起運錢糧原有每年帶徵二分之

旨似難別議但查十六年拖欠之數尤多見

將各州縣掌印管糧等官住俸降俸督催急如星

火又見徵十七年錢糧而十八年錢糧且徵派矣

是五年錢糧一時並徵雖豐年樂歲民且不能供

辦况數年被災疲民何以堪此臣等接視邸報有
浙直督理荒政戶科右給事中楊文舉題爲遵例
勘實災重民危乞 恩破格蠲賑等事該戶部

覆奉 聖旨是這帶徵錢糧依議蠲免以甦地

方貧困欽此夫兩河連歲災傷比之浙直何異

皇上一視之仁自不忍獨靳于此一方也乞

勅該部覆議將十四十五年拖欠錢糧悉與蠲

除庶子遺之民少蘇而見徵錢糧亦易完辦矣伏

乞 聖裁 一酌分數據該司呈稱查得戶部

衛陽先生集○ 卷四

十四

題 准刊發荒政輯略內一款時當順成則

國計所需不得不嚴徵輸之令歲值災侵則民生

爲重不可不存蠲恤之仁節 題事例九州縣錢

糧總計以十分爲率行取給由完至八分以上者

皆准起送等因今監兌員外郎林廷陞題十六年

未完錢糧戶部覆議將河南未完錢糧州縣官員

掌印管糧等官徐夢麟等七十二員照災疲事例

分別住俸降俸候完至九分以上方准開復等因

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欽遵外但思河南

重疊災傷自十四年至十七八年無歲不災特十
六年薄收而又值瘟疫子遺之民瘡痍未起罹苦

已極若欲目下將十六年錢糧完至九分民力實

不能堪且部議參罰既照災疲事例減等矣則開

復之例亦照災疲完至八分准其開復似不爲過

也伏乞會 題等因該臣等看得完糧不及分數

參罰住俸降俸官員完九分方與開復原俸者固

有 明例而荒政輯略開載完至八分以上行

取給由准其起送者是又寬恤之一道也夫各官

十五

衛陽先生集○ 卷四 之參罰既以災疲而量寬則開復之分數亦當以

災疲而量減乞 勅該部覆議容令見今住俸

降俸官員完至八分照例開復原俸則不特官免

一分催徵之苦而寬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賜矣伏

乞 聖裁 一審班價據該司呈稱查得本省

各衛所應解宜府大同榆林三鎮班價係各軍月

糧內扣除而各軍月糧係各衛所屯糧內出辦茲

屢遭災傷屯糧拖欠年復一年月糧尚患不敷班

價憑何扣解拖欠數多勢實難完卷查萬曆九年

蒙前撫按題將隆慶五年起至萬曆六年止拖欠
宣府大同榆林三鎮班價銀共八萬一千五百六
十二兩一錢六分九毫一忽請 旨蠲免兵部

覆題奉 聖旨該衛所班銀自萬曆六年以前

拖欠的都准蠲免以避軍用欽此通行欽遵訖一

時萬軍感戴 聖恩懽呼動地始得安生今查

自萬曆七年起至十五年止拖欠宣府鎮班價銀

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兩五錢一分四釐六毫拖

欠大同鎮班價銀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三兩四錢

衛陽先生集○卷四 十六

八釐五毫三絲四忽七微拖欠榆林鎮班價銀七

千四百四十七兩一錢通共欠銀四萬八千五百

六十五兩二分三釐一毫三絲四忽七微爲照拖

欠班價與萬曆九年事體相同而頻年災傷比之

先年尤重軍困尤爲可憫卽十六七年者尚不能

納而況貴其輸往歲之拖欠乎縱使日加敲朴徒

干 天和終爲無益恐相率逃亡行伍愈爲空

虛合無會 題照例 請豁等因該臣等看得

節年災傷州縣小民皆蒙蠲免而衛所屯糧止議

折銀各軍金不寬惠其勢自難完辦以故拖欠數
多前項班銀何從扣解及查萬曆九年前撫臣褚
鈇按臣許子良將歷年拖欠班價八萬一千有奇
題 請蠲免邇來災變甚于往時尤宜軫恤而

所欠之數僅當一半更易處分乞 勅該部覆

議將萬曆七年起至十五年止拖欠三鎮班價照

例豁免庶貧軍亦蒙蠲恤之惠而不至獨抱向隅

之悲矣伏乞 聖裁 一補宗祿據該司呈稱

查得 周府宗儀祿銀原額徵派六萬五千八百

衛陽先生集○卷四 十七

三十四兩九錢三分一釐三毫六絲三忽一微九

纖各項補祿銀一十八萬一千三百五十九兩一

錢五分二釐二毫五絲四忽五微六纖通共銀二

十四萬七千一百九十四兩八分三釐六毫一絲

七忽七微五纖若使盡數解完宗祿何患不繼顧

此項係存留錢糧每遇災傷照例蠲免卽有司視

爲稍緩多不依期完解拖欠數多本司難以措辦

自 路府分封之後節該戶部題 准將汝府

原派祿糧并官軍俸月糧及莊田子粒等銀共二

萬六百五十八兩三錢向係 周府補祿者俱屬

潞府支用節蒙兩院具 題各宗增添祿糧又

不下一萬餘兩是本司歲入之數比舊少二萬餘

兩歲出之數比舊多一萬餘兩矣財非神運鬼輸

止有此數既缺數萬將何支持且庫藏數十年所

積爲造 潞王府第之用費幾二十餘萬此又不

在數內也一旦祿糧缺乏宗儀叢聚動以千萬計

嗷嗷待哺羣聚擾攘深屬隱憂卽今無祿 宗室

日在撫按衙門告販其勢誠急其情誠可憫豈可

衛陽先生集○ 卷四

六

不亟爲之圖乎本司庫內鮮有堪動銀兩惟查一

項缺官俸薪齋膳等銀每歲雖無定數大約近數

千兩舊係解京之數近題 准留本省備賑之

用又一項扣畱兌軍銀每年解部濟邊銀一萬兩

又一項種馬草料銀每年解京二千七百八十六

兩又一項戶部每年解京事例銀若干又一項工

部每年解京事例銀若干夫此數項均非正項定

額似可畱爲每年補祿之用合無會 題將缺官

俸薪齋膳等銀數千兩兌軍解部濟邊銀一萬兩

種馬草料銀二千七百八十六兩係萬曆十七年

者准畱見今賑濟貧宗之用自十八年以後全畱

本省爲補祿之用其戶部事例銀十八年已蒙本

部題 准畱爲本省賑濟之用工部事例銀尤

望將十八年全畱本省補祿自十九年以後戶工

二部事例銀將上半年者照舊解京下半年者畱

本省補祿著爲定規等因該臣等看得額派 王

府祿糧并各項補祿之數皆係存畱錢糧節年災

傷重大蠲免過半不敷支給今 潞府新封又撥

衛陽先生集○ 卷四

七

給二萬有奇加以新增宗祿一萬是所入之數漸

少而所出之數漸加將來其有可慮據呈 請

畱抵補誠有萬不得已者乞 勅該部覆議准

畱前項銀兩以補宗祿支用庶祿糧稍可支持而

宗儀無枵腹之患矣伏乞 聖裁

衛陽先生集目錄

疏五

條陳理財六議疏

議臨德倉糧改折疏

鄭王孝行疏

薦舉方面官員疏

衛陽先生集○卷五目錄

衛陽先生集卷之五

阜陵周世選文賢父著

武林後學沈獅

同邑後學沈嘉 較正

孫男承芳編次付梓

疏

條陳理財六議疏

題爲 國計匱甚經用難支遵奉 明旨敬陳

理財六議以備採擇事萬曆十八年六月初四日

衛陽先生集○卷五

准戶部咨爲 國計空虛天災疊至懇乞 聖

明博採羣議措財用以裨修省事該本部題稱太

倉銀庫每歲出數不下四百餘萬萬曆十七年歲

入止三百三十九萬見在庫窖銀共止一百五十

餘萬事在燃眉勢難支持欲令南北兩京九卿科

道等官凡生財節財之術足 國足民之方各述

所見具奏等因奉 聖旨連年歲荒民困徵輸

不前以致國計空虛經用不給朕覽奏惕然依擬

着兩京九卿科道官悉心計處條議具奏欽此移

容前來除欽遵外臣捧讀

綸音不勝駭愕不

謂國家財用匱竭一至此極乎凡爲臣子者觀

此罔不慄然疚心不獨抱杞憂而已也臣雖至愚

極陋叨厠九卿之末待罪一方豈忍緘默以負我

皇上求言之意乎臣謹會同巡按河南監察

御史毛在看得自昔言生財之道者不過曰開其

源節其流而已所謂開其源者生衆爲疾裕民之

力也所謂節其流者食寡用舒薄民之征也邇年

來災疫頻仍閭閻困敝民力殫竭至甚矣我

衛陽先生集○卷五

二

皇上賜獨賜賑凡可爲民生計者似已無所不至

乃催徵檄牒自存留應免外猶復督促如故凡以

國用不足也而國用不足凡以用財無度也

苟不能節財而必取供于民則民力愈困徵輸愈

難矣故今之理財斷斷以節財爲先也而節財之

大者如清內庭額外之供停織造不費之費裁

錦衣冗濫之員等項事宜我皇上自有獨斷

在內九卿科道自有建白竝見次第舉行矣臣待

罪地方不敢議及謹遵明旨博採地方各官

條議以其可行者列爲六款大略皆裁節繁冗之

意蓋將以行之一方推及天下積之杯勺聚爲鍾

釜或可以裨度支萬分之一也伏乞皇上勅

下該部再加查議上請允賜施行一方幸甚

天下幸甚臣等亦幸甚矣一次冗員臣等議照

朝廷設官分職必盡器使之能如其冗濫徒

糜餼廩孰若裁減以省財用查得河南一省教官

凡縣學之大生員多至二三百名以上者舊設教

官三員無容議矣其止百餘名不及二百名者止

衛陽先生集○卷五

三

設一諭一訓如汜水等十二學是也亦有生員不

滿百數止設一諭者如南召桐栢二學是也今查

得原武密縣涉縣修武孟縣永寧六學生員不過

一百名榮澤河陰二縣生員不過六七十名而俱

教官三員南陽府學生員二百二十餘名教官五

員鄧州學生員一百七十餘名教官四員俱似太

多合無將南陽府并鄧州原武密縣涉縣修武孟

縣永寧榮澤河陰十學各裁訓導一員南陽府止

存一授三訓鄧州止存一正二訓原武等八縣各

存一論一訓亦足教士其所省各官俸薪等項銀兩俱解布政司每年終類解戶部濟邊支用仍乞

勅下該部通行天下各省直查照一體議裁

施行倘念教官寒苦改選爲難姑俟陞遷事故後停缺不除庶通便宜之權於節縮之中又垂憫卑官之一道也伏乞 聖裁 一裁冗役臣等議

照小民之役在官者自古有之然皆民親供役期滿而代更番輪換民不知苦嗣後變爲免役民止出錢顧募近行一條鞭法止于繁州縣通融徵銀

衛陽先生集○ 卷五

四

在官聽人應募充役而民愈稱便但近年在外司府州縣官員多好侈靡所役門皂防夫民快等役每員動至數十名張蓋執仗前呼後擁以壯威儀行部則又有旗幟鼓吹騶從頗都前項人役工食皆係小民膏脂真可謂冗食所當裁簡者也自今以往合無限定名數先從臣等撫按衙門裁起一應內外班皂快等役止取足用其次司道其次府州縣有司一體酌量裁省有事行部并經過官員金不許張大旗幟擅用鼓吹違者聽科道撫按指

名叅究至于各州縣原設巡捕兵快隨巡捕官緝拏盜賊自不可少又有一等民壯專備護守城池

迎送上司過客并押解人犯投遞公文雖經裁過則州縣尚存一二百名夫護守城池誠切務也押解人犯投遞公文猶公事也送往迎來是亦不可以已乎亦應再裁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

通行天下各省直撫按等官查各衙門原設各項人役多寡分別酌量裁減各撫按官將革過人役查明造冊計算減省工食銀若干見經徵派者盡

衛陽先生集○ 卷五

五

數起解濟邊以後免派以蘇民困 國計民生未必無萬一之補也伏乞 聖裁 一減班軍臣等竊惟京營之制每三千人合爲一營以一將統之自副將以下所統不過三千至于班軍考之昌薊兩鎮亦然蓋每營立中軍一千總二哨官六上下統率易於鈐束法最善也昔臣選曾以戶科給事中巡視營務見各班操官軍則不然如 中都春秋四班每班軍七千餘名四班共二萬八千名以都司四員統之山東春秋二班每班軍五千餘

名共一萬名以都司二員統之是每員統軍二營其事權反加於副將之上相沿久矣爾來恭遇

壽宮之役各班軍不入營操專一運土運料舍

戈矛而荷畚鍤者已十年於茲矣由是老弱不汰

惟取充數逃亡不補惟責完工甚至扣軍月糧顧

募攬頭代役往往百人存半習爲故常虛冒錢糧

莫此爲甚今歲 壽宮停役前項班軍例該入

營隨操舊例每都司一員揀選精壯軍人三千名

合爲一營操練其餘老弱不堪者悉發備兵營聽

衛陽先生集○卷五

六

用夫兩省班軍固多乃半入備兵雖多亦奚以哉

至如歲供錢糧每軍月糧每年折銀二兩八錢八

分上班到京又支行糧本折每軍每年銀一兩二

錢連月糧每軍共支糧銀四兩八分如 中都山

東每班除每營三千名外 中都多軍一萬六千

餘名山東多軍四千餘名二省共多軍二萬餘名

每年費銀八萬餘兩除月糧係各府州縣衛所出

辦外其行糧二萬四千餘兩俱動於太倉近戶部

查議歲用不敷此其一也夫 朝廷設營軍以

壯 國威而又益之班軍誠欲其主客之兵相兼

練習以爲一日之用故不惜數萬膏脂以養之今

率多老弱充數虛費錢糧於萬分難處之日不亦

可惜也哉合無乞 勅該部查議將前 中都

四班山東二班多餘班軍之數盡議裁革其歲需

月糧出在他省者不敢逕度輕議以歸德一衛言

之該衛班軍三千隸 中都都司統領而月糧則

取給於河南每歲動費一萬餘兩頻年災沴相仍

軍民死亡相半合無揀選精壯者一千五百名照

衛陽先生集○卷五

七

舊選委指揮等官管領與 中都所屬合營操練

中有老弱不堪者發與該衛城操每月量給三斗

餘五斗折扣折銀兩解部至于逃亡失額者盡數扣

解大率一千五百名之中老弱逃亡俱半歲可省

銀三千餘兩至于山東直隸所屬亦照此例查覈

大約可共節省銀三萬餘兩通行解部濟用如此

庶營軍精實而虛冒可除矣伏乞 聖裁 一

停打造臣等竊惟天下成造軍器每歲解交內庫

以備京軍操守之用固定制也今當 國計空虛

之際可無從權暫停之議乎蓋各省直歲造完解行之二百年來無少欠缺內庫充盈取用不竭甚有堆積腐爛無所稽考者矣計河南一省軍器料價該民七銀一千三百餘兩軍三銀七百九十餘兩脚價銀九百零五兩共銀三千兩有零河南一省若此而他省直可計矣其類造數多者則錢糧又有浮於河南者矣合無暫停一二年或三四年前項料銀脚價盡數解部行之天下通計選度歲可得三四萬少充國用俟年豐用足仍復其舊

衛陽先生集○卷五

八

庶幾財用武備相濟而不相病也及查萬曆十年起至十四年止曾經半造折價一半解部倘謂軍器不宜缺乏照此半造之例行之亦可至于各衙門解造器皿等項如此類者逐一行查如數數年支用姑停造解價濟用亦一時通變之法也伏乞聖裁 一廣開納夫入粟拜爵之議始于晁錯然迄今千年後卒從其議者良以理財之策不能越此也查得戶工二部見行事例業已遵行矣其工部原議開納今議停止者十七款河南自止

例之後布政司所收事例銀頓覺太減近見利臣條議部議復開是誠不可不開也此外尚有可增者如各途守候一官有父母年老或本身年老竟需次無期終身不霑一命之榮者若徬往年空選速選之例再舉曠典援納必多又吏承等項有緣事問革前程者除奸盜犯賊太惡外倘出一時誑誤詞訟攀援問革許令納銀辯復酌量等第以定銀數則就者尤多似皆於事體無礙也伏乞

衛陽先生集○卷五

九

已經議行外仍查先年空選速選之法及推廣事例將緣事問革援例監生吏承人等查係誑誤致罪及不犯重情者照原納銀數上納准復原役聽選聽缺等項施行各照該府近題事例於本省上納至原定日期為止如此庶開例既廣納者自衆錢糧倍增而國用自裕矣伏乞聖裁 一廣贖罪臣等查得五刑之罪惟死罪與充軍及口外爲民之罪皆不准贖臣等竊謂死刑之不可贖無容論矣如遣戍編氓之罪本以懲姦而姦豪之

輩雖經解發旋復賄逃屢解屢逃殊無益於營伍徒爲貪汙軍職開一騙局耳不若多定贖銀以濟公家之費爲愈也又如軍職立功調衛俱有贖銀事例其犯該充軍者亦應定數納贖乞 勅該

部再加查議通行各省直將前項充軍爲民及軍職充軍人犯除情罪重大不許濫贖外其有所犯稍輕可許納贖者多定以贖罪銀數有犯願納贖者聽從便不願納贖者照舊發遣編發此項銀兩行各撫按衙門置簿登記候年終造冊先行送部

衛陽先生集○卷五

十

俟追完日盡數解京濟用如此庶贖刑既寬人樂輸納于 帑藏亦未必無少補矣伏乞 聖裁

議臨德倉糧改折疏

題爲臨德倉糧萬分累苦乞

恩照例折銀徵

解以救倒懸事據河南布政使司呈蒙臣批據本司分守大梁帶管清軍糧儲道左叅政李維禎呈萬曆十七年十月等月據汝州禹州鄭州等州魯山汝陽湯陰遂平扶溝郟縣等縣民馬自強吉尚仁張守道趙良牧等數百餘人連名告爲幫銀救

命等事俱稱臨德二倉糧原止八錢折色不知何故改爲本色每一石糧費銀二兩餘尚不能完私下無幫貼官府無扛解除田產傾費賣男鬻女尚難足數兩處牢獄不得生還情極困苦查得山東三百里外俱係折銀河南地方皆在三百里外乞爲比例甦命等情到道具呈到臣詳批仰布政司會同糧儲道查報又蒙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毛在批據該道呈同前事蒙批布政司會同糧儲道查報蒙此依蒙劄行開封等府及汝州查議去後續

衛陽先生集○卷五

十一

據各府州申稱臨德二倉糧原係無麥納米每石徵銀八錢食收頭解納雖有使費不甚賠累自萬曆十五年爲始俱徵本色自八錢之外絕無一毫津貼原與漕糧不同戶部亦照漕糧事例扣算每石所費過倍八錢之數尚不能完以致監追死亡及破敗家產鬻賣子女者在在皆然合無仍舊徵銀解納庶幾少蘇民困等因具申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孫錦會同帶管糧儲道左叅政李維禎看得河南總會文冊漕運兌軍米共三十一萬內二

十萬原額派京通倉謂之正兌十一萬原解臨德倉而改運于薊密永昌四鎮謂之改兌俱派于秋糧內外有原徵解臨德倉糧八萬石派于夏稅內無麥折米無米折銀每石該銀八錢民間謂之八錢倉相沿已久不甚賠累自萬曆十五年以兌軍多因災傷改折乃將此八萬石俱改收本色原議八錢之外無一毫使用四季隨人上納米價消長不一而二倉積役勒捐太甚掛欠籌斛不得掣批傾家蕩產賣男鬻女兩處監併殞命亡身如各役

衛陽先生集○卷五

十三

所告各府州縣所申者誠可憐憫竊議夏稅秋糧既一條鞭徵收則此八萬石米亦宜於秋收後開倉徵納仍照舊例每石徵銀八錢秋收之後徵銀完日各州縣解司差官類解亦不得仍前任有司不時開徵大戶零星運解以滋多事之擾國儲民隱兩無妨礙呈乞早爲題請等因具呈到臣該臣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毛在看得臨德二倉糧米徵收本色以供軍需似難輕議改折但自河南至山東地方道里甚遠大戶必須到彼羅

買上倉苦被歇家斗行勒捐而衙門使費更屬不貲原議每石八錢此外別無耗增民間賠累誠爲不堪且臨德二州商賈輻輳每年山東與河南兩省兌軍米俱在此處收買多至百萬石以上卽欲收買此八萬石米亦自容易米價隨時高下有八錢可買二石之時若以河南八萬石改爲折色解納本倉自行收買本色則折色之有餘亦可以備本色之不足若因時制宜本折各半以放軍糧則不惟無害於民而亦有便於軍不惟無損於河南

衛陽先生集○卷五

十三

而且有利於山東况八錢折色原自舊例非今日創議所當亟復者也既經該司道會議前來相應題請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議覆

請將河南臨德二倉八萬糧米照依舊例每石徵銀八錢各州縣每遇秋成之後解布政司差官總解各倉上納於國課軍儲原無虧損而災民賠累之苦庶幾少得蘇息矣

鄭王孝行疏

題爲際遇恩詔公舉親王忠孝以彰風化

以勵諸藩事據河南布政使司呈蒙臣批據 鄭府長史司呈前事蒙批仰布政司會同按察司查例通詳繳又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毛在批據 鄭府長史司亦呈前事蒙批布政司仍會同按察司查報蒙此行據懷慶府申據本府儒學申稱隨將圖學廩增附生員何應符張守業郭之禎等與集明倫堂公議據各生呈稱符等詢之父老考之典籍查得 鄭府親王抗疏世廟致蒙南遷一十八載 穆宗登極首詔衛陽先生集○卷五 古

歸國仍加歲祿一百石以優異之至事以閭妃生則視膳問安薨則喪葬盡禮忠孝兼全已奉有明詔及懷民耳目睹記鑒鑒可據允宜公舉表揚以勵諸藩等因呈報在官惟恐不的覆據各生結稱查得 鄭府親王慎厥身修恪遵侯度好學不倦樂善有誠仁陸宗淵義繩軍校抗疏 世廟爲國家而畢殫忠誠聞喪 穆皇建宮寢而極盡哀毀事母閭妃生則視膳問安病則進漿嘗穢覺則寢苦枕塊葬則執紼扶輿精忠大孝卓冠

宗藩公舉表揚允孚輿論結呈到學覆勘相同又准 鄭府長史司牒稱卷查萬曆十一年正月初六日該本府 廬江等王厚允等手本開稱伏覩 詔書內一款宗室有能飭躬修行孝親敬長樂善好學敦宗睦族足以激勵世風者許各撫按官具實奏 聞獎勸欽此除欽遵外今照 鄭王忠貞性賦孝友天植先年抗疏 世廟修德講學裨益 朝政及其奉養母妃備極誠孝生事死葬風動國人其敦睦宗親撫恤軍較樂善衛陽先生集○卷五 古

好學疊疊忘倦善行尤多枚舉不盡理宜應詔據實開具手本送司竊照忠孝係經常之大敦睦爲風化之原今以 親藩而陳言建白已見貞心以高年而執喪哀毀尤徵純孝况敦朴範躬謙和睦族潛心博古樂善不倦是誠足爲世風之表率者今該各宗開送前來理合具請備由於本年閏二月初四日具呈 欽差巡撫河南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管理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褚鈇批行布按二司會勘明的具呈兩院至今未蒙

詳示今奉行查理合查照原文開報及查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爲 開讀事禮部題

稍 鄭王以宗藩懿親效陳忠款顧遭誣構禁錮

多年海內人心久已共惜所當釋放還國復其原

爵題奉 欽依准復爵仍歲加祿米一百石欽

此則 王之忠貞已大彰明較著矣等因備牒到

府具申到司該本司左布政使孫綜會同按察司

按察使王來賢看得 鄭府廬江等王保舉 鄭

王忠孝友愛樂善好學等項既經該府覆勘實跡

衛陽先生集○ 卷五

十六

可據查例似應奏

請旌獎但

恩典出自

朝廷合候會

奏定奪等因備呈到臣據此

簿查先據

鄭府長史司呈前事已經批司會查

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毛在

查得

宗藩要例內開

宗室中有孝友兼至足

以激勵風化者各具實跡奏

聞以憑覈勘明

白或立坊旌表或請

勅獎諭或加贈封號長

史教授官并宗儀人等不許需索抑勒亦不許扶

同欺罔有孤

恩典欽此臣等議照

鄭王厚

皖大節炳于

先朝孝德孚于宗議學校同舉

司府共推洵爲

天潢之裔碩堪作 藩王之

標準相應照例題

請旌表以樹風教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查議上

請定奪

薦舉方面官員疏

題爲循例薦舉方面官員以備擢用事臣惟藩臬

諸臣表率一方責任甚重臣撫綏兩河將及二載

與諸臣共事日久知之頗真今茲叨轉例應舉効

除有疵議者近已糾論臣不敢復行毛吹外訪得

衛陽先生集○ 卷五

十七

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孫綜任重道遠之偉器

處繁治劇之宏才籌帑若持衡而裕國利民兼濟

評官如懸鑑而肅僚甄吏咸宜分守大梁道左叅

政李維楨清冽凜寒潭徹底鎮靜儼巨嶽憑天明

炳幾先而運用動規于渾厚思超物表而畫裁雅

妙于平明分守汝南道右叅政邵永春負百折不

回之操守一塵不染之介精神罔露而機務應若

運斤惻怛恒存而吏胥凜然授組按察司按察使

王來賢才幹行雲流水心情白日青天運施注以

從容而政修事集籌機宜以敏捷而吏畏民安提
學道副使周夢賜才品高潔器局端方注措得于
歷試之餘而寬嚴得體文藻發于裕養之後而經
緯有章管河道副使李三才沉毅靜雅正直溫恭
樹鎮洛之屏籓而壯猷夙著振防河之籌策而偉
績聿新大梁兵巡道僉事王九儀資性嚴明渾厚
施爲博大精詳釐治不爽而一路風清詰戎有方
而千里警息以上諸臣皆藩臬之良所當薦揚以
備擢用者也內部永春近雖報陞尚未離任李三
才任未及期轉自本省俱例應併薦伏乞 勅
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孫鏞等循資
擢用庶賢才益勸治理有裨矣

衛陽先生集○

卷五

六

衛陽先生集目錄

疏六

整飭營務疏

條陳新舊諸營兵食八目以圖戰守疏

衛陽先生集○

卷六目錄

一

衛陽先生集卷之六

甘陵周世選文賢父著

武林後學沈獅

較正

同邑後學沈嘉

孫男承芳編次付梓

疏

整飭營務疏

題爲邊報可虞 國威宜振及時整飭營務以裨
安攘實用事方今西有叛賊勾連點虜尚未擒滅

衛陽先生集○卷六

一

東有倭寇攻破朝鮮頗聞猖獗正四郊多事之秋
爲 主憂臣辱之日臣以庸朽媿無能獻一策
効一力以報 皇上拔擢之恩乃不蒙 斥譴
且以京營重務 命臣協理臣自受事以來日
夜籌度京營有居重馭輕之勢人臣貴安內攘外
之圖必營務整饬而 國威丕振斯 皇靈震
疊而外患潛消臣見近日京營較之數年前臣爲
科官巡視時有大可觀軍無虛冒將能奮發有敢
于赴闕之氣有多中銀牌之能昨因警報兵工三

部悉心查給器械火砲等件似已堪爲攻守之具
矣第軍數固充未必皆可用之夫將官雖備未必
皆適用之材操法尤當更定下情亦宜體恤置器
有應給費用造車有未盡事宜此在平時尚應熟
講矧今用武之際乎該臣會同總督京營臨淮侯
李言恭起今開操在邇一一查行副叅等官會議
應行事件擇其緊要切實者開款上 請如蒙

乞 勅兵部作速議覆行臣等遵照施行庶營

政修明軍聲震懾 國家之神氣允肅而安攘之

衛陽先生集○卷六

二

實效可臻矣 一嚴挑選以振行伍照得治軍之
法惟選與練欲練不選則勇怯雜處強弱相參怯
弱之人不惟無益于用且爲強勇之累故挑選官
軍不可不急合無於開操之際先將三大營各中
軍千把總有堪領戰車而見任城備者有止堪城
備而見任戰車者容臣等會同巡視科道官郭士
吉等逐一從公遴選更換務在因材器使而各盡
所長仍併行各該營將領將本營隨伍軍人嚴加
選擇汰其老弱或祖軍或召募有丁者責令告替

無丁祖軍退發備兵召募者另募壯丁補伍其選鋒內有年衰而勇力不加或年壯而技藝生疎者一體退發軍伍即將本營單糧選鋒選取五名呈送試驗如果年力技藝俱優者照名頂補若補單糧選鋒名缺其試驗亦如之至于戰兵車兵乏人取于城守城守乏人取于備兵各拔最優者充補各將領中有徇私不行用心揀選者聽臣等指名重加叅治庶挑選之中寓激勵之意將見勇敢彙集精彩自倍又何外侮之不可禦哉伏乞 聖

衛陽先生集○卷六

三

裁 一議畱操以精技藝照得京營操法寅時進營辰時散操此舊規也今當有事之秋豈可盡拘常調况操演止于移時教練未必精細欲一旦驟更俾之過難則又于人情不便合無自開操之日為始每日等抽籤調閱者不計仍行各該營將領除照常散操外各畱一司或較馬步射藝或演刀鎗短兵或放大小火炮其中把合式者量行給賞以恤其勞生疎不堪者另加懲治以警其惰操至未時聽落號帶方行解散倘各軍士中有愚頑

不遵約束者該營將官呈解軍門聽臣等以軍法從事計可入操二次各營各司遍練一番庶操遊之時既久技藝之習自精一日之專工可抵數日之泛練良法無踰此者伏乞 聖裁 一立教

師以便操演照得京營軍士舊習器械止于弓箭刀鎗大小砲等件近以倭奴警報因倣浙兵所用行令各該將領每營各造長鎗二百杆狼筈一百杆俱已報完但舊無精于運使之人就為教練師範查得薊鎮守臺浙兵慣用鎗筈合無 諭令

衛陽先生集○卷六

四

兵部移文彼中督鎮擇取能教前項器械南兵三十名令其作速咨送前來以憑分發各營教演如古以一教十十教百百教千千教萬之法而行之每日聽臣等量加犒予俟其有成再加優犒彼中勿扣其月糧事完發回照舊防守庶鎗筈不致徒設而可為刺擊島夷之利器矣伏乞 聖裁

一復行糧以鼓士氣照得京營軍士一年所得月糧合本折通算不及在外州縣一民壯工食欲其盡日操練而不早散別營也焉能撐持况應操之

川多自遠方而來今欲如前項畱操不加優恤益重其苦何以貴其安心操練而可資禦侮乎查得嘉靖年間每遇防秋開操各軍一綮給行糧四斗五升嗣是或減或增未始通裁蓋示優恤之仁以寓激勵之意耳迨萬曆五年議將戰車營軍均支三斗城守罷支雖名節費其實病軍故當時主議者亦云萬一有警聽該營酌處今之時似亦非平寧無事之時也各軍行糧委宜均加合無勅下戶部會同兵部作速議加行糧庶各軍養贍有

衛陽先生集○ 卷六

五

賴而畱操責備可行矣伏乞 聖裁 一厚處給以修器械照得在京軍士尋常赴營操練辦備衣帽修整器械等項止靠月糧充費已難支持萬一有警列營則隨營所用器具除官給鎗刀火炮等件外定有雜用如柳鈴燈籠水篋鋼席之類俱係自辦臨時督責尤恐不堪且生別弊其所領刀鎗等件用時無不自行修治卽如近領弓箭一時俱係檢選無不堪者恐過幾時亦須整修方可適用若不及時預爲處給使各軍修理各項器械以

備臨時急用非桑土綢繆之謀也合無 勅下

兵部查議每軍量給修械銀二錢或三錢其領弓箭各軍行令工部借給各省應解未到十九年二十年原議折弓箭銀兩每軍四錢或五錢以爲臨時整修弓矢之費庶各軍禦敵有賴而用命心切矣伏乞 聖裁 一議車軍以便衝突案查本

年三月內該督管戎政兵部左侍郎王基題添

標營軍人二千名舊共五千名分爲二營操練又

添造輕車二百四十輛今將漸次造完相應卽演

衛陽先生集○ 卷六

六

分合衝擊之法必得精壯軍人運駕方可演習每車計用車丁三名兩輛當立車正一名以司分合之令共車二百四十輛應用車丁七百二十名車正一百二十名共計司車軍士八百四十餘名時近開操運習尤爲喫緊若干本營五千名內撥用前數教演輕車誠恐營陣單弱合無于三備兵營內挑選壯軍八百四十餘名或另行勾募充足行令坐營官何良臣等教習演練以成二大營庶營無虛車之設而戰有衝突之用矣伏乞 聖裁

一置車房以防損壞照得三大營戰車原各造有車房以遮蔽風雨免其收壞今標營輕車造有次第見寄安于崇國寺各簷下至于長鎗狼筈藤牌砲銃叉弩鏢鏢之類止令各軍隨帶回家寄放均非妥便長久之計倘有傷損不無虛費錢糧合無查照各營車房事例每車四輛用房一間計車二百四十輛宜造車房六十間于各營教場空闊處所收貯前車再造局房十間于車房之側以便安置鎗竿等物其各車仍有合用隨車器具如軍

衛陽先生集○ 卷六

七

幕每車一頂共該二百四十頂軟簾每車一副共計二百四十副旗幟二面共計四百八十面小窩鋒砲五門共計一千二百門每門火箭五十枝共計一萬二千枝小拒馬鎗二架共計四百八十架此戰車應用器具相應一併速行置辦者乞勅工部將軍房並火砲火箭拒馬鎗等項建蓋估造其軍幕軟簾旗幟等項動支太僕寺原收本營紆銀置辦庶標營車輛有濟用之資無損壞之慮矣伏乞 聖裁

條陳新舊諸營兵食八目以圖戰守疏

題爲倭警未寧武備宜飭條陳新舊諸營兵食八目以圖戰守以固根本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爲倭奴假詐已彰當事玩愒如故伏乞 聖明嚴加責成以圖萬全事題覆兵科都給事中吳文粹等題前事兵部覆議內開移文南京兵部及督撫衙門所有整備海汛防範內地一切事體上緊料理其間兵食之應議處將吏之應去留務在春汛以前亟爲處置等因奉 聖

衛陽先生集○ 卷六

八

旨是目今歲荒民困內患當防不止倘倭一事倏行各該地方申飭區處毋得怠玩欽此欽遵各部送司案照近年倭奴寇陷朝鮮聲言入犯內地南京一應募兵防禦事宜已經本部先後條議舉行外尚有將領兵食諸務事關戰守應爲申飭區處者條列入事呈乞具 題施行案呈到部臣惟留都根本重地兵曹機務要區當海寇未平之時正兵戎預詰之日 君門萬里猶懸 宵旰之憂臣職一方敢忘旦夕之計受 命以來隨

事整飭一切載在 令甲題議一定事可徑行者俱經遵行不敢繫 請今據該司條陳八事皆申飭將吏料理兵食所以節制舊軍鼓勵士氣調度新兵裨益營務蓋亦有相資並用之機焉相應開列上 請乞 勅該部再加查議恭候 命下行臣等遵奉施行 一精簡核以重將領夫將三軍之司命也選兵練卒料敵制勝撫士之恩馭衆之法不一其事惟人所行南京各營大小將領每年終本部會同科道舉劾獎戒一次法至

衛陽先生集○ 卷六

九

密矣坐營諸員經薦數多屢歲未擢者雖人稱淹滯而備倭方亟未可易將本兵自有鑑衡至如不肖將吏論罷未及擁虛器而冒爵賞者尤宜核實精簡要在得人不妨更易今查得新江口營把總孟熊孱柔懶惰庸瑣沉酣遇事毫無處分戎務廢閣點軍擅自科罰操守卑污小教場把總陸泌質本委靡才復庸劣識不諳於世務安解兵機事每見其曠弛徒取充位彼雖經戒飭未能即改似應革任回衛另選知勇材官代之庶將領無具員而

營務當益振矣以後查有不堪如孟熊輩不拘坐營把總容臣等陸續叅革其衛總以下有不堪者本部徑自革換施行伏乞 聖裁 一揀選鋒

以待攻戰大軍無選鋒曰北軍之貴選鋒也尚矣南京大小二營各選鋒把總三員選鋒衛總六員神機營選鋒把總一員選鋒衛總一員浦口池河各選鋒把總二員選鋒衛總二員總計選鋒之數不踰八千益貴精而不貴多也顧自萬曆元年立有選鋒迄今二十餘年雖歲有會選替役月有

衛陽先生集○ 卷六

十

事故照補而舊伍存留寧有疲病乎父老子替豈皆精壯乎合行選揀不堪者歸常伍操備甚不堪者歸本衛別差而以常伍新補壯丁及戶口上冊餘丁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者選充前役其選退之法行令管貼隊選送總衛總選送把總把總選送坐營守禦官坐營守禦官精選具選存選革冊二本報本部司官會同科道面試提石以觀其力二百斤者爲上一百五十斤者爲次懸手移足五步爲率仍復校其射藝優者卽令人營就練選

補之法各衛具名送司對冊查照各營衛分行坐
營守禦官坐營守禦官行把總把總行衛總限與
選鋒軍同時點揀具選收選退冊二本報本部送
選如前選畢仍令各官會官約日齊赴各教場覆
點取結收伍以防代替以後各官常川操練本部
與科道將各軍練有成效多寡虛實定坐營把衛
總官本年終賢否之實管貼隊如有作弊虛應行
令營官分別處置其新江口營選鋒聽操江都御
史另行庶精銳悉收於幕下而折衝足用於師中

衛陽先生集○ 卷六

十二

矣伏乞 聖裁 一嚴挑補以實軍伍夫在營
常伍各軍名爲操備實多不堪益六十以上者子
侄得補紀錄出幼者住米卽補身不滿三尺力不
舉半石徒執祖差例得充伍食糧此等操備名存
實亡 國家損米歲輒數萬計徒養疲羸之卒其
何益哉合行一體挑選老弱者回衛別差將在冊
餘丁選補其人雖衆其法一一如選鋒之選毋務
急迫塞責嚴禁受賄冒收則補役皆壯士而軍伍
無虛糜矣伏乞 聖裁 一給口糧以專操練

夫一夫七尺之軀父母妻子之養咸取足焉選鋒
不時操練別無營生匪厚其餉末由資身况爲

朝廷出死力乎今據各營揭稱新江口營選鋒
除月糧外每月給鹽菜銀二錢要得照例請給顧
人多費廣司徒告匱勢難准從查得京營戰車二
營例有防秋行糧合無比照量給每遇春秋開操
之期每選鋒一名月加行糧三斗戶部支給歇操
住支俟海防寧日盡數停止每年犒賞及冬夏布
等銀照舊許支餘丁同爲選鋒一體添給冬布一

衛陽先生集○ 卷六

十二

疋夫月米有加則日操無辭宜一洗營中舊套以
軍法從事乃可言兵蓋今所謂團操僅僅馳走數
迴吶喊數聲寅入卯出並未問擊刺之方試騎射
之能也選鋒教戰法不宜然每操當令常伍先撤
選鋒獨畱同寅而入盡未而出比技校射一一如
前都督戚繼光紀效兵法習之仍不廢朔望一操
盛暑則寅入已散祁寒則辰入未散各選鋒官不
拘以常局令其各竭智慮融會演習要以兵精爲
實彼其身先督率亦宜於開操月分量加廩給每

月三錢以恤其勞於本部草場銀內動支伏乞

聖裁 一處廩糧以便防汛夫京口爲 留都

門戶本部覆議免設總兵業已省費不貲而用備倭都督提兵出汛此正其時也將士廩糧又經覆

請應天巡撫議給除再三咨行外今據回稱

地方災疲難以加派要得南京戶部處給廩糧查得鎮江府總府衙門與金焦甘露寺并兌糧鎮西倉等處與各兵居處各覆本部煩爲覆議題

請等因臣惟汛期已迫事關兵務恐致遲誤合無

衛陽先生集○ 卷六

十三

一面暫咨南京兵部處濟一面具 題候覆遵行

總之防汛事同一體 內帑外庫皆屬公家

正項支用似無彼此再照防汛之兵原議三千蓋

掣六千之半而出也續該先任本部尚書秉貞吉

題 准免募一千見今兩營各止二千五百水

兵營已撥一千防守浦口今次提督出防京口合

無卽將水兵一千五百再添陸兵一千共足二千

五百之數卽令水兵坐營黃冲霄統領帶管陸兵

其畱下陸兵一千五百令坐營胥尚行照舊團操

帶管浦口水兵一千提督王椿旣領兵出防其原

管大教場事務查有都督于嵩空閒合令暫管遺

下水陸兩營兵合令都督馬繼武暫管各照常操

練帶管暫管各官本部照例給劄施行汛回照舊

交代理亦內外上下妥便之計也伏乞 聖

裁 一謹城守以固保障夫金城萬雉南都之雄

勝也延袤百二十里修理誠難而巡守亦不易查

得萬曆十九年南京工部題議修理城垣春估秋

完移各本部責成守門官軍輪日上城巡視各城

衛陽先生集○ 卷六

十四

兵馬司緝捕竊盜硲石及縱放作踐之人法亦備

已而因循既久遵行猶疎惟修補文冊每歲到部

巡視緝捕竟成虛套蓋官作樂其圯而有估修之

利官軍憚其勞而無巡緝之實崩裂坍塌損壞脫

落勢所必至合無請乞 勅下南京工部行令

管城主事查照舊例不時親視修補務在堅固每

歲秋工完日不徒文冊相通仍與本部管操主事

會同閱城面取督工官與守門官一同結狀交接

明白本部管操主事分註某城某門左牆若干垛

輪該軍某某巡守右牆若干梁輪該軍某某巡守以便查點本官逐月登城查其所守城垣有無崩裂坍塌損壞脫落幾處丈尺若干如其由於風雨圯頽則不堅之罪坐官作如由盜毀樹裂罪坐守門官軍合卽重懲是謂守城專責不得他諉其兵馬司照舊嚴加巡緝如此行之數年卽工部歲修之費幾可半省而重城保障永固無替矣伏乞

聖裁 一議軍器以備戰陣夫自朝鮮用兵海

上告警南都修備器械數不爲少今據各營揭領

衛陽先生集○ 卷六

主

盔甲弓矢等物尚多不敷給發查得 內府兵仗

局戊字庫所藏盔甲悉不稱體故嘗題造藤盔紙

甲僅取水陸營之用舊營未有也弓矢之製往曾

議及徒謂庫局所有驗之則弓劒箭翎多已脫落

無用其他刀鎗火器等件間多不堪合無請乞

准令南京工部委官會同該管衙門與本部委

官將在庫在局一應軍需如盔甲砲石火藥硝黃

之類一一查明分別堪用不堪用及應修等項數

目明白造冊堪用者聽候給領各營演用應修者

修補完備不足者添製若干以備臨急取用如或

誤事責有攸歸再照弓矢南方所習戰守俱用惟

地方氣候濕蒸易於脫壞官造之物未必甚精又

難收藏今當報警需用之時合量給工價與各官

軍自置完日送驗仍聽其演習使用亦自收藏愛

惜京營嘗行之似爲省便應照例行南京工部處

給一年以後仍照舊規行庶攻戰有資而威武益

振矣伏乞 聖裁 一振法紀以肅人心夫賞

罰必信兵法之紀今天下法敎久矣而南都猶甚

衛陽先生集○ 卷六

主

旣懦弱且驕悍也頃緣營兵弱而後有募兵之役

自募兵至而營兵有因人自奮之心改茲易轍此

其會也江東子弟豈盡出浙兵下哉患在因仍故

習虛號團操練不嚴法不率誠恐異日募兵撤而

營兵愈敎愈驕長此安窮乎故昔加秋賞今加月

糧昔加妻米四斗今加冬布一疋厚賞之下實因

其機以作其氣先之以恩惠而繼之以約束務在

必行亦如水陸營之法可也蓋聞宋懲五代之姑

息棟曉勇爲上軍選強壯爲兵樣召募教習送之

闕下矧今在營皆

闕下之軍而兵樣在

水陸營咫尺間也今後合無責令都督坐營官按
法治兵細打重處毫不容貸不嚴則責營官之慢
而戒飭之營官亦務自祓濯罰必當罪毋因私滅
公恣氣逞臆以失士心斯謂新舊互用彼此交勸
使人心重犯法而士氣且益倍矣伏乞 聖裁

衛陽先生集○ 卷六

七

衛陽先生集目錄

疏七

乞宥言官疏

劾勲臣恣橫疏

海防十議疏

督發南京水兵援朝鮮疏

衛陽先生集○ 卷七 目錄

衛陽先生集卷之七

井陵周世選文賢父著

武林後學沈獅

較正

同邑後學沈嘉

孫男承芳編次付梓

疏

乞宥言官疏

奏爲言官被摘人衆

國體非宜懇乞

聖明

俯賜矜宥以光

聖德以隆至治事臣等待罪

衛陽先生集○ 卷七

一

南都備員卿位竊見

皇上臨御以來信任大

臣慎重言路臣等頃戴不暇何敢復置一喙近見

邸報吏部接出

聖諭近來兩京科道官專徇

已私附和結黨以抗違君命要直沽名爲事每每

以無指實之事興疑惑衆無上亂政且如昨者兵

部欺君驚爵朋奸結納箝口無言其於糾奸發邪

耳目之責何在全失職守好生可惡本都當重注

爾該部查兩京六科都給事中及十三道掌道御

史姑且各降三級調外任不許朦朧推陞其餘的

姑且罰俸一年還開寫職名來看吏部知道欽此

續又接邸報吏部爲遵奉

聖旨事奉

聖

旨有勾了的照昨旨降調用不許朦朧推陞其餘

着遵旨罰俸策勵供職欽此臣等相顧驚愕則知

皇上諭本兵以持廉秉公之義責科道以發

奸糾邪之忠其在

聖心必有真知而獨斷者

豈臣等愚昧所能測識第揆之政體質之輿情容

有未盡協者臣等安敢持祿而不爲

皇上一

言之夫軍政考選主其事者尚書石星也稽其弊

衛陽先生集○ 卷七

二

者兵科吳文梓等也此非事有職掌業有專責者

乎臣等僻在遐方其于彼中事體雖未周知但據

石星生平忠誠節義昭昭在人近者

皇上信

任星于羣言攻擊之日臣等謂知星之深者莫

皇上若也星受

皇上眷顧之隆方圖捐糜

報効不遑詎肯以軍政一事受賄行私上負

君恩下棄生平卽病狂喪心恐未必至此至於言

官論事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無當使科道不察

受賄實跡而遽以風聞意度形之論列咎將誰執

故臣等謂科道之不言意者徐察而徐圖之未可知也不然封倭之議科道曾百口以攻星何獨于驚爵一事而曲庇之此其故可類推矣若南京科道去京師三千里而遙于聞見爲最後卽兵部考選之疏南中尚未見報而擯斥之 旨倏下矣諸臣且不及知又何望于及言臣等以爲科道諸臣情有可原而南京科道尤有可原者藉謂諸臣罪不可辭 皇上卽摘一職掌者懲之朝野已不勝悚惶矣奈何 雷霆所震無不摧靡使南北衛陽先生集○ 卷七 三

臺省幾于空署耶昔人云觀人之國者先觀其君子視君子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今之降謫諸臣皆 皇上所謂君子而選之在臺省者今以一事而擯斥者將三十人臣等不足爲諸臣一官惜而深以有關於世道升降之機爲可畏也古稱臺諫爲 朝廷耳目臺諫隆則 朝廷尊今一旦摧折而消沮其氣 皇上將廣寄耳目於誰乎將 朝廷之體統亦甚褻矣以 皇上日月之明何所不照以 皇上天地之量何所

不容倘以臣等之言爲不謬俾降謫科道薄罰還職則一切臣工既畏 照鑒之明又感 包容之量所不更相勸勉盡忠言事者非夫也臣等爲國家大體義不容默故敢仰干 宸嚴實非有所阿附伏惟 聖明審察臣等不勝悚懼祈禱之至

劾勲臣忒橫疏

題爲勲臣辜負 天恩忒橫不悛以致人心危疑地方不寧懇乞 聖明速 賜裁處以安衛陽先生集○ 卷七 四

重地事臣以庸朽誤蒙 任使衆贊南京機務撫安人民保釐重地乃臣職分當爲也地方不安臣罪何辭竊見誠意伯劉世延者生平以豪傑自負談論以報 國爲詞臣嘗壯之乃近年以來老而貪得如癩如狂任用羣小信其撥置違法罔利受詞率人虐害士民無所不至京城內外及江之南北人人恨怨而唾罵之累經科道等官鄭明選馬嗣武等指其過惡奏劾不下十數本俱蒙 皇上畱中蓋念其先世勲勞而望世延改圖自新也

夫何自爲得計愈肆狂逞今日發一疏曰論某人
即日發一疏曰議某事無非罔諸臣以脅制之術
而愚小民以鴟張之勢我 皇上亦多畱中益
亦洞察其情而厭之也乃世延通不省改益恣非
爲近如擅造火器稱爲勤王出示通衢令民輸銀
准充首級其無忌憚至甚因而捉挈平民吳郁淹
禁水牢拷打逼銀死卽搥掩致郁妻侄多人上門
討屍一時京都誼傳皆云劉府激變數日以來人
情洶洶訛言不已非地方有變亂之事則本爵有

衛陽先生集○

卷七

五

不測之禍矣臣如坐視不言誠恐釀成大患責將
誰諉哉伏望 皇上軫念根本重地查發科道
叅世延及世延叅人諸疏卽照 先朝例差法
司大臣及錦衣衛堂上官前來一一從公查勘明
實具 奏處治庶勲爵飲戢而地方寧謐矣

海防十議疏

題爲報獲倭船應嚴警備敬陳海防十議用圖戰
守萬全以固根本重地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據鎮守南直隸江南副總兵官朱文達劉河

遊擊李遇文崇明等處把總陳嘉謨等各呈報本
年五月十三日擒獲倭船一隻共獲倭奴三十四
名并倭衣倭帽倭刀倭書布疋等物俱解送兵備
道譚審等因續據督理蘇松常鎮糧儲水利帶管
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韓濟呈稱弔取通使譚審
倭奴不吐真情中有一名失麻哈兒口稱同船之
人俱係琉球安南大趾小趾大佛郎機小佛郎機
等國合夥於萬曆十九年間投充關白名下今年
五月初三日午時造船四十二隻出洋在於 中

衛陽先生集○

卷七

六

國地方窺探地里以便侵掠遼五月十二日一更
時分被風飄散沉溺數隻一隻飄至崇明被官兵
擒獲等因各到部送司及閱邸報該兵部尚書石
星題爲塘報倭情事內稱關白恣橫不就羈縻閉
關絕欸悉聽督撫便宜召募專備緩急至沿海地
方如山東淮揚應天浙江福建廣東近又奉
旨嚴勅况封疆畫守各有專司一或疎虞軍法具
在臣等再行申飭有應增器具應更將領乘今汛
期將遇上緊議處等因題奉 欽依外看得封

事之罷倭宜洩恨于朝鮮而鄰震于遼東今倭船之獲乃稱窺探于延海而遞密于郊圻南京係根本重地而淮揚應天又爲南京外藩即使譯審倭奴言詞未委虛實而防禦事宜應爲議處所有淮揚應天海防要務呈乞酌議具題施行案呈到部竊爲淮揚應天皆南京吃緊藩籬也臣等叨職邦政不止畫守封疆今生擒倭船之報雖偶獲于一時而外夷入犯之防當亟圖于今日謹條陳十議相應題請伏乞勅下該部覆加查議

衛陽先生集○

卷七

七

恭候明旨行應天淮揚巡撫等衙門亟爲處備庶海防門戶鞏若金湯而留都堂奧安如磐石矣謹題請旨一日議戰兵照得近報關白狂逞動稱發兵數十萬卽未必然而與昔年事勢大不同矣昔猶零賊竊發今則大兵入寇也昔猶倭主不知今則倭主所遣也當此時我兵須厚集其勢乃克有濟今據江南副總兵朱文達開報所統沿海沿江一帶兵數僅二萬餘江北副總兵沈思學所報且不滿二萬以此分守信地計一處

多者二三千人少者纔三四百人而止耳萬一倭奴數十艘忽至一處我兵禦之可必勝乎臣等謂宜亟行各該撫鎮衙門查將兵士見在者挑擇精壯虛名者查補行伍不足者行令召募皆收本處耆民漁戶人等取其便利堪戰勿限以數仍厚與募值練爲遊兵數枝專備截殺則既可保障鄉土得其戰守之助又因以禁絕姦宄塞其嚮導之門此計之上也伏乞聖裁一日議將領照得

三軍之命懸于將帥而領兵分符務在得人將非

衛陽先生集○

卷七

人

其人則平時教練無法臨事鼓舞無術欲其斬將奪旗而令鯨鯢授首也難矣方今倭情已見春汛甫畢合行各該督撫按衙門除甄別見在將吏外仍查訪謀勇忠義將官不拘世職行伍見在廢閑本鎮外省各選擇堪任者授以相應職銜管領新募士卒照依名將紀律訓練精強以收實效候有功勞不拘資格不次陞賞至于效一謀出一奇知能技藝之士亦令收入幕下仍降空頭劄付給與各該督撫使徑得授官委用試之而效仍不拘

時類 題係世官者或陞級係白丁者或授職任其便宜責其成功似與會舉邊才各發各鎮者更得實濟伏乞 聖裁 一曰議糧餉照得兵行

則糧隨此必然之勢也不有以足食則何以足兵然皆仰藉于公帑之給恐難以繼軍興之資合行各該撫按衙門查議該地方應增募兵若干卽該增餉若干從宜會議或 奏請或酌派或復協濟之規或廣設處之法勿泥故常勿避嫌怨蓋養兵原以保民非爲私也要在當事者加意圖之耳伏 衛陽先生集○ 卷七 九

乞 聖裁 一曰議戰具照得海上攻戰全資器械苟器械不利是以卒與敵也大都防倭之具水戰則有福蒼哨號等項船隻與隨船應用諸器陸戰則有盔甲鎗刀弓矢等項器物與火攻砲石向亦犁然備矣第承平沿習能無虛數乎歲月屢更能無損朽乎臨期圖之必致粗畧且涉張皇應行該管衙門一一從實檢查修補其新募兵士亦宜添造器械合用工科查估 題行庶使應敵有具而可收功于一舉也伏乞 聖裁 一曰議

哨探照得哨探乃兵之耳目也哨探必與斯先事有備今沿海官兵或出探外洋或偵視海港或會哨鄰境非不有其人有其法也但法久易弛人久易玩況海洋遼闊風汛倏忽實信叵測虛應良多近據崇明沙所獲倭船臣等訪聞沙民擒獲在先官兵擒獲在後故原來申文亦云據漁戶宋良賢所報比時輪哨船兵何在也且十日一次公私報部並無警息習爲舊套已該臣等另文查究矣合行各該撫鎮嚴行各官將會哨等項事務一一整

衛陽先生集○ 卷七

十

飭着實舉行務選熟知海道水性之人遠出外洋分頭哨探遇有聲息星火傳報以便發兵禦剿如哨探先到使賊至失利此曲突徙薪之功若賊勢大則議陞職之賞賊勢小則議斬獲之賞本管官亦減等行賞若哨探後到以致地方失事大失則議斬首之罰小失則議割耳細打之罰本管官亦減等行罰庶人心知儆而海防可固矣伏乞

聖裁 一曰議防禦夫自 國朝防倭以來遣將出師謀議非一先臣尚書楊博云平倭長策不欲

膠戰于海上直欲邀擊于海中斯禦之于海洋之說也至譚綸則云若陸戰一勝即可盡殲賊乃與懼不復犯我斯禦之以陸戰之說也總之二臣俱熟兵事各有攸當蓋昔者趙肅擊倭于南海陳瑄敗倭于沙門島劉海破倭于望海埭皆海洋勝也戚繼光夜破倭于興化劉顯追擊倭于鎮江俞大猷屢收功于定海皆陸戰勝也今天下豈乏若人哉關白謀犯勢在大舉倘一時突至誓必殲之于海中豈坐視其登陸合行各該撫鎮等官悉心料

衛陽先生集○ 卷七

十一

理嚴令申飭如倭船果至探報得實某處某哨某兵船邀擊于海洋不許容賊登岸以人船俱沒爲功萬一登岸某處某哨某官兵擊殺于初至不許流突內地以水陸夾剿爲功凡海洋登岸則責在水路防守官凡登岸內犯則責在陸路防守官俱臨時查勘失事大小以議守備不設之罪則防禦旣嚴賊徒授首而膚功立奏矣伏乞

聖裁

一曰議城守大海寇之來衆寡難料戰守異施賊勢寡則邀擊擒斬利用戰賊勢衆則堅壁清野利

用守戰用兵將守需城堡矧關白有攻城之說乎合行各該撫鎮衙門查將所屬一應城堡如砦邑則責成有司如墩堡則責成將領若何修補若何防守固不可張皇以擾民亦不可玩愒而忘備庶桑土預徹而外侮坐銷矣伏乞

聖裁

一曰

議策應夫倭并力而來我分兵而守無所不守則無所不寡所貴彼此應援方可合少爲多以全取勝今江南之吳淞江北之淮揚與夫三輔諸麗邑皆聯絡南都近地警報日達宜相機策應合行各

衛陽先生集○ 卷七

十二

該撫鎮同心共濟如雨鎮之中要見某處與某處相近賊至某處則某當禦某當援如一鎮之中要見某哨與某哨相近賊至某哨則某當禦某當援賊攻一砦則本砦當禦鄰近當援賊攻一邑則本邑當禦鄰邑當援賊攻一堡則本堡當禦鄰堡當援或發銳師以搗其虛或設疑兵以分其勢或伏陷阱以伺其來或驅奇兵以襲其後法必曰非信地而兵先至者有異賞坐視鄰患而弗救者與同罰則賊來有腹背受敵之困而我兵無唇亡齒寒

之虞矣伏乞

聖裁

一曰議責任夫帷幄之

臣主運籌封疆之臣主鎮守彼此職掌各有司存

不一申明人將怠忽而不思殫厥心力以防患未

形或致釐

君父南顧之慮則將焉用彼臣爲

哉卽如南都堂與也江口門戶也江南北沿海一

帶藩籬也藩籬不固守藩籬者任之門戶不扁守

門戶者任之堂與不安守堂與者任之目今倭奴

狂狡天或厭惡自促滅亡姑無論已萬一有知人

言窺伺浙直若賊船由江南地方登岸江南官兵

衛陽先生集○

卷七

十三

不卽截剿則江南文武封疆之臣罪何辭也其在

江北其在江口有封疆責任者罪亦如之或至流

入都城之外不卽擒滅臣等之罪亦如之舉一處

而他處可知已伏乞

皇上嚴發勅旨詔諭各

該地方守土諸臣作速經理毋爲燕雀處堂而泄

泄然也伏乞

聖裁

一曰議賞罰夫賞以示

勸罰以示懲兵家所尚賞罰不明何以激勵人心

捍大患而成大功也當此倭奴告警正宜懸示賞

格傳播中外各鎮官兵人等能誅開白者賞若干

誅行長以下頭目者賞若干誅從倭與脅從者賞

若干至于陸戰以衝鋒當先者爲上功不計首級

水戰以打沉人船者爲上功不論斬獲反是而退

縮失律者罪無赦又須賞不踰時罰不旋踵撫陣

臨戎秉節鉞而專行焉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

敵制勝端在於此伏乞

聖裁

督發南京水兵援朝鮮疏

題爲倭奴兵船夜襲朝鮮該國水兵失守亟

請添兵促餉以濟萬分急用事職方清吏司案呈

衛陽先生集○

卷七

十四

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總督薊遼等處軍務兼理

糧餉經略禦倭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邢玠題稱倭勢猖獗內開南京兵部新募水兵亟

借三千卽以原任本營坐營今陞 興都留守黃

冲霄量改參將統領星夜前來安家行月糧等項

照浙兵事例行南京戶部查給徑自具

奏補還

開銷調來水兵仍令召補以充前數以備本地之

需該兵部覆議應行南京兵部查議新募水兵果

可那用一面酌行督發一面具

奏等因題奉

聖旨這所奏徵調各省直兵馬俱依議作速行
欽此欽遵備咨到部送司卷查萬曆二十年因倭
警告急該先任本部尚書張貞吉題議召募龍江
水營兵二千五百名設坐營官一員以今任 典
都留守黃冲霄充本營坐營統練冲霄陞任二十
二年九月內該兵部將南京大教場把總陳雲龍
推補黃冲霄員缺接管間今奉送准前因隨該本
部劄行提督備倭都督汪弘器督同坐營陳雲龍
整頓各官兵并雜流人等見在二千二百八十員

衛陽先生集○ 卷七

十五

名查得該營沙號等船共九十三隻正值五年大
修之期咨會南京工部發價併工修理及差官前
去靖江等處僱覓沙船以抵原題改造蒼船之數
其安家行月糧等項俱行應天巡撫衙門咨會照
例酌議處給安家銀兩該本部出辦者徑於草場
租銀內動支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九兩廩給行月
糧銀應南京戶部出辦者咨行該部支取二萬一
千四百七兩二錢六分五釐除安家銀全給廩給
行月糧先給二個月該銀七千一百三十五兩七

錢五分五釐俱給散各官兵收領外其未給廩給
行月糧四個月共銀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一兩五
錢一分差官解赴天津兵備道發庫收貯以後聽
督臣調發隨行所在該營造冊呈請支給該營仍
將領過安家并行月二糧細數造冊一様二本送
司印鈐一存本部一送總督衙門以備稽查凡一
應器械除腰刀會同南京內外守備工部及巡視
糾道等衙門於 內庫支給其餘火器火藥盔甲
等項逐一處給備用為照該營兵船本為守護

衛陽先生集○ 卷七

十六

留都而設原議出汛亦止在江海之交故其船皆
輕捷便于防江未必可以出海若由外洋而行正
值西北風汛波濤洶湧水程難期計自裡河運道
以至天津從新河口入海底幾如期可至及查總
督原題以見任 典都留守黃冲霄量改參將統
領該兵部咨內外議明白作何調取而本官遠在
楚中恐往返耽延緩不及事暫令見任水兵坐營
陳雲龍督押兵船前進本部一面具 奏兵部徑
自差人調取黃冲霄前來不妨沿途交代本部仍

移咨沿河督理河漕衙門嚴行有司差官催償不
許停畱務期星夜到彼以濟急用其遺下水兵員
名缺本部查照題議另行計處召募以備急緩案
呈到部該臣等看得倭奴猖獗自九月間報以來
日甚一日非獨朝鮮外援當急卽天津海口內備
亦不可緩也臣等仰遵 明旨敢不卽行調發
第船隻始事修理忽陰雨連綿及修理稍有次第
又募船未到臣等日夜催督齊備擇于十月初二
日會同南京內外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劉朝用

衛陽先生集○

卷七

十七

豐城侯李環安遠侯柳懋勛提督操江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陳薦巡視營務南京刑科給事中鄭明
選貴州道監察御史馬嗣武將各官兵逐名點發
起程外及查經略督臣原議令見任 興都畱守
黃冲霄量改叅將統領兵船祇因事勢甚迫一時
調取不及再查陳雲龍歷任三年兵將相安又虞
臨時易將在途約束不便乃敢遵照各題事理酌
議上 請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用
黃冲霄兵部徑行差人調取與陳雲龍交代黃冲

霄遺下員缺卽以陳雲龍頂補亦似相應如用陳
雲龍亦乞量改遊擊職銜以便前進行事仍令督
臣查驗南京船隻果堪海戰與否如或不堪亦徑
自別爲議處悉聽兵部酌覆上 請定奪施行
庶兵船均有實用而應援不致耽誤矣

衛陽先生集○

卷七

十八

衛陽先生集目錄

疏八

倭警告急摘陳喫緊預防事宜疏

倭警告急續陳營務未盡事宜以作士氣疏

在任第六次乞休疏

回籍復起原任第五次乞休疏

附四鎮議

衛陽先生集○卷八目錄

一

衛陽先生集卷之八

耳陵周世選文賢父

武林後學沈獅

較正

同邑後學沈嘉

孫男承芳編次付梓

疏

倭警告急摘陳喫緊預防事宜疏

題爲封事未結倭警告急摘陳喫緊預防事宜以

固重地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倭奴兵壓朝鮮勢必

衛陽先生集○卷八

一

內犯非止震隣之恐已也業奉

明旨通行預

備而 習都根本重地預備宜先除練兵等項節

經本部題奉 欽候劄各營將官着實舉行外

有所議而未盡行而未力事宜本司博採羣議悉

心酌畫條爲十款呈乞會議題 請施行案呈

到部臣等會同南京內外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

左監丞劉朝用豐城侯李 璵安遠侯劉懋勛南京

工部右侍郎董裕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陳薦議

照先事預防有備無患年來倭奴報警臣等料理

戰守事宜雖有條緒矣但倭奴再犯朝鮮勢將大舉臣等職守 留都萬一防守少疎將何以揚

天威而固豐鎬之基乎今據該司十議誠爲制

勝長策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

覆議恭候 命下咨行臣等遵奉施行謹題請

旨 一嚴責成以守要區夫 留都猶堂與

也江口門戶也江南北沿海一帶藩籬也然必謹

藩籬爲門戶而後可以守堂與竊料倭奴之來由

江南則必自吳淞劉河楊舍圖山以入江由江北

衛陽先生集○ 卷八

二

則必自海門狼山及安東淮揚以入江此 留都

緊關門戶而京口關天寧州瓜州儀真等處尤江

防之要害也前項地方係屬淮揚應天督撫及操

江衙門伏乞 嚴勅各該地方守土諸臣作速

經理如遇有警卽調所屬各鎮水陸官兵厚集前

項緊要處所併力堵截使賊不得破藩籬而窺門

戶若賊由江南入犯江南官兵不卽截剿則江南

文武封疆之臣任其罪其在江北在江口亦如之

或倭奴流至都城之外不卽擒滅則臣等任其罪

毋得彼此推諉致誤事機仍乞責令嚴行會哨之

法務選熟知海道有膽略機謀者遠出外洋分投

哨探遇有聲息星火傳報以便發兵禦剿而又重

其賞嚴其罰不時稽查儆戒庶幾宜不失協守互

嚴而 留都可恃以無虞矣伏乞 聖裁 一

選官軍以護 陵寢照得 孝陵屹立都城

之外一旦遇警則防守求援屬第一議查得嘉靖

年間 孝陵衛選充軍餘二千五百名責令守

衛而又置振武營操練之未幾而前營裁革軍士

衛陽先生集○ 卷八

三

分布各營訓練承平日久人心玩愒前項軍士逃

亡事故已不足原額之數而見在行伍者又多老

弱不堪難以驅策一朝有事其孰與防守之今議

行令職方司官會同巡視科道各營提督及協同

守備勲臣臨營揀選如老弱不堪者卽于戶內壯

丁頂補其有缺未補者速選壯役補之務足原額

之數又查得清陽左衛有殺虎手五百名亦爲

孝陵而設者今宜一併選補合得三千軍士內

選一千有力藝者爲選鋒餘作常伍仍照舊散寄

各營每營貴令左右哨把總二員專管統領隨伍操練遇警仍照舊規以協同守備勲臣督原管將官領率此軍護衛 陵寢其附近要害處所臨時容臣等相機調遣兵將剿截應援蓋此軍住居皆附于 孝陵方右有妻子廬舍在焉一旦有事驅之用命則人自爲戰家自爲守誠護 陵寢之一策也伏乞 聖裁 一設城臺以便防守

照得南京內城一十三門延袤約陸拾餘里當

皇祖定鼎之初雉堞屹然稱雄經今二百餘

衛陽先生集○ 卷八

四

年亡論坍塌損壞而軍少城曠亦難與守博採羣議僉謂十三門除石城太平等門有山勢可據有湖水可憑無容別議外其金川儀鳳朝陽三門外皆平陽大地賊可擁聚而此城多單薄無險足依實受敵之所深爲可慮今議三門酌量于喫緊處築城臺一座一面附城三面麗外高與城齊而縱橫約各三丈可容二三十人上安砲銃等器遇賊臨城兩下相夾而攻使賊不得近城攀附計無善下此者至于儀鳳門自靜海寺而西約一里許地

勢原下城亦甚低當加高三尺其十三門周圍城堞間有稀疎損壞不堪遮避者亦當添修整密臣等行職方司會同多官逐一踏勘形勢委宜脩舉除臨時調遣守城守臺人役及預備火砲灰石等具次第酌量外至于城臺設造雖不過十餘座而工程重大亦非臣等所能億度伏乞 勅下南京工部覆行勘估從長酌議另自 題覆一面先將城垣低處并堞口稀疎者作速加高整密庶金湯既固保障有資矣伏乞 聖裁 一練選鋒

衛陽先生集○ 卷八

五

以備剿戰查得南京三大營原有選鋒軍七千名係隸提督坐營等官操練所以備衝鋒破敵之用者業經臣等屢行申戒各官嚴加訓練但年來未遇兵革人心不無怠玩此輩坐食厚餉今當有事之日正宜効力之時豈可仍前偷惰合議行職方司官會同巡視科道提督等官臨營揀選果年力精壯力藝高強者聽其訓練如衰憊怯弱者發充常伍操備卽以常伍內精壯者選補每營各足原額每坐營把總等官各領一千加意教習或練其

騎射或練其武藝務使人人奮揚而又量加操賞銀兩使該管官得以申明賞罰鼓舞激勵有警專候調遣戰剿仍聽職方司官會同科道不時行營查看如果器械鋒利軍士鷹揚多善射善藝之士得行賞行罰之公者坐營把總官調度有功卽于年終考察疏內特爲申薦優擢以酬其勞若營無紀律兵多玩愒及尅減操賞銀兩而法度不行者坐營等官尸位可知容臣等不時論劾以爲溺職者之戒至于浙江口營設有坐營官二員而選鋒

衛陽先生集○ 卷八

六

止一千五百尚多缺而未補此營兵專以備剿殺之用豈應反少宜會同操江衙門酌議比照三大營事例選足二千每坐營一千訓練俱照前議庶事有責成軍有實用臨敵不患無兵矣伏乞

之日哉訪得各衛空閑餘丁力藝兼全者尚多顧礙于舊例充補未由令行各衛掌印官查該衛空閑餘丁除老弱不堪者不開外其中有年富力強技藝諳習者造冊送部名爲聽繼餘丁聽職方司官會同科道將常伍操軍陸續揀選如果老弱不堪者回衛別差卽以在冊餘丁酌量補之其未補餘丁候有缺填補但選補官不得急迫濫收以開倖進庶行伍無虛糜按籍有儲兵是亦足兵之一策也伏乞

衛陽先生集○ 卷八

七

鮮用兵海上告急南都年來議修器械亦云預矣但當時所備有限而歲月荏苒更損壞亦多查得內府兵仗局戊字庫所藏盔甲刀箭等項以數萬計率多精利堪用候有聲息容臣等查發各營以便捍禦其所少竹鎗狼筈藤牌等項應兵自備者責令赴出產地方買用應官給與者聽官買給務使器械鋒利以便應敵至于制倭之具火攻爲最往年本部委官監造火器如鞭銃鳥銃佛郎機等數千門分發各營操演火藥如大銃鳥銃鞭銃等

藥數萬斤收貯會同館僻處以備有警之需凡既備矣但恐軍興不敷于用除火器在內府兵仗局戊字庫尚貯有佛郎機等項臨時查發無容另置外其應造火藥如火箭噴筒火礮一窩蜂子母銃等類合委熟知藥物官員收買硝磺等物責令如法製造俱收貯密所以備禦敵庶器械精而火器預戰守之長技在我矣伏乞 聖裁 一備

衛陽先生集○ 卷八

人

船十隻皆平底大腹用之外洋則可衝鋒用之江河則遲鈍而不得其力除將此船咨南京工部或拆毀改造外其該營沙船儘可禦敵而僅僅二十隻甚不足用宜添造二十隻以備緩急議者以打造沙船每隻約用銀一百五十餘兩計添二十隻則費銀三千兩且一時打造未必卒完卽造完矣而每年估小修三年估大修其所費工料甚鉅至五六年又以不堪拆造總之所費不貲今博採衆議謂宜照浙直事例遇有警止募民間漁鹽沙船

每隻船身全用楠木高闊合尺丈者不過給稅銀三兩五錢其餘雜木相兼者遞減卽以驍勇船主爲耆民捕盜而舵工繚手旋手卽令船主自募慣諳風濤水性及壯健有膽略者爲兵每月照兵例給糧不用安家蓋船出自造比官造更覺堅固官旣無打造之煩而修艤甚益彼自用心官又無歲修之擾有事則召募之聽我約束無事則散遣之各就生理似爲省便容臣等臨時差的當員役前往靖江等處召募前船應用外其見在該營沙唬

衛陽先生集○ 卷八

九

等船今當歲修之期合移咨工部作速勘估着實修理毋苟且塞責無裨實用庶舟楫旣具緩急有賴矣伏乞 聖裁 一嚴盤詰以防姦細夫地方有警則人心洶洶無論倭奴狡詐密肆窺偵卽盜賊亡賴惡少棍徒乘機猖亂聚衆劫掠裏應外合爲害非細合先行令五城兵馬申明保甲之法每十家一牌互相保結不許容畱面生可疑流來無籍之人事發十甲連坐土著者則責成隣里寺觀則責成僧道會館則責成同鄉皆以連坐治之

而又責成巡邏管提督及坐營把衛總等官晝夜巡緝其該營缺而未補之軍作速驗補務足三千之數仍每城門選才能指揮官二員守把凡係出入可疑者卽盤詰擒拏務使姦宄不作內亂不生地方安堵而後各官叙資若保甲不行巡緝不嚴盤詰不密以致地方失事各官罪有所歸容臣等指名叅究以爲誤事者之戒伏乞 聖裁 一

衛陽先生集○ 卷八

十

有僉書官管之者有雜差官管之者每遇正二二三該操之月各官假以屯操之名爲入屯科索之計軍士未必入營該官未必操演官無舉刺軍無紀律殊失原設美意今 國家有事與其召募費餉之兵何若整頓食糧之役今議各衛屯軍乞勅下管屯御史行令各衛掌印官先將屯軍姓名及戶丁姓名造冊送屯院該院仍會同本部司官一員親自查選仍一樣造冊二本一存屯院一存本部其管屯操官擇素有才能者責令時常操練

一旦有警本部卽按籍調遣給以行糧或令協守皇陵或令協守城池亦足以當一指之用而無負平昔 朝廷養養之恩矣伏乞 聖裁

一明調遣以重留京南京爲我 皇祖定鼎

之區 皇陵與百司庶府在焉關係匪渺小也顧一旦倭奴大舉入寇則區區一二萬之疲卒顧東失西萬萬不可支矣今議有警之日除藩籬門戶之兵不可議調矣其江西湖廣河南三省去倭稍遠彼處各有儲蓄之兵將校統練容臣等飛檄

衛陽先生集○ 卷八

十一

取之責令如期入衛一以防護 皇陵一以應援重地兵到之日本部照例給糧事畢撤回其如期而至不誤應援者事竣官兵重加叙資如後期不至坐令失採者容臣等 題叅庶先聲足以制敵而根本重地坐收多助之効矣伏乞 聖裁

倭警告急續陳營務未盡事宜以作士氣疏題爲倭警告急內備宜周續陳營務未盡事宜以作士氣以固重地事職方清吏司案呈照往歲倭夷報警節奉 明旨申嚴武備除一切戰守事

機已經本部先後具題整飭外所有一二未盡事宜及時應爲調停如優選鋒寬工役專責成除戎器往或拘成例而未及酌處事當參時宜而應變通謹據膚見列爲四款呈乞題請施行案呈到部臣等竊照人情常奮于鼓舞政體貴達于權宜頃因倭報旁午仰荷綸音申明戒備臣等旦夕思惟振飭要務次第舉行所據前項四事誠于戎伍有裨既經該司議呈前來隨行會同南京內外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劉朝用豐城侯李衛陽先生集○卷八 十三

環安達侯柳懋勛酌議僉同相應題請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明旨各行臣等遵奉施行謹題請旨一議優餉以鼓士氣竊照南都自開倭警以來無日不以練兵爲事蓋所恃以衛護陵寢保守豐鎬基業者惟此兵將而已本部節經題奉明旨申飭武備行令大小將領將選鋒軍餘在營嚴加操演團練庶幾精銳足備調遣但各選鋒近因常操有廢生業雖有月米一石不足贍養一家人情各懷內顧之

憂何由鼓其勇往之氣查得京營事例選鋒月給雙糧及查新江口營選鋒一千五百名每月除米外操江衙門月給鹽菜銀二錢以爲犒賞之資而大小神機浦子口池河選鋒八千餘名雖節經題議優恤戶部僅歲給弓矢銀三錢開操月給口糧三斗較之江營訓練勞苦相同賞賚迥異各兵援京營事例告求加糧但今師旅孔殷餉儲告匱雙糧遽難議增相應酌處合無比照新江口營事例將大小神機浦子口池河各營選鋒月給

衛陽先生集○卷八

十三

犒賞銀二錢行南京戶部支給其原議歲給弓矢口糧不復重支俟海防寧日犒賞再爲另議庶優賞有加而士氣益倍矣伏乞聖裁一議差撥以專操練夫兵貴素練業尚專工我國家培養士氣原欲蓄其精銳以備緩急之用乃今南都大小神機三營軍士往往苦於差撥極稱疲累如陵寢官闕裡外城垣後湖等處遇有修葺一應合用物料及內府進貢龍袍并各項鮮品一一取撥于各軍餘數極終歲勤勞無時休

息是釋操練之本業而疲於負戴之工役以故先
任本部尚書王達目擊其艱酌議 題行南京工
部用人搬運物料聽該部酌處顧覓 內府搬運
錢糧着落內守備官徑撥該監軍匠民匠及上江
二縣民夫應用該兵部覆奉 俞旨咨部通行
欽遵未幾續該各衙門踵習因循仍前差撥今何
時也疆圉多事操練方殷正宜寬恤各軍可令疲
於奔走乎合無將各營軍餘從寬悉免差撥遇有
陵寢官闕城垣修理合用料物聽南京工部

衛陽先生集○ 卷八

十四

徑行顧運進 貢品物等杜亦聽內守備官于該
監軍民人匠及上江二縣民夫應用俟海防寧日
另行議處庶各軍苦累少蘇而操練得專矣伏乞
聖裁 一專責成以便防守竊惟關隘議察
禦防要務使責成不專人無定志差撥紛擾姦弊
叢生必須畫一庶可經久查得南京龍江關防守
軍餘一百名向于大小二營輪撥大勝關防守軍
餘一百名舊於新江口輪撥每十日一更已不勝
其分撥之擾矣況今倭報緊急營軍方事操練而

各隊伍旋操旋撥事體甚屬不便且難望其紀律
有常孰若免其差撥照門軍事例另選專役之爲
便也合無行各衛所將附近兩關居住餘丁造冊
送部遴選精壯分發龍江關一百名大勝關一百
名定爲二班每班半月專事防守不許別項差占
遇有事故仍行該衛僉補其月糧照門軍例給庶
關守有所責成而營軍無復紛擾之妨矣伏乞
聖裁 一修戎器以備戰用夫器械不利以卒
與敵兵法所忌也南都承平日久軍士未經應敵

衛陽先生集○ 卷八

十五

所持操演器械未必一一鋒利先經本部 題議
有事請發 內庫刀鎗銃具之類但古制厚重軍
士不慣演用至于藤盔紙甲藤牌等項皆係禦倭
長技乃 內庫所無先增雖有置造目前支領不
敷若不及時添置臨用何能卒備但事干錢糧合
應 題造咨臣等查各急用軍器選委的當官員
動支本部收貯草場等銀添造其藤盔紙甲工料
價銀例該戶工二部及應天府出辦者各查照分
數協濟置造務要堅緻如法分發各營演用完日

造冊 奏銷庶器械備而應敵有資矣伏乞 聖裁

在任第六次乞休疏

奏為 恩厚莫承病積成廢六懇 聖明鑒

臣匪欺速 賜歸骸事臣自通籍以來歷事

三朝幾四十餘載朝夕自盟以報 主上者

唯此不敢欺之心與不敢私之力耳該臣先五疏

乞身情迫辭窮竊意 皇上俯鑒臣衷必有

俞旨生還有日九月初四日接吏部咨內開奉

聖旨周 著遵屢旨照舊供職不准辭吏部

衛陽先生集○ 卷八 十六

知道欽此臣伏枕叩頭不勝感激何忍言去時念

秋閏伊邇武闈屆期又奉 欽依調遣水兵皆

臣職掌所在又何敢言去臣一面私宅調攝一面

集諭各司飭具治事隨于九月二十等日閱大小

營操閱之日實隱几而臥十月初二日遣兵北征

遣之日勉扶掖而出此同事諸臣所親見也武場

一事雖如期而舉閱射閱卷則侍郎許 代董其

成諸司官分効其力至於簿書繁冗禮節趨踰則

臣之不能而因循偷惰為日久矣蓋臣自去歲以

來偶患左目黽勉支持今年春暮閱城為風沙所

擊重加腫痛移禍右目綿延至今昨者又為諸事

躁神愈勞愈劇愈治愈昏對面識認漸成廢疾且

氣逆痰喘股戰肌削奄無人色危如朝露病狀若

此尚可處艱重之地耶臣非不知鞠躬盡瘁死而

後已臣子之義顧與其徒死而贖贖債事孰若讓

賢避路少答 洪恩于萬一用是不覺煩瑣再

瀝血哀鳴於 君父之前伏乞 聖慈鑒臣

狗馬之力已竭首丘之情可憫參贊非可久曠之

衛陽先生集○ 卷八 十七

官衰憊無復振揚之日早 賜歸還亟 簡

材臣以代臣任臣苟得返故廬未即濫填溝壑俟

子若孫相與扶持祝 聖壽於田野去有餘榮

儻再遲月日石火風燭將孱牀褥未卜死所而臣

因疾廢事失職損忠即瞑目九泉罪莫所追矣臣

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回籍復起原任第五次乞休疏

奏為五懇 天恩俯容休致以延殘喘事本年

正月初八日接到吏部咨文內開本部覆臣第四

次辭疏奉

聖旨周

着遵履旨上緊赴任供

職欽此臣隨扶病焚香北向叩頭謝

恩跪伏

念臣擁腫朽才苦窳賤質何裨于

國何濟于事

而屢蒙

皇上勉留若此從來

留都疏遠之

臣未聞微此殊常之遇者臣卽有胸無心寧不感

激思奮哉第命蹇災仍病日委頓有力不從心者

蓋臣自上年三月抵家閉門調理倏忽經一載矣

延醫飲藥殆無虛日然病勢以久而益深元氣以

病而益耗今春所感視往更劇始因風邪傷外繼

衛陽先生集○

卷八

十六

以寒涼傷內喘嗽屬而不休脾胃敗而失職飲食

減損形體尪羸凡親臣面貌者無不爲臣危懼卽

臣自揣當此遲暮之年構此危篤之症恐無復起

之望矣夫臣情迫辭窮艱苦之狀百不宜一惟祈

皇上洞鑒至情毫無矯飾垂憐危病蚤

賜罷免庶假仰庸下卑願首丘則體恤之恩逾於

任用之榮臣不勝迫切控額之至

附四鎮議

一議薊鎮

夫薊鎮京師左輔也寔戎馬山沒之場自大寧棄

而外藩撤如人露體當矢石無覆遮者然廟堂

之上以爲喫緊處建制府設總戎三協十路以及

關營寨口星列碁布入衛則有宣大之驍雄班操

則有山東河南之壯勇臺兵數千悉皆精銳非不

足以寒虜衆之膽而奪之氣第營各有將而統務

怔怯能必其無媿媿乎將各有兵而負石荷薪能

必其閑紀律乎兵各有餉而漁獵剝削能必其不

枵腹乎惟選廉幹智勇之士以付關外以寄司命

衛陽先生集○

卷八

十九

斯將領得人而一切戰具可次第舉矣若夫關外

開田一望無際或者做營平之遺意而真實行之

亦足兵足食之一策也

一議昌平

昌平鎮擁衛

陵寢爲京師後門而偏近虜庭

胡馬易達故當事者日兢兢松楸之慮賴我

祖宗在天之靈兵不血而勢如堵矣但審邇都城

當南北孔道軒車之絡繹商賈之往來鱗集輻輳

以致奸宄叢謀往往匿爲窺覘之所禍機潛伏大

可寒心乃軍民錯居也而文臣武吏未必其共猷
念矣田舍相望也而河南南陽不可以詰問矣惟
是責成有司嚴行保甲之法則譏察嚴密而懷姦
蓄異之徒又安所秘其踪跡哉若虜性狡猾陽順
陰逆一有狂逞飄忽可至則遠斥堠以勤燎望謹
偵探以防叵測更嚴兵秣馬以待則又司鞞鈴者
之責也

一議保定

夫保定內拱 神京外控三關稱衝繁要地故

衛陽先生集○ 卷八

廿

重兵屯焉隱然虎踞所以壯畿輔而堅保障也但
腹心內地承平既久目不親旌旗之色耳不聞金
鼓之聲將狃於玩愒軍安於愉惰藉一旦卒然有
警自衛且不遑而况驅之使戰哉夫無紀之師難
以禦敵則訓練不可不勤也朽鈍之戈難以取勝
則器械不可不利也精銳買閑而疲病持戟則老
弱者不可一澄汰之乎繁籍于行伍而勾當于衙
舍則占役者不可一清查之乎托身於勢要而冒
糜十公廩則影射者不可一嚴覈之乎鼓厲揚之

氣勵超距之勇赫赫一旅隱隱干城之望矣

一議天津

蓋天津舊水鄉耳我 文皇帝靖難北還經北

地因設置軍衛以鎮塞海口控制倭奴其 神

謀雄斷鼻出千古矣邇邇年自倭變以來說者謂

東望海口倭可一帆至至則驚震 宸居爲家

門之既宜以重兵彈壓之遂開府建牙召兵集餉

大修戰艦所費不貲竟成盡餽矣幸而酋長物故

羣醜宵遁兵解餉銷海內得息肩焉然猶慮島夷

衛陽先生集○ 卷八

三

之再逞而總總然爲綢繆之計不知天津堂奧也
海上藩籬也不固其藩籬而徒守其堂奧何益惟
宜于山東之文登遼東之旅順廣置哨船交會巡
哨晝夜如織一遇倭警即調遣官兵水陸夾剿則
倭必不敢揚帆西向而天津且安枕無虞矣此曲
突徙薪之謀也

衛陽先生集目錄

序九

刻武經七書序

重刻紀效新書序

人倫要鑑序

增輯先進遺風序

重修縣志序

太僕常公督河奏議序

毛文簡公遺稿序

衛陽先生集○卷九目錄

孫沙溪文集序

宋金齋文集序

賀懷棘王侍御還朝序

壽毛太夫人序

賀邑侯李墨潭行取序

邑侯顧星泉入覲序

附宗系引

衛陽先生集卷之九

甘陵周世選文賢父著

武林後學沈獅

同邑後學沈嘉較正

孫男承芳編次付梓

序

刻武經七書序

余自濫竽留莞以來日惴惴惟是張皇弗效爲慰獨幸踵前諸名公後百凡建置具有畫一可循而

衛陽先生集○卷九

一時諸曹郎亦靡不奉職惟謹愚且稍稍釋乎然竊有繫於內附之虜請封之倭叛服叵測而何物播酋至厯捷伐則兵固非聖世所諱也爰手輯武經七書屬庫曹郎徐君夢麟爲芟其舊註之穢不中竅者間以已意銓正之刻寘南都武學中帙成因展卷而嘆曰文武之設雖較若兩途迺其相維則經之與緯也其不可相無則輔車也而今之學士家多羞言武者蓋藉口於服上刑云不知子輿氏特爲當時民殘於戰戰殘於術者而發偏辭

也不則何以大勇進齊宣而曰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今 國家四海一尊誠無所事於陰道然幸虜終款倭卽悔禍請封播酋當不至久稽天誅耳有如虜且生心倭卽受封復蹂躪我屬國則徂旅當遏已酋負固不下則衡行足耻已此而猶曰 天子之鐘鼓實式靈之亦何賴焉余竊妄意敵在前而寄耳目於旗鼓與將在軍而取進止於廟堂者皆敗徵也何也不習故也不習則不任不任則不虞敵而虞法而敵

衛陽先生集○ 卷九

二

思乘之矣顧其原則始於學士家蓋言武而其所以羞言武則徂於承平無事彼誠謂無所用之也藉令一旦有事乃以素不習兵者與敵人爭呼吸之命噫亦危矣哉然則是書也與其以無所用而不習無寧習之而不川謂用則習無及也如曰習者未必能用是必試之於戰而後可戰可嘗試乎哉書故首孫吳次司馬法唐太宗李衛公問答又次尉繚子而以三略六韜終焉蓋深於兵者也而近且有更置之者豈以大公諸家猶有古道德風

乎是又爲羞言武者解嘲也如曰兵孫吳尚已

重刻紀效新書序

余既刻武經七書成視篋中所携有紀效新書一帙徐君夢麟復請而刻之是書余理昆陵時所獲蓋善本也彼歲被 命總環衛間以示諸管帥亦頗採其意爲訓誡一時稱就約束今者奉 聖書治兵畱都畱都豐鎬重地北浮江而東漸于海襟越帶閩島夷時出沒爲患威將軍蓋嘗一再大創之所稱紀効是也治南兵禦南寇計無出此矣夫

衛陽先生集○ 卷九

三

兵以虛用而寄於實實者何也按地形習器械練卒伍精技擊兵家所謂形也語有之多博古不若通於今是書蓋通今者歟自東伍至練將其精極於要眇而下至瑣猥而不厭斯可謂悉兵家之情形者也入三家之市使安意室中之藏則狼顧而失措何則形未密也天之高星辰之遠瞬而望之安坐而策之若固知者有所以致之矣用兵大事也居恒不攷究其說而猥云變化之妙存乎一心若陋讀父書之爲者顧安所得變化乎古今讀書

變化莫備於易易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嗚呼是深於兵者也

人倫要鑑序

善乎孟子之言曰三代之學皆以明人倫夫學之道博而斯一言以蔽之矣古者國學黨庠制既明備軍旅之事宜有司存迺出必受成入必獻馘臧僖伯之論蒐狩也曰明貴賤順少長習威儀古人明倫之教其不廢于武臣若此國家治化昭登風俗旃美介冑之吏荷戈而修疆場勢不得復論

衛陽先生集

卷九

四

于雍容恬愉之業然而軍實所在耗弊不加飭也而踰檢敗倫之輩有數其間者矣畱都高皇帝臨御之地余以衰庸謬筦樞鑰深惟表帥之弗任是思而所部吏士多修束日好無扞文罔者豈其沐浴豐芑遺化最厚又諸先哲之訓屬實然乎競競五載幸無大戾今投老歸矣而武選郎沈君迺能推廣予意慨文武之途分念世祿之鮮禮據取經史格言先正懿訓凡有裨於治身治官者靡不肌分囊括會粹成書名曰人倫要鑑復捐俸梓而

授之嗚呼是不翅家喻戶說者矣且其義崇簡明文無誕晦常目在之父以詔子兄以戒弟居恒無墜其家聲而緩急則縣官賴其用是書之關係南中風化者甚鉅惟爾將士庶官尚用識哉余既叨一日之雅今雖去無能憇然者又嘉沈君用心之勤書以詒之雖然是書也推而廣之可以範今可以垂後蓋徹上徹下而何用不臧者矣直習韜鈴者所宜服膺而已哉

增輯先進遺風序

衛陽先生集

卷九

五

大司徒齊安楚侗耿先生纂輯前輩賢士大夫嘉言懿行見于人倫日用酬應交際之常者曰先進遺風刻之白下乃先生門人今河南代巡太倉文源毛公倣襄陽耆舊故事增輯先生一二行履復刻之汴中命余序焉余媿不文且覽先生自序暨文源公與周學憲前後二序則先生所爲企往哲憫流俗欲挽頽風而返之古意甚善也語甚具也余復何言獨憶嘉靖丙辰丁巳間江陵陳見吾中丞爲吾河間守先生時爲大行過中丞畱與談學

信宿見中丞所一童子善詩歌清辨有異材問之知孤寒無依中丞收養者曰此子可教毋俾下流也遂携之去時余方爲諸生得于士人傳聞咸喟喟服其惜孤云迨甲子歲余司理毘陵署宜興篆事先生督學南畿檄常鎮兩郡茂才校藝于宜興匝三月竣試事終始周旋日擊先生言動一毫罔涉于私卽有地方公務商榷報書于同時部使亦露檄發余開封遣之他可知矣試畢將行計所餘廩粟分饋各屬鄉大夫而鄉大夫視廩饋升斗有

衛陽先生集○

卷九

六

無以爲榮辱此豈計廩粟而然哉乙丑余奉召入朝過舊京恭辭先生以二儒生見托附舟北旋一爲王生侗壽卽前云河間童子時已携室一爲高生知儉因王生負笈遊先生門者俱阜城人俱爲學官弟子員後侗壽食廩應試不第而歿知儉今爲鄉進士矣隆慶庚午余以省員在告先生以侍御陟大理丞亦在告比廟堂特計臺省諸臣行黜幽典蓋柄國者假以報復攻已而併去其忤已意者余遂削籍先生以望重得貶官旋躡旋起

開翔中外曾過阜城猶自爲文吊王生而高生則往來于先生之門如故每向高生訊余動定知能自守曰此士人正路也然耗不相聞者幾二十年萬曆甲申今上用言官言起余補官戶垣適先生自山中起補都院僉堂每于當事過爲嘘余謂不宜久令與新貴人伍然余于先生踰二年僅相面者二初則道舊叙闊末後余之任南尚賓話別數語外彼此無一言他及歲己丑余叨撫此中先生總憲南臺時楚中有剝汝國之變而汝屬諸邑

衛陽先生集○

卷九

七

以歲稔多盜當戒嚴余走東問計先生曰汝黃接境先有盜藪賴故孝廉官思恕化誨平之今可祀官而彼中豪黨自應感化余如其言賴以無事茲讀先進遺風而因思及余所知于先生如前云云者孰非此風之昭宣哉蓋先生涵養真純操履篤實一出言一應務罔不自古道中發之語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其輯先進遺蹟以風世也豈徒託諸空言已乎是故文源公增輯有見而余據所知略爲陳述亦將以補增輯之未備也然先生人品

行業海內人士所共仰凡各有所知而續增以入者又不知其幾矣其大而爲國史所錄姑亡論已夫先生纂輯是編而先生即可載入蓋以先生無媿前修也後之觀是編者目覩心惟而身體焉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毋徒曰世變江河愈趨愈下今難返而之古也則古今人不相及者亦罕矣此固先生風世與吾儕增輯叙述之意也有志者其勗諸

重修縣志序

衛陽先生集○卷九

八

夫邑志史類也史貴紀實而浮誇點綴採輯失真適足取嫌于三長君子以故作者修者往往慎而難之吾邑有志歷有歲年弘正以前先達馬素菴暨其子東田與呂西田諸公相繼創修卷帙久逸今可考者惟嘉靖壬午趙邑侯榮顯所爲續纂而孫沙溪緒所潤色者迄今七十餘禩前之紀者或湮沒無徵而今宜收錄者更復不少然宦于斯產于斯號稱能文者竟相視逡巡莫肯受載筆之任誠難之也蓋邑僅八里間悲湫隘物業蕭條過其

地者每竊嘆其陋徒以古有澹菴濬文教之源而明興以來如東田沙溪輩以高科顯仕文章氣節樹人文標的而益衍其流今之鼓歌于庠序者且近三百人其文盛可知已乃觀邑志者謂其紀載多文而無他盛概將欲刪之病于蒐羅之無具將欲存之嫌于體裁之失準是故難之而鮮克任其役也萬曆癸巳冬余奉命赴南都察贊任過里里人憂大夫維藩以修成新志一編付余挈至南中刪潤之蓋邑侯吳君能進懇屬大夫偕二

衛陽先生集○卷九

九

三士人校修竣事大抵綱領節目一因其舊而增益其新惟于其甚無當者盡削焉去取褒貶詞義嚴正余方壯大夫之果于任事而克成數十年一邑之缺典又何可以不文而不共成厥美哉顧南中稱閒曹而余以庸朽適值務冗不暇爲也因托之上元鄉耆李大尹登于几規格之裁定詞旨之修飭字句之訂正一皆犁然郁然不浮不舛庶幾哉可類良史矣噫嘻是志也昔修于趙侯而贊成于孫公茲修于夏大夫而克襄于李尹趙與李皆

金陵人也以吾邑文獻之托兩有精于金陵之君子詎不謂之奇事也哉書成將付剞劂氏以垂久遠余因叙其顛末以弁于簡端云

太僕常公督河奏議序

今歲己丑心吾常公已爲太僕前歲丁亥公以給諫督勘河務有奏議若干卷先撫臺袁公序之甚詳公之勘理日適東公秉鉞梁宋會與共事公既晉今秩東公亦擢司空余既承乏東公後私竊恨不獲聆公規畫奉其指揮乃余讀其奏疏則嘆

衛陽先生集○ 卷九

十

曰嗟乎常公豈不爲社稷臣哉今之偉公功者多矣大都謂國家命脉寄之全漕公以數月底成功以一身基大命此其事非不甚偉然此以論夫往日之河工耳非公之所謂功也凡公之所謂功惟公知之惟今南北濱河之人知之他方不知也夫古之以平世而發大難之端者其事率起于河漢武帝文景之富厚以塞河逐虜遂耗海內迨至晚世大役一興萬方雲擾則隋與胡元之末路是已夫亥子之際宿內爲何如哉非旱則水十年而

九非死則徙十家而五揭竿斬木直需時耳思亂之民纍然後發河固爲之繫耶矧其時籌國者且有引沁入衛之議有復黃河故道之議其策利害計久遠豈謂無術碩時詘舉靡費財動衆謂國家遠慮何公以身捍其議比于捍河沁水可通其如藩國故道可復以待後來嗚呼此二言者蓋創世之良術匡時之上略與夫然後以河治河以漕治漕居無事行自然散財于官帑就役于饑民民不召而來工不督而奮非常之役成也忽焉當是

衛陽先生集○ 卷九

十一

時微公之故將議屈于盈庭見成于作舍計未然圖難就內有不可必之民命外有不容已之工作豈直河患難弭大眾久聚百隙從生卽天下事且不可知而况其他故猶之乎興事動衆也昔以耗國脉今以培民命昔以基禍本今以杜亂萌蓋聞之惟大人者轉禍爲福返災爲祥公之謂與且夫梁衛淮徐之交蓋五方之會而天下之樞也漕通而京師之命脉以通梁衛淮徐寧而五方之黔庶以寧然則公之功豈直在漕豈直在河今天下內

寧外牧無所事事工居肆農狎野公卿大夫垂紳
緩帶雍容廟廊其誰詒之嗟乎如公者豈不謂社
稷臣哉余與公同居諫垣相得甚又後先經略中
州深維尸素之媿猶幸席公榮履祇事河防尚得
與中士吏民共嬉小康以故手公疏議三致意焉
于是乎因公之請而爲之序

毛文簡公遺稿序

勾吳毛文簡公稟具區之顥氣體海壖之純靈弘
治初天子恭儉方修綈衣革舄之業公入對敷

衛陽先生集○ 卷九

十三

陳繩繩數千言詔制科第一不佞隸諸生時披讀
其策則戟手嘆曰海溷地負何必減漢太傅家令
也顧以罕睹全集爲憾萬曆庚寅歲獲與公之從
曾孫侍御文源公勛勳中土乃得遺藁一編讀之
卽公平生制述鴻篇鉅裁僅十百之一二乎然興
實業指足餘味已公之學根抵六經苞舉百氏縱
之可隘八紘擊之乃不下帶爲文長于持論不尚
雕繪典而不曠穆而不詭舒而有餘昔人謂由其
言可以入道操其說可以成務稱知言矣夫葛天

殷響軒雲挾象渾渾爾瀨瀨爾周郁楚芬下逮二
京翼唱六代攬綺綴繁露而絢風霞世運故也公
婉孌文明之代神情玄暢風韻宜朗以故其文
莊乎其體雍乎其氣暢乎其辭昌澤乎其理冠冕
揖于朝寧聲敵錡于清廟栗昂前利于生人盛世
之文其然哉 國家恭隆景曜獨昌于 孝廟一
時茂休玄懿之風奏焉如泰和以理學著北地以
文章名餘姚昌化嘉魚以節義顯皆公同升之彥
公與之方駕并軌爲世鏡勸 國史載之詳矣寧

衛陽先生集○ 卷九

十三

獨是編鼓吹休明邵于來奕已乎又聞之二儀清
潁洊涌之氣豐于澤國溟渤行乎大荒乘靈構化
何所不神毛氏吳趨世德深山大澤龍蛇出焉由
茲紹明其業烜起 昌曆世爲我 明鴻碩鼎翼
之臣是在侍御哉是在侍御哉乃文簡立朝崇禪
闕樹公忠亮節略具于雲杜李君序中不具論

孫沙溪文集序

嘗謂文章關乎氣運故世代隆汙人文高下因之
然淵穉駿發美全道備則又係乎所養我 太祖

高皇帝汎掃胡元一洗腥膻侏儻之穢而復自古
帝王禮樂文物之區 列聖相承文教宣明浸漬
而至成弘之際賢豪輩興擅名作者之壇足以追
古初而軌來葉者斌斌然盛矣維時沙溪孫先生
崛起吾邑稱巨擘焉先生幼稟奇質成童卽嘗聲
律長遊新文僊公之門漸涵淬礪文譽輒威蕤著
京師旣以亞元登己未進士二甲第一歷官文選
郎太僕卿一時作家名流爭願結社遂爲藝林嚆
矢然亦以是招忌年逾強仕遽爾懸車歸來杜門

衡陽先生集○卷九

十四

却掃不事他營大肆力于篇章吟咏興至攜詩文
嘯傲于雲丘烟林勝處氣益豪得益閭深詞章日
益輝耀燕瀛齊晉間不啻千里函幣丐文者屢恒
接戶外先生任意矢口對客立就而舊典古辭若
鬼神默輸以翼其毫端者流傳遐邇亡慮數十百
萬言今先生沒且三十餘禩矣等碑豐碣長軸短
冊人誦而家傳者烟烟如也先生家嗣太學生若
谷懼久而放失湮滅迺蒐羅四方得詩賦序記雜
文各若干卷手錄成帙裝置家塾余嘗取而覽誦

焉雲蒸霧發郁乎流霞日耀星輝爛然奪目其規
格如綺縠畫臺拱揖于殿閣高冠大戟森列于左
右也其色澤如玄黃青紫闢麗于晴和瑋琚珎璫
金粹于溫厲也其縱橫迭發如奕碁參差而白黑
不消如盤珠動盪而卒莫爲之入出也其春容大
章如長江洪河層濤疊浪浩浩渺渺而無窮際也
其寂寥短篇如奇峯異巖獨伸精彩疊嶂然異異
然燦可觀觀也大抵宣洩理道開發性靈意興所
適筆鋒輒到不爲軋茁飢餓棘塞詭衆之語闐然

衡陽先生集○卷九

十五

入古作者闢與矣蓋先生之文步趨于昌黎坡老
父子五七言律絕古詩依稀乎盛唐風骨詞賦樂
府有漢魏名人遺響諸體兼備夷險一則備談煥
煥乎可以徵所養矣可以傳于世矣余把玩兼旬
不能釋手旣而思之昔人以鄉邦先達文獻民滅
無聞引爲己媿余獨無媿于此乎因走書白故于
河南太守金齋宋子宋子曰吾事也遂拍俸壽梓
髹齋以廣其傳復以書來曰子其序之序曰功名
赫于當代一時之盛也文章垂之簡冊千古之休

也籍第令先生久于位而躋要陟台盡據所蘊可
伯仲蕭兩無難者然未必著述宏富可傳如今日
也有道者觀之當不以彼易此矣然則先生其不
朽哉先生諱緒字誠甫別號沙溪其行業具載大
司徒海樵王公所爲碑記中

宋金齋文集序

余自束髮與金齋宋大夫共筆硯千里中昕夕相
與切嗟余最不敏幸窺一斑不至終闇習實藉大
夫爲指南無何大夫亦釋褐官郎署顧涉世踰踰

衛陽先生集○卷九

六

輒起輒躋謫忠州稍遷南部改北部出知東昌改
鄆陽繼調河南尋以親老棄去又數年復起補充
州官轍幾半天下所至蒐奇抉奧懷人吊古贈酬
記序總諸體之玄粹勒成一家言卽日跋跋簿書
間苦吏事障而縱橫揮灑罔非寸珠尺璧斯以難
矣然大夫直寓耳非其好也通大夫之大者在佐
部治穉時奏對疏議事宜規則諸篇今觀所條陳
若救荒弭盜學校農桑錢課漕兌吏治軍政皆切
時務之要當事者能設誠致行之鑿鑿乎力見言

信大玉卮貴當于盛龍淵貴當于割文章無當于
世用雖工奚裨若大夫者所謂有用之文章非耶
及誦其自警之銘克復忘助之論學有本原已可
槩見膏沃光燁仁義之人宜其言藹如也視彼藻
繪者流鶯華絕根鏤脂刻冰一無所用之者隻然
懸矣惜也位未滿德年不償才竟不獲以經濟之
學潤色鴻業豪傑所爲於邑已第其道德有之身
其勲澤加之民其論列雜著俱足鳴世不可磨滅
古所稱三不朽大夫有之于大夫何病焉嗟嗟人

衛陽先生集○卷九

七

亦有言存則人亡則書大夫之身與其不可傳者
已矣獨賴此編之存余手其編未嘗不廢卷流涕
也是用忘其蕪陋升之簡端捐俸托開封守同里
陳君威如氏付之剞劂以志感云

賀懷棘王侍御還朝序

古天子巡狩之典久湮漢以博士承明詔建節
馳傳巡省視國存恤四民禮三老詳問隱處亡位
及免失職茲稍爲害野荒治苛者舉泰薦剡守若
令能官師廣宣厥道者有特招盡代天子事什

月也我 明以直指使者按天下蓋防此意故非
正大方直平恕明允者不輕授非通達國體洞燭
民情陶冶人羣鏡稽官常試有成蹟者不再三授
至鉅重之矣魏博 王公以名執法初按九關再
按兩浙勛業在官澤惠在人口中外推轂而望幟
者匪一朝夕及萬曆丁亥入報命 上曰爾爲我
更按中原業知 公之在陝陝治在越越治駕輕
就熟胡難中原也夫中原夙號醇樸渾噩之區仕
官商賈爭馳騁焉卽我 祖宗剖符王諸天潢派

衛陽先生集○

卷九

六

多圖厥居故省列八稅七建藩封乃邇來醇樸者
梟桀渾噩者蚩靡仕宦債仆商賈零落 宗藩數
萬指待食縣官廩不繼爵不瞻枵鵲下等于齊民
不約者相導爲椎埋鼓販之雄蓋中原自今始難
治平也自 公奉 璽書入大梁僅一歲所周准
蔡踰陝洛涉宋衛環數千里諸若節車輿省厨餼
裁奔走興學校躬親節儉輓頽風而澄弊藪者更
僕未悉數卽取軍國大計一一綜理褒詭旌良除
穢鉅豪蘭筋駿才者錄鶚廉狼吞者黜上下凜凜

奉約束復料諸水旱災疫之墟懷置而沐吻晉二
三有司各師所以導和富民奇策若家督然應繩
縣關木荷葉之徒改弦調更契書民無誣心執準
守繩時行幣物流有餘而調不足蓋懲墨臚而起
白骨封事不啻數十上也且也歲當舉孝廉選材
官計羣吏所號三大典皆 公董其事羅諸博士
弟子員堪對公車者若干人升之大宗伯簡衆
踴躍可當一隊者若干人登之大司馬判若藩臬
二千石長尉倖謀之黑白若干人付之大冢宰蓋

衛陽先生集○

卷九

七

咄嗟辨已俾大河南北荏苒絕鳴桴室廬希啼龕
草莽鮮投憤泣璞之夫羆邑遁虎冠蠅緩之長農
夫有所施其耒耜女紅有所勞其織衽中原良亦
微厚幸哉又是年 天子方寵介弟錫茅壤于衛
管公時糶以至資斧猥瑣事如蝟毛錯乃公石畫
而金注之業有成計諸執事奉行若額銘券索卽
雅歌管謝城齊不良于是矣余不佞以戊子之冬
亦奉 璽書撫中原步武後塵若守蕭規而鑄范
矧也乃居無何則 公已竣中原事春風駉蕩草

長鸞飛隋堤柳色悅可人口而 公張憶馭驄番
番入都門矣余不佞叨桑梓末誼藉甚 榮光舊
矣敢登繁臺酌大河驪歌方闋九頓而颺言曰
公行矣願公毋忘中原也且毋棄余不佞也方今
天子聖明正加意天下事且 公所經理中原
者業既底績倘 臨軒問所以治中原狀惟 公
卽所以經理者對曰中原事臣誠不敢瑣尾賈天
聽總之民力竭矣吏治廢矣士風偷矣宗政廢矣
臣聞川源不實漏卮山海不澹溪壑惟爲 上亟
衛陽先生集○ 卷九 三

停錫以蘇子遺之命窮鼠嚙狸因爵喙鷗惟爲
上慎甄覈以簡司牧之材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
况禮決乎惟爲 上黜浮薄以崇大雅之軌置堂
者築基翔千里者理戢羽翼惟爲 上廣義范以
廣振振之風如是則 公之今日厝置永作幘幘
所以陰陽中原者將垂數十百禩且不朽而余不
佞所幸藉手于公以對揚 天子休命者亦因以
不墜若微沐恩私酬覽鄉曲則余不佞中實眷眷
然未敢以之鼓脣舌壯公行色也

壽毛太夫人序

絜今衡往考德論世究觀古賢士之樹立則家教
所繇已漢不疑晉士行唐景讓善果其人爲世鏡
則芳休耀于來茲揆厥所元則問平反稟教誠聽
事之箴障後之察蓋母氏聖善茂崇藻行昭宣榮
聞記牒所稱潤芳籍矣乃今于直指毛公而知有
太夫人 公先世遂顯諸侯亨精詒訓玆表忠
于素屏曾倚榮于玉樹先宗伯文簡公文章道德
焜熠寓內 公益光而大之爲具趨明德 太夫
衛陽先生集○ 卷九 三

人長洲聞闕父簡州理學魏恭簡公從侄也恭簡
實李氏以外姓從魏簡州繇賢書兩爲令晉州牧
以守正不阿聞于時謂毛氏世德又兩家同師莊
渠之門也 先封公得委禽焉 太夫人幽懿用
貞柔嘉維則亢德耀之高行酣班氏之嫩訓公由
舞象之日至司理麻源樹標柏蕤實多所翼蓋
方直指時也 太夫人誠之曰御史入侍銅鑰彌
交關糾百司出察官邪采閭閻疾苦隄至尊爲
天子綱紀之役蒼鳳絳騶董董樹威宣驕也職

任謂何 公兢兢教命數匪函封事譚 廟堂大
計兩按貴竹齊魯觀風河海博而不詭貞而不苛
惇大體則事不毛舉折姦萌則無弛大慙見之真
也颺激山屹利害罔移惟時君子藏德小人憺威
色聲不大而方內謐如 公卽規芳兢兢與妙簡異
才乎則 太夫人內教檢施不渺也曰禮義之門
朝廷損幹存焉有齊名李杜之訓則攬轡生風有
却還賸米之規則臺端失色彼曩所稱名御史乎
賢母乎方之太夫人及公獨俾斯人顯美前世耶

衛陽先生集○

卷九

三

允矣家教所由已庚寅八月十日實唯悅辰 太
夫人翟冠象被鳴珂珮玉坐釐介祉三吳諸彥登
歌播頌基響履臻大年共祝 公方縉云持斧行
方岳部中不獲稱觴堂下吳閭寤言南雲寄欵悅
焉士衡懷英之感也則聞之昌黎語歐陽生父母
之心以得爲榮詹在側雖無離憂不樂也詹在京
師雖有離憂樂也 公卽王事拮据有懷陟屺不
獲庭洞庭之甘蘆飪茂苑之香粳和萼羹汎蘭醕
奉 太夫人萬年之觴然蔚爾風采諷議中外海

內誦 太夫人有子爲 國聞臣陶陶然致足樂
矣曩恭簡董學宛洛簡州筮篆河池乃 公又茲
省方則兩河之徼福 太夫人與 太夫人之加
惠河民類夙緣然者願必待 公稱觴而後爲快
愉哉往聞壽星曜斗女分其下多耆耄太老而
公家百齡人瑞尤奇豔吳中 太夫人應符占緯
當 主上仁壽海宇昌際導女偶之孺色長陽都
之連眉繫根菊水蓂晶輔餘益躋胡考喬觀 公
標紀璫階燮和珎鳴閣開我 聖世壽域則今日
衛陽先生集○

卷九

三

始乎不佞與 公聯鑣中土同心勛勳殷然駢登
之誼焉乃原家教并 公風猷之卓者爲 太夫
人壽乃有續西岷之圖寫南嶽之諸岑東渤之籌
哆北斗之杓則世恒所頌祝 太夫人無籍此矣
賀邑侯李墨潭行取序

三代而下惟漢敦上吏治重守令蓋以親民事習
典故嘗辛苦乃可稱 上任使故賢良治平者不
吝賜金賜爵賜 璽書以示褒崇以是一時擅勛
立名者多習爲令若張敞黃霸尹翁歸龔遂陸康

董宣輩鴈次鱗列燉照簡冊後世人隘百里官簿
五斗以守令起家聲者不得與張黃諸人比明
令甲多循漢制敦吏治而重守令臺省額虧冢宰
御史大夫黃門長請于上求充之采而晉之奉
常中舍大行者十二檄而徵之理官者十一乃令
且居其十八也夫人臣肩鉅據要惟臺省而多得
之令殆徑庭賜金爵璽書已且也張黃諸人所當
京兆洛陽潁川瀛渤多輦轂三輔權豪難治而奇
行銘官惠澤碑人口旋登騰仕艷譚千古尤難之

衛陽先生集○

卷九

三十四

哉河間卽古瀛渤地故城素嚴邑也上者雖弗獲
貴德務詩書篤農桑如古傳記言然民朴高尚氣
力寡求弗爭衣冠不乏吾侯以江右名家後占籍
貴陽明經分博士員以能來令此邦范已潔清法
行不阿懲刁而惠良徯則有伍簿訟不宿錢穀維
計津梁閭閻裨萬戶若堵而尤夙慕子羽仲舒之
風享之春秋以作士正俗蓋不寧唯是容止修整
聞識博洽工詞章歸然動入數年來邑之里無豪
藩無悔髦士彬彬有起色殆彷彿張黃諸人所爲

治平者矣乃今天子萬曆之己丑冢宰御史太
夫黃門長以臺省額虧遵故事請于上詔簡中
外諸臣之號賢良稱治平者徵之而吾侯被召最
先行有日于時余不佞奉命撫中原值水且旱
總督民事方理勅副墨申一言張之行李而吾邑
之憂大夫亦以二三縉紳諸黔白之請來請則余
不佞其何辭謹北望拜手而颺言曰侯之來邑之
幸也侯之徵邑之慰而中外之幸也蓋工瑟者不
改弦官商諸故會御者不易轍脂轡調故明治者

衛陽先生集○

卷九

三十五

不嘗術德業棼故今以侯所爲政一故城爾所以
范已行法御民善俗平賦而杜武理通而舉廢者
何難于急無如東濕而察無如撒藩何難于輟毳
之罽于利刃而吞舟之漏于密網也所以飾度而
摠藻者何難于慚箕踞之習態而就步趨挽鉅釘
之濫觴而收風雅也所以崇子羽仲舒而嗣張黃
諸人者又何難于重身經務齊芳躋而追古人也
操刀必割染指知嚮理有固然哉侯行矣余不佞
謹企予望之大夫諸君子其果以余言爲足憑耶

請卽以是爲贈侯之言

邑侯顧星泉入 覲序

夫從仕者疇不雅意華要矜詡才名以求無負于時顧仕斯于才而所爲運是才者初非張歛注厝間藻繪白望可獵其萬一故誠與才合昔譚建之無其貞衷愿質勛伐自流彼玉理炫外敗絮頽中者于時無常也漢治近古號稱循良者若河南穎川襄陽諸彥非有一切精悍剋核之術迺其治行卓異焜耀區宇豈非誠與才合固然歟侯吳世家

衛陽先生集○ 卷九

三六

恂恂樸雅起家賢科竟以才名分篆敕邑邑故瀛屬比歲以災沴頻仍民稍詣窳難治侯之始蒞也專務德化不務干牒訴檢式之詳循默謹厚而人自肅于令邑賦以萬奇迤迤積書持爲利柄而奸豪者因賄冒免多逋負侯甫下車會審罷編親自擘畫酌宜便民成賦外毫不入羨丁是賦歛稱平輸將者恐後民有奸訟侯炳若燭照靡不心服贖緩無過督間有豪暴軌法武斷里閭者廉得其狀又輒繩如律無姑縱人稱爲神君云邑故褊小當

孔道先是令茲土者苦于供億侯若以廉平亡疆外之交束修之愧而民困以蘇歲時巡行鄉落勸課農業置義倉建社學若身爲虞衡司徒勞來督相不置已復立爲鄉約取 高皇帝大訓而侯廣衍之家喻戶曉又嘉惠文學以經義課士以廉節維風貧不能舉禮者輒捐俸周之卽今菁華蔚起人文愈益賦賦埒鄒魯矣勝政善狀窮筆舌不能殫述侯何以得此哉蓋侯丰度凝重昶躬清睿中誠惻然不彫其素以故曾未週曆而德教旁流聲

衛陽先生集○ 卷九

三七

華藉起雖名不漸近而上之人亦以直道信若太中丞按部使者諸君輒異之有精悍剋核吏所欣豔而不可得侯以無心得焉噫嘻侯蓋古循良傳歟方今 主上神聖炳于萬幾頃 俞憲臣之請持實政以綜覈名實茲且屆期應 朝受計大冢宰今邑令所稱保惠元元而誠與才合者孰如侯茲行也必以異等當太宰太宰且表次而褒異之陟華躋要褫帷不復故矣上急徵黃之命下懸借寇之思侯去而難爲情哉余竊惟昔理昆陵識侯

于青衿中侯嘗爲予言久任之利有如陟華躋要
不復故也者非特百姓嗷嗷士紳惻惻卽侯或有
不能釋然于懷者矣

附宗系引

吾家原籍太平府當塗縣采石鎮人永樂中徙閬
右塘實畿甸有祖諱思誠者奉例爲故城勸農屯
民遂家焉先高祖時譜牒俱存後以回祿失之所
可考者先祖遺寢祭一神碑而已近于族祖璉所
得一齋狀蓋正德二年高祖謝世時五七追薦疏

衛陽先生集○ 卷九

天

也具載上世頗悉自吾身而上可得八世與前神
牌相同嘗聞先祖云當塗宗派實盛原有作某宦
者正德以前南北宗人往來不絕然今無可據不
敢妄爲之說第世懋兒郎聽講暇見吾屬目前疏
請焉因示其所以而列家世大略于左方畀之使
知水木本源之義若夫譜之作也姑有所俟云

衛陽先生集目錄

詩十

秋暮旋自西村道經衛河

雨坐栖雲樓

重過黃村寺有感

仲秋月夜宿鹿豕庄

初秋晨出觀河水泛溢

過唐家廟

過三義祠

衛陽先生集○ 卷十目錄

一

郊行

送宋金齋河上歸夜寤賦此

酬鄭年丈蘭石寄問二首

燕罷侯城罷城成有贈二首

別趙二泉鄉丈之晉州掌教二首

送懷蓋蔣父母應 召北上二首

酬金山人

酬李憲長年丈次韻四首

送劉掌教赴任魯王府

澹村紀夢

邑侯蔣慕竹誕子四首

別宣司訓之靜海掌教

答袁吉菴

閏四月念三夜識夢

贈陳瀛南按蜀

送陳瀛南司理平陽

贈辛慎翁赴大理任

壽潘印川總河集古四解有序

衛陽先生集○ 卷十日錄

二

衛陽先生集卷之十

其陵周世選文晉



武林後學沈獅

較正

同邑後學沈嘉

孫男承芳編次付梓

詩

秋暮旋自西村道經衛河

野望平蕪秋色闌疎雲斜照鴈南天臨風楊柳流
霜葉夾岍村墟起暮烟漁唱寒汀孤棹迴笛聲衰

衛陽先生集○ 卷十

一

草幾人旋籃輿遠道催歸思籬菊噴香正爛然

雨坐栖雲樓

凭欄徙倚望空濛疊巖層巒香靄中風擁溟雲千

樹合雨籠平野萬畦同閒衙徒抱蒼生慮時久晚
苦旱

種猶欣造物功安得遐方憂旱處時河洛關陝
尚未聞雨報滂

沱均被報年豐

重過黃村寺有感

三十年前此借居近因許飲暫停車同游豪雋升
沉迴識回頭陀語笑疎黠淡秋光盈碧落荒涼僧

舍半丘墟古來興廢那堪擬仙梵塵沙任所如

仲秋月夜宿鹿豕庄

萬里秋空氣色清夜闌風定半陰晴危樓徙倚燈
花暗孤枕蕭條魂夢驚身世幾回歸鹿覆心旌常
欲戀鷗盟曉來自料生涯拙杖策西疇一問耕

初秋晨出觀河水泛溢

茫茫烟水浪花新村北村南不見人遠寺依稀三
島岼平疇渺漠五湖津田家坐苦秋場廢圍守空
嗟露井堙眼底淒涼無限事西風回首自沾巾

衛陽先生集○卷十

二

過唐家廟

日午郊行汗浹衣荒蕪野廟暫停騑鍾懸清晝人
何處風撼古槐鳥自飛繞砌連雲禾黍地殘簷剩
照夕陽暉獨憐碑上昔賢字萬古令人感慨歸

文碑

孫太僕
沙溪書

過三義祠

勲名赫赫人爭仰遺像堂堂自拜瞻帝蜀祇緣漢
統重報君不避身同職吞吳挫魏雄圖壯取義成
仁祀事嚴試問徘徊俎豆者今祠何故徧閭閻

郊行

迴看遠近草芊芊路轉村墟與杏然拂拂平疇禾
滿地遙遙斷隴樹含煙點衣野馬塵難盡極目長
虹望更懸安得及時霖雨足不教太史記無年

送宋金齋河上歸夜寤賦此

金蘭契結已多年相愛相携意藹然風雨床頭思
往事水河渡口送征驂交游漫說陳雷誼縵縵仍
投素晉緣入夜不知分兩地夢中還與話周旋

酬鄭年丈蘭石寄問

衛陽先生集○卷十

三

都下別來一紀餘升沉踪跡竟何如杏園陪侍結
盟早瑣闥聯連會面疎君自錫環傳稊契我應垂
翼老樵漁邇承不淺綈袍念遙謝惟憑咫尺書

其二

長把魚竿逐逝波更從隴畔聽農歌自拚枯朽爲
時棄忽有鱗鴻拂目過斗望天邊懸注久疎懷林
下慨沾多期君北上知何日還肯停棹問薜蘿

燕罷侯城罷城成有贈

瀛城新砌勢言言樓櫓飛懸鼓角喧壯麗一時弘

舊貫高深千載固維垣京都南望稱雄視寰海北
瞻肅巨藩問崇功誰締構魏魏賢守重乾坤

其二

瀛州自古稱雄視保障于今頌偉人謀國預爲防
衛計告成共喜金湯新神明鼓舞宜成壘帑幣經
營不費民北護帝居堅屏翰褒嘉指日拜絲綸

別趙二泉鄉丈之晉州掌教

望族衣冠擅魏鄉五年師範重瀛庠褒書幾度歷
臺史振鐸新催綰晉章桃李垂垂時雨足劍琴灑

衛陽先生集○

卷十

四

麗聲昂行來總是粉榆地衛水恒山教澤長

其二

從來趙壁世祿歆獨借輝光歲月深忽報鶯遷輟
舊講漫歌驪曲忍分襟門牆故繫兒曹望道雅新
聲士類欽還擬他年金馬詔山中拭目佇佳音

送懷盡蔣父母應召北上

曾說虞城李太白春初始得識清裁廣昌自是三
公器蔣璠原非百里才騰踏飛黃空北冀縣黎結
綵狀中台聖明天子思賢佐爲報丹霄鳳詔來

其二

英年詞藻重三楚花縣聲光徹九重琴鶴促裝瞻
鳳闕樽壘祖道集章縫懷葵久擬忠輸惻惻補衮行
看日拜封願使虞廷熙帝載野夫擊壤頌夔龍

酬金山人

偶然傾蓋便知心談塵雕龍擅藝林湖海行藏人
似玉吳山才望衆推金卷中爛熳張華賦席上珎
璠伯子琴嬸我慵疎荒筆硯勉酬佳句一閒吟

酬李憲長年丈次韻

衛陽先生集○

卷十

五

杏園逐繼記當年初拜恩光玉陛前丹鳳樓頭
香霧靄白雲暑裏竹娟娟匡扶曾許終侯節勲業
還期李靖賢終是宏才堪鎖鑰奚憐疎妄噤哽咽

其二

歸來臥病幾多年在再光陰不似前聊檢經囊供
歲月羞將華髮對嬋娟悠悠疎懶成吾拙漆漆瓊
瑤識爾賢遠海燕雲勞夢想那堪回首更悲咽

其三

千里題緘話昔年喜逢珠玉自尊前蓬添鄙况起

沉痾爲報君顏仍靜娟懷舊陳雷明義氣籌邊
范屬英賢燕然會見垂嘉績誰謂單于食下咽

其四

想像丰姿英妙年彈冠射策冕旒前忽瞻星宿明
霜鈔豈謂陰靈救月娟臣時誰蒙敬仲耻定傾還
賴李綱賢憑君莫話當年事話到同心便哽咽

送劉掌教赴任魯王府

齊右才名壯歲聞并陵教事老猶新瀛南共切蘇
湖望曾國專養屏翰臣征旆迢遙情脉脉河梁樽

衛陽先生集○

卷十

六

狙水粼粼異時爲應君王召便道還能話故人

澹村紀夢

時萬曆壬午九月六日也

別君三載隔幽明夜夜從君宛若生夢裡慙慙情
藹藹覺來悲愴淚盈盈牀頭衾枕昔時物窓外雨
風別是聲欲賦悼亡明此憾幾回擗管不能成

邑侯蔣慕竹誕子

畿輔循良第一流渥吟處處頌賢侯和聲四溢臻
祥瑞異物初鳴壯治裘市里忻傳熊夢叶
元且邑中多有
慶門應許鳳毛傳何須更向商瞿問
夢神送兒戲
族者今果然

佇見藍田種種收

其二

蒲城咿咿聞歡聲報道吾侯產俊苗天上石麟呈
綵繡相間弧矢炫崢嶸粵堂深處槐陰遍燕地于
今桂葉榮遙憶司空垂澤永擬將繩武列簪纓

其三

積善徐卿譽未磨麟郎著美杜陵歌專城今見隆
施久報德還應樹胤多鳳集肩邊兆不偶珠擎掌
上意如何盈門冠鳥駢稱賀爲寫廬書豈憚訛

衛陽先生集○

卷十

七

其四

九天淑氣凝花縣一騎飛檄過嶺巔步武得人光

閱閱克家需用倚楠楹北堂萱草宜欣茂東閣梅

花喜信傳

時嫡夫人侍尊堂家居

料得乘輿榮晝錦班衣累

繫列庭前

別宣司訓之靜海掌教

絳帷三載美君賢忽漫臨風上別筵息國鴻名人
自重宦囊螢火老猶懸依依遠樹催行色望望停
雲滿會川
聖代掄材途正濶雙飛鳬鳥在他年

答章吉翁

半生學道總亡羊，慙我支離老一方。
蘭室無緣逐步履，閉吟珠玉祗悲傷。

閏四月念三夜識夢

夜闌風定轉陰陰，夢裏觀孫識好音。
何處鷄聲相喚急，覺來時事總關心。

其二

畫角聲殘天色明，幽人獨寤夢纔成。
永冠濟濟當年事，彷彿孫行又益丁。

衛陽先生集○ 卷十

人

贈陳瀛南按蜀

鳳池倦羽振朝端，奮翮澄清四野寒。
回首五雲臨密勿，天門萬里拜金鑾。

送陳瀛南司理平陽

攬轡澄清志飛騰，刑獄名指揮動山岳。
信令下雷霆臺迥，星辰白簾開霜月明。
五雲縹緲處會待鳳凰鳴。

贈辛慎翁赴大理任

我愛襄城辛夫子，孔庭詩禮龍璫姿。
蚤向明庭吐

奇抱盡是琅玕與，出處夔中第先題鴈塔名。
牛刀初試爲民牧，畫長車父琴清越。
春暖河陽花郁馥，諫垣就列思陳力。
惻衷亟灑沃丹極，秉持國是補中天。
排闥叫閤非沽直，穆皇天子改元初。
不爲修文忘武備，珍重先朝老諫院。
轉致慇懃來問寺，魯舸駟駟奮騰驤。
夙駕服驂無小駟，砥柱中流患畏途。
歸來三徑舊松菊，杞人本未忘憂天。
商宗恭默求賢速，江湖廊廟悉王臣。
敢爲身圖畏軼掌鳴騶，飛蓋入三關。
童叟僕僕拜稽顙，西夏于今有范

衛陽先生集○ 卷十

九

韓男不驚烽女績，紡澣沱水澗恒山。
高淵魚麓腐咸育，養我今鷄雀斤。
藩籬鵬鶚天風空，馳想幸喜年來戴。
二天天光照覆入盆盎，杜陵不防惡少欺。
問存元亮勤祇仰，聖主臨朝恤虐刑。
欲使臯陶爲大理，昭代有人爲士師。
枯槁滿壑無依倚，忽憶同官京邸時。
丹衷結契如昆弟，有時連鑣復連床。
把酒論文無鑿枘，不因過從通知客。
寧將名紙煩輿謀，回首今昔二十年。
圖報感恩宜沒齒，但願三舌色光齊。
后臣合德相歸美。

壽潘印川總河集古四解有序

皇帝萬曆之載靈聖昌寓光華日月啓黃扉而燮五緯躡青帷以調萬方瀚海玉關三輔絕星邊之飛騎蓬池金危八紘報斗下之函書乃睠瞻國計于東南枚卜臣鄰之上下論求故府風想舊哲乃命大司寇印川潘公爲御史大夫俾作舜臣用績禹績廟謨特芘之也時蓋河伯執命陽侯煽靈鴻湧驚騰軼瓠子金隄之轍奔洪

衛陽先生集○

卷十

十

湖泮濟淇園銅阪之防公乃抽秘思運遠策鎮閩域鎔良陔投壁馬以沈淵負枯漈而植岳使德水伏靈翁河若訓浹四瀆而媚雙川澄崑丘而鏡積石布颿無恙舳艫啣尾包茅有貢纖絡輸心非勞擁楚堰之泉而京坻可副無用導秦渠之水而礪阜是盈帝曰赫哉乃渙綸綍載藉瑣珎爰擇剛辰復還舊物詎非上臣之懿典昭代之殊勲耶蓋公儲精天月毓秀若川

藻逸潘花光浮衛玉振照乘圓流之下分

鶴節而夜清梧棘悲號削連城崇巖之顛听薦冠而晝冷社城燭燭盈門桃李春風拂紫薇丹桂之山護錦綵緜秋雨肅虎踞龍蟠之地星沈貫索靜觀頽浪而砥柱中流雲接殷衡咲越要津而舟橫野渡蓋欲了烟霞難辟之緣雖搔心旌以去國然已厯鹽梅舟楫之想竟敢回目練以瞻宸豈任抱高明之風而枕流漱石正擬舒久

衛陽先生集○

卷十

十一

鬱之略而致雨興雲固宜佐金天于江水而忠鑒帝心明玉版于河宗而揆雷皇鑒者也茲者年迂松椿日逢弧矢五百年而名世已開合德之符八千歲以爲春自應大年之祝况階前玉樹藉青錦以舞萊衣而閣上綵綸飛黃麻而聲彰展更羹倫樂事而閱閱顯觀已遷售統禮闈卽承照拂雅德簪筆省闈尤欣仰止高風目今職守相聯幸慰倚玉之願叵奈封疆修阻莫遂

披雲之私望中岳而長呼以引穆天子之
歌酌大河以深酌因獻葛天氏之舞詞慚
撰杜風雅分葩意篤薦陳筐篚具草敬集
四解用介萬年

崧高維嶽有紀有唐豈第君子禪爾熾爾昌如南
山之壽德音不忘

誰謂河廣其流湯湯顯允君子我受命溥將如川
之方至自天降康

心乎愛矣承筐是將酌言獻之不成報章我姑酌

衛陽先生集○

卷十

十一

彼兕觥壽考不忘

保艾爾後長發其祥君子有穀貽孫子休有烈光

豐樂亭次石介峯韻

自昔雄文屬大家豐亭一記重中華亭基修廢形
如幻記石臨摩手似麻遺跡真成千古調環山不
斷四時花名公游此多題詠珠玉呈輝時帶霞

陽明書院

朝議當年下瑣闥曾陪正論罔依違源頭學問無
人我戶牖紛紜任是非海宇廟庭新簋豆滁陽山
院舊門扉拜瞻遙想盤還日仰企高風思欲飛

偕楊正菴飲重熙洞之曠覽亭

衛陽先生集○

卷十

十二

野望平蕪勢廓寥千旌深入轉岩光雨餘洞口難
窺宵雲捲峯頭易薄霄樽酒追陪情繾綣山亭吟
咏興逍遙共君此日惟游後未卜何年續此邀

時正

奉轉符
丞將行

丁亥中元邀巡江王柱史飲瑯琊之三友亭

秋空晴日散郊暉乘興携樽入翠微諸色龍葱呈
麗景一源活潑露真機激揚休暇詢山野潦倒追
攀枉繡幃舊蹟新聞無限事徘徊不覺月明歸
七月望日遊瑯琊寺晚過醉翁亭一律

醉翁亭畔勢迴繁路轉瑯琊復此更雲淨丹崖還
晚霽水流碧澗自秋清登臨賸有冠裳跡歌詠時
聞騷雅聲多少滁陽游宦者風流六一許誰京

謁二賢祠

幾多滁守姓名傳何事祠堂列兩賢復古文章稱
絕代邁時風節映遺篇迴曲轉谷棲神處巍棟深
簷落照邊仰止高山今古一春秋俎豆自年年

龍蟠山寺偕正菴登高

閒道龍蟠幽且清籃輿相伴赴新盟明時梵宇增

衛陽先生集○ 卷十

十四

金碧往代石題識姓名雲樹千峯眼底濶江天萬
里望中平 聖朝問政常多暇游覽偏宜吏隱情

環鑑亭

吏報放衙官事稀閑來此地啓亭扉八窓總透玲
瓏趣一水環宣活潑機眼底魚遊兼鶴舞樹頭鳥
嘒逐蟬飛留連不覺移駒影恍入蓬萊坐翠微

超然亭

兀然獨坐超然亭忘却浮華拋却形心遠有時還
翼翼靜餘無念不惺惺風來沼面波紋綠雨潤簾

前草色青莫謂官閑通無化理通天地自清寧

仲夏王介石過別墅次早霽後訪招張新田

柳外忽傳好客來草亭深處共徘徊對床風雨通
宵話積案樽壘秉燭開詞賦新聲歸勗勃金蘭風
契舊陳雷還思子野同高興須遣奚筒次第催

秋冬五日別墅夜中聞水

河橫斗轉夢初回十萬軍聲撼枕來蒹葭螢燖匝
地響墻頭燈火額天哀虹橋漫滅知何在蝸舍漂
搖剩幾堆遙憶宣防沉壁處誰能急爲聚蘆灰

衛陽先生集○ 卷十

十五

七夕

碧雲收盡月華明笑問天邊牛女盟鳳駕早隨星
渚渡蛛絲虛向絲樓迎柳州巧賦身謀拙水部陳
詩典寄清不見洗車飛淚雨秋原野水正縱橫

袁吉菴有約來別墅阻水不果又聞宋金齋

自蜀中回

楚越分襟四載過相逢梓里意如何玄文獨守風
光薄絳帳新移雨化多野渡橫舟迷禹甸閑庭下
榻想汪波中即旋節臨叩道燈影幢幢起積病

秋夜

三十八年似夢栖一心期不負昌黎濫塵青瑣漸
無補从渴文園覺未迷風度柴扉秋浙瀝醉便角
枕世高低醒來獨揭閑窓看露冷鷄啼月正西

靜坐

養拙江村晝漏遲
林煙月號良醫金鄉今古同
幽徑董學天人又
敝帷詩調不求深
解處琴音寂
愛解絃時機心銷盡渾無事獨抱先天門必姬

衛陽先生集○

卷十

十六

衛陽先生集目錄

記十一

新遷故城縣記

重修儒學記

重修董子祠碑記

新建二賢祠記

邑侯顏心葵去思碑記

新建玉皇廟記

新建玉真觀碑記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一目錄

一

衛陽先生集卷之十一

甘陵周世選文賢父著

武林後學沈獅

較正

同邑後學沈嘉

孫男承芳編次付梓

記

新遷故城縣記

故城古條縣膏池地唐貞元間始置今縣名歷宋而元爲縣爲鎮或置或廢嘗隸貝州今爲河間府

衛陽先生集○卷十一

一

屬邑徵諸志舊無城郭惟官署列衛河之濱成化二年守府賈公忠奉詔建城濬池于署北里許嗣是吏治因循憚于改作積有歲年今上紀年之四月兵憲水峪曹公科知狀議曰縣有城池以資藩翰備不虞有治所以宅官徒聯衆庶城無民則邑虛治不遷則民渙興革重務莫是過也上之中丞中丞是之題符縣丞督之理時沱南李公紹先始知縣事承制顧而言曰先信後勞若古有訓吾未施于民而遽勞之衆其謂我何旣數月大張

化瑟羣情效順迺卽城之中度地亢爽布位經營廳序屋宇門屏階垣廣狹延袤各有規制櫺櫺栱楔塼埴甃甃堅茨丹堊諸材括舊以需用其所不備者斟酌增飾之城池之尺度樓櫓埤堦之規模達觀隱廣弗遺弗踈揣工量費計金七百有奇不使或糜總境內編氓而籍記之里有定夫夫有定日日有定役不使或濫出納有稽分董有官十人五十人百人各有伍長互相覺察不使或漁或逸李公又自閱朝暮較勤惰以總其凡不使或偏或

衛陽先生集○卷十一

二

狗九月鳩工從事明年二月官廨以次就完城塹築鑿甫施工力李公被徵爲御史縣幕詹君相迺承專理之檄無何新尹徐川棠侯田至協心殫慮畫墻定衢秋九月爰告成事內而堂宇宏遠門閤洞豁長貳尉屬視事燕憩翼翼委委咸適所宜神祠吏舍深靚嚴肅倉庾狴禁與罔局密達達橫術市環周廬偉麗博殿井如渙如外而高墉戢戢重郭言言女墻宿列鵬尾雲連襟抱峻流背繞沃壤歸然盤踞屹成鉅坊士而游息賓而館穀旅于

途商于市熙熙攘攘改觀易望物象風景蔚然其
頓殊也自此通貿遷則以藏富銷姦先則以弭亂
鍾奇孕秀地靈人傑澹董輩出龔魯肩立不日畿
輔之一望邑哉是役也水峪公創謀省成沱南公
慮事率作興舉曠典勛爲較著若巡按少泉郝公
杰省風采議首振綱維巡撫貞菴曹公亭函野溫
公如璋綏猷明法繼單經制程伯平臬朱公裳宣
度達情體要明察究尹則恪勵承事克底成績磨
幕則督辦勤敏無稽無缺是皆有功斯邑民用永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一

三

裕沱南瀕行以記石見託既完典磨再爲之請選
惟天下事或興與廢各以其時而應時興事實惟
其人人非時易因時非人易成吾邑百餘年來縣
治凡幾議遷置城池凡幾議修築移文頻仍苟且
承應司監牧之寄者方逆旅視官望望然計資年
以去顧此彈丸置而弗理際其時遇其人孰意有
今日乎 聖明御極賢哲奮庸一時分符列采濟
濟得人以謀以斷慎固封守務崇實政罔具粉飾
一邑如此推之一路又推之天下舉可知也識者

將深爲世道幸豈直曰一邑攸繫已哉雖然有善
作貴有善繼善繼之者明也不善繼之者息也繼
之弗能又從而敗之者悖也善繼未幾旋惑異說
而徙改不常者妄也後之人不足于明怠邪悖邪
妄邪視此亦可省矣若夫興造之後繼以恬休平
徃減賦息訟招流黜猾禁俠以息肩吾民填實邑
井庶人和篤而地利彌固又在當事諸君子加之
意焉爾謹記

重修儒學記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一

四

余邑爲漢儒董子故里是昔董子崛起秦火之後
精核經術究斯道之大原其所論著直足以衍洙
泗而開濂洛兩漢儒者無以過之蓋其盛也歷代
而來斯地學脉寢以微矣我 明御宇二百餘禩
廣置學宮徧于九有士蓋家禮樂而戶詩書郁郁
彬彬超越前代余鄉邇隸京師涵濡德化且久以
治然而士鮮問學天人之際究者寥寥何與豈古
今人之不相及與抑鼓舞振作之無其人與故庠
建自國初時圯時葺惟宋太守岳獨著比歲則又

圯矣邑侯楊至旋視憮然亟議修理捐俸爲倡邑士大夫及博士弟子員相與協贊工不逾時而訖敝者易剝者完缺者增山殿而廡而堂而舍而門而坊橋而泮池而奎樓而文昌閣如鞏如棘如砥如拱煥然改觀于是學博吳君選輩徵余文爲記余惟人才之盛衰視學校之興廢漢初立太學設博士詔罷國舉孝廉而增廣學官弟子諸儒經明行修者咸得立其間有大政事則賢良文學與公卿大夫雜議洋洋乎金口而木舌誠重之矣維時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一

五

廣川董子號稱醇儒可以徵漢初養士之效其在於今士習何如哉平居誦法孔氏明一經之旨非不以儒學自命乃一得志輒弁髦棄之名行之不修政事之不達甚至賊民而悞國則經術之謂何遠貽先賢之耻而近重有司之憂此余之所以兢兢爲吾黨懼者也夫學宮之荒蕪令爲政學術之荒蕪士爲政革故鼎新有感而作見賢思齊邁往千古吾黨能無意乎董子有言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尊其

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又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山前之言可以誨學由後之言可以定志持此求之聖賢之域可得而優入也願與吾黨之士共勗焉由董子至于今千有五百餘年而其聲光不可磨滅如是方來英傑雍雍濟濟安知不有繼董子其學者而與董子並傳于不朽也哉余深望之矣凡興學育才有司美政況衰朽之夫得與士髦交勵此學敢不辭而記之楊侯名光明東省濮陽人也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一

六

重修董子祠碑記

大儒先生以德猷勲業節義文章炳耀今古卓乎無以議者代每難乎其入至於探本真翼聖道繼絕開來崇正黜謬粹然超然不惑異說不溺俗好俾統緒弗淆而後世得有所藉以發明斯其不尤難矣乎粵自姚姒授受精一執中萬世心學肇其源矣嗣是聖哲應運叠出斯道布濩如日中天蓋至思孟氏而降申韓荀列之徒心心喙喙馳騁爭衡而秦火繼之教壞人亡莫可收拾炎漢習成馬

上岡事詩書數百年間道之不絕于天下者如綫
惟天牖民文不遽喪篤生董子能自得師于滅學
之餘顯志發憤心乎大業足不及闔者三年精思
極詣淵粹真純燭大道之本原明禮樂教化之治
具達天人流通往來相應之至理黜百家崇孔氏
尊王道卑霸術發正誼明道之談揭尊聞行知之
訓洞識遠養直步趨于正放淫羞管晏稱仁義
以遠紹乎誠明博約惟一之旨也漢庭諸彬
彬文學上無能闢其藩籬而且爲忌者傾擠偃蹇

衛陽先生集○卷十一

七

終身不事家人生業日與諸弟子講學明道宛然
鄒魯家法奈何後學謗膚不加滌攻泥漢史陰陽
縱閉之說而訾之不知其求兩作用一事亦月令
出土牛類耳班氏初無貶辭而何後世之嗷嗷也
竊怪夫韓昌黎氏原道而云軻後無傳未始一語
及董氏然至于荀楊以不精不詳致疵焉意可識
矣魏晉以還士議舛駁承譌踵謬者紛紛退之豈
不窺董生之與蓋亦不敢輕加軒輊以俟後之定
論云爾不然何于荀楊而無少含蓄也迨有宋諸

大儒或謂其度越諸子功不在孟子下或謂其本
領純正最有益于學者然後知孔孟之道不遽漸
滅濫洛諸君子藉以尋流而窮其原咸于若人乎
攸賴則夫天生董子於漢也而豈徒哉董子之生
實漢廣川今入景州版圖所謂廣川鎮者卽其故
居也吾邑城西北三十里所有村曰董學去鎮僅
數里相傳爲董子下帷地舊有祠在焉毀于兵燹
故址茫不可識弘正間居氓得斷碑荒草中字畫
漫滅不可讀隱隱辨董祠數字以是知名村之義

衛陽先生集○卷十一

八

以董子下帷故無疑也村著姓蘇氏世承冠舊家
禮義望族諱氓者雅德君子也喜其居爲前哲游
息之所謀于分畝輩暨鄉耆儒縉醪金協力復建
祠于邨之西歲時祭享以寓高山景行之思歷歲
旣久漸就傾圯世廟時崑子貢士澹率族人某撤
新之布置結構惟堅惟稱以永前人志事之存迄
今廟貌言言過者生敬澹子鄉進士權余同年友
且姻契也謂不可無言以紀顛末今年春復率族
衆樹石麗牲因謁余文勒之以昭往示遠文未就

緒有過者云董儒從祀廟庶哉祀鄉賢是祠之建
不幾瀆乎而文之也曰不然廟庶之祀朝廷隆
儒之典也鄉賢之祀邑侯尚德之公也是祠也鄉
晚後進企慕先達恭敬桑梓之誼也禮有攸當事
各協宜且孔孟不祀于海內乎闕里之廟鄒之廟
又何爲也此豈不可竊比者耶矧蘇氏祖孫父子
汲汲焉惟先賢之祠是圖其嚮往可知世德焯焯
贈炙月旦夫固有所師承云是故余不容以不文
辭也因綴之以銘曰 道在天下萬古如斯所以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一 九

不墜人焉是資人不世出道有絕續前者情情後
將何瞶惟世教隆倡之斯易榛塞荒蕪艱哉力闢
虞夏殷周以君以師云何季世决裂支離孰有崇
玄立言各異漢接羸秦愈昌愈熾爰有大儒奮起
于茲力挽頽波障川東之天人三策攄悃彤輝道
義兩言起痼當時六經表章伊誰之方孫馬卜兒
走而且仆洙泗流派伊洛宗侯承前啟後斯人庶
幾後賢定論曰漢醇儒宇內欽仰矧茲故區有廟
義義有像堂堂尸而祝之駿奔皇皇駿奔者誰蘇

氏子姓來奠來獻偕彼同盟獻也黍軌奠也瑤觴
神之格思寬蓋霞裳高風雅韻灑灑洋洋雲樹蒼
蒼漳水茫茫

新建二賢祠記

蓋聞山川靈秀之氣毓爲人才所謂人才者非必
附鳳攀龍都津陟要而高風大節足以師表百世
令後世稱先賢梓里者因以重其地焉至若褒揚
往哲興起後人又爲民父母之責也吾邑西北三
十五里有董學村西南二十五里爲鄭家口鎮鎮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一 十

西三里有澹村澹村爲子羽故里蓋舊屬武城地
也董學村卽仲舒下帷地也二先生去今垂二千
年然傳所稱鄉先生殷可祭于社者孰有加于二
先生哉 明興建學育才式重鄉賢之典二先生
之祀無論故城在景德冀三州棗強武城二縣皆
然二百年來不廢也爲邑侯者循習故事謂二先
生饗此足矣無有專設祠宇合二先生而表著之
者蓋執節勞省費之議未鏡闡幽示則之要機也
穆廟時山西李侯紹先始書董子故里勒石通

備以光一邑而竟遺澹臺若有所缺者 今上乙酉貴州李侯承露甫下車卽按地圖語羣吏曰予生萬里外佩服孔門遺訓竊欲北游鄒魯間冀得高邁端醇之賢如澹董其人而與之游今茲作宰卽未遽臻絃歌以爲君子小人倡舉賢良方正以稱 上指使敢不率爾士民共師二先生于百世下乎時遂慨然爲專祀計屬歲不登急于民而緩于神然惓惓念之不置也丙戌九月歲成侯度民力可用于衛河之陽創二賢祠設堂三楹肖二先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一

十一

生像于其中前後各五楹爲歲時奉祀祝人棲息之處閱七月而畢工復豎豐碑道左書澹董故里以爲往來輶軻所瞻矚皆侯捐俸爲之士民樂而助之民不告勞財不告費而二千年來未有之盛舉實自侯始且令百世下之鄉人瞻其像而思齊焉不肖者亦藉以愧而爭自勵侯不特有功于二先生已也後有由捷徑非公事請謁者有發憤向學而未免窺園所事如膠西江都而不匡以正直者過二先生之祠亦可以奮志矣嗟夫澹臺一遇

子游遂獲爲聖人徒董子稱述天人受知武帝見嫉公孫竟以病免則上之人由邑宰以至宰天下能留意人才者自古難之有子游而後知澹臺有李侯而後專祀澹臺與董子侯其善學子游而羞比曲學阿世者哉予不佞生二先生里中仰止者素矣值祠成李侯馳書滁陽問記予雖不文然誦李侯嘉惠之德勉鄉人景行之思因次第其語俾鐫之貞珉庶祠之下河之濱水浮陸走者咸知二先生能爲故城重而竊慶故城有賢令如李侯者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一

十二

乃克褒揚往昔興起後人如此云

邑侯顏心葵去思碑記

侯諱思忠別號心葵東萊之濰縣人以進士初授內黃令治行卓異余在南都卽聞其賢聲藉甚居恒私念吾邑地小民貧兵荒交困之際顧安得此良令尹撫字之民其有瘳乎比余以病謝樞務歸田里去內黃咫尺耳其治行益詳私心愈嚮往之無何公丁外艱去黃之人不啻失慈父母也服闋果補吾邑令得如余願公未至而豪胥猾吏聞風

遁者數十人 曰此前在內黃以剛明著者謹避之耳及下車剔蠹釐奸綜理備至剛柔並用風采凜然諸所張弛皆可比于漢之循吏其興學校闢荒蕪懲左道謹錢穀皆以實不以文且也辨事以勤率屬以正御下以嚴約已裕民人奉法而無或敢干以私既鞅掌王事而將母以孝夫孝先王所為至德要道通于神明者也公實有之故首召其雨于大旱蘇將稿之民生終泮河水于既堅減頃貴之米價此二事者尤載人口碑其他種種善政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一

十三

未易枚舉視向之治內黃者更為最也殆駕輕就熟造父之御與余之所見溢于所聞矣政成部使者交章薦之 當寧報以恩綸封兩尊人公盆不怠譽命益以上聞至是被召權主樞院實則以臺諫需之也公行矣邑民之遮道泣留者又不啻內黃也知寇公終不可借鄉民石德成陳典等相率詣余問言勸之貞珉以存其棠之感余謂通才如公真社稷之器他日宏勲榮名當有太史氏書之無庸此者衆固以為請詎不得拒且以公之治行

亦當有所論列以為後人楷也遂書而付之

新建玉皇廟記

夫司化機者于烝人之情將挽其習之歸而啓以嗜為善也以理喻之不若懼以罪福之報為足以惕其心以法驅之不若威以神明之鑒為足以勵其行蓋古聖人神道設教妙用寓乎其間也今示于人曰福善降祥有不與之神有難誑之天在焉要使人鑒于天而趨于善如是焉爾已輒近世禱祠繁興不知尊天而或以淫祀徼福其流至于信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一

十四

妖邪而怠理道尊巫覡而詭賢聖風之不淳習之愈下又何惑哉吾邑界在燕趙之間古淳風具在乃成弘而後漸入于漓而理所未易喻法所未易舉則神明罪福之理未有以惕其心而勵其行也是御史大夫東田馬公之子太學生師言捐地建玄武祠于城西南歲時禱賽俾鄉民儆神明之臨生罪福之恐而冀以復淳古之舊事在世廟初岡鄉沙溪孫公記之詳矣厥後太學從侄省相又謂神明之至者莫踰于天而以罪以福天實司

之也欲趨于善宜鑒于天而人所尊天之號則曰
玉皇上帝復于城東南獨力創玉皇上帝廟規制
甫就而省相不祿矣其從子太學生思材身承相
業乃續先志竟其緒殿廊門廡悉恢大以製丹堊
金壁悉煥耀以飾而廟貌尊嚴宛然帝君金闕焉
客歲余自垣遷官南都過里門適當其成思材
徵言于余余聞上帝位鈞天之上宅雲房之中其
無取塵世之居也甚明而以闕丘祀天自備有天
子之禮尤非凡庶可得而干也然而詩則有云昊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一

五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天無一
日不與人俱而惡人齋戒可以事帝是致誠昭事
亦人人可自竭者由是廟而貌之不獨居高臺而
祠之不獨王制固義之未為悖而建立所不容已
也世之指天而誓凜凜猶不敢易辭今也儼然而
望咫尺天之顏肅然而謁奉將天之威矣而猶或
肆心于不善殆弗然哉上帝臨汝勿貳爾心乃馬
氏叔侄立廟之志與古聖人設教之意合使吾邑
之人與其叔侄之意合則淳風再觀亦何難也而

一邑皆善士由馬氏善之矣余因爲記而併繫之
以歌焉 擊鼓其鏜于殿之陽帝之來思縹緲雲
房肅肅龍馭羣戒其傍湛茲清醑予以灌將居歆
所祈降福穰穰今此下民無乃太康 右迎神
帝之降矣滋我天休帝之歸矣不可淹留九闕既
返六幕焉求雲旂杳杳霞路悠悠居歆可再歲事
維修再拜而辭去矣鸞輶 右送神

新建玉真觀碑記

邑西南隅有觀曰玉真所祀玉皇上帝大帝者天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一

六

之宰而維皇降衷又天之命也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且得有像貌乎哉通世且皇之帝之又從而貌
之者何噫以冲真無朕者尸而祀焉則近于誕以
空洞無字者祠而居焉則近于贅以闕丘大典天
子燔柴者氓庶得而上祀焉則近于僭誕耶贊耶
僭耶長此安窮解者曰凡事之作必有所由起夫
人居常無事視天蒼蒼已耳湛湛已耳譬之泳者
忘川栖者忘枝植者忘栽培動者忘徐于似漠然
一無所關者及濟來害隣蹉跎陽九無不顧泣呼

號曰天寶爲之又曰胡天不吊洋洋赫赫如其
上如在其左右此祠祀之所由興也傳稱宮室不
設不可以祭者薦其義也春祠夏禘秋嘗冬蒸皆
因時制宜耳藉令無宮室則神之威靈將安所憑
而依乎恐非所以聚精神而修明祀也矧尊莫尊
于天順天則吉逆天則凶是故刑驅勢禁者束其
形嚮福休禍者竦其秉形之束也明畏于法度而
衷之竦也默奪于神明神明至天無對矣天肖之
以上帝至赫矣閭左惡少輩終日嘻笑睥睨無所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一

七

顧忌遑遑過其下咸歛社稷類噤噤耳語曰此某
尊神此某禍則報叩則靈而恣睢不肖之心或陰
以折則禍福惕之也則廟貌爲之也潛移默化之
機視王法所載止者功孰捷也是可重斥乎余應
曰唯唯否否上古民淳俗愿禱祠不與邇來世風
日偷左道煽惑鄉之愚夫愚婦營營逐逐驚于福
田利益之易分門立戶守師說不變此何異途之
草菅取道一夫相與拍肩而隨之稱平坦則高足
濶步稱硤确稱坎壈則皆蹢躅次且不進而雖有

步趨終不自施乎俗流至此亦可悲矣昔季路問
事鬼神夫子返之以事人余亦以世之人第卽所
爲日用人倫者領略一二躬行實踐則不作于人
亦無媿于天而冥冥之中必有爲之陰騭者何必
浸淫聚徒焚香雜拜奉所爲至尊無對者日事媚
龜媚與之禱爲雖然王道本乎人情聖人治世不
易其俗而教之如前所解果亦有激勸于民又何
妨乎從俗因人情而利道之哉邑庠宋生吉祝克
家好善嘗延羽流誦黃庭經十年與百金不受因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一

六

發虔誠構茲觀以爲焚修之所噫嘻亦盛事也觀
成有年歲修祀事唯謹余按玉皇今道家常稱說
又鼻祖黃帝以張大之黃帝龍髯世不盡以爲妄
而河上漆園諸人似亦吹噓是者士紳取其虛淨
恬智之說以竊附于吾儒存心養性之旨余不敢
同飲牛耳要以廟貌森嚴顯蒙有所警惕而不敢
爲惡故不深拒而爲之記云

衛陽先生集目錄

祭文十二

祭中嶽神禱雨文

祭大學士高公文

祭南少司空方新渠文

祭少司寇楓潭高公文

祭少松騰公文

祭少河沈公文

祭孫僉憲文

衛陽先生集○卷十二目錄

祭柳沙葉公文

祭侍御朱文川文

祭董母陳老夫人文

祭潘老夫人文

祭黃太母王氏文

祭楊夫人李氏文

祭梁太夫人文

祭新宅落成文

衛陽先生集卷之十二

井陵周世選文賢父著

武林後學沈獅

校正

同邑後學沈嘉

孫男承芳編次付梓

祭文

祭中嶽神禱雨文

維神正直聰明靈通虛應鎮中天而奠位棠簪

羣生首五獻以稱尊綱維元化凡我幽隱罔弗鑒

衛陽先生集○卷十二

臨茲者天禍中州歲罹暵暵野無青草誰憐懸磬

之憂田起黃埃莫救枵呼之急當三農之甫作乃

一滴之未霑誠十室而九空蓋一日而三嘆夫神

爲民之主豈神有意于災民顧善乃祥之基或人

不善以致譴某等欽奉主命節鎮是邦素履多

警奉職無狀或撫綏失道致皇澤屯而未施或

軫念無方致民隱鬱而未達公私義利之介持之

或消賢否邪正之途辨之或爽訟獄外則師石鮮

不寃之民刑罰苛則棘林多夜哭之鬼歷省前愆

寔余不淑凡有殃咎宜加余身蠶茲小氓於彼何
與伏望 大溥井霖弘敷汪濊舉涸轍而胥潤挽
枯槁以回春油然行沛然施疇看商羊之舞俾之
甲俾之拆行書大有之年仰荷 神庥敢忘祗報
謹叩靈府神其格思尚 饗

祭大學士高公文

惟公嵩高挺秀河洛孕英胸羅武庫識貫元精譬
經白虎論道承明歷事三朝致身自盟才猷燁燁
莫與爲京剖決電迅議論風生獨持國是總攬權

衛陽先生集○ 卷十二

二

衡順內外攘相業崢嶸旣歸田野堅守幽貞行誼
昭昭著在鄉評誠一代之元老爲士紳之章程宜
享百年胡爲其傾選也庸流下品曲荷陶成愧我
愚顛碌碌硜硜不體至訓奮袂長行隱顯參商頓
隔幽明夢寐周旋搥搥心旌茲撫兩河咫尺佳城
感今追昔意緒縈縈遙奠清醑聊表衷情神如不
昧鑒此微誠尚 饗

祭南少司空方新渠文

惟公中州間氣盛代人豪掉鞅文囿却顧無曹關

出其餘試角時髦千夫辟易或墜而號 彤墀大
對萬言滔滔宰臣驚嗟故抑其驕禁林之選中者
寥寥公實應格顧拂其曹雄雄廣陵邑衝人驚公
往宰之劓發庖刀入衆選部水鑑秋毫宰拱成
百職靡微擢貳奉常周典虞韶惟寅惟諧宜廟宜
郊兼賓遠人掌彼餼牢侏離猗猗輯若馴猓鵠行
正遘鵬夢旋撩乞身五載詩酒遊遨東山跡遽
北闕名高薦剡驟騰 天書是招樂彼 南都乞
寄閒僚遂職象胥以序金貂繼遷銀臺喉舌是操

衛陽先生集○ 卷十二

三

出納百司譏謗敢清清卿再陟用前之勞赤車行
陵 原廟於昭廷尉於法一傾卽搥公執其平
以允見褒晉佐司空臆視民膏削浮損羣繩彼木
妖吁嗟公才杞梓瑤琨左右具宜翊我 聖朝
宸眷方殷大拜非遙一朝解去自混漁樵瞻咨未
罄經綸遽輟人願公何蒲輪以邀孰期弗待鵬識
無迹傷哉哲人殄瘁中霄共忝列朝簪所向神交
矯首南望夙仰高標茲叨秉鉞來采風謠典刑則
存伊人已遠宋臺寂寞徐墓蕭條擬騷難似挂劍

無繇聊陳鄙悃敬奠杯醪何以薦之溪沼之毛宛
山崇崇宛水迢迢公神曷之其在璇霄吁嗟達人
身馬輪尻生者之淚何時可消尚 饗

祭少司寇楓潭萬公文

嗚呼惟公產忠孝鄉當 聖明世稟岐嶷資質經
綸志文以六經先民歐曾鑽研殘篇是似是程五
老白鹿晦翁遺蹟藏焉修焉以頌以讀待詔金馬
含香粉署年所之歷秋卿之貳 天子好生威則
雷霆欽哉欽哉克允以明帝心簡在股肱是倚公

衛陽先生集○

卷十二

四

曰休哉流行次止遵海浮江尋幽問壑孺子古亭
滕王高閣祿則未盡獄則有功定國于公後當有
封獲友公子公子孔儀大夫羔羊退食委蛇會見
公孫公孫孔碩頭角崢嶸鵬途奮翮燕子貽孫且
貴且賢樂志怡顏以百斯年明庶之風豫章之木
欲靜不休上聞于 國當寧嗟咨惟念舊德俾光
于穉寔逾于格小子聞訃山川阻修若翁吾翁我
懷悠悠何以將之炙鷄酒絮臨風望奠有涕如雨
尚 饗

祭少松縣公文

嗚呼惟黃華白鶴之建標而西嶺交玉之毓精凡
山川孰適此東甌者而寧不篤孕于偉人則公之
亢勝宗而驟聞彩者已信大丈夫之有真勳冠登
壇英年出宰蓋已霽西堂之雨而耀南海之雲奏
最而典邦庶禮題國羣才固當其格于神而宜
于民何摧摧雙憶出按滇盤者又快睹其風生馬
而月在亭及譚經授簡于於越也人共羨門前之
桃李與籠裏之參苓忽攬轡澄清以往來于吳會

衛陽先生集○

卷十二

五

粵圻之間者尤耀東南數千里之福星及乘麾而
翱翔于江介何翕翕然鯨鯢歛波而狼避塵則一時
望龍門而窺虎帳者疇非願一御李而再識荆乃
余方備畱垣之喉舌則因以締十餘年之友昆蓋
惟馨脂之相遇而質虎之協律故不覺其心結而
眉伸胡風雲之合以頃刻散以恍惚則余方北渡
于南徐而公已東撫乎錢臨然美公之神王容粹
企足俟者其登天府而乘人衡及余之膺 簡命
而撫中原也則雖不能景芳躋彩而越千里如面

譚者方幸其羽未鍛而鱗未沉何彼蒼之不憖遺
而羣黎之不微澤竟未繇起黃霸而借寇恂豈造
物真小兒無能祥于善而壽于仁抑孰榮弗瘁孰
晝弗夜厭濁世之糠粃故騎箕尾而游化城嗚呼
哀哉瞻二室之蒼翠慨天台與鴈宕之氤氲長河
之澎湃悲胥江共嚴瀨之湫淫則余之痛結于石
泪湧于泉者固悲良朋之失彼蒼蔡而尤痛清朝
之殲此鳳麟悵未能馳素車躍白馬爲公執紼而
引余聊載東莛于寸素申尺牘之片言惟南向九

衡陽先生集○

卷十二

六

頓以與公之回馭而番紳知公之不駐者形不昧
者心尚其驟然而餐余之生平

祭少河沈公文

惟靈秀鍾緯曜則閭象賢夙振天衢鳳舉蟬聯束
髮爲郎著聲宗伯台衡是肝龍光華國作信作符
維鎮維實迺歷清卿是執是考惟簡用遷佐茲阿
政爲塞爲淵驟牝是頌乃晉銀臺訓言左右以達
以宣芳烈日林再推奉常職司典禮寅直相休寔
公是倚惟茲廷尉帝曰克勲食曰宜公天下無

冤既平既反治隆幾措曰允曰明皇眷攸固胡勛
華思翻然省告朝野望殷詎容高蹈泉石怡情擬
公泮渙胡天不吊遽隕良翰耶嗟嗟傷哉粹白之
操既豐令德既興伊邇方著鴻業云胡不憖獨年
之齒耶選也昔幸於公騎尾叨聯數歷中外幾三
十年如公宏抱卒未大伸意者有待以貽后昆耶
時予承乏有事兩河山川修阻執紼奈何聊遣一
役往陳明薦不臚是將公其不予鑒耶

祭孫愈憲文

衡陽先生集○

卷十二

七

嗚呼顯穹誕靈淮汝毓精冲和朴茂琳琅素瑛抑
損若虛嶠然粹白風雅忠貞格哉諮諮探願採華
斧藻允麗鉅儒宗工學爾魁世載尹上谷子易色
愷安堵不驚號稱良宰曰至晉寧維民之塵侍兮
怙兮愛及其棠天子曰都爾成獨最俾監金臺
境無弛吏爰巡東吳載鋤斯豪行往驄馬山岳震
推齊俗煦悍絳緒匪寧攝威憚法重鎮博平嗟彼
鼓角雄聲四府神奇甫試計青輶馳渺查悠悠乃
瘁先儒靈瑩碧寶造化先收幸貽雛鳳危然若堦

翺翔待賈號稱不死維其與靈恩聯道一備乏中
土厥情更戚靈輻踰梁且怖且傷憂心悄悄注淚
盈眶有酒在瓶有饋在登便體嗽辭聊寫我衷尚
饗

祭柳沙葉公文

惟靈清和萃體濬發名賢材逾東箭質映南樞醒
籍淵冲光儀蔚宜祥披玉斗雋顯文奎丰姿鶴立
節槩羊懸授簡佐魏明允聲延煌煌青瑣馥馥
芸箋獻替允臧啟沃罔愆忠益九重輝徹八埏

衛陽先生集○卷十二

人

寄重河洛譽流澗瀝清風穆穆惠澤翩翩洵美且
都日靜郊烟乃隆眷注貳憲蜀川彼方引領此
乃車牽柰何飛鳧未翔皓月空懸嗚呼箕鬻未艾
祿秩方遷幽幽放魂遑遑山川天地爲愁草木悽
焉其風遺實雅誼契情聯傾蓋相遭如調素絃及
予撫豫公守三川匡我不逮翼我其旋方圖遠餞
忽驚訃聞休戚相通我心惻然臨風展祭有淚如
泉尚饗

祭侍御朱文川文

維公伊洛親傳嵩河正氣經濟之抱澄清之志粉
署翺翔繡衣直指臺端樹標貴陽攬轡還使八閩
緝紳傾企時不相能稍病而去獨樂盤桓東山載
起有詔委公開都重地事竣歸朝大拜伊邇
胡天弗憖易貴而斃邦國咨嗟我涕如雨思昔與
公盍簪京邸若水之交如蘭之契觸奸指佞協恭
共濟今其逝矣舍類時倚孰與退瑕孰與進遂悠
悠此心天日可著適我來斯值公梓里白馬素車
多鷄酒絮公靈如在庶我鑒只尚饗

衛陽先生集○卷十二

九

祭董母陳老夫人文

嗟扶輿之森礪兮鳩此淑嫺儵玄馭而遐舉兮那
樹之刑欽內則之懿鑠兮慕義無窮肅陳詞于總
幄兮撫芘生平繫名閭之孕秀兮葆純粹而端烈
秉嫺節而提躬兮凜寒潭之澄潔肩四德以于歸
兮娃麗璋而輝澤協內外其咸宜兮績鉅細而靡
忒誕麟嗣之卓犖兮闕峻嶷以亢宗繩斷機之芳
軌兮儼畫荻而和熊競寸陰于斯修兮催午夜以
藜光顯百氏之精英兮奏進代之鉤鐘躍萬玉之

清班兮試叔問之煩煩擁繡斧而巡行兮肅三尺
其風霜揚旌鉞於西秦兮屹邊塞之保障嚴北門
之鎖鑰兮爰冬卿以特進盼出鉉以攸托兮駿勛
華而不振念報劉之日短兮謝鞅掌而溫清舞萊
袖而稱觥兮苾菽水于彫桐洵巨行之兩難兮唯
從王與將母也唯母氏之有子兮迺忠與孝之咸
備也心既泰兮體其豫度杖履兮數將逾忽導旌
兮西崑爲駕風蕭蕭兮慘長夜高室帶烟迷秀色
兮澀澗和月而東瀉采蕭蕭兮悲洛社哀杜鵑兮
衛陽先生集○卷十二

十

祭潘老夫人文

維坤維之毓秀斯發宿之握奇儼名門以倪妹簡
世胃而結前好挺明照于離亂更成懿粹于弱笄
相夫子以爲邦彥里推姆訓而亮式女儀則司寇
之貞石畫而贊嚴猷咸曰惟內助其是齊植蘭玉

于階扈今已森森而嶷嶷蓋芝有根而醴有源故
祥長發而瑞永垂噫酬貞協吉天有顯道疇不卜
其踰臺而倍耆乃姑射推峯昭潭欽灑忽反精炁
于上真且玩造化爲小兒嗚呼哀哉母厭濁世而
如蛻人攀仙馭其莫追夫子方勵勦王事內顧則
悲形吊景郎君亦拮据民社仰憶復引匣含珠則
凡屬交游之末者疇不心折而淚願矧余辱聯案
之雅更何能不九頓而陳詞牲在俎簋在豆而酒
在卮望東南遙遙以招步忽天目雲飛黯黯掩二
衛陽先生集○卷十二

十一

祭黃太母王氏文

於鑠阿母是鍾納言奇勛酬主邁五登三起家
花縣績茂欽宜天曹數載水鑑高懸行儉之知
山濤之庶凜凜丰采表率百官英飛天青錄表
洪猷銀臺經濟皇鑒揆雷奉使蜀府天潢
典訓遡厥基曜祝母春秋鸞章怡愉閨閣優遊
綿延七葉迺吉紹麻納言旋梓志養孔修堂棣茂

社烟靄雲低既開象賢麟趾美躋諸孫鬱起氣凌虹霓身享子貴食報金泥凝肅永日歎爾猗啼寒城月落平楚霜樓珠沉北海發宿雲迷大化既促玄壤嗟唏某仰承 帝命叨撫仙鄉憶昔納言共我翱翔雷陳莫逆幾十餘霜幸附世講淑範相望寒煥忽盼母斷黃梁屢樓氣結鵬鳥聲嗥吊阻臨木平野蒼茫執紼無計薦乏刲羊勤使附誄用旌寸腸尚 饗

祭楊夫人李氏文

衛陽先生集○ 卷十二

十三

惟靈天昇其粹化篤其資柔嘉維則坤順咸宜桃夭式化淑資徽儀晨鷄燈火相夫名馳秋桂芬芳鯢化鵬飛出領花封黎庶雍熙明燭履盆畏殿四知羔美五純麥秀兩岐螽斯振振玉樹瓊芝九熊午夜慈訓諄學富辭瞻修翮待時蜚聲藝圃青紫可期夫貴子賢人曰完禧胡遽一疾竟返瑤池德配不長石火難追造物善忌奪世女師月沉發掩冥漠誰尸嗇此豐彼乘除罔移 鸞詒赫褒光黃幽遠庶慰萬一待之須斯某素景令聞亟慘靈

輒執紼未能河山透迤芳綰在烈椒液盈危何以爲哀表之素旗尚 饗

祭梁太夫人文

嗚呼維靈五陵佳氣大行麗景沁澤長源乃生良媛葆儀世閥釐范高門溫恭淑慎女德克赫婦節彌敦相厥夫子修而冠翟懋而素韃維彼孺人簡其機杼薦其蘋蘩育維令子蔭茲蘭玉振茲鸞鵲花封佳躋青瑣芳聲母氏孤寡八閩良翰三湘令節母氏奇緣秦開簡牧燕臺推異母氏覃恩太微

衛陽先生集○ 卷十二

十三

執法勾陳馭紀慶在金萱振輿日御綵衣時舞萊脯潘園正宜遐壽永綬 天寵維百斯年云胡二監呼軋引鶴遄駕雲軒於平哀哉婦誰無夫夫也榮施順而益尊母誰無子子也賢貴愛而且傳虞淵溥日咸池墜露蒼野霏烟神人異境生歿殊威能不消潛華編在天蒿祗在地實佛駿奔奄然者息驟然者笑母復誰言敢虔奠饌生芻一束清醑盈鐔隔風九頓瞻雲再越敬御玄魂精爽是格馨孔爾彷彿其存尚 饗

祭新宅落成文

美輪美奐堂構詒百年之圖日經日營修葺按五
行之位繼茲舊址爰構新居棟宇軒昂氣象騰翥
於東壁門楣偉麗禎祥霽應於中庭咸藉神庥
亦既寧止第彌歲之工匠雜沓動輒喧囂而累月
之土木煩興不無觸忌茲屬告成之際虔伸報謝
之忱伏願神力顯持玄功默佑彌綏遐祉永
奠洪基將洗洗僉斯衍一脉箕裘之業而振振麟
趾裕百代昌熾之禧尚饗

衛陽先生集○

卷十二

十四

衛陽先生集目錄

行狀十三

誥贈資政大夫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先

祖考義軒府君行狀

誥贈資政大夫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先

考北原府君行狀

誥贈夫人先妣李氏行狀

墓表

先高祖懷石府君墓表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目錄

一

衛陽先生集卷之十三

其陵周世遷文賢



武林後學沈獅

較正

同邑後學沈嘉

孫男承芳編次付梓

行狀

誥贈資政大夫祭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先

祖考義軒府君行狀

先祖諱珍字寶之義軒其別號也先太平府當塗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一

縣化洽鄉人世爲宦族永樂中有諱思誠者以事
迎坐徙發河間之故城爲編氓因占籍勸農屯至
今家焉思誠生福好善樂施尤耽內典居常坐臥
一樓日夕禮佛誦經非親友大慶吊足未嘗履市
廛也鄉里目爲善士生子源字德淵號懷石習博
士業補邑庠廩膳生累試不偶遂從事長蘆運司
滿考上銓曹授冠服守支太倉京都人延爲塾師
多所成就雖未及出仕而拓基業振門宗實自懷
石始有丈夫子三日積曰稼曰穡稼卽先曾祖也

配先曾祖母胡氏生先祖纔四歲而先曾祖卽謝

世母子伶仃往倚懷石公于京邸懷石公痛于天

逝加意撫育其孫稍長教之就學卽機警絕人不

類凡子歷十餘稔歸甫受室而懷石公溘焉捐館

乳乳苦塊哀毀逾禮既喪事伯叔各欲異爨先祖

不能強涕泣從之隻身應門諸務倥傯緣是迄棄

去舉子業里中桀驁者弱其孤穉欲乘間侮之然

竊覘其頤貌豐姿志氣軒舉又相戒勿犯先祖亦

置不與校久之信義愈孚遐邇倚以爲重則益自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二

振勵凡持身治家罔敢一毫不軌于道而魁岸豪
邁尤耻爲尾瑣洪沁之行動輒稱引古人以郭元
振范希文爲師法宗嫺里黨有貧無以立婚無以
舉喪無以葵積讎結怨罔克自解者輒倒囊助其
不足而延欸以調釋其不平往往若拯救焚溺惟
恐不及無少厭倦里社神祠棟宇之修飭春秋之
祈報以至道路橋梁之構結每先事以發其端而
人亦無不欣然贊其成蓋其真誠遇物倜儻率人
故人樂披衷露腹以相任也從弟全以邑掾被誣

搆獄家貲蕩然先祖傾身營救至鬻產以從或有
尼之者則正色拒曰凡我子姓皆祖宗一體而分
者吾何吝無益之財而忍視一體之淪陷乎表兄
胡元清僑居他邑舉家惡疫垂危來歸先祖處以
耳室凡饋粥藥餌時出所有以佐其需久之家人
有染其症者亦略無悔意王氏妹早沒遺一子惇
然孤立則收養爲己子命名良臣先考及先叔
輩以親兄弟遇之既長爲娶妻授業政得免于流
落平居勤儉節約不欲一毫妄費而義氣激發雖

衡陽先生集○ 卷十三

三

千金可斥鋤強扶弱卽刀鋸在前無所畏避故當
日里中有癡老之號以其任性抗譴無文辭也性
喜延客每遇知己過從笑謔移日復傾倒樽壘以
盡其歡而叮咛芥蒂未嘗少橫于胸臆然善善惡
惡其介又最嚴遇可敬即竭天豎子不難折節自
下不然卽指紳豪右無少貶以徇鄰黨有競田構
訟者先祖立以一言判其曲直其人愧悔至竟棄
田弗取里中無賴子有不務本業而謀盜竊者先
祖開諭曉譬其人感悟遂終身改業說者謂有王

彥方陳太丘之遺風云事母胡曲盡孝敬嘗云丁
蘭刻木爲母吾有母而奉養未至尚可稱人天壤
間哉溺髓耳肯竭力以辨時或赴宴姻友家卽大
醉後必懷異品奇果以進而晨昏定省歷祀寒盛
暑無惰容年六十人以老萊子比之課諸孫讀書
幼者口授句讀時復爲講解大義常舉溫公積書
積金不如積陰德之訓以自見意又舉學究中廳
前勤苦馬上錦衣等語以勗其勤渠之志其孜孜
啓佑卽義方之訓奚啻焉于時縣庭長貳暨學官

衡陽先生集○ 卷十三

四

師友咸高其行誼欲延爲鄉飲耆賓辭疾不赴晚
年頗耽于麴蘖每飲輒大嚼酣歌若狂狎態而其
衷固炯炯其言亦未嘗不秩秩然出于道義也嘉
靖辛亥不肖備員贊序先祖喜謂先考北原府君
曰吾家自先世以來積德累行未有奮跡賢科者
吾祖懷石公有志而未竟成其志者其在此子乎
又謂不肖異日而得志者當爲國盡忠堅勲揚名
毋徒竊升斗以自潤也越明年先考忽棄代先祖
捐膺大勳曰天平何奪我良器之速也居常忽忽

不樂因復縱酒踰年竟以是罹疾蹇臥床黃者累月不肖問醫理藥日周旋其間惟拳拳以守禮法振家聲篤宗睦隣爲囑又歛歔謂不肖曰吾父殖時吾方在提抱中諸凡草具生平深以爲大恨幸吾母猶無恙不意吾身又先朝露也日後之事惟小子如禮圖之越數日病益增劇藥罔奏功於正寢終焉嗚呼痛哉旣歿之五載爲嘉靖戊午不肖領順天鄉薦至壬戌成進士由常州推擢入諫垣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五

權見放幾二十稔復值 聖明賜環原職沔歷卿貳暨今官始獲贈先祖爲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加贈資政大夫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 制詞褒美有含醇抱樸睦族敦倫信義視躬詩書啓訓之語蓋亦實錄也已嗚呼 龍章鳳詔光彩陸離而九原已不可作矣痛曷極哉痛曷極哉生弘治壬子八月二十五日卒嘉靖癸丑七月十五日得壽六十有二配劉氏邑處士劉傑女貞靜多智慧尤善持家相夫則必敬必戒逮下則克仁克寬至

今子姓訖訖皆吾祖母一人之所貽乃天胡不假之以年僅三十歲而妖耶悲哉悲哉以不肖叨冒蒙 恩累贈夫人云繼配王氏邑人王某女再繼配胡氏邑人胡某女二母皆秉淑德先後佐先祖拮据家政無一不當其心蓋並稱嘉儷焉子男三長卽先府君良佐贈禮科給事中累贈南京兵部尚書娶先妣李氏贈孺人累贈夫人繼娶夏氏次良佑娶張氏次良弼娶羅氏女二一適王第一適何得雲俱劉淑人出孫男八人世通鴻臚署丞娶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六

王氏不肖世遷任南京兵部尚書娶黃氏封孺人累贈夫人世達義官娶張氏世安娶耿氏世道冠帶贊畫娶胡氏繼娶胡氏世寧冠帶贊畫娶栗氏世進廩生娶王氏世懋王府引禮生娶朱氏孫女二人一適高應祥一適劉應元曾孫男十二人男廩生娶任氏繼娶王氏再繼娶王氏某太學生娶李氏繼娶高氏聘選貢生娶陳氏繼娶黃氏再繼娶孫氏某太學生娶郭氏繼娶崔氏南庠生娶郭氏繼娶紀氏兩王府引禮生娶崔氏某太學生娶

蘇氏繼娶趙氏昺庠生娶孫氏喬庠生娶任氏繼娶趙氏景娶楊氏同庠生娶張氏最娶王氏曾孫女十一人一適太學生王化光一適劉延慶一適孫一適太學生孟同芳一適王家柱一適庠生鄭養直一適趙夢鰲一適庠生趙時臨一適庠生楊巨鯨餘尚幼玄孫男六承祖娶李氏承廕娶盧氏餘尚幼玄孫女十俱幼六世玄孫男一幼嗟嗟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凡不肖幸有今日固賴先考顧復之恩而先祖慙殷教育之心亦勞且瘁矣每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七

憶昔歸窆不肖實重承之而百凡未備期有待焉厥後附塋吾胡祖母雖及刻石誌于幽堂而炳烺行誼尚未表章此不肖之日夜疚心者也用是追述其生平梗略如此敢祈 名筆爲碑銘于墓道庶先祖之行有所托于不朽而子子孫孫亦受仁人君子之賜爲無涯矣撫拾無文固不敢一字增設也惟採擇焉幸甚

誥贈資政大夫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先

考北原府君行狀

先公諱良佑字上卿別號北原先世太平府當塗縣采石鎮人世爲宦族有諱思誠者永樂初以事連坐遷發河間府之故城爲編氓今爲故城勸農屯人思誠生福先公高祖也茹素樂施予持釋迦戒行州里稱爲善人生子源字德淵號懷石以廩生充運司從事滿考上銓部冠帶守支太倉京都人延爲塾師多所成就拓基業振門宗遂爲故城望族生子積稼穡稼生先大父珍字寶之人稱爲義軒居士魁岸豪邁不爲尾瑣洪憲之行義氣激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人

發揮斥千金不顧急人陷危卽刀鋸在前無所畏縮態人又稱爲癡老云以不肖承乏工部獲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歲丙申不肖滿考畱樞加贈資政大夫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配劉氏累贈夫人實生先公幼有異質甫韶齔日記數百言稍長遊鄉先達盤村夏公本春何公之門續學織文每見稱許聲譽燁燁儕輩中顧就試憲臺偶疾不利而母劉忽告逝義軒公隻身應門於外先公撫諸幼弟若妹哀毀骨立且家務倥傯時尚未娶日

課諸家僮佃僕力作躬較其穀帛出入緣是遂廢
舉子業性至孝義軒公廓略不屑細務又好客先
公服勤左右每先意承志事事區畫整辦無一不
得其懽心事繼母王孝勤備至無異於生已者初
若少恩卒爲善母同母弟良佑良弼暨二妹氏方
失恃時俱在冲齡先公每旦起爲著衣輒視洗櫛
畢含淚視炊最幼者手匕爲哺暮復視衾枕或哭
回族諸母暨界直村媼以祈職縫紉事如此者數
年迨今吾叔若姑話及猶絮泣也後王卒遺一子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九

良材再繼母胡氏良材幼弗克承志先公曲爲調
護俾之蚤有室家以獲其所族有間言者先公呼
曰子騫罔吾所師也毋多言年二十四不肖選始
生有異兆甫能言先公試教之童蒙書頗應聲了
了先公喜撫之頂曰成吾志者其在此兒乎迨垂
髫命出就外傳每暮歸必驗其所講貫與所屬文
義或親爲指正解說師有未善不憚屢更曰擇師
教子固宜爾爾不肖既長又命之慎擇交遊嘗指
曰故兗州太守宋金齋公諱謂不肖曰此貴人可

法者小子宜切磋焉凡不肖幸成微名固資藉師
友不乏而先公孜孜庭訓之力苦矣今從兄鴻臚
署丞世通方在童時先公命與不肖同業自寢處
服飾及几硯筆札無或異者每出入人不知其爲
伯叔昆弟也族屬叔行若全輩弟行若良金輩姪
行若世達輩待之恩禮有加國宗徭役賦租先公
往往獨爲賠贖不償亦置之不問蓋先公心地慈
惠於人無所不厚而尤篤於焚秩且爛慧英爽有
卓識恒出人意表而胞無他腸事多義舉信誼孚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十

人每爲人所倚任妹婿何得雲以族人爭產陷至
大辟先公傾身倒橐極力營解以脫其旣表弟王
良臣稱孤無依幾至流落德懸義軒翁收入同居
若親兄弟者二十年戚屬貧不能存若胡杰輩婚
不能舉若李厚輩喪不能塋若胡允清輩每事嫻
給以濟其成間里有關訟不解向先公訟其不平
延之款飲和釋仍剖判曲直以服其心人皆感媿
鄰有侵我地者佃僕持之急先公徐曰損我幾何
而傷睦鄰大義其人聞之赧然荆謝後先公歿且

數年鄰人劉俯見里中爭田構訟者對不肖歎曰
尊大人若在安有此等事乎初先公娶先母李淑
人有舉案齊眉之風不肖年十三有二妹先母皆
棄先公感昔撫今痛悼特甚繼吾母者夏孺人先
公溫言曲諭時復戚然惟恐其有他故不肖罔知
有無母之苦先公勞且瘁矣又家難頻仍食指且
數百羣情多渙各求異突家廬遂至不振先公命
良臣挾貲廢醫以佐所需然非其志也嘉靖辛亥
不肖補博士弟子員先公頗有懌志越明年疫家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十一

人無免者先公檢方書備藥餌周旋療醫罔有避
忌亦至不免無何愈家人俱愈獨良材公捐館先
公撫之大痛曰舉家無恙而此第獨斃且無後何
以慰王氏母於地下哭數日不息而前疾復作遂
至不起未屬續前向義軒翁孺泣曰兒不能終養
吾父然有孫在可無慮也呼不肖選前曰汝竭力
事汝祖以成吾孝堅志問學務斬樹立異時儻得
志爲國忠臣語云寧爲壁碎無爲瓦全小子其念
之哉又指七歲子世懋與猶子今廩生世進曰是

二子同庚俱有奇造可令學毋廢言訖而終嗚呼
言猶在耳不肖選涼德寡種何以慰先志于萬一
嗚呼痛哉先公生正德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卒嘉
靖三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得壽僅四十有四先是
祿郡人張海僑寓邨庄受先公恩者二十餘禩家
頗能贍携妻子還故里去相隔百里數年不相聞
先公既沒海病且死氣不絕者三日甦而大言曰
周大公爲冥府庫官活我家人駭之越數日病稍
愈偕其子來探則先公瘞矣因厚煖鎚楮哭倒墓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十二

下對吾族人道其祥曰海病時被一人扭至一公
所見主者冠服坐左右擁衛多人因跪前哀懇視
之大公也大公目從人若往覈狀已而令海前示
曰冥司以我公慎署爲庫官因知汝陽壽未盡者
三年又目從者引海趨還得有今日云云次早抵
城中覓見不肖拜哭如前所云時固未之信也越
三年海果病卒遠近人傳之以爲異事嗣不肖領
嘉靖戊午鄉薦登壬戌進士第由常州府推官備
員諫垣值隆慶改元蒙 恩例贈先公爲禮科給

事中已而不肖忤權見放復值 聖明起之田間
泅涉鄉貳暨今官累贈先公資政大夫叅贊機務
南京兵部尚書嗚呼 如天之恩寵光載服海言
有微庶幾適然于地下惟是不肖孤從先公茹荼
食貧以有今日而九原已不可作矣痛忍言哉痛
忍言哉配先妣李氏初贈孺人累贈夫人父德州
左衛舍餘李強母董氏陽信縣叅議董琦妹氏繼
配夏氏邑人思獻女二母皆有懿德別具狀誌中
子男二長卽不肖世選先妣李夫人出今任南京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十三

兵部尚書娶黃氏封孺人累贈夫人德州衛冠帶
總旗鸞女次世懋繼妣夏氏出德府引禮生娶朱
氏德州衛處士子文女女二俱李出一適同邑高
應祥一先卒孫男八人女四人選出者男六四廩
生娶兵部侍郎任士憑女繼娶處士王賀女再繼
娶縣簿王贊女再繼娶庠生孫起嗣女再繼娶
娶縣簿黃錫女再繼娶庠生孫起嗣女再繼娶
歲貢生郭鄰女繼娶光祿監事紀公迪女再繼娶
娶太僕卿孫緒之孫歲貢生起宗女再繼娶庠生

生仕士志女繼娶知縣趙燃女同庠生娶鴻臚序
班張衡女女三一適兵馬鄭祚子庠生養直一適
庠生楊巨鯨一七歲殤世懋出者男二晃太學生
娶知縣蘇權弟庠生樞女繼娶按察使趙煒弟某
女最娶縣簿王贊女女一適庠生趙時臨曾孫男
四承祖娶戶部郎中李再命女承廕娶光祿卿盧
宗哲之孫太學生永錫女承業娶太學生陳寰女
承恩聘舉人張道一女曾孫女九一許聘庠生楊
之奎子 一許聘庠生張學成子 一許聘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十四

兵馬李遜子 一許聘知府曾 之孫庠生
弘子 一許聘舉人張道一子經緯一許聘知
府祁鯨之子太學生繼文子 餘尚幼玄孫男
一幼嗚呼憶昔先公奄逝屬家殯寥落諸凡墜具
且受成命于先祖所不愜人子意者何限厥後獲
大司馬石東昇公賜之誌銘足光泉壤乃今不肖
誠不自意游歷華要叨被 恩數而誌石瘞諸幽
宅尚未表厥墓道寧不爲闕典乎哉斯是用痛心
疾有追述懿行梗槩如右尚祈 鴻筆冠我豐碑

昭示方來不肖顯揚之衷藉以永慰歿存不勝感戴

誥贈夫人先妣李氏行狀

先妣姓李氏先考北原府君之元配也按世系吾周原籍南直太平府之當塗縣永樂中有諱思誠者遷河間之故城五傳而爲王父累贈南京兵部尚書義軒公諱珍配王母劉累贈夫人生先考累贈南京兵部尚書北原公諱良佐先公幼有異質績學有聲義軒公慎爲擇配求克相者爰得先母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十五

於李宗聘焉先母父名強德州左衛人潛德弗耀有長者風母董氏陽信縣舉議董琦女弟持善行修婦道可爲世女師以正德四年十二月初五日生先妣稟異恣慈惠有至性閑於姆訓工組繡識字通書史大義古今孝順烈女等典故宗戚稱爲賢女及笄歸北原府君明達諳於家政中饋衣紉以至蠶繅等務咸以身任之不厭也時姑劉夫人已謝世繼姑王在堂而祖姑胡猶總家政先祖義軒公喜進客不欲致煩其母重觴累俎一取辦於

王少不給隨以譙讓先妣每出力以息其姑身先以率其下一一當翁心翁每對客稱爲賢婦云祖母胡病且急先妣食不茹葷冬不挾纊自罰以冀陰庇既愈人咸以爲孝誠所感痛始劉淑人早逝不逮躬養嘗曰吾爲劉子婦未及執婦道今事王其尚猶劉乎凡慈父慈朝問永佐餽靡不竭力修之而又曲意將承惟恐少拂其志王卒事再繼姑胡如王王遺子良材幼弗悅于胡爲極力調護俾有室家克佐夫子有鸚鵡儆戒之風先公素曠達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十六

而廊畧于細事先妣綜核慎愆凡先公所欲爲或遺忘忽略者輒先事處辦井井有條爲諸叔氏娶婦躬備聘幣務勝于已嫁二妹氏奩具又特豐腆至脫簪珥出已衣物資之無所吝惜妯娌姑嫂間恩禮有加雍雍藹藹不啻若姊妹然蓋其天性孝愛毫無矯飾且慈惠利物有丈夫識每見先公有義舉卽欣然贊成之姑嫜何得雲爲族人所構陷則從更先公傾橐營救以脫其獄姑子王良臣災孤弱則偕先公捐貲校館俾不致流落戚黨里

閉中有貧不能立者有婚不能舉者有喪不能塋者有疲癯殘疾無依無告者每因事周恤之蓋惠雖出於先公而意實成於先妣也內外族姻時節餽問慶賻往來不豐不吝期于成禮下逮臧獲備佃御之各中乎節恩不至縱威不遏嚴摑以內外斬斬如也于是賢明和惠之稱益燁燁于表裡親族云既舉不肖有異兆鍾愛之又特不爲姑息稍見違儒者程度輒悲詆不已嘗課不肖業至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輒曰汝父事汝王父

衛陽先生集○卷十三

七

母能竭力每以不得致身事君爲恨吾視汝有奇表勿惰志廢學務斬進取以成爾父未成之志不肖頗應聲唯唯先母撫之有喜色時不肖長妹方十餘歲深憚遂閣教習女紅兼姆訓比之教子更嚴嘉靖癸卯歲又產一妹遂遭疾調治縣延至甲辰九月二十七日竟卒卒時選偕妹氏環泣于側母曰勿泣用心做人讀書勿負吾言吾瞑目地下矣言訖而逝享年僅二十六歲嗚呼痛哉子男二長卽不肖世選見任南京兵部尚書娶黃氏封孺

人累贈夫人德州衛冠帶總旗鸞女次世懋德府引禮生繼妣夏氏出娶朱氏德州衛處士子文女女二一適高應祥一先卒孫男八人女四人選出者男六男廩生娶兵部侍郎任士憑女繼娶處士王質女再繼娶縣簿王贊女僞選貢生娶饒州知府陳桂女繼娶縣簿黃錫女再繼娶庠生孫起嗣女再庠生娶歲貢郭鄰女繼娶光祿監事紀公迪女再庠生娶太僕卿孫緒之孫歲貢生起宗女喬庠生娶庠生任士志女繼娶知縣趙燃女同庠生

衛陽先生集○卷十三

六

娶鴻臚序班張衡女女三一適兵馬鄭祚子庠生養直一適庠生楊巨鯨一七歲殤世懋出者男二晃太學生娶知縣蘇權弟庠生樞女繼娶按察使趙焯弟某女最娶縣簿王贊女女一適庠生趙時臨曾孫男四承祖娶戶部郎中李再命女承廕娶光祿卿盧宗哲之孫太學生永錫女承業聘太學生陳震女承恩聘舉人張道一女曾孫女九一許聘庠生楊之奎子一許聘庠生張學成子一許聘兵馬李遂子一許聘知府曾基之

孫庠生弘子

一許聘舉人張道一子經緯一

許聘知府祁鯨之子太學生繼文子

餘尚幼

玄孫男一幼嗚呼自先妣歿迄今餘五十年所每見叔姑輩道及往昔輒泫然流涕族戚翁媼指其遺行歎息稱道嗒嗒若不容口且云固宜所息昌隆若此噫嘻爲是言者雖以不肖故而懿德昭昭奚容泯耶獨念生子劬勞在母尤甚而先妣教育又越常倫所望報罔極于萬一者何限追維先妣棄代不肖纔十有三歲至冠不及見婚不及見嗣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九

不肖以嘉靖戊午領鄉書壬戌成進士擯而復錄以逮今官均不及見悲哉悲哉吾母能盡道于舅姑而不得受子婦一日之奉吾母能克相乎夫子而不能偕老于百年吾母能教子以掇青紫而不得享杯勺之祿養無論肥甘綺麗足供娛親卽羹藜茹蘆而欲躬親視膳以追一日之懽詎可得哉詎可得哉抱恨終天欲死無地唯是斤斤遺訓罔敢軼越以貽憾于地下爲可自勉耳曩不肖以給舍值 穆廟覃恩贈先妣爲孺人迨承乏少司空

加贈淑人以今官又加贈夫人

制詞焜耀永賁

九原不知吾母果瞑目焉否也嗚呼痛哉吾母不能復作矣而閭閻潛德未表諸墓將何以昭示子姓使我周氏之福蔭固自淑人種之而益弘也用是輯所記聞掇拾如右丐諸名筆以圖不朽不肖孤亦藉是少慰顯揚之念惟立言君子特賜採擇焉不勝哀感懇祈之至

墓表

先高祖懷石府君墓表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十

吾周家世之詳具載譜牒可考始祖諱貴生二世祖思誠始携重貲奉例自當塗徙故城父子皆以善著稱生三世祖福持齋樂施不事俗營中年後尚未舉子嫡室李氏復娶項氏于氏于爲山東商河人體厚氣清實生吾先高祖諱源字德淵別號懷石配馮生子積稼穡初高祖之生也魁梧之貌岐嶷之資垂髫出就外傳輒了了字義日誦數千言稍長能文弱冠補邑庠弟子員輒試高等廩于學官屢入京闈衆以大物期之乃連遭內外艱以

一身應門戶百務倥偬惟恐隕墜其家殫苦心勞力經營物業周旋公私遠近交識酬酢之際克艱克儉不忘不愆舊宅嚙下水患改卜城北購得傅氏田地築垣造室移而家焉前爲塲圃又前植桑棗子孫世享其遺先塋原在縣西偏鄰于城因改遷城北鳴鳳之原載封載樹迄今觀者人人以爲旺地性喜賓客好宴會與村中兒女姻家胡大公甚相友善彼此往來招飲薄暮相送以中途棘狗爲限緣是不免踈于本業就試憲臺遂入劣等改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三

充長蘆運司掾吏滿考上銓部完事冠帶守支太倉都人延爲塾師因材訓誨多所成就時吾祖太司馬義軒公以少孤隨侍京邸受過庭之訓者數年比有義兄諱海者代高祖家鄉應門因遵父訓以產業三分之一讓海海以病棄世其子松不肖父遺田宅盡爲鄰家顯宦京師者家人謀去高祖往贖不允遂具疏欲奏聞于朝致辯時有鄉親同宦京中者和解竟以原業歸之其磊落激昂不屈于勢大率類此至于鬱寡恤孤賑乏濟急于一

已財力無少吝惜蓋其剛直仁厚出于天性然也正德改元回家見食指繁眾家務參差急與先祖娶先祖母劉夫人又以村無井泉因擇地穿井于家南百步許迄今子孫汲而賴之隨令先祖與先伯曾祖積先叔曾祖積三分其產各立門戶無何感疾告殂時正德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也詎其生景泰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有八未屬續前呼子若孫囑曰吾昔遷塋先人術士劉某謂吾新塋後面來龍聳伏縣豆前面大河環抱朝拱中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三

間四神八將俱全真佳城也後當出數世公卿云云此售術之言固未可憑第以天道人事度之吾家累世以來多行陰德未有顯者吾初妄意進取乃值數奇竟止于此汝輩務以積善爲心以教子讀書爲事後世必有官達以徵其言者汝等識之嗚呼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報本返始人心同然而祖有功宗有德古先聖哲所崇重于百代不磨者乃孝子慈孫所宜倣爲楷式者也吾家祖先締造于甘陵越八九代始發於世選之身而族衆

森然永冠林立事業方蒸蒸日上艾逝本窮源實吾
高祖垂創宏遠之所貽也選故述祖父平日傳頌
高祖一二遺言遺行筆之于石以詔後世子孫使
知慶流有自且欲世遵懿範以隆光裕之休于無
疆也若其履歷之詳未得于傳聞者不敢妄爲之
說以取失實之謂云

衛陽先生集○ 卷十三

三

衛陽先生集目錄

誌銘十四

朝議大夫娛恬段公墓誌銘

承德郎陞五品服俸河南歸德府通判盧公

墓誌銘

誥封戶部郎中龍溪宋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江西饒州府知府陳公墓誌銘

勅封孺人蘇氏墓誌銘

京闈進士浚溪孫公墓誌銘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目錄

貢士蘇公墓誌銘

勅封孺人亡妻黃氏墓誌銘

衛陽先生集卷之十四

其陵周世選文賢父著

武林後學沈獅

較正

同邑後學沈嘉

孫男承芳編次付梓

誌銘

朝議大夫娛恬段公墓誌銘

按狀段氏世爲山以東恩縣人人卽其居號段橋庄蓋段寔學族也著姓自高祖志剛剛生榮榮生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一

文林郎文高配栗孺人寔生公公諱錦字美中別號二泉晚更娛恬今率稱娛恬先生矣夙慧嗜讀書日上口數十百言三冬足用補博士弟子員稱茂才以嘉靖丙午舉于鄉丁未舉于朝出宰壺關壺關爲晉巖邑過西鄙虜虜且大舉獵纓角窺上黨公爲飭胥睨增盾闕以書生擲筆禍當旗鼓如老將虜畏不敢伺壺關去公且以暇完積逋而理冤獄聲聞藉甚其所脫囚有行幕夜金報者公毅然謝絕之壺人以此楊關西壬子報最拜侍御史

以杜後惠文彈諸權貴聲震朝野頃以督儲理河有成蹟稱上意使按西川威惠咸著于紀得校乙卯士所發解得陰大司馬時號蜀賢書得人焉事竣報命以薦剡黜時宰甥時宰竟喉當事者據拾謫倖深公不以垂翅懈從事悉志以相厥守旋即擢宰大名治大名如治壺關旋復擢貳保定佐保定如佐深所至有去後思庚申念兩尊人春秋高請便歸省而文林公亦病且不起因得侍嘗哈塋及情如禮改歲而栗孺人以念文林公故亦病不起亦因復得侍嘗哈塋及情如禮如文林公向使公執掌一方則亦何克襄大事寧不抱終天恨也者則所稱孝感非耶起復同守蘇州旋擢備兵潁上潁爲南北要害多劫人風公至屏諸赭衣白鄭藩冤事却解贖罪鏹且捐俸置校里田潁人復比黃潁川及隆慶改元擢參藩關中而公倦游矣乞休養病林泉卽梁大中丞張侍御薦公方偃臥手一編弗爲起也因更號娛恬以示無用世意然而濟人范俗心不以出處易歲侵則出粟綬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二

諸流徙歲疫則贍飢生諸僮仆且出橐中俸餘金
佐修賢宮建閣梁鑿井泉收凡民喪而尤加心于
族屬知舊聞若訓傳氏子存任氏孤拯崔氏艱尤
嘖嘖人口者其他惠施殆無算云大都公嚴方簡
延接士大夫對客終日無惰容言動輒準于禮遇
烈風雷雨無敢戲淪若吉月若大典禮輒衣冠北
向頓叩如大常儀歲時伏獵輒薦藜藿修大夫家
禮羣子姓勞勸之且也業敦儒素不喜藻繪紛華
曰吾輩自當惜福耳尤不喜殺生公宴高會僅足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三

掩豆卽折柳踐多亦有戒心蓋忠孝仁愛其天性
然也老惟一女贅嘉善傳于士鯉子愉因謀諸族
及邑薦紳先生告于廟而字以段俾承先祀乃段
愉亦恂恂雅飭事舅如所生人更謂娛恬先生爲
有子矣公素病脾後更劇卽齋榻疆起以所遺產
均之諸同姓井井有差別室中有遺腹亦手記以
示券蓋聰明不惰如弱冠時云公以正德壬申十
一月廿四生以萬曆九月四日卒年七十四先後
皆配于鄭皆得封孺人二子俱殤女一歸王格心

亦先公卒如孺人爲故城康氏所生女卽所贅段
愉爲公後者也今卜以其年月日啓二鄭孺人之
窆而合塋焉段愉率諸同姓者以謝大夫狀謁余
而乞余銘余雅重公舊矣敢以不文辭遂斧狀而
誌之復稽而銘之 銘曰天不可必乎胡公之仁
而壽天可必乎胡公之豐其身而斬其後後不必
子壽不必年惟有所以不死者是之謂愛而傳

承德郎陞五品服俸河南歸德府通判盧公

墓誌銘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四

歲戊戌十月二十五日歸德通判盧公卒于家越
明年己亥其孤永錫文錫用彤家言卜十一月二
十七日將奉柩窆于城南先隴之次廼手次第其
行實涕泣以銘請余于公有姻媾之雅又深知公
義不可辭按狀公諱茂字如松紹涑其別號也先
世有名子與者永樂中自涑水遷來遂爲德州左
衛人子興生斌斌生得得生信信中子經封翰林
院檢討生三子季子宗哲爲嘉靖間名臣仕至光
祿卿配譚氏贈淑人實生公公有異徵數月能言

甫兩歲授之古詩輒成誦若夙記者七歲就外傳誦讀朗朗無美音聞語聯對獨確悉中音律十二能屬文稍長游鄉校一時髦俊盡讓敏給諫葉公一見深器重之曰此盧氏千里駒也光祿公宦游南北率以公從代理內外家政靡弗當父意指戊午當比士會光祿公與中閹齟齬慮患叵測父子相依于京二三知厚者曰郎君偉負可芥拾科第奈何令其坐守青衿吾輩當貸貲令入成均即可魁京闈矣然竟弗第也自是屢舉屢弗第丁卯試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五

期僅餘三日聞母魏病劇或勸勿歸以魏卽不諱繼也公謝之曰吾父耄而病忍以緩急爲累吾方寸亂矣乃日夜馳還及入門而魏病良已因自嘆曰吾生不辰卽區區一第固我靳乎且親老在堂定省裕大嗣是遂罷舉于業矣光祿公天性廉介不問家人生業歸來無以供朝夕公量入較出居積日爲以故菽水之奉不至匱乏而承顏順志日兢兢罔懈及光祿公歿哀毀骨立終三年茹素衣布未嘗解顏也乙酉謁選天曹授宛平簿簿職完

官府賦租辦納往往病小民爲之均莊頭革解戶積困頓蘇戊子遷大興丞大興近有華轂下所司多傳奉事中官貪婪險愎意不當動以大內軋之卽京兆尹未見執法相裁公不激不隨事集而民弗擾潞藩之邸行李襍遷移致責在兩縣京兆公疏請屬公任其責仍發帑金三萬爲費公訝其多京兆公曰以主上貴介弟而吾輩較省費是清痴矣公曰廢事固不可靡費尤不可得什之一尤克有濟事畢上下晏如而三千金猶有餘羨胥徒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六

向公耳語云曩奏中有不敷准聽續請矧三萬乎景藩前例可據曷取之以充資斧公正色曰金以萬計固可濶囊如法紀良心何竟冊報而還諸帑京兆公大奇重而薦之奉旨紀錄大宗伯委查披剝牒檄行有劣者飭逐之稍從刻覈立招重賄乃寢而不行大都事有利實者人多百計營之公則若將浼焉一時聲稱籍籍縉紳間壬辰陞衛輝府通判職在捕奸甫任會川兵應調道出衛源地方大虞驛騷公逆之境上委曲諭其將卒令其鴈

行而前遞到遞發問閭竟獲安堵旋攝洪符洪京
省要衝凋弊特甚公至甫三月諸政槩新督撫公
按部見其今昔頓異嘉與不置卽欲爲洪請畱緣
除墨尚鮮擬銜弗便不果洪父老已勒碑頌遺愛
將泐祠而尸祝之公力止方寢甲午河以南大歉
守令時多罷去攝之者難其材公以推擇往署襄
城乃禁訟停徵听夕理賑事務求實惠在嗷嗷猾
奸慣舞無所售巧襄民賴以全活者數萬諸財賦
毫無染指是秋河伯不仁潰淤爲漕病總理大司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七

空廉其才名疏請更調歸德河署公暴饑糧以行
河不煩供應丙申春董分黃大役工無定所食息
弗寧關散工料可喻十萬金曾不移銖兩充饒餽
直指使者上其功陞服俸一階明年督視宿遷挑
濬運艘藉以無阻秋杪河決虞城勢將南徙增隄
塞口不輟晝夜公以積勞之軀暴露于風霜間左
體遂成痿痺遂決歸計先是京如公者布飛語于
私揭公夷然弗辯會有廉訪其人者公雅不欲爲
報復惟仰天嘆曰吾當官不愧俯仰卽有厚誣人

胸有心誰口無舌清平昭在水濱別老冉冉其將
至獲歸猶晚大計其諧果行則以不及調收公聞
尚色喜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惟不以墨行而
辱先死且含笑吾今得全歸矣抵家病少間樂與
親友宴會居恒則手不釋卷弗問田舍卒之日猶
櫛沐若平昔偶手麻還榻而終距其生嘉靖十三
年十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五公狀貌魁岸賦資
英敏前身事記之了了詩文清勁古卓成一家言
滁陽所作戰會景編中他稿藏于家祇身簡嚴食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八

無重味衣無重綺蝶襲之語未嘗出諸口性至孝
侍父宦邸依依膝下不忍離卽遣畢婚外家弗往
也方母譚之背棄時在童齡踴躍毀瘠若成人然
素未習畫而貌其母之遺像若生事母劉魏亦不
以繼而廢髮髮非孝思純篤者能然哉葛孺人早
亡有侈富者願締伉儷盟可藉以潤筆研弗屑也
伯父病且革遺孤尚幼持千金爲贈乃婉言固却
之而于其家擁護周至迄今門祚如初與人交不
取苟容然獨以然諾取重當官務恤百姓不避豪

強嘗自信曰臣職不難盡惟公與任則得之此其
清操勁節蓋無負庭訓云於戲以公之志若才使
究厥用當有偉樹而僅僅以別駕終位不勝德有
餘惻焉然晚近世混于資格以例貢起家至佐罷
者海內指不一二屈矧以郎官能以三品贈其親
微先人未竟之 恩命顯揚之志藉以稍伸蓋未
爲遇而亦未爲不遇也公月可以聯哉配葛氏贈
孺人娶數月卒有賢行載在父端肅公所書誌中
繼高氏封孺人都指揮洪女子二永錫監生娶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九

按察使巡女文錫監生娶

按察司經歷堵

銓女繼蓋澡女女一適憲副張子順男監生鳳翼
孫男四世滋聘吏科左給事中程紹女世淮聘浙
江道御史謝廷策女世治聘庠生李熾女世弘尚
幼孫女三一字庠生謝應擢一字余孫承隆一字
庠生曾弘子士奇法得并書銘曰 嗟嗟盧君之
生兮毓秀鍾靈志操迥不羣兮如璧如璫懷珍以
待用兮藝苑推英胡遽回于雲路兮彼蒼冥冥寄
一職以紆抱兮廉隅是矜樹甘棠于燕豫兮口碑

判司位誠卑而道弗枉今允克振其家聲畱不盡
以遺來裔兮將蘭桂乎崢嶸覲泉臺其孔固兮百
千萬禩徵余銘

誥封戶部郎中龍溪宋公墓誌銘

明興二百年來吾故城以于貴封如其官者才四
人固皆碩德偉行取美鄉閭至以明經適用之學
躬堪進取而能恬退是耳雅雅于于以就封君之
列唯吾龍溪宋公有足多者公之冢嗣河南太守
諸方在郎署時兩值 穆廟覃恩賜封公爲戶部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十

主事晉封爲戶部郎中於時公實爲庠校廩生褒
然有掄魁之望而乃偃然就封人皆賢之中丞孟
公下之檄云才藻久振于儒林義方先膺乎天寵
爲之豎坊以旌異之扁曰勅誥重封吁是可以徵
公矣公諱良壽字文謨龍溪其別號也先世潞安
府屯留縣人永樂中諱德成者偕配王氏携三子
一公二公友奉例來實畿內占籍故城遂爲故城
人一公生雲好施予有善行配張氏薛氏生子三
熊鳳鸞鸞字天瑞號誠軒體貌修偉志行醇慤以

邑掾滿二考將上部矣曰吾不任律牒事輒棄去
歸田教子期以儒顯其家配秘氏張氏實生公焉
公生而穎異七歲從學塾師卽能領受講解詩書
大義十歲善屬文十六遊泮庠益矢心問學閉門
羅書史丹鉛典勘無間昕夕從遊於同鄉沙溪孫
公之門公閱其文擊節嘆賞謂掇青紫若拾芥也
每臺試輒高等顧屢戰藝文場不利迨太守公旣
貴曰困于身而享于子猶弗困也吾志其有托乎
遂就今封人固惜其抱而尤重其達云公天性孝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十一

友悖信明詎與人樂易而不爲姘姻之行居已朴
儉而不怙急難之恤平居端雅縝默至義激情感
輒兄事風生議論慷慨而匪爲身家之圖事誠軒
公與其母氏竭力承志務曲得其惟心仲弟良策
早世爲婚嫁其遺孤季弟良簡至不能家昇產以
裕其生族之貧無告者闕之教太守兄弟愛而能
勞遠近生徒來受業者隨材造就多底于成庠有
被譖獲罪於師長者將就羅織公侃言曲喻以直
其無他隣婦孺貧苦地畝不均爲累公代訴于

得減稅以安其業途遇凶服者輒甚詢之知貧無
以塋也爲之助槩以襄其事河水泛溢田將爲沼
矣公率里人沐浴致禱旋復故流其年有秋人咸
誦之公之篤行義舉感格神人率多此類不可殫
述晚年恂恂鄉居與人譙集言笑溫款不異爲諸
生時邑大夫延爲鄉飲正賓一往輒固辭杜門閱
書史自娛不爲豐殖生業計視世之肝膽張耀垂
白規營者大相逕庭允哉完德君子也先是太守
公入官屢謀迎養不就暨守東昌補鄆陽再調河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十二

南始一至官邸數月輒告歸歸卽病湯甚劇太守
公聞之急乞休以歸侍湯藥延今數稔疾頻作類
愈一日太守公乘間問及後事公但曰我所欲行
未忍言者體悉措置當我心夫復何言蓋太守兄
弟析產後公復舉一庶子太守卽以已分田宅造
舍書券推予之公雖甚不復有他慮也今年二
月初二日復感風痰遂不起距其生正德五年六
月十七日得壽七十有二配王氏封太安人加封太
宜人先卒婦德毋儀備載古川程侍郎所爲墓誌

中側室方氏李氏子男五誥河南府知府娶庠生
李性女封宜人語庠生娶張氏詔王府典儀正娶
庠生師慮女詔庠生娶韓氏俱太宜人出訓即所
謂庶子者李氏出女一亦太宜人出先卒孫男五
太守出者吉祝廩生娶歲貢生郭鄰女語出者吉
徵聘庠生王益謙女吉士吉祥詔出者吉社聘庠
生韓益修女孫女七一適省祭官于北子儒士羅
澤先卒一適序班劉惟敬子監生源潔一適饒州
府知府陳桂子監生來俱太守出一許字監生李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十三

制心孫一經詔出一許字聰選官崔興立孫繼光
一未許字俱詔出一尚幼語出曾孫男二聲著聘
通判鄭粹子庠生養浩女聲聞聘監生陳家女曾
孫女五一許聘庠生胡素孫封周一許聘余男廩
生陽子承祖一許聘監生萬化行子鍾一許聘鄉
進士張道一子九德一幼俱吉祝出太守兄弟將
以萬曆九年十月初四日啟太宜人之歲厝公柩
合窆焉以秘觀承心傳所爲狀來徵余銘余憶總
角時與大守公學同燈火過從甚密頌公指誨迨

今耿耿宵懷邇締姻好侍公杖履承愛渥甚故余
知公爲詳迺不辭叙而銘之 銘曰抱瑜握瑾者
庠譽聳壑昂霄擬崢嶸理有乘除數虧盈騰踏英
英繼體榮經綸志業允有馮淳承恩寵列簪纓燦
燦懿德重鄉評叢叢桂葉布芳聲繩繩優典來九
京抱邨封斧開佳城萬年慈鬱芾雲仍

中憲大夫江西饒州府知府陳公墓誌銘

隆慶改元四月公自饒抵余書曰饒號難治竭吾
慮耗吾精神數月頗克就緒然吾則勞且病矣迨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十四

余奉使 瀋瀋道病疏歸又得公書云冬杪入
覲可晤也居無何聞有廬州之訃亟遣人迎護其
喪至則往哭之聞邑人士觀者弔者罔不泣下蓋
追慕公行而惜公享不滿報也越明年秋將塋公
弟鎮撫撫持厥親沙溪孫太僕公冢子上舍君若
谷所爲狀以其孤寡來請銘初公與余爲同學友
甚善余登第與公同朝已又約爲婚姻知公厚公
莫余若者銘奚可辭公諱旌字儀甫陳姓別號瀛
南其先世州西華縣人遠祖有爲刑部主事者諱

士亨占籍淮安清河縣永樂中徙開右填實畿甸
刑部子宗敏奉例家河間之故城宗敏生太學生
晟公之高祖也曾祖諱儉仕韓城麟遊二縣尹遵
道履繩不少徇貶以事忤逆瑾棄官歸瑾敗部檄
徵之者再卒不應士論以爲高纔踰古稀輒自卜
塋地暨爲諸送終具以生誌托太僕公爲之曰所
貴吾能親見不浮不誣他日庶可瞑目重泉也士
論又以爲達祖諱汝爲庠生考諱治已以貢知范
縣事甫數月丁外艱歸服闋或勸之復仕時公方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十五

爲御史聲稱籍甚范縣公曰業已我繼矣可復資
其力以便私圖乎竟謝不出未幾以公考最得賜
封如公官母斬贈孺人識者爲范縣公知約取
薄享之義而豐昇厚償者隨之不可以觀權與精
妙之機與公生于嘉靖壬午十二月二十八日與
弟縣學生旂實一乳焉時韓城府君尚在養聞而
喜曰善積自先慶流于裔傳稱八士四維姬室今
屬吾門樂莫大矣府君精數學因推衍久之又曰
時值佳勝氣羣中和文明啟祥用肇賢科家聲文

脉永昌靡他公資性溫醇明秀成童卽刻厲問學
父子兄弟自相師友士習方猥陋儼提時製套語
家傳巷誦他書選乎未聞公獨于經箋外博取丘
文非公大學衍義補淡泉鄭先生策與等書晝夜
披讀靡不淹貫凡天下事有關理道科場所爲者
歷歷有槩于中弱冠補學官弟子員有聲嘉靖壬
子領鄉薦登丙辰進士司理平陽潔已奉法教不
可撓獄牽滯弗成者憲臣咸以付公理公伸枉哲
寬不使有毫髮遺憾旁視鄰邑持訟牒赴臺臬憲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十六

者往往祈得公贊成焉由是譽望裒然起山右戊
午以選預科場外薦事分閱試卷所薦三人皆名
士余同年張侍御問明其一也人以是服其精識
三載部使者交章上良狀 詔拜監察御史故事
御史試職歷巡城等差然後出按值 世廟加意
邊方屯政欲得才實者往大中丞崦山周公擢公
上考遂實授捧 聖書釐全陝屯田屯弊滋甚公
勾稽誘致有方略素宗悍卒宿擅疆畛者悉裁以
法不少貸窮塞荒徼必躬必親拓營田以畝計者

范縣令丁外艱回籍服闋以侍御在朝遂不復仕
及侍御捐館居常鬱鬱孺人乃自修其責令三子
舞綵奉娛或侍遊園亭登高阜處野嘯目送飛檣
盡醉而後返如是越歲乃殂孺人盡心喪事棺衾
不以煩諸昆季田業皆取其下者人謂有古男子
薛包之風又建義塾擇嚴師課三子章句外且令
博極羣書讀古喪祭禮故三子沉深蘊藉循循守
禮法無世俗奢靡之好一日誨三子曰吾邑雖多
科目賢哲接踵然不若京師四方賢士雲集爾其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三

遊太學考德問業庶多開益因畱一人侍養更迭
入成均日與諸賢士遊以廣聞見通經義練世故
孺人之教也夫善事舅姑孝也相夫蒞政賢也敦
睦友于輕財克讓義也教子親善慈且貞也婦德
備矣是皆于法宜書恨余不能鋪揚盛美罪之闕
臺姑著此以俟觀風者採焉子三人一曰憲娶河
南太守東塢子司訓度同之女王氏次曰寬娶王
子舉人鄉之女郭氏三曰宋娶河南太守前撰狀
金齋公之女宋氏女二一適余第二子庠生鶴一

適左都憲馬公東田孫邦材之子炳然孫男二一
命款聘庠生夏鳳岐之女一維新聘太學生張斗
山之女孫女二一許聘舉人張道一之子一許聘
太學生劉源潔之子孺人距生於嘉靖癸未正月
初五日得壽五十有六今將以萬曆六年十一月
十三日啓侍御公之窆合塋先塋禮也載系之銘
銘曰賢哉孺人貞純柔婉婦道毋儀宜書彤管
相夫履道教子義方蘭茁其秀此德龍岡盤河之
游風氣攸鍾桂城埋玉馬鬣之封惟天眷德錫之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三

祚胤於萬斯年厥宗永振

京闈進士浚溪孫公墓誌銘

吾邑土風淳固人物斌斌薦紳之家率多後先輝
映濟濟繩繩以克振乎門祚今古可縷指屈也弘
治正德間太僕寺卿孫浚溪先生擢巍科躋顯仕
以勁節雄文名當代而鄉進士浚溪公爲之子才
華行誼煒然卓然允足趾前美而弘聲業表表爲
吾鄉世胃之望邇天不憖遺一疾竟殞嗚呼痛矣
公子庠生起元率諸弟杖屨叩門以誌墓之文請

邪于德其偶莫此幽居以昌厥後

勅封孺人蘇氏墓誌銘

孺人姓蘇氏同邑庠生潼之女爲侍御陳公之配
陳公初名旌字儀甫別號瀛南我河間故城人登
嘉靖丙辰進士由山西平陽司理拜監察御史時
肅皇帝銳精圖治尤加意邊防每遣繡衣行部
必面授旨諭侍御曰陝西屯政廢弛多爲豪右武
弁侵沒軍不沾實惠汝其往釐正之侍御陛辭慷慨
慨入關彈劾其不法者清屯地萬餘頃事竣奏稱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十九

旨太翁金孺人俱受 勅封復命按四川如前甫
三月以疾在告歲餘奏檄取入京陛見 帝曰山
西爲畿輔右臂密邇三邊黠虜數窺伺久患不得
人汝其往蒞事惟勤惟恪 御筆更其名爲桂一
時在廷諸臣驚愕動色侍御抵山西諸務振作山
右懾服聞于朝 帝曰嘉乃績其晉秩三級示卓
異隨陞授中憲大夫江西饒州府知府公諫忤樞
要事拂闕宦威名素著未至而饒人已惴惴及至
恩威並而德政流士民胥悅隆慶改元之明年循

例將入覲至廬州疾作遂卒于公署蓋公盡瘁爲
國孺人在行諸子皆幼孺人哀慟逾常治喪具挾
幼扶視以歸鄉論偉之至今萬曆五年十一月十
九日孺人亦卒蓋去侍御之喪十餘年矣綜理家
務苦心可知厥子偕二弟持河南太守同邑金齋
宋公所撰狀劄請銘余與侍御素共筆硯更關
姻親公學行政事其得耳而目之者最悉今又因
狀益更知孺人是不可無述也按孺人幼生聰慧
素承家訓通書義閑內則及歸侍御事舅姑卽能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二十

得懽心付之管鑰淑慎無違內外咸稱之侍御未
第時夜供燈火自理女工佐讀至夜分乃寐及侍
御筮仕理官則勸之詳慎果斷勿淹禁以叢怨及
聞折大獄有平反輒相慰悅侍御入內臺孺人至
京邸每日官居清要須思稱職報主勿激勿隨勿
負名節有封事必請講解可行必祝之曰願 聖
天子嘉納及守饒則曰吾家世遊宦以清慎聞願
自刻勵勿忝祖公惟寬明仁恕庶幾爲民父母侍
御泫然之侍御謚先朝露時太封翁尚在太翁

萬餘并嚴三司而下諸文武吏裨屯政與否者疏諸朝迄今廩餉充溢士馬飽騰西陽晏然壬戌秋御命按蜀三閱月積勞案牘間以疾告三上章始得請歸裝惟圖書數卷而已乙丑夏四月奉檄取入京陛見值晉鄩多事往按其地者恒難其人當事者以公名上先皇帝可之御筆更其名曰桂仍諭往懷乃事無忽無稽公至褒良黜惡搜弊扶奸事涉艱重前使者踟躕不敢磨公奮然爲之大張憲度士風吏治年來多詭于道者公頌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七

文昌謝士文二通令有司刻置學宮以崇道術端士行襄陵舊有同邑侍御李漳南先生祠年久圯壞公爲葺垣飭像作文勒石以昭循良不獨重桑梓之誼而已也其所爲匡俗教化率多此類視世之計送迎度供億者所存不啻倍蓰矣尋例遷饒州府知府饒務冗瑣俗且梗黠多囂訟公以滿考御史任之無幾微見于顏面益思勵精以圖報稱有疑獄蔓引數十百人公甫至平反無慮數十人鋤強植弱任怨任勞嚴局鎖謹出入明條約汰冗

濫平賦役郡治奕然改觀今上卽位之明年歲辰將進職渡江抵廬州府公晝夜疾作遂不起丁卯十月十八日也公素稟厚前寓書以病云余不爲意至是聞卒不勝悼痛蓋公苦心極慮克親職守一病蜀再病饒壽四十六而逝矣古稱皇天輔善竟何如也惜哉公天性篤孝處兄弟以友睦聞方養病時間出訪友尋僧率從徒步姻戚交接不異爲諸生時略不作達官貴人態人以是尤賢之所著瀛南稿藏于家配蘇氏封孺人故庠生譚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六

潼之女鄉進士權之從姊也子男三人長卽寒勝王氏前河南太守東塢公子榆杜訓導度同之女次寬聘郭氏壬子舉人鄉之女次案聘宋氏戶部郎中諧之女女三人一許聘余第二子儒一許聘前左都御史東田馬公會孫那林之子炳然餘尚幼塋期今年十一月十五日塋所城東新阡之井因爲之銘曰陳有世積其來淵淵連枝秀苗惟公翩翩爲賢節推爲名杜史秦晉隴蜀聲燁績惻專符鄱江澤流益長胡奪之速彼蒼茫茫壽邪位

余自束髮慕公既辱公知愛既又盟婚於公之仲
子庠生起宗是烏可以不文辭按公表兄李庠生
燮所爲狀云公姓孫氏諱若緘字思節浚溪其別
號也先世東海人高祖諱太公曾祖諱五始占故
城籍祖振有計然術崛起爲一方閭右赴急賑窮
人稱義士以沙溪公貴封吏部主事贈員外郎父
卽沙溪先生諱緒行業之詳具載大司徒海樵王
公所爲碑記中公幼敏慧不凡七歲日誦萬餘言
甫十齡能屬文多驚人語時與沙溪門下士較藝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三

卽素盛挾負者罔不輸意推服年十五補邑庠博
士弟子員每觀章縫貴遊及過庭所聞諸名公鉅
卿輒奮臂曰士生不與此等齊驅並駕非夫也折
節力學至廢寢食不厭嘗與兄太學生若谷弟太
學生若樛就從兄掖縣少尹若金別墅茹苦辛忘
寒煥一意佔畢非省覲展親彌月未始抵家久之
學益富文益大進沙溪公每觀所作私喜曰吾抱
赤忠期有弘樹竟以弗徇時好而甘退焉畢吾事
究吾所欲施其在斯乎嘉靖癸卯秋果以尚書

領順天鄉薦高等先是婺源方博士分閱公卷誤
其落卷中夜分假寢夢應曰者再四驚檢得之蓋
未嘗寓目也旣中式登榜滿封之號則日字耳吁
豈不異乎哉甲辰下第歸益肆力於問學若無何
沙溪公卽世執紼在疚哀毀逾禮嗣是頻上春官
不第泯然曰丈夫當友千古奚經經一第爲於是
旁搜百家諸子博綜漢魏晉唐諸名人篇什尤喜
韓昌黎文每愛讀其長篇古詩病宋人詩晦嘗曰
有澁不能一者故其作爲古文冲淡渾成稱一家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四

言其近體若長篇諸詩暨諸詞賦洞達敷腴不滯
不踈至其得意句雜入中唐諸名家集中卽具眼
者亦鈔辨其非當時作也人以公爲沙溪之子擬
之眉山蘇過真知言哉今其家有兄弟聯芳集贈
炙人口蓋並錄其兄若谷者云兄母張蚤逝公母
韓在堂凡事必白母先逮之兄不使其有無母之
戚也若樛弟未舉子其母劉命以公幼子爲之嗣
公奉命惟謹不使其有無後之憂也女弟適楊氏
者母楊繼沙溪歿曰是妹吾父所鍾愛者歸寧偶

給一視楊母在日不使其重思親之悲也族鄰患
難悉力携持姻戚問遺允適情禮間塾延師以義
方訓諸子家舊有一經樓聽讀樓時一登臨輒悵
然者久之曰吾不克副先人教育之志寧無望後
人顯揚之助乎或勸之仕曰仕則妨吾教子也比
公厚嘗同年友邗臺王公任天官少宰人益德惠
之俾就選計可使庇獲美秩也公但笑而不應人
以是知公所存之遠矣乃萬曆三年八月初十日
忽以疾告終距其生正德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壽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三十五

僅五十有六嗚呼公之生也將有所爲而竟止是
耶使公出其素抱以爲世用其所施樹固有莫可
涯涘者而才不顯于時年不稱其德彼蒼茫茫胡
可問也惜哉惜哉夫人顏氏子五人長卽起元娶
盧氏次卽起宗娶吳氏次起鳳庠生娶王氏次起
潛太學生娶韓氏次起嗣庠生卽出繼公弟若樸
者娶王氏女三人一適太學生馮一鶚一適太學
生馮毓材一適太學生馮嘉胤孫男七光祖庠生
餘俱幼孫女十適聘俱名門其一爲余第四子

之室葬期在今年十月十一日墓在樸莊北先塋
之次從父兆也噫嘻士君子成名德行文章其大
者公之孝友著于家詩文貽于世足以有聞于後
矣矧諸郎頴見林立于泮官方烝烝未艾孫氏未
食之報天其終厚償之也公目瞑哉 銘曰奕奕
先德美彰盛傳克紹罔忒卓卓躬行篤倫摘藻曷
忝爾生翩翩者子貽謀孔臧奮翮伊始隆隆者丘
珉刻不朽萬古千秋

貢士蘇公墓誌銘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三十六

隆慶壬申十月六日董渠蘇公寢疾卒于家越明
年萬曆初元公子鄉進士權將以十一月初八日
葬公於宅東新阡之兆以狀公之行者屬公契友
司理馮公天秩而以銘公之隧道屬余余與權同
領鄉薦復締姻盟侍公杖履有年知公之詳莫余
若公生平懿行不可殫紀姑按狀撮其大者而叙
之公姓蘇氏諱澹字必東董渠其別號也蘇之先
河間獻縣人洪武初以花子軍亂子姓各竄他方
獨諱成者時以髫年隨其母李氏僑寓故城之董

學村蓋漢儒董子下帷地也李間其說竊比孟母擇鄰教子之意遂家焉由成至公凡六世慶澤綿延代有顯者鎮江府通判拯公伯魯祖也泰安州判恕公伯祖也銅陵知縣鄉進士廷憲公叔祖也迄今科貢彬彬青衿林立邑稱望族必先蘇氏高祖人義魯祖子敬祖聰父氓器度軒豁與人恒共憂樂愛觀書尤喜讀選史至仲舒天人三策首揭正誼明道之論示範家學母楊氏以弘治癸亥四月初五日生公資性明秀醇謹不妄言笑幼服庭

衡陽先生集○ 卷十四

壬

訓孳孳向學既長師事母舅楊北渚公暨北村公盡得二先生之學愈自奮勵寒不爐暑不扇默坐一室手不釋卷其嗜學之篤類如此未冠遊黌序卽褒然首稱嘉靖戊子辛卯應順天鄉試旣出鎖院督學侍御周公陳公亟索其文以示當道一時都人驚異期當魁選竟錄羽歸益虛心力學不廢丁巳以歲貢抵京將入國學喟然曰吾媿不能占一第以顯揚二親積分末業升斗餘粟于我何有且今之俗綺譚曲說乃以容悅回面抑首乃以浮

湛此豈吾性行所能辦耶遂浩然徑歸杜門却掃將終身焉戊午仲子權卽登賢書人以爲公畱不盡以取償于天也其恬退之節類如此平居澹泊自將服食器用率以儉朴惟奉養二人潔滌澹備旨甘畢力從事務求豐腆比執喪悲慟三年不爲哀止緣是致疾遂廢舉子業村西董子祠厥考勸建以閎儒教也歲久傾圮公捐貲重新之每歲時祀祠下觀物思先歔歔不能禁其事親之孝類如此兄溥潛潼俱庠彥相繼凋謝公痛念無已撫諸

衡陽先生集○ 卷十四

壬

孤不啻已出生事不足力爲置產婚嫁不克舉厚佐其費資材可教者收與已子同業庠生機等卒玉于成其友愛之仁類如此家無厚產諸子薪水膏火費常若不瞻然閨人窘迫憂類力賑不少措其周急之誼類如此沉潛理道凝然靜修城以防意瓶以守口壁以操行日惟課諸子孫誦讀足跡不蒞市廛矧於公府內無妾媵與廬夫人相待如賓終身無少反目有鹿門真野之遺風其持身之正類如此夫惟學也可以斯性節也可以標俗孝

也可以植經仁也可以敦紀誼也可以振薄正也
可以昭軌他如不校狂悖不乖鄉鄰不勵僕佃特
其緒餘焉耳古稱純德君子公真其人哉享年七
十所著四書講義易經說音子史嘉言諸史會要
諸書藏于家生子六長枕庠生娶王府官魏錦女
俱今春卒次卽權娶棗強李運使賜之孫女繼娶
省祭官裴讓女次檢庠生娶韓縣丞拱室女次構
庠生娶棗強庠生袁微女次樾娶庠生李燮女次
樞庠生娶景州馮璠女繼娶棗強田廷鑰女女二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三九

長適故庠生李培齡次適監生孫徹先卒孫男十
四鉉娶李體順女鉉娶鄉進士賈三友女鈺娶景
州監生馮玠女鏗娶省祭官楊大禮女鉅聘知縣
楊部男監生維範女鏗聘李體健女鏗聘庠生陳
旂女鐸聘景州馮玠女鏗聘棗強李朝女鉅鏗
俱聘庠生張顯居女餘幼孫女五一許聘余弟世
懋男冕餘幼曾孫男二十士彥士元聘刁可大女曾
孫女三俱幼嗚呼麟趾振振桂苗蘭蕙一何盛哉
大都培植厚者發榮必茂濬源深者流派斯長以

公洲塞篤行厚厥積累宜乎其子若孫鸞翔鵠峙
聳壑昂霄以食報承庠益炳耀於無疆也因系以
銘曰 蘇望眉山名世班班鍾祥孕秀載啓重圖
三遷擬教偉哉淑媛碩士代作有開必先惟公趾
美展也稱賢行誼卓卓問學淵源宜籌而騁迺伏
而跼有屈有伸孰尸者天寵靈煥赫嗣胤聯翩懋
鬱佳氣隆隆新阡後之考德視我銘篇

勅封孺人亡妻黃氏墓誌銘

余妻黃氏吾故城隣壤德州衛冠帶總旗南泉公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三十

長女公諱鸞字鳴治偶儻尚義人也與先諫議北
原府君幼同筆硯長契金蘭遂締婚焉黃氏婚余
十有六年爲隆慶初元余時爲禮科給事中蒙
恩例封黃氏爲孺人初孺人母劉氏嘉靖丙申歲
生孺人於第八屯里第有貴相甫能言端莊若成
人稍長沉靜警穎閑於姆訓通孝經女誡列女傳
大義孝于二親黃之內外親戚罔不喏喏稱賢淑
歲壬子年十七來歸余謁見舅姑先諫議喜曰吾
家得婦矣時余爲學官弟子員家衆聚居食指且

數百孺人偕同堂姊姒執帚操臼勸渠事事夜則親女紅伴余燈下誦讀相視若賓無一媒語自先曾祖母以下暨母若姊輩人人喜悅無異詞未幾先諫議捐館又遭先祖先曾祖母先叔四公之喪家殖中落析爨以居孺人啣哀履苦益服勤助余克襄大事事吾繼母夏承顏順意左右昕夕懇懇翼翼惟恐一毫不當其心以至終身爲然每歲節獻歡先妣李孺人墓下誠哀備至如事生者戊午余領鄉薦壬戌登進士第觀刑部政隨余京邸始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三

色喜謂余曰君嘗爲我道忠臣孝子事今其將爲忠臣乎癸亥隨余理刑常州余性執泥嚴于交際時或公出踰數月孺人飭僕餉餽水蔬出入恒加謹嚴卽僚友以果餅餽兒輩竟不得入迨余歸有舉似責余過者余遜謝之乙丑從余應召入京承乏諫垣孺人服用悃悃無異未貴時稽防僕從出入比之在常更謹有母黨瓜葛一老嫗常往來邸舍問寒暄一日携數百金投入爲人求脫重罪于姻戚按山右者孺人喝斥急遣携去戒門者毋容

再入久之余訝此姬不來孺人竟亦不言也余時妄昧奉職彈劾不避內而貂璫外而權要多側目媒孽之竟無以加賴有此耳 穆朝踐祚初中人備名馬候之 殿庭屬余導 駕隨以疏入陳其不可時諫官久無指斥 乘輿者余章畱中越四日不下羣議洶洶懼臣測有姻家同宦內子貴孺人以不爲勸沮孺人曰彼盡職言責我婦曷敢置喙其間比得溫旨始解顏然自是驚悸頗疾亦稍勸余歸矣居無何余奉使藩藩道病疏歸杜門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三

習靜庭以內事一不以問孺人事姑御下拮据家務內外斬斬有條先是余宦常時勸余積俸厚置服飾資奉之始畢弟世懋姻事至是孺人顧布素如常囊空若洗人有言者亦無一毫芥蒂意妯娌間藹若姊妹然隆慶壬申弟祈析產順承指取罔一問言嗣是娶三兄婦家口漸夥事亦漸冗孺人以身綜理不遺餘力年少余多病痰病目孺人親調藥餌食飲恒私切隱憂繼之以泣坐是勞瘁間亦成疾然旋復獲愈也于所生子女俱躬爲乳哺

顧復恩勤不以長少異慮然見吾督課諸子之嚴
又未嘗姑息勸護視諸子婦不異已出厚遺吾高
氏妹終始如一痛父南泉公蚤世于母若弟恩禮
加焉踈邇族姻下逮臧獲處之各適其宜平居尺
布一錢不肯妄費至于卹患濟貧又無少吝惜人
咸曰享之薄植之厚將侈遐祐于晚齡也迺今年
正月十有二日舉第三女胎衣下遲俄而血暈藥
罔奏功逝矣年僅四十有五嗚呼痛哉未卒前五
口聞先叔二翁之喪率諸子婦冒風雪往臨之與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三三

孀母哭之過痛歸而病未愈而產遂至不起戚屬
痛悼者以爲秉禮之過也大都孺人貞慎淳慤惟
恐毫髮失禮於人嘗聞余談綱常倫理節孝陰德
事輒體貼檢點有過慎者又時時舉以誨諸婦女
而安貧甘淡克儉克勤若出于天性然故余得植
其平生罔知有家之累實賴孺人贊助之功也
勅命有淑慎壺儀克襄家政爾夫義弗內顧爾賢
足徵之語見者以爲實紀云今孺人不可作矣百
務聚妻嬰情刺裏淚不覺簌簌下矣益痛思孺人

內助之有裨於我也嗚呼天平何奪我良助之速
乎殮之日遠近婦女來哭者填塞院宇迨今有不
悉其誰氏者人情若此豈盡以余之故哉可以徵
其行矣子男六長鳴邑廩生娶任氏兵部侍郎思
亭公女繼娶王氏次鴈廩生娶陳氏饒州知府瀛
南公女次肅附學生娶郭氏歲貢生鄰女次曷聘
太僕卿沙溪孫公之孫生員起宗女次喬聘平陽
府通判鄭君粹女次罔聘鴻臚寺序班張君衡女
女三長許聘太學生鄭君祚之子養直餘俱幼孫

衛陽先生集○ 卷十四

三四

男二長承祖聘河南府知府金齋宋公子生員吉
祝女次承廕與二孫女俱幼擬以是年十月二十
四日厝柩於祖塋東南新阡嗚鳳之原憶孺人伴
我三十年所含辛茹苦罔克一日暇逸中間有人
所不堪不信而吾兩人相爲慰藉以延有今日者
故知孺人莫余若也因抑痛自書行履大槩納諸
牘中以取信于永世云因系之銘曰 子爲女兮
德馨若貯子爲婦兮道修罔負子爲妻兮勞勩可
稽子爲母兮儀範可守芳藂而陸離兮彼蒼何知

或禔后以威蕤兮豐嗇有期城陰逶迤兮維子奠
居萬祀無涯兮余將偕子以共適于斯

跋

昔者吾姊蓋適

甘陵司馬周公之仲孫肖甫氏
云吾歲時省姊恆一再至甘陵
輒樂與絮甫語絮甫在羣從中
年寂少而深密爾括已若大人

先生吾性多流宕每對絮甫未
嘗不爽然自失繇是心嚴絮甫
絮甫顧兄事不佞益相暱就稱
石交焉會肖甫氏告逝吾姊乳
乳一寡婦人白首無兒塌焉楚
絕絮甫扶持而安全之未亡人

獲有寧宇無祿先姊即世後事
愈凌替不堪着眼繫甫仁以為
已任調度經營襄事如禮先姊
地上地下無告而多賴者繫甫
力也吾於是痛哭而拜繫甫曰
君少年而具大人之相居今而

二

抱古人之心君自此遠矣繫甫
以厭城囂耽寐冥讀書於澹臺
之古邨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每
就一義剗然自舞間以眎吾吾
不禁節之屢擊歲庚午果舉孝
廉年尚未壯辛未輟蹶霜蹄繫

甫愈益泮勵不問戶外事日取
先司馬遺集勘訂編摩舉而壽
諸千秋之木余讀而愛之敬之
喟然曰此慈孫念祖之極思而
繼志述事之大端也繫甫用意
之厚存神之遠多此類豈可以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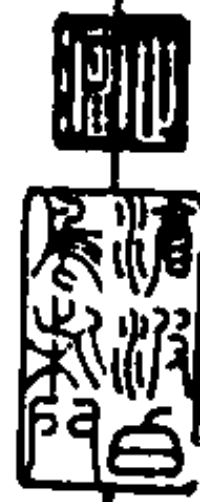
聲音笑貌為哉若

周公立

朝大業炳炳如丹有德之言行而
必遠自有賢者識其大者小子
不容贊一辭矣

壬申冬日涑水潛夫

盧世澐具草



衛民王瑞符書



四

衛陽集十四卷

直隸總督
標進本

明周世選撰世選字文賢故城人嘉靖壬戌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尙書是集以衛陽爲名蓋故城在衛河之陽世選以自號因以名集也世選以風節著文章非所留意然集中章奏如諫穆宗馳馬於禁掖神宗講武於宮中皆不知明之積弱由於朝廷之宴安朝廷之宴安由於諸帝之不知兵事持論殊爲迂闊又姚希孟序謂大學士高拱構禍華亭將引世選劾拱臂弗應遂被逐去復引其祭拱文中隱顯參商語以證之然世選出拱之門不受指嫉具見特立之操乃拱既卒而必特彰其事於祭文是又不如置之不辨之爲厚矣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1 3 6

作者 =

页数 = 7 0 7

S S 号 = 1 0 4 8 7 1 8 0

出版日期 =